西關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明〕王士翹

西關志

北京古籍出版社

〔明〕王士翹

西關志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定價：拾元陸角

ISBN 7-5300-0007-1/K・5

出版說明

西關志是明代嘉靖年間編纂的一部記述長城重要關塞的方志書。所謂西關，指京師迤西而南，包括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和故關，以區別于京師迤東到山海關為止的諸關塞而言。

居庸、紫荊諸關塞，地形險要，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的要地。淮南子記載，天下有九塞，其中居庸、井陘兩處就在這一帶。明代洪武元年，徐達、常遇春北伐燕京，元順帝夜出居庸關北遁，徐達、常遇春遂在居庸建關城防守。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後，居庸、紫荊諸關塞更成為外連宣化、大同，內逼畿甸、陵寢，居南北喉吭要衝的重地。明英宗時，瓦剌入侵，在居庸關外不遠地方發生的「土木之變」，連皇帝都作了俘虜。瓦剌軍乘虛陷紫荊關，包圍京師，賴于謙等力戰堅守，才不得不引兵退去。明季中葉，正是內憂外患的多事之秋，邊情緊急和重視防務，促使了以邊關為主編纂的方志書應時而生。在流傳至今的同類志書中，西關志是最早編纂

的一部。

本書編者王士翹，字民瞻，江西安福人，嘉靖十七年（公元一五三八年）進士，曾任直隸監察御史、右副都御史、太僕大理少卿、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順治吉安府志卷二十有傳。嘉靖二十六年（公元一五四七年），王士翹任巡按西關御史時編纂此書。巡按西關御史每年一任，「巡歷一年，滿日復命，造册畫圖，貼説進呈。」在這期間當然要收集一些資料。王士翹從指揮張問政處得到前庠生王俸所録居庸關志草一帙，記載比較詳備，於是取而擇之，集衆見先編成居庸志，又采紫荆、倒馬、故關典實，合為西關志一書。王士翹説：「志成而關役適竣。」黄洪毗等人所寫的序言也説在嘉靖二十七年時已經編成初稿。但是，書中所收許多材料到嘉靖三十餘年。又據本書所載巡按西關御史的名單，從天順七年差柳華起，到嘉靖三十九年差黄紀止，前後達一百一十五年之久，説明本書刊刻問世的時間不會早於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一五六〇年。這已經是王士翹任此職之後十三年的事了。

我國現存地方志書，據統計有八千餘種，大都以行政區域的劃分進行編纂，包

括總志、通志、府州縣志等等。以邊關要塞為主編纂的方志，流傳下來的為數不多，除西關志外，按其記述範圍，有明代九邊的總志，如鄭曉九邊圖志，有邊鎮和關塞的合志，如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四鎮為薊、昌、保、遼，三關為居庸、紫荊、山海，取材於三關及郡邑舊乘和諸司所籍記，四鎮三關志成書於萬曆初年，比西關志約晚二、三十年。另外還有詹榮山海關志，原為八卷，以後續有改纂，終明一代凡五次增修。

明代嘉靖年間，方志書的纂修蔚然成風。但是，邊關志作為方志的一種新的類型出現，與當時邊情緊急和重視防務不無關係。因此，它的作用也就不僅是為了使「山川之險易，土壤之肥瘠，物產之美惡，民庶之多寡，按圖考籍可得而知之」；而更重要的是「洞隆替之原而施補救之術」，使之成為「為政者不可廢」的工具書。

既然是重在經世，所以本書以記述現狀為主，兼及歷史；自然情況和社會情況並重而又有所側重；主要是實地考察和檔案材料的收集，編者却又有所取捨、加工以及評論。每卷首所撰圖論，綜述該關形勢和防守要點，如論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由八達嶺南下關城，「降若趨井」，城外山高於城數倍，所以拓城以跨

山成為當務之急。又如紫荊關「負山臨河，勢非不險，而近在內地，不足以據一關之樞，所恃為固者，群隘也。」所以要修城以積粟，屯兵守群隘，「知險易之勢，知緩急之情者，可以語守矣。」

西關志編纂體例和內容，與一般方志書類似，只是突出了有關軍事防務的內容。居庸關志十卷、紫荊關志八卷、倒馬關和故關志各七卷，分類項目大略相同，卷次則因所記內容多寡而有所分合，即：沿革、疆域、形勝、星野、山川、關隘、城池、軍馬、墩臺、邊情、擺撥、倉場、草場、庫房、教場、屯堡、征徭、歲用、公廨、學校、官司、人物、風俗、祠廟、壇壝、陵墓、驛傳、巡司、舖舍、橋梁、窯冶、牌坊、古蹟、礦洞、制勅、奏疏、藝文。其中奏疏和藝文在篇幅上占了很大比重。

明季中葉，各種政治弊端日益顯露，整個社會經濟處於動盪狀態，封建社會的統治一天天走下坡路，這在本書所收録的各類奏疏中，有着充分的反映。正如王士翹在條陳關務時指出的：「法久則弊生，弊極則政蠹，而險不足恃矣。」從一些奏疏的標題可以看出，如嘉靖十年「乞體憐邊關貧苦比暫借久欠俸銀以資養贍疏」、嘉靖十二年「守關官員經年不得支俸窘迫無聊乞恩補給以蘇困苦疏」等，俸銀拖欠

竟達九年之久，邊關軍士生活貧苦，日為衣食之謀且不暇，還談什麼騎射防守。又如正德十二年巡關御史張欽閉關拒命，諫阻明武宗出居庸關遊玩，京師盛傳其三封奏疏。本書所載奏疏原文經與明史卷一百八十八張欽傳所引校勘，文字和內容均有不少出入，顯係清代修明史時作了潤色修改。奏疏所述史實也較明史詳備生動。明史還將居庸關分守太監李嵩誤作劉嵩。

藝文部分收録的各類體裁的詩詞文章，包括不同歷史時代的作者，如唐代陳子昂、駱賓王、李白、柳宗元、賈島，金代元好問，元代揭奚斯等名家，當代作者中既有顯赫的官員，也有滯留邊關窮困潦倒的文人。有的作品謳歌昇平，頌揚皇恩浩蕩；也有的作品抒發鄉愁離緒，發思古之幽情；更值得注意的則是反映邊關多故，軍民困苦，痛心時事的激昂慷慨之作。

關於居庸關志，在王士翹之前，有嘉靖十八年巡按御史錢璞讓顧存仁編纂的稿本。顧存仁是嘉靖十一年進士，因上疏觸怒皇帝，被廷杖並編氓口外，往來塞上幾三十年。顧存仁編成九卷草稿，因錢璞帶走而未及刊印。王士翹認為顧「斯作野評三十條皆名言確論，切當關務」，當時西關志梓工已畢，也無法纂收，所以只將岳

倫、顧存仁所作的兩篇序文收作附録。

本書居庸關卷由吴夢麟、吴元貞、晋鴻逵三同志標點，紫荆關卷由韓仲民同志標點，倒馬關卷由朱希元同志標點，故關卷由羅哲文同志標點。明刻本原書現存臺北，現據縮微膠卷排印。凡膠卷中模糊不清之字用□代替，膠卷短缺之處暫付闕如。而膠片翻印又不免辨認訛誤，敬請讀者指正。

一九八七年四月五日

序

費寀

耆練君子哉！王君之意於二公頗相合，非余所謂有先天下之憂者耶。至其論斗稅病民，燒採病關木。紫荊、倒馬，軍儲利通變，要之皆切事宜，鑿鑿可興革者。如米粟帛布咸宜實用，豈漫為文具已哉。後之當事者，誠講其說行之，謹要害，便軍儲，剔蠹政，養關木，使邊圉固，而軍民用乂。則是關也，雖為我國家億萬年之障塞，可也。他日，王君秉鉞分閫，以膺重寄，其經畫樹建當必有雄偉不常者，吾又何疑焉。王君名士翹字民瞻，安福人，戊戌進士。關凡三，又附以故關志若干卷，□題曰西關志云。

嘉靖戊申仲春月穀旦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纂修玉牒國史經筵講官鐘石費寀序

刻西關志序

山蟠擁京畿西北，極東海之涯，蓋天作阻固，以限隔夷虜而保奠皇極者也。斷岡陂陀，可以連車結騎，則建置關戍，截遏寇攘，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利。王公設險守國，蓋自昔慎之矣。居庸關北枕京師，迤西而南，為紫荊、為倒馬、為故關。關戍大者凡四，與迤東山海諸關並稱要害。歲分遣御史按行閱城堡。謹斥候，蒐卒伍，簡軍實，禁奸蠹弊，興滯舉廢。賜璽書，重其權任。而西關外連宣大二鎮，密邇强胡；內逼陵寢、都城及畿甸諸郡，南北喉吭之地，所係尤重。關舊有圖，按而索之於山川形似幾矣；而圖所不載，若古小史外史所掌，土訓誦訓所道，皆經畧者所欲知之，有不可缺者。御史王君士翹，始考史集，繙案牘，葺四關之故，著西關志。四關各為卷，而冠圖於卷首，總圖冠居庸之首。諸所宜備，區分類從。編成，來徵予序。關之設，以地制勢，以勢制勝。而儒者之論，謂威敵固國，不必在險。蓋憑高臨深，而民或罔固志；荷堅執銳，而士或無鬬心。時至莫秉，而粟積無用，則仁義不孚，

寡助之致然也。故安內攘外，貴德脩人和，而凡因天因地無足以徒恃者。雖然一夫扼險固拒，則萬夫環睨莫之能奪，違天失勢，器不服習，則如林之旅不能為勇。天時地利，所以堅人心而作士氣，脩德以和衆者，莫敢忽也。志所載：於天，星野；於地，疆域、形勝、山川、物產；於政，城池、軍馬、倉庫、教場、征徭、歲用、屯堡、祠廟、學校、風俗之類。以察禍祥之變，以知險夷迂捷之途，以定戰守援伏正奇掎角之機，以考容保綏懷調度富疆之署。而制勅章疏藝文，以盡今昔興革之宜，其於天地人事之紀，燦乎可覩矣。王君按西滿歲，所罷行建請，具有倫要。而其深憂遠慮，蓋剥膚隱屏之患，有視之無形，而索之無端者，志亦畧見其微焉。予既才王君，又因以知其經世之猷，嗟夫制治不及亂，保邦不及危，君子其必有同君之憂而慮之及早者。

嘉靖戊申春正月吉賜進士出身禮部左侍郎前兩京國子祭酒司業翰林編脩經筵官纂修大明會典泰和歐陽德書

居庸圖論

居庸兩山壁立，巖險聞於今古，蓋指關而言。愚竊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是嶺，關山最高者。憑高以拒下，其險在我，失此不能守，是無關矣。逾嶺數百步即岔道堡，寔關北藩籬，守岔道所以守八達嶺，守八達嶺所以守關也。由八達嶺南下關城真所謂降若趨井者。關北門外即閱武場，登場而望，舉城中無遁物，虛實易覘，況往來通衢，道路日闢，雖並車可馳，故曰：險不在關城也。關東灰嶺諸隘，外接黃花鎮，內環陵寢，更為重地，經畫猶或未詳。關西白羊口，號稱要害。城西門外去山不十丈，而山高於城數倍，岡坡平漫，可容萬騎，虜若據山，則我師不敢登城，拓城以跨山，今之急務也。長峪、橫嶺近通懷來，均之可慮，而橫嶺尤孤懸外界，山高泉涸，軍士苦之。鎮邊城雖云腹裏，亦喉舌地。川原平曠，無險阻之固，雨霪溪漲、淹沒頻仍，越此而南即長驅莫遏矣。是故鎮邊之當守，其形難察也，此固一關險夷，然去京師咸僅百餘里耳，門户之險甚於潼、劍，設大將，屯重

兵，未雨徹桑之謀，其可一日不講哉。嘉靖丁未季春朔旦王士翹謹識。

西關志居庸卷之一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士翹編校

沿革

居庸關，古禹貢冀州之域。陶唐屬幽都，有虞屬幽州。夏商省幽入冀。周職方仍屬幽州。春秋、戰國俱屬燕。秦屬上谷雲中郡。漢初屬燕國，後改屬幽州。晉屬范陽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總管府。後唐清泰三年，石晉割幽薊十六州以賂遼，居庸在內。遼屬幽都府。宋屬燕山府。金屬燕京。元初屬燕京，後改屬大都路。國朝洪武元年既定燕京，遂城居庸關，五年設守禦千户所。三十二年所廢，改設隆慶衛指揮使司。永樂元年，添設隆慶左右衛，凡三衛，俱直隸京師。宣德四年，尚書趙羣建議調左衛于永寧，右衛于懷來。今止隆慶一衛，領五千户所及鎮邊所。按居庸關名稱自秦始，秦以上不可考。漢仍名居庸，亦名軍都關者。關東南二十里有高山。漢於山下

設軍都縣以屯兵，即今昌平舊城。因以軍都名山，亦以名關。山前後即古幽、易、嬀、檀等地。西連太行，東亘遼海，狼居胥山為襟帶。關南至北，路遶兩崖，艱折萬狀。故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關東二百里有古北口即古虎北口，本契丹之所，今朵顏三衛地也。西北三百里外，有開平興和城，即元之上都。國初萬全路，今元裔小王子部落住牧地也。其地三代時為獯鬻，為玁狁。秦漢後為匈奴，為烏桓，為鮮卑，後魏北齊時為柔然，為蠕蠕。隋唐時為突厥。五代及宋時為契丹，後又為蒙古，既而兼併諸部入主中國，為元。世居上谷、雲中塞外，與居庸相表裏，故羅壁識遺曰：「燕北百里外有居庸關，關東名虎北口即古上谷郡。」漢地志曰：「雲中郡有居庸。」岳武穆曰：「燕、薊有居庸。」括地志曰：「居庸在幽州昌平縣西北四十里。」契丹國志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西北入石門關，又三日至可汗州。」自神農化至幽都，黃帝造涿鹿，披山通道破蚩尤，逐獯鬻，而此關已屬中國。周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世鄰胡狄。至戰國時，破胡却地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等郡以備之，而關遂固。自後匈奴日强，漸為邊患。秦始皇二十五年，滅燕國，巡北邊，遣將軍蒙恬斥逐之。

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漢時，寇上谷，武帝命將軍衛青擊走之，脩故塞，築城障。至東漢，烏桓尤為陸梁，邊陲一空，光武遣馬援分築堡塞，招還人民。後魏又發幽冀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至河南。北齊築長城，自幽州至恒州，而此關益為中國重矣。東晉以後淪於北朝幾三百年。宋元嘉二十九年，文帝欲謀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即其處也。隋唐以後，突厥為患，太宗貞觀四年，降頡利，分置種落，東自幽州。中宗嗣聖間，武氏稱制，仍寇媯、檀。玄宗開元二年，詔置幽州節度經略幽、易、媯、檀等州，卒任蕃夷為制將，竟失河北。而此關非唐有矣。安史之後，盧龍歲亂，但曰存撫，使捍北狄，於是雄武軍使張仲武遣吏表請曰：幽州糧皆在媯州，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此武宗會昌元年也。又五年，五臺僧亡奔幽州，仲武乃封二刀于居庸關曰：遊僧入境則斬之。自後沙陀朱氏治兵相攻，而契丹亦歲寇。昭宗乾寧元年，晉王克用欲取幽州，李匡籌發兵居庸，晉王使精騎攻克，於是盧龍所屬皆入於晉。後石敬塘叛唐求援，割幽、易、媯、檀等州以賂契丹，而自立為帝。此關遂入夷狄而為遼有。歷漢、周暨宋，竟不能復。故曰：河北以居庸為要關，李燾亦以幽薊不復，

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河北不固，河南不得高枕而卧，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徽宗宣和四年，童貫伐燕，不克，乃約女直攻遼，遼以勁兵守居庸，金兵至關，崖石崩，壓戍卒，遼兵不戰而潰，遂定燕京。於是金人議歸燕、檀、涿、易等州，宋以郭藥師同知燕山府事。未幾，藥師叛降金。金主大營宮室，遷都之，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而此關為金有矣，金貞元元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也。寧宗嘉定四年，金西北昌平、懷來諸州皆降蒙古，金兵禦之，敗績。蒙古遂入居庸，大掠而去。六年，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水虎高琪拒之，又敗。蒙古主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遂趨紫荊關，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涿、易，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居庸，又破之。七年三月，金主求和，蒙古主引歸，出居庸。五月，金主徙汴。秋七月，復圍燕。八年金兵救之不利，夏五月，蒙古破燕京。理宗景定五年，入都之，改中都為大都路，而此關為元有，世祖至元元年也。故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吭。李璮謀叛，姚樞亦曰：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是為上策，而險在勝國亦知為要。自後，泰定隕没，燕帖木兒謀迎懷王，是為文宗。王禪兵襲破居庸，燕帖木兒與戰，連敗之。後脫脫木兒與遼軍戰薊州，又調河南蒙古軍五萬守

京師，而居庸疊石以為固。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入居庸，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帖木兒復犯闕，入居庸，太子親禦於清河。二十七年丁未冬十月，我太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北定之。明年戊申，克燕京，元主開建德門北遁，出居庸，遂改大都為北平府，而此關復還中國，為我大明洪武元年云。

疆域

居庸關，東至西水峪口黃花鎮界九十里；西至堅子峪口紫荊關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榆河驛宛平縣界六十里；北至土木驛新保安界一百二十里；南至京師一百二十里。

形勝

南環鳳闕，北枕龍沙，東連軍都之雄，西界桑乾之浚。其隘如線，其側如傾，升若捫參，降若趨井。翠屏吐秀，金櫃吞奇，跨四十里之橫崗，據八達嶺之要害。誠天造地設之險，內夏外夷之防云。

星野

談者謂：天有九星，地有九野，野有封域，觀於分星以察祲祥災異。周禮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此為郡國言。居庸、紫荊、倒馬、故關，一山谷耳。何所附隸？先儒或言：渭水北為燕分，南為趙分，則是居庸、紫荊為幽州境，古燕都也。倒馬、故關為冀州境，古趙地也。史記：尾箕幽州，昂畢冀州。晉書云：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自胃十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幽、冀既判，分星可觀矣。按志：北自山海，南盡順德，在禹貢均為冀州之域，又將安取衷哉。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天下萬國之多也，廣谷大川不可數計，尺地寸土而析之，其失也鑿。求其故而不通其失也，泥泥與鑿淺乎，其知天文者矣。故特存是附于居庸，以備參考，其他三關雖畧之可也。

山川

居庸關

翠屏山在關城東，山以其翠巒如屏，故云。金櫃山在關城西，山以形如金櫃，故云。湯峪山在關西南八里，有温泉，山中有奉福寺。幽都山古謂幽州因此山而得名。疊翠山在關東南五里，為金臺八景之一。虎峪山在關東南一十五里，即居庸八景之一。白馬山在關東南五里。栢齡山在關東七里。五龜山在關北十六里，因山勢如五龜相聚，故名。羅漢山在關東南五里，疊翠山內。駐蹕山在關西南二十五里，山石刻駐蹕二字。銀山在關東南五十里。馬山在關北一十里。玉帶山在關東三十五里。

白浮山在關東南四十里。永安山在關西北一里。轉輪山在關北二十里。紅門山在關北三十里。棒槌峪山在關北四十里。鳳凰山在關西南九十里。丫髻山在關西南五里。青龍山在關北二十里。羊頭山在關北三十里，其山昂若羊頭，故名。石佛山在關北一十六里，路傍寺內鑿石為佛，故名。回回駝山在關南二里，即居庸八景之一，曰「駝山香霧」。石縫山在關西南一十里，其山高峻。馬鞍山在關西南白羊口。羊兒駝山在關西南白羊口。鶴頂山在關西南白羊口。狼山在關北九十里。牛心山在關西南上常峪口。尖山在關西南白羊口。筆架山在鎮邊城西北街口山傍，三峯峙立，形如筆架，故名。金城山在白瀑口迤西，離鎮邊三十里。陰陽山在鎮邊迤東。八達嶺在關北二十五里，有城，為居庸要害地。黃土嶺在關北五里。南小嶺在關西南八十里。橫嶺在西南一百二十里。摸天嶺在關西南九十里。蘑菇嶺在關西南四里。長城嶺在馬跑泉西，相傳秦始皇所築，離鎮邊一十五里。大梯嶺、小梯嶺俱在鎮邊城外，傍路口西。因其陡峻如登梯故云。搶風崖在白羊口城外。雙泉河在關東城外，即東城之池。一源在上，一源在下，其源在本關東北皂角峪山，為雙泉，南流入雙塔河。兩河在關西城之外，即本關西城之池，乃湯峪川上流也。三道河

在關西北二十里，即湯峪川之源。**青龍河**在關北二十里，即永安河上流。**龍灣河**在關北七十里，其源自山下流出，漸入隆慶州入河合口。**薔薇川**在關東山四十里，其川多出薔薇，故名。

河合川在關西北一百二十里，與桑乾、燕尾、鴉川、西山四河水俱至河合口迤北地名閻家莊合流，出沿河口。**桑乾河**在關西一百三十里，即沿河口，上流為桑乾，下即蘆溝橋又名渾河。可通木筏客貨。

湯峪河即湯峪川。在關西南八里，其源出自棒槌峪，為三岔，一自石縫山下流出，佛岩寺山下為兩河。流湯峪川，故名。入雙塔河。**榆河**在關南六十里。**石瓮湖**在關城北門外西山。**鴨兒湖**在傍路口西。**張家石湖**在堅子口南。**龍潭**在關西南八里。**玉蟒潭**在關東南一里。**紅沙潭**在關東南一里。**黑龍潭**在關西南白羊堡。**嚮閘潭**在關西七里。**富家潭**在關東二里。**東山龍潭**在長峪北四里。**乾石澗**在關西南五十五里。**水澗**在關西南六十里。**綠礬澗**在關西南六十里。**沙澗**在關西南六十里。

白虎澗在關西南六十里。**永液泉**在關城內翠屏山下。**濯纓泉**在關城內。**長濟泉**在關城內東南隅。**大泉**在關城內東隅。**一畝泉**在關西南六十里。**雙溪泉**在關南二里。**廣澗泉**在關南二里。**普濟泉**在關外東北隅。**永清泉**在關外東南隅。**玉寶泉**在關西北佛岩寺下。**疊翠泉**在關西南翠山下。**温泉**在關西南八里湯峪山下。**馬跑泉**在關西南八十里。**亂泉**在關西南六十五里長城嶺下，其源亂出極清，故名。**凉水泉**在關西南白羊堡，一名清泉。**李公泉**在鎮邊城，深一十八丈，有碑亭。

福應泉在鎮邊城內，深一十八丈，有碑亭。**湧泉**在鎮邊城內，深一十八丈，有碑亭。**清甘泉**在鎮邊城南門外，深一十七丈，有碑亭。**常湧泉**在鎮邊城東北街口，深二十四丈，有碑亭。**德勝泉**在本城南常峪口西，德勝寺山下，流出溪河。

關隘

居庸關所轄隘口

中路隘口一十二處，隸本關，委官一員管之。

雙泉口 西南至關五里，隆慶衛地方。裏口稍緩。賀伯口 南至關六里，隆慶衛地方。裏口稍緩。陳友良口 西南至關五里，隆慶衛地方。裏口稍緩。黃土嶺口 南至關六里，隆慶衛地方。裏口稍緩。石佛寺口 南至關十八里，隆慶衛地方。外口緊要。青龍橋東口 南至關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外口緊要。青龍橋西口 南至關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裏口稍緩。小嶺口 東北至關二里，隆慶衛地方。裏口稍緩。西水關 北至關五里，隆慶衛地方。裏口稍緩。嚮閘口 東至關六里，隆慶衛地方。裏口稍緩。兩河口 東南至關二十里，隆慶衛地方。外口緊要。石縫山口 東至關二十一里，隆慶衛地方。外口緊要。

北路隘口六處，隸本關，委官一員管之。

化木梁口 東南至關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隆慶州界。外口緊要。于家衝口 南至關三十五里，隆慶衛地方，隆慶州界。外口緊要。花家窑口 東南至關五十里，隆慶衛地方，隆慶州界。外口緊要。石峽峪口 東南至關五十一里，隆慶衛地方，隆慶州界。外口緊要。糜子峪口 東南至關五十五里，隆慶衛地方，隆慶州界。外口緊要。河合口 東南至關一百二十

里，隆慶衛地方，保安州界。外口緊要。

南路隘口一十二處，隸本關，委官一員管之。

晏磨峪口東北至關十七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緊要。大峪口東北至關十八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湯峪口東北至關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水峪口東北至關二十一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長水峪口東北至關二十四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譚峪口東北至關二十六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小峪口東北至關二十八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蘇林口東北至關三十三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鹿角灣口東北至關四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黑浙澗口東北至關三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小枯將口東北至關三十七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大枯將口東北至關三十八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

東路隘口一十四處，把總一員統之。

灰嶺口西至關六十里，東至黃花鎮四十里，北至永寧紅門八十里。養馬峪口西北至關一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虎峪口西北至關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緊要。德勝口西北至關四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錐石口西至關五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鴈門

口西北至關四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賢莊口西至關五十七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門家峪口西至關六十三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

棗園寨西至關七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石城峪口西至關七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西水峪口西至關九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

石湖峪口西至關九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撞道口西至關一百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鵲子峪口西至關一百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

西路隘口

白羊口隘口一十處，守備一員統之。兼制長峪、橫嶺、鎮邊三城。

白羊口堡東北至關四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清泉口東南至關四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老姚城東南至關五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

松湖片口東南至關六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泥窩口東南至關七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臥子頭口東南至關八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

桑木溝口東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牛臘溝口東南至關一百六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外口緊要。石板衝口東南至關一百六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

西山庵口東南至關一百七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

長峪城隘口一十六處，把總一員統之。

長峪城東北至居庸關一百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柞子溝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裏口稍緩。上常峪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寧口稍緩。旛杆峪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裏口稍緩。立石口東北至關一百五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栢峪口東北至關四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寧口稍緩。雙石溝口東北至關四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裏口稍緩。水峪臺口東北至關四十六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裏口稍緩。勝仙峪口東北至關四十八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裏口稍緩。大水峪口東北至關五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裏口稍緩。小水峪口東北至關五十二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裏口稍緩。石澗口東北至關五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裏口稍緩。跳稍口東北至關五十六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裏口稍緩。水澗口東北至關六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裏口稍緩。鰲魚口東北至關六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稍緩。溜石港口東北至關六十六里，隆慶衛地方，昌平界。裏口稍緩。

橫嶺隘口一十四處，把總一員統之。

橫嶺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北港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小山口東北至關一百一十七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陡嶺口東北至關一百一十八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火石嶺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倒撞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東涼水泉口東北至關一百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西涼水泉口東北至關一百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寺兒梁口東北

至關一百一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東核桃衝口東北至關一百三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西核桃衝口東北至關一百三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大石溝口東北至關一百一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倒翻衝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廟兒梁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懷來界。外口緊要。

鎮邊城隘口二十三處，把總一員統之。

鎮邊城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外口緊要。白崖子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外口緊要。牛膝峪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七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外口緊要。堂兒庵口東北至關一百一十二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外口緊要。熊兒峪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八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外口緊要。東北街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八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西北街口東北至關一百三十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外口緊要。柳樹溝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長城口東北至關一百一十八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北石羊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南石羊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傍路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堅子口東北至關一百四十五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常峪西口東北至關一百三十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常峪口東北至關一百一十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方良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小

凌峪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五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高崖口東北至關七十五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新開口東北至關七十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灰關口東北至關六十八里，隆慶衛地方，昌平州界。裏口稍緩。乾石澗口東至關八十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白瀑口東至關一百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董家口東至關一百七里，隆慶衛地方，宛平縣界。裏口稍緩。

按：居庸關係洪武元年建立，郡縣未布，關已先設，故諸隘口多係本關地方，而州縣不與。是故關內山地，計畝起科，徵收銀米，扣作官軍折俸月糧，餘解戶曹督糧衙門，以備邊餉，（數目見後）其視他關不同云。

城池

按居庸城垣，前代無考。洪武元年，徐達、常遇春北伐燕京，元主夜出居庸關北遁，二公遂於此規畫建立關城，以為華夷之限。周圍一十三里有半二十八步有奇。東築於翠屏山，西築於金櫃山，南北二面築於兩山之下。各高四丈二尺，厚二丈五尺。南北各設券城，重門二座，城樓各五間，券城樓各三間。水門各二空，南城西水門閘樓三間。四面敵樓一十五座，共城樓五十七間。關城外，南北山險處，共築護城

墩六座，東南、西南各一座，東北二座，西北二座。烽堠墩一十八座。隆慶衛地方。

南口門在關城南一十五里。其城上跨東西兩山，下當兩山之衝，為堡城。周圍二百丈五尺。南北城門城樓二座，敵樓一座，偏左為東西水門，各一空。護城東山墩一座，西山墩三座，烽堠九座。隆慶衛地方，裏口緊要。

上關門在關城北門外八里。其城上跨東西兩山，下當兩山之衝，為堡城。周圍二百八十五丈。南北城門城樓二座，敵樓一座，偏左為東、西水門，各一空。護城墩：東山二座，西山二座，烽堠一十二座。隆慶衛地方。裏口緊要。

八達嶺在關北三十里。其城上跨東西兩山，下當兩山之衝。高二丈五尺，厚一丈，長六百八十丈。南北城門城樓二座，敵樓二座，城舖二間，護城東山平胡墩一座，西山禦戎墩一座。弘治甲子秋七月，經略邊務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規畫刱立，逾年告成。至今每遇春秋，守關者率兵於城外挑掘偏坡、壕塹以防虜寇。隆慶衛地方，外口尤為緊要，失此不守，則居庸不可保矣。

中路隘口

雙泉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賀伯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陳友良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黃土嶺口正城一道。石佛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青龍橋東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青龍橋西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攔馬墻一道。小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西水關正城一道，水門二空。嚮閘口正城一道，水過門二空。兩河口正城一道，水門三空。堡城一座。過門一空。石縫山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北路隘口

化木梁口正城一道，敵臺四座。東山邊城一道，西稍墻一道。于家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東山邊城一道，稍城一道。花家窑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敵臺三座，東西山邊城三道。石峽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東稍墻一道，攔馬墻三道，東西山邊城三道，敵臺六座。有險可據。糜子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東南西山邊城三道，敵臺四座。河合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稍墻二道。

南路隘口

晏磨峪口正城一道。大峪口正城一道。湯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水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長水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譚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小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蘇林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鹿角灣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黑浙澗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小枯將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大枯將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東路隘口

灰嶺口永樂年間建立舊城一道。嘉靖十八年，駕幸其地，因其密邇陵寢，特命重脩正城一道，城樓一座，圈城重門一座，水門一空。養馬峪口正城一道。虎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攔馬墻一道。德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攔馬墻一道。錐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鴈門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賢莊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門家峪口正城

道，水門二空。棗園寨墩一座。石城峪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西水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二空。堡城一座，城鋪一間，過門一空，攔馬墻一道。石湖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二空，城鋪一間。撞道口正城一道，堡城一座，過門一空。鷄子峪口正城一道，城樓一間，水門二空。梢墻二道，敵臺二座。

西路隘口

白羊口堡城原設舊城，景泰元年重建。堡城一座，上跨南北兩山，下當兩山之衝。城高二丈五尺，厚一丈二尺，周圍七百六十一丈五尺。東西城門樓二座，東月城門一空，敵樓四座，水旱門五空，城鋪一十五間，護城墩一十二座。按：西城外有一山坡逼近城門，高峻寬平，可容千人。虜若據此，則一夫不敢登城，而西門不可守矣。為今之計，必拓築西城，雄跨山坡，庶幾險在我也。次村楊公作紫荊考，以白羊為慮，殆有見於是乎。

清泉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梢墻一道，攔馬墻一道。老姚城攔馬墻一道。松湖片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泥窩口正城一道。卧子頭口正城一道。

桑木溝口正城一道，梢墻二道，敵臺二座。牛臘溝口正城一道。石板衝口正城一道。西山庵口敵臺一座。

長峪城正德十五年創立。堡城一座，東西跨山。其城上盤兩山，下據兩山之衝，為堡城。高一丈八尺，周圍三百五十四丈。城門二座，水門二空，敵臺二座，角樓一座，城鋪十間，邊城四道，護城墩六座。柞子溝口正城一道。上常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旛杆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立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栢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三空，閘樓二間，過門二空。雙石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水峪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勝仙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大水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小水峪口

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石澗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跳稍口正城一道。水澗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鰲魚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溜石港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橫嶺口城弘治十八年建立北城一道。正德八年添脩南城一道。共為堡城一座。東西跨山，南北當兩山之衝。長五百二十丈，鉄門三座，水門二空，敵樓二座，鬧樓一間，弔橋一座，護城墩二座。北港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小山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陡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火石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倒撞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東凉水泉口正城一道。西凉水泉口正城一道。寺兒梁口正城一道。東核桃衝口正城一道。西核桃衝口正城一道。大石溝口正城一道。倒翻衝口正城一道。廟兒梁口正城一道。

鎮邊城正德十五年創立。堡城一座，東西跨山，高厚不等，而下據東口之衝。堡城高一丈八尺，周圍六百八十一丈。城門樓二座、角樓二座、水門二空、城舖一十三間。白崖子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牛膝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攔馬墻二道。堂兒庵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水隄一道。熊兒峪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東北街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攔馬墻二道。西北街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攔馬墻二道。柳樹溝口正城一道。長城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攔馬墻一道。北石羊口正城一道。南石羊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傍路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堅子口正城一道，西至渾河二里，即紫荆關界。常峪西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常峪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小凌峪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方良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高崖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水門一空。新開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灰關口正城一道，

水門一空。乾石澗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白瀑溝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董家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榆林驛堡城一座，洪武二十七年設立。土木驛堡城一座，洪武二十七年設立。榆河驛城無。洪武二十七年設立。居庸驛一名灰嶺驛。城無。洪武二十七年設立。

西關志居庸卷之二

軍馬

隆慶衛原額旗軍凡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名，先年逃絕一萬五百四十一名，實在三千七百五十名。內操守旗軍一千八百一名，各項雜差軍五百三十一名。居庸等四驛走遞甲軍一千三百七十三名細數開後。馬操左司旗軍二百四十一名，馬操右司旗軍二百二十五名，步操左司旗軍二百九名，步操右司旗軍二百八十五名，中軍營鼓手并火樂匠軍六十名，口外各墩架砲、出哨、夜不收一百五十三名。守城軍一百六名，內左所軍二十四名，右所軍二十六名，中所軍一十六名，前所軍二十名，後所軍二十名。防軍三十七名，衛門役二名，察院厨子二名，本衛直廳軍牢十二名，本衛看守儀器軍二名，本衛貼寫軍一十名，衛經歷司寫字二名，鎮撫司軍禁一十六名，零隊軍六名，雜造局軍四十一名，衛庫役九名，各官軍伴二十九名，看守羅公祠堂二名，儒

學軍三十六名，太醫院醫士下軍四名，文武社學軍四名，户部分司門役二名，遞送公文軍五名，陰陽生三名，預備倉軍八名，磚窯軍三十五名，巡山軍三十名，倉斗軍十九名，草場軍十名，巡邏軍十名，老疾軍五十二名，紀録軍七十七名，京操軍十名，兵杖局軍四十七名，神宫監御菓園軍二名。

南、北、南口三門守把軍一百二十二名：内南門軍四十八名，北門軍五十名，南口門軍二十四名。

上關八達嶺守把軍八十三名：内上關門軍三十名，八達嶺軍五十三名。

中路隘口一十二處，守把軍七十七名：内雙泉口軍五名，賀伯口軍三名，陳友良口軍三名，黄土嶺口軍四名，石佛寺口軍十二名，青龍橋東口軍七名，青龍橋西口軍四名，小嶺口軍四名，西水關口軍六名，嚮閘口軍三名，兩河口軍十七名，石縫山口軍九名。

北路隘口六處，守把軍一百二十五名：内化木梁口軍十四名，于家衝口軍十名，花家窯口軍十九名，石峽峪口軍二十六名，糜子峪軍二十六名，河合口軍三十七名。

南路隘口一十二處，守把軍七十六名：内晏磨峪口軍三名，大峪口軍四名，湯峪口

軍八名，水峪口軍三名，長峪口口軍六名，譚峪口軍三名，小峪口軍四名，蘇林口軍十五名，鹿角灣口軍十三名，黑浙澗口軍八名，小枯將口軍五名，大枯將口軍四名。

東路隘口一十四處，守把軍三百五十五名：內養馬峪口軍三名，虎峪口軍十一名，德勝口軍二十四名，鴈門口軍四名，錐石口軍十四名，賢莊口軍三十一名，灰嶺口軍一百三十九名，門家峪口軍四名，棗園寨軍二名，石城峪口軍九名，西水峪口軍二十名，石湖峪口軍五名，撞道口軍十四名，鷄子峪口軍三十名。

白羊城軍八百一十四名：馬隊旗軍八十二名，步隊旗軍四百一十一名，鼓手軍六十五名，火藥匠軍八名，夜不收軍六十五名，東門守把軍一十五名，西門守把軍十五名，倉草場軍二十四名，神器庫軍十名，磚灰窯軍十九名，清泉口軍十四名，松湖片口軍八名，守城軍四十一名，護城墩軍七名，看監軍禁六名，看鋪陳庫子一名，老弱軍二十三名。

長峪城軍四百四十五名：馬軍二十名，步軍一百三十名，鼓手四十八名，夜不收軍四十一名，雜差軍五十名，磚窯軍十二名，斗級軍七名，神機庫一名，老弱幼小八

十二名，上常峪口軍八名，旛杆峪口軍一名，立石口軍二十三名，栢峪口軍二十八名，可樂駝壩夜不收軍四名，水峪臺口軍六名，勝仙峪口軍七名，大水峪口軍十九名，小水峪口軍八名，石澗口軍九名，跳稍口軍十四名，水澗口軍三十名，鰲魚口軍七名，溜石港口軍五名。

橫嶺口軍原額三百三十三名，併新募共五百八名：馬軍二十名，步軍三百三十八名，鼓手軍四十六名，夜不收四十四名，雜差軍二十八名，北港口軍六名，陡嶺口軍五名，火石嶺口軍九名，倒撞口軍十二名。

鎮邊城軍五百一十名：馬軍二十二名，步軍一百八十五名，鼓手軍四十名，夜不收三十名，雜差軍六十五名，守門軍三十二名，窰軍十二名，斗級十二名，看神機庫五名，井匠二名，陰陽生一名，軍吏一名，老弱十五名，白崖子口軍二十名，牛膝峪口軍二十名，熊兒峪口軍十六名，東北街口軍十九名，西北街口軍十三名，長城口軍四名，北石羊口軍二名，南石羊口軍二名，傍路口軍二名，堅子口軍二名，常峪西口軍四名，常峪口軍十一名，方良口軍十名，小凌峪口軍二名，高崖口軍二十一名，灰關口軍三名，新開口軍三名，乾石澗口軍四名，白瀑口軍二名，董家口軍一名。

居庸關等四驛，原額走遞甲軍一千三百七十三名：居庸驛馬站甲軍一百二十名，步站甲軍三百八名，榆林驛甲軍四百二十一名，榆河驛甲軍一百六十二名，土木驛甲軍三百六十二名。

永寧城備禦軍二百五十名：

宣德九年，以黑峪有警，撥指揮一員、把總千户五員管隊。率領軍五百名往彼備禦，猶有春秋兩班。成化九年，以二百五十名移屬永寧，惟管總管隊官則三年一換而已。按永寧城設立兩衛，官軍八千員名，亦已多矣，何賴於隆慶數卒？其初，一時有警，權宜摘撥，既而事寧，理應掣回。因其隔屬互相牽制，遂為定規。今若以前項官軍改於岔道，則居庸獲藩籬之固，而緩急可調，永寧亦不失備禦之利。夫居庸首關，密邇北門，操守之軍僅一千八百餘名，而老弱者半焉，可為寒心也哉。

本關原額馬五百二十一匹。

白羊口堡原額馬八十九匹。

長峪城原額馬二十一匹。

橫嶺口新添馬二十匹。

鎮邊城原額馬二十一匹。
居庸關驛原額走遞馬一百二十匹，驢六十頭。
榆林驛原額走遞馬一百二十匹，驢六十頭。
土木驛原額走遞馬一百二十匹，驢六十頭。
榆河驛原額走遞馬一百二十匹，驢五十頭。

墩臺

居庸關總接墩衝要。相連關城。夜不收九名。上關墩衝要。離關八里。夜不收九名。轉輪山墩衝要。離關二十四里。夜不收八名。泥河墩衝要。離關四十里。夜不收七名。高廟墩離關五十里。夜不收七名。老君堂墩衝要。離關六十里。夜不收八名。岔道墩衝要。離關三十里。夜不收九名。黃土梁墩衝要。離關三十七里。夜不收六名。棒槌峪墩衝要。離關四十五里。夜不收七名。交良口墩衝要。離關六十里。夜不收七名。花園墩衝要。離關四十里。夜不收八名。榛子嶺墩衝要。離關二十五里。夜不收六名。兩河口墩衝要。離關一十五里。夜不收七名。

南路：晏磨峪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一十七里。夜不收一名。大峪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一十九里。夜不收一名。湯峪口東西山瞭望

墩、護城墩二座衝要。離關二十里。夜不收一名。水峪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二十四里。夜不收一名。長水峪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二十六里。夜不收一名。譚峪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二十八里。夜不收一名。小峪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三十里。夜不收一名。蘇林口西山墩衝要。離關三十一里。夜不收一名。鹿角灣口西山墩僻靜。離關四十里。夜不收一名。黑浙澗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三十四里。夜不收一名。小枯將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三十六里。夜不收一名。大枯將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三十八里。夜不收一名。

中路：雙泉口東西山墩二座僻靜。離關八里。夜不收一名。賀伯口西北山墩衝要。離關四里。夜不收一名。陳友良口北山墩僻靜。離關五里。夜不收一名。黃土嶺口無墩離關六里。夜不收一名。石佛寺口西北山墩衝要。離關一十四里。夜不收一名。青龍橋東口北山墩衝要。離關一十七里。夜不收一名。青龍橋西口北山墩衝要。離關一十八里。夜不收一名。小嶺口無墩離關一里。夜不收一名。西水關口西山墩僻靜。離關四里。夜不收一名。嚮閘口無墩離關五里。夜不收一名。兩河口西山瞭望臺墩、護城墩二座衝要。離關二十五里。夜不收一名。石縫山口無墩僻靜。離關二十八里。夜不收一名。

北路：化木梁敵墩四座衝要。離關二十五里。夜不收二名。于家衝口東山墩離關三十八里。夜不收二名。孤石山頂墩衝要。離關四十二里。

夜不收二名。花家窑口東山墩衝要。離關五十里。夜不收二名。石峽峪口西山墩衝要。離關五十里。夜不收二名。糜子峪口西山墩衝要。離關五十五里。夜不收二名。陳家墳墩衝要。離關五十八里。夜不收二名。河合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五百二十里。夜不收二名。

八達嶺東山墩衝要。離關二十五里。夜不收二名。西山墩衝要。離關二十五里。夜不收二名。

東路：養馬峪口北山墩僻靜。離關一十四里。夜不收二名。虎峪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二十里。夜不收二名。德勝口東、西山墩二座僻靜。離關四十里。夜不收二名。鴈門口東山墩僻靜。離關四十五里。夜不收二名。錐石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五十里。夜不收二名。賢莊口西山墩僻靜。離關六十里。夜不收二名。灰嶺口東、西山墩二座僻靜。離關六十二里。夜不收二名。門家峪口無墩離關六十五里。夜不收二名。棗園寨北山墩僻靜。離關七十里。夜不收一名。石城峪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七十五里。夜不收二名。西水峪口東、西山墩二座衝要。離關九十五里。夜不收二名。石湖峪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九十八里。夜不收一名。撞道口西山墩衝要。離關一百里。夜不收二名。鷄子峪口西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里。夜不收四名。

白羊口堡羊頭墩衝要。離關四十三里。夜不收五名。鶴頂墩衝要。離關四十五里。夜不收五名。尖山墩衝要。離關四十七里。夜不收五名。天橋墩衝要。離關五十五里。夜不收五名。傷僮崖墩衝要。離關六十五里。夜不收五名。茶芽駝墩衝要。離關八十五里。夜不收五名。羊兒嶺墩衝要。離關八十二里。夜不收五名。榆樹駝墩

衝要。離關七十里。夜不收五名。茱萸駝墩衝要。離關七十六里。夜不收五名。

長峪城。本城西山墩僻靜。離關一百里。夜不收十名。本城東山墩僻靜。離關一百里。夜不收十名。分水嶺墩衝要。離關八十五里。夜不收十名。二架砲墩衝要。離關七十五里。夜不收十名。

西路：橫嶺口東、西山墩二座僻靜。離關一百二十里。夜不收二名。夾山墩僻靜。離關九十里。夜不收四名。立石口東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五里。無軍。牛心山墩衝要。離關九十八里。夜不收八名。東涼水泉東山墩衝要。離關一百里。夜不收四名。西涼水泉東山墩衝要。離關一百里。無軍。火石嶺東山墩衝要。離關一百里。軍四名。寺兒梁口西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里。無軍。寺兒梁架砲墩衝要。離關一百一里。夜不收六名。東核桃衝新添墩衝要。離關一百三里。無軍。西核桃衝新添墩衝要。離關一百三里。無軍。大石溝新添東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里。無軍。大石駝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里。夜不收六名。鴛窩駝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三里。夜不收六名。小山口東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四里。夜不收四名。倒翻衝新添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二里。無軍。梓櫃駝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五里。夜不收五名。

栢峪等口：可樂駝墩僻靜。離關六十里。夜不收四名。栢峪口西山墩僻靜。離關四十五里。夜不收一名。水峪臺口西山墩僻靜。離關四十八

里。夜不收一名。勝仙峪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五十八里。夜不收一名。大水峪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五十二里。夜不收一名。小水峪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五十五里。夜不收一名。石澗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五十一里。夜不收一名。跳稍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五十九里。夜不收一名。水澗口東山墩僻靜。離關六十四里。夜不收一名。鰲魚口南山墩僻靜。離關六十九里。夜不收一名。溜石港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七十一里。夜不收一名。

鎮邊城。本城東山墩僻靜。離關一百二十里。夜不收四名。

西路外口：白崖子口北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里。軍四名。牛膝峪口東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二里。軍四名。塘兒菴北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三里。軍四名。熊兒峪口西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五里。軍四名。東北街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一百一衝要。離關一里。軍四名。西北街北山墩僻靜。離關九十七里。夜不收一名。南石羊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九十五里。夜不收一名。傍路口北山墩僻靜。離關一百一十里。夜不收一名。堅子口北山墩僻靜。離關一百二十里。夜不收一名。常峪西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一百里。夜不收一名。常峪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九十八里。夜不收一名。方良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九十六里。夜不收一名。小陵峪口西山墩

長城等口：長城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九十里。軍一名。北石羊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九十七里。夜不收一名。南石羊口東山墩

僻靜。離關九十六里。夜不收一名。高崖口南山墩僻靜。離關六十里。夜不收一名。新閂口西山墩僻靜。離關六十五里。夜不收一名。灰關口西山墩僻靜。離關七十里。夜不收一名。乾石澗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七十五里。夜不收一名。白瀑口南山墩僻靜。離關七十里。夜不收一名。董家口東山墩僻靜。離關六十五里。夜不收一名。

邊情

本關外路，東北通永寧、隆慶州，正北通獨石、馬營、龍門、赤城一帶，西北通宣府、大同一帶。虜騎若從大同入，必犯倒馬關迤後地方；若從宣府入，必犯紫荊關迤後地方；若從永寧入，可犯居庸；若犯獨石，只在本處地方。因有隆慶州後大山及長安嶺堵截。若從宣府中路葛峪堡所轄大小白羊入，可犯保安。

萬全右衛邊膳房堡、東西馬營往南四十里至萬全左衛川。又迤南六十里至深井。又七十里至東西城。又九十里至蔚州。又六十里至廣靈。又一百二十里至廣昌、靈丘。又一百四十里至鴈門關。又迤西一百八十里至偏頭關。又二百八十里至山西岢嵐州、石州。

獨石往南三十里至馬營。又三十里至雲州。又四十五里至赤城。又五十里至龍門。又六十里至長安嶺。又五十里至土木驛。又八十里至懷來。

宣府與大同接界邊方拐兒嶺，六十里至屹嵓頭。又六十里至應州。又五十里至山陰。又三十里至馬邑縣。又三十五里至朔州。又九十里至寧武關。又八十里至寧化所。又六十里至靜樂縣。又六十里至嵐縣。又六十里西至石突、英城驛。又六十里至河西驛。黃河岸過陝西地方。

中路葛峪大、小白羊往南四十里至趙川堡。又四十里至賈家營灣。又六十里至保安新舊城。又迤南六十里至蔚州美峪關。又迤南六十里至黃米市姬家莊。又迤西八十里至蔚州。又一百二十里至廣昌縣。

擺撥

八達嶺迤北係懷來城擺撥馬、軍士。其本關擺撥軍士自本關八達嶺起，南至京城兵部門前止，東至灰嶺昌平州止，共一十一撥。督查官一員，軍二十四名，馬二十五匹，每半月一換，輪流傳報。

白羊口三撥軍士六名。

西關志居庸卷之三

倉場

居庸關倉場在關城內之西，金櫃山之麓，南環城垣，北枕關王廟，其東俯臨泰安寺。洪武年間設立隆慶衛，永樂元年添設左右凡三衛；隆慶衛則永豐倉、左衛則豐裕倉、右衛則廣積倉。宣德四年，左右二衛調去永寧、懷來，其豐裕、廣積二倉猶在關中。弘治十年併為一處，凡一十三座。預備倉場一所在永豐倉南。白羊口倉場一所在城內南山坡。長峪城倉場一所在城內東山坡。橫嶺口倉場一所在城內東北山坡。鎮邊城倉場一所在城內東山坡。榆河驛倉場一所在本驛南路東岡下。

草場

居庸草場在關城南門外偏左，永安河東，即舊教場地。周遭俱有墻垣。白羊口草場在本城東門外山坡。長峪城草場在本關南門外西山坡。橫嶺口草場在本城內東南山坡。鎮邊城草場在本城內西山坡。

庫房

居庸關銀庫一座凡五間，在永豐倉內。然有倉而又有銀庫者，蓋糧為本色，取便於軍也；銀為折色，取便於民也。其立法之意，蓋如此。庫藏三間在衛衙門內。一應上司及本衛贓罰、徒工、均徭、票銀、諸色折納物料，供於本庫收貯。委千戶一員掌管。居庸關神機庫一所在北關券城內。正統十四年建立。神鎗神銃等件悉貯于庫，故名曰神機庫。軍器俱在神器庫內收貯。白羊口神機庫一所計九間。長峪城軍器無庫在城樓收貯。橫嶺口軍器無庫在察院寄放。鎮邊城神機庫三間在城內西山坡上。

軍器：明盔三千五百六十六頂。甲三千五百六十六副。長鎗九百七十四桿。圓木挨牌二千五十一面。長木牌一百七十三面。斬馬刀一千一百十九把。撒袋一千九百四十五副。弓三千六百二十六張。絃二千六百二十六條。箭六萬七千五十八枝。攢竹長鎗一千八百一十八根。腰刀三千二百七十五把。

神器：神鎗九百三十三桿。大將軍鐵砲二箇。二將軍鐵砲十四箇。大將軍銅砲九箇。小將軍銅砲五十六箇。神銃八百把。大銅佛朗機一百四十七副。神砲七百七十八箇。

飛砲一百八十四箇。銅銃一千三十八桿。鐵銃三百桿。馬上銅佛朗機六百三十九副。神箭二萬六千六百枝。鐵宣風砲三十箇。纓子砲二十三箇。鐵佛朗機八百八十九箇。鐵三起砲二十一桿。虎尾砲四百九十箇。碗口砲七十箇。小神砲一百六十八箇。火藥七百一十七斤。藥線一千九百二十五條。鐵蒺藜五千六百五十箇。

教場

居庸關教場舊在關北城門外護城墩北。以兵者陰象，故置於此。正統己巳，為戎馬所蹂。景泰初，改移關南。正德十一年，因草場不便，仍改教場於北城外故地。將臺一座。演武廳三間，扁曰「觀兵」。後廳三間，扁曰「鞍射」，公餘射圃一座，大門三間。馬步操管總廳各三間。把總廳三間。白羊口堡教場在本城西南門外。演武廳一間。將臺一座。長峪城教場在本城南門外。演武廳三間。橫嶺口教場在本城南門外路西。演武廳三間。鎮邊城教場在本城南門外迤西。演武廳三間。將臺一座。

屯堡

井家莊在關東北七十里。古城屯在關東北九十里。紅寺屯在關西北四十里。小店屯在關北五十里。蠶房堡在關北九十里。奚官人營在關東北六十里。

上井家莊在關東北六十里。河南老君堂屯在關東北七十里。河北老君堂在關東北七十里。房老營在關東北八十里。神樹屯在關東北八十里。孔畫營在關東北八十里。屠家營在關東北八十里。新房屯在關東北八十里。車房屯在關東北八十里。百老屯在關東北八十里。常家營在關北八十里。大榆樹屯在關北四十里。舊堡子屯在關東北七十里。曹官人營在關東北六十里。八里店在關東北五十五里。廣積屯在關東北五十里。王全營在關東北五十里。獅子營在關東北五十里。張家營在關西北六十里。卓家營在關西北六十里。黑龍廟在關西北六十里。五里營在關西北七十里。東門營在關西北八十里。集賢屯在關西北七十里。大柳樹屯在關西北七十里。紙房屯在關西北七十里。劉浩營在關西北七十里。苗家莊在關西北六十里。滹沱屯在關西北四十里。棒槌峪屯在關西北五十里。新榆林屯在關西北六十里。舊榆林屯在關西北六十里。土木屯在關西北一百二十里。上石河在關西北一百一十里。草廟屯在關西北一百三十里。紅站屯在關西北一百二十里。馬官人營在關西北一百二十里。岔道堡在關北三十里。新莊屯在關東北五十里。盛家營在關東北九十里。花園屯在關西北八十里。紅門屯在關東北五十里。桑園屯在關正北四十五里。史家營在關東北八十里。石河營在關東北五十里。養鵝池在關西北五十里。以上各屯俱在關北，本衛舍餘屯種。白虎澗在關西南五十里。沙澗屯在關西南五十里。官莊在關正南三十五里。榆河屯在關正南六十里。白浮屯在關東南六十里。葫蘆河在關東南九十里。沙嶺屯在關東南五十里。崔莊在關東南八十里。北邵屯在關東南五十里。

孟祖屯在關東南六十里。各屯俱在關南，本衛舍餘屯種。

征徭

地畝原額地五百七十二頃四十三畝八分。各徵糧不等，共二千八百六十一石五斗九升六合七勺，除兑扣官軍月糧一千七百石外，該徵折色糧一千一百六十一石五斗九升六合七勺。每石折銀六錢五分，共該銀七百五十五兩三分七釐八毫五絲五忽。

屯地二十七頃五十畝。各徵米豆不等，共三百三十石。內粟米一百六十五石，每石折銀六錢五分；黑豆一百六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五分。各折銀不等，共一百八十一兩五錢。

新增地二百四十五頃四十九畝八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三百六十八兩二錢四分七釐。秋青馬草五千束，每束徵銀二分，共徵銀一百兩。即係票銀數內徵解。以前四項，除兑扣官軍月糧外，實該徵銀一千四百四兩七錢八分四釐八毫五絲五忽。本衛官吏旗役一百四十九員名，各支不等，共該支折色俸銀九百七十三兩七錢五分六釐三毫五絲七忽。

餘剩銀四百三十一兩二分八釐四毫九絲八忽，歲解户部督糧主事衙門，凑給官軍月糧支用。

均徭銀每年於餘丁名下編派。春秋二季，各徵銀一百八十二兩六錢，共銀三百六十五兩二錢。

票銀每年於正軍有月糧者，每名徵銀一錢六分，共銀六百三十兩。

歲用

每年起解後府，交納年例，供應柴、炭、荆條等銀共二百四兩七錢四分。差官一員，管解内柴七千四百九十七斤八兩，每柴一百斤，徵價銀四錢，共銀二十九兩九錢九分。炭一萬七千一百三十一斤四兩，每炭一百斤，徵價銀八錢，共該銀一百三十七兩五分。荆條四千斤，徵價銀二十八兩，看白銀七兩二錢。蘆葦軍夫二名半，每名銀一兩，共銀二兩五錢。

本關儒學，春秋祭丁，共銀三十兩。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祭，無祀壇。每一祭合用猪羊祭品，舊於官倉支米四石，置買猪一口，羊一隻，不足則用前銀補

凑，共銀三兩。秋青馬草銀一百兩。羅公祠春秋祭祀銀四兩。軍器料價銀二百三兩六錢五分。春秋開操祭祀銀五兩二錢。儒學教官二員齋夫銀二十四兩，共四十八兩。經歷二員，每員皂隸銀二十四兩，共四十八兩。歲貢生員盤纏銀三十五兩，每年該二十三兩五錢。會試舉人盤纏銀二十兩。鄉飲酒禮二次，共銀三十二兩。三年文武科舉生員，每名盤纏花紅酒席銀六兩，大約六十兩，每年該二十兩。分守隆慶衛四次進表箋，共銀二十兩五錢四分。寫表共銀六兩。新歲門神銀一兩。刷卷銀二兩。生員四季考試卷答應共銀四兩。分守紙劄銀二十兩四錢。本關把總紙劄銀六兩。東路把總紙劄銀六兩。文武社學教書生員二名，每名銀七兩二錢，共十四兩四錢。榆河、榆林、土木三驛教書生員三名，各銀三兩六錢，共十兩八錢。分守三年一次造議事册銀二兩，每年六錢七分。本衛三年一次造貼黃親供册銀六兩，每年二兩。其餘每年香燭灸硯炭、坐定盤纏等項及三年五年一次用者，大約不過二十五兩。差人投文盤纏難以定數，大約不過三十兩。以上共該用銀六百九十四兩有零。以一年為則，均徭、票銀共該徵銀九百九十五兩二錢。內除歲用六百九十四兩外，餘銀三百兩，每月計銀二十五兩，以充上司按臨及使客過往供億之需，俱隆慶衛收

貯支用，循環稽查。白羊口、長峪城、橫嶺口、鎮邊城，以上四城，均徭銀俱在本衛徵收。每軍一名止徵票銀一錢二分，貯庫以備紙劄、盤纏等項公用，循環稽查。白羊口守備紙劄銀十二兩。千户所紙劄銀六兩。管操官紙劄銀三兩六錢。教書生員銀七兩二錢。長峪城把總紙劄銀六兩。管操官紙劄銀三兩六錢。教書生員銀八兩四錢。橫嶺口把總紙劄銀六兩。管操官紙劄銀三兩六錢。教書生員銀六兩。鎮邊城把總紙劄銀六兩。千户所紙劄銀六兩。教書生員銀八兩四錢。東路軍士俱在隆慶衛食糧，不徵均徭、票銀，歲用紙劄於本衛支用。

按居庸正軍有票銀之征，餘丁有均徭之征，取盡錙銖矣。而用猶不足，何也？設險屯兵所以守國，顧乃責以往來供億之需，其不堪命，甚矣！國初，本衛軍士一萬四千二百餘名，今多逃亡，存者惟三千七百餘名，而征斂無已，若之何能保其不去者哉。居庸路通宣大，地當衝要，向非有以處之，則軍日亡，而城日空虛，可慮也夫。

公廨

居庸關 北察院一所，在北門內，原設鎮守內臣衙門，嘉靖十年裁革，改為察院。南察院一所，在關中街西巷內，係舊察院。分守衙門一所，在城內街東，洪武三十二年設。北總衙門一所，北察院後，嘉靖十一年設。監

督糧儲分司一所，景泰三年建，弘治十四年重修，正德九年改于舊署之南。左右衛衙門，久廢。隆慶衛衙門一所，原在關城西北隅，洪武五年設，為守禦千戶所，三十一年，廢所為衛。天順元年復改為大監廨宇，衛廢。成化二十一年掌印指揮張溥，改衛于街西澄清巷內。弘治、正德間，掌印指揮張栢、王欽相繼增修，衛治始備；二門外東廳為經歷司，西廳為鎮撫司，官庫在衛堂後倉。經歷公廨一所、儒學一所、祀學二所、雜造局一所，在城東翠屏山南，永安河東。永樂初年立，嘉靖元年重修。本衛軍政指揮提督軍匠七名，成造軍器。監房一所，旌善亭一所，申明亭一所。白羊口察院二所。守備公廨一所、千戶所一所。長峪城察院一所。把總官公廨一所。管操官公廨一所。橫嶺口察院一所。把總官公廨一所。管操官公廨一所。鎮邊城察院一所。把總官公廨一所。千戶所一所。灰嶺口把總官公廨一所。德勝口守口官公廨一所。撞道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鷂子峪口守口官公廨一所。

學校

居庸關南門外，儒學一所，正統四年建立。十四年遭虜患，毀於兵火。天順七年重修，規制益弘。文廟正殿五間，兩廡各五間，戟門三間，櫺星門一座，扁曰：「泮宮」。明倫堂五間，博文齋五間，約禮齋五間。教官私宅東西二所，二門三間，大門一座。敬一箴亭一座，嘉靖十一年建。文社學一所，在儒學左，嘉靖七年巡關御門建立。正堂三間，左右書舘各三間，大門一空。武社學一所，在儒學右，嘉靖十

年巡關衙門建立；正堂三間，左右書舘各三間，後房三間，前大門三間。疊翠書舘一所，在泰安寺後。嘉靖二十年御史蕭祥曜改立，有石碑見存，書籍藏焉。

白羊口社學一所。長峪城社學一所。

橫嶺口社學一所。鎮邊城社學一所。

榆河驛社學一所。土木驛社學一所。

榆林驛社學一所。灰嶺口社學一所。

以上八所，每所請衛學生員一人訓蒙，月各給銀有差，各撥軍二名看守。

附

旌善亭　在本關城南門外。嘉靖五年巡關御史穆相創建。

養濟院　在居庸驛後。

官司

按居庸，元以前宦蹟莫考。國朝初，始建城設官，今以政蹟有及於地方者書之。

元萬户哲言不花於關城北、青龍橋東，建龍鎮衛，為達魯花赤。刻有善政碑，其衛

遺址尚存。

國朝徐達鳳陽人。洪武初，以征虜大將軍率師至燕京，元主開建德門出居庸北去，不戰而克。遂籍府庫收版圖，而城居庸。且禁飭軍士，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人謂曹彬下江南不是過矣。**常遇春**滁州懷遠人。洪武初，以征虜副將軍同徐達奉命北伐至燕都。元主北遁，遂定燕都而城居庸，經畫為多。

經略大臣

自景泰二年添設。成化時九年一遣，弘治間三年一遣，閱視邊務，俱係侍郎、卿都御史巡歷。自正德年間，以巡關御史代之至今。巡歷一年，滿日復命，造册畫圖，貼説進呈，即此意也。

陳典興都察院司務。**孫祥**都御史。**趙鉦**河南祥符人。兵部尚書。**王宗彝**兵部左侍郎。**吳一貫**廣東人。大理寺右少卿。**孫文英**大理寺少卿。**田景賢**通政司左參議。**何喬江**江西人。通政司參議。**孫交**太常寺右少卿。**袁守直**通政司左通政。**李瓚**北京人。户部右侍郎。**臧鳳**山東曲阜人。刑部右侍郎。**張林**僉都御史。

馬中錫大理寺少卿。**史琳**浙江餘姚人。僉都御史。**王鑑**都御史。**劉大夏**湖廣華容人。户部左侍郎。**叢蘭**山東文登人。大理寺少卿。**王儼**湖廣人。户部右侍郎。**熊偉**宣府人。通政司右參議。**高銓**直隸江都人。僉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人。右都御史。**馬鑑之**都御史。**何天衢**工部侍郎。**陳玉**山東沂州人。兵部侍郎。**閆仲禹**兵部侍郎。**叢蘭**都御史。再出經營時，議裁革，自是不復遣矣。

專守大臣

羅通 江西吉水人。副都御史。詳見忠義傳。

巡撫都御史 遵化縣駐劄。

魏驥 正統十一年任。

閻本 陝西邠州人。成化元年任。

楊璿 直隸無錫人。成化八年任。

李田 湖廣嘉魚人。成化十九年任。

彭韶 福建莆田人。成化二十一年任。

徐懷 浙江建德人。弘治二年任。

唐珣 直隸華亭人。弘治五年任。

鄒來學 湖廣麻城人。天順五年任。

張綱 山東長清人。成化八年任。

汪霖 直隸合肥人。成化十六年任。

楊繼宗 山西陽城人。成化十九年任。

閔珪 浙江烏程人。弘治元年任。

秦民悅 直隸舒城人。弘治四年任。

魏富 福建龍溪人。弘治六年任。

屠　勳　浙江平湖人。弘治七年任。

張　淮　河南襄城人。弘治十一年任。

柳應辰　湖廣巴陵人。弘治十八年任。

李　貢　直隸蕪湖人。正德六年任。

李　瓚　北京人。正德十一年任。

張　潤　山西臨汾人。正德十三年任。

李　昆　山東高密人。正德十六年任。

劉　澤　山東濟寧人。嘉靖四年任。

汪　玉　浙江鄞縣人。嘉靖七年任。

戴時宗　嘉靖九年任。

洪　鍾　浙江錢塘人。弘治九年任。

周季麟　江西寧州人。弘治十二年任。

劉　聰　陝西中部人。正德四年任。

王　倬　直隸太倉人。正德八年任。

臧　鳳　山東曲阜人。正德十二年任。

劉　達　武驤衛人。正德十六年任。

孟　春　山西澤州人。嘉靖二年任。

張仲賢　山西人。嘉靖五年任。

周期雍　江西寧州人。嘉靖八年任。

張景華　山東人。嘉靖十年任。

于　湛　直隸金壇人。嘉靖十二年任。

戴　金　湖廣漢陽人。嘉靖十七年任。

徐　嵩　南直隸人。嘉靖十九年任。

許　論　河南靈寶人。嘉靖二十二年任。

郭宗皐　山東登州人。嘉靖二十四年任。

王汝孝　山東汶上人。嘉靖二十八年任。

張　祉　嘉靖三十五年任。

巡按西關御史

柳　華　天順七年差。

尹　禮　成化元年差。

党以平　河南人。嘉靖十四年任。

張　漢　湖廣鍾祥人。嘉靖十八年任。

侯　綸　山西人。嘉靖二十年任。

朱　方　山西平定州人，嘉靖二十三年任。

孫應奎　河南洛陽人。嘉靖二十六年任。

吳嘉會　山西振武人。嘉靖二十九年任。

馬　珮　山東德州人。嘉靖三十六年任。

李　儼　直隸高陽人。天順八年差。

井　宣　成化二年差。

何琛四川人。成化三年差。

張瀾成化五年差。

鄧逵成化七年差。

彭信成化九年差。

王儀順天府人。成化十一年差。

白凱成化十三年差。

張海成化十五年差。

魏景釗直隸東安人。成化十七年差。

蔣昺成化十九年差。

張文河南衛人。成化二十一年差。

王晉成化四年差。

姚福成化六年差。

沈性浙江會稽人。成化八年差。

董廷圭成化十年差。

毛鉞成化十二年差。

侯英成化十四年差。

毛翼成化十六年差。

瞿俊直隸常熟人。成化十八年差。

王渙成化二十年差。

奚銘順天宛平人。成化二十二年差。

唐相成化二十三年差。

曹璘湖廣人。弘治二年差。

蔣勛廣平府人。弘治四年差。

陳霖浙江長興人。弘治六年差。

張綸直隸宣城人。弘治八年差。

王用山東人。弘治十年差。

李良北京人。弘治十二年差。

羅玹河南扶溝人。弘治十四年差。

胡暘直隸任丘人。弘治十六年差。

何天衢湖廣人。弘治十八年差。

李鑑山東人。弘治元年差。

宋鑑山西人。弘治三年

張鸞陝西人。弘治五年差。

程文河南人。弘治七年差。

潘楷北京人。弘治九年差。

張智弘治十一年差。

陳琳山西陽曲人。弘治十三年差。

常賜山西沁州人。弘治十五年差。

陳璘浙江長興人。弘治十七年差。

周倫直隸昆山人。正德元年差。

林茂達 福建莆田人。正德二年差。
王九峰 陝西鄠縣人。正德四年差。
李　伸 陝西人。正德六年差。
朱　昂 直隸松江人。正德九年差。
林有孚 福建莆田人。正德十一年差。
陳　則 廣東順德人。正德十三年差。
孫　元 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十五年差。
李　儼 江西永新人。嘉靖元年差。
張　緯 陝西隴州人。嘉靖三年差。
穆　相 陝西三原人。嘉靖五年差。
黃如金 福建莆田人。正德三年差。
許　鳳 山東章丘人。正德五年差。
丁　楷 直隸懷寧人。正德七年差。
屠　僑 浙江鄞縣人。正德十年差。
張　欽 通州人。正德十二年差。
沈　俊 盧州人。正德十四年差。
楊　谷 直隸楊州人。正德十六年差。
楊　樞 陝西臨洮人。嘉靖二年差。
浦　鉉 山東登州人。嘉靖四年差。
胡效才 直隸沭陽人。嘉靖六年差。

趙　堂　北京人。嘉靖七年差。

余　鎬　江西德興人。嘉靖九年差。

方一桂　福建莆田人。嘉靖十一年差。

徐宗魯　直隸華亭人。嘉靖十三年差。

何其高　四川閬中人。嘉靖十四年差。

彭時濟　江西盧陵人。嘉靖十六年差。

錢　業　直隸揚州人。嘉靖十八年差。

桂　榮　江西上饒人。嘉靖二十年差。

李秀春　四川長壽人。嘉靖二十二年差。

袁鳳鳴　湖廣沅陵人。嘉靖二十四年差。

倪　組　福建閩縣人。嘉靖八年差。

徐汝圭　浙江淳安人。嘉靖十年差。

趙元夫　山東東平人。嘉靖十二年差。

曹　逵　直隸太倉人。嘉靖十四年差。

王　應　山東朝城人。嘉靖十五年差。

陳　豪　福建長樂人。嘉靖十七年差。

蕭祥曜　江西泰和人。嘉靖十九年差。

鄭　芸　福建莆田人。嘉靖二十一年差。

黃洪毗　福建莆田人。嘉靖二十三年差。

徐　祚　北京籍直隸宣城人。嘉靖二十五年差。

王士翹江西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差。
曾　佩江西臨川人。嘉靖二十八年差。
朱瑞登浙江海寧人。嘉靖三十年差。
陳學夔廣西宜山人。嘉靖三十二年差。
于　業直隸金壇人。嘉靖三十四年差。
蕭九峰順天三河人。嘉靖三十七年差。
黃　紀江西臨川人。嘉靖三十九年差。
鄧　巍湖廣瀏陽人。嘉靖二十七年差。
趙　紳直隸武清人。嘉靖二十九年差。
黃季瑞福建閩縣人。嘉靖三十一年差。
李應時山西平定州人。嘉靖三十三年差。
楊世鳳山東臨清衛人。嘉靖三十六年差。
孫　用福建連江人。嘉靖三十八年差。

昌平兵備道

按：居庸關、鎮邊城等處，舊屬易州道。嘉靖二十九年改屬霸州道。三十年設駐守巡撫衙門。三十二年該經畧侍郎楊□建議裁革。三十三年該總督侍郎楊□議設昌平道，管理居庸、鎮邊、黃花三區。三十九年該總督尚書許□議添設懷柔道。黃花割屬，照

舊管理居庸、鎮邊二區，昌平一州。長、獻、景、裕、茂、泰、康、永併隆慶等九衛，白羊、鎮邊、奠靖三千戶所，昌平駐劄。

馬　佩　山東德州人。三十四年任，原職僉事，後陞參議兼僉事，帶御山西。

楊佩賢　山東壽張人。三十六年任副使帶御山西。

栗永祿　山西長治人。三十八年任副使帶御山東。

（此處原書缺頁）

劄歲一更代，居庸併各隘口主客軍粮皆其調度。而居庸、白羊、長峪、橫嶺、鎮邊、榆河則隨處設立倉場，委官收放。

宋毓　山東德州人。弘治十二年任。

張綸　直隸平谷人。弘治十三年任。

李夢陽　慶陽衛扶溝人。弘治十四年任。

王玹　廣東海豐人。弘治十五年任。

方璘　福建莆田人。弘治十六年任。

胡濂　廣東安定人。弘治十七年任。

劉思賢　湖廣石首人。弘治十八年任。

張諾　山東濱州人。弘治十八年任。

張文錦　遼東錦州衛人。弘治十八年任。

殷敏　直隸金壇人。正德元年任。

楊欽　直隸合肥人。正德元年任。

毛思義　山東陽信人。正德　年任。

孫脩　錦衣衛邯鄲人。正德三年任。

劉安　山西大同人。正德四年任。

董琦　山東陽信人。正德四年任。

楊鏸　錦衣衛房山人。正德五年任。

胡濂　廣東安定人。正德五年任。

宋卿　福建莆田人。正德五年任。

林紹　廣東潮陽人。正德六年任。

侯綸　太原衛滑縣人。正德六年任。

劉佐　陝西中部人。正德七年任。

區越　廣東新會人。正德七年任。

李緋　河南固始人。正德八年任。

丁致祥　直隸武進人。正德八年任。

師臬　陝西長安人。正德九年任。

于沂　正德十年任。

陸傑　直隸吳縣人。

正德十一年任。葉天球直隸婺源人。正德十二年任。方楷安慶府宿松人。正德十三年任。胡大全直隸歙縣人。正德十四年任。王一麟四川青神人。正德十五年任。林應驄福建莆田人。正德十六年任。林春澤福建候官人。正德十六年任。何岩河南扶溝人。正德十六年任。郭日休福建莆田人。嘉靖元年任。牟泰四川巴縣人。嘉靖二年任。徐嵩直隸泰州人。嘉靖三年任。陸載河南孟津人。嘉靖三年任。陳儒錦衣衛人。嘉靖四年任。陳騰鸞福建莆田人。嘉靖四年任。華金直隸無錫人。嘉靖五年任。馮承芳廣西桂林人。嘉靖六年任。紀純河南磁州人。嘉靖六年任。鄒守愚福建莆田人。嘉靖七年任。楊銳順天府房山人。嘉靖八年任。李珣直隸東安人。嘉靖九年任。何俊廣東南海人。嘉靖十年任。賈璘山東陽信人。嘉靖十一年任。張德政山東平陰人。嘉靖十一年任。張環陝西西安右護衛人。嘉靖十二年任。賈士元陝西鳳翔人。嘉靖十三年任。劉璽直隸唐縣人。嘉靖十四年任。詹文光湖廣江夏人。嘉靖十五年任。王堂山東萊縣人。嘉靖十六年任。徐進廣東順德人。嘉靖十七年任。林廷琛福建候官人。嘉靖十八年任。胡汝翼四川綿州人。嘉靖十九年任。鍾恕河南汝陽人。嘉靖二十年任。陳魁四川後衛人。嘉靖二十年任。陳紹儒廣東南海人。嘉靖二十一年任。張松河南洛陽人。嘉靖二十一年任。劉志山西寧城人。嘉靖二十一年任。尋志道山東金鄉人。嘉靖二十三年任。蔣宗魯貴州普安衛人。嘉靖二十四年任。唐時直隸雄縣人。嘉靖二十五年任。于錦山東濟寧衛人。嘉靖二十六年任。

蘭子充河南汝陽人。嘉靖二十七年任。

易州兵備道副使

按易州兵備自正德九年添設，至嘉靖三年裁革。嘉靖十一年復設，總理紫荊、居庸、倒馬三關，易州駐劄。

舒晟江西安仁人。正德九年任。田登陝西長安人。正德十二年任。任忠河南鈞州人。正德十六年任。徐景嵩遼東遼陽衛人。嘉靖十一年任。張惟恕河南上蔡人。嘉靖十三年任。於敖陝西岷州人。嘉靖十五年任。呂顓陝西華州人。嘉靖十八年任。李文芝山東東平州人。嘉靖十九年任。郭宗臬山東登州人。嘉靖二十二年任。陳塏浙江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任。陳俎河南封丘人。嘉靖二十四年任。艾希淳陝西米脂人。嘉靖二十五年任。

守關內臣

按居庸在京師之北。自秦、漢、唐、宋以來，惟戍以兵。洪武二十三年，都指揮吳玉鎮守。正統己巳，北虜犯順，景泰年間，乃添設都知監，左少監潘成與外鎮守官協守，以鎮重地。弘治初年，革去鎮守，改都知監。太監趙寬、都指揮楊能為分守。正德己巳後，以內官監太監王競、都指揮張栢為鎮守。越一年，仍改分守。正德六年，以太監李嵩與都指揮僉事孫璽協同分守居庸一十三年，後右少監姚政繼任。嘉靖十年巡關御史余鈞建議裁革內臣，止用都指揮一員分守。

分守都指揮一員

自洪武三十二年設俱鎮守。弘治元年改分守。正德四年復改鎮守，僅越一載而分守如舊。

吳玉由隆慶衛指揮同知歷陞。本關鎮守自此始。洪武三十二年任。沈清歷陞都指揮僉事。永樂二年任。袁訥由陝西鞏昌衛指揮使調掌隆慶衛印，鎮守本關。永樂七年任。高敞歷陞都指揮僉事。宣德二年任。李景由隆慶衛指揮同知歷陞。正統十二年任。張鎮由通州衛指揮使調掌隆慶衛印，鎮守本關。正統十二年任。楊俊由開平衛指揮歷陞參將。趙政由開平衛指揮歷陞。夏忠由開平衛指揮歷陞。魯宣由開平衛指揮歷陞。以上四員，俱因正統十四年北虜內侵，同時鎮守本關。後楊俊、趙政旋陞任去蜀。夏忠、魯宣留守本關。尋調魯宣黃花鎮止留夏忠。十四年任。仲福由京衛指揮歷陞。景泰二年任。李琦歷陞都指揮僉事。天順二年任。宋瑛由京衛指揮歷陞。成化二年任。柳春由京衛指揮歷陞。成化十七年任。朱瑾由京衛指揮歷陞。成化十八年任。楊能由京衛指揮歷陞，初任鎮守，尋改分守。弘治元年任。吳琦由京衛指揮歷陞，未到任，改黃花鎮。王璽由京衛指揮歷陞。弘治十一年任。王瑾由京衛指揮歷陞。弘治十五年任。羅傑由京衛指揮歷陞，弘治十六年任。張栢由隆慶衛指揮使歷陞，鎮守一年。仍改分守。弘治十八年任。孫璽由隆慶衛指揮同知歷陞。正德九年任。申大節由遵化衛指揮歷陞，正德十五年任。楊昇由金吾左衛指揮歷陞。嘉靖三年任。盧璽由營州中屯衛指揮歷陞。嘉靖五年任。郭泉由鎮朔衛指揮歷陞。嘉靖六年任。戴縉由龍虎衛指揮歷陞。嘉靖八年任。張虬由隆慶衛納級指揮僉事歷陞。嘉靖十二年任。李鍠由羽林前衛指揮歷陞。嘉靖十四年任。徐珏由涿鹿衛武舉指揮歷陞。嘉靖十六年任。羅希韓由營州中屯衛指揮歷陞。嘉靖十七年任。張鎬由羽林前

衛指揮歷陞。嘉靖十九年任。錢濟民由永寧衛指揮歷陞。嘉靖二十二年任。張潤由開平中屯衛指揮歷陞。嘉靖二十三年任。李淶由保定左衛指揮僉事歷陞。嘉靖二十四年任。毛紹忠由密雲後衛指揮僉事歷陞。嘉靖二十四年任。張元勳由薊州衛指揮使歷陞。嘉靖二十六年任。

白羊口守備指揮一員，弘治十八年添設。統領長峪、橫嶺、鎮邊把總。

楊勇由隆慶衛納級指揮僉事。弘治十八年任。單聚由京衛指揮僉事。正德四年任。謝素由京衛指揮使。正德五年任。丘太由寬河衛指揮同知。正德六年任。王駐由武功左衛指揮僉事。正德十一年任。欒銳由營州右屯衛指揮僉事。嘉靖元年任。張漢由昌平州衛指揮僉事。嘉靖三年任。盧泰由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嘉靖四年任。薛昂由保定左衛指揮同知。嘉靖五年任。胡纓由忠義後衛指揮僉事。嘉靖七年任。雷澤由東勝左衛指揮。嘉靖八年任。周綬由錦衣衛指揮。嘉靖八年任。張堯佐由神武中衛指揮同知。嘉靖十五年任。梁臣由興州前屯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九年任。王尚忠由宣府右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一年任。劉宦由茂山衛納級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四年任。

居庸關把總指揮一員，弘治十一年添設。

張樞隆慶衛指揮使。弘治十一年任。孫衡隆慶衛指揮同知。弘治十四年任。孫璽隆慶衛指揮同知衡之子。弘治十八年任。張永隆慶衛指揮使。正德九年任。宋英隆慶衛指揮僉事。正德十二年任。秦震隆慶衛指揮僉事。正德十二年任。張炎隆慶衛指揮僉事。嘉靖四年任。俞寧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六年任。李泰忠義前衛指揮使。嘉靖八年任。王麒通州衛指揮僉

事。嘉靖十年任。徐珏涿鹿衛武舉指揮僉事。嘉靖十三年任。何璞保定衛指揮僉事。嘉靖十四年任。翟文大興左衛指揮使。嘉靖十六年任。夏爵昌平州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九年任。周世官隆慶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年任。馮國柱涿鹿左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四年任。張炎嘉靖二十五年再任。

長峪城把總指揮一員，嘉靖二年添設。

張奇隆慶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年任。楊錦京衛指揮。嘉靖四年任。趙鑑京衛指揮使。嘉靖六年任。翟文大興左衛指揮使。嘉靖九年任。周世官隆慶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七年。趙忠昌平州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九年任。張開隆慶衛指揮使。嘉靖二十一年任。宋儒隆慶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一年任。張魁隆慶衛指揮使。嘉靖二十五年任。

橫嶺口把總指揮一員，嘉靖二十六年添設。

劉承惠興州中屯衛指揮僉事，中式武舉鄉試。嘉靖二十六年任。

鎮邊城把總指揮一員，正德十五年，改白羊口守備王駐為鎮邊城守備，本城駐劄。

嘉靖四年仍復白羊守備，本城始添設把總。

劉輔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嘉靖四年任。王堂隆慶衛指揮同知。嘉靖四年任。歐剛京衛指揮僉事。嘉靖五年任。張鎬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嘉靖七年任。吳寶隆慶衛指揮同知。嘉靖十五

年。任。聶臣隆慶衛指揮僉事。嘉靖十八年任。陳詔隆慶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九年任。左灝保定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一年任。楊爵涿鹿左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一年任。馬勳遵化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六年任。

東路把總指揮一員，嘉靖二十二年添設。

吳寶隆慶衛指揮同知。嘉靖二十二年任。

隆慶衛考選掌印指揮一員。

袁訥指揮使。宣德年任。李景指揮同知。正統年任。張鎮指揮使。正統年任。孫亮指揮同知。天順年任。張迪指揮使。成化年任。張溥指揮使。成化年任。張桓指揮使。弘治初年任。張栢指揮使。今降指揮僉事。弘治年任。王欽指揮僉事。正德年任。王堂指揮同知。正德年任。張炎指揮僉事。嘉靖元年任。王臣指揮僉事。嘉靖四年任。張奇指揮僉事，今陞指揮同知。嘉靖八年任。吳寶指揮同知，嘉靖十四年任。王注指揮使。嘉靖十六年任。宋儒指揮僉事。嘉靖十八年任。周世官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年任。張奇嘉靖二十一年再任。郭永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二年任。張魁指揮使。嘉靖二十四年任。陳表忠嘉靖二十七年任。張符嘉靖三十一年任。張羅嘉靖三十七年任。

衛經歷一員

徐彬山東嘉祥人。舉人。王允陝西人。監生。張漢江西人。監生。王崙山東人。監生。金莖江西人。監生。韋林直隸寧國人。監生。張欽陝西乾州人。監生。王爵陝西涇陽人。吏員。武斌山東舘陶人。監生。王一清山東武定人。吏員。賈文吉山西陽曲人。吏員。張鸞山東武城人。監生。陳鎰湖廣漢川人。吏員。徐沄浙江餘姚人。吏員。徐廷章陝西鳳施人。監生。安宗禮陝西臨潼人。吏員。

儒學教授一員

熊綱四川成都人。舉人。党惠陝西武功人。歲貢。李傑山東棠邑人。歲貢。劉復直隸全椒人。歲貢。戎真山東長山人。歲貢。趙松山東萊陽人。歲貢。朱鎰遼東海州衛人。歲貢。滕論山東掖縣人。歲貢。程紀山東樂安人。歲貢。陳厚直隸鷄澤人。歲貢。

訓導二員

雷璉陝西同州人。歲貢。劉舉四川人。歲貢。余稷興莆田人。歲貢。張慶山東茌平人。歲貢。張佐直隸徐州人。歲貢。魏廉山東膠州人。歲貢。周秉道河南裕州人。歲貢。韓儒山東陵川人。歲貢。齊棠山東德平人。歲貢。鄧昱河南滎陽人。歲貢。李景榮直隸東安人。歲貢。孫承宗山東濰縣人。歲貢。

隆慶衛所官員已往者不勝載，見任者書之。

指揮使三員

王汴　張魁　一員缺

指揮同知十員

李滋　張問政　孫住　劉纓　伯鵬　孫武符　張功　王清　劉自立　一員缺

指揮僉事八員

郭永　王心　秦勳　張炎　周世官　宋儒　陳表忠　李鳳　張羅

衛鎮撫一員

李堯卿

左所千户一十六員

正千户六員

張符　張雲鶴　蕭功　耿暘　李蘭　胡浹

副千户十員

劉祚　焦琮　周用　韓普卿　劉晉　梁臣　馬俊　崔俊　張愷

一員缺
百户一十二員
王伯珎　魏卿　丁相　傅瀚　周箴　陳蘭　韓佐　趙環　王功
劉淮　管堂　文官
所鎮撫一員缺
右所副百户三員
蓋勇　劉韓　任國用
百户九員
趙溢　曹國禎　奚忠　費玘　郁樘　周尚文　高登　李國卿
一員缺
所鎮撫一員
劉仲仁
中所千户五員
正千户一員

李世爵

副千户四員

鄧木　楊澤　王奇　張褒

百户九員

柳鳳　張欽　張卿　楊東　句章　靳守約　張紳　徐真　劉璽

所鎮撫一員

缺

前所副千户六員

刁珍　李宣　孫暘　馬雄　張龍　一員缺

百户一十二員

高舉　李正芳　韓梅　王桓　馬隆　韓秀　楊輝　苗潤　劉山

楊棟　王欒　一員缺

所鎮撫一員

李相

後所千户六員
正千户一員
華欽　劉朝宗
副千户四員
于贊　費綸　劉璋　吉宗召
百户八員
蕭芳　崔寶　王潤　張文吉　郭完　陸相　張勇　一員缺
所鎮撫一員
缺
隆慶衛倉經歷一員
隆慶衛倉大使一員
倉副使三員
居庸驛千户一員止書見任者。
王魏

百户一員

馮惠

榆河驛百户二員止書見任者。

孟蘭　李鋭

榆林驛百户二員止書見任者。

張永澄　楊勳

後府委官百户一員，管理馬站。

土木驛百户一員止書見任者。

吴江

鎮邊城守禦千户所千户二員隸隆慶衛。正德十六年添設于此。止書見任者。

張鑑　孫澤

涿鹿中衛守禦白羊口後千户所景泰二年，調設于此。止書見任者。

千户四員

張紀　王權　王銘　陳贊

百户八員

丁淮　王岐　樊棋　郭堂　尹實　李瀛　匡環　朱臣

中軍坐營管隊及管總、管口指揮、千、百户，原無額設，俱係巡撫巡關衙門委用。

忠義附

羅通字學古，江西吉水人。由永樂壬辰進士，任四川道監察御史，出知交阯清化州，擢户部員外郎，尋被謫遷。正統己巳，北虜犯順，起職方員外郎，陞郎中。拜副都御史，專守本關，經畧周悉。本年十月，内達賊也先脱脱不花併王呵喇知院諸酋長率三萬餘衆攻圍本關，甚急。公身先士卒，親冒矢石，據城固守，誓不與賊俱生。適獨石參將楊俊率兵欲入衛京師，道經居庸，夜遣旗牌官白忠告公。公仗劍厲聲曰：「不識地勢，焉能為將。今關北失守，幸有居庸保障京城，無居庸是無京城矣。此而不守，何入衛為。」遂下令有出關而南者斬以狥，乃止。關城西南隅堋圮，衆危之。公令作布帳以障空缺，虜疑其有備。又令老弱澆水灌城為冰，虜不敢近。屢出奇策，虜益驚疑。越七日，遁去，轉寇紫荆。公追連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以功進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上賜勅奬諭曰：「虜賊連日來攻，居庸內外，爾能調度官軍，奮勇殺敗賊衆，保全關隘，使賊不得為患。具見爾連謀制勝，克盡心力所致。茲特降勅褒奬，爾尚益懋乃勳，毋或自滿而有怠志。故諭」。關中人德之。弘治年間耆老潘昭明疏請立祠，以表其忠。其畧曰：「有非常之功者，宜有非常之報。正統己巳北虜入寇，惟羅通能保全居庸，以屏蔽京師。屈指于今纔五十餘年，使奇偉不世之功，遽爾淪没，非所以奬勸忠義」。上可其奏，乃建祠。嘉靖元年，御史楊谷疏請廟額，勅賜表忠祠祀之，春秋舉祭，詳見侍講胡經碑記。張欽，順天府通州人，任貴州道監察御史。正德十二年，巡居庸等關，是年八月朔，忽報武廟駕至昌平，將度關。欽即行外分守都指揮孫璽閉南口門，時內分守太監李嵩欲往昌平候駕。欽諭以駕過關你我係砍頭事，但不放過，頭砍得香。放過，砍得不香。隨有千戶閻岳等，奉旨宣內外分守，一城皆驚。又聞武廟欲微服行，欽恐旗校奪門，乃背勅印，閉關持刀坐門下，秉燭具疏。時亦無可柰何，只云決非駕到此，此有人詐偽，乘機過關者。嵩云：朝廷宣我，豈敢不去。欽諭以地方利害，祖宗法度。嵩不敢言。城門鎖鑰，舊皆嵩掌，欽追取之。夜半，本完實封，令百戶張崑馳進，平明至京，

內閣府部大臣，科道官詣左順門叩諫。閣岳回昌平，見武廟，誑言欽欲殺己。武廟益怒。至次日，中官齎欽奏及內閣大臣俱馳往昌平。武廟方起駕，由東馬房、通州張家灣、南海子一帶而還。欽十五日回京，同僚謂欽朝野倚重，當出巡。十七日，即辭朝復至關。二十三日，上疏極諫。二十八日早，遣牌將巡歷白羊、紫荊。武廟即於是晚出宿羊房民間。二十九日，欽往白羊。武廟亦於是日早往居庸。欽在途聞報，勢不能回。分守遵約束，閉門至晚方開。武廟索欽，賴人權詞以對而止。欽至白羊口具疏，已無及矣。武廟在關一宿。九月朔日，過關至宣府，又索欽。次年正月初七日，回至八達嶺而飲，猶云：他昔攔我。今也回來，賴左右善對而止。此閉關始終實蹟。而欽之忠愛，武廟之從諫，君仁臣直，千古美談。欽後任太僕寺卿，復姓李氏，歷陞工部右侍郎，致仕。其閉關三疏，士大夫喜談樂誦，為圖、為文、為詩以章之，詳見于後。

孫璽，隆慶衛指揮同知，歷陞都指揮僉事，分守本關。正德十二年，武廟北狩，璽初閉關不納，其後叩馬而諫，忠愛敢言，君子取之。使守關者咸若人焉，干城腹心，虜何足患哉。

祭大中丞以功進加太子太保羅公文監察御史撫州曾佩

天地正氣，人得之為忠義，真可貫金石，格鬼神，尚何夷險、禍福、死生之變乎前者，足以易其心哉。惟公生與文山公同鄉，而忠誠一節，若有師授。文山不能挽宋祚於扳蕩之日，我公獨能扶明運於虜寇危疑之秋。斬携將以狥，作布帳障空，澆水冰城，使虜不敢近。勇烈奇謀，關人至今談之，猶舉手加額。非公之得於天者獨厚。故能與文山公之令名相後先，於江之吉同一不磨哉。然公之可能者，與文山同，而文山之不幸也與公異。夫能不能者人，幸不幸者天，死生禍福之臨，蓋亦盡其所可能者耳，幸不幸弗計焉。竊意公與虜相拒七日，非有浩然獨存者能之乎。報典優崇，廟食茲土，春秋俎豆，生氣凜然，公固無愧色也。惟公靈不昧，其永奠此居庸，捍乃纖胡，以翬我國運於萬萬年邪！顧佩生也晚，辱公鄉士，奉命巡視邊關，蓋亦有干城之寄者。拜瞻儀像，我公其鑒聽之！

西關志居庸卷之四

人物

進士

劉晟 正統己未科，任直隸樂亭縣知縣。雷宗 弘治壬戌科，由知縣行取四川道監察御史。

舉人

朱嗣宗 成化辛卯科。陳澍 弘治乙卯科，任山東寧陽縣知縣。雷綱 弘治乙卯科，任山東平度州知州。張翱 弘治辛酉科，任陝西屬施縣知縣。葉增 嘉靖乙酉科，任直隸池州府通判。王宮 嘉靖庚子科。

歲貢

陸通 應成化三年貢。常經 應成化五年貢。馮瑛 應成化九年貢。丁鐸 應成化十一年貢。任山東濱州吏目。雷觀 應成化十三年貢。任山西蔚州判官。柳滢 應成化十五年貢。任山

東章丘縣應成化十七年貢。任直隸長州縣主簿。柳林應成化十九年貢。潘瑜應成化二十一年貢。任河南南陽縣知縣。張義應成化二十三年貢。趙鑾應弘治二年貢。喻英應弘治四年貢。任直隸句容縣主簿。周熊應弘治六年貢。任直隸三河縣知縣。張桂應弘治十年貢。任山東布政司都事。馮端應弘治十一年貢。任山西稷山縣縣丞。李寅應弘治十二年貢。任河南開封府檢校。孟銳應弘治十三年貢。任陝西咸陽縣知縣。姚宇應弘治十四年貢。任山東寧海州同知。李贊應弘治十六年貢。王賢應弘治十八年貢。任山東萊陽縣縣丞。陳元應正德二年貢。任山西樂平縣知縣。張禧應正德四年貢。高騰應正德六年貢。任江西安福所吏目。王安應正德八年貢。任直隸丹徒縣主簿。朱臣應正德十二年貢。任長沙府經歷。李杜應正德十四年貢。任陝西成縣知縣。周程應正德十五年貢。任山東高密縣知縣。余晨應正德十六年貢。任山東長清縣縣丞。潘瓛應嘉靖二年貢。任陝西鄜縣縣丞。孫欽應嘉靖四年貢。任河南脩武縣知縣。雷澤應嘉靖五年貢。任山東即墨縣縣丞。張濬應嘉靖六年貢。劉俸應嘉靖八年貢。任陝西長安縣縣丞。潘相應嘉靖十年貢。任山西沂州州判。孟養直應嘉靖十一年貢。王相應嘉靖十二年貢。任山西夏縣主簿。黃堂應嘉靖十三年貢。任遼東廣寧衛教授。李棟應嘉靖十四年貢。任山東堂邑縣訓導。張台應嘉靖十五年貢。王室應嘉靖十七年貢，任山西威遠衛訓導。張弁應嘉靖十九年貢，任山東平原縣訓導。喻義應嘉靖二十年貢。張璘應嘉靖二十二年貢。張策應嘉靖二十三年貢。王黼應嘉靖二十五年貢。李夢魁應嘉靖二十六年貢。

例貢

姚文援成化二十一年例。張鉞援正德三年例，任浙江秀水縣縣丞。張絃援正德三年例，任山西陵川縣主簿。喻德援正德四年例，任山西臨晉縣主簿。姬珎援正德四年例。姬琦援正德四年例。孟文援正德四年例，任山東魚臺縣縣丞。王學援嘉靖五年例。

武舉

李相嘉靖乙丑科，署陞所鎮撫，考選宣府右衛掌印。李夢陽嘉靖癸卯科，署陞所鎮撫，任宣府贊畫把總。以上俱中會試。高遷軍生，嘉靖乙酉科。張鎮官生，嘉靖戊子科。劉祚官生，嘉靖戊子科。宋儒指揮，嘉靖辛卯科。任中軍生，嘉靖辛卯科。張符官生，嘉靖甲午丁酉科。王喜舍餘，嘉靖丁酉科。以上俱中鄉試。

將選

袁訥鎮守。李景鎮守。張兕參將。張鎮分守。張桓宣府南路參將。張樞把總。吳德參將。張栢鎮守。孫衡把總。宋英把總。孫璽鳳陽府留守郤司。張永即桓之子，永寧參將。秦震守備。張炎黃花鎮守備。王臣代州鴈門關守備。王注建昌營遊擊。周世官蔚州守備。李滋永寧城守備。吳國相宣府東城守備。張問政永寧參將。張符歸德守備。

流

盧植漢涿郡人。剛毅有大節，師事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時董卓專擅，欲廢立，植抗議不合，卓欲害之。議郎彭伯曰：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害之恐天下震動。但免植官，遂隱軍都山。設教。詳見古蹟。

寓

孝行 附

潘瑜成化二十一年貢，任陝西長安知縣。丁父憂，哀毀喻禮，以家禮治喪，廬於墓側，茹蔬服衰。

貞節 附

烈女周氏文輝年十六，本衛致仕知縣周熊女也。素閫閾嚴之教，許聘生員張曜，未娶，曜以疾卒。文輝對父泣曰：昔父有約以女許張，今張氏子雖死，女猶張氏婦也，理無獨生，數日不食，遂縊死。當道以事上聞，旌表其門。翰林院洗馬劉朴有詞，見後。

烈婦王氏年十九，本衛良家女也。適生員傅崑，崑以疾卒，日夜號泣，誓不再嫁，但欲與夫同逝。家人僉之，防甚嚴。久而防者懈。王氏乃自縊於寢室。當道以事上聞，旌表其門。參議蘇乾有詩，見後。

節婦馬氏隆慶衛後所千戶聶璁妻。璁亡，馬氏時年二十八，距沒之年七十九歲。失志堅守者凡五十一載矣，節操無暇，關人義之，呼曰：馬節婦云。

丁氏隆慶衛總旗丁祥女。百戶崔英母。年二十五而寡，時舅姑俱年六十以上，二女尚幼。越兩月，遺腹生英。父母親戚憐其年幼且貧，欲令再嫁。丁氏泣曰：舅姑老，子女幼，我嫁將寘此何所？抑何面目見夫於地下。誓死不二，孝養撫育，節操愈堅。

雷氏雷旭女。本衛千户劉祚祖劉通妻。年二十九孀居，守節四十二年，冰霜之操凛不可犯，他如治家睦隣又其餘事。嘉靖五年，巡關御史穆相以其事上聞，旌表其門。

風俗

〔按〕居庸自五季石晉割山後十六州以賂遼，而居庸在内，陷溺夷狄四百餘年，風俗可知。迨我聖祖驅逐胡元，始隸中國。百八十年來密邇京師，聖化浹洽，風俗漸變。婚娶不論財，喪葬崇尚佛事。惟士大夫家間有遵行家禮者，視昔大不侔矣。端午懸蒲艾于户上，以辟沴氣。用五色線繫小兒手足，以辟蛇蝎之毒。以葦葉裹糯米為角黍，親族隣里遞相饋送。是日人多入山採諸藥蓄之。中元日，祭祖考及墳墓。重陽，薦糕採菊携酒登高。下元日，具饌品祭祖考，焚楮衣、錢，謂之送寒衣。臘八日，人擂米粥，入各品果仁於内，謂之臘粥。祭竈，臘月二十四日，設酒果於竈前，禮之，名曰送竈神朝天。除日，置桃符，掛紙錢，貼春聯、門神於門上，以壓邪魅。除夜，人於是夜，長幼相與燕飲，或半夜，或達旦，謂之守歲。

物産

穀類 粟九種。黍有黃、赤，白三色。稷、麥有大小二種。稻 粱 菽有黃、黑、白、紅、綠種。薯有紅、白二種。豇豆有紅、白、黑種。 荍菪黑、白。蕎麥有苦甜。芝蘇 胡蘇 蘇子 稗子

蔓菁 芋 薯蕷 蘑菇 白菜 芥 韭 蒜 葱 芹 莧 蒼蓮 蘿蔔紅白。茄 菠薐 荍妥 香菜 茼蒿 匾豆紅、白。 萵苣 羅裙帶 豆紅、白。葫蘿蔔 地陸 香椿 薤 樹頭菜 黃花菜 刺春頭 筆管菜 豆芽菜 龍芽菜 山坡菜 管仲菜 野葱 野韭 野蒜 拳頭菜 石花菜 天花板 猢猻頭 猫耳朵 木耳 蕨菜採蕨根洗淨，仍用水洗去渣，留水盛以木盆澄粉，晒乾如麵，食之可以充飢。關山多蕨，軍士知食苗菜不知食根。士翹始教之。此天地自然之利，用力而不用錢，隨取隨足，貧軍賴焉。

瓜類 西瓜 冬瓜 甜瓜 王瓜 絲瓜 梢瓜 苦瓜 葫蘆 瓠子 香瓜 菜瓜

果類 桃各種。 梨各種。 李有青、紅、黃。 杏各種。 栗 榛有尖齊二種。 紅棗 羊棗 石榴紅、白。 銀杏 核桃 沙果 蒲萄白、紫。 頻婆 林檎 胡賴頻 屢中杏核中有杏，杏中有核。 八

達杏　無花果　櫻桃　柰　匾桃　柿

花類梅花　地棠花　牡丹　芍藥花　薔薇紅、黃。　石竹各色。　丁香　玉簪白紫色。　茶蘼　蘡粟各色。　蜀葵各色。　菊花各色。　木槿　雞冠有青，紅，白。　萱花　金盞　水紅花　菘丹　碧桃花　八仙花　甲金蓮　滴滴傘　鳳耳花　轉枝蓮　馬纓花　夜落金錢花　月季花　珠珍花　迎春花　六月菊

草類蒲草　茨菰　佛甲　虎鬚草　綉墩草　芰白　馬蘭　蘋萍　藻吉祥草

木類松　竹　栢　梧桐　椿　槐　榆　柳　楊　棠　杜　桑　楸　椵　樺　檀　楮　柘　黃檗　苦練　漆

藥類地骨皮　天南星　半夏　瞿麥　麥門冬　欵冬花　地丁　枸杞　商陸　艾　菖蒲　蒼術　紫蘇　薄荷　茴香　荆芥　黃精　瓜蔞　黃芩　桔梗　黃蘗　芍藥　牽牛　人參　大黃　防風　知母　益母草　薏苡　郁李仁　車前子　兎絲子　馬兜鈴　五味子　麻黃　栢子　天仙子　甘草　乳香

禽類鶖　鴨　鷄　鴿　鴈　鴉　鵲　燕　鸛　鶯　鷂　黃鸝　鵓鳩　鷁鵁　鷺　鷰鴉　鵪鶉　青鸞　畫眉　青翠　練雀　恨虎　石鷄　野鷄　啄木　布穀　紅鴉　鴟鷄

鵰　雀各色。白頭公　鴛鴦　黎鷄　沙鷄　鳶　鴟　叫天

獸類　馬　牛　騾　驢　猪　羊　犬　猫　虎　熊　豹　鹿　麝　麂　麅　獺　鼠　狐　狸　狼　豺　狗　兎　野猪　青羊　山狐　蝠　貉

鱗類　鯉　鯽　鮓　魚　鱔魚　蛤蜊　鱉　蟹　鰍　白魚　蝦

介類　龜

蟲類　蜻蜓　蝴蝶　蜘蛛　蚯蚓　螻蟈　蜓蠏　蛇　蜥蜴　蝦蟇　蝙蝠　盤毛　螳螂　蜉蝣　寒蟬　秋凉　蝎　蜴牛　蚰蜒　蝎虎

貨類　絲　麻　綿花　金　銀　錫　鉛　銅　鐵　黃蠟　白蠟　藍靛　石灰　瑪瑙石

祠廟　寺觀附。

玉皇廟　在關北教場西，正德間太監李嵩立。**真武廟**　在關北月城內，洪熙年建。**旗纛廟**　在關城東北隅，洪武五年建。**關王廟三座**　一在城內西山之半。一在南月城內。一在居庸驛之上。各創立年歲不等。惟城內者有勅建賜額。**晏公廟**　在關城內，洪武中建。**城隍廟**　在關城內西南隅，洪武中建。**馬神廟**　在關南門外，弘治十七年建。**火神廟**　在關北教場東，正德五年改設。**真武廟**　在南口門。

三官廟在城南門外東街巷內，鄉人建。龍王廟二所一在關外東巷內。一在關南西里巷內。東嶽廟在關城南，永樂初建。有莆陽余稷典撰碑以記其事。白馬山神廟在關南五里東山之麓，金承安年建。泰山行宮廟在關南口門。表忠祠在關內西南隅。為表羅公保障本關而設。春秋祀典見忠義傳。劉諫議祠在關城東南三十里舊縣之左。公事唐直言，對策封諫議，邑人賢之，故立祠。元黃縉有詩，見後。泰安寺元至正五年建。有四明馮益撰碑以紀其事。佛巖寺在關城西北二十五里。興廢無考。惟寺中石佛一尊，刻開泰四年字跡。上有石洞，刻明昌元年字跡。壁間又書大德十一年造字跡。約之創自遼金時也，其為古剎信矣。奉福寺在關西南八里湯峪川，金承安年創立。元至正初勅建奉福禪林。有莆陽余稷興撰碑以記其事。普雲寺在關城西南六里湯峪川，遼天慶間創立。玉峯寺在關城北八里，元時延祐間創立。山下碑刻隸書玉峯寺三大字。石佛寺在關北一十五里。因石岩以鑿大悲像，永樂年間建。興善寺在關北六十里賓榆林堡外。元不花和平寺在關西南二十三里，成化戊子本關太監帖木兒司卿立。有斷碑可識。惟保立。有遼陽張昇撰碑以記其事。玉泉寺在關北四十里□水峪內。普門寺在關南一十五里，本關太監李嵩立。普慶寺在關南五里，鄉人立。望京寺在關北一十五里，弘治間遊址尚存，後脩八達嶺盡廢。寶林寺在關北六十里，景泰年間鄉人立。無梁殿寺在關北十里，即山岩下鑿石為佛像，覆檐瓦於岩上為殿，因其無梁，名曰無梁殿寺。

白羊口城隍廟　真武廟　三官廟　二郎廟　龍泉寺　龍王廟　關王廟　承恩寺

長峪城城隍廟　關王廟　玄帝廟　娘娘廟

橫嶺口真武廟　龍王廟　山神廟
鎮邊城旗纛廟　城隍廟　真武廟　關王廟　龍王廟　山神廟　聖母廟　德勝寺　白瀑寺　上方寺　朝陽庵
東路灰嶺口龍王廟　**德勝口**關王廟　真陽觀　**錐石口**龍王廟　**撞道口**真武廟　**西水峪口**蓮花寺　**虎峪口**鶴兒澗庵

壇壝

衛厲壇一所，原設城南，今改城北三里。歲舉祭如常儀。

陵墓

朱懷珪墓在關東南二十里，積粟山下。嘗為唐太尉，葬此。劉秉忠墓在關西南堅子口之側。亦唐人。袁廷玉有詩弔之。見後。張孝張禮墓在關東南賢莊口。后漢時流移於此，遇盜，兄弟相讓就死。鄉人賢之，後卒葬此。翁仲見存。單御史墓在關外三十里。舊有石人、石羊、石虎、石華表。今皆傾敧損折，其世代無考。回回墓在關東北二十五里。回回有塚無碑，惟一翁仲在，皆番像，故俗呼為回回墓云。朱知縣墓在關西北二十里。即懷來城南水泉乃其所濬，溉田甚廣。墓碑被僧毀。今石羊猶存。參將夏忠墓在關西北二十里。以宣府鎮守卒。朝廷遣官諭

祭，塋墓域葬之。

驛傳

居庸驛在關南門外五里。榆林驛在關北六十里。土木驛在關北一百二十里。榆河驛〔按〕本關南二十里至新店站，又二十里至榆河驛，又二十里至唐家嶺站，又四十里至順天府，共一百二十里。驛於洪武二十七年設立。今新店站、唐家嶺站俱廢止，榆河驛見存。

以上俱軍驛，其城垣職官軍馬見前。

巡司

岔道堡巡檢司距八達嶺門外半里，為居庸藩籬，民居輳集。巡檢一員，弓兵二十名，隆慶州編僉。

舖舍

居庸急遞舖在城內。長坡店急遞舖在關南五里。岔道急遞舖在關北二十里。幫水峪急遞舖在關西北四十里。花園急遞舖在關西北七十里。

橋梁

迎恩橋在關城南一十一里，今廢。永安橋在關北四里，今廢。青龍橋在關北一十五里。今重修倍於往昔，人甚便之。永福橋在關城南四十里，跨雙塔河。橋雖尚存，而水不由故道矣。永通橋在關城南六十里，跨榆河。橋雖存，而水由別道。小石橋在本關迤北，遊路曲折，水流旋遶，人多病涉，因架石為橋，以便往來。自北關至青龍橋，小石橋一十三座，皆無名，俱以頭橋、二橋挨次呼之。

窯冶

磚瓦窯一所在關西北八里。灰窯一所在關城北一里。

以上各窯委千百户一員管理。摘撥軍士採取柴石燒造，以備修理城垣、公廨之用。其各隘口軍士，多處俱有窯座燒積磚灰循環稽查。

牌坊

迎恩坊在關南門外，嘗有坊牌一座，廢後太監姚政重立。長寧坊在關城中，今廢。永安坊在關北門外，今廢。澄清坊在關城中街西巷口，今廢。掇英坊在城中，為舉人

朱嗣宗立，今廢。聚奎坊在城中，為舉人朱嗣宗、陳澍、雷綱、雷宗、張翱立。登科坊在城中，為舉人葉增立。國計坊在關城南門內，戶部分司立。三關偉績坊在關城內西南隅，為羅公祠立。扁其內曰：兩門正氣。驅胡萬里坊在關北八達嶺門外。烈女坊在關城內，為烈女周氏立。節義坊在關城內，為烈婦王氏立。將臺坊在關北門外演武場。

古蹟

天壽山一名軍都山，即漢之軍都縣。自古屯兵之所，在關東南二十里。後漢盧植隱此，立學舍。一時從遊者自遠而至。昭烈帝微時，嘗修弟子禮師事之。我國家祖宗陵寢在是，山川形勢、地勝，天造地設，非隅然也。

居庸八景

玉關天塹〔按〕本關重岡峻嶺，橫亘西北。國初因山修築城池，以扼其衝，勢若天塹，故名。石閣雲臺〔按〕本關通衢，疊石為臺，創自元時。其上四圍闌干旋趫，工巧壯麗。殿閣巍然勢聳霄漢，故名。翠聯峯〔按〕本關垂南有山，色蒼翠而形峯連□，遐觀望勢若螺髻，為金臺八景之一，故名。雙泉合壁〔按〕本關城東巖下，有雙泉湧出，勢若燕尾，順下縈紆，既散復合，故名。湯泉瑞靄〔按〕本關城西，湯峪山有水一區，溶溶不竭，暖氣薰蒸，冬夏如一，故名。琴峽清音〔按〕本關城北，五龍山懸崖之下有水注滴，冷冷清音，宛若冰弦之狀，故名。駝山香霧〔按〕本關城南十二里有山，高下起伏，儼若駝形。陰雨雲霧突起，氣味馥郁，故名。虎峪晴嵐〔按〕本關東南二十五里有山，勢若虎踞，遠映清輝，嵐光耀目，習習谷風，時出其下，故名。六郎

城在關城北二十里棒槌峪內，相傳楊六郎所築。〔按〕宋真宗時，楊延昭知保德州，故邊人呼為楊六郎城，今存。**龍鎮衛**在關北二十里，青龍橋之東，元指揮使哲顏不花建。遺址尚存。有善政碑斷裂不可辯識。

仙杖石在關北十里，十關道傍。其形頗大類杖，上刻隸書「仙杖」二字，傍刻呂貴書，世代莫考，俗呼以為仙杖石。上關城內堂廳前有巨石刻玉峯寺三字，疑亦呂貴所書也。元陳孚有詩見後。**養鵝池**在關西北六十里，俗相傳遼蕭后遊玩之所。基址尚存，池水則涸。**古居庸城**在關北八里上關。其城東西跨山，敵樓基址猶可辯識。**香水園**在關北五十里，相傳元仁宗曾誕于此，故名。**翠山寨**在關南十里，翠山上，由險道盤旋五里許方達其處。至則巨石俯仰，宛若屋宇之壯，其中可容百人，四壁寒流綴滴，涼氣襲人，異草旋繞左右，澗谷深沉，莫敢下望。惜無字蹟可考，亦可境也。**觀音泉**在關北八里上關玉峯寺下。其水清冽寒涼。石刻觀音泉三字，故名。**范陽荒石**在關北八里上關下永安河邊，有巨石上刻一犬吠二鳳之狀，傍有范陽荒石四字。**水盆石**在關北八里上關東山之巔。相傳遼蕭后梳洗之處，石下刻燕窩二字。**蓮花池**在關北五十里。相傳遼蕭后遊幸之地，水池尚在。**統幕□**在關北一百二十里。相傳遼王幸此地，設大幕□，後傳訛以為土木。今因以為驛，有詩見後。**神山頭**在關南五十里。傳聞金章宗遊幸于此，帝以听飲酪漿，洒于背後石壁之上，至今白跡猶存，刻仰俯蓮花，圈內有番字難辯。俗呼為神山頭。**古夷城**在關南一十五里，南小口之西。相傳遼蕭后曾屯兵于此，故名。**駐蹕山**在關西南五十五里，山刻「駐蹕」二字。金章宗曾駐蹕于此，故名。**龍虎臺**在關東南二十里。元世祖嘗有詩。見後。**居庸石**在關北八里，石長十丈餘，闊四丈，厚三丈。環居庸皆石也，獨此石為最，故名。有詩附後。**花園**在關西北七十里。遼蕭后所置。今遺址尚存。**漱玉井**在關南四里。永樂初成祖文帝北狩至此時欲飲，惡河馬濺渾濁，遂鑿井，不三四日水出，故名。今涸。**鵪鶉石**在關北九里，其形似鵪鶉之狀，故名。**刀棱石**在關東四十五里。**上路石**在關東南二十里，虎峪口下。**大悲巖**在鎮邊城堅子口山頂上，有泉，有庵，因大悲佛像，故名。**朝陽**

洞在鎮邊城南門外西山。巖洞門有庵，即朝陽庵，故名。永鎮隘在鎮邊城內及北門外一帶。嘉靖二十年巡關御史蕭祥曜修築，以遏水患。

礦洞

不老屯墩礦洞一處，猪窩屯墩礦洞一處，鷹窩駝礦洞一處，皆居庸所屬。迤西橫嶺口地方，先因礦賊聚衆竊發，至今官封看守，禁閉不開。

西關志居庸卷之五

制勅

皇帝勅諭：僉都御史孫應奎，今特命爾前往薊州、永平、山海、密雲、居庸關、白羊口等處，整飭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關隘，防禦賊寇，撫安軍民，督理糧儲，禁革奸弊，扶植善良，摧抑强暴。遇有一應詞訟及官吏人等酷害旗軍，私役軍餘，占種田土，併不公不法等事，除軍職及五品以上文職，奏聞區處。其餘就便□□或發巡按巡關御史究治。如有權豪勢要之人，侵欺盜賣糧草及砍伐邊關樹木，沮撓軍務等項者，體訪得實，具奏處治。凡一應軍情邊務，悉與鎮守等官從長計議而行，不許偏執悞事。其餘有益於邊務及便於軍民者，聽爾從宜處置。分守、守備等官，俱聽節制。爾為憲臣，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使官吏畏威，軍民懷惠，庶副委託。若背公向私，行事乖方，致人嗟怨，責有所歸。

又朵顏等衛夷人離邊不遠，尤為嚴督所屬，用心隄備。遇有聲息相機戰守，毋或怠惰致有踈虞，爾其敬之慎之。故諭。

勑監察御史王士翹：今命爾往居庸關直抵龍泉關一帶往來。公同各該分守、守備等項內外官員巡視關口，點閘軍士，整飭器械，操演武藝。守關旗軍人等，一應詞訟，聽爾就彼問擬發落。所在大小關隘，逐一躬親踏勘，何處牆垣低薄，當增為高厚。何處關口損壞，當修築堅完；何處山坡平漫，當剷削令其陡峻；何處蹊徑通行，當壘塞令其堅固。務在修理完備，不可苟且虛應故事。其沿邊樹木，尤宜嚴加禁約，不許官軍人等採柴燒炭，圖利肥己，致成空曠，引惹賊寇。或已經砍伐者，督令趁時補種，務要林木稠密以資障蔽。大抵守關官軍，禦敵之日少，空閒之日多。爾須公同該管官員清出見數，編成班次，選委廉幹頭目管領，督令燒造採辦合用甎灰木石等料應用。至爾交代之日，須明白畫圖貼說，開報已脩未脩關口，及用過人工物料數目，以憑差人通行查究。如或不實，罪有所歸。其守關官軍或投託買閒不服調遣，爾即拏問，如律應奏請者具奏拏問。若分守、守備等官，有背公狥私，阻礙行事，及罷輭疾弱，不堪任事者，聽爾指實奏聞處治。近該兵部議覆，順德所屬北自

錦繡堂口起，南至數道嶺止，真定府所屬龍泉故關等口修築關隘事務，相應一體聽爾巡視查理。爾受茲委託，必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使邊關鞏固，武備脩舉，斯爾之能。不然必罪不宥，爾其勉之慎之。故勑。

皇帝勑諭都指揮僉事張元勳：居庸關係京都北門緊要之地，今特命爾分守，併提調白羊等口，操練軍馬，整備器械，修固城池，申嚴號令。遇有賊寇相機剿殺。凡有往來之人，須要仔細關防。若非奉明文擅自出關入關者，盤詰得出當拏解者，就便拏解赴京，其不當拏解及不服盤詰者，隨即差人具奏處治，如齎捧勑旨者，亦須審驗明白放行。其沿邊樹木尤宜嚴加禁約，不許官軍人等採柴燒炭圖利肥己，致成空曠引惹賊寇。或已經砍伐者，督令趁時補種，務要林木稠密，使賊寇不得通行。遇警易於守備，毋得偏私執拘，有悞事機。仍聽整飭邊備都御史節制。尤須持廉秉公，守法盡職，以副委任。如或貪圖財利，科擾害人，役占軍士，致妨操守，罪不輕恕，爾其慎之。故諭。

西關志居庸卷之六

章疏

緊急聲息疏正德八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丁楷謹題：為緊急聲息事。臣奉勅令：命爾往居庸關直抵龍泉關壹帶，公同各該分守、守備等項內外官員，巡視關口、點閘軍士、整飭器械、操演武藝。欽此。除欽遵外，臣巡歷各關，近於四月二十八日，自龍泉關復回至浮圖峪。本月二十九日，該鎮守大同總兵官葉□□、千戶原贇奏事徑過該峪，赴臣稟說達賊四五萬騎侵犯大同，勢甚猖獗等因到臣。案照先奉都察院巡按直隸庸字七百八十號勘合劄付，為緊急重大聲息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鎮守山西地方兼提督雁門等關御馬監太監孫清題前事內開，倒馬、紫荊、居庸、古北口壹帶沿邊關隘，比常須十分加緊防守、盤詰等因。備劄到臣。

除遵照欽依內事理通行外，今該前因，臣會同欽差巡視西路居庸關等處地方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叢蘭議得：居庸、紫荆、倒馬三關隘口，密邇大同，萬壹虜賊深入，各關兵力寡少，戰守不敷。查得弘治十八年，達賊犯邊，該兵部題奉欽依，選撥附近衛所京營下班官軍二千員名，及委的當官二員，分領前來紫荆、倒馬二關各一千名，與同原守官軍協守。及查分守保定參將桂勇原奉勑內，其紫荆等三關，有事仍呈巡撫官處議定，調撥策應。欽此。欽遵。今照，桂勇已調浙江等處殺賊，其本官所領官軍見有都指揮王詳、王京分領。以今緊急之際，乞勑兵部計議，合無比照前例，轉行巡撫都御史林廷玉，將京營下班官軍選撥。保定等衛：一千名於紫荆關，五百名於浮圖峪。真定等衛：五百名於倒馬關，五百名於龍泉關，五百名於插箭嶺。其居庸關，亦須查撥相應衛所官軍一千名，白羊口五百名。擇驍勇都指揮、指揮共七員管領。各分隘口，協同戰守。仍行都指揮王詳等，用心操練人馬，整飭器械，一遇警急，聽臣等調遣殺賊。如此，庶各關隘不至誤事。

豫議添兵以防虜患疏 正德十一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豫議添兵以防虜患事。案照正德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奉都察院巡按直隸庸字八百九十三號勘合劄付，為傳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內開，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瓚奏稱：古北口、居庸關、黃花鎮、白羊口，俱係京輔重地，而黃花鎮逼近祖宗陵寢，實與宣府、四海冶、懷來一帶邊境相隣。相應添調別處官軍把截。伏望皇上軫念地方，乞勅兵部，查照正德九年達賊分路入境事例，俱於團營內挑選精銳官軍，古北口量撥二千員名，居庸關一千員名，黃花鎮、白羊口各五百員名，各令將官二員督發前來，分投防守，仍待報啓行，實為便益等因，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查得居庸關造報正德十年冬季分册內，見在官軍四千三百六員名。案呈到部。看得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右僉都御史李瓚奏，要團營內挑選精銳官軍，古北口二千員名，居庸關一千員名，黃花鎮、白羊口各五百員名，各令將官一員，分投防守，待報啓行一節。查得居庸關關口險隘，本處見在官軍四千員名，足勾守把。合無本部行令分守本關指揮同知孫璽，將原有官軍整點齊備，用心防守，不許賣放離關歇役。如果本處軍少，聽令具奏定奪。其古北口等處道路頗闊，有警恐難獨當。合無本部行團營提督內外

官，揀選精銳官軍，古北口二千員名，黃花鎮、白羊口各五百員名。臣等推舉得署都督僉事傅鎧、署都指揮僉事張安，俱堪防守古北口；指揮福英、韓奈俱堪防守黃花鎮；指揮馬忠、高澤俱堪防守白羊口。伏望聖明於內各簡命一員，照例請勅。操練仍聽團營提督內外官提督，待報啓行前去。各照地方督同彼處官軍防守，事寧照舊等因。奉聖旨：是傅鎧、福英、馬忠，各依擬防守地方，待報啓行。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為轉行巡關御史，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施行等因。備劄到臣。照得內惟白羊口屬居庸關地方，係臣管轄，除奉欽依，選撥團營官軍五百員名，指揮馬忠待報啓行防守，欽遵知會外，看得居庸關該都御史李瓚奏要添兵一千員名，兵部題稱查得本關見在官軍四千員名，足勾防守，未經議撥。近該臣巡歷本關、閱視隘口、點閱人馬。查得隆慶衛旗軍實有四千三百五十六名，但其伍籍雖盈而差占不壹，名數若足而應用則缺。蓋本衛有榆河、居庸、榆林、土木四驛，馬步走遞甲軍共一千一百八十六名，本關東西中三路各該關口守把旗軍共九百六十五名，雜差、守城、巡邏、局匠、倉庫、燒造軍吏等項正軍併老疾共五百九十六名。此皆分撥已定，各有責守，有事不可復為轉移策應者。又投充在京各監局匠、獸醫

軍人共一百九十七名，此又貪緣躲避，無從查考。止餘操備旗軍一千二百八十七名。一遇有警，欲添貼各口，分投策應，實不足用。況今虜患未寧，為備不可不豫見。於本年五月十一日據分守指揮孫璽稟稱，永寧報到獨石、虞臺等處達賊下營，聲息緊急。此與本關正為表裏地方，不可不速為計處。如蒙皇上俯念重地，乞勑該部查議，相應仍於團營內揀選精銳官軍一千員名，推舉練達將官一員，在營操練，待報前來防守，深為便益。

處置邊關重要地方疏正德十一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處置邊關重要地方事。近該臣巡歷各關。據分守居庸關等處指揮同知孫璽稟稱，本關東路撞道口、西水峪口離關城往返二百三十餘里，有警傳報策應兩離。切近黃花鎮不過三五里之隔。議欲乞處將二口歸併本鎮，聽從彼處呈行上司撥軍防守，將舊軍掣回原衛。又據白羊口堡守備指揮丘泰稟稱，本堡西北外臨懷來等處地方，所據沿邊橫嶺、上常峪二口正緊要通行處所。見在官軍，橫嶺五十員名，上常峪二十餘員名，無事亦見勢輕，有事實難防守。乞要添處備禦官軍等因。各稟到臣。看得居庸關東路撞道、西水峪二口先該臣曾親經按視。

各口地里相鄰，內外山勢險惡卒急，人馬難行。又經於二口中間，地名石湖峪，新設城墻一帶，敵臺二座，增築堡城一所，若□足為憑據矣。今該分守官孫夢禀議前來，其歸併掣軍之說似為紛擾，不可易行，惟應照舊增軍防禦。合無著令本官，將隆慶衛守城、雜差等項軍人數內，每口各與選添二十名，其新設墩城軍人量為撥補，俱就彼住守。但其地係干祖宗陵寢藩籬，委之守口千户一員帶管，不無太為泛畧。即須責委本路管總指揮常川在彼住劄，精嚴號令，提督一路。然既與黃花鎮切鄰，則均為拱護重地，有事仍要彼此相為應援，不許即分爾西我東，坐視誤事。其本關西路白羊口堡所屬上常峪與橫嶺二口臣亦嘗親勘，固皆為臨邊隘口。然上常峪山隘屏蔽稍促，而橫嶺外通懷來漫野，尤為總括要路。雖其城壘堅完，所嫌兵力寡薄，誠有如守備丘泰所慮者。且其地方寬廣，可容兵衆屯駐，相應增置官軍常住備禦。但本關軍士出之隆慶衛者有限而無多餘，本堡雖有一所官軍自有本地方操備差占，近亦多名存而實亡矣。欲計於腹裏衛分調取，則又地里窵遠，事勢生難，不堪輕處。而邊方要務亦豈堪聞言而不究其成耶！查得隆慶衛雜差項內，榆林驛甲軍三百八十九名，土木驛甲軍二百七十一名。即近經臣到彼逐一點視，數皆確實。彼其地

方雖有衝要走遞之名，實少百十冗差之日，坐糜糧餉，相率空閒。且餘丁生齒日繁，不患用有不給。可於二驛量取一百名。又各該地里與橫嶺等處相去不遠，移置甚易。及審在衛各軍餘丁有情願以身易食者，與以一軍糧餉可得五六十名。併其舊在口者，共得軍二百有零。就於內分添上常峪口二十名或三十名，仍各官為脩建營房，查畫以本口無礙地土住種。人情宜無不堪，不久自亦樂業。另選本衛廉幹指揮一員，委以常川備禦，責令橫嶺住劄，總管二口。原設守口千戶如故。有無聲息緩急，仍俱聽白羊口守備官約束。如此：計處東西，庶為有備。如蒙皇上深惟邊計，俯察愚言，乞勑該部查議，相應准行增處。不以芻蕘之見等

於汎常，委之寢格，則地方幸甚，地方幸甚！

緊急聲息疏　正德十一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緊急聲息事。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巳時，據分守居庸關等處指揮同知孫璽報稱，本月二十二日寅時據懷來城夜不收紀英齎守備指揮同知俞鎮報，本月二十一日申時據保安新城差夜不收蘇得恕口報，蒙總兵官潘浩差夜不收報稱，本日辰時，青邊等口大勢達賊九箇頭兒入境。傳報隄備等因。據此

除隄備外，理合禀報，等因到臣。除即行本關併紫荊、倒馬等關一體比常十分加謹隄備及另具題知外，查據臣於本月十八日差夜不收夏中等探到宣府地方報稱，賊營大衆分開兩股，從張家等口出邊，及宣府人馬亦回城去訖。方欲奏聞，又報前因。切照前項達賊探聽出口，僅得二日即又馬不停秣、多添人衆、至九箇頭兒大勢擁入。蓋因其此來得利，全無挫折，以為可以肆行而無顧忌，故又有此舉。今雖有京營人馬在外，若彼勢重，又止應持重，按營而守，決不敢輕試天威。且聞宣府人馬雖衆，前賊之來，亦不過躡探其後，窺制其旁而已。大抵事勢衆寡不敵，固當謀自保全。但今復來，勢力加重。分鋒所向，則居庸、紫荊、倒馬一帶關隘。其事萬萬不輕，深為可慮。如白羊口堡外、横嶺等口，已經驚擾者人人畏縮，將何為賴所據？緊要之機，惟在於守。合無乞勑兵部，會同各部院等衙門堂上官速為議處，將白羊口堡各口併紫荊關、沿河、馬水、大龍門、浮圖峪、白石、倒馬關、插箭嶺、龍泉、娘子、故關等關口各再就於附近都司衛所添調軍士，要以防邊秋後為計。及行提督山西偏頭、寧武、鴈門等關巡撫都御史一體嚴加隄備。事在至急，臣愚待罪此地，妄昧上塵，伏乞聖明裁奪。

添處民兵為邊關遠慮以防虜患疏正德十一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添處民兵為邊關遠慮以防虜患事。臣惟自古帝王之馭戎狄，以守為先，而戰次之。蓋守，常道也，持重以威之以待之之道也。戰，機事也，倉卒以應之而拒之之術也。切照居庸、紫荊、倒馬、龍泉等關，層山險阻，隘道崎嶇，而其極險極隘之處，至有人行不得比肩、匹馬不能信步者，蓋天設以內外華夷之大界限也。以地以勢，戰皆非所宜也。其間僅有一二平漫者，以險隘律之曰然耳。然其左山右水前峰後巒又相環堵，亦決非揚干戈堪營陣之地也。是則宜守矣。頃者虜賊大舉犯邊，深入驚擾，蓋嘗蒙命，遣京營官軍於居庸一關，又添調腹裏衛所官軍、州縣民壯於紫荊、倒馬、龍泉三關，馬步相參，軍民協力以防守而得所濟矣。又蒙聖明謀大而慮遠，命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彭澤提督東西兩路邊關軍務，又經加意處置，添取民兵，益增氣勢，脩邊塹而飭武備，益壯規模。所以防守之道，以人事而濟天險、備於我以待於彼者，於斯至矣。但以今日事勢觀之，正宜於此謀猷備集之中，以求一定可行之策，為久遠萬全之防可也。臣竊據而論之。各關原額常守官軍固有定制矣，其遇警協濟之術在民兵之處為最要而當豫者。蓋以

其地，則順天、真、保定等府，猶域限居庸等關隘於其內。以其人，則各府州若縣所生聚者猶習有燕趙勇悍之遺風。以其利害，則有如真、保定之阜平、井陘、贊皇、唐縣、易州、淶水，順天之宛平、昌平、涿州、房山等州縣之民夾居各關口之內外，若紫荊之沿河口總下則有宛平縣五社、大龍門口總下則有涿州三里、馬水口總下則有淶水縣四社、白石口總下則有易州二社，即此則其餘可知也。以其人心，則亦敢於禦侮。如頃者賊犯沿河等口，宛平縣三岔村居民即時號召上山攻退，其後本村義官王成糾集三百餘人，將大河岸東西山漫處所填刻壘成拒馬墻一道，仍積石若干堆，每夜五十人傍墻提擊，梆鈴撤曉方止；又本口迤南杜家莊被賊搶掠，本村民人趙良等隨集數十餘人趨上天門關口兩山夾道，用石攻退賊衆，截下牛羊三百有餘；即此則民兵誠可恃也。以其力役，則當警報調用之時，使之備其田野鍬钁鑺鋤鑿之具以行，而驅之斬削山坡、挑掘坑塹以禦賊騎，無不周便。如今日見用者已有徵驗賴藉。則其民又甚利於用也。然各府操守民壯固舊有矣，在今日則宜增選而廣充之也。臣請於順天府則兼永平府，各該州縣通行選擇，或得一萬與一萬五千名，則以近東比西路州縣數內定取三千名，聽調居庸關防守，餘以存備本處與東關地方。於真、保定

府，則兼廣平、順德、大名、河間四府，各該州縣通行選擇，或得二萬與二萬五千名，則定於保定二千五百、真定三千七百、大名一千四百、河間一千、順德、廣平共一千四百，總一萬名，聽調紫荊、倒馬、龍泉等關防守，餘以存守本處城池。仍各備造青册，各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兵備副使併該府各一本，以備查考。各兵備官仍每年開寫揭帖一本與各巡關御史知會，以備調遣。州縣各委廉能佐貳官一員，專一管理操演。府佐官一員，管總巡、懶勤惰。巡撫都御史量為處置盔甲，以豫閑習，仍按季查閱操演虛實。其管操、管總官員勤能著迹者與之賞勞，頑嬾不職者加之罪罰，甚者奏行罷黜。其民兵亦必如軍士，分五十人為一隊，領以一總甲。無事則輪班守城、操備。遇有警報，小警則量調，大警則全調，管操官員即押領赴關，協同原守官軍相兼防守，一體給與行糧。其有功與罪與同官軍亦一體賞罰。如此而行之，以誠恪守之而不變，必以為兵而不徒視為民，必以為邊關之倚賴而不徒視為田野之愚黎，必操練之精於可守，必應卒之不誤於可戰，則無幾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而又隱然存一雄衛於輦轂之下矣。萬一警報重大而計或不足，則但益各衛所步兵以濟之，亦足以守矣。機有當應亦即驅而戰也；守有餘裕則民步兼力，又甚有益於脩

築也。若復如今日雜用騎兵，則殆有不可爾。蓋其地與勢既無所用於騎，而騎兵一日一人一馬常兼步兵一人五日之用，徒費而無益也。其馬又不利於山隘，不習於盤旋，多死傷疲病，又無功而有害也，亦非騎兵之欲也。惟以之分布各關裏緊要州縣地方，以為內備，以應緩急，則有不可缺耳。此騎兵之宜也。益民兵以聽調而免步騎之紛擾，豈不於國家嚴戰守以防邊者兩有所濟也邪。又民兵者以其父、母、妻、子、產業所繫，土著之身而役之，利害迫切，出入死生之地，必知重自保護，知重自保護則民者邦之本也，又豈不於國家慎疆圉以為固者自有所在也邪。臣愚無所知識，但據今日之所見，訪之衆論之所歸而為後日之遠圖，宜有以計處乎。此爾不揣蕪陋，冒昧上塵，伏望皇上軫念邊關拱護之匪輕，即今兵力之不給，特勅該部再加詳議，見之施行。不徒以臣一人之言委之廢格，則地方幸甚！宗社幸甚！

邊務疏 正德十一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邊務事。據直隸隆慶衛經歷司呈，蒙本衛案，令據本司案呈，該居庸關把總指揮僉事宋英劄付，依蒙親詣永寧、懷來、南山各處隘口，逐一從公查勘得舊完併坍塌、已未脩、抿縫、不堪丈尺數目前來。案照先蒙欽差

巡按直隸屠御史批，據本衛經歷司呈，前事蒙批，看得永寧、懷來、南山隘口俱係本關背地，甚為要害。近該本院親臨閱得懷來火石嶺口坍塌不修，難保各口一一堅完。仰行把總官親□查勘，有無損壞、曾否修築，備開呈詳施行。此繳。蒙此已行查勘去後。今該前因。為此，今將查過前項隘口已未修數目、緣由備開，同原蒙批呈。案今本司即呈，伏乞照詳施行。案令到司，理合呈乞施行等因到臣。案照先該直隸隆慶衛經歷司呈，該本衛奉分守居庸關等處指揮同知孫璽劄付，前事內開，懷來、永寧、南山隘口實係本關諸口後山，若彼嚴謹，則此易守。誠恐該管將領官員以為腹裏，汎不經意，萬一達賊長驅度關，官坐處斬，其罪匪輕，未免彼此不便等因。備由轉呈到臣。已經批，仰把總指揮朱英查勘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永寧、懷來內外分守併守備、把總等官視邊務為尋常，忽拱護為細事。各該隘口或徒具石塊、苟且甃砌；或全不經□、任其坍塌。彼之意則以為我之隘口慎密，但為居庸關增備耳，不知均為國家之備，甚重也；我之隘口不修自有居庸關為備耳，不知疎我國家之備，非小也。分界限於爾我，致隄備之廢墜，豈為食祿而懷忠義者乎！如火石嶺口者，臣親見其墻無一尺，軍無一名，坦無管束，莫此為甚！況為人馬通行、

逼近白羊等處大道。今日達賊侵犯果由此入，為患匪細，是可以腹裏緩視乎，可以為居庸關後地即棄廢乎！如蒙乞勑該部，轉行宣府撫巡等官，將各該廢弛邊備官員查參提問，戴罪修築堅固，完日具奏定奪。斯有以振起於邊防，而獲內外夾持之固矣。

重宗廟以固國本以安人心疏正德十二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張欽謹題：為重宗廟以固國本以安人心事。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職為御史，巡視邊關，目擊國家大事，敢獻一言而死。臣風聞人言紛紛，陛下已駕乘輿欲過居庸關，徃宣大等處遊玩。臣以為不然。陛下為此舉者豈為遊玩以適一己之樂，蓋深憤虜賊之為患也。但此虜賊譎詐兇狠，惟可命將以禦之，不可自與之角也。何也？以漢高祖經百戰之餘，而所統者皆奇才良將，且圍於白登，七日乃出；我英宗以不聽大臣之言，自行親征，未幾而有己巳之變。由此言之，則北虜不可輕與之角也信矣。且一人之家尚不肯輕出而與人爭，陛下兩宮在內，當日在膝下而不可遠遊也；且又宗廟社稷之大，百官萬民之衆，皆係於陛下之一身，陛下安則皆安也。今事勢倉皇，中外洶洶，既無親王

以監國，又無太子以臨朝，而輕出遠遊，萬一有不虞，陛下將如之何乎？抑不知誰任其責也。且為中興之主者當憂勤惕厲，孜孜不怠，斯賢君也。今天下甘肅嬰吐蕃之患，江右迫[redacted]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天下之事，言之寒心。而又京畿之大，春麥少收，秋潦無望。陛下不是之思，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臣以為陛下之憂也。且陛下北辰之象也，北辰不動而衆星拱之。陛下輕離紫宸，冒涉山險，且又不謀之朝廷而獨謀之宮中，不議之衆人而獨斷之一己，使大小臣工，將信將疑，心志不寧，舉措不安，恐非保國之至計也。伏望皇上為宗廟計、為生靈計，收其鑾輿，決不可往。如有報到聲息，則有股肱元老、本兵大臣，命將出師，禦之出境。此制戎之要道也。如其不然，亦望皇上聚百官，公議可否。萬一果行，亦宜有備衛之從，扈從之隨，警蹕而行；不宜自為之往也。夫與民樂者有偕樂之美。伏望皇上戒其遊玩，勵其政事，節無用之費，停不急之征，與民偕樂則天下樂矣。臣冒昧上陳，不勝戰慄之至。

念民生以安邊境以安天下疏正德十二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張欽謹題：為念民生以安邊境以安天下事。前日，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死亡、苦諫陛下不往居庸關者。但風聞人言之紛紛，未真見人心之驚疑也。臣正德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領勅往本關親見沿路一帶軍民皆言陛下欲出城過關，一切錢糧如何措辦。東西奔走，大小不寧。臣恐地方不安，即令該管官員嚴加禁約。未幾又言陛下或欲往天壽山打圍，或欲由西湖順往居庸關，人心愈加驚疑，地方愈加擾攘。臣通行禁約亦不能止。切思自古以來，為天子者未有不以安民為重也。今邊關地方淫雨連旬，山水泛漲，民舍多有倒塌，田禾多有淹沒，錢糧浩繁，軍民困苦。陛下為天之子，當安以撫之以固國本，而顧以不急之務，使之動搖，此於安民之道有不可往也。且聖王以孝治天下，天壽山乃祖宗陵寢所在，神靈在上，鬼神呵護，陛下當至謹至敬而不可忽也。今欲來打圍，是以可樂之事而冒瀆嚴敬之地，恐非仁人孝子之至，此於格祖之誠有不可往也。夫居庸關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隘如線，其側如傾，艱折萬狀，車馬難行。乃人人之所酸鼻寒心者也。陛下宜安居深宮以耀前皇，而乃以萬乘之尊，遠涉險惡之地，山嵐觸冒、障氣薰蒸，

陛下固不自愛，兩宮□不掛慮乎！此於孝親之道有不可徃也。且北虜耐其饑渴，習於弓矢，利則進、不利則退，以漢高祖且有白登之圍，唐太宗且有白馬之盟，我英宗且有土木之變，孝宗亦有魚臺嶺之失。觀之徃代，視之當今，無有不受虧於此賊也。陛下雖聖神文武，而財賦不富，兵力不强，邊備之事廢弛殆盡，謹以守之尚不能保；而欲徃與之角，輕身挺出，恐非萬全，此於御夷狄之道有不可徃也。且江山，祖宗所傳之江山也，社稷，祖宗所傳之社稷也，陛下不念祖宗江山社稷之重而輕與夷狄欲争一日之長，勝之不武，不勝為憂，此於繼統之重有不可徃也。夫凡事慎於初則易，悔於終則難。我英宗決於過關而竟以北狩者，以其不聽人言也。後雖痛悔，無及於事。尚賴祖宗在天之靈、民心天意之順，復登太寶，至今故老言之猶為寒心。陛下但知其徃而不知其止，但以出關為可樂而不以遇賊為可憂，不信大臣之言，不聽左右之諫，亦非策之上也。臣以御史職在言路，未敢隱默，奉勑巡關，分當效死。陛下即加斧鉞之誅，臣亦不能避也。若不一早言之、一死言之，恐異日或有意外之虞，以致山陵之驚，天下之危。臣雖闔門寸斬，亦無補於萬一也。是以不避忌諱，冒昧上陳，伏願皇上念皇天眷顧之隆，祖宗開創之難，兩宮付託之重，四

海仰賴之至，慎之於始，無悔於終，俯念民生，寢此行幸，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防不虞以保社稷疏 正德十二年八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張欽謹題：為防不虞以保社稷事。臣巡視居庸等關，八月初一日酉時，忽有人報聖上帶領人馬已到昌平州，即時來居庸關，過往宣大等處。臣聞天子一動，所係不小，或欲徃征虜賊，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有百官之扈從，有錦衣衛之隨侍，擇日而行。今不聞朝廷之旨，不見廷臣之會議，又無百官之扈從，又無錦衣衛之隨侍，此必有人借陛下之名、欲過邊關、勾引胡賊、圖危社稷。此天下安危所係，臣當萬死不敢放。伏望皇上勑下錦衣衛，將此借名之人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防姦弊，以杜後患。如果朝廷欲過關，除有兩宮有寶勑旨，不然臣雖萬死不敢放過，以失祖宗之江山也。臣冒瀆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戰罪之至。

寢遊幸以保天下疏 正德十二年八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張欽謹題：為寢遊幸以保天下事。臣出巡到白羊口堡，未時分，忽有人報皇上人馬已到居庸關南口，欲過關遊幸。臣思前日皇上到昌平州，意欲過關，聞門禁嚴密，遂自回宮，亦不見臣等萬世之罪。此蓋皇上聖明，雖虞舜之明目

達聰、光武之明見萬里不是過也。今日又領人馬到關，未知真偽。如果皇上欲出關遊幸，臣思北虜達賊多有按伏山後，皇上一過，擁衆而來，戰之不勝，退之不能，必有意外之患，以致山陵之驚。此蓋朝廷安危之機，非特一時利害之小也。伏望皇上回其鑾輿，寢此遊幸，庶人心以安，天下可保。臣冒瀆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陳言邊務悉愚衷以理偏弊疏正德十三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張欽謹題：為陳言邊務悉愚衷以理偏弊事。據守備紫荊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劉淳呈，據本關管操千戶許傑呈，據舍餘管堂等連名告為分豁事。先年備冬操守四箇月，自十月初一日上班次年二月初一日下班，不妨農種。正德八年蒙丁御史奏，奉欽依，將堂等分作三班，兩箇月一輪，赴關操備。切思堂等屯所俱在廣平、順德、河間等府，往迴一千餘里，各因艱難赴關，常致遲誤問罪。如蒙乞照備冬操守二月下班，遇有聲息赴關聽用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接管卷內，奉都察院巡按直隸庸字八百八十九號勘劄，為前事，准兵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屠僑奏前事，一處舍餘以實備禦事。該部覆題。奉聖旨：是這舍餘操守事宜著巡撫

併巡關官會同議處停當來講。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備劄本官。已經會議巡撫衙門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贊議得：天下之事未有全有利而無弊者，亦未有全有弊而無利者，惟較其利弊之多寡以為取舍之權衡耳。紫荊等關舍餘以舊規論之，利多弊少或可經久；以新法論之，利少弊多畢竟無益。舊規備冬操守，二月初一日疎放回家，不妨農種，至十月初一日上班至次年二月初一日下班，歷月頗久，人心頗專。歷月久則城池守固而姦弊可稽。人心專則武藝習熟而緩急可賴。來往依期，官府無稽查之煩。邊方有用，糧餉無虛費之弊。至於有警，則通行調取，其間雖不能無弊，而其利為多。此其或可經久者也。後御史丁楷以秋冬之間虜騎出沒，而舍餘備冬防患固有人，春夏之際草木茂盛而疎放回家，守城則無備，以故更以三班，以正、二月為頭班，三、四月為二班，五、六月為三班。至於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亦然，兩月一輪，若均其勞，而時時有備，意亦美也。但行之既久，其弊滋甚。臣等斟酌折衷，欲將前項舍餘定為三班，每一班四月，以正、二、三、四月為第一班，五、六、七、八月為第二班，九、十、十一、十二月為第三班。每人每一年內輪以四月，四時有備，

固不失之疎；一年一輪，亦不失之繁；揆之於法，似得其中。其下班之時，各守備官劄付領班者，點其見在若干，領回農種。掌印指揮併該所千百戶等官每月一點，令其常在；凡什物等項毋致損失，如有不完令其修補。該班之時，前月二十日以後，同領班官先行點齊什物等項，不致缺少，造冊給領班官。依期赴關，務限該月初一日著役。如不到者以十分為率，一分不到者罪及管隊人役，二分不到者參提領班官，四五分不到者參提該衛掌印官，如此庶法亦可行，人亦有用。臣等愚見如此。伏望聖明勑下該部議處。如果可行，合無將前項舍餘每班分為四月，每一年分為三班。惟復照舊備冬操守，有警通行調遣。緣節奉欽依「是這舍餘操守事宜著巡撫併巡關官會同議處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地震疏正德十四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沈俊謹題：為地震事。據直隸隆慶衛經歷司呈，據本衛陰陽生趙得安呈稱，正德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夜丑時分地震二次。俱從北往南，聲響如雷，官軍房屋俱各搖動，隨止。理合呈乞轉達施行等因具呈到臣。竊惟地道以寧靜為常，

今乃震動，有聲如雷，是地道失常矣。然天人一理，感應一機，災異之來必有其由，此皆臣素食曠職之所致也。除臣痛加脩省、仍通行所屬大小衙門官吏一體脩省外，緣係地震災異事理，不敢隱諱不言。

添設墩堡疏 正德十六年八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孫元謹題：為添設墩堡事。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前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經客東西二路邊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瓚題，准兵部咨。奉欽依議得，居庸關東西二路外通宣府、懷來等處，最為緊要。今欲添立墩堡，撥軍防守，必須專差大臣一員，親詣地方勘處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著李瓚去居庸、山海關東西二路直抵京師併北直隸，有空缺寬遠地方添設墩堡，寫勑與他。欽此。欽遵。臣領勑前到居庸關，督同分守、守備等官親詣前項地方，勘得本關西路高崖口，內通橫嶺，地名灰嶺，上常峪，外接懷來，所轄隘口共一十二處，平川曠野，萬馬可容，曾經達賊往來出沒，正係空缺寬遠地方，應該添設堡城，可以抗扼虜患。其合用錢糧、鐵料、做工軍人口糧等項，節該題奉欽依，臣當調集本關所屬軍士與同京營旗軍行委指揮、通判等官李時節等四十八員

管領興工。灰嶺城用過夫役二十八萬五千四百四十工。支過口粮二千五百七十一石二斗五升。修完城堡一座，周圍六百八十丈，高一丈八尺，闊一丈六尺，垛口俱全。穿完井四眼，深各一十八丈。起蓋過城樓、舖舍、營房共四百三十一間。上常峪城用過夫役一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工。支過口糧一千六百七十二石四斗。修完堡城一座，周圍三百八十丈，高一丈八尺，濶一丈六尺，垛口俱全。穿完井二眼，深各五丈五尺。起蓋過城樓、舖舍、營房共一百三十七間。護城堡二座。將灰嶺口所築城名為鎮邊城，上常峪所築城名為上常峪城。及查居庸關中、東、西三路各有官軍防守，中東二路仍舊，其西路除白羊、横嶺二口官軍不動外，高崖等二十七口官軍盡數掣入上常峪城。如或不足，就於本關撥補。灰嶺城防守官軍無從摘撥，有情願投當者陸續召募，收充軍役。食糧仍各給與子粒、牛具銀五兩，營房一間。仍於直隸隆慶衛中千户所摘撥千、百户前來，名為隆慶衛守禦中千户所。合用印信、官吏，照例定奪。再行刑部、都察院等衙門，但有充軍人犯，俱編發灰嶺城充軍。及將守備指揮王駐移在灰嶺城住劄，管領本堡併白羊口、上常峪二堡及高崖等二十七口。官軍照舊守備内白羊口、上常峪二堡。將隆慶衛指揮同知王堂、僉事張奇、把總各

統領本處官軍。該衛中千户所副千户張翼委掌守禦中千户所印信，王堂、張奇各給與劄付一道，與王駐俱在各口住劄，仍聽居庸關内外分守官節制。又差知縣等官關祺等踏勘過高崖等口空閑山地共一百七十餘頃，將前地土分派灰嶺、卜常峪二堡併横嶺口軍人，每名撥與三十畝耕種。其守備、指揮、千、百户等官亦各量撥養廉，合用盔甲什物併神鎗、銃砲，乞敕工部查給。又查得居庸關三路軍人每名每月行糧裹口四斗，外口三斗，相應查革，以為新收軍人月糧之用。前項召軍銀兩，就於修邊餘剩銀内支給。一應事宜，行巡關御史查照督理，禁革姦弊，事完之日，具奏查考等因。奏奉武宗皇帝聖旨：該部看了來説。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李瓚修築城堡已完，議處停當，伏乞聖裁，定立灰嶺口併上常峪二處城名，侯命下之日，將前項議奏事宜，悉依所擬施行。惟設立守禦千户所，要將千户張翼掌印一節，本部查有潮河川千户所事例，另於京衛相應官内推奏銓註。再照先年差官修邊工完，多蒙陞俸給賞。前項侍即陳玉等修邊工完，已蒙陞俸加賞。今都御史李瓚修完堡城二座，營房五百六十餘間，穿井六眼，區畫有方，工成費省，近京關口足資保障，勞蹟可録。再行巡關御史，將本官修過工程、行過事跡逐一閲視具

奏，本部查例奏請應否陞俸給賞，取自上裁等因。題奉聖旨：是二處城名併議奏事宜都依擬行。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臣奉命巡關，各關邊隘俱嘗巡歷。灰嶺、上常峪二處內通橫嶺，外接懷來，實為緊要。都御史李瓚深知邊務，議建堡城，區畫精詳，經理周密，財不多費而事有成，軍不久勞而工就緒。設官皆仍舊額，不至大有更張；募軍即減行糧，未嘗浪為支給。法多穩便，事甚調停。內以保障軍民，外以禦防虜患，一勞久逸，暫費永寧。且遠涉邊關，久閱寒暑，可謂盡心邊事、不負簡命者也。臣奉前因遵依，到於居庸關，親詣鎮邊城、上常峪城二處閱視，得都御史李瓚修過城堡、營房、穿井工程及召軍給地等項事宜委的完固周詳，事堪經久，勞實可録。乞勑該部查議，將都御史李瓚或陞以俸級，或加以錫賞，則盡心邊事者亦知有所勸矣。

邊倉十分空虛計處以節冗食疏 正德十六年八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孫元謹題：為邊倉十分空虛計處以節冗食事。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前事准户部咨。該本部題，據委官主事林應驄呈，查得弘治年間隆慶衛蜂、漆、窯户、醫獸等匠在於京城各監局幹辦，仍在本衛支糧，其數不多。近年以來，但有

殷實之家，素無一藝之長，朝去夤緣，暮來取用，計有五六百名，不經撫按點閘，不隨隊伍差操，俱支糧一石，比之隨操官軍、墩臺哨瞭人等支糧相同，勞逸懸絶，相應查革。等因到部。為照居庸隆慶等倉歲派舊有定數。往年軍士支給尚有積餘，近年以來每每告乏，多方處置益見不足，皆因冗食太多所致。今主事林應聰所呈，相應依擬。但前項軍匠未曾開有的確名數，難便議處。合無移咨都察院轉行巡關御史，吊取該衛文册，除額設蜂、窯等户外，其餘但係近年投充人匠逐一查見的數，追究是何年月、奉何事例投充、見在何處當差，備查明白。如果冒濫是實，徑自具奏裁革等因。題奉聖旨：是近年投充寄名人匠既不經撫按點閘、不隨隊伍差操、月支邊糧，好生冒濫。著巡關御史備查明白來説。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依奉行據直隸隆慶衛經歷司呈，蒙本衛案令，行據左等五千户所申備百户王佾等申，查得本衛各所見在各監局軍人共二百六名，内弘治年以前陸續取去軍人一百六十名，正德年以來取去軍人四十六名，備開到衛。查得本衛别無册籍，止於節年軍士食糧册内查對相同。及拘左等所百户周英等下軍人王杲到官審據供稱，杲與在官軍人孟顯等四十三名併在逃軍人柳開方珏俱係祖户軍役及為事充發。在**逃軍人李福各不合**

畏懼在關操練辛苦，於正德七年以後、年月日不等，假以匠藝名色，投入內官等監局，坐名行文本衛取用。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恩宥。外及有未到左等所正軍田黑斯等，先年亦各投充監局匠役以避差操。見有內官監蜂、漆戶軍人田黑斯等九十名、御馬監醫獸軍人楊玉等九名、兵仗局軍人于因加兒等六十一名、連杲等共二百六名，俱係正軍，貪緣在各監局包納月錢。中間亦有逃亡冒名在衛食糧，並無額設及奉事例投充，委的避勞就逸等情，備由回報到臣。臣時在於地方巡歷，將該衛造到文册照名取審，止有軍人王杲等四十三名到臣，查審相同。其田黑斯等拘提未到。為照居庸乃邊關重地，軍衛之設專以預防邊患，非為匠役而設也。各軍先年私自投充，原非額設，況食糧同於衆軍而勞逸大相懸絶，且屢經上司拘喚不出，中間逃亡冒糧者甚多，委實虛費邊儲，誠有如主事林應驄所呈者。緣各軍俱係正軍，難以裁革，相應改正取回。如蒙乞勑該部查議，合無將前項投充匠役二百六名俱係正軍，盡數發回該衛，編入隊伍。先將見在王杲等四十三名照舊食糧、差操；未到田黑斯等一百六十名月糧盡行開除，待其正身投首到衛，解臣查審明白，方許著伍收糧。其間逃亡者併柳開、方珏、李福，照例清勾，不許冒名頂補。庶邊儲不致妄

費，而行伍不致空缺矣。緣係邊倉十分空虛，計處以節冗食，及奉欽依：昰近年投充寄名人匠既不經撫按點閱，不隨隊伍差操，月支邊糧，好生冒溢。著巡關御史備查明白來説事理未敢擅便。

計處邊軍月糧蘇困苦以保重地疏正德十六年八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孫元謹題：為計處邊軍月糧蘇困苦以保重地事。據直隸隆慶衛左等千戶所旗軍王濟陽等連名狀告，本關山多地少，路要差繁。軍士別無供給，止靠月糧。先年俱在本衛倉按月關支，後因倉糧不敷，上半年支本色，下半年折色，已為不便。近年邊儲缺乏，將上半年糧米改撥京倉，下半年雖在本衛，又本、折色相兼，折色每石止與銀四錢五分，米價高貴，亦不充直。本關去京往返二百五十里，土木、榆林併東西隘口近者三、四百里，遠者五、六百里；到京又要守候，除盤纏、脚價外，回家止得米四五斗。見今七月已盡，四月、五月、六月糧米俱未關支，十分窮困。乞照先年按月關支本色或折色，免赴京倉，庶貧軍不至饑餓逃亡等因。具告到臣。又據守禦白羊口千戶所旗軍劉剛等亦告前因。臣時巡歷地方，親見軍士困窮，情實可憫。竊惟糧餉軍士所恃以為命者，與以全支猶不能給，況本色之少而折

色之多；折色之入不充本色之直；遠赴京倉過期不得者乎！困苦之情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雖其勢不能盡奠於飽暖之域，而其事不可不處於凋弊之餘。居庸切近宣大，實為重地，所恃以為守者惟此軍士，而皆不足於食。豈有食不足而能守者乎！嘗聞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隆慶等倉先年俱有坐派，頃因缺乏，久未轉輸，官攢終歲徒守空倉，曾無顆粒之入。委官每月旋為補湊，粟米不足則以黑豆繼之。豆以飼馬而以食人，軍士亦欲之而不可得。窮困至此，不可不為之計處也！京倉謂之京儲，自未有以之給邊者，權宜之法不可久行也。近冗食革除，國計稍裕，非若曩時之詘，亦可以處矣。不特居庸、紫荊、倒馬等關例皆缺供。伏望皇上念邊城關係之重，憫軍士困苦之深，乞勑該部從長計議，先將見缺月糧通與本色或兼折色以救目前之急，仍將各關邊倉先年額數通行坐派。雖不能有數年之積，使軍士按月得沾實惠，不至過期，則困苦可
蘇、而重地可保無虞矣。

陳言邊務疏　正德十六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孫元謹題：為陳言邊務事。奉都察院巡按直隸庸字一千八十七

號勘合劄付，前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准都察院咨。該本院題，照得閱視邊關，例該三年一次。查得正德十三年二月差官之日為始和至正德十六年二月內已及三年，例該本院奏請差官。題奉欽依。移咨到部。查得正德元年已經本部具題改撫請勅巡關御史閱視，正德十三年本部又因閱視事宜各年巡關御史勅內俱已該載，又行請勅閱視，事涉重復。又經議奏不必三年，另又請勅。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外，今都察院一時失於查照，又奏前因，相應改正，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關御史，照見奉勅書內事理欽遵閱視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照得臣見奉勅：今命爾往居庸關直抵龍泉關一帶，往來公同各該分守、守備等項內外官員，巡視關口、點閘軍士、整飭器械、操演武藝。守關旗軍人等一應詞訟聽爾就彼問擬、發落。所在大小關隘逐一躬親踏勘，何處墻垣低薄，當增為高厚；何處關口損壞，當修築堅完；何處山坡平漫，當剷削令其陡峻；何處蹊徑通行，當壘塞令其堅固。務在修理完備，不可苟且虛應故事。其沿邊柵木尤宜嚴加禁約，不許官軍人等採柴燒炭，圖利肥己，致成空曠，引惹賊寇；或已經砍伐者，督令趁時補種，務要林木稠密，以資障蔽。大抵守關官軍禦敵之日少，空閒之日多，爾須公同各管

官員清出見數，編成班次，選委廉幹頭目管領，督令燒造、採辦合用磚、石、灰、木等料應用。至爾交代之日，須明白畫圖貼說，開報已修、未脩關口及用過人工、物料數目以憑差人通行查究，如或不實，罪有所歸。其守關官軍或投託買閑、不服調遣，即拏問如律，應奏請者具奏拏問。若分守、守備等官有背公循私、阻礙行事及罷軟疾弱不堪任事者，聽爾指實奏聞處治。爾受茲委託，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使邊關鞏固，武備修舉，斯爾之能；不然必罪不宥。爾其勉之、慎之。故勑。欽此。除欽遵外，今奉前因，臣行據直隸隆慶衛經歷司併守禦紫荊、倒馬關中千户所呈申，各將居庸等關自正德十三年二月起至正德十六年二月止，居庸關分守見任太監李嵩、裁革回衛指揮同知孫璽、白羊口堡守備見任指揮僉事王駐、紫荊關守備陞任太監毛文、見任太監耿忠、陞任署都指揮使高謙、浮圖峪守備去任指揮同知劉憲、倒馬關守備陞任太監趙昇、見任太監揚金、指揮僉事閻崇，陸續整飭過城墻、墩、堡、軍器等項數目文册繳報到臣，公同各該太監李嵩等，併督同守備、把總、指揮等官閻崇等，躬親徧歷各處關口，查照舊例，逐一閱視相同。除將閱視過各項工程丈尺畫圖貼說及軍器、官軍、馬匹、糧草等項數目備造文册進繳外。（原文完）

查點騎操馬匹疏（嘉靖元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楊谷謹題：為查點騎操馬匹事。據分守居庸關等處指揮僉事申大節揭帖呈開，據直隸隆慶衛申，蒙巡關楊御史案驗前事，近該本院巡歷居庸關、親臨教場閱視。看得馬隊原額馬五百二十一匹，今止見存馬一百八十五匹，僅有三分之一，其間存者亦多羸瘦不堪。目今邊報緊急，何以為備。仰行分守官申大節即查前項馬匹俱於何年關領、緣何見在止有此數、其間倒死者例該何人陪補、緣何不行追買。見今達賊寇掠邊方，聲息緊急，有軍無馬，軍將何用。其間有侵欺盜賣及各官私占騎坐情弊，務要備查明白，開具揭帖回報等因。備蒙轉呈到職。行據把總指揮僉事秦震呈，遵依督同管總指揮僉事郭永審據何海等連名供，係直隸隆慶衛左等所軍，見在馬隊操備有本關原額騎操馬五百二十一匹，自先年關領以來，因本關北通宣大，南接京師，爪探傳報，絡繹不絕，陸續累死數多。告蒙巡撫衙門准令槩衛軍士每年各出朋椿銀一錢，著落領馬倒死旗軍陪補價銀一、二兩或三、四兩，幫湊買補。至正德十二年九月內恭遇先帝聖駕北巡經過本關，官軍騎馱遞運陸續倒死，不足原額，軍士困苦，追補不前，具告去任分守官指揮同知孫璽呈，蒙兵部題准給

馬一百四十匹。至正德十三年七月內又恭遇聖駕巡幸經過，官軍騎坐走傷倒死數多，具告內外分守太監李嵩等，奏行兵部題准給馬二百二十九匹。比因先帝在北，內外大小官員往還及旗校火牌人等到關，俱要騎馱馬匹，不分晝夜，隨到隨差。稍有遲滯，官員被其拴鎖，軍士若於拷掠；南送到京一百二十餘里，北送懷來等城九十餘里，及被勢要人員强騎三、五程，動經五、七日方纔跟尋回關。以此騎傷餓損，陸續倒死三百三十六匹，止存一百八十五匹。各軍該出朋椿銀兩，為因路要差繁，連年困苦，及蒙分撥鎮邊、長峪二城修建城堡做工，俱各無力出辦前銀。並無侵欺盜賣、私占騎坐情弊。今蒙拘審，所供是實等情，備呈到職。開具揭帖回報。本院蒙批，邊軍貧苦，因往還接遞煩多，以致馬匹倒損，似亦可信。但恐姦猾官旗藉此為辭、以肆侵盜，亦或有之。仰衛仍行本官再行從公查勘明白回報施行等因。蒙此依蒙重覆查勘前情是實，具結轉呈到臣。案照先為前事，已經行查及駁勘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居庸關四面皆山，高崖峻壁，絕澗深谿，並無地土可以耕耨。且為京師宣大喉吭，華夷限隔出口，人員往還必由於此。各軍操備傳報之餘，扛擡馱遞之苦，委的煩多。又遇先帝巡幸，往還三次，騎操馬匹以之接應，權姦、貴閹、旗校、火

牌人等勢如狼虎，拴鎖綁打，强占騎坐，不論程期，因而倒死亦是實事。即今欲令追併朋樁銀兩買補，臣目繫邊軍財殫力盡，止靠月糧一石度日，尚關黑豆五斗；其半年折色，每月止得銀四錢五分，衣甲旗鎗又令自備，羸形鬼面，號令不揚，垂首喪氣，亦可憐憫，前項銀兩委的一時追併不前。見今達賊住牧邊方，四五月間草青馬肥，少加馳驟直抵三關，可為深慮。各軍無馬騎坐，何以支吾。誠恐有悞防禦大事。如蒙陛下軫念邊軍貧苦，乞勑兵部，從宜區處，將相應馬匹暫行補足前數，給發各軍騎操以為禦虜之備，以後年分照舊追收朋樁前銀，旋倒旋補，庶不至積逋累損，貧軍亦不有悞國家防守重務矣。

録遺功以慰人心 嘉靖元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楊谷謹題：為録遺功以慰人心事。臣切惟戴記論祀典有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人臣事君，平時勤勞職業、事功顯著者猶當褒賞。至於艱難危殆之際而受寄一方，守孤城、抗强敵、卒至保全；阨塞障、蔽都邑，功勳顯於國家，惠利洽於生人，既久而人心愛戴不忘。若是人者，不追録而表章之，是豈朝廷酬德報功之道哉！臣近者按歷居庸，見城内西畔山巔

有祠堂一所，土人奉祀甚嚴，過者必瞻拜庭下，徘徊周覽，多至感泣。詢之土人，乃正統間右副都御史羅通，奉命專守本關，適當己巳之變，也先猖獗，英皇北狩，各邊將領，所在潰師。時都指揮楊俊棄獨石，領敗兵南走，至關邀通同歸京師，不聽。既而面陳其故。通按劍叱曰：汝若南歸，吾先斬爾！俊乃不敢。虜從紫荊關入，攻城南門，七晝夜不克。土人至今猶能歷歷道當時營柵之所受攻備禦之狀。言及於通，必以手加額。以故肖其像而祀之。而父老師生往往告求廟額。臣會同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孟春，議得，正統己巳之年，事變出於倉卒，天下動搖，都邑驚擾。各路將官棄城遁走。而羅通以一書生，乃能提羸弱之兵，抗猖狂之虜，竭力堅守，卒杜關門。居庸乃南北之衝，虜人出入之竇。本關不破，則喉咽不通，而胡騎終於不敢久牧畿甸。于時京師奠安，廟貌如故，事雖不出於通，而通障遏之功亦不可誣也。兼之城內軍旗賴其全活，祖孫相繼、頌念不忘。中堂塑像束帶懸魚，凜有生氣。問之土人，乃父老徑走原籍江西，求其盡像而肖之。亦可見人心愛戴之深也。大學士丘濬亦有詩歌詠其事。備在瓊臺吟藁。如蒙陛下追録遺功，俯從人願，乞勑禮部，查照事例，奏請賜以廟額，頒降祭文，令

本處衛官春秋祀享。如此，則不獨慰居民之心，隆酬報之典，亦可以激勸於將來矣。

急處糧儲以足軍食疏 嘉靖二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楊谷謹題：為急處糧儲以足軍食事。據紫荊關守把旗軍鄭伯通等連名告稱，先年有各處大户解運糧料、草束赴户部倒文來關，上納本色。如是，折色就在易州官庫收貯，糧就本倉支給，折銀亦就易州關領，甚為得便。近年以來，各處解運，户部各司徑自折收貯庫。及至關支，行移管糧衙門，著落本州委官齎執印信、領狀，帶領民快并本關差官一員，各帶馬軍二、三十名赴部關領。有等候一、二十日者，有月餘者。每日一人一馬盤費一錢有餘。及至回州，秤盤不足，又令陪償足數，甚是虧苦。況本關山峻地險，石多田少，不通車路，前往易州糴買，人負驢駝，每銀一錢，止買米一斗，日復漸貴，闔關人口尋採野菜草子充饑，十分貧窘。又兼操練、修築，動無虛日。告乞憐憫，合無比照宣、大二鎮月糧事例，將各處大户運納稅糧到部查照原收糧價，徑赴管糧衙門收發，易州官庫支給。收成之時，召商糴買。上倉、軍民，兩得便益等因。隨據居庸關隆慶衛左等所旗軍王濟陽等連名

告稱，切照本關南拱京師，北通虜境，實乃咽喉鎖鑰重地，又況設在山峽，米糧不產，軍士止靠月糧度日。正德八年蒙提督叢侍郎撫臨本關，見得軍士寒苦，題准，上半年於本衛倉支給本色，下半年每石折銀六錢。正德九年下半年減止四錢五分。十一年蒙巡關屠御史題准，上半年仍支本色，下半年仍支折色銀六錢。至十二年又減止四錢五分。十三年軍人劉偉等告，蒙戶部張主事呈部，下半年折色准給六錢，至十四年又減止四錢五分，至今未蒙增添。若不狀告，思得役等晝則操守，夜則防範，兼以修築隘口、剷削偏坡，工程浩大，日無休息。又兼連年薄收，米價高貴，每銀一錢，止買米九升，養贍不敷，實難存活。即今下半年，例該折色，如蒙軫念貧軍寒苦，將下半年折色照例添給六錢，庶軍士得蒙實惠等因，俱告到臣。看得三關軍士，身居深山之中，責係防禦之重。飽食暖衣能養之于無事之中，城守野戰可用之于有事之時。今臣所巡之處，皆稱月糧折色之不足；所聞之事，多言赴部領銀之非便。此蓋司國計者確有成筭，以臣愚見度之，似為不宜。古人有曰：士飽而歌，馬壯而逸，乃可以言武備。顧可使之終歲饑寒而號訴無已乎！且民出財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者相需，均為可愛也。被災去處，因其奏告乃令納價以貯庫，此為

寬民一時之權宜。及米貴之時，不照時估而給以折色，十分為率止得其半，軍有數口者何以養贍？甚有貪官污吏，增入而減出，上下通同，插為低銀，及召商糴買，照細米而領價收受。在倉者多糠粃而不堪食。軍民俱被其害，官吏獨得其利。此不特三關為然，臣聞海內倉庫，一皆如是。伏願皇上軫念軍民之困苦，深憂倉庫之空虛，濬財之源，節財之流，罷無益之費，止無功之賞，行實受之惠，禁養徂之術，嚴侵漁之法，定查盤之例，急為裁處，量事通融。乞敕户部，查處三關軍士月糧，上半年照定例給以食米，下半年照時估給以折銀，得遂養育，便于防守。仍通行天下，當收成之時，務糴本色，責令原擬倉分上納。或遇荒歉之年，暫令納價，須赴臨近州縣寄庫。歉歲給軍士以本色，豐歲給軍士以折色，使民免陪償之勞，軍享粒食之樂。如此，則人心得而天下安矣。不然，萬姓嗷嗷，大軍盼盼，陛下縱有四海之富、九重之貴，將誰為之守也！臣目擊軍士之貧窘，故敢冒昧上陳。

查處重鎮武備以防不測疏 嘉靖七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胡效才謹題：為查處重鎮武備以防不測事。臣伏見昌平州天壽

山一帶地方迺祖宗陵寢之所在、而畿輔要害之最先也。雖東西夾乎居庸、山海兩關之間，有足憑恃焉者，而玄武逼隣外境，遠者不滿百里，近者纔數十里；其前則皆平沙曠野，昔人所謂開門延敵之地，非有長谿峻嶺以為之限隔也。故其武備比之他鎮為尤不可不嚴，而其將領之選比之他鎮為尤不可不精也。累朝增置長陵等七衛官軍，每衛無慮數千員名，而又專設內外守備各一員以居守之，豈徒使其苟延歲月、坐縻廩食、上慢而下殘哉！無亦望其申嚴號令、振揚威武、有備而無患也。臣頃巡關，先入其境，時方四月，尚未開操。查問其見在官軍數目凡兩日，而官之來見者陸續尚不及三分之一。軍餘之所可見者止有守門、巡捕數十名而已，又皆老羸狼疾之甚。至於鞍馬、金鼓、旗幟、器械等項，俱無一物鮮明鋒利。其餘營操旗軍則更無一人應命者矣。守備而下，展轉支吾，或曰在京打卯，或曰出差未回，或曰巡山不在。訪其實，則半皆役占買閑，半皆縱放歇役也。夫以畿輔重鎮所賴以障內而捍外者，而武備之廢弛一至於此！不知內外守備官員平日所幹何事！倘萬分一黠虜毀墻而突入。群盜乘虛而肆起，不知倉卒何以禦之！天啓聖明，安不忘危，博採輔臣申諫之議，屢下所司，作新戎務，申明選教練之法，嚴科刻役占之條通行中外，罔

不遵守。難莫難於祛革團營之積弊，幸賴皇上獨任老成，力排邪議，聞今已漸復舊規矣。至於東西兩路一切邊防事宜，臣等巡關御史仰仗天威，嚴行所屬，雖不敢自謂皆已脩舉，然亦稍稍就緒矣。惟獨該鎮內外官員視為泛常。非惟不能整飭一二以塞明詔，而反因仍欺蔽，愈加廢弛。若不及今速為查處，是此方武備終無修復時也。臣每推究其所以廢弛之故，大抵糾察不專而人心怠玩，姦弊日滋而法守不立之所致也。蓋天壽一山既適當兩關之中，而長陵七衛又俱自京營而出，東關御史點視之，則曰我自屬西關；西關御史點視之，則又曰我還屬東關也。本兵職方鈐束之，則又曰我還是京軍也。糾察不專則人心怠玩，人心怠玩則姦弊日滋，姦弊日滋則法守不立，亦勢使然也。為今之計，莫若專官以肅其觀聽，委任而考其成功。撫按雖有地方之責，然庶務尚繁，恐於兵馬之事不能專理；職方雖為戎政之本，然衙門在內，恐於外衛之官終難遙制；巡關御史雖職專整飭邊備，然兩關俱相統攝，猶為事權不一，人難遵守也。臣又思之，任法不如任人。該鎮武備當此大壞極敝之餘，其守備官員誠得謀勇廉幹、素為人望所屬者一人，使之言聽計從，綜理數年，庶幾其能振拔有為、緩急得濟。訪得見任守備天壽山等處署都指揮僉事時立中，賦性優柔而見機遲

鈍，防閑疎闊而處事乖張；雖無顯著之惡，原非超越之才。又況自到任以來，受制於內守備太監劉岑，一事莫能展布。若使久於其任，臣恐委靡扶同，日甚一日，雖有數巡關御史終歲坐臨其地，猶為無補於戎政也。如蒙勑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有據，合無今後天壽山一帶武備事宜於巡視東西兩關御史定擬一員常川往來，專一督察；及將時立中照依才力不及事例，量調簡僻地方。作急惟選練達知兵、實心幹事將官一員，前去接管守備。更望天語丁寧戒飭太監劉岑，自今伊始，務要恪遵勑旨及見行事例，留心戎政，痛改前非。其山陵後面撞道、紅門等口，逼近四海冶，虜賊出沒去處，邊墻、林木尤宜加謹隄備，多方保護。事干地方軍馬應行應革重務，俱與外守備官從長計議而行。如再偏私執拗，懈惰不職，聽臣等撫按官指實奏聞上請罷黜。如此，則人存政舉法行，自近轉移之間，豈惟可以盡革累年之積弊，而亦可以漸復先朝之舊章。邊境安而陵寢安，陵寢安而九重無北顧之憂矣。

比例設所派糧以壯關隘疏嘉靖七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胡效才謹題：為比例設所派糧以壯關隘事。據分守居庸關等處署都指揮僉事郭昶呈，該臣批呈，前事依蒙勘，議得鎮邊城有倉無粮，長峪城無所

無倉，官軍俸糧俱在昌平州居庸倉關領，委俱險遠，下情艱苦，相應俯從傳達，設所派糧緣由到臣。據此案照先據守備白羊口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薛昂呈，據鎮邊城把總指揮歐綱呈，本城雖有倉廒一所，原無坐派民糧。旗軍月支本色俱赴居庸倉關領，往返山行二百餘里，若再守候便得數日。關米一石，除盤纏脚價外，所剩不上六、七斗，非惟不沾實惠，抑且久空城池。乞為轉達，比照紫荊關、大龍門口、倒馬關、插箭嶺等處事例，每歲坐派民糧二、三千石或召商糴買、發倉收貯等因。及據長峪城把總指揮趙鑑呈，本城亦係新建，至今未蒙設立所分官吏，又無印信、倉廒。旗軍月支本色，亦赴昌平州居庸倉關領，往迴險遠勞費，十分不便。乞為轉達，比照鎮邊城設所鑄印、選官撥吏、坐派倉糧、撫恤軍士，尤所仗賴等因。備由開呈到臣。緣係創行重大事理，已經批行本官勘議，詳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惟强兵必資於足食，綱舉尤貴於目張。鎮邊、長峪俱係居庸關白羊口第一要害重地，先年虜賊犯順，往來必經於此。至正德十四年，該經略李都御史奏請建築一城，召募軍士，多寡不等；而又專設把總指揮各一員，以提調之。規模大較亦既洪且遠矣。後緣本官陞任太速，地方幸無他虞，前項設所派糧諸事上下因循。至於今日，或略

而付之不問，或議而未究施行，臣愚以為有軍而不派糧、使其扶携老幼，終年仰給於險危數百里之外，平時既已人情嗟怨，萬一邊圉有警，不知欲令此輩顧守城以禦寇乎，將委城以關糧乎？苟無積蓄，是棄封疆，此其不可不深長慮者也。有軍而不設所，徃徃不免移委隔別衛所官員以羈縻之，官無專任，軍無常主，統紀不嚴而人心渙散，正使腹裏富庶之邦猶將不能久而無變，而況於苦寒絶塞之外乎！地利不如人和，此尤不可不深長慮者也。所據各官呈要設所派糧一節，委俱前人經略之所未備，今日當務之所最急；況查有例，似應俯從速處，以壯關隘。如蒙勑下兵部，詳議准行，合無將長峪城新設所分請名為長峪城守禦千户所，量於隣近衛所改調空閑可用千百户各一、二員銓註本城軍政掌印字樣，令其領憑前去，到任管事。起蓋官廳、公廨、監房、倉庫，悉倣鎮邊城守禦千户所規模間數。派撥人工物料，選委管工頭目等項，俱許臣督行該關分守、守備等官從長計議而行。遇有動支錢糧，就於臣見在有行贓罰隨宜取用。敢有指倚科派、侵漁冒破者訪實拏問，參究治罪。一面咨行禮部，鑄造長峪城守禦千户所印信一顆，聽候奏請關給；一面咨行户部，會計每歲坐派長峪、鎮邊二城民糧各二、三千石，以備官軍月支俸糧及有警接濟之用。

此外合用吏典斗級人役，仍行臣會同巡按御史通行軍衛有司照例施行。如此則倉廩既實而武備可以漸脩，綜理益詳而人心翕然稱便矣。

照例添設把總官員杜私弊以實行伍疏嘉靖七年閏十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趙鏜謹題：為照例添設把總官員杜私弊以實行伍事。竊惟兵馬以操習為本，而尤以把總為要。行伍之有把總猶人之有頭目，鳥之有羽翼也。一得其人，則戎務振舉，廢者興，弊者革矣。臣頃因奉命巡視天壽山，操演武藝，閱視人馬，行據守備秦震造完見操馬步隊官舍旗軍共一千七百五十七員名文册，開呈到臣。隨至教場看操。見其隊無□人皆非素練，不知坐作進退之方；多無弓矢刀鎗之器；且又太多老弱，不堪戎務，可謂十分狼狽者也。除遵照勑諭內事理、公同內外守備官以次責限整理外，臣隨詢其故，皆曰把總之官原無專設，更換無常。訪得本處把總，皆由內外守備衙門自行差委，一遇替換，衆人爭先謀幹，有錢者雖愚而必用，無錢者雖賢而棄置。借債打點，加息償還，故未任把總之時而已先為取錢之地矣。是以一得到手，更不知操演為何事，公然求索，全無忌憚，科斂賣放，任其所為。戎務廢弛，職此由也。恭惟皇上安不忘危，注意武備，如團營等營專官整理，

一切役占等弊悉革除之，武備以漸而舉，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為照天壽山係祖宗陵寢所在，其設有七衛，正欲脩舉武備以保障拱護之，安可以承平而遂不加之急耶！臣查得居庸、紫荊、倒馬等關分守、守備而下俱設有把總官一員，專一提調營務，操演人馬。所以事有責成、人無輕易，故其戎務亦略可觀。天壽山比之各關雖在腹裏，然東通黃花鎮，西居庸關，迤北逼近胡虜，其騎鞍、撞道等口俱係緊要去處，實亦與各關無異。伏望聖明軫念陵寢重地、神靈所依，乞勑兵部詳議，合無照依居庸等關有行事例，命下之日，許令臣會同巡撫衙門公同查訪附近衛所指揮等官，查有節年考語賢能、弓馬閑習者二員，疏名上請簡用一員，令其前去到任管事。專一操演人馬、整搠器械，仍聽內外守備衙門約束。將見責任既專、事自易舉，而前項所謂謀幹之私將不久而自絕之矣。

陳愚見以裨邊務疏　嘉靖九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倪組謹題：為陳愚見以裨邊務事。伏惟皇上即位九年，于茲天下生民利病所在萬幾洞達、照臨無遺。其所拳拳留意獨西北夷虜一事，尤切九重宵

旰之憂。帝德無外聖武，式昭中興盛大之業，端在是也。顧茲居庸等關為宣、大之根抵，實京師之保障。臣奉命巡視一年已滿，自惟待罪曠職，惶懼不勝。茲謹得于歲月諮詢條陳四款，用瀆宸聰。仰惟堯舜在上、有樂取善之公；葑菲微臣、用陳聞見之陋。幸賜少覽，倘有可採，伏乞聖明勑下兵部，轉發居庸等關施行。臣不勝股慄感激之至。

計開：

一、禁礦徒以安邊方。切照居庸、紫荊、倒馬三關，隣近夷虜出没之地，有礦洞所在數多，今只舉其槩者。如居庸關有橫嶺口、鷹窩駝等處；紫荊關有神堂庵、木積洞；浮圖峪有南山洞、銀山洞、燈草湖、吳家莊洞等處；倒馬關有白道安口、塔子溝、角場、東溝、吳王口、石碑溝、葦箔嶺口、十八盤西口等處。逃軍逃囚并地方慣熟人等嘯聚山峪中，至少不下千餘人，各帶弓矢槍刀，日入匿作，擅立巡山巡哨等旗號，鉦砂錘鑿之聲遠聞道傍，甚至有經月潛聚而不散者。地方深為騷擾。往往乘機劫掠村落，明火持仗，夜入人家。誠欲捕擊，稍緩則肆行虜掠，日益為害。欲處之太急則恐激變。

邊關重大。如今年春三月內，臣奉命巡視見在鎮邊城教場中操軍。有管横嶺口千户周用捕拏礦賊為首之子許名到堡。方未送審，其父許玉擁衆有三百餘人，各執槍刀弓箭吶喊齊前徑劫官寨，殺傷官軍，勢莫能止；幸得官軍勢衆，即時設法捉拏治罪。鎮邊離横嶺本堡止有二十餘里，臣奉命見在營中操軍，且其横若此，況其他乎！又如前此七月內，直隸真定府□□礦賊首郭道士等招集賊衆，通有七千餘人，一向俱在山西孟縣地方圩礦，事發懼捕，流入倒馬關十八盤西口等處山洞中，仍作礦賊，地方為其受害，遂令推官孫光輝、守備馬雄捉拏，至今追捕未盡。臣愚以為前項有名出礦地方，俱接聯邊堡，各堡俱有指揮、千、百户等官軍守禦。方今主上各堡設立看守官軍等衆，各分有項下地方，緣何致其礦徒猖獗？必是平時缺防守之計，甚至中間又有不才軍官私自招衆，身為窩主，通同作弊。如前此横嶺口致仕千户馮琦明白受礦徒許名財物，縱其地方為害；臣已行參究問罪外。以此觀之，守堡軍官若非主使為害，前項礦賊縱有之亦不敢停留經月，騷動地方，受害至此。乞行巡關御史，今後但有礦徒所在經月不散，

即便具題將本口守口官先行住支月糧，立限捉拏，如再遷延至二月以上者，致使騷擾邊方，不分內外分守、守備官，一併住支廩俸，聽其奏請坐贓問擬，輕則指揮等官革回閑住，重則分守等官取回改調。如此則人各知警，邊方寧謐矣。

一、操堡軍以習戰事。切照居庸、紫荊等三關各項軍餘原額，居庸關共有四千餘名，紫荊關共有三千六百餘名，倒馬關共有一千九百餘名。在本關營中聽操者謂之營軍。在各口堡中設守者謂之堡軍。本關營軍時常聽操於內外分守、守備官，堡軍地方寫遠，分守、守備巡視不及，量其各小堡遠近地方必設以或指揮或千户總管之，謂之各口管總官，各小堡官俱聽其提調。每口總下軍數，除紫荊、倒馬備冬舍餘來往無常不開外，本口少者不下百三十餘人；如居庸關有東、中、西路等口七管總，紫荊關有沿河口、大龍門等口九管總，倒馬關有上城、落路等口五管總，龍泉關有十八盤、鷄子崖二管總。以前各項堡軍經年雖名曰守堡官軍，其實手不能開弓者有之，身不諳執槍者有之，經年經月過蒙朝廷厚恩、虛縻月糧、歲不下數萬，豈有

能敵愾禦戎者乎！臣巡視其處，甚至有管總官堡口所在，亦無教場可操軍士者，此等廢弛，何以防守。萬一虜出不測，仗此堡軍執槍發矢以抗敵者，甚夫其難矣！除臣到本地巡視，仍責令各堡管總、指揮等官各設立教場，以備各小堡軍輪班操練；并移文管關通判，不時親巡地方，責令演習，毋致疎虞。但恐行之未幾而遂至就廢，乞行巡關御史，今後各關堡軍仍令操演，毋徒只是坐守瞭望，虛應故事而已。再有管總官本堡教場廢棄，武藝不振者，下操之日有堡軍不能開弓槍者，聽巡關御史先將分守、守備等官從實奏聞處治。如此則堡軍不徒虛應故事，有警之日亦仗其力，總管官亦不徒示虛文而有實效矣。

一、處驛軍以杜虛縻。切見居庸關西北路一帶設立四驛，驛軍除逃亡不開外，實見有軍士共一千三百七十餘名。居庸驛實有四百餘名，榆林驛實有四百二十餘名，土木驛實有三百三十餘名，此外榆河驛軍兼有在京各衛派發者，實有二百九十餘名。臣按歷地方，并查各驛走遞月報文簿中，每日驛軍走遞公文等項多不過數件，差軍不過數名，中間雖有上官赴任扛擡行李，有

數而已。大抵西北沿邊終非東南馬驛繁據之比，空閒之日實多。比如關軍空閒之日且用之脩理邊堡城郭等項，驛軍實未之有也。且如關支月糧，一月驛軍與關軍俱是一石，甚有勞逸不均者。再加以管督指揮委之非人，坐見曠閒，日久無用，利其月糧，一槩全驛盡數賣放，每日只另顧幾名以備官府往來答應。似此宿弊不行革除，邊驛狼狽愈深。臣愚以為前官之法，前項各站驛，原額設下許多站軍為有警之日設以備不虞也，非為皇上今日寧謐之日設也，今亦不敢減其名數。倘於此不有以計處之以振作其武藝，則月糧虛縻於無用，徒致管驛官員作弊而已。乞行巡關御史，將前居庸等驛原額軍士只許量留一半，以聽走遞使用，其餘各春秋分班發附近營分，隨營聽操，以演武藝。如榆河驛則發之白羊堡守備營內，居庸、榆林、土木則發之本關分守營內。巡關御史不時按行點閘番休代上，無事之時則用之走遞公文，有警之時驛軍各知兵仗，其戰守以固地方，如此關軍驛軍勞逸適均，月糧不至虛費無用矣。

一、備戰具以精武藝。夫軍旅鈇鉞所以飭威。箭者有百步之兵。方今居庸等三

關，器械不精而善射甚少，及查之由夫錢糧不敷所致。且如居庸關，歲造軍器，錢糧本關軍士出銀一半，三河縣解銀一半，共有二百餘兩。紫荊、倒馬二關則取給于真、保定各衛，雖比居庸稍減，遞年錢糧亦非缺少。臣巡歷各關、營，下操各軍披執盔甲、鎗刀戰牌，俱各破損不堪，旗幟甚不鮮明。因詰之分守、守備等官，則應之曰：遞年各處災傷，錢糧俱未解到，無以措辦，以致器械不備如此。至如射弓一張，堅硬堪射者謂曰遼東弓，其價至賤，不下白銀一兩，軍士月支糧一石，餬口不暇，安有許多價銀而處置是弓以演習乎？守營將官上下偷安，不為呈舉上司，以時處置，因循歲月。及御史巡視下操軍士中，雖有思自奮力步射取中以圖重賞者，徃徃直袖手而已。中間雖有素能射者，俱是弓弦輭弱不能遠中，無其器具而思以振作之，臣思亦難矣。乞行順天、保定巡撫官，先將三關器械，歲派錢糧、早乞趁時處置，發解本關脩整。其前項弓箭手缺弓者，合無不為本軍分給器械常例，行令巡關御史，動支本衙門附近府縣贓罰銀兩，差委廉明官員收買遼東弓，量軍名數多寡，或設立下操官弓以給其用，或照名各給

一張以資其費。其旗幟等項，亦乞措置造換鮮明。如此方可責其步騎之精，庶臨敵取効而邊方亦以振揚矣。

乞體憐邊官寒苦比暫借給久欠俸銀以資養贍疏（嘉靖十年八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余鎬謹題：為乞體憐邊官寒苦比暫借給久欠俸銀以資養贍事。臣於嘉靖九年十一月內，齎捧勅書前往居庸關巡歷。據直隸隆慶衛指揮千、百戶等官，指揮僉事張奇等呈，前事照得奇等俱係邊方軍職，惟靠各月俸銀以資養贍。先自正德十六年以前俸糧未給，各官告蒙前巡關穆御史奏行前巡撫汪都御史撫臨到關，將本衛在庫新增銀八百三十五兩委過陞任掌印指揮王臣，給作各官俸銀外，今自嘉靖元年至今九年分毫未給。邊方寒苦，前俸無望。查得見今在庫又有嘉靖九年以前秋青馬草并新增地畝銀共九百餘兩，在官無礙，亦堪動支。如蒙軫念邊官寒苦，將前在官銀兩暫比前例支給，以濟貧官窮窘，待後給完造册回報，庶使恩例不辜等因到臣。尤恐未的，已經執行分守本關署都指揮僉事戴縉即查指揮張奇等各名下折俸，原在何衙門關支，因何經年未給，從實開數呈報，毋得扶同取究不便。此繳。行查去後，續據分守戴縉呈，據本衛申，查得本衛指揮千、百戶等官折色俸銀先年坐派

涿州丁絲絹錢支給。續因本州銀兩不敷，委官百户陳言奏改易州，支過地畝新增銀兩，凑給到嘉靖元年上半年以前之數，後向無銀。至嘉靖六年四月内委官陳言又奏行户部，轉行前巡撫汪都御史處案驗，蒙將本衛先掌印陞任指揮王臣追收在庫新增地畝銀八百三十五兩給作各官。嘉靖元年至二年上半年一半之數，仍欠至三年止未給銀，共一千五百六十八兩六錢一分六釐四毫。蒙巡撫周都御史坐擬永平府所屬衙門贓罰等銀，懸望月久未給。又有本衛致仕千户等官馬欽等連名狀赴巡撫周都御史處告，批順天府江推官查過，本衛新增地畝并秋青馬草銀共一千一百兩六錢二分二釐二毫五絲，給作三年以前之數，已經呈請，去久未蒙明示。其嘉靖四年起至嘉靖九年止，筭該共銀五千八百八十六兩二分二釐二毫，並不蒙坐擬何項銀兩支給。今各官貧苦，終年無靠，恩典徒施，未蒙實惠。今查得本衛官吏旗軍一年共該約支俸銀九百餘兩；又查得本衛一年地畝新增該銀三百六十八兩一錢七分五釐八毫，隣近長陵等七衛，一年地畝新增該銀共七百一十九兩八錢一分四釐八毫二絲，通共一年該銀一千八十七兩九錢九分六毫二絲，可彀一年支用。乞賜俯順下情，奏請轉行户部，委官主事衙門徵收，照數准給，以後永為定規，庶使貧官得以養贍。為此今將查過

緣由，理合呈乞轉達施行。據此，案照前事已經查勘去後，今據前因，擬合回報等因到臣。照得邊關最為寒苦，官軍俱多貧難。今指揮僉事張奇等應得折色俸銀既經年未得關領，相應借支，以資養贍。及照本衛官吏旗軍每年該支俸銀約計九百餘兩，若止坐派涿州支給，其何能敷，於此無以處之。臣恐貧難官軍日為衣食之謀且不暇，而欲責其習熟騎射、整飭軍容、奮揚威武，亦難矣。如蒙乞勅户部，轉行本部，委官主事何俊，行查本衛及長陵等七衛前項新增地畝併秋青馬草銀兩堪以動支，即委官領出，盡數給散，以補各官未支之數，以後年分就將前項銀兩坐委管糧主事徵收，每遇年終，同月糧給散。庶官軍折俸得霑實惠，而邊關重地不至於師不宿飽也。

陳言邊務疏 嘉靖十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余鏞謹題：為陳言邊務事。臣本庸才，未諳邊務，以待罪風憲，欽蒙差往巡視居庸等關。爰自奉命以來深惟曠職是懼。仰賴聖明在上，邊方寧謐，故得以優游從事，幸免獲譴。茲一年已滿，謹以得於積慮之下、咨訪之餘者，條陳四議，用塞芻蕘之責，以備葑菲之采。伏乞皇上少垂一覽，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用，特賜允從。煩瀆宸聽，臣不勝恐悚之至。

計開：

一．議復兵備憲臣，以重邊鎮、以重陵寢。臣竊惟郡縣冗官可去而邊關憲臣不可無，軍旅之事固有司存而文墨之吏自不可少。今居庸等三關雖有巡關御史往來巡視，然地方延袤千里，一年之內巡歷不過兩番，一過之後而臨之者皆武臣也。武臣類多不學，往往見利忘害，其知禮守法、不上慢而殘下者幾何。必有監司朝夕相臨，庶使之畏心常存，不至於上慢而殘下也。然則西關兵備可以為冗官而去之耶！且二關旗軍各無慮數千，其獄訟、錢糧亦不為少。今紫荊、倒馬二關各有管關通判在彼住劄，專一問理刑名、禁革奸弊，猶之可也。至於居庸，則無一文墨吏可以委用，凡獄訟、錢糧之類，欲一御史事事躬親，則日亦不足矣。是兵備之在居庸尤其不可無者。臣又仰惟天壽山乃祖宗陵寢所在，而居守其地者惟寺人、武夫，以故其弊滋甚。以官軍則玩愒，以武備則廢弛，以禁木則往往被人砍去而不知。向使長陵等七衛官軍有憲臣以監臨之，則所以操練軍馬、保障地方、固守城池、護衛陵寢者自不敢以少懈，而一切奸弊可以朝發夕聞也。彼內外守備

寧無所畏忌耶！是兵備之在天壽山亦其不可無者。或謂邊關重務，不在於區區理刑革弊之間。臣則以為欲整飭邊務，必自理刑革弊始也。蓋刑清則軍士不冤，弊革則軍士不擾，由是行伍充實而武備可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也。是兵備之在西關，蓋斷斷乎其不可無者。臣查得兵備副使之設，建議於提督東西二路邊務兵部侍郎陳玉，其說尤長，邊關至今稱便。故居庸關把總李泰因分守太監之去，即有添設兵備之論。其謂不便者，以不便己私也。又查得尚書王瓊議革兵備之時，其巡關御史張欽已建言議留。逮皇上登極，而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與巡關御史楊谷又會本議，復皆未蒙俞允，無非為天下惜財費也。臣復何言。然反覆思之，邊關重鎮也，陵寢重地也，設此一官豈為過費。且由前所言，而兵備得其人，則亦未嘗不利也。其小者可以問理刑名、禁革姦弊；其大者可以充實行伍、振作師旅、脩舉武備。今惜一費而遺五利，是豈計之得哉！如蒙勅下兵部，從長議處，如果臣言不謬，即查照侍郎陳玉原奏，照舊添設副使一員，令其總理居庸、紫荊、倒馬三關及天壽山長陵等七衛事宜，在於居庸關住劄，專一督理邊務、照

護陵寢，兼問理刑名、禁革姦弊。其順天府所屬宛平、良鄉、昌平、涿州、山西廣昌、靈丘等州縣及真、保定二府各屬州縣，俱屬本官提調。其巡關御史與巡撫、巡按各往來巡視而督察之，如其不職，則從而劾黜之。如此，則前所謂五利者庶幾自今可得而邊關、陵寢可以有備無患矣。

一、議調隣關軍衛以便調度、以便防守。臣竊惟分番戍守非古人之得已，而樂土重遷實衆人之常情。故兵貴土著，而客兵雖多終難倚之以為用。照得紫荊關形勢之險不如倒馬，官軍之衆不及居庸，於是調取真、神二衛、保定五衛官軍共一千九百八十八員名輪班操備，是亦不得已而倣古人分番戍守之意而為之也，夫豈不善。然官軍之隨調而來也，寄食傒居，常懷去志，披堅執銳、徒事虛文；且隨到隨逃者又多有之。及催發至再，而彼之班期則已過矣。夫逃者拘之不來，而來者急於思歸，如此，緩急安足倚哉！臣故曰客兵雖多終難倚之以為用也。且茲所調官軍每班九百九十四員名，每名除月支正糧外，又給與行糧四斗五升，月計共該糧四百四十七石三斗，歲計共該糧五千三百六十七石六斗，計其所費實為不貲，而於邊務則無寸

補，所以處此者不可不急急也。臣查得正德十一年巡關御史屠僑會同巡撫都御史臧鳳，嘉靖元年巡關御史楊谷會同巡撫都御史周季鳳，皆嘗建議及此，欲比例居庸，設衛紫荊，各數百言，利害備悉。但更張太甚，建置苦難，宜其言之不蒙俞允也。今臣雜諸衆論，參以己見，則有一焉似若可行，敢為陛下陳之。臣切照紫荊關逼近宣、大，乃京畿之西輔；而茂山衛設在易州，實紫荊之內援。今紫荊操備官軍與其遠取諸真、神、保定，孰若近取諸茂山。臣固知茂山官軍皆在京營輪班操備，一旦調來，紫荊未免嫌於紛更。然事關利害，可以轉移變通者，惟求其當而已矣，又奚拘拘於已往之跡。彼真、神等衛莫非陛下之官軍，而輪班京操者用之茂山可也，用之保定可也，用之真、神亦可也。今查得茂山京操官軍不過一千三百餘名，而真、神、保定操備於紫荊者其數過之，以之調補京操尚餘六百八十名。扣其輪班行糧，每月可得米一百五十三石，以之召募土著之兵，可得一百五十三人。三年教養，十年成聚，其視僦屋思家而備禦無固志者為何如！且紫荊去易州不過七十餘里，若以茂山官軍屬諸紫荊守備，其守禦本州城

池者量留四百餘名，設一把總在彼操練，仍聽守備節制，而巡關御史又往來督察之，則不必立衛關中，而輕重主客之勢，操縱調度之權自兼得之矣。萬一遇有警報，又可以朝呼而夕至，辰發而午到，其視終日勾亡捕逃而經月不獲一者又何如！夫衛所不必遷移改作，軍士不待遠離更番，而所以備禦邊關者自不至於缺人廢事。此於人情相安，事體相宜，邊務有益，宜若可為也。但臣以庸才肇建此議，恐駭見聞，而泛然旁觀者或以為窒礙難行，仰惟皇上斷之而已矣。如蒙勅下兵部，轉行撫按衙門及續差巡關御史再加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可以施行，併有合行事宜通以次查議上聞，則邊關幸甚，地方幸甚。

一．議處影射驛軍以充實行伍。臣查得紫荊關西十里外有一軍站，名曰盤石驛，軍三十一名，馬六匹，管驛事于戶一員，直隸後軍都督府。其軍以走遞為名，而影射差役，隱下餘丁，占種地土，蓋有年矣。且散住紫荊地方，不屬守備管轄，故無所忌憚。往往於早夜之間，窺伺巡捕未至，則潛入禁山，盜砍樹木，其為關邊蠹害，蓋亦有年矣。今年七月，臣因本驛軍餘張大林、

郭資、郭才砍伐事發，鞫出前情，而其詳尤未悉也。乃委盤石口管總千户高騰、管地方百户張寶，查得驛軍張成等三十一名，因其原無差操之勞，故未給與糧賞。正德元年巡撫韓都御史據張成等狀告，始每名撥與黃軍營官地四十七畝三分，共計地一十四頃六十六畝三分。其後遂因而私開山坡、侵為己地，及各軍隱下餘丁二百三十一人，除老疾三十二人、幼小二十人，其成丁精壯者實計一百七十九人；共占種山坡地四十七頃一十畝。又查得本關舍餘岳郁等、易州等處民人楊勉等七十四人，共占種地一十三頃八十七畝。管事千户王英除官地四十七畝四分外，又占種地八十畝。俱不辨糧當差。備造方册開呈到臣。切照盤石驛去紫荊關甚近，東有上陳驛，西有塔崖驛，二驛相去不過五十里，縱有緊急事情，其走遞亦不乏人。臣經過盤石二次，未嘗用其一夫一馬，不知其所謂走遞者何事，迎送者何人也。如以為專為後府走遞而設，然本驛猶在紫荊之西，遇有緊急軍情，則本關已飛報矣，奚待驛軍走遞而後知哉！其無所事事蓋亦審矣。夫以邊關緊要之地，每患缺人防守，今張成等三十一人并馬六匹，正宜收入行伍以便差

操。而其隱下餘丁，有願充軍役者許令首官，與張成等俱照例給與月糧及冬衣、布花；不願者仍照紫荊守禦所軍餘事例，一體編派差使及撥與幫貼本户正軍。其前項占種及官給地土，各令盡數還官，待投充軍數册定之日，與張成等另行通融分撥。其管驛千户亦宜查革，就令盤石口管總千户帶管。凡後府有行事件，照舊申報施行。如此，既於後府走遞無防，又於邊關備禦有濟，可謂一舉而兩得矣。不然豈惟張成等諸人得以影射差役、占種地土、適已自便而已哉！而其所隱餘丁，既不屬軍衛鈐束，又不屬有司管轄，則其神没鬼出之行，將有不可得而測者；為患地方，恐非細故。且訪得各軍及餘丁因軍民兩無差遣，俱頗有餘積，今以之隸於紫荊，則所謂土著之兵，殆無有逾於此者。蓋斷斷乎其可行也。伏乞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妄，即轉行續差巡關御史查處施行，是亦邊務之一助也。

一、議撥剩餘官軍以接濟操守。臣查得龍泉關防守官軍僅百人，其所轄大小隘口四十五處，守把官軍亦止三百八十餘人。因其人寡而不足以守也，于是調取真、神二衛軍餘八百四十人以為備冬之計。常年十月初一日來關，次

年二月初一日去關，自二月至九月則無復有備禦者矣。其阜平、元氏、平山、靈壽、井陘、贊皇六縣雖撥有民壯九百九十餘人，分布隘口、協軍防守，然每處亦無幾何，而逃者又常過半。其受雇而來者器械不備，弓箭生疎，亦無實用。以故山西等處礦賊得以乘虛突入，其往來出沒，於北黑山等口無月無之。彼守把官軍多不過十餘人，少則四五人，如之何其能禦也。今年三月間，本關以礦賊熾盛而官軍無如之何，乃具呈巡撫及臣處，暫借前項備冬舍餘協軍防守，至五月方散，貽害地方蓋已多矣。七月以來，委官趙吉又有礦賊猖獗之報。故凡承委千、百户恐累及其身，往往託故求去；而調取者又多託詞不來，如近日被參千户李鍾，職此故也。夫以礦賊尚不能禦，萬一有警，其何以禦之。所以備禦乎此者不可不預為之所也。及照本關雖隸倒馬，然相去三百餘里，其地西接山西，南歷真定，山深地廣，實控制鴈門、偏頭二關，而防守官軍總計不滿五百，亦可懼也已。且總領其事者又未奉有欽命，是故其權輕、其去就輕、而官軍亦輕視之。如此而欲其威振於邊關、令行於軍士亦難矣。彼插箭嶺去倒馬關不過六十里，而守城官

軍既三倍於龍泉，又得欽依把總以督率之，何其重於近而忽於遠耶！由此言之，則龍泉之軍士不可不加多，而把總不可不添設也，亦明矣。臣查得真、神二衛去紫荊則遠，去龍泉則近，如蒙陛下允臣前議，伏乞勑下兵部，通行議處，如果臣言可行，合無將調補京操剩餘官軍坐撥真、神二衛，每衛三百員名，一輪春班，一輪秋班，前來本關接濟軍餘操守。其往還俱以三、九月為期。并比照插箭嶺事例，添設把總指揮一員，專一在關督率官軍，凡所屬隘口一切事宜，皆委任責成。如此，則所以保障地方、固守城池者，庶幾有備無患。至於勦捕盜賊，又其事之小小者耳。邊關幸甚。地方幸甚。

西關志居庸卷之七

及時區處邊防預遏虜謀以圖萬全以安中國疏（嘉靖十一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徐汝圭謹題：為及時區處邊防預遏虜謀以圖萬全以安中國事。臣竊惟近日北虜驕橫、挑釁邊隅，然虜志既驕，其師必老；因其志驕兵老之時破之必矣。但其機在我，亦惟所以備之何如耳。臣逆料虜計，近因延綏連年災困，故敢乘間竊入。又者，上年入寇大同，失利而返，雖洩忿於經過地方，肆其酷毒，然貪狠報復之心未嘗一日肯忘於懷。臣於嘉靖十年七月間，為急處邊賑、經畧地方、以固大防、以尊國勢事，又於本年十月二十四日為請軍器以震兵威、肅武備以嚴防禦事，俱已先後陳之矣。蓋禦敵之要，在乎以逸待勞。處變之方，在乎以靜制動。況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欲謀守據先務儲蓄，欲謀勝敵先務强兵，欲謀倡勇先務擇將，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於此而不預為之計，此犬羊之所以窺伺邊隅，而延綏之兵不能不來今日紛擾之慮也。尚賴聖天子睿謀神斷，發帑遣兵，又值犬羊嘗試之初，故得

徐就調理。雖賊虜時將引去，然其膽未寒，其兵猶銳，其詐莫測，其變實多，試恐將或紐我之兵，使皆悉力於彼。今日出騎兵幾百以薄我邊城，明日出遊兵幾千以臨我諸鎮，我兵備東彼便擾西，或後而前，或此而彼，固所以分我之兵，亦所以為試我之計。相持日久，窺伺日深，就吾疎畧之處，因投其深入之姦，誠不可不預待而早圖之也。再訪得北虜之兵舊居三窟，其一則有名滿會者，負衆入套，即今為患延綏；其一則結巢於威寧海子之北，邊近大同；又其一則屯聚於北口青山，接近宣府；然則延綏之兵特其一枝耳。雖曰犬羊之性，彼此各讐，然族類相同，其勢易合，邊備之計豈可急其一而緩其二哉！且各鎮兵將、糧草大非昔比，而大同尤為狼狽。若不及時區備，將來忽遇有警，然後發銀計兵，如今日之救延綏，不無臨期倉卒、撐東備西、舉動遲緩。蠢爾諸夷又恐或有乘釁而起，突然之頃何以禦之。臣愚竊謂及今料理，尚以為遲。凡一應事宜必當預先畫圖貼說，要見沿邊各鎮，其險阻形勢與夫城池器械，必思所以戰守之方，而兵糧尤為先務。以糧言之，其在延綏等處，則宜於黃河一帶陸續運行。如石州相去三日，保德止去五日，慶源、延安等處不越十日。凡各處之米則當就此轉輸，而湖廣之米由鄖陽進，河南等處之米由漢中進，或

收貯陝中，或隨時運轉，以為三邊之援。其宣、大等處，當因夏麥將登，即便預先收買，或轉糴於河南、山東等處，或於山西等處，以為宣府、大同之援。其在三關，則當西運易州，南運軍城，北運居庸，以為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援。然其轉運之法又不可分毫騷擾，或招引客商，或官為雇募，使車户人等皆得以食力於官。數月之內，遠近畢集，而邊備充矣。以兵言之，西路如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去不遠，則宣府遊兵當於此地屯駐，以為大同之援。南路人馬如順聖西城與陽和相近，當於此地選備以為臨期之援。東路人馬如永寧、保安、懷來等處，則護衛宣府，以為調遣之援。又如直隸八府及各衛所等屬軍民，則責令府、衛總兵、都司等官用心招募，設法勸懲。將見豪傑之士，必有振拔而起，計得精兵十有餘萬，不惟內護京城，且隨呼即集，足為邊關遠近之援。雖榆林等處及山、陝遊兵，亦皆各於本處地方分投遥制。夫各於本地，則無老師傷費之虞，彼此分投，且有互相應援之勢。一遇有警，然後分次發遣而兵備肅矣。若然，則糧有餘數，兵有餘力，將有餘謀，雖彼之欺詐百出，吾惟從容以應之。或堅壁以折其鋭，或擊突以挫其鋒，使我地無可乘之機，彼兵無進攻之路。料彼之師老計窮，將圖歸計，於是而犄角相乘，

奇正疊出，必使區區賊虜匹馬不回，然後快於人心；斯可以大振中國之威，而四夷觀覺之徒必將驚心帖耳，可保千百年永無邊顧之憂矣。伏乞俯察臣言，勑令該部，當虜謀將露之初，急為先事奪人之計。凡宣、大及各口等處及今區處兵食，圖畫進呈。庶萬全之謀自足以杜賊間於窺伺之時，而各道之兵必能成功於有警之際。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顧慮之至。

及時會計以裕邦備以固邊防疏　嘉靖十一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徐汝圭謹題：為及時會計以裕邦備以固邊防事。臣惟近日任邊諸臣各請預助邊糧，而一時所擬亦皆不能盡如所望，是豈該部所不欲哉！良由料理無素、計慮不時之故耳。蓋為政以足食為先，百姓以貯積為命；與其食不足而財有餘，孰若財不足而食有餘。然有財而後有用，未有財不足而食可充者，則夫會計之慮可不先事而早圖之乎！我國家錢糧等項舊有常規，府庫積藏代有定數，但當會其總歸、計其條約，顧施為緩急。何如耳？如量入也，而必計一年經用之所餘。量出也，而恒計一時別用之不足。其於倉庫之防也，則自歷代積累以至今日而計其為幾十年不時之備，夫是之謂遠謀。其於凶荒之備也，則查各處粟穀以至雜糧而計，其

可為幾年賑恤之資，夫是之謂近務。至於目下之所當急而先者，尤莫要於各邊糧餉，則計彼之所入，其軍糧之給可足乎？所欠若干，其歲運之數可備乎？必得糧草若干，可以應客兵幾時之費乎？如或不足，則以某項銀兩專事各邊以為助給之具。夫是之謂要機，五者備而會計定矣。於是以所計應用銀兩，一面及時發買，又如夏穫秋成之時，五穀頗賤，各處解户之到多在於冬末春初，其於宜糴之時未能卒至，則儘先發太倉等處所計堪動銀兩，平價以糴；俟大户到日，只照徵納數目寄庫還官。若然，則商賈樂貿易之便，解户寬幫貼之費，農夫無苦賤之憂，倉廩有常積之粟，一舉而四利並興，亦何故而不為耶。臣每見京師糧價，每於冬春騰踴，初夏尤甚，而邊方糧草價費不貲。近如榆林地方，每粟米五斗五升、豆八斗各值銀一兩；凡穀草一束估銀一錢五分；固雖搜括招來，亦且無人報賣。故通計一日之費，糧草計銀五千九百四十二兩尚且不敷，雖京運銀二十五萬兩，與淮鹽二十八萬引，僅足二月支用。所以然者，蓋由會計不早，故收買失時，以致虛耗銀兩，深為可惜。向使去歲夏秋之間，先為之慮，米或四、五分一斗，草或五、六釐一束，計其所獲，將必兩倍於今矣。夫既往無及，將來可圖。今者秋成在邇，虜患當防，乃又不行會計，必待邊報

至日而後給發銀兩，則時既失期，價必增貴；如侍郎張瓚倉卒行邊，雖齎發四十萬兩，然所濟幾何？孰若先時早發之為愈乎。訪得榆林本鎮一月該米一萬八百石，該料二萬五千三百八十石，該草八十四萬六千束，凡三路倉場本色糧米僅穀十分之三，料草不及三分之二；況如隆慶等衛所官軍月糧、口糧歲該米八萬七千餘石，而山東等處解户運納本色、折色歲共米四萬六百石，僅供半年支用。若此之類，固不特三路之可慮而已，居安積玩，實可寒心。即今承平日久，凡聞兵食之論者每每視為常談，蓋惟知府庫皆財，而不知計不足於有餘之時；惟知百姓皆兵，而不知思有事於無事之日。此所以一遇稍警，即便倉惶，守邊者多告計於臨時，司計者恒顧慮於當事，是固無惑乎其然也。伏乞俯察臣言，勅下該部，將一應内外錢糧凡出入、多寡及積蓄、預防等項務皆先用經畫，以求永久之圖，預將米、穀、豆、麥及新舊蒭草等項即便及時發買、以備積蓄之計。必使内預定而外有所資，先慮周而後有所備，邊臣免内請之艱，該部無臨事之慮；以之而招兵，則一方之食自足以招一方之力，以之而應敵，則先事之預自足以決先勝之機；不待調遣紛紜，而指顧之間，自足以布全城之陣矣。

傳報聲息疏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方一桂謹題：為傳報聲息事。臣於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未時，據分守居庸關等處署都指揮僉事張翼呈稱，本月二十日未時，據東路西水各口夜不收李旺報稱，本月十五日密雲大水谷地方達賊入境，搶虜人畜緣由。隨差常哨夜不收李全四、華謙等前去爪探。續據東路管總指揮陳詔稟稱，達賊於本月十五日由密雲大水谷地方進入，約有五、六百騎，到於懷柔縣地名紅羅鎮、康哥莊、流水村、北富老、東富老、南富老等九莊，燒毀房屋、搶虜人畜不知其數，至十七日達賊方回。十八日半夜又有達賊一十二騎至團泉村燒房，搶去小廝一名，小女一口，射傷居人三名。多人知覺趕退，行至黃坎村迤東，將小廝、小女殺死去訖等因呈報到臣。臣即時行令分守張翼，嚴加提調；該關把總王麒督率該路管總守口，官軍將城垣、壕塹、賺坑、要害去處併禦賊器具等物上緊脩備，設置停當防禦；及令守墩官軍晝夜瞭望賊勢進退，隄備以安口堡；鄉村軍民仍行該關管操等官整頓人馬、鋒利器械、聽候調遣外，切照臣奉命閱巡居庸等關，今東關有達賊突入，所據搶殺；懷柔縣地方離臣轄西關東路撞道口僅百餘里耳，況本口併石湖谷、西水谷山後原無

城堡障蔽，就與密雲邊外虜境相連。今被搶，虜得利而回，恐有復來之舉。是以臣日夜兢惕，深抱唇亡齒寒□□□。再照山海關、薊州等處，外薄胡虜內□京畿，實為朝廷重地，祖宗設整飭邊備巡撫都御史併總兵官以坐鎮控制寧謐之。從來有缺則吏、兵二部慎重其選。今達賊以數百騎張膽突入至順天屬邑，肆害生靈，如蹈無人之境。何耶？擡吾邊境之虛故耳。何謂虛？巡撫王大用被劾即不能行事矣；總兵官卜雲又遼遠不能急到矣。夫不倚賴於巡撫，若有總兵足倚賴焉，則亦無是事矣。臣聞兵部尚書王憲初始推用總兵卜雲太遠不到；今且致誤邊事，仍然該司郎中吳繒之不練事；吳繒昏庸，因人共責其誤，亦有噬臍之悔，然已致誤邊事，悔之將何及哉！所可及者，在今日仰賴聖德神威，亟用人以退虜而已。伏望皇上嚴勑兵部，從長議處，速促該巡撫都御史戴時宗、總兵官卜雲，星夜赴鎮任事，剿撫戒嚴，如再趨命遲緩誤，即賜罷黜，以懲推延觀望之姦。併勑欽命，暫往提督征禦廷臣即日就道，務要達賊在目下相機擒捍退遁。使胡塵清息，隣邊邑境寧靖，京師晏妥，用紓聖明北顧之憂。仍乞勑戒兵部，今後遇推緊要地方將官，自行留心採訪，選武擇賢，兼量其道里遠近，疏名上請簡用。毋止一例信憑司官朦朧誤推，俾東西南北之

不相及，舊翼難至，輒貽後悔；則邊陲幸甚，而兵部亦得以自追其咎矣。臣愚忠無任戰慄之至。

大虜壓境計處防禦疏 嘉靖十二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方一桂謹題：為大虜壓境計處防禦事。行據分守居庸關等處署都指揮僉事張翼呈查，議得本關城該用佛朗機銃一十副；所轄緊要城堡口隘共一十四處，八達嶺門該用佛朗機銃五副，東路德勝、錐石、西水峪等口該用佛朗機銃共六副，中路兩河、蘇林、湯峪、石峽峪、河合等口該用佛朗機銃共一十二副，口外榆林、土木等驛該用佛朗機銃共一十副，白羊口堡該用佛朗機銃一十副，鎮邊城該用佛朗機銃一十副，長峪城該用佛朗機銃一十副，通共該用銃七十三副。又據整飭易州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徐景嵩呈稱，該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宗魯據守備茂鎮李泰等呈報，佛朗機銃數目已經具題，該工部覆題，奉欽依准給紫荊、倒馬等關佛朗機銃共一百二十二副訖，各備查數目緣由，呈報到臣。據此，案照先奉都察院劄付，為前事，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汪鋐等奏內開，先任廣東副使奪獲佛朗機銃，藉是

以剿滅山海之寇，屢有微効，乞勑該部，如式打造前銃，給發各邊，嚴守墩堡，則虜寇雖衆，自不能入。仍乞勑兵部，行各邊相勘墩堡銃器有無完全足用，具由奏報，務使缺則補完之，少則增給之等因。奉聖旨：是。覽奏具見卿等體國防邊至意。各邊墩堡車銃，兵部行撫按官查勘，具奏補給。欽此。欽遵。備劄到臣。臣即備行按屬居庸、紫荊、倒馬等關各分守、守備官查報去後，今據前因，為照佛朗機銃自古所無，由尚書汪鋐先年持憲廣東而始奪獲，傳於中國，以屢獻聖明，輸效邊塞。臣近巡歷邊關，詢訪將弁武卒，僉謂此銃禦敵制勝，勢莫敢攖，用得其法，蜂屯蟻聚之虜可一擊而潰，誠為兵之至要，在關塞城堡尤不可缺者也。所據紫荊、倒馬二關該巡撫都御史許宗魯已行題准給領，不敢煩瀆再請外，惟居庸關所轄城堡、口隘外連宣、大，內拱京畿，實為要害之地。尋常器械率皆整飭，獨缺前銃耳。臣又聞此銃之為力甚大，然或鑄造不如法，失其制度，則亦無所庸其功焉。伏望皇上勑下該部，將前項佛朗機銃委官監督，如法鑄造，照彼居庸關分守官呈報數目，通行降給發領，分布防禦，庶邊塞有賴而虜患無虞矣。

守關官員經年不得支俸窘迫無聊乞恩補給以蘇困苦疏　嘉靖十二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方一桂謹題：為守關官員經年不得支俸窘迫無聊乞恩補給以蘇困苦事。據隆慶衛左等所百户陳言等呈稱，職等自正德十年起至嘉靖元年併三年等年俸銀節奏到部，准將涿州、易州及本衛地畝銀兩補給外，其嘉靖二年下半年未經補給，嘉靖四年迄今相沿九年之上，俸銀通無下落。及照本衛官俸緣係京庫，後改涿州，與同涿鹿、興州、中屯附近等衛在彼關支；但解到銀兩，早知先給去訖。本衛寫遠，逐年不得實惠。如蒙准呈，憫念軍官貧苦，題行户部該司行委管糧主事，查為定規，以後照常造册告投，按季關支，軍官得霑實惠等因。據此，尤恐不的，批行分守居庸關等處署都指揮僉事張翼，查得本衛官吏折色俸銀每年若遇閏月，約用銀一千兩。嘉靖九年間，該衛指揮等官張奇等呈，蒙巡關余御史具本奏行户部，轉行管糧何主事，查明將本衛在庫新增馬草二項銀一千一百兩六錢，准折官吏嘉靖三年分折色俸銀八百九十一兩九錢，凑補嘉靖二年分折色俸銀二百八兩。本年除先給過銀三百二十八兩，尚欠銀四百伍十一兩。嘉靖四年起至十二年止，共欠九年俸銀尚未補給。邊關貧苦，民不聊生。再查本衛撥去永寧戰備禦軍人李成等名下該徵糧米六百一十一石三斗三升，兑扣無地軍人月糧，每石要銀七、八錢。合無照依糧

價，每石止徵銀六錢五分；屯田米一百六十五石，價亦同前；黑豆一百六十五石，每石徵銀四錢五分；共徵銀五百九十五兩三錢六分；併新增馬草二項銀四百六十八兩二錢，通共銀一千六十三兩六錢，足徵一年俸銀支用。就以嘉靖十二年秋成之後，照數徵完，呈送管糧主事衙門，驗過放支本年俸銀，餘剩之數貯庫，作正支銷。其查出拖欠嘉靖十一年以前新增銀八百一十六兩八錢，馬草銀二百兩，嚴併委官徵完，併見在貯庫新增馬草銀三百四兩三錢，通共銀一千三百二十一兩一錢，除補完嘉靖二年未給折色俸銀四百五十一兩，餘作嘉靖四年分折色支用。嘉靖五年起至十年共七年，約該銀六千餘兩，乞行户部，查有積蓄去處，照數補給等因，呈報前來。又恐未明，續又批行隆慶衛經歷趙經綸，覆查得隆慶衛每歲該徵納地畝糧二千八百餘石，係該上倉，因軍士輸納不便，遞年與無地軍人兑扣還官，中間多被經收識字管事人役作弊侵漁，年年催徵，年年拖欠不完，有名無實，何濟於官，利歸姦人，此弊為最。合無自嘉靖十二年起，將本衛地畝糧盡數通不必徵納本色，亦不必兑扣無地軍人併新增地畝秋青馬草三項銀兩，專聽昌平州管糧衙門管理。秋成之後，催併追徵，務在通完解送本衙門，年終唱名給散各官。一歲之收頗足二年官員折俸之用，

計至三、五年之間，將各官拖欠俸銀足以補完。以後年分著為定例，收支或有餘剩銀兩，亦折軍糧支用等因，各呈報到臣。臣惟邊關寒苦之地，別無所產，軍職全賴俸資養贍。今經幾有十年不得支給，何以聊生，況養廉乎！原派涿州，有名無實，既經年空虛，不得關領矣。臣巡歷居庸之時，訪得各官貧難，全無仰賴，負債數多，委的情苦不堪；甚至空閑指揮流為竊盜者，豈其性然哉，固窮迫之耳！若不亟為區處，年復一年，將無支俸之期。計無所出，百端尅削軍士，驅逐逃亡，何以養威蓄銳以為國家鎖鑰之倚賴哉！臣愚以為處之於涿州，不若處之於本衛，濟之於一時，不若圖之於永久。切照隆慶衛各官俸銀每年約用銀一千兩，今據各官所呈，內屯田米豆似難動移，惟本衛撥去永寧備禦軍人該徵地畝糧米六百一十一石三斗三升，又本衛軍每歲額該徵納地畝糧米二千八百餘石二項，通共米三千四百餘石，俱兌扣與無地軍人併本軍名下，月糧遞年委被經收識字管事人役多端作弊侵匿，利歸姦人，雖有兌扣之名，而無領兌之實；孰若移之為各官俸銀乎！茲則司國計者之責，不可不急為區處者也。然以上二項地畝兌糧，若每石折銀七、八錢，愈難徵收。合無照依見今粮價，每石止徵銀六錢五分，計米三千四百餘石，共該徵銀二千二百餘兩。

又本衛新增地畝併秋青馬草共銀四百六十八兩二錢，皆可以為邊官俸銀之需者也。然各項銀米往往委諸軍職督徵，中間豈但侵欺那移，且號令不行，拖欠數多，大為邊關弊政。如蒙伏望皇上憫念邊官貧苦，俸資久無所賴，勑下户部查議，行昌平州本部管糧主事，將隆慶衛併永寧前項地畝糧米不必兑扣本色，以為月糧，通行改徵折色銀兩，併該衛新增地畝秋青馬草與嘉靖十等年拖欠新增地畝各項銀兩專劄行委主事督徵，每年親詣居庸關催併，比按追完併見在徵完，該衛在庫新增馬草銀兩俱解送昌平州貯庫。年終盡數唱名給散該衛各官俸銀。三、五年之間，將拖欠九年之俸銀可以補完，以後年分，著為定例，如支給官俸有餘，亦折軍糧支用。隆慶衛每年終具徵收給散過銀兩數目，呈報巡關御史查考施行，則錢糧無侵欺拖欠之弊，邊官有實俸養廉之資，不至於困迫無所聊生，精神鼓舞，武弁歡騰，威聲振而鋭氣奮，朝廷鎖鑰之體勢自崇矣。

遵奉聖諭疏　嘉靖十六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王應謹題：為遵奉聖諭事。據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陳嘉言呈，蒙臣併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党以

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景湊、謝九儀會案，行據委官裕陵衛指揮使周錦、昌平州判官孫菖呈，依蒙親詣沙嶺兒等處，丈勘得鑽關口攔墻一道，東西長一十三丈，高一丈二尺，闊厚根址二丈，收頂一丈五尺，該用泥水匠二百六十工，石灰二十六萬斤；大沙嶺口攔墻一道，東西長三丈，溝深七尺，長一丈五尺，橫闊填平二丈五尺，上牆長三丈，高一丈五尺，根址闊厚二丈，收頂一丈五尺，該用泥水匠九十一工，石灰九萬五千二百斤；西偏坡攔墻長二十丈，高七尺，闊厚一丈，收頂七尺，該用泥水匠二百工，石灰一萬四千斤；小沙嶺口二處，東西攔墻二道，共長一十二丈，俱高一丈，闊厚一丈，收頂七尺，該用泥水匠一百四十四工，石灰一十萬二千斤。通共泥水匠六百九十五工，每工工食銀八分，共銀五十五兩六錢；石灰四十七萬一千二百斤，每百斤價銀八分，共銀三百七十六兩九錢六分；通共該銀四百三十二兩五錢六分。內有礙樹，鑽關口四株，大沙嶺口三株，小沙嶺口五株，相應砍伐等因。又據總理紫荊關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於敖呈，蒙臣等案驗，行據保定府易州判官衛綸呈，會同居庸關分守署都指揮僉事徐珏親詣灰嶺口，估計得厚舊敵樓一間，今議改修歇山、轉角、兩滴水敵樓三間，東西長六丈，南北闊四丈，中以灰石，外

俱磚包。舊城一道，長四十五丈，高一丈二尺，今增八尺，共高二丈，原根脚厚一丈五尺，今增五尺，共厚二丈，結頂一丈，上加女墻，高六尺，厚二尺，亦用磚灰壘砌。門用鐵裹。墻下水門一座，高八尺，闊一丈，門扇亦用鐵裹。除合用磚、灰撥軍燒造，及匠作工食照日支給，未敢預定外，買辦木梢等件合用銀二百五十兩二錢七分三釐。其做工人夫動調本關軍餘，每班四百名，輪流修理。合用土石就彼取用。干礙雜樹共一百一十株，相應砍伐，以便展修。原設守把軍士十名不敷應用，應於各口摘添九十名，新舊共一百名守把，其守口官員候工程完備，另行呈報等因，各轉呈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天壽山乃祖宗陵寢重地，但沙嶺等處通行徑路未曾堵截，誠恐愚下細民私竊往來，不無蹂踐瀆慢。灰嶺口等處敵樓一間，墻垣低薄，尤當改置以嚴關防。合候命下，移咨巡撫順天等處都御史党以平，會同巡按巡關御史督同內外守備等官親詣前項地方，相度險隘，量撥軍役，尅期興工；即將敵樓改造三間，使規模壯偉，墻垣堅厚。沙嶺等處修砌堵塞，不許私開。仍查照守口事例，撥軍防守，就於七陵選委能幹指揮一員，常川往來巡視等因。題奉聖旨：這修塞隘口事宜都依擬行。便選委能幹官員常川巡視，不許人私竊往來。欽此。

欽遵。備劄到臣。已經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党以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景湊、謝九儀督同兵備副使陳嘉言、於敖併守備周麟等親詣前項地方，相度得山陵道路與黃花鎮相通者二處：東則沙嶺兒至黑山寨等處，係私開徑路，屬天壽山守備所轄，往來踐瀆，委應寨堵；西則灰嶺口由門家峪等處，係官開大路，設有關堡、墩臺以隄防虜患、拱護陵寢，屬居庸關分守所轄。其巡邏山場仍該天壽山守備職掌，蓋所謂犬牙相制之意也。其敵樓一間，無以壯聳觀瞻，委應加修。城墻併水門俱卑隘損壞，亦宜量為修整。原額軍十名，委不敷用。相應增添以備把守。及勘得各處俱有干礙樹株，應該砍伐。又經會行各官逐一查議，估計去後。今據前因，臣等議照前項修塞隘口，凡以培固王氣、奠安陵寢，關係重大。修理固貴於堅久，而處置尤貴於周詳。既該各官查估明白，臣等欲照所擬丈尺、規模、堵塞、修理合用工食物料，沙嶺等處者於薊州等處官庫無礙官錢，灰嶺口者於隆慶衛等處贓罰銀內，各支取買辦。沙嶺等處撥七陵巡邏下班官軍、行委指揮周錦、判官孫苣，灰嶺口撥居庸關軍餘、行委指揮聶臣、判官衛綸各管理修塞。守備周麟、分守徐珏各往來監視。副使陳嘉言、於敖各照地方總理催督。務要工程堅固，規模

壯偉，足以仰稱我皇上崇重陵寢至意。工完之日，臣等仍會同將沙嶺等處，於七陵選委能幹指揮一員，往來巡視，不許私開行走。灰嶺口再量添軍士五十名，連舊共六十名，於隆慶衛選委能幹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收掌鎖鑰，慎固防守。除天壽山官軍往來巡邏及黃花鎮傳報聲息，一應公差等項，聽其驗實出入，再不許縱容一人私竊往來，違者俱聽臣等查實參究。卜日興工間，緣據各官呈開，沙嶺等處應該砍伐樹一十二株，灰嶺口應該砍伐樹一百一十株。先該臣等會看得前樹皆土名不落木，高者不過尋丈，小者僅至拱把，既遠陵寢，委礙修塞，俱應砍伐；但係陵山樹木，未敢輕易。如蒙乞勑該部查議，合無將前項有礙樹株容臣等行令委官砍伐，以便修塞，其樹木就於修理應用。惟復別有定奪。

遵奉聖諭疏　嘉靖十七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彭時濟謹題：為遵奉聖諭事。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恭遇皇上躬視陵寢，事畢，閱視山場，駐蹕灰嶺口等處。洞見前項地方險要，致廑聖裁。該前監察御史王應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准兵部咨。該大學士李時等傳奉聖諭：天壽山東西二處通黃花鎮路俱用堵塞。欽此。欽遵。該本部議擬咨行巡撫順天等府都御

史党以平，會同巡按、巡關御史，督同内外守備等官，親詣前項地方，相度險隘，量撥軍役，剋期興工；將敵樓改造三間，使規模壯偉，墻垣堅厚。沙嶺等處修砌堵塞，不許私開。仍查照守口事例，撥軍防守，就於七陵選委能幹指揮一員，往來巡視等因。題奉聖旨：這修塞隘口事宜都依擬行。便選委能幹官員常川巡視不許人私竊往來。欽此。欽遵。備劄本官。除沙嶺等處徑路該巡山海等關御史堵截外，其灰嶺等處該本官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党以平，行據總理紫荊關等處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於敖，公同陞任居庸關分守署都指揮僉事徐珏等，經詣彼處相度地勢，干礙雜樹一百一十株相應砍伐，以便展修等因具題。該工部議擬覆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都察院，劄行本官。行間續該臣接管，會同都御史党以平，督同内外守備辛壽、周麟，委官接管分守署都指揮僉事羅希韓總督，指揮秦震、畢琦，并把總指揮聶臣、翟文，指揮王注，千户于贊、劉祚，百户王鎰、王俏、高舉、陳言，經歷陳鎰、賈文吉，易州吏目王紀，監督吏役、匠作人等嚴限修完。今該副使於敖通將支用過巡關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貫辦過木植、磚、瓦、灰、鐵等料，并召募工匠人等工食數目，開報到臣。除查算覈實相

同、造册奏繳外，臣因督工程往來數四，審察地方險要，黃花鎮本為邊陲緊要之地，而灰嶺口又為黃花鎮密邇之區，不獨為山陵之枕藉，抑亦京師之藩蔽也，關係最重，誠有如皇上所慮者。臣仰承明命，競惕不遑，遵將敵樓改建三間，少加宏偉，以壯觀瞻。增築東西敵臺二座，亦頗高峻，以便瞭望。城垣加增高厚。水關修濬深固。此外增置官廳一座三間，門樓三間，營房六十間，以為官軍棲止之地。今俱完備。但沙嶺徑路堵塞既嚴，則灰嶺大路經行必衆；況地勢宏敞，則戍守當嚴。原擬軍士六十名巡邏，似難周悉。止於七陵選委指揮一員，往來巡視，責任似亦不專，恐不足以仰副皇上奠安陵寢之至意，鞏固京師之遠慮也。如蒙乞將前擬指揮聽於沙嶺、灰嶺二處管總巡視，再於隆慶衛選取能幹指揮一員，專在灰嶺口住劄，執掌鎖鑰，及令該衛添撥精壯軍士四十名，連前共一百名，就令本官鈐束盤詰，除七陵巡邏官軍并黃花鎮傳報聲息，一應公差人員聽其驗實放行，其餘不許縱容一人私竊出入，如違悉聽臣等參究。仰惟國家開創以來，雖嘗設有關堡、墩臺以防虜患，至我皇上親御六飛，駐蹕其地，相度險要，指畫修塞，關若闢而壯，地若增而勝，此百餘年來所未有之曠典、衆關隘所未見之奇遇者也。不有紀述，曷示將來。臣愚伏

乞特勅儒臣，備述改創緣由，撰文勒碑，樹之上方，以紀聖蹟，使天下後世有以仰見我皇上尊祖宗、重根本、控制夷虜、拳拳之深意也。其監工人員功成而費不歛，雖經始之令固多因乎地險，而過化之民實皆亟於子來。合無量加賞賚，以勵人心，則關隘雄勝而邊疆永弭，山場厲禁而陵寢益安矣。

糾劾不職官員議處邊關月糧以肅官守以蘇軍困疏 嘉靖二十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蕭祥曜謹題：為糾劾不職官員議處邊關月糧以肅官守以蘇軍困事。臣聞守邊禦戎莫重于兵，而養兵畜銳莫急于食。臣每見各邊軍士月糧不敷，撫按官員屢形奏疏，懇為請乞，所以重軍儲、慎邊防也。乃若居庸等關，養軍有糧，管糧有官，而任事之臣，玩愒苟且，為弊多端，致使軍士冒虛名而鮮實惠，怨嗟愁苦，充斥道路，苟有見聞，豈容緘默。先該臣巡歷居庸等處，該指揮周世官稟稱，本年二月，本官赴户部分司鍾主事處領銀四千兩，少數八十二兩，隨即入稟，大肆叱怒；既而鑿鑿已完，復要送進驗兑，本官懼其兑少，益激其怒，當日從親識王貴貸銀九十兩，添入送驗，方免罪責；併各項打點，大約少銀百兩之數，只得從軍糧扣除等因。臣時聞之，不知其何故也。續訪得榆河驛商人郭政，上米二千石，十分

粗爛不堪；管糧官嚴併委官，星夜支放；有軍士不願領者，要行告訐郭政挾云户部分司每放銀千兩，要回奉銀百兩，又少發銀七十餘兩，只得從軍糧扣減等因。臣繼聞之，不知其何説也。續該軍人李仲良等告稱，積年在關攬頭褚紀、馮相等，每月糧一石，分司領銀一兩二錢；至其所運之米值價不止七錢，又多攙秕穀，過月不放。即今地方荒歉，張口待嘯，管糧官員若罔聞知。臣反覆詢究，又求其説而不得也。蓋緣户部管糧主事鍾恕，職司會計，心存貪婪，視軍士如土苴，與商人為市販，託腹心於高外郎，憑過送於宋繼祖，此為人臣無行誼之尤者也。伏乞聖明察恕奉職不謹，或革去職任，或姑容降調，庶使内外臣工有所懲戒。臣再照錢穀、甲兵，國家重務，而崇關天險，尤諸邊所恃以為固也。矧虜患莫測，邊警不時，諸軍終歲勤勤，僅仰給于月糧而已。但沿襲既久，姦弊百端，使及今不一救正之，誠恐弊日滋而軍日困，邊務亦日以大壞矣。臣推原弊端，其實有四：管糧之臣奉部檄而專司，既無糾正，漫莫稽考；使誠得勤誠體國者以任之，無所不可矣，萬一間以匪人如恕焉者，又何望哉！其弊一也。又利之所在，人所競趨，積年慣熟之徒，充斥公廨。凡可以乘間而誘之者，無不為之，使非確然不為所惑者，鮮有不墮其計中矣。其弊二也。

又富商大賈，根盤蔓引，憑藉權勢，雖官法不之畏，狼吞虎噬，非一朝夕之故。任事之臣苟非其人，則相與為姦，雖有耿介之士，為其身謀，亦將徇情而曲處之矣。其弊三也。又管糧官員多便安逸而惡勞動，每遇放糧，不過委之一、二下僚，既無名位以相如，又鮮志節以自持，貪緣附會，卒使利歸于商而軍受其害。其弊四也。四弊不去，官軍終無受惠之日矣。伏乞勅下户部，從長計處，凡守關食糧，軍士每年某月例該本色，某月例該折色，該銀若干，酌為定制，垂之永久。凡遇支放，該司先期會同臣等，或親臨地方，或選委廉幹官員，俱要及時給散。敢有朦朧作弊，聽臣等指實參奏。通行各關，一體遵守。庶幾姦猾知警而弊源可清，人心思奮而邊關永固矣。

分調京軍以固邊關疏 嘉靖二十年八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蕭祥曜謹題：為分調京軍以固邊關事。該兵部題，為十分緊急聲息事。奉聖旨：是。這虜衆徑趨西南，定犯山西地方，依擬行保定副總兵周徹，帶領所部人馬前往紫荊、倒馬等關防禦、追剿。糧、料、軍器、賞賜等項照京營出征例，著都御史劉隅徑自處給，不許遲悞。仍將原選京營人馬摘撥三千員名，著參

將任鳳統領前去，會同周徹一體防禦，俱聽總督官節制。其餘依擬行。這邊情緊急，還著京營內外提督官將團營人馬用心操練，比常十分加謹，務要精銳鋒利，以備調用，不許虛應故事。欽此。欽遵。緣臣奉命巡視居庸、紫荊、倒馬等關，嘗親歷險要。竊按居庸所轄白羊、鎮邊、長峪以達橫嶺，西通土木、懷來之地，南距紫荊、沿河等口僅三十里許，中多蹊間，可容徃來。徃年紫荊失守，寇由為此歸路，則為虜情所諳熟明矣。今雖設有官軍防守，顧多招募，實鮮精銳，無足恃者，不可不為之慮也。況紫荊、倒馬等關舊有防秋餘丁矣，其真、神、保定諸衛足以為之應援，其附近府、州、縣壯丁足以驅之戰伐。而居庸以逮橫嶺，數者無一賴焉。兵法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可不慎哉！臣愚伏乞皇上軫念三關均為重屏，見發去官軍三千員名，內將一千員名分布居庸、橫嶺等處，一體防禦。其糧、料、軍器、賞賜等項，行令順天巡撫都御史處置，庶幾事體周匝，聲勢聯屬，不至顧此失彼。仍乞天語叮寧差去統領官員，務要嚴加禁約，無俾擾害地方；如有縱容，約束欠嚴，聽臣等指實參究。庶幾軍令嚴肅。邊關鞏固，宗社幸甚，愚臣幸甚。臣無任瞻天，懇切祈望之至。

邊情緊急乞添設將官查處隘口以禦戎虜疏（嘉靖二十一年二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邊情緊急乞添設將官查處隘口以禦戎虜事。奉都察院勘劄，先該巡撫保定都御史劉隅併臣會題，見得去歲達賊一犯廣昌，今歲兩犯山西，要將紫荊關添設參將，其浮圖峪、倒馬關俱聽節制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續該兵部查議內一節，合無備行順天都御史徐嵩、巡按御史段承恩、巡關御史桂榮，將白羊、鎮邊、長峪等城或應處添設兵馬，或應改設將領，從長會議停當，具奏定奪等因覆題。奉聖旨：是。紫荊關參將依擬添設。白羊口等處防禦事宜便著該撫按官併巡關御史會議奏來。欽此。欽遵。已經會同順天巡撫都御史徐嵩、巡按御史段承恩，備行易州兵備副使李文芝、居庸關分守張鎬勘議去後，隨據副使李文芝、分守張鎬等呈，將白羊口相應查議防禦事宜，逐一相度停留，各另回報到臣。據此，查得順天巡撫都御史徐嵩近奉欽依革任，臣會同巡按御史段承恩，看議得居庸關所屬白羊口先因達賊衝突，本關隄備不及。景泰年間，該廣寧伯劉安奏調涿鹿中千户所官軍一千餘員名就築白羊口堡，擬截虜犯。其實白羊所守在內，其外口空曠，仍前失守。成化、弘治年間，西循白羊口後，逾嶺四十五里得見

橫嶺口地方，直通懷來，山坡平漫，係賊來路。當就橫嶺中間築堡城一座，草蓋營房，陸續分撥隆慶衛所軍人七十名在彼守把。因是地勢高阜，難於得水，軍各潛散村落住過。正德十一年間仍復失事。續該兵部題奉欽依，差都御史李瓚經略東西關隘，添築墩堡，深以橫嶺最為要害，虜騎易乘。又相度本嶺東二十五里築長峪城，南去二十里築鎮邊城，以輔橫嶺把截。各召募軍餘叁百餘名應軍，每軍查給荒地三十畝，牛犋銀五兩，聽自耕種。題差守備指揮一員，駐劄鎮邊城。劄差把總指揮二員，分管白羊及長峪城。只於鎮邊城獨設千户一員，共管長峪及橫嶺軍士食糧，其實不便。查得比橫嶺口亦增募軍一百名，緣無專官，二城懸隔，依然廢守。近來虜警未撤，深為可慮。幸蒙題奉欽依議處，合無將橫嶺口專備嚴守，方得可保無事。今該臣等親詣本處踏勘險隘，只宜照長峪、鎮邊一般足軍三百二十名，除見軍一百七十名，仍選募近口住居壯丁一百五十名充役，但有逃亡，易於跟究。仍照二城關給官馬二十匹，聽同二城支料餧養。其衣甲弓刀，查貯隆慶衛見有軍器關給。本嶺西去立石兒地方有廢寺基荒地一帶，今守備官量比長峪把總官給種二頃養廉，其餘通融量給新軍耕種。其橫嶺、長峪合無註選曾經武舉千户一員，鑄給橫嶺所印信，

并帶同長峪軍糧通在鎮邊倉支給，庶易查覈。又查得白羊口守備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七日欽奉明旨駐劄鎮邊，兼制橫嶺。其白羊、長峪稍緩，只各設把總。後鎮邊守備規避多端，反棄要害不守，退入白羊住坐。合無仍照前制，將新選守備王尚忠還居鎮邊為便。且鎮邊、橫嶺，坦途相通，萬一有警，策應亦速；長峪四山高聳，設守頗易；合無改長峪把總專在橫嶺駐劄，兼管長峪操備。所有白羊口堡照舊只設把總，合無改居庸把總夏爵補用。且本關既有分守，又有一衛，比紫荊、倒馬關只有千戶一所不同，此員把總似為贅設。又據橫嶺原設城堡多空，合用營房、水井、城樓、官廳、旗鼓、火器，俱開後項，查照近日脩邊事理量於巡撫衙門堪動備邊銀兩支用。前項地方承平日久，山口多岐，合無築墻壘石、剗削偏坡、添墩瞭報去處，除行分守官一面伐石燒灰、從便脩理外，其用力險艱、搬運脩築人工行粮具開後項，比照都御史李瓚脩築事理，量給行糧米，做工軍每日一升五合，管工每日三升，俱聽鎮邊倉支給。凡一應督工、監工、支銀、支米，合委用有司。軍職俱行易州兵備道及居庸分守官提調管理，及時興工，限日完工。事完之日，行令造册開報，以憑臣覆查奏繳。其添改千戶所，分把總、指揮、還復守備，合無聽兵部一面題處前來，

協同料理，及添設兵馬；聽臣一面選募壯丁，併行關給官馬，從長必此處置，方得固守停當。惟復別有定奪。

急缺把總及移守備官員疏（嘉靖二十一年二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急缺把總及移守備官員事。照得白羊口、長峪城把總指揮同知趙忠、鎮邊城把總指揮僉事陳詔，近該巡按監察御史蕭祥曜參劾貪懦不職，該兵部題奉欽依革任回衛去訖。為照前項二城，外通宣府、懷來城，內拱天壽山陵寢；先年兩被虜患，俱由二城、橫嶺地方失事。近該兵部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白羊口防禦事宜着臣等議處。除會議另行具奏外，緣添設把總，該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查舉今巡撫都御史徐錦，近奉欽依革任回籍。所有前項把總員缺已久，且地方近有警報聲息，一時不可缺人隄備。隨該臣會同巡按御史段承恩，看得地方要害，莫如二城之界。其橫嶺口山坡平漫，設守□□，使將領匪人，緩急何賴？臣等訪得隆慶衛指揮使張開氣志驍勇，巡捕有聲，年力精强，策用必效。裕陵衛指揮使楊淳政事多諳，膽畧兼濟。皆可備長峪城把總者也。保定後衛指揮僉事左灝弓馬既閑，有志不苟，事體且練，可望將來。茂山衛指揮僉事高輅知守官箴，致力戎務。

皆可備鎮邊城把總者也。量於中間擇取二員前去管領人馬，則邊關深為便益。為照白羊口堡所守在內，不據險要；長峪、鎮邊二城所守在傍，不切橫嶺；合無查照原奉欽依，白羊口新任守備王尚忠仍舊移守鎮邊城，兼領白羊、長峪。其長峪城新選把總合無移守橫嶺口，兼管長峪。其鎮邊城新選把總合無改守白羊口，所有橫嶺口舊城一座，守軍百餘，應添人馬，修蓋營房，俱候會議奏請定奪。已上量為更調官員，伏乞勅下兵部，先行酌處施行，萬一有忽來猝至之警，可以免緩不及事之悔矣。

計處邊關軍士急缺月糧疏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計處邊關軍士急缺月糧事。臣待罪巡視居庸、紫荊、倒馬等關，竊見三關實係中外要害，今日防虜莫先於此。除請添設參將、撥增戍卒二事題奉欽依外，臣復念足兵之計尤在足食。兵法云：愛卒如嬰兒，乃可與之赴深谿；愛之如子，乃可與之俱死。樵蘇不采，師不宿飽，責其臨敵用命，殆亦難矣。查得三關軍糧舊例歲派山東、河南、真、保、大名等府運至各關倉口上納，軍得實用，歲有餘積。近年偶因各處災荒，納戶困敝，該戶部題改折色，於太倉庫收納。類發分司主事，每上半年召商買米給軍，下半年支與折色，自是倉口空虛而軍

餉不充矣。蓋歲有豐凶，米有貴賤，倉收折銀，類以一石八錢為率。當歲凶米貴，召商既難，折價不足，則疲軍救死而恐不贍矣。今去秋高甚近，虜患孔棘，若不救其急命，何以得其死命！目今邊關添撥軍士，糧草俱乏，公私俱困，縱給價銀，不穀米數。合無暫將通州倉糧，照依先年督漕參將王佐兌運邊餉事例，候漕粟到灣，不必搬上通倉，即使原領腳價率屬僦車，量發十餘萬石，分投運至各關附近倉廒，給作軍士月糧。腳價或有不足，查該倉積剩耗米相兼補用。如此則太倉不待僦費，坦途又易輸將。況指困可固人心，而倉卒亦恃有備。臣等得以督責操守，少追他日誤事之誅。雖然此特一時不得已之計，欲求經久可行，須善救偏補敝。要之軍糧惟有歲支本色，乃為上策。近年改收折色，意亦止於便民而不暇為軍士之計。今欲議復本色，宜照舊使民上納可也，然於民力之困已有所未堪；或宜豐年盡價收買亦可也，然於制用之節又有所未合。合無每軍近倉量容撥運若干，以濟招商之所不及，是若為可行者。且積粟年久，未免腐敗而不可食，則調停出納亦古人平準之意，而足邊之策未必無少補矣。伏望皇上俯念邊防重計，特勑户部，早為從長計處。臣愚幸甚。邊方幸甚！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

乞調度兵糧以禦邊關虜患疏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乞調度兵糧以禦邊關虜患事。臣惟大同一鎮與紫荊、倒馬兩關相為唇齒，宣府一鎮又與居庸、紫荊連關，則又相為肘腋。夫三關正路頗為岩險，守把亦固。然虜騎所乘，馳突或便，莫如紫荊之沿河、乾河、天津關、馬水、金水等口，及浮圖峪、李家嶺、虎張石、白石、黃土嶺等口；又倒馬之插箭嶺、虎伏溝、跌馬崖、白道安、狼牙等口及龍泉關、故關、娘子關、乏驢嶺、惡石等口；居庸則有岔道、撞道等口，白羊則有橫嶺、火石、立石、鷹窩駝、河合等口。夫皆山徑之蹊，旁出正關，各及畿輔。雖嘗分軍守把，各據險要，然其勢尤虛，未足全恃。近奉欽依調遼薊等處遊兵四枝，設總兵一員，聯合當關以夾輔內地。又調宣、大遊兵負扼險隘，以堅壁外防，良為長策。但動調經旬，未便合力。今者虜寇叵測，宜近兵前驅，各臨險據守，使全勢在我，則先人有奪人之威。比沿河等口之險，紫荊關已宿兵守之；必責茂山衛人馬協守；而保定衛官軍、易州、宛平、房山鄉社巡司之兵宜為之援。李家嶺、狼牙等口之險，浮圖峪與倒馬關、插箭嶺宿兵併力以守；而保定衛人馬當分屯協守；易州、唐、完等縣鄉社巡司之兵隨為之援。故

關、娘子關等口之險，但龍泉關捍禦單弱，民兵柔脆，須責定州衛人馬分屯守之；而真、神、河間官軍隨令協守；而井陘、贊皇、平山、靈壽、曲陽等縣鄉社巡司之兵各為之援。撞道等口之險，居庸關分兵添守；護陵官軍守備官提調防禦；而興州衛常操舍餘及昌平鄉社之兵必責赴援。橫嶺等口之險，長峪、鎮邊二城宿兵守之；白羊守備分屯協守；涿鹿守備亟發常操舍餘及宛平鄉社巡司之兵各戒赴援。以上官軍、民兵不統一於號令則多奪於牽制，伏乞勑下兵部，亟行巡撫都御史及副總兵，各將險要隘口嚴督據行。凡領兵軍民職名應合，守援地方明開文移，使各認定，通行呈報，彼此查照，俱要聽當關主將節制。如有支吾徘徊、緩不及事以誤軍機，容臣連坐參劾。如此嚴飭隄備，則要害庶幾必守矣。且軍行糧從，第一要務。見今三關糧草雖經巡撫衙門處備，户部分司召商所積不多，不敷支放。況添客兵，尤難接濟。且守關軍糧舊例歲運本色，軍有實惠，歲有餘積。後因各處災荒改收折色，類發分司散給，乃復槩支折色，自是倉口空虛，軍餉不足。今且稼未登場，米尚踊貴，合無查照先年漕運參將王佐乞運事例，即漕粟到灣，不必運上通倉，聽支脚價僦車各行押運上道，量發粟數萬石，分投運至三關。如居庸則收昌平州及白羊倉。紫荆

則收易州、新城倉。倒馬，則收唐縣、軍城倉。即客兵行糧亦可就此量給。至於馬之草料皆不可缺，合無借運備用。如近畿草場查可通融，亦如乞運事例量運臨關，以濟其乏。若徒給以折色，則兵馬未必富飽。仍乞勑下户部，亟行巡撫都御史及分司主事，先儘趁時收買，各實倉場。其乞運借給一節，從長計議。如或可行，見有漕粟在河，積草在場，酌量分麾轉移就緒，則太倉不待別給，而指困亦可以固守矣。凡此調度事宜，實係邊關利害，但兵馬錢糧各有主守，敢究事理之要，用申程督之實。伏望天慈垂允，早賜施行，臣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懇乞祈求之至。

再陳守禦近京邊關事宜以防虜患疏嘉靖二十年十二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再陳守禦近京邊關事宜以防虜患事。臣欽蒙差巡視居庸、紫荊、倒馬等關。臣念三關實北門鎖鑰，内障畿輔，外控諸邊，今日虜勢方張，虜情叵測，尤宜恩患預防，戒近日山西之禍而亟為之所者也。臣謹會同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劉隅，將關隘之要害所當修，將領之事權所當專，戍卒之單弱所當增者會題上請，伏蒙勑下兵部，隨該本部題覆，奉聖旨：是。紫荊關參將依擬添設。白羊口等處防禦事宜便著該撫按官併巡關御史會議奏來。欽此。臣愚復念承平久而

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此宋人削弱不振之故，在今日大明中興當取以為監戒者也。夫中國禦戎之策莫先于守，而其所以為守之計要在據地形、重將權、卒服習而已。臣等昨看得紫荊關形勢，口曠難守，先年達虜徑趨黃土嶺，去歲達虜突犯廣昌城，急宜據險防守，堵截衝突。其浮圖峪與紫荊關守備勢難相使，請設參將一員，兼制倒馬關，以一號令。量留附關茂山衛班操官軍貼守浮圖峪一帶隘口，以固備禦。及該部題覆，併查白羊口界於居庸，尤為要害，昔年虜騎嘗由此出，亦由此入，並宜隄備各一節，誠如所謂勢不容已之計。但二者相須為用，有難偏舉而獨廢者。今該部于添設參將、兼制兩關則從之，而于添撥戍卒、防禦隘口則難之。但事干邊關利害，臣有封疆之責，不敢不申言之也。蓋將設而兵不足與無將同，守關而隘口不守與無守同。今該部固知各關隘戍卒單弱，自當通融計處，使邊關腹裏各不失備乃為深慮。若止以輕難變更為言，惟委臣等另議，是徒付之空言，邊關何賴。且戍卒既難改撥，則惟有召募而已，然邊關全無居民，見軍且復缺糧，即使烏合，豈能用命。若曰有干成憲，則有古防秋之設與今日內地戍邊班軍自載令典。況臣等所請止于改撥近關衛分，役不過數百，路不出數舍，有唇齒之勢，無往返之勞，事有前行，

理無窒礙，何憚而不為之！臣請以關隘要害之衝、與前人經略之故，再為皇上詳之，則臣等所言守禦利害得失可以立決，唯聖明試垂聽而早斷焉。自居庸關西四十里為白羊口，逾山四十里為長峪城，又逾嶺三十里為鎮邊城，又北去二十里為橫嶺口，即達于懷來、土木地方。自紫荊關西九十里為浮圖峪、白石口、白馬安。自倒馬關東九十里為插箭嶺、跌馬崖、狼牙口，東西相合俱連白石口、黃土嶺，即己巳入寇之路；北為平漫沙磧，一望三十里，底于廣昌；南越山坡即唐縣、滿城縣，以至于保定府城。又龍泉關去倒馬關三百餘里，中間之娘子關、驢橋等嶺及通山西故關地方是三關一帶。此四處最為要害。今各關戍卒勢不自保而諸口類以數十老弱寄之，萬一虜酋襲也先火篩之故智，輕騎襲此，直窺畿甸，何以禦之。至此，即使盡發諸路之兵亦無及矣。故為今之計，無如增戍據險為策之上。兵法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在昔景泰間，兵部尚書于謙當虜大舉入寇，其經略三關具有成績：如紫荊關除原設官軍外，益以守軍一萬有奇，又有廣昌所軍六百城浮圖峪以協守之。倒馬關除原設官軍外，益以守軍五千二百有奇，又有真定衛軍四百城插箭嶺以協守之。白羊口除原設官軍外，益以守軍五千八百有奇，

又有涿鹿衛軍一千二百城長峪、鎮邊以協守之。虜人從此不敢南牧。今承平又且百年，士卒日漸逃故，隘口日漸通行，險易異勢，虜患可虞。誠宜及今查照舊例，必添改撥近關衛分官軍一、二千員名，或取回先年新寧伯譚佑題准保定做工官軍二千餘員名，分布橫嶺口、浮圖峪、插箭嶺、龍泉關諸所要害，多方隄備，庶幾因利制權，有備無患。失今不為之所，是棄險資虜，縱之于平原易地，使得逞其所長。徐議徵兵，則日費千金、坐受其敝，其為利害得失豈不較然。況守關一卒可當平原百卒，畿輔、邊關相為表裏，彼固則此安，外寧則內謐，安可自分彼此，恡數千戍守之卒以遺强虜不測之患乎！且撥軍復有本等月糧，無事別給。惟是橫嶺口土厚泉深，宜照鎮邊城用工穿井以資爨汲。白石口農殖多岐，須另築一城以束要害。插箭嶺城須增高厚以據全險；龍泉關遠僻，當責坐通判嚴戢民兵以禦姦細。諸如此類，俱候命下，容臣會同撫按等官逐一議擬，另具奏請。是皆防虜勢不容已之計，臣昧死直言，唯聖明留神省覽，伏乞勑下兵部早為計處，無蹈削弱之弊，用保中興之業。生民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議處關外隘口以重屏蔽疏　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芸謹題：為議處關外隘口以重屏蔽事。臣竊惟關隘之設，因天地自然之險而補塞其空隙，大則關城，小則堡口；守之以官軍，聯之以墩臺，遇有警報，各守其險，遠近內外勢實相倚，防微杜漸，計甚嚴密。重關疊嶂，賊且望風而却，恐截其前，恐攝其後，而不敢深入。法之初立，至善也，亦至周也，使時修理以不失其險，慎防守而不失其初，互相屏蔽，不分彼此，又何外患之足虞！夫何昇平日久，玩愒政多，關隘內外，勢絶不同。以居庸一關言之，自八達嶺以南，該關管轄，臣所巡視之地。自岔道堡以北，俱隆慶、保安等州，永寧、懷來等衛，非臣所管地方也。臣於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內奉命前往該關巡視，自八達嶺出岔道堡，經由懷來地方至火石嶺而入，閱視橫嶺等口，由外以觀內，歷覽其要害，則見其內外關隘奚啻堋全之不同。八達、岔道勢相聯屬，八達嶺則修理完固，軍人全備，營房，城垣無不可守。岔道則城柵軍少，全不足恃。至於火石嶺等口，有口之名，無口之跡，堆石不過數行，高厚不過二尺，軍止三、四名，器械無一件。隨據居庸關分守官錢濟民稟稱，關外堡口不但岔道、火石嶺等處堋壞如是而已，自白羊口山外懷來衛地方，原有瑞雲觀、棒椎峪、東棒椎峪、西羊兒嶺、大山、小山、及火石嶺

凡七口；居庸關東路山外永寧衛地方，原有大紅門、小紅門、柳溝、塔兒峪、西灰嶺、東灰嶺、火燒嶺、井泉、韓家莊、謊砲溝、張家口凡十一口，俱各大壞盡坍。正統、正德年間白羊等處失事，根因實在於彼。臣乃問之彼處來見各該守備等官，則曰關外各堡口舊規修理數處，會行錢糧無措，廢弛日久矣。臣不勝驚駭。藩籬已撤，內關何恃？失今不處，臨事莫支。但地方非臣該管，廢弛又經年久，難便查究。為今之計，宜照巡視居庸等關事例，專給勑一道付彼處巡按監察御史，或暫另差一員、嚴督各該官員、各該衙門，將關外各隘口通行修理，撥軍守把。每口不過數十名，難以如法操演，量著照依內關守口軍人遵依勑諭事理，分班採辦石灰等料應用，及時修理墻垣等項，實為便益。其營房、廨舍，動支官錢起蓋，以便防守。及照懷寧地方以南，紫荊、倒馬關之西一帶直至故關等處，關外各隘口不係臣巡視地方者，俱合查處，專勑彼處巡按御史兼管巡視。庶責成專而綜理周密，外隘固而內關足恃矣。如蒙乞勑兵部，速議施行，邊關幸甚，京畿幸甚。

邊情緊急乞添設將官查處隘口以禦戎虜疏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芸謹題：為邊情緊急乞添設將官查處隘口以禦戎虜事。行據

總理紫荊等關保定等府地方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郭宗臯呈，蒙臣等案驗，親詣居庸關及所轄白羊口等處，公同該關分守錢濟民、守備王尚忠、把總周世官、張開、左灝及年深指揮、千、百戶王臣、韓荊、張符、高登、王鎰等，偏歷原經巡按直隸監察桂御史查議處所，勘得各項事宜，開立前件登答，回報到臣。據此案照前事，該前巡按御史桂榮題，該兵部查議內一節，合無備行順天都御史徐嵩、巡按御史段承恩、巡關御史桂榮，將白羊、鎮邊、長峪等城或應處添兵馬，或應改設將領，從長會議停當，具奏定奪等因。覆題奉聖旨：是。紫荊關參將依擬添設。白羊口等處防禦事便著該撫按官并巡關御史會議奏來。欽此。欽遵。已經會同順天巡撫都御史徐嵩、巡按御史段承恩，備行易州兵備副使李文芝、居庸關分守張鎬勘議去後，隨據副使李文芝、分守張鎬等呈，將白羊口相應查議防禦事宜，逐一相度停當，各另回報到臣。據此，查得順天巡撫都御史徐嵩近奉欽依革任，臣會同巡按御史段承恩，看議得居庸關所屬白羊口先因達賊衝突，本關隄備不及。景泰年間，該廣寧伯劉安奏調涿鹿中千戶所官軍一千餘員名就築白羊口堡，擬截虜犯。其實白羊所守在內，其外口空曠，仍前失守。成化、弘治年間，西循白羊口後，逾嶺四十五里得見橫嶺口地

方，直通懷來，山坡平漫，係賊來路。當就橫嶺中間築堡城一座，草蓋營房，陸續分撥隆慶衛所軍人七十名在彼守把。因是地勢高阜，難於得水，軍各潛散村落住過。正德十一年間仍復失事。續該兵部題奉欽依，差都御史李瓚經略東西關隘，添設墩堡，深以橫嶺最為要害，虜騎易乘。又相度本嶺東二十五里築長峪城、南去二十里築鎮邊城，以輔橫嶺把截。各召募軍餘三百餘名應軍，每軍查給荒地三十畝，牛犁銀五兩，聽自耕種。題差守備指揮一員，駐劄鎮邊城。劄差把總指揮二員，分管白羊及長峪城。只於鎮邊城獨設千户一員，共管長峪及橫嶺軍士食糧，其實不便。查得比橫嶺口亦增募軍一百名，緣無專守官，二城懸隔，依然廢守。近來虜警未撤，深為可慮。幸蒙題奉欽依議處，合無將橫嶺口專備嚴守，方得可保無事。今該臣等親詣本處踏勘險隘，只宜照長峪、鎮邊一般足軍三百二十名，除見軍一百七十名，仍選募近口住居壯丁一百五十名充役，但有逃亡，易於跟究。仍照二城關給官馬二十匹，聽同二城支料餧養。其衣甲弓刀，查貯隆慶衛見有軍器關給。本嶺西去立石兒地方有廢寺基荒地一帶，今守備官量比長峪把總官給種二項養廉，其餘通融量給新軍耕種。其橫嶺、長峪合無註選曾經武舉千户一員，鑄給橫嶺所印信，并帶同長

峪軍糧通在鎮邊倉支給，庶易查覈。又查得白羊口守備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七日欽奉明旨駐劄鎮邊，兼制橫嶺。其白羊、長峪稍緩，只各設把總。後鎮邊守備規避多端，反棄要害不守，退入白羊住坐。合無仍照前制，將新選守備王尚忠還居鎮邊為便。且鎮邊、橫嶺，坦途相通，萬一有警，策應亦速；長峪四山高聳，設守頗易；合無改長峪把總專在橫嶺駐劄，兼管長峪操備。所有白羊口堡照舊只設把總，合無改居庸把總夏爵補用。且本關既有分守，又有一衛，比紫荊、倒馬關只有千户一所不同，此員把總似為贅設。又據橫嶺原設城堡多空，合用營房、水井、城樓、官廳、旗鼓、火器，俱開後項，查照近日修邊事理量於巡撫衙門堪動備邊銀兩支用。前項地方承平日久，山口多岐，合無築墻壘石、剗削偏坡、添墩瞭報去後，除行分守官一面伐石燒灰，從便修理外，其用力險艱，般運修築人工行糧具開後項，比照都御史李瓚修築事理，量給行糧米，做工軍每日一升五合，管工官每日三升，俱聽鎮邊倉支給。凡一應督工、監工支銀、支米，合委用有司。軍職俱行易州兵備道及居庸分守官提調管理，及時興工，限日完工。事完之日，行令造册開報，以憑臣覆查奏繳。其添改千户所，分把總、指揮、還復守備，合無聽兵部一面題處前來，協同料

理，及添設兵馬；聽臣一面選募壯丁，并行關給官馬，從長必此處置，方得固守停當。惟復別有定奪等因。題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兵部查係原奉欽依會同巡撫衙門具奏，備咨該巡撫右副都御使侯綸，將前項奏內事情再行酌量停當，會奏議行等因，已經會行該道勘議去後，今據議報到臣，除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侯綸、巡按御史關鄰再議，將前御史桂榮所議及今據副使郭宗皐所議，酌量緩急，損益適中，別無窒礙，臣等欲便轉行該道，次第舉行。查得原奉欽依便著該撫按官并巡關御史會議奏來事理，臣謹將議過事宜理合開立前件。如蒙乞勑兵部，再行查議，參酌可否，早為議復，使臣等得以速行該道，督令各關口分守、守備等官預先修理以備防守，庶不誤事。

計開：

原經巡關御史桂榮查議事件：

一．橫嶺軍士宜照長峪、鎮邊一般足軍三百二十名，除見軍一百七十名，仍選募近口居住壯丁一百五十名充役，但有逃亡，易於跟究。仍照二城關給官馬二十匹，聽同二城支料餧養。其衣甲弓刀，查貯隆慶衛見有軍器關給。

本嶺西去立石兒地方有廢寺基荒地一帶，守備官量比長峪把總官給種二頃養廉，其餘通融量給新軍耕種。其橫嶺、長峪相應註選曾經武舉千户壹員，鑄給橫嶺所印信，并帶同長峪軍糧通在鎮邊倉支給，庶易查覈。

前件會議得：橫嶺委係要害，應合增軍給馬，嚴督操備。各軍給以立石兒荒地，俾有固志，庶不逃移。但不必設所、選官、鑄印，止照長峪城事例於隆慶衛委管操官壹員，在彼駐劄。把總官時來提調。長峪、橫嶺軍糧通於鎮邊城帶造關支，庶為便益。其軍器該衛恐無許多可給，應著各軍漸次自行備用。

一、白羊守備還居鎮邊城為便。

前件會議得：白羊亦為緊要，守備駐劄已久，今若更移，未免多事；但亦不可專駐在此，須令所轄三處時常往來提調，庶不誤事。

一、長峪城把總專在橫嶺駐劄，兼管長峪操備。

前件會議得：長峪城迤北出上常峪口、迤西出簾竿峪口即通外地，當初設城非徒為橫嶺也。今若以專城操軍付之管操官一員，把總官移駐橫嶺，萬

一常峪、旛竿峪失事，長峪仗誰指麾？且素不重守，人必輕視，貽患不小。是宜照舊專把長峪，往來提調各該地方。查得橫嶺原係鎮邊城所轄，近年改分長峪，山嶺高峻，不便行走，有事難以策應；鎮邊則南來平坦，策應甚便，橫嶺既設城增軍，合著鎮邊城把總提調，每年五月至十月專在橫嶺駐劄，十一月以後在鎮邊城駐劄。鎮邊原有所官及管操官在彼，又去西北各口俱遠，勢可少緩，把總官可以移駐兼管。

一·居庸關把總。本關既有分守，又有一衛，比紫荊、倒馬等關只有千户一所不同，此員把總似為贅設。

前件會議得：本關比各城堡尤為緊要，分守、把總上下督理，各有攸司，前項把總官員擬合存留。但該管有四路：東路養馬峪等十三口，中路小雙泉等十一口，南路晏磨峪等十二口，北路石峽峪等四口，地方廣闊，有事難於調度，在關駐劄未免�√遠，照顧不及，合著前去灰嶺堡等處駐劄，往來提調各該地方。其北路河合口近鎮邊，合分與鎮邊把總兼管；石峽峪等三口分與長峪城把總兼管；庶所管適均而職務克舉矣。

一立石兒口空曠，一通懷來瑞雲觀，一通居庸關糜子峪，一通白羊口山後，一通長峪城、旛竿峪口。應砌隘牆一道，高一丈五尺，長三十二丈，以束各路。移旛竿峪守口軍二十名守把。蓋營房二十間，合用銀四十兩。添墩臺一座，高一丈五尺，週圍八丈；砲房一間，合用銀三兩。通該做工軍夫一百五十名，計二十日、五千工，督工官一員，行糧米共七十五石六斗。

前件會議得：立石兒路通各路，委係要衝，於此固守，內口無虞。其廢寺地土原係經畧邊務太常寺少卿孫交題，有紅牌禁約，不許耕種，以其平曠在外，恐或招引聚集客住姦細也。今若築牆於外，地土俱在於內，分給新軍耕種，不惟塞虜患之衝，且有以固新軍之心，興邊關之利，應合砌牆築墩；隆慶衛查撥新補逃故軍二十名守把。其工程合用銀米計算相同。

一火石嶺平漫，直通懷來城南路，應砌牆一道堵塞來路，高一丈五尺，長十丈；添墩一座，高一丈五尺，周圍八丈；砲房一間；合用銀三兩，守軍十名。營房十間，合用銀二十兩。其墩與立石兒墩相望傳報，共用軍夫八十名。計二十日、一千六百工，行糧米二十四石。

前件會議得：火石嶺為橫嶺、長峪來路，前項工糧合行脩理。合用軍夫、銀兩計算相同。

一、廟兒溝口平坡，斜通橫嶺，外通火石嶺，應砌牆一道以障外空，高一丈五尺，長七丈。共用軍夫四十名，計二十日、八百工，督工官一員，行糧米共十二石六斗。

前件會議得：應該脩理。有事撥軍防守，事寧掣回，止留三、四名看管。合用軍夫計算相同。

一、倒撞溝口平坡，斜通橫嶺，外通懷來、狼山等處，應砌牆一道以障外空，高一丈五尺，長二十丈。合用軍夫一百六十名，計二十日、三千二百工，行糧米四十八石。

前件會議得：應該脩理。有事撥軍防守，事寧掣回。合用軍夫計算相同。

一、陡嶺兒口平坡，斜通橫嶺，直抵懷來大河，應砌牆一道以障外空，高一丈五尺，長十丈。合用軍夫六十名，計二十日、一千二百工，行糧米十八石。

前件會議得：應該脩理。有事撥軍防守，事寧掣回。合用軍夫計算相同。

一、鷹窩陀迤西小山口，屈曲斜通横嶺，亦抵懷來大河，應砌牆一道以障外空，高一丈五尺，長十丈。合用軍夫六十名，計二十日、一千二百工，管工官一員，合給行糧米共一十八石六斗。

前件會議得：應該脩理。合用管工官并軍夫計算相同。

一、西堂兒庵通水頭、大山口、保安城，應砌牆一道以障外空，高一丈五尺，長十五丈。給合軍夫九十名，計二十日、一千八百工，行糧米二十七石。

前件會議得：應該脩理。合用軍夫計算相同。仍合添墩一座，高一丈五尺，周圍八丈；砲房一間，用銀三兩，加軍夫三名，計二十日、該六十工。

一、北港口、東北街口、西北街口、牛膝峪、白崖子、熊兒峪六處，各通懷來、保安、黄羊山、十八家地方，俱只剗削偏坡，長短不同，共長二百五十丈。責令各口守軍協力照常剗削外，牛膝峪添墩一座，高一丈五尺，周圍八丈；砲房一間；合用銀三兩，守軍十名。營房十間，合用銀二十兩。合用軍夫二十名，計二十日、四百工，督工官二員，共給行糧米七石二斗。

前件會議得：自鎮邊城白崖子起至八達嶺一帶山嶺俱有剗削偏坡，不獨北

港等六處而已，俱年久坍塌，通合責令各口守軍協力照常剷削陡峻。牛膝峪原有墩一座，不必重添，止設營房十間，合用銀二十兩，軍夫六名，計二十日、一百二十工。

一、橫嶺敵樓及臺一座，樓工料合用銀十兩；敵臺周圍八丈，高與城同；合用軍夫二十名，計二十日、四百工，督工官一員，合給行糧米六石六斗。

前件會議得：應該脩理。合用銀兩、軍夫、督工官計算相同。

一、把總、指揮千户及點查官廳各一所、各十五間，共四十五間，合用銀一百三十五兩，合用軍夫三十名，計二十日、六百工，督工官二員，合給行糧米十石二斗。

前件會議得：橫嶺見有官廳一所，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今擬再增蓋廳房三間，足勾把總官居住。合用銀九兩，督工官一員，軍夫五名，計二十日、一百工，其餘工程既不設所免脩。

一、城内添營房一百五十間，合用銀三百兩，合貼用軍夫五十名，計二十日、一千工，督工官二員，合給口糧米十六石二斗。

前件會議得：應該添蓋，給與新軍居住。合用銀兩并督工官軍夫計算相同。

二、橫嶺城內穿井二眼，各深下二十丈得水，合用銀四十兩。

前件會議得：本城見有井一眼，今合先行再穿一眼，其一眼待各項工程完工另議。合用匠人工價銀二十兩。

一、橫嶺地方去房頭三里穿井一眼，深下十丈得水，合用銀十兩。

前件會議得：房頭係一小村，見有井二眼，似不必再穿。

三、熊兒峪無水，合穿井一眼，深下十五丈得水，合用銀十五兩。

前件會議得：熊兒峪屢次穿井無水，似不必徒費財力；況去鎮邊城不遠，取水亦易。

一、金鼓、旗幟一副用銀四兩。

前件會議得：橫嶺既為把總官駐劄之處，前項金鼓等項，委該置造以為操備之具。合用銀兩計算相同。

二、鐵砲、佛朗機銃聽白羊神器庫取用。

前件會議得：合聽把總官查該合用若干，呈請查給。

一、人工行糧。亦比照都御史李贇修築事理量給行糧，每日一升五合，管工官每日三升，俱聽鎮邊倉支給。

前件會議得：行糧應依前議。但恐鎮邊倉難便有米支給。應合動支官銀折米，每米一升折銀一分。

一、以上工程合用工料及行糧折銀，共該銀六百八十一兩四錢。該關原無備邊銀兩，合行動支巡撫巡關衙門及兵備道贓罰等項庫貯銀兩給用。

議處添兵以足防守疏（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芸謹題：為議處添兵以足防守事。行據總理紫荊等關保定等府地方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郭宗皐呈開：居庸關地方西接沿河口，東抵黃花鎮，延袤數百里，中間如鎮邊、長峪、橫嶺、白羊、灰嶺等處通賊道路甚多。查得本關止有見在軍二千七百有零，白羊口止有見在軍七百七十有零，鎮邊城見在軍四百二十有零，長峪城見在軍三百六十有零；一遇有警，不敷分布，雖有險阻，乏人防守，何足為恃！及查得涿鹿等三衛併興州中屯衛春秋兩班京操旗軍六千五百八十六名：涿鹿衛春班六百三十一名，秋班三百五十名；涿鹿左衛春班一千九百二十九名，秋

班三百四十三名；涿鹿中衛春班一千三十九名，秋班二百五十八名；興州中屯衛春班一千七百七十三名，秋班二百六十三名。若得通行存留，分撥各該關隘，給與行糧，協同防守，庶幾有濟。呈乞具奏，將前項各衛京操兩班旗軍通免上班，存留本處，添委能幹謀勇官員，與原領操官員分領赴關，聽分守官斟酌派撥，協同各該守口官員併力防禦。若再有不足，或調別路兵馬，或仍調涿鹿等四衛城操舍餘，或起倩附近州縣民兵臨時相機議處。仍行户部管糧衙門於昌平、居庸、鎮邊等處多備糧料、草束，調來官軍、舍餘、民兵通給行糧，官每日三升、旗軍、舍餘、民兵每日一升五合；馬匹依例料草；如此，庶兵力足而險愈壯，食不匱而守自固矣。再照春班官軍不日上班，合候明示。秋班官軍見今在家，合無先委涿鹿中衛指揮楊繼武預行提調，點閘齊備；儻目下有警，本道即行調發該關。楊繼武總領，各原領官分領，依限赴關，聽分守官斟酌分撥防禦。等因到臣。案照已將防虜事宜案行本道勘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侯綸議，照得居庸關隘拱護陵寢，屏障京畿，比之別關尤為緊要。地方廣闊，軍士數少，除分布守口及瞭望、爪探、雜差等項外，通合四處止有精壯操軍二千三百餘名，

比之紫荊等關不及三分之一，萬一有警，委實不敷。查得紫荊等關節經兵部題奉欽依，准留保定、真、神等衛京操兩班官軍在關操備，頗足分布，今照居庸關軍少，亦合比例題請，如蒙乞勑户、兵二部，速行查議，將涿鹿三衛、興州中屯衛春、秋兩班軍士六千五百八十六名俱各暫留一年，分撥操守以補不足之數，仍各照例給與行糧；若再不足，聽調別路兵馬或涿鹿等衛城操舍餘又附近民兵人等應用。仍合多備糧料、草束於昌平、居庸、鎮邊等處，聽候添調官軍人等給用。庶兵食不缺而防守無

虞矣。臣無任激切懇乞之至。

添設把總官員疏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芸謹題：為添設把總官員事。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本部議題，居庸關東路十三口添設把總一員，巡撫都御史會同巡關御史作速推舉二員前來，請旨簡命等因，題奉欽依。除欽遵外，臣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侯綸，查訪得隆慶衛指揮同知吳寶、指揮僉事張奇，俱弓馬閑熟，事體諳練，堪充前項把總。如蒙乞勑兵部，再行查議，如果可用，早

為題覆，於內簡命一員，令其專管居庸關東路十三口。庶防守嚴密，地方可保無虞。

預處防虜事宜以保萬全疏嘉靖二十四年二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袁鳳鳴謹題：為預處防虜事宜以保萬全事。據分守居庸關等處署都指揮僉事張潤呈，蒙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郭宗皐案驗前事，備仰即查本關各路併白羊口一帶地方內外大小隘口遇警防守軍士某口若干、某口若干，共該用軍若干、可保萬全；本處見有若干，缺少若干，除正軍之外有無堪以借撥人役；軍火、器械、旗幟等項原有若干，應添若干；各倉場糧草見有若干，有無足用。但係應行事宜，一一從長議處明白，務使戰守有備，不致疎漏，備造文册，作速具呈前來。蒙此依蒙通行所屬守備、把總等官，查得本關併白羊口一帶除稍緩隘口不議外，內八達嶺、牛臘溝、立石、白崖子等二十三口俱係緊要通賊處所。本關所屬止有見在軍四千五百四十餘名，該添軍六千七百七十名，再無堪借人役。去年防秋有京營併建昌營二枝兵馬共六千員名，分布緊要城隘，與主兵相兼防守。其軍火、器械，本關、白羊等城在庫貯有神槍、佛朗機等器共一萬

一千四百一十六副。倉場糧料草束係户部分司衙門掌行召商上納，各有足用外，擬合回報。今將查議過緣由，理合通呈施行，等因到臣。覆勘相同。行間關邸報，該兵部題，為周邊防以禦虜患事。該巡撫保定都御史鄭重題，前事本部議擬内一款，合將近關真定、神武、定州、茂山等四衛今年春秋兩班官軍聽其暫留、分布防守，十月以後邊報寧息，照舊赴營操備。再照白羊口東接居庸，西連紫荆，尤為要害。己巳之變虜嘗由此深入，正德十一年虜又嘗由此至老軍堂；方今虜勢重大，相應一併議處。查得景泰年間，除本口原額防守官軍外，又增京軍五千八百名。今雖未經議及，合無咨行巡撫都御史郭宗皐，會同巡按巡關御史，將白羊口及横嶺、長峪、鎮邊等處務要親詣相度，應否添置兵馬從長計議停當，具奏定奪，庶迤西一帶關隘防守俱為嚴謹，可保萬全。伏乞聖裁等因，奉聖旨：准議行。欽此。臣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郭宗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胡植議，照居庸關、白羊口一帶關隘外臨宣府、懷來等處虜騎馳騁之地，雖係腹裏，無異邊方；况迫近京師、陵寢，較之諸鎮更當嚴備。該關所屬軍士止有四千五百四十餘名，而緊要通賊道路却有二十三處，遇警防守，甚為不敷。去年添發京營兵馬三

千員名，併薊州兵馬三千員名，僅足分派；但京營兵馬止可待報遣行，難以預發，等候虛費糧餉；儻有不測警報，倉卒何以濟事？其薊州兵馬見今奏留備禦本鎮，掣東補西，要亦非常法也；況守險須用本處步卒為便，客兵馬軍緩急難恃。訪得去年京營兵馬雖經分派，全不聽地方官員約束，固亦勢也；萬一果有緊急，寧保不致誤事。查得涿鹿併涿鹿左、中、興州中屯衛春秋兩班旗軍共六千五百八十六名，春班五千二百七十二名，秋班一千三百一十四名。嘉靖二十二年該巡撫都御史侯綸奏奉欽依，免其上班，分撥該關防守，頗為方便。今照黠虜日漸譎詐，侵犯無時，防禦不可不早。如蒙乞勅兵部查議，將前項涿鹿等衛春秋兩班軍士或照嘉靖二十二年事體通免上班，聽臣等預先調發居庸關、白羊口，分撥緊要隘口，支給行糧，與常守軍士相兼防守。或照該部前擬暫且留用，至十月以後邊報寧息，照舊赴營操備。如此，庶兵力預而要害無虞矣。

緊要邊關隘口乞添設把總軍士以防虜患疏 嘉靖二十五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徐祚謹題：為緊要邊關隘口乞添設把總軍士以防虜患事。臣奉

都察院勘劄，該兵部為預處防秋以禦虜患事，題奉欽依，俱准議行。臣欽奉條陳內一款閱視兩關事理，隨去該管地方，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郭宗皐，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蘇祐，鎮守保定等處地方副總兵都指揮僉事成勳，督同易州兵備副使陳俎，井陘兵備副使王崇，帶領保定等府經手修理各工程通判、左翼等，自居庸、紫荊、倒馬、龍泉，直抵故關一帶，沿山履嶺逐一閱視，除應增修城垣（此處原書缺頁）則止有五百名，萬一地方有事，實不足以備調用。而況紫荊關地勢平曠，粵考歷代以來，賊曾大舉三出，較之他關，尤為緊要者也。伏望皇上軫念邊關重地，乞勑兵部，亟行各該巡撫都史，早為議處施行。臣愚幸甚！邊方幸甚！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

緊要邊關隘口乞添把總軍士以防虜患疏　嘉靖二十五年十一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徐祚謹題：為緊要邊關隘口乞添把總軍士以防虜患事。照得前事，該兵部題覆，看得撫按等官、都御史郭宗皐等題，會議得橫嶺口地方委係要害，合添把總官一員，自逃軍嶺起至窖子頂止，屬長峪城把總管理；東涼水泉起至廟兒梁止，屬橫嶺口把總管理；應添軍士一百八十名，行令隆慶衛召補；仍給馬二十四，

以為傳報之用；月糧草料於鎮邊城帶支；軍器於該衛查給一節。為照前項關隘，外連沙漠，內拱京畿，委為要害。先該御史徐祚奏請議擬於前，今既又經撫按等官會議停當於後，事體周悉，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咨行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皐，將召補軍士及糧料、馬匹、軍器，俱照原議。其橫嶺口添設把總，該鎮巡撫會同巡按御史於所屬衛分作速奏保堪任把總指揮二員，以憑題請簡用等因，除召補軍士等事另行外，所據應添把總官員，應合會奏。臣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郭宗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馮璋從公查訪，得興州中屯衛指揮僉事劉乘惠、本衛指揮同知李濁，俱弓馬熟閑，戎務練習，堪任橫嶺口把總。如蒙乞勑兵部，查議覆奏，簡命一員，充本口把總，令其操練軍馬，修理邊隘，盤詰姦細，防禦寇盜。庶不誤事。

固藩籬壯國威以保治安民疏 嘉靖二十六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王士翹謹題：為固藩籬壯國威以保治安民事。臣奉命巡視居庸等關。頃者躬同兵備副使艾希淳徧詣居庸關隘，閱視八達嶺城，四望郊原，人煙稀少，惟見關門之外不逾半里內有地名岔道堡，係隸隆慶州，民居湊集，大約千有餘

家。路通宣、大，生意日盛，殷富頗多，足啓戎心。往年雖建有土城而卑矮可踰，傾圮過半；雖設有巡檢而弓兵不過二十餘名；雖協守以壯夫而徃來不常，緩急莫倚。設使胡虜犯順深入，將欲窺伺居庸，必先首及岔道，岔道之民以守則無城，以禦則無兵，不望風以奔必駢首而戮；虜既據此則居民之居、食民之食，萬一久為住牧之計以恣其垂涎之欲，即居庸閉關以拒，而曠日持久，亦將坐受其困矣。臣愚以為，居庸密邇京師，實我國家門户之險，非他關可比；虜若敢造居庸，即門庭之寇，所當利禦又非侵犯他境可方。是故居庸者京師之門户，岔道者居庸之藩籬，委岔道而不守是棄藩籬以資寇盜，非長策也。然欲守此非城不可、非兵不可。論者或曰修城之費財，又曰兵食之不足，臣愚於此亦慮之審矣。臣觀各處關隘城堡，俱用山石修砌，甚是堅固。岔道近在山麓，登山採石尤為便易。即以本堡戍守弓兵、壯夫併役其居民而取之，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因彼舊城量加增補，計其工匠、木料之費不滿百金，是其財之所惜者小，而生靈之所保者大也。臣又查得永寧縣城相去岔道四十餘里，徃年因其近邊，特於本城建立兩衛，又於居庸關内隆慶衛所輪撥指揮一員，千、百户五員，統率軍士二百五十名以備禦永寧。夫永寧蕞爾之城，既有

兩衛官軍八千餘員名，又有參將、守備等官駐劄本城，何守不固，何戰不克，而猶必藉于居庸區區數卒耶！所以然者，蓋因先年黑峪有警，權調防守，其後年久遂以為常。夫永寧、岔道均之隆慶州赤子也，今若掣改備禦永寧官軍以備禦岔道，亦均之保護隆慶州赤子也，豈可彼此異視乎？取彼無益之軍，衛此有生之衆，亦豈待加兵而後足乎？在岔道免荼毒之害，在居庸獲藩籬之固，在京師有槃石泰山之安；財不甚費，兵不加增，一舉而三利存焉，亦何為而不可哉！夫關門之外非臣巡歷之處，而臣獨有言，何也？傳曰：脣亡則齒寒。岔道其脣，居庸其齒焉。臣本駑鈍，待罪三關，脣齒之憂，誠不容已，犬馬之念，其何敢忘。伏望皇上軫念首關重地，察臣愚衷，勑下兵部詳議，轉行順天、宣府兩處巡撫都御史，再加勘議。如果衛民、固關事體兩便，乞將隆慶衛原撥備禦永寧官軍盡數掣改專守岔道，仍聽永寧參將節制；一面行委隆慶州佐貳官一員，協同備禦、指揮等官督率弓兵、壯夫、居民，量給食米，同採山石。至於工食、木料，另行委官估計，或動支贓罰無礙銀兩，隨宜區處；所費不多，跨山修砌，刻期可完。如是而守民有固志，倉卒遇警，即收斂人畜，堅壁清野，虜無所掠，自將遠遁，必不能閉口枵腹以睥睨居庸。居庸既固，此京師萬

世之利也。雖皇上天威至重，神武不殺，素有遠慮，當無近憂，顧未雨撤桑之謀在聖賢尤所不廢，而宗社生靈之福於此舉亦未必無小補也。

條陳關務以裨安攘疏（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日）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王士翹謹題：為條陳關務以裨安攘事。臣聞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夷狄陸梁，守在邊關。是故設險屯兵，聖王不廢，攘夷安夏，內治為先。我國家定都以來，阻山為固，前後規畫，於京城西北一帶建立居庸、紫荊、倒馬、故關等關。防禦嚴矣，法制詳矣。然法久則弊生，弊極則政蠹，而險不足恃矣。救弊去蠹，因時宜而損益之，勢有不容已者。臣前奉命巡歷居庸等關，一年已滿。耳目所及，僅有一得之愚，謹用條陳上瀆睿覽，少竭涓埃，微圖補報。乞賜勑下該部詳議，采擇施行，關隘幸甚，臣愚幸甚。緣係條陳關務以裨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旨。

計開：

一．曰先職守。照得臣原奉勑命，守關旗軍人等一應詞訟聽爾就便問擬、發落。欽此。臣嘗按歷居庸，訴告狀詞多有願批有司衙門聽理者。推原其故，蓋

因武職官員法律或有所未諳，秉心未必其皆公，是非易於變更，罪名因以出入。若與批行昌平、涿州、良鄉等處，不免時月牽連，行伍空虛矣。及照管關通判，政務簡省，關內主客兵粮皆其所當兼理，往往置而不問，亦以未嘗申明而責成之也。臣愚以為，居庸首關，軍馬粮餉比之他關更多，管關通判尤不可缺。乞勑吏部，比照紫荆、倒馬、故關及順德隘口事例，添設通判一員，於永平府帶銜或即駐劄居庸城內，專理關務。仍乞通行居庸、紫荆、倒馬各關通判，兼管一應主客粮草。主事總理於上，通判分理於下，庶幾戎務整肅，險隘有賴矣。

一、曰祛倉弊。臣見白羊等處倉粮收支專委千、百户等官，致令通同斗級剋減軍餉。浮圖峪、插箭嶺、軍城、新城、新興等倉客兵粮草俱委易州、唐、完等縣吏胥老人收放，彼皆無藉，棍徒任意侵欺，少者數百名，多者千餘石。即令雖已問罪，然花費無存，追賠不及，竟亦何補。新城、新興、軍城三處雖各設有倉官一員，然其初本為主兵之粮而設，今主兵粮已折價矣，而倉官猶未革去。周歲起送赴部，止曰未曾經收錢粮，不准一任之數，另

行改選而已。及查各倉客兵粮草所出硃串，又係倉官貪圖常例，借與印信，至問倉粮虧弊，則曰未曾經手，殊乖事體。臣愚以為錢粮重務，委於吏胥老人，不若司於倉官；彼猶顧惜前程，必不敢公行侵盜。乞勑吏部於浮圖峪、插箭嶺二處各添設倉官一員，併與新城，新興、軍城、陸樊等倉倉官，不分主客兵粮草束俱令收支。周年滿日，將經手收支數目申請巡撫、巡關併户部管粮主事衙門，委官查盤，交代明白，方許給文起送，准作一任之數。庶幾出納有稽，弊端可杜矣。

一、曰足兵食。照得居庸、紫荆、倒馬等關官軍月粮分屬昌平、易州管粮主事調度，俱係河南、山東解到銀兩，不足則於户部太倉領取，召商糴買。主兵者按月支給，客兵者防秋應用，惟有居庸軍士每歲本折相半，仰事俯畜，猶足自贍；其紫荆、倒馬、故關等處僻在萬山之中，本無寸土可耕，每歲月粮正月起至六月終止為大月，每月給本色價銀六錢五分，七月起至十二月終止為小月，每月給折色價銀四錢五分，米價高貴，糴買艱難，朝夕無以自謀，緩急安能倚賴。查得真定、保定二府近關州縣額徵粮料，俱係賣

米易銀，解京上納，小民頗稱不便。乞勑户部詳議，轉行保定巡撫都御史再加查議。如果有利無害，即將紫荆、倒馬、故關常守軍士通算每年六箇月應支本色者大約該米若干，就於近關州縣通融均派：在紫荆者於易州上納，在倒馬者於軍城上納，在故關者於阜平、井陘縣上納。督理收放，悉由主事。仍行河南、山東將應解銀内扣數抵補，每年徑自解京赴各衙門完納，掣取關批銷照，永為定例。如此，則民樂於就近納米，省費甚多；軍利於月粮、本色，饑寒可免。至於防秋客兵粮草多寡難定，仍聽主事因時召商糴買。庶幾人情便而事體可行，軍心悦而防禦益勤矣。

一曰專責成。竊照居庸等關、真、保定等衛官軍粮餉仰給於河南、山東兩省，每歲解赴昌平、易州主事衙門及真定、保定等府上納。其初題請本有定額，柰何歲久而人玩，法久而弊滋，解來任其多寡，數目謾無稽考，以致軍粮缺乏，措處無方，督餉主事往往請給於太倉之銀。又據真定府呈稱，各衛官軍自嘉靖十九年以後缺少月粮，每年不下三、五千兩，難以處補；巡撫衙門往往移文催督，視如故紙。至有解户假捏實收批迴，任意侵欺，無所查

考者，因其隔省不相統攝故也。臣愚以為天津兵備帶銜於山東，大名兵備帶銜於河南，若以委任而責成之，俾各行所屬嚴加催併，庶幾易完。乞勑户部詳議，轉行順天、保定巡撫都御史再加查議，河南、山東原額應解銀兩各該若干。天津、大名兵備各另給與勑書一道，令其兼督前項軍粮，解來銀兩必赴兵備道掛號銷批，每歲視完欠多少以別賢能；而順天、保定巡撫實督察之。其兩省有司掌印管粮官員應及考滿者，務須申請各該兵備，查無拖欠，方許起送。其起送到部者亦要查有兵備詳允執結，方准給由。庶幾錢粮易完而軍餉不乏矣。

一、曰添把總。臣嘗巡歷諸關，徧閱險阨，惟紫荆尤為可慮。而紫荆要害之地，北則馬水口，西則浮圖峪，均為難守。查得馬水口於嘉靖二十二年因宣、大聲息緊急，添設守備一員、把總一員，果而虜騎遭挫，防守有賴。至於浮圖峪，即古蜚狐口，往事可鑒，危殆尤甚。先年止設守備一員，其管總指揮不過巡撫、巡關衙門權宜會委而已。前任守備高輅，因為緝拏礦徒致被參提聽勘，本峪缺官，動經一年。時幸邊塵不警，僅保無虞而已。萬一

守備官員或有陞遷、事故，倉卒遇警，孰攖其鋒。即今雖有管總指揮而未奉欽依，事權不重，號令難行，可以浮圖峪而緩於馬水口者乎！乞勅兵部再加詳議，果係緊要重地，比照馬水口事例，添設欽依把總。仍行巡撫都御史、巡關御史查舉素有勇畧指揮二員，疏名上請簡用一員，以充此任，俾其戮力同心，彼此相濟，則於守關却虜未必無補也。

一曰給戰馬。臣觀今日禦虜之策，大上莫如守，必不得已而後戰，戰而非馬，雖衆無所用之。臣嘗巡歷，節據紫荊等關參將程祺等呈稱，原額戰馬雖有五百餘匹，近來倒死日多；見在者不滿二百匹等因到臣。推原其故，蓋由軍士貧難，樁朋銀兩追徵不完；況計一歲之間，買補之馬不足以抵倒死之數，宜其馬日益少。無事則因仍相安，有警則防禦失措，及今不為之處，將來未知所終。乞勅兵部，再加查議，每一參將、分守所領戰馬俱以原額五百匹為定數，守備、把總各照原額數目，移咨都察院，轉行接管巡關御史，備查各關馬匹原額若干，倒死若干，見在若干。仍行太僕寺查，將各州縣寄養馬匹給領參將、分守，務足五百匹之數；守備、把總務足原數。

今後遇有倒死，應追椿銀者，查照兵部題准則例，照數追完。其各軍朋銀按月俱於月粮内亦照數扣除，通行貯庫，年終巡撫衙門委官徑解太僕寺交納。一年之内不拘倒死多寡，仍咨太僕寺照數給領官軍餧養，永為定例。庶幾可守可戰，兵威日壯而關隘益固矣。

築堡保民寢戎心以圖關隘萬全疏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曾佩謹題：為築堡保民寢戎心以圖關隘萬全事。臣奉命巡視居庸等關。頃以宣、大傳報聲息，臣會同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應奎，駐劄居庸關，以便調度策應。伏蒙皇上天威振揚，虜即遠遁，臣復自該關出八達嶺外，前去以巡訪虜騎由來之路。蓋欲求可為捍禦計、少覩保固邊關萬分之一耳。第見八達嶺外不一里許有所謂岔道堡者，乃該關隆慶衛餘丁與保安、隆慶等州、衛軍民雜居、貿易久而成聚者也。大約千有餘家，夾道而處，聯絡於兩山坡峽之間，生聚頗繁，畜産頗盛。四周雖羅以土墻，卑矮可踰，虜若登坡臨下，雖有賁育莫能禦之，此堡之勢危矣。臣切憂之。蓋岔道此堡適當八達嶺之口，居庸關之藩籬，唇齒相繫，如欲虜之絶意於居庸也，必先使之無垂涎於岔道，未有

岔道危而八達無事、居庸不震驚者也，居庸震驚則京師、畿輔又可知矣。故臣深計岔道者乃緊要之地，不可少忽不加之意耳。該臣一至其地，合堡居民爭先泣訴，如乞更生。當據堡民王鳳、郭宏、孫福、曹錦、楊旻、張鏜、程翥、李錦、宋臣、于綱、徐傑、宋玉、李釗、張義、王鑑等告稱，俱係隆慶等州、衛軍民，見在岔道堡耕種，告為設藩籬、保生靈、以保障地方事。思得本堡雖處居庸關外，去永寧大邊止五十餘里，東接皇陵，西通宣、大，二鎮人煙湊集，頗稱衝要。凡東南起解錢粮并京通倉廒它運，乃止宿必由之路。又宣、大沿邊粮儲，悉自本堡堆積轉運。村落雖小，關係實大，向來民安常業不知邊患。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胡虜深入，如踐無人之境。因本堡左右便道二空可以直抵八達嶺等處，計在倒襲，幾失本堡。今二十八年二月内，又一至堡外搶殺居民百十餘人，已蒙朝廷給賜賑濟銀一百七十餘兩。居民何足筭也。今本堡誠係兩鎮咽喉，切要之所，粮運過往重地，叁面受敵。懇乞題奏跨山修築，添設官兵，不但守護陵寢，居庸藉之益固，京師晏然愈安，堡民亦有所衛賴矣。為此連名狀告等情。臣即行於分守居庸關署都指揮僉事史勳，查勘相同。訖據此詳得，民情迫切，實出懇誠，審勢度形，甚所當慮。失今不處，

是謂之慢藏誨盜。而欲不為盜之招也不可得矣。臣案照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內御史王士翹已行建議，欲因堡舊城跨山增修，并掣回永寧官軍二百五十名以守之。隨該兵部題覆，奉聖旨：是岔道堡城垣准增修。永寧備禦官軍着照舊。欽此。欽遵。彼時地方官以防禦急迫，仍止依民舊墻，畧加修補，東西各立圈門，中通往來；市路仍未展開，左右跨山高築，以致見今堡外兩腋仍有可通人馬蹊徑、大路。且土墻卑矮，與山坡相平，甚不足資障蔽。萬一虜騎充斥，如昨二十七年九月、今二十八年二月內故事，恐此堡之民危若朝露。殆必此堡安而後居庸之關始安也，抑又岔道左腋之山即居庸一帶外口，如化木梁、于家衝、花家窰、石峽峪、糜子峪、牛臘溝、石板衝，舉相聯屬在數里間。倘虜騎至此，四馳橫奔，則關內地方如湯峪口、青龍橋、西松湖片、白羊堡等皆可通達，其意外之慮又有未敢言者。惟此堡既固則堅壁清野，畜産斂藏，虜知來無所利，進無所往，覬覦自絶矣。事似緩而實急，慮若遠而實非迂，觀前堡民遮告之辭，蓋皆談虎色變者，事理不亦較然也哉。為今之計，必乞督責宣府、順天各巡撫官，協力整理，併行總督衙門，共議其成，無問查處動支何項錢粮，相應作急估計劑派，分數召募民力，從長及時區處；無得再分彼此，致悞事

機。務展開兩腋舊墻，跨山高築，毋更傍留蹊徑，以通往來。計其工程物料費甚不多，縱使採石砌築亦不過百十餘兩可足。臣訪聞往往人皆為此堡憂，乃因循至今者何哉？但以該堡雖切居庸藩籬，實屬宣府地方，當事者每委謂堡惟居民，更非倉場、粮草所在，卒多易視之；殊不知一堡生靈不下數千餘人，固所當保；而居庸藩籬，干係匪輕，不可不固，可與泛常者等耶！或又曰，有堡須兵守乃固。臣曰既無前項倉場，必欲處兵以守，恐亦費事。臣欲即藉伊堡中之民，無問主、客、商户，編成排甲，宣府撫按官委隆慶該州以官領束之，無事之日從其耕種、貿易，如有警防秋，仍令報名該關分守官處，點閘約束，治其怠逸。矧舊有巡檢官一員，帶領弓兵數十人久駐劄其內，永寧之軍雖不必掣可也。更須量發以弓刀、銃砲、火藥，花名給領以為防禦之具。如此，則官築堡以衛護生靈，民出力以保障地方，正所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民其不舉手加額感我皇恩如再造者乎！由是言之，財不甚費而事可集，兵不加增而守可固，斷斷乎當急圖不容少緩者矣。伏乞皇上俯念關隘重防，併憫該堡生命，亟勑下兵部詳議，轉行順天、宣府兩處巡撫都御史，速加議處。如果保民彌寇，有裨邊關，早賜施行，則雄關四塞，利在萬全。地方幸甚。生靈幸甚。臣待

罪該關，極知謬曠，顧比見聞真切，自不容隱默者。如此干瀆天聽，無任戰慄懇祈之至。緣係築堡、保民、寢戎心以圖關隘萬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户蘇承惠齎捧謹題請旨。

極衝隘口懇乞聖明亟賜議處未盡事宜以足防守以保萬全疏嘉靖三十二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陳學夔謹題：為極衝隘口懇乞聖明亟賜議處未盡事宜以足防守以保萬全事。臣惟胡虜之患自古為然，所恃以捍禦者諸關之險而已矣；守險之議無日不講，所貴乎萬全者責實之務而已矣。有險而不能悉守與無險同，有議而不務責實與無議同。臣以庸才，謬膺明命巡視居庸等關，陛辭以來，早夜憂惶，慮無以稱此艱大之責。頃者公同各該地方官員凡係關隘城堡去處逐壹親行閱視，雖即今紫荊迤西壹時巡歷尚有未徧，其自昌平州以至鎮邊城壹帶地方臣已沿邊履嶺，靡不周歷。竊見得天險雖設，人謀未臧控扼者不可以盡非其地，而要會所在。或區畫而欠詳；建白者不可以盡非其言，而當事諸臣。或阻撓而中止；是以兵力徒分而防範不足，議論雖多而成功則少，此臣之所以目擊心苦而不得不預陳于君父之前也。臣請一一為陛下詳言之。如渤海所則正關城、慕田峪、賈兒嶺；黃花鎮則本鎮口、鷄子峪、

西水峪；居庸關則灰嶺口、門家峪、青龍橋、石峽峪、化木梁、糜子峪；鎮邊、橫嶺等城則立石口、窖子頂、火石嶺、大石溝、柳樹窪、廟兒梁、堂兒庵皆稱要害，無壹處非通賊之路，則亦無壹處非可守之險。然而鎮邊、橫嶺諸隘則係外口，尤為極衝者也。臣嘗登巔四望，見其外通懷來，土坡平漫，車馬馳驟，至不崇朝，原無重岩深谿以為之限；今日之可為隱憂而將貽後來之大患者必在於此。然外口雖多，內惟高崖壹口乃其必由總路。但高崖地形寬廣，雖築城駐兵亦難堵截。惟其中有三要路：鎮邊城、東北街、馬跑泉是也。蓋虜賊由卧子頭、河子澗則可抵馬跑泉；出北港口西北街則可抵東北街；貳路有警則不必犯鎮邊而已徑達高崖，過此即長驅莫遏矣。今惟鎮邊城添設參將、展城募兵；而東北街止有軍士壹拾捌名，馬跑泉向無議守，此非前人伐謀者容亦有遺筭乎？然貳路必須創立城堡、增設官軍，防秋之時添撥客兵協力拒守，方足恃賴。顧機已失於徹桑，臨時而欲為迂遠之圖緩不及事，勢已切於拯溺；及今而早為權宜之計，猶保無虞。合無將前經畧侍郎楊博題奉欽依召募軍士內撥壹千名分布貳路，各選委有勇畧指揮、千户壹員統領防守；壹面容臣會同巡撫都御史吳嘉會，委官估計該脩城垣、合用工料、應增官軍各若干數目，另議

題請定奪。但所謂召募者尤有說焉。夫愚下細民見利而動，必須有所歆誘而後能興起其忠義之心。以召募叁千計，衣、鞋、營房之費不過壹萬伍千兩，朝廷惟正之賦本以養兵衛民，為費不多，豈可憚惜。今該部乃推之於巡撫贓罰措置，夫沿邊郡邑，軍多民少，詞訟原無，贓罰何從而積？以故任事者掣肘而不敢言，應募者聞風而復解散，有體國之誠者固如是乎！不特此也，原議全支本色糧草，蓋以本城荒僻，地土磽瘠不堪樹藝，客商絶少，又無販糶，建議者不為無見也；而迄今仍支折色。原議兑給馬伍百，蓋以本城雖該多設步兵，而哨探傳報必資於馬，今止有馬捌匹，而太僕寺迄今不見兑給；臣不知各該臣工何所見而故為阻撓？如此甚非所以竭忠貞而懷安攘者也。再照正關城内即慕田峪，外即夷人駐牧營帳，止有軍士拾伍名；本鎮口外通四海冶，城堡孤懸，今止有軍士柒名；門家峪即陵寢山後，官行大路外通永寧，曾經失事，今止有軍士叁名，官以守灰嶺者兼攝；灰嶺口逼近陵寢，外連塔兒峪，川原平坦，人馬可行，雖設有把總壹員，軍士止有伍拾餘名；青龍橋、石峽峪等處亦係外口，即正統年間虜賊出没之處，為口壹拾有捌，軍士共止貳百名。前項地方俱宜防秋之時，行令渤海所參將調壹軍於正關城駐劄；黄花鎮守備調壹軍於本

鎮口駐劄；門家峪增設壹管口官，兼管石城峪，量添軍士貳拾名；灰嶺口，行令鞏華城分守帶領所部兵馬於此駐劄；青龍橋等處，行令居庸關分守帶領主客兵馬相機分布。如此，則處處有守，人人思奮，虜雖悖逆無能為矣。此非臣壹己之見，蓋嘗詢之僉謀，參之輿論，酌之事勢，必如此而後可以為萬全之計也。矧今虜氣益驕，是惟不來，來必得志；我兵日怯，是惟不出，出必挫折。節奉部院勘劄，開稱降人供報聲息重大，所謂月圓要搶，此其時也。失今不為之處，萬壹黠虜乘虛，如果分鋒四向，而我為謀之疎一至於此，不知何以禦之。且各該地方實係陵寢藩籬、京師門户，倘致意外之變，他日雖責臣以不言之罪，加諸臣以不職之誅，亦已晚矣。臣本無所知識，待罪邊疆，偶有壹得，冒昧上塵。如蒙勑下兵部，再加詳議，如不以臣言為謬、委之寢格，速為題覆，見之施行。及查照先經署侍郎楊博所議，召募銀兩、本色糧草、兑給馬匹，通應題請仍依原擬。更乞戒諭各該部、寺諸臣，不可自分秦越，坐失事機。若復阻撓，必誅不宥。庶諸臣知所儆畏而相倡以同舟共濟之風，則邊備益見周詳，而不至有臨淵羨魚之悔矣。臣愚幸甚，宗社幸甚，地方幸甚！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緣係極衝隘口、懇乞聖明亟賜議處未盡事宜、以足防守、以保

萬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百户李著齎捧謹題請旨。

西關志居庸卷之八

藝文

琴峽大學士泰和東里楊士奇：石峽記彈琴，元天台陳孚：月作琴徽風作絃，清聲豈待指中彈。伯牙別有高山調，瀉在松風亂石間。元昭文館大學士雲洋洋流水音。不知行路者，誰有聽琴心。中李溥光：泉聲瀉出兩峰間，泛羽流容不暫閒。疑是成連曾過此，水仙遺譜寄空山。伯龍虎臺元世祖：龍虎臺高秋意多，翠華牙仙去下期死，流水高山思莫窮。洗我從前爭笛耳，真聲原不在絲桐。來日似鑾坡。天將山海為城塹，人倚雲霞作綺羅。弔劉秉忠墓袁廷玉：橋北橋南幾處村，水遶山迴到墓門。此日英靈何處在，獨留華表向黃昏。仙枕石陳孚：居庸萬馬遶山前，未許蒼苔睡晏然。見說華山風日暖，何如移伴白雲。統幕俗訛為土幕，又為土木，土募。陳孚：十里茫茫草色青，亂塵飛逐馬蹄輕。不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年統幕名。過居庸宋黃門宇文虛中：峭壁從天折，懸流眠。花已從南發，人今又北行。節旄都落盡，奔走愧平生。弔劉諫議元翰林學士金華黃溍：劉君古遺直，祠堂在丘園。嗟此豪傑窟，文雄欵孤騫。平生二三策，匪徼明主恩。瑣瑣談失得，無乃市井言。居庸關金太常寺丞蔡珪：亂石妨車轂，深沙困馬蹄。天分斗南北，人轉日東西。倒脚柴荊短，平頭土舍低。山花三兩樹，笑殺五陵溪。過岔道楊士奇：已度重關險，初臨廣野平。嵐兼遠水白，山擁半空青。扈蹕同三事，蒐原合五兵。農間倍閱武，亦得暢餘情。度居庸關大學士南郡楊溥：容車度重關，重關路漫漫。兩箱既充牣，四牡何盤桓。翹首望前輓，迢迢不可攀。任重難為力，臨岐發長歎。上關積雪

兵部尚書祥符趙和：大雪滿邊城，睥睨疑玉壘。雲間翠樊迷，天外銀屏倚。寒生擊柝樓，冰立懸崖水。馬滑阻遐晞，恐遇韓湘子。

題居庸兵科給事中許天錫：天設居庸險，乾坤此北門。山川通上谷，形勝冠中原，鐵馬屯三戍，金城追九關。皇圖資拱護，永荷太平恩。

過居庸關御史秦中李宗樞：危壁含雲迥，飛湍接漢迴。虛聞三峽險，疑是五丁開。荒樹分天宇，驚沙暗戍臺。秖慙持節度，豈為棄繻來。

觀湯峪泉李宗樞：靈岫盤幽澗，僊源衍巨泓。氣蒸銀漢碧，光射玉峰清。林莽延春馭，風塵濯旅纓。驪山何處是，萬里正含情。

題琴峽御史任溥：琴峽琴何在，石斑自歲年。我來秋寂寞，橋下水潺湲。安得鍾期士，相將伯子絃。悠悠空尺原。

題居庸御史台青趙鑑：居庸形勢壯，策馬此關行。險有千尋壑，平無數劍户部郎中上谷岳倫：昧旦即居庸，立馬，悵悵過前川。北蟠空虜穴，南拱卯天闕。靈効山川職，長城答帝恩。千山紫翠重。水聲傳遠谷，人語落長松。塞火收。進士上黨栗應麟：詰曲重關別，天門望轉遥。驚波迴巨石，急殘虜，村煙帶野春。將軍弛魚鑰，萬國正堯封。雨下危橋。絶塞人煙少，高秋虜勢驕。即今勞北顧，何日弢三苗。東平李文芝：鑿隧愁雲合，崎嶇石路難。兵成猶據險，客怒欲衝冠。暗水鳴琴峽，征旗擁漢官。捐軀只此日，試聽報平安。

題居庸御史台青趙鑑：居庸形勢壯，策馬此關行。險有千尋壑，平無數劍户部郎中上谷岳倫：昧旦即居庸，立馬，悵悵過前川。北蟠空虜穴，南拱卯天闕。靈効山川職，長城答帝恩。千山紫翠重。水聲傳遠谷，人語落長松。塞火收。進士上黨栗應麟：詰曲重關別，天門望轉遥。驚波迴巨石，急殘虜，村煙帶野春。將軍弛魚鑰，萬國正堯封。雨下危橋。絶塞人煙少，高秋虜勢驕。即今勞北顧，何日弢三苗。東平李文芝：鑿隧愁雲合，崎嶇石路難。兵成猶據險，客怒欲衝冠。暗水鳴琴峽，征旗擁漢官。捐軀只此日，試聽報平安。

樹稀山骨立，霜重石根枯。斗宿臨分野，風雪護壯圖。更應天險　本關人同知玉峰姚宇：關城形勝大，却敵豈今朝。雄跨山千仞，曲在，萬載頌平胡。　盤路一條。析聲連谷響，花色倚岩嬌。胡馬愁南牧，揮鞭向北招。

庸關副使定原吕顓：金鑰天門壯，玄垣帝座尊。中峰流日月，四壁抱乾坤。虎塞春常滿，龍沙晝不昏。書生提節鉞，何以報深恩。

按視居庸御史吾庄王士翹：天造居庸險，關開絶壁城。重門懸鎖鑰，夾水布屯營。立馬山河壯，登壇虎豹明，夫當此寒，萬里却胡塵。

静對亭御史鶴泉蕭祥曜：如何連日險，虛却此亭閒。獨在風塵外，依然蓬島間。相忘惟緑草，作伴有青山。清暇焚香坐，時瞻鹿豕還。

方輿誰黎此，開關自神功。漢使通西域，御史岐山袁鳳鳴：客途偏夜求，邊塞獨先秋。瑟瑟風鳴樹，頻頻胡塵暗北戎。守臣須爾輩，吾見亦雲中。漏促籌。月光烽火熄，劍氣虎狼愁。夢裏思充國，曾紓漢主憂。**駐居**

王士翹：座對星辰近，雲依堞雉間。有懷千古上，寄迹二亭間。抵掌伊吾劍，拂雲舊我山。長纓如可請，遍繫虜酋還。

過長峪城 袁鳳鳴：遶遍一村柳，還登萬仞山。危巖通線路，古澗聽潺湲。鳩影長空緩，蛩聲白晝閒。風霜動秋氣，野色似無顏。

次橫嶺城 王士翹：經略西關日，驅馳橫嶺巔。采薇開庶食，鑿井及蒙泉。甘苦還誰共，焦勞自我先。軍中韓范老，振古獨籌邊。

長峪城有感 御史新塘彭時濟：長峪城頭路，危岑倍百尋。行李穿雲過，旌旗傍日行。俯仰真慚拙，馳驅那倦勤。駐驄勞戍卒，點視苦邊貧。

鎮邊城 御史鶴泉蕭祥曜：天險何年鑿，紆迴路莫尋，馬從三島度，人在半天行。烽火隔雲見，柝聲帶雨平。禦戎占地利，拯溺是吾情。耿耿先憂計，公餘一簡兵。

居庸八景

玉關天塹 本關人御史雷宗：天開龍塹拱神京，斷絶伊吾拔漢旌。鶴唳風高清嶂起，鰲頭勢迥碧雲平。丹樓粉堞連丘壑，玉帳牙旗富甲兵。胡越如今歸一統，出關寧有棄繻生。

鎖鑰重重 障帝京，塵飛設險樹旄旌。路從天際來高下，山自崑頭起峻平。樹擁蒼龍飛寶戟，石排白豹鍤神兵。我知天意興明運，故設雄關玉壘生。

巍岩恠石 接長空，百二山河鞏固中。鎖鑰自來元有托，金湯到此却無功。雲寒鳥下觀瞻遠，日近風高氣勢雄。險過羊腸天有意，三邊應見息煙紅。

石臺雲閣 雷宗：橫衝高閣駕雲頭，守將籌邊作勝遊。上逼丹霄摩獸吻，下臨碧澗瞰龍湫。闌干吟倚雙眸豁，樹杪風來萬壑秋。自是紅塵飛不到，恍疑身世在瀛洲。

誰築巍然霄漢 頭，居庸分鎮稱追遊。玲瓏八檻開明月，繚繞千層鎖玉湫。步入天台忘晝夜，身登青瑣樂春秋。不知塵世有凡夢，大嘯渾如卧碧洲。

誰把山岩用意鑽， 構成臺閣到天端。四隅風雨襟懷洒，萬里乾坤眼界寬。堦砌每依雲氣滿，闌干常掛斗光寒。碧苔紅蘚芒鞋濕，回首渾忘日月殘。

疊翠聯峯 雷宗：關外千山畫不成，天開佳麗壯神京。層層翡翠雲端集，朵朵芙蓉日下橫。雨過四圍生瑞靄，風來萬壑送秋聲。從知此地多鍾秀，定産英賢佐

聖明。巖巖高堆天制成，千尋萬仞衛神京。聯排賓幛疑雲斷，上插銀屏礙月橫。花發重岡春有脚，松吟累蓋夜多聲。躋攀不倦登臨興，四海潮翻眼下明。一山未罷一山迎，天勢相連分外清。翠黛亂鋪千疊聳，青螺重繞四時明。攢成錦綉應難買，寫入圖圍實可情。

雙泉合璧 雷宗：一山高立金城外，二水縈環白鷺洲。東澗轉來西澗滿，南溪引入北溪流。龍鬚兩道開還合，燕尾雙分散復收。遥訝煙光連白璧。相携清賞日登樓。一派南飛從北下，我欲此身無繫絆，頻來游賞勝蓬瀛。左旋右繞類銀洲。上橫天漢星辰浸，下接扶桑日夜流。分玉兩泓關外迥，合珠一片望中收。我來登眺千年詬，只許詩人共一樓。可羨源頭濬鑿功，兩流相對信無窮。天光掩映開還合，地脉澄清散復宗。觀處謾疑如堵立，聽來應是與雷通。濯纓洗耳今作論，一飲胸中便不同。

湯泉瑞靄 雷宗：乾坤清淑萃山川，此地誰知造化偏。半畝方塘藏焰火，一壺元氣養先天。丹爐日煖流瓊液，瑶圃春融散紫煙。想是祝融經過處，餘酣煎沸醒心泉。和氣騰騰山湧川，薰蒸別得化工偏。温流蕩漾吞明月，暖脉飛揚湧碧天。一派暉暉涵瑞靄，團波湛湛浴祥煙。羽衣仙子思沂興，地志收看臘火泉。層巒深處出温泉，誰憶源頭別有天。霧氣上騰波浪滾，煙花匝繞沸聲傳。烹鑪煮茗何須爨，祛病清襟不用錢。試問同游二三子，東風浴罷賦言旋。

琴峽清音 雷宗：層層峽裏奏瑶琴，流水高山興趣深。三弄巧成鳴鶴調，數聲疑聽老龍吟。引來官徵無端緒，流盡年光自古今。此地若教鍾子過，也須擊節賞清音。無指無絃産地琴，焦桐緑綺古遺深。人來但覺聲時奏，鳥寂俄聞曲自吟。千載一朝形寶盛，三生五列體非今。當時若有知心者，流水高山不斷音。

居庸峽石號彈琴 雷宗：一自劉琨德化行，蹤跡分明古到今。遠水破煙天不暑，懸崖蔽日晝常陰。坐添雅趣追遺調，望入閒情足賞音。可惜伯牙歸去遠，也應來此對同心。

虎峪晴嵐 雷宗：一自劉琨德化行，於斯已去只留名。溪雲山雨生春色，水樹風林帶晚晴。瀑布飛從銀漢落，露珠滴透翠微清。丹青縱得王維筆，難寫天然太古形。結束毛衣踞不行，神州曉夜鎮雄名。天開曙色敷新霽，月送餘光動曉晴。畫擁貔貅登眺肅，獨携書劍撫摩清。玉關有此非常壯，只露身軀不變形。

駝山香霧 雷宗：峯巒突兀山迥青霄以虎名，深紅淺緑自分明。四圍遠近雲何勢，一望高低日正晴。爽氣不教行處入，清風偏向晚來生。幾回欲借王維筆，寫出無邊勝槩情。

峯次第開。霧擁山門無客到，橋橫松□有僧來。天葩玆彩煙含錦，瑤草生香露點苔。到此路人齊指點，依稀景物似天台。

非象非鰲聳北巍，祥雲駝背曉風開。高岡策杖舊香沸，短褐披襟帶霧來。雨過巔頭搖翠柏，雲橫麓足擁蒼苔。無心不作塵凡夢，恍入山溪勝天台。

遠嶂天成似卧駝，四時香霧欲如何。瞻依每見晴光少，遊覽應知爽氣多。馥馥遞時遮碧落，濛濛騰處隱青螺。我來不覺霑衣濕，為愛清幽賦短歌。

居庸關 陳孚：斷崖萬仞如削鐵，鳥飛不度蒼石裂。滿山枯木無碧柯，六月天陰飛急雪。寒沙茫茫出關道，駱駝夜吼黃雲老。征鴻一聲起長空，風吹草低山月小。

駕度居庸 薛玄曦：居庸雄據萬重山，南北行行處識龍顏。離宮路轉風塵合，御苑春深草樹閑。行得長楊圍獵燕，又隨車騎此中還。

過居庸 李溥光：界限中原萬里斜，金湯形勢更堪誇。地分南北風光異，天別陰陽節候差。宇宙迴開今古隘，乾坤大壯帝王家。

而今四海車書混，喜見年年度翠華。

再過居庸 李溥光：萬仞蒼崖列翠屏，昔遊佳勝喜重經。人家店舍遥相望，驍路輪蹄不暫停。山色肯隨時事改，溪聲難喚世人醒。煙霞未忍輕輕別，駐馬徘徊憩便亭。

琴峽 李溥光：二年兩度此經過，酷愛泉聲出澗阿。瀝瀝宛如聞洛浦，琅琅渾似鼓雲和。水邊同憩人何在，石上題詩字欲訛。欲叩成連竟無處，緩驅瘦蹇下前坡。

榆林夕照 趙班：陣陣牛羊下遠坡，疎林返照夕陽多。數聲牧笛歸村暝，幾縷炊煙出辟蘿。古木撐空猿嘯晚，枯枝墮地鵲争窩。柴門未瞑家家掩，恐有山前虎豹過。

岔道秋風 趙班：歷盡羊腸路忽通，山前搖曳酒旗風。燒原飛盡荻灰白，落葉飄殘錦樹紅。鴈陣遠投林日晚，鴈行斜去塞雲空。驚回一枕關山夢，斷送鐘聲下玉峰。

鹿野耕雲 僉事盧陵晏璧：涿鹿平原望眼迷，屯兵耕稼力何齊。桑麻翳翳雲千頃，黍稷稠稠雨一犁。黃犢晝眠芳隴上，斑鳩晴喚小園西。微臣願頌豐年瑞，邊境無虞罷鼓鼙。

琴峽明澤：一山萬里限中原，神聖居庸百二川。峰勢陡回愁障日，山形高出欲捫天。風沙漠漠龍庭遠，雲物沉沉鳥道穿。眼底興亡誰解寫，石琴秋水學冰絃。

大學士孫賢：南臨鳳闕北通番，信是中原第一關。樹色曉侵雲霧裏，泉聲夜聽斗牛間。芥崖處處疑屏盡，翠壁重重似劍攢。更喜皇恩天地闊，胡沙萬里仰龍顏。

翰林學士曾棨：重關深鎖白雲收，天際諸峰黛色流。北枕龍沙通絶漠，南臨鳳闕壯神州。煙

生睥睨千嚴曉，露濕芙蓉萬壑秋。王　翰林侍講兼春坊左中允鄒緝：山蟠西北擁居庸，百雉參差積靄中。草木常含春雨潤，峰巒疑隔晚煙空。雲連朔漠提封遠，地拱神京控制雄。萬古峻氣自應成五采，龍文長傍日遊浮。

關天設險，長留黛色照無窮。　翰林學士胡儼：雄關積翠倚岧嶢，碧樹經霜葉未凋。萬里風煙通紫塞，四時雲霧近青霄。層城香靄山連雉，絕澗霏微石作橋。南北車書今混一，行人來往豈辭遙。　大學士楊榮：群山聳列勢崢嶸，日照峰巒積翠明。高出煙霞通絕塞，低回城闕擁神京。休論幽谷山崖險，絕勝匡廬九疊橫。扈從常時經此處，坐看天地白雲生。　翰林學士金幼孜：巀嵲天關復幾重，龍飛鳳翥勢偏雄。千山黛色嘉平野，萬里煙光明遠空。峽口人行春雨外，樹邊鳥度夕陽中。北巡記得隨鑾馭，曾上雲間第一峯。　翰林學士林環：積翠岩嶢北斗傍，雲開千雉錦屏張。連峰上接中天近，絕險遥臨朔漠長。雨後煙嵐分秀色，看來草木帶恩光。太平四海無風警，不數秦關百二強。　翰林學士梁潛：千岩萬壑鬱芊芊，凝翠浮嵐北斗傍。高倚太行通絕漠，遥臨碣石控扶桑。浮雲紫氣終宵見，映日晴霞五彩張。至治非關天設險，諸番玉帛自來王。　翰林學士王洪：岩巒重疊倚天開，翠色横秋海上來。萬里長城連朔漠，九霄佳氣接蓬萊。聞鷄關吏開門早，貢馬番王納土回。頃刻蒼崖歌聖德，漢家今數丁雲才。　翰林學士王英：千峯高處起層城，空裏岩嶢積翠明。雲淨芙蓉開露色，天清鼓角散秋聲。北連青塞煙烽斷，南接金臺驛路平。此地由來天設險，萬年形勝壯神京。　翰林學士泰和王直：峯巒疊疊樹冥冥，翠黛浮光向日横。高聳青霄臨北極，遥連紫塞到東瀛。路通絕域來番使，天設重關壯帝京。四海車書今混一，好磨崖石頌皇明。　翰林學士王孟端：群山萬疊壯京師，翠色常涵雨露滋。驛路雲飛隨曉騎，關城日出照春旗。遥通瀚海開天險，直湊滄溟跨地維。絕域番王皆入貢，謳歌共仰聖明時。　翰林學士許鳴鶴：山帶孤城聳半空，勢凌恒嶽遠相雄。萬壑煙嵐春雨後，千峰蒼翠夕陽中。關門直拱神京壯，驛路遥連紫塞通。自是中原形勝地，常時佳氣鬱葱葱。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胡廣：九關第一數居庸，重疊峰巒香靄中。恒嶽清秋通爽氣，太行落日並晴空。憑陵絕塞三韓遠，横亘中原萬里雄。聖主神功高百世，磨崖鐫勒頌無窮。

入居庸　御史四明屠僑今任尚書：西風策馬半山行，山下人家山上城。流水夕陽封靜巘，浮雲絶蹬渺前程。灰堂高

照羌胡瞻，守帥誰專鎖鑰名。回首居庸覽勝 兵部侍郎王宗彝：幽冀西來第一關，襟連海岱枕青山。層巒遠岫分高下，淡月蒼煙自往還。貢入番夷通異域，天開圖畫落塵寰。老臣鳳樓天咫尺，萬年基緒不勝情。

經略瞻形勝，追憶先皇創業艱。閱視居庸 都御史高銓：峰巒疊翠倚雲端，天限華夷是此山。蟠結已知根底固，登臨便覺眼中寬。關城遠近荒煙裏，草木參差落照間。幾度攀緣及絕頂，手摩霄漢望長安。

歷居庸有作 户部侍郎李瓚：居庸自古號雄關，今日經臨眼界寬。萬仞巉岩看不盡，千尋峭壁畫應難。東連遼地三韓險，南固神京百世安。暫候霽邊旋旆日，擬圖形勝獻金鑾。

成 督理邊關偶 兵部侍郎陳玉：群山列戟水流長，城郭連雲峙道傍。別處更無斯處險，夫猶勝萬夫防。雄垣歲久邊塵靜，朔漠枕深塞草黃。自愧無才酬聖主，願將忠義樹封疆。

督餉有作 户部侍郎王儼：昔聞征戍駕回驤，今日臨關意更長。慕德遠人應自格，承平邊備未須忘。咽喉勢重孤城險，咫尺門扃萬里防。王氣百年消虜運，犬羊敢肆舊時猖。

閱居庸 通政參議袁守直：帶蜿蜒遶北平，虧山堙谷倚天成。城邊嶂列層層險，澗底泉流曲曲深。西接雲中橫大漠，東連遼海衛神京。而今塞上無烽火，飲馬胡兒不敢行。

次陳剛中韻 都御史周金：亂石懸崖色如鐵，西風吹裳裳欲裂。側身北望涕沾襟，回首蕭索紫成雪。爲駒伏櫪何足道，李廣馮唐一時老。山寒木落不見人，惟有中庭月輪小。

宿居庸偶成 總制都御史臧鳳：帝都十月如春媛，纔到居庸便不同。風動信知關塞險，霜多偏著樹林紅。萬家煙火高低見，百雉成闉屈曲通。一夜抱衾眠未穩，柝聲吹入夢魂中。

次剛中韻 都御史党以平：嵯峨石壁懸雙鐵，神開鬼鑿成擁裂。重關萬古北帝居，陰崖累歲堆殘雪。軋車曉出羊腸道，道邊紅樹經霜老。鴉聲人語亂山中，仰看頭上青天小。

閉關圖 臺南李顯：秋風紫塞吹黃埃，邊關忽報天王來。張君三疏自許國，臣首可碎關莫開。精誠激烈回龍馭，主聖臣忠幸相遇。埋輪昔日羨張綱，予古青編並垂譽。

半窓羅幹：三疏曾聞鐵而名，九重恩重身輕。感揚邊境風霜肅，心共中天日月明。耻見胡塵汙玉帳，敢將白刃擬金城。幸逢主聖容臣直，不羨當年細柳營。

宜陽王邦瑞：龍盤虎踞分夷夏，擁節乘驄輟殿班。雄道翠華輕出塞，却憑白簡自當關。艱危抗疏予官倚，激烈

回天八駿還。七木未忘臣　天台陳子直：四海車儲八駿過，柳營健卒奈疲何。回天誰更輸神力，返日無憑借　石子恨，始知勳業重如山。　魯戈。萬死北門惟鎖鑰，千年中夏此山河。清朝柱史看風節，慷慨吾能發浩歌。　津

甯河：干戈竊弄成驍桀，保障中原有重輕。漢法宜誅西域使，秦人已誤北門　大梁熊爵：鑾輿北幸山河震，雲物南兵。三章轉日真殉國，劍揮霜肯愛生。細論當時關不啓，祇應長揖謝升平。　瞻天地孤。伏闕萬人空碎首，閉關三

疏欲縣顱。殊方未覩周天子，闕外孕傳漢亞　餘姚楊撫：夜半傳呼玉帳來，颶颶中使疾風雷。三章入秦還應悟，夫。榆寨開門多警報，尚期汾水滌思吾。　萬死當關不放開。玄素回天真有力，魏公浴日故多才。可憐移蹕鍾山

後，丹鳳無　固安楊維聰：黃塵擾擾裂華來，一劍當關苦不開。九夏雷霆排直氣，三篇金石見　雁門謝蘭：昔聲野馬哀。　英才。青青風度天王駕，白日霜清御史臺。動業定知今代重，聲名先向此時培。　乘驄馬按居庸，

靖掃邊陲瞻略雄。力拒鑾輿復邸憚，名歸鎖鑰比萊公。精忠貫日　工部尚書西蜀凡山甘為霖：入關也慣據征鞍，到處徘徊且縱

王千丈，奏議回天管一功。主聖人臣多骨鯁，盡圖麟閣仰高風。**居庸道中即事**

觀。墩倚山城危渺渺，樹遮石徑曲盤盤。肩樵子穿雲健，　御史東郡蘇祐：北門天險設居庸，兩腋人家夾澗寒。速與濟時惟是雨，耳邊聽得戍軍難。　翩翩旌旗閃日紅。口轉雙泉猶望闕，

癸巳秋日出關　蘇祐：去年木落迎關吏，今歲霜飛下塞雲。猿術嶺盤八達已臨戎。霜清戍逼黃花近，雲起山連　夫閑雲鳥陣，龍沙初散犬羊群。林疎豐嶂層層出，紫閣通。聖代車書真混一，寄言諸將謾論功。**甲午冬日入關**

水澁鳴泉細細分。投筆正慚班定遠，棄繻莫擬漢終軍。**温泉**　訓導余稷興：林泉佳致隔凡塵，一派靈源信有神。混沌溪邊雲不散，氤氳地底夜長春。火龍燒湯山谷水，土釜燃空大地薪。我欲呼童閑澡雪，詠歌願作浴沂人。

閱八達嶺　通政參議熊偉：丹樓粉堞跨群山，勝益居庸又一關。風水會靈真可愛，煙嵐擠險不辭難。曉開雲霧螺鬟靚，秋入岩崖錦樹繁。徙倚高峰看朔漠，吳鉤頻拂土花斑。**次剛中韻**　御史盧淮：朔風入夜悲金鐵，寒北胡兒心膽裂。形勝燕然沙漠清，百王有耻今具雪。崇岡絶壁中開道，徑石盤陀松檜老。關裏人家易曉昏，山藏日月青天小。**偕叢司徒登泰安寺石閣**　都御史李貢：山麓

為關己自雄，仙臺又起半街中。胡塵北望方淪沒，王氣南瞻正鬱葱。一線路窺松徑遠，萬層谿聽水聲空。茲道冠絶平生事，況復追陪有上公。

過居庸次陳剛中韻

御史古青趙鑑：鎮奠防胡萬仞鐵，六丁神斧自天裂。彩雲東擁五陵峰，殘照夕明千歲雪。峽口馳驅關外道，草木無情先亦老。山樓高影月當窓，嘹唳寒空鴈聲小。

次陳剛中韶

兵部主事平臺李源：庸奴片現虛中天甄間，中華亂瀾陰山雪。江淮紫氣開黃道，月落關頭杜鵑老。甘棠舊境拱天樞，回首龍庭眼中小。

次陳剛中韻

御史平源張祿：山腰樹老枝橫鐵，山下泉流石車駱漿自天驕，秦皇漢武功真小。

次前韻

御史古登浦鉉：山風寒吹面如鐵，巉岩兩壁真鑿裂。峰頭忽雨帶朝雲，湍流觸石驚飛雪。我來西巡歷此道，防胡可有方叔老。天王出城此去防胡道，古人已死今人老。

再過居庸

無名氏：萬疊蒼崖削翠屏，昔遊佳勝喜重經。鄉村民舍遥相望，驛路輪蹄不暫停。山色肯隨時事改，溪聲難喚世人醒。煙霞未忍輕抛別，駐馬幾回長短亭。

居庸關

柳貫：雲梯忽斷山峻平，霽霧初褰林嶺明。兩都扼喉南北鎮，九州通道東西行。巔崖巨石擎佛屋，壁門遺築開軍城。當時苦詫天下險，一卒前臨强萬兵。

再還雲中喜過居庸

無名氏：煙靄空濛兩乍收，羸驂穩勝阮公牛。萬峰誇翠崢嶸列，一水拖藍自在流。驛路輪蹄交錯雜，民居客舍也清幽。此行得遂還鄉樂，飽與山靈遞獻酬。

追憶徐常二公建城有感

本關人進士劉晟：雲龍風虎際昌辰，鐵馬金戈靖虜塵。百雉層關今尚固，千秋報祀竟莫論。乾坤疆宇恢前代，帶礪山河啓後人。幸立王階方寸地，敢將功業上楓宸。

次陳剛中韻

兵部主事涿鹿池龍：居庸重山橫峙鐵，天限華夷中剖裂。夜深鼓角靜邊城，惟底陰崖春積雪。驅馳多少崎嶇道，時有愁人人易老。安得君王拱穆清，回頭一笑乾坤小。

林文迪

轅門落日衣明鐵，鼓角聲悲山石裂。行人最苦是邊頭，黃塵如霧沙如雪。來朝走馬重關道，北風容易鬢莖老。感時懷古空咨嗟，瘦損作文帶圍小。

兵科給事中東吳陸完

兩山巉巉如積鐵，熊羆怒吼巔崖裂。拂面生風五月寒，雲際依稀嵌空雪。壯心未怯陰山道，勒石何年人欲老。昨夜江南入夢來，煙波浩蕩青山小。

御史陳霖：按節邊城停駟鐵，天作名關兩山裂。萬重雲露薄長空，六月陰崖噴晴雪。東西宮跡嗟古道，俯仰乾坤心未老。憑誰呼取半鵝黃，乘興濡毫墨池小。

兵部主事東吳陳言：居庸隱月，夜啼猿，形勢巍岩鎖北門。流水石橋鳴錦瑟，斜陽雲樹暗荒原。九重千羽昭文化，萬騎腥膻獻紫閽。自嘆甲兵無可用，獨將筆力報皇恩。

武靖侯趙輔：群峰連雉列寰區，眉黛螺髻掩畫圖。過雨半空山龍沓，軼雲千疊翠模糊。南跨形勝中原大，北望風波塞漠孤。地軸鎮安天設險，崔嵬萬仞拱皇都。

宿白羊城

御史元山曾佩：庸關策馬度蘇林，踏月乘風露氣侵。墩柝聲從天上落，戍軍愁逐耳邊深。簡書未許舒行李，險路那能負壯心。會得北門懸鎖鑰，塞垣應不羨高岑。

從峪城過按橫嶺

曾佩：昨日山行山盡處，今來山外又重山。登登石磴攀雲健，望望牟蠻入漢看。絶塞三軍千里戍，孤城六月五更寒。書生投筆渾無補，孰與丸泥効玉關。

又喜雨

曾佩：橫郭地勢高更硫，掘井廿丈猶無泉。勺水願易一勺米，新婦辛勤汲五里。夜來愁聽戍卒愁，何幸天明發霖雨。涸轍疲痍愧未甦，偶然滿城兒女歎如許。

鎮邊城院中

曾佩：驅車六月橫嶺路，倦餘一枕山城午。洗天風雨夢中來，為掃胡氛靖疆土。

過大梯嶺

曾佩：萬折紆迴道，捫籮上幾層。馬從雲裏度，人在日邊行。戎虜歸吾目，華圖壯塞城。不妨危險歷，一憩一觀兵。

過齋堂村晚

宿沿河口寺

曾佩：山行旬日外，僅見一平村。壘石分畦畛，編茅立戶門。種豆人耔午，歸樵叟負雲。休予僧話甚，靜坐月黃昏。

過金水堡道中

曾佩：齊仲山名寒山，墩名。南齊仲，北齊仲，白日陰崖雲鎖洞。孤松高□泣虬龍，悲風萬壑相推送。東寒山，西寒山，劍戟排空星斗間。山上日光山下雨，崔嵬千仞孰躋攀。傍山茅屋石作户，愁殺翱翔戍邊子。妻兒揉蘇母拾蘇，枕戈日夜防胡虜。胡虜不熾墩不煙，哺飫喜喜亦樂土。嗟我南國民優浙，園收芋栗田有秋。邇來輸輓力亦苦，夏絲秋稅無停休，何如絶塞謝徵求。

過大龍門

曾佩：天險龍門傳自昔，今朝按部險邊來。雲堆絶巘三興雪，水撼陰崖六月雷。崎□洞中人語往，崆濛樹杪鳥翔迴。當年禹績何神異，萬古金城一壯哉。

入浮圖峪值雨

曾佩：溽暑蚩狐道，驅車晚暫停。三軍排雨陣，萬壑聳風聲。勝氣吞戎虜，威靈壯甲兵。湯池天險地，盤石鞏皇明。

入居庸關 戶部主事林應聰：關門歲晏雪花殘，瘦馬迢迢道路難。雉堞巍從天上望，人家深向谷中盤。胡兒入貢沙塵合，刁斗無聲夜月寒。形勝不殊風景異，憑君鎖鑰繫危安。題居庸 口北道僉事王謨：居庸自古稱山險，峭壁奇峰四面前。天為帝都留鎖鑰，客從鳥道見人煙。雲開曉日樓臺近，風捲疎星鼓角旋。莫向太平空歲月，還期功業勒燕然。題居庸疊翠 戶部主事誠齋紀純：每到關頭便問名，遥岑天畔若相迎。根連京國三千里，勢壓秦州百二城。巧匠鑄時輸變化。良工寫處欠分明。翠光疊疊層層見，八景標題敢共爭。過土木 御史胡希顏：五十年來往事傳，巡行聞此泪清然。精魂溷作桑乾水，白骨相參土木田。夜月未沉聞淚鶴，春天已暮聽啼鵑。英魂杳杳依然在，更有何人為洗冤。閱八達嶺 御史閩人倪組：八達雄垣起戍樓，風煙朔漠塞邊秋。檻前平隴依然古，山外長河猶自流。漢將青雲收汗馬，龍沙白骨嘯顏。羽書上谷雖遲報，烽火甘泉且未還。不盡登臨有餘慨，夾谿煙柳鎖長□。寒丘。不堪脂血均輸盡，誰繫單于納款頭。居庸上關 倪組：隊戎蹭蹬歷崇關，三月東風旅況閒。澗底雙龍飛白雪，峰頭獨虎踞蒼雲。（峽有黑洞。）高山流水同心古，朔雪炎風兩地分。露布歸來飲城壑，將軍欣見鬢頭春。居庸演武 倪組：啓明光奪帥袍紅，斜月西樓戍角空，龍尾風高戎十乘，驅群雲煥戟千峯。攻圍有約將軍令，生殺無心造化功。李霍漢南今獻獲，范韓帷幄自英雄。過八達嶺有感 通政參議上盡重關更上山，上山又過一重關。從來漫說金城險，到此休論蜀道難。烽火恰傳邊警至，鼓笳空奏凱歌還。誰知點點魚臺血，洒向秋閨作泪斑。居庸覽勝 本關人知縣翠山陳澍：藩垣宗社歸斯地，界限華夷即玉關。夾峙兩山雄五嶽，旁流一水秀群瀾。甲兵簡練威無敵，彈琴峽 本關人知州琴峽雷綱：伯牙琴憐馬銜鐵，子期別後琴摧裂。一片高山流水心，匆匆猶向樓堞稜層勢莫扳。天下要衝端有賴，拱南控北固如磐。一片高山流水心，匆匆猶向此中雪。車馬往來關塞道，個中誰是知音老。悠悠獨協古南風，不落錦囊腔調小。居庸寫懷 提學御史少溪謝九儀：雨過春城净晚沙，向人燕草易天涯。愁來徧遶文園徑，坐久虛憐綉谷花。落日壺漿丘壠隔，他鄉

魂夢歲時賒。門前桃李休相問，二月風塵鬢欲華。

春日過居庸二首　山陽盧職方：一赴居庸百二關，懸崖峭壁杳難攀。山連虎峪皇輿壯，水出龍灣澗道環。行役況逢春欲暮，登臨應共爾開顏。却思形勝千年在，誰遣天驕度此間。

緑樹森森洞壑幽，客心經此轉多愁。一年春色惟今夕，萬古山形枕淺流。極目雲沙天漠漠，壯懷湖海日悠悠。憑君欲話前朝事，痛入幽燕古朔州。

駐節居庸　御史白坡何其高：秋堂翠靄拂牕紗，客思瀟瀟已暮笳。漲雨溪聲驚落木，繞天雲氣杳啼鴉。巫山實憶猿淚，銀漢虛疑泛斗搓。回首鳳城應未遠，紫微光映漢宮斜。

曉雨次盧職韻　何其高：溪邊竹樹坐深幽，秋雨浮堦迥客愁。虎豹蟠雲仍故壘，蛟龍移窟渺新流。關山獨喜旌旗壯，烽火遥憐歲月悠。黠虜不須連朔漠，雲中應屬帝王州。

初至居庸有感　袁鳳鳴：昔年曾夢到邊城，此日渾如夢裏行。況有旌旗耀山海，豈無號令肅屯營。霜飛嶺表清沙漠，風遶林間落絳英。莫道只能知俎豆，軍中韓范一書生。

過居庸　户部主事肖雲林愛民：昌平北望即居庸，天險雄當百二重。夾澗兩山千象緯，屯關萬騎總羆熊。回瞻鳳闕黄雲擁，繞護龍陵紫氣葱。泛穆漢家方有道，千墩兀峙靖邊峰。

閲華木梁　副使紫墩陳澧：重關路遶天門迥，絶嶠人從鳥道行。秋色正深山雨暗，夕烽不動朔雲平。乘時經略防胡計，抱病馳驅報主情。自笑馬頭孤劍在，書生容易學談兵。

次居庸關用壁間韻　王士魁：高秋劍旆上居庸，風捲疎林落葉紅。邊境先聲寒虜膽，廟堂節制緩元戎。山横翠黛晴嵐合，地接軍都紫氣通。但願年年紓北顧，何勞俘馘更言功。

院中登山次壁間韻　王士魁：栢府凉西幽徑小，俯看樓郭倚煙雲。一秋未見黄花面，此日難留白鴈群。泉似琴音當峽巧，石如玉立傍崖分。題詩不盡登臨意，談笑由來勝六軍。

閲操關上因柬上谷之使　御史近菴桂榮：崇關高攬遠遊轡，山戟排空鼓角揚。形勝全收天府險，經綸初試古人方。雲横紫氣營開日，風墜水花甲滿霜。忽報星躔還上谷，客心一夜憶歸航。

雪晴山行　桂榮：遲日尋山雪路平，坡陀茅屋鎖雲城。暗搖燈暈碧，松波細浣耳根清。塵埃未謝長千里，書劍相將已半生。最是三關計，慷慨欲陳魏賈生。

長峪城次近菴韻　王士魁：四望巉巖一谷平，兩山回合跨孤城。虚疑天上星槎動，忽覺雲邊戍鼓聲。據險頻看兵力壯，退居偏喜午風清。艱難

西關志居庸卷之九

出八達嶺 金記室東萊劉迎：山險路已出，彌望盡荒坡。風土日漸殊，氣象惟沙陀。我老倦行役，馳車此經過。時節春已夏，土寒地無禾。行路不肯留，棄此居人何。作詩無佳語，以代勞者歌。 榆林 元翰林學士金華黃溍：崇崇道傍土，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斯人亦何幸，生時腐休明。向來邊陲地，今見風塵清。禾黍被行路，牛羊散郊坰。儒臣忝載筆，帝力猗難名。 過居庸關 元陳孚：車稜稜，石角角。車聲彭彭鬬石角。馬蹄蹴石石欲落。不知何年鬼斧鑿。僅與青天通一握。上有藤束萬仞之崖，下有泉噴千丈之壑。太行羊腸屬劍閣。身熱頭痛懸度索。一夫當關萬夫却。未必有此奇巇嶮。吾皇神聖混池絡。烽火不紅停夜柝。但看地險今猶昨。我扶瘦節立倦脚。欲扣往事雲漠漠。平沙風起鳴凍雀。 居庸朔方塞，始入兩崖張。行行韓石角，細路縈澗岡。層壑倒天影，半林露晨光。崎嶇四十里，所歷半羊腸。千轅絡前後，兩軌通中央。谷道稍夷曠，在險獲康莊。豈為遂生聚？列國參鴈行。激流成機礮，架石亦僧房。我生山水窟，愛此不能忘。是日新雨已，浮嵐亂沾裳。水聲與石澗，風飄韵宮商。跼轡不知高，浮雲翼超驤。考牒襄有聞，經途今始詳。緬惟在塞北，八州猶漢疆。控扼識形勢，會同知樂康。屬茲景運開，六服聯綏荒。兩宮備巡幸，離宮及相望。 元揭奚斯：昔望居庸南，今出居庸北。岩巒爭吞吐，風水清且激。逶迤數十里，曲折殊未息。關門南向當天開，馬如流星車如雷。荒鷄一鳴關吏起，列宿慘淡雲徘徊。山盤盤，石齧齧。山如龍，石如虎。龍怒欲騰虎欲舞。太行餘勢猶如許。昔不容單車，今馬列什伍。聖人有道關門開，關門開處千萬 度居庸關即事有感 元薩天錫：居庸關，山色青。關南者多關北涼。天門曉開虎豹卧，石鼓晝擊雲雷張。關門鐵鎖半空倚。古來幾度壯士死。草根白骨棄不收，冷雨陰風泣古。

山鬼。道傍老人八十餘，短衣白髮扶犁鋤。路人立馬問前事，猶能歷歷言丘墟。夜來鋤豆得戈鐵，雨蝕風吹失顏色。鐵門惟帶土花斑，猶是將軍戰時血。前年又復鐵作門，貔貅萬騎如雲屯。生存有功掛金印，死者誰復托孤魂？居庸關，何崢嶸！上天何不呼六丁，驅之海外休甲兵！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萬古無戰爭。

黃潛：燕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争一門，天險不可薄。聖人大無外，洋閉非鍵鑰。車行僅方軌，關吏頻擊柝。擊柝動城市，廛井互聯絡。幽龕白雲聚，石磴清泉落。地雖臨要害，俗乃近淳朴。政須紀桃源，不必銘劍閣。僕夫踧謂我，無為久淹泊。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周伯琦：出關復入關，五日見月弦。草木雖未霜，寒風已淒然。崖路何紆縈，巉嶂橫中天。上有太古石，下有無底泉。幽致良可嘉，萬古閟喧闐。馴象齊轡鳴，紫駝錦幪鮮。鐵騎簇雲隊，黃屋循星躔。時巡謠風俗，執法恭後先。達官國同休，跋涉如登天。細民終歲勞，輪轉百苦煎。苦樂殊雲泥，使我中心惕。偶過岩谷勝，復憶江湖仙。升高望白雲，王師未休息，敢賦歸來篇。

龍虎臺古體　周伯琦：巍巍百尺臺，蕩蕩昌平原。隆隆鎮天府，奕奕環楚天浩無邊。星垣。居庸亘北紀，隩區斂金燕。芥龍左蟠據，白虎右踞蹲。斯名豈易得，天以遺吾元。明明傳正統，聖子及神孫。巡歸遂駐蹕，衣冠照乾坤。山川皆改容，草木亦被恩。章華民心竭，柏梁侈心存。豈若因自然，張設一旦昏。雄偉國勢重，簡儉邦本敦。年年舉盛典，宮中奏雲門。

晚到八達嶺下達旦乃上　劉迎：車馬兩山間，上下數百里。縈紆來不斷，奕奕似流水。鯨形曲腰齊，蛇勢長首尾。我行從其間，搖兀如病尪。推前挽復後，進寸退還咫。息心同安分，尚氣或被指。徐趍自循轍，躁進應覆軌。行行非我令，扼亦豈吾使。倦僕困號嘷，疲牛苦鞭箠。統如古吏靜，相處得庶止。歸來幸無恙，喘汗正如洗。何以慰此勞，村酤正浮蟻。

發永安尋入居庸　大學士金幼孜：居庸壯絶險，盤踞插地脈。層崖列障屏，危峰攢劍戟。安知造化奇，設此限南北。殘虜處窮邊，窺伺生釁隙。我皇赫震怒，戎衣不遑息。旄旌耀龍沙，胡塵無餘迹。掃除妖祲清，班師何烜赫。今晨方度關，挽轡緣岩入。浮嵐結孤根，高樹含秋色。潺湲水聲深，窈窈不可測。戡蹟世功，廟謨無遺策。矧興抵京都，六師盡歡悅。小臣叨扈從，載筆鮮裨益。願誦十月詩，庶以著方册。

發龍虎臺度居庸　金幼孜：夜宿龍虎臺，晚行

度居庸。兩崖插天表，萬仞凌層空。湍流激深澗，凍雪凝脊松。徑危磴墮石，岩高壁崇墉。龍旗轉樹杪，鳳管回雲中。笳聲雜簫鼓，羽鏃明雕弓。前車阻險寒，後乘阨斐衝。緩轡出脊峽，歇馬臨高岑。遙睇金莖樹，還望蓬萊宮。虹光照雙闕，紫氣隨六龍。匪徒壯志節，復此滌庳胸。行行出關塞，渺渺凌朔風。天威振萬里，虎士膺前鋒。須臾殄蜂蟻，掃除妖兇。凱歌獻戎捷，廟告昭神功。

望居庸

祭酒胡儼：望軍都兮穹窿，雄南峙兮居庸。積芥翠兮蒙茸，紛苒苒兮凌風。城巍巍兮跨兩山，臨王塞兮接高岑。車轔轔兮結騶聯轡，風蕭蕭兮木葉殷綜。目懸崖兮珊珊，悅鳴琴兮清彈。聞仙人兮昔降，遺玉枕兮不刊。召韓生兮卓立，乃顧余兮一粲。駕黃鵠兮高飛翔，薄層雲兮凌霄漢。皇風暢兮八極，蕩胡塵兮一。

過居庸

檢討李繼本：歲暮候，風凄凄。車中行客胡不歸。車南，車北，南來北去何時息？車行欲近關上頭，鞭牛不前呼可愁。須臾推挽在平地，車中兒女歡且謳。短褐蕭蕭風雪裏，山徑荒寒多虎兕。呼兒取火供晚炊，瓦罐黍米和沙炙。黃昏露宿官道傍，茅店鷄鳴載行李。殷勤起謝車中人，萬嶺千山多苦辛。嚴風吹雪皮欲裂，身只有筋骨存。安得筋骨化為山下土，填却千山萬山無險阻，盡使行人免愁苦。

挽羅都御史

大學士丘濬：六飛北狩無消息，邊城四望狼煙赤。胡馬長驅去復來，何人却建安邊策？鎮朔將軍生入關。北門鎖鑰視等閑，强兵健馬盡南走。黃麾蔽日天漫漫，白首憲臣江右客。手持一劍當門立，誓與孤城同死生。怒髮衝冠氣千尺，車輪生角馬駐蹄。居人不動行人歸，叱咤之間樓櫓具。金城鉄壁湯為池，雲中失守赤城破。胡兒假道居庸過，老妻稚子盡登陴。公亦援枹雪中坐，山前山後無數城。此城屹立如巨屏，虜騎南來資扼寒。王師北出特屯營，保障京師功卓偉。讒有長城長萬里，江淮果賴張真源。河朔僅餘顏御史，憂國勞邊兩鬢霜。事成乞骨歸故鄉，肘金腰玉者寒路。無人上書訟陳湯，一葉扁舟五湖水。漲海邊頭亂山裏，折簡不通朝貴書。抱膝長吟聊爾爾，羅浮山崩天墜星。乾坤夜收英靈，公今生死已無愧。關中至今嗟未平，關中能言不能紀。慚我一官居太史，聊述人言作哀詞。書罷長歌淚如洗。

題居庸

古體禮部尚書趙汸：燕山西轉高摩空，蜿蜒起伏如卧龍。振衣千仞覽八極，禹州九點羅心胸。聖朝設險因山起，橫亘東西數百里。黃昏虎豹衛重門，白日戎卒屯巨壘。桑田雖變城依然，惟與漢寨通人煙。峨岩惟石劍戟列，

槎牙老樹藤蘿懸。險如雲棧穿劍閣，一夫當關萬夫却。浩如天塹阻建康，誰能飛犯鍾山陽。羊腸曲折迷征道，對景令人面如槁。戈矛影裏鬼神愁，刁斗聲中天地老。古來雄傑幾經遊，勢奔雷電氣橫秋。萬騎無功李唐悔，隻輪不返遼金羞。我皇撫運真堯舜，不重邊功重邊鎮。內脩外攘兩無虞，白首無人織行陣。關門鎖鑰長不扃，坐應方國來王庭。軍中頗牧但高枕，唫對層巒數點青。

題居庸巨石

戶部侍郎劉大夏：混沌開紅爐，冶鑄昆吾鐵。突兀障胡風，貞白饗霜雪。斧鑿功莫施，夷夏藉分裂。周易重介石，毛詩況堅節。安靜罔誇毘，巍岩一拳別。試使老未知，冠裳肅趨謁。夸娥運神功，潛阻兵戈歇。驅海跡已陳，此物無磨滅。我欲往移之，擎天壯金闕。還期補西北，小用猶不屑。自許鍊女媧，誰數龍門碣。昆明如劫灰，何曾與焚烈。過客須下車，毛髮為森列。

居庸行

郡御史湖舫居士李貢：居庸銘從保齋語，云是秦皇聚流處。按圖閱史知其雄，無由到關一攀據。前年起廢來整頓，盜起益肆不停馭。曾經喜峯古北口，已覺偉然壯神慮。玆來往此十日餘，卻笑從前難比與。關口兩山小而獨，左若龍盤右虎伏。太行西來幾千里，巍巍艸翠排空碧。神工鬼斧何年施，闕然中斷僅容轂。峯迴路轉稍覓廣，巨石磊磈枕山麓。泉流匯自深谷裏，沼迴注瀉聲漱玉。一城巍巍關中央，南北相望關口長。密雉倚山斜恐墜，雌蜺跨澗伏不張。人家依岩起樓閣，高者突起低若藏。最是門臨流水靜，異境彷彿桃源鄉。十里遥至北關口，隘束更比南關陡。重城擊柝擁貔貅，鴟儒一望風塵走。羽書譯使日往來，解囊先驗符章剖。夫當關萬莫開，不數滻關容易守。先朝經畧來九邊，徘徊關前思無窮。苞桑籍茅有明訓，防胡何惜關重重。八里鋪前兩峰峙，更築一道如長虹。晨昏啓閉節制一，天外九關應數同。於乎！天限華夷設此險，益以人為更無慊。可笑當年石敬瑭，為除心腹吝纖纔。中國失防伍百年，今日華風方覆奄。皇祖功亘古無群，竹帛元勳不可掩。背脅咫尺環帝都，來庭納欵向載途。養士蓄銳守不渝，萬年海宇真良圖。

閉關篇

四明豐熙：君臣關大義，叛戴靡所逃。或合或以判，忠良異厥遭。畜君本好君，所虞根木搖。捐軀弗為難，況乃頼舌勞。剖心殷比干，就鑊秦茅焦。史魚尸于堂，廣德刎請橋。或頭軔輿輪，或血鋪公朝。或裂麻不已，或置匆不撓。或甘長沙謫，或輕湖海遥。或九死弗悔，或百折匪凋。豈不遺體惜，道義日月昭。庶幾嚮此心，詎曰為名要。正德十一載，英主怒胡驕。慨無趙廉頗，安得漢班超。恭然秉黃鉞，

金鞭驌驦梢。便欲趨陰山，關寒騰噎嚘。使君捧霜旌，臨關當前鑣。飛奏請迴鑾，揮劍擬瑤貂。願為社稷重，將帥豈虛叨。兩宮佇定省，萬姓仰黃堯。聖明邊開納，雄心頓冰消。緩轡歸紫極，九鼎磐石牢。允矣力回天，那能荃化茅。取義寧舍生，偷生詎英豪。始謂禍叵測，終然天度定。憶昔穆天子，八駿咨西遨。時無祭公賢，誰為詠祈招。千載同一時，青史華袞褒。臣忠主固聖，兩美頌聲高。蹇子讀三疏，歛衽仍竦毛。拜手陳菲辭，誰以述民謠。

閉關行 壽光劉鈇：居庸之山何壯哉　倚天翠黛層層堆。鳴泉噴激走陰壑，枯藤東石石欲摧。鬼斧疑經巨靈擘，碧痕萬古留苔苔。天為神州扼茲險，穹廬北望黃雲頹。仲秋朔日日薄暮，西風陣陣吹塵埃。六龍忽報發陵下，方駕欲信仍疑猜。土黃甲裙白羽箭，前騎未返後騎催。巡關使者心似石，手持黃紙空徘徊。天王尊居在天上，乃若此地胡為來。不知有勢知有法，欲奮白刃誅姦魁。臣身當關以生死，此口若閉關宜開。封章立就出肝膽，勁氣凜凜何能回。謂臣為酸臣實苦，秖有冰蘗留西臺。引裾卧轍亦我事，痛哭不為身家哀。鑾回却信天可轉，萬口喜頌馳風雷。亟谷泥封豈長策，北門鎖鑰須雄才。從此高名重攀仰，合與山色爭崔嵬。小篇紀事不足道，安得賦手如鄒枚。

居庸高 永嘉徐廷傑：居庸關，高幾許。却夷人，固溝壑。誰言開關先斬汝。天子若來臣有死。真聖人，畏酸子。八駿歸，疾如雨。閽門當駕諫者誰？馬上紛紛溫朱紫。怎知道！忠肝腸，照青史。

居庸關行 旗峰林春澤：居庸城堞摩蒼穹，關門側峙虎豹雄。千厓蕭蕭響戎柝，萬木慘慘回悲風。上谷雲中出三輔，北門鎖鑰金湯固。飛鑾峭壁齊翠寒，迅湍驚濤雷霆怒。眇余秋度關頭雲，邊烽初熄無妖氛。兒童走卒手加額，為說潞陽張使君。往者先帝事西巡，翠華晨渡榆河津。六軍腰橫亦羽箭，八駿身被金龍鱗。駕言遥遥向西指，使君閉關不肯啓。赤心獨把逆鱗批，勁氣直作神羊觸。群小口噤不敢言，乃輓六轡回東轅。使君六月霜風冷，即今凜凜橫關門。君不見，朝廷有道罕于款，土木之監猶未遠。穆王馬跡窮崑崙，千載祈招徒懇懇。嗚呼！張公之力能回天，況當攬轡澄九埏。吾恃望爾于泰華之山巔。

閉關圖 龍湫王綎：周王八馬蹄，崑崙遍東西。當時臣謨誰？垂首卑轍泥。荒唐醉蟠桃，至今流群迷。慷慨幽燕客，氣豪日月低。排雲叫閶闔，鑾輿為栖栖。仗劍指燮幸，玉勒旋山谿。歔呼動地聲，回天入品題。漢家聞止聲，前輩說明王。嗚呼！千秋萬歲翰墨光，臺有御

史殿武　王廷幹：九霄分玉璽，萬里守金城。塞下羽書急，隴頭刁斗驚。虎旗修武略，龍劍整軍營。白簡風霜靜，丹心日月明。中官傳密詔，天子欲微行。許國盡臣節，閉關防塞情。孤忠八駿返，三疏五雲平。北鎮民人悅，西羌事業成。陰山何斥堠，上谷不徵兵。覽轡　渭嚕薛祖學：張君為御史，以死報天子。持刃當關呼，一身撼千壘。欲殺江將軍，未肯開關門。關門固如石，萬乘原同駕，聖輪立並名。當期聞太史，麟閣盡公卿。且還轅。將軍誘天子，遊畋輕入胡。四海共艱危，朝廷滿卒　四明屠倫：居常守關易，臨變守關難。能諫天子易，徒。張君一失守，萬乘役橫徂。時有黃員外，武皇怒而誅。能拒天子難。威勇固聖謨，前車覆可觀。張公抱忠義，寧忍關釁端。有關有社稷，關守社稷安。三疏貫日明，一刃飛霜寒。欲斬姦佞頭，懸令關城竿。大西蜀陳講：節不可奪，終同六龍攀。亦徵主聖明，臣直得所干。偉哉張公真御史。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天子。　御史巡關曰，天王出狩初。重門堅鎖鑰，八駿擁旌旗。絕塞狼烽警，窮邊虜蹕疎。蒙塵嗟徃代，土木慨前車。白髮憂時淚，丹心諫獵書。逆鱗甘濺血，叩馬擬牽裾。忠信臨天日，肝腸達乘輿。金吾宣詔命，鐵甲返宸居。九廟靈光靄，千官喜氣舒。百年傳故事，青史載芳譽。　莆虛谷姚文昭：臣身敢愛死，直道死猶生。非忤君皇意，實危關塞行　三章日月照，一劍鬼神盟。帝受如圜轉，全生荷聖明。明時真御史，折檻古人風。諫草焚二道，關門鎖幾重。千心懸主報，萬乘屈臣忠。語及當年事，至今感慨中。　東沙張時徹：萬騎金吾擁道周，旌旗映日五雲流。縱然收得降王制，聖主乘危亦可憂。金戈鐵馬遠從戎，漢帝由來好武功。但使至尊無失德，單于不敢近居庸。邊疆自古慎防秋，垂拱寧聞事遠遊。須信周公能致雉，莫憐李廣不封侯。　己巳蒙塵社稷危，至今朝野有深悲。願將血汗君王劍，忍使腥膻近六師。八駿千官統百城，六宮群廟泣神京。忠言直犯能鱗逆，納諫初知日月明。從來天地制華夷，絕塞窮邊有二師。詔下輪臺空自悔，何如光武閉關時。　一統華夷致太平，風塵不動受降城。莫來原野無狐兔，須信蕭墻有甲兵。十載天朝執法臣，豸冠繡服近丹宸。干將誓死非無意，三疏能令中國尊。

題琴峽□□：冷冷山下泉，迢迢關內石。忽然遇深峽，泉落不計尺。峽雲如焦桐，逸響妙沉柏。末世知音少，造化亦秘惜。我來欲洗耳，塵土已淤積。感嘆臨風前，徘徊撫青碧。仙枕御史黃如金：大石橫道傍，

造物示異觀。後來好事者，乃啓仙枕端。雕鶚有深識，題詠富篇翰。我來欲伏枕。就幕天視兩河口御史丁楷：清時聊駐節，北寬。煙雲互出沒，夢寐相與安。但為世網縛，還憂行路難。此亦寓言耳，臨風發長嘆。

殘臘強登山。為子公家事，潛偷半日閒。林巒間霽宇，丘壑遠棲窴。路轉迷青嶂，溪回遶碧灣。瓊瑤行處遍，紫翠望中殷。茅屋蒼煙外，荒祠白莽間。空中晝寂寂，洞側蘚斑斑。野思雲同逸，真心石共頑。冬喧聞過鳥，冰破見流泉。地若因人勝，天能不我慳。紫荊依野色，引酌聽波潺。聖代威靈清，將軍武略閑。金湯元自固，峰火却無煩。感慨歲久凋旗畫，風高損鏡顏。士甘□戍苦，吾已媿官慳。夕影千峰薄，寒鴉數點還。岩花應有待，詩草未須刪。

懷千古，悲歌付一清。城頭諠鼓角，歸騎入雄關。過居庸感懷提學御史婁江顧瓚：海內河山此最尤，重重蒼翠擁皇州。靈根西屬太行脊，秀色東連滄海頭。形勢真為南北限，登臨易動古今愁。悲笳急柝城鴉暮，

疎雨寒雲塞樹秋。漢將分茅宜報主，班生投筆亦封侯。胡塵又過魚臺嶺，誰斬樓蘭獻玉旒。題居庸池龍：關險當周道，山高接太空。春深城堞雨，日落戍樓風。樹色千峯合，人家一水通。昔聞蜀地險，今見冀都雄。中斷疑天鑿，旁分識禹功。胡人忘牧馬，漢士能彎弓。夜靜絃歌沸，花開擊鼓逢。健兒當虎豹，猛將擁羆熊。道路長安近，川原十谷同。將軍多顧牧，天子莫臨戎。

十家市。石橋百尺横，具下誇媧水。人言古媧州，殘城無乃是。民家坐土床，嬉笑圍老稚。糲飯隨山碗，勸客顏有喜。足跡半天下，愛此俗淳美。醉就輭沙眠，夢遊葛天氏。媧川無名氏：榆林青茫茫，寒雲三十里。忽聞鷄犬聲，見此

金：六月衝炎勤遠巡，暑入居庸眉宇新。退公興欲縱廣視，凌高旋闢封路塵。晚煙飛翠萬峰起，重關咫尺羅楓宸。山屹立如砥柱，小山盤護如翰臣。峰頭雉堞倚雲起，厓底營房沿石屯。詰朝走馬窮山麓，左開右闢迎如賓。羊腸萬折僅一線，崎嶇却步方車輪。聯對峙擁如户曲，山阿巧轉真城闉。有時積雨動谿壑，飛泉觸石波粼粼。宛然三峽鎖劍閣，小視亟谷封西秦。國謀審固鮮遺策，築垣補隙功亦神。森森甲士擁劍戟，剖符分閫專其人。天然形勝界南北。坐令沙漠請展塵。大廷樂作百蠻舞，劣比獻納荒和親。狼煙不起干戈戢，而今海宇歌同春。洛陽少年過憂計，等閑痛哭人欲嗔。簡書嚴重愧此行，停驂豈借芻蕘詢。君不見於昭皇運赫赫如東升，山之靈氣同嶙峋。文謨武略暨

居庸行大理卿龍山戴

爾弼，山險益固當萬鈞。吊烈女周氏洗馬劉朴：妾身已許君，君死不待妾。妾將往日憶君心，縫裳又作他人業。妾心已連君，君死妾亦絕。生不同室死同穴，遊魂化作雙蝴蝶。連理枝頭相逐飛，萬載千秋永不滅。吊烈婦王氏參議蘇乾：古今稱婦道，每每推共姜。共姜柏舟誓，猶把雨笔防。卓哉王烈婦，死扶綱常。寸心衆不識，徒將世味量。天邊皎月孤，清景留空房。總帳吹凄風，寒燈慘無光。牖夢斷瑤琴，泉壤合鸞凰。夫名賴以存，肉冷骨還香。壘翠山遊艸翠山賦本關人知縣駝山張翎：我居庸之艸翠兮，壯一景於金臺。庳緒紳之豪睑兮，每揮洒而騁才。如萬朵之芙蓉兮，當深秋而爛開。信此景之奇特兮，冠東濟之蓬萊。憶西方有崑崙兮，乃屹乎其上峙。雖嵯峨而集噪兮，止碾礧而已矣。何如此山之層巒兮，巒嶂重重而莫擬。又南方有九疑兮，亦矗然其拔起。草木榮而葱蒨兮，何峻峭之可指。孰與此山之蒼翠兮，岑巖欝欝而無比。經四時具弗渝兮，鎮長吞奇而吐秀。群芳繁而百卉殖兮，朗耀璀錦而堆綉。上有百尺之瀑布兮，噴石罅而懸溜。且松風之時聞兮，忱山樂之迭奏。復鳥簧之鬧雜兮，過於帝里之苑囿。值良辰際美景兮，策瘦驥而往遊樂。履巉岩踞虎豹兮，費躋拔而忘倦。脚羅山殽陣野簇兮，憩翠微而飛觴酹。惟茲厚重之不遷兮，故尼父愛登其磽峭。故謝老携妓以償約。艸翠復艸翠兮，當雄乎五方之嶽。

西關志居庸卷之十

皇明勅脩居庸關碑記

大學士
泰和陳循

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況聖明之世，仁聲義聞洽於天下，天下之人愛戴歸往，而嚮慕者遠近為一，夫豈待乎關城之立、兵戎之戍而後為守哉！然觀有虞、成周，南則三苗逆命，北則獯狁為患，似不可以無守。然卒不能累虞、周者，以有仁義為本，所謂守在四夷是也。我國家承元運衰絶，誕膺天眷，撫有萬方，聖德雖隆而心愈下。是以如有虞之儆戒遊逸於四方，無虞之時，如成周之制治，保邦於未亂未危之日。此關城之立、兵戎之戍，所為見於居庸關，豈非以是歟。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蓋其為關，南拱京師，北控朔漠，東延袤於山海，西接勢於太行。道未方車而懸崖已壓其勢，人將列騎而峭壁已填乎膺。雖跨四十里之橫岡，可却千萬人之巨敵。誠天造地設之要險也。洪武元年，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既定元都，遂城居庸而門其中，置兵守之。五年建守禦千户所。三十二年所廢。永樂元年，守

以隆慶衛，及隆慶左右凡三衛指揮使司。既而止存隆慶，餘悉他調。正統十四年，虜寇犯京師，攻圍關城甚急。守臣今都知監左少監潘成輩，率官軍禦却之。明年成乃奉勑督兵，增城其南，如舊者二，而通增其高厚，視舊加三之一，堅廣過之。凡城所宜置者，皆備其有。可通人馬之處，則又弘用工力，悉令險峻如崖穿焉。其西缺處通水，自北而南，名為兩河口者，悉皆浚治。又令壘石為梁，以便東西往來而限南北之勢，遂皆懸絶於邊鄙矣。虜使過者，徃徃仰而望焉，咸舉手加額曰：我輩得至於此，非荷天皇帝恩容納，雖生羽翼，豈能飛度！其見驚異於遠□也如此。歲之乙亥，成與都指揮僉事仲福等議曰：我等蒙恩鎮守於此，關城之脩緝，非得可信之言，刻石以傳示於永久，渴以發後人繼承之志哉。乃相與請於朝，詔以命臣循為譔文。臣謹再拜稽首而述。銘曰：於惟聖明，受天眷命，奄有萬方，華夷悉定。東西之極，朔南而盡，聲教所敷，遠而無競。奚必立墉，仁義為屏，蕭散及武，亟谷關秦。暨于成皐，伊闕孟津，所以關漢。洛陽攸珍。何如居庸，番夏由分，天造地設，上徹青雲。巍巍神京，關實後峙，太行西嶠，山海東祕。黃河南度，縈帶千里，環抱外拱，天關中起。金湯之雄，孰愈於是。憶昨殘虜，背義孤恩。盡率其旅，寇于關

門，犬集豕合，蟻聚蜂屯。我戈不舉，我矢不煩，坐困其勞，灰滅煙奔。自關內外，膏田廣壤，女桑男耕，蒐狩牧放。寒者足衣，饑者足餉，鷄犬晏恬，牛羊繁壯。匪關曷恃，匪恃曷養，孰其致此，賴我明皇。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弭亂於治，防危以兵。不盡恃關，有關必城，城立雖堅，將選必精。鐵石門戶，德教區宇，國無北憂，虜絶南顧。物遂其生，民安厥所，邊鄙肅清，孰非此故。況荷聖皇，恩威廣布，抑聞大易，有關必先。自我太祖，應人順天，太宗繼體，肇迹於燕。聖子神孫，帝業相傳，雄關作鎖，於萬斯年。

察院題名記

學士四明張邦奇

京城西北百有二十里為居庸。層巒疊壁，横界北漠，而中斷天門勢不方軌。古所稱天下九塞，此其一也。秦漢以來，率以兵戍。我太祖收復幽燕，始城居庸，置衛守之。文皇帝定鼎燕都，則居庸尤為要關。乃申令益兵，致嚴封守。英廟時始□命監察御史一人往來巡視。自居庸抵紫荊、龍泉諸關，隆慶衛及各守禦所、小大隘口、城臺、屯堡各數十處。自京師至涿州、房山、真定、保定、河間三郡地方，延袤數百里。自分守守備，以至郡守縣令，小大諸司，合數十百人。其間官吏臧否，軍民

利病，得激勸而興除之。稽部伍、飭器械、清訟獄、謹儲蓄，與夫脩圮增卑，彌罅塞充，凡脩攘保障之事，皆屬焉。是故得其人則夷狄畏而中國之勢尊，不得其人反是，其責任固甚重也。顧自正統甲子，迄今百有餘歲，而察院題名之石未立。平厓錢君君望奉命來茲，視為次事。按閱經時，夙夜綜畫，金城肅如，胡馬屏跡。乃於暇日旁披邊志，得柳子華而下七十有八人，以其氏名鄉貫，碑刻之。其不可考者虛之。將博訪補列焉。而復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予昔掌成均，君望嘗卒業焉，相知為深，間以記來請。洪惟我祖宗肖德於天極，所覆幬悉歸統馭，宜不問中外。然易除器於萃，防患於濟，事貴克豫，警在無虞，自古然也。矧茲雄塞天造，近拱都邑，控馭所先，尤宜加慎。國家百數十年，四夷來庭，邊陲靖謐，固惟列聖威靈，而後先憲臣綢繆督理之功亦焉可誣。繼自今深思戒備，益振弗衰，揚厲大烈於億萬斯年。則夫列名茲石，不亦重有光乎。且激揚之司，豈惟邊關攸賴，將世道之隆汙實係，而卿相事業亦往往於是乎！階一懋不懋之間，而績效之相懸遠甚。名之在是，人將以之軒輕於無窮，可不畏哉！此固錢君立石之意而予亦與有望焉。錢君詳敏凝重，以進士歷撫州、永平二郡。節推迨擢今職。所至克樹聲績，蓋其志恒存遠大。題名

之舉，亦徵其一節云。

重脩隆慶衛儒學記

隆慶衛學，在居庸關城南門外，衛在關內。洪武己卯開設，隸後軍都督府。東連古北、遼海，西接上谷、雲中，南通京師，北枕永寧，為京師之北門，乃天下第一關也。兩山壁立，層峰疊翠。於山門最險處設關城以扼胡虜。永樂丁亥太宗文皇帝徙都北京，文教覃敷，密邇都城為首善之地。正統改元之初，詔諸戎衛各得設學。而隆慶衛學乃始建焉。沐浴聖化既久而人材彬彬。然擁衿佩而橫詩書者，與郡縣之學無異，匪須戎馬之區而已耶。己巳之變，遂罹兵燹，廢為丘墟。天順癸未，鎮守太監崔保，推重斯文，奏請重建，仍因舊址而為之。立大成殿五間，兩廡各五間。中繪以神像，餘尚未備。其面東向者因山勢而為之也。成化丁亥，崔公復取回京，時鎮守武臣都指揮宋瑛，亦知重文事。繼建明倫堂五間，博文、約禮齋各五間。成化己巳太監趙寬、都指揮朱瑾，來繼分守。謁廟之餘，與諸生謀曰：夫子為萬世帝王之師，位向不可不正，明倫堂反背大成殿，此又君子所不取也。僅移厥堂為面南之制焉。弘治庚戌，巡按御史張公璉謁廟。視齋後有隙地，命有司起號房二連，各五

間，以為諸生肄業之所。己未巡關御史李公良，復命有司立戟門、櫺星門。至是而規制始備矣。厥後太監梁嵩，都指揮張栢，又易櫺星門以石，尤為壯麗永久。巡按御史臧公鳳，又為置祭器若干。巡關御史周公倫，植松檜於殿前。歲久，殿宇頹圮。太監李嵩，都指揮孫璽，乃為之葺理。嘉靖改元，分守都指揮申大節，又為之藻飾，煥然一新。大節因追念斯學興廢，其來遠矣，乃具事狀，申請於予為記。予惟學校乃風化之首，務戎衛之學尤為所急。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振旅，釋奠於學，而以讒馘告，乃示之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其關係也大矣，豈徒教養生徒而已哉！考斯學爰自天順癸未重脩，迄今嘉靖癸未，復得完美，計六十餘年矣。其亦艱哉！為有司者，當念前人締造之難而時為之脩整。為教官者，當嚴課諸生以期人材之成就。為生徒者，當互相砥礪，以求出身，而為國家梁棟之用。如此於學校庶幾有光，亦無元負諸公脩學之意也。於戲勗哉。

翰林編脩
江陰張袞

隆慶衛儒學科貢題名記

隆慶古冀州域也。我明之興，爰置為州，衛因隸焉。衛有學自天順癸未始。列聖嗣統，文教誕敷，詩書絃誦之化漸被邊徼。羽林期門子弟寖以經術，題名科貢。先後

凡得若干人。刻石以志不泯，則自今日始也。予聞宋儒歐陽脩嘗讀周禮，至興學選賢，輒掩卷歎息，謂士生三代盛時，居有教養，出有爵勸。一不勉則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以故士咸奮激而恥同庸，衆人之歸，其教使之然也。我國家養士於學，教之之法一準成周遺意。而其選賢於衆，則有科舉歲貢以羅之。雖其出身大小有差，而名為正途，以顯列於縉紳則一也。雖然士而務名，恥也。孔子大聖人猶以沒世不稱為疾，蓋有實之名，君子不廢也。士既登名仕版，則凡平居之志，經史之見聞，悉於官守、於言責見之，而其顯者、大者，又將繇是列之國史，銘之鼎彝，而係國重輕於天下後世，名豈薄物細故已乎。今茲石也，氏名之下，字繫銜分，人不品藻，而鄉評國議，隱然寄之。若有待而加賞罰焉者，則士負斯名以出，可不慎歟。是故名一也。脩之則榮，悖之則辱。而直枉忠佞，於是乎別，雖以高爵大官莫之掩焉；孝子慈孫，莫之改焉。於乎！可以勸矣。先是巡關監察御史趙君振夫屬予為記。予以史事未暇及也。既而兩河胡子督學於斯，以予嘗與聞學政也，申之益力。兩河學行風教卓然名世，予實媿負不能一助。諸子藉兩河振，予不逮多矣。予故竊幸而樂書之。董碑事者為指揮

張奇云。

建羅公表忠祠記

翰林侍講
廬陵胡經

夫忠，道之經也。祠，國之典也。翊運開國則祀，篤棐格天則祀，稽謀定策則祀，戮力要害，以保邦永命則祀。居庸肘掖京畿，固要害地也。正統之季居庸曷保乎？宮保都御史羅公通也。祀之，祀功也。民之彝也，而典之秩也。歲歷百俱祀。丁酉，御史彭君時濟按而弔焉。曰：是風之紀也，脩之。戊戌祠成，戍民舉媮媮，若妥先靈，而尸祝之爾。始英廟駕留沙漠，虜騎橫邊鎮，騷漬居庸界宣大、獨石，廷議以公守。公時在謫，起職方員外郎，尋擢郎中，拜副都御史。公協將裨，調士馬，砌扼塞、濬濠溝、固墩堡、飲糧首、勤哨瞭、簡器械、恤煢劬、募鷙勇。邊備甫定，虜衆至攻圍關內外。公矢曰：此身與城共存亡也。守將陰通虜，欲開門為內應。公覺，收斬之。虜駭退。明日攻圍益急，城矮石乾裂，不可守。天寒莫措。公計灌水石罅，城冰堅。乃選精銳，乘城應敵，老弱婦女，運水溜城下，地凍滑不得近。又明日忽開門，衝圍大戰者三，俘斬甚衆。虜懼，轉寇紫荊，擁駕直攻京城。公聞報，以五千騎夜馳京城。至則遇賊紫荊，戰敗之。又戰於新城、羊山、五郎河、連敗之。明

年，命督兵二萬，往鎮懷來，追逐虜出長安嶺外，中外悉定。史經曰：番番哉公也。臨危奮鬥而忠見，相機制變而籌定，蹇身嗜難而烈昭，攘夷安夏而坊立，全城活衆而澤流，何也。時天地晦冥，忠義披靡，挺然獨立，內禦外戰，惟于公謙及公二人已矣。二人氣不相下，而實相濟，猶之腰脊强而腹心無虞也。故人謂公宣力四方，類光弼而赴難，長安則李晟也。効死孤城等睢陽，而長城之壯其晉陽乎。然嘗聞之。社稷重也，君父尊也，重重而尊尊，義之全也。天眷我明，世當全盛，犬豕之塗，特偶然耳。有公如韓岳，長驅犁戎，羈頸獻馘，其大分也。竟不付公以問罪之師何哉！是則公遺忠也。嗚呼！公往矣。整飾靖邊時則及矣。安得忠勇與之長大慮哉！御史彭君繹表之。樹風振紀可以觀擇矣。

閉關三疏圖記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太原王瓊

閉關三疏者，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疏凡三上也。上疏非難，而閉關為難。閉關非難，而回鑾為難。蓋御史巡關，而敢扃門以拒人主之出，人主臨關，而能從諫以回既出之鑾。事盛且議

不可不記也。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風聞人言，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吐魯番之患。江右迫奄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為沴。陛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為陛下危之。其第二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諫陛下不可出關，未蒙俞旨。臣愚以為不可出者有三：人心動搖，供億繁勞，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慮，二不可也。北虜强梁，輕身挺出，徃與之角，三不可也。夫凡事慎于初則易，悔于終則難。我英宗決於過關，而竟以北狩者，以不聽人言也。後雖痛悔，無及於事。臣職在言路奉勑巡關，分當効死，即加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聖駕已到昌平州，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群臣扈從而後行。今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難萬死不敢放過。是日，令分守居庸關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候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户閻岳等至南口傳旨。宣內外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

書并監察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扃鑰，手自持刃。誓曰：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閻岳不得入，回報。武宗即回鑾不出。遠近聞之，以為張御史能直諫，而誓死閉關不放乘輿出塞。其忠節凜凜，使人生氣，視古之忠臣引裾閉門者何愧！而我武宗受言納忠，不以中道復返為難，而即日回鑾，非盛美事哉！欽心懷忠義，不以利害動其心，其後攻擊權臣，外補邊郡，亦無怨悔。古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歟。

翰林脩撰
龔用卿

閉關圖記

武皇即位，憤弱喜功。赫然有振兵威，兼夷狄之志。於是東馳西駕，耀武於胡林邊塞之郊，然不以兵車師徒之出，率易服微行，迺正德丁丑七月，又欲北出居庸，觀兵於雲中、上谷。時監察御史心齋先生職居巡關。三章有諫，至按劍當關，不受遥傳之使，竟閉武皇方銳之志，使乘輿復返。邊塵不驚，顧不偉歟！用卿弱年嘗聞諸故老之談云：武皇天資甚高，雖好游宴，然猶恤士夫之公議，特以二三兇竪，播竊威福，顛倒是非，間有奏疏之入，聖心旋悟而復改者，此輩弄之以為戲耳。然或有諫章不達，自中阻之者恒多也。故方其志之銳也，雖卿輔大小百執事之臣群諫之而不足。及其出也，以一張侍御阻之而有餘，豈是非變故，固不若以身任之乎！抑言

語之感人也淺，徒為目論而不當上心也。夫自拒關折檻之風既遠，當事之臣臨小利害，猶不肯出一言以主清議，及夫關係國家事變，乃為微詞曲意周旋於語言之間，以求容合免愆矣。至於禍罪已成猶不敢斥言其故，直指其非，以為忠厚含容之道，是乃患得患失之流。此何異孟子之所謂長君之惡逢君之惡者邪！若是者國家之事何所賴焉！此固有識之士所以扼腕也。秦太后離宮之遷也，諫而死者二十七八矣。其法可謂慘矣！宜無復自諫者矣。茅焦一言而秦王改圖，何哉！夫秦王之心至是亦孤矣。亦幸有後來者之復諫也。故焦之諫有以當秦王之心耳。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畜君何尤哉！畜君者好君也。先民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亦無伏節死義之臣。為國遠慮者，每致意於言路之通塞，蓋以此也。若侍御君閉關之諫，直詞大義，閭閻小子皆習知之，其為國增重不小，宜縉紳傳之，以為美談也。獨嘆武皇銳意巡遊，竟使既出之鑾從而中止，不聞致言者之罪，則其從諫之善，何異光武之賞郅惲哉！是宜俱書之，以示後世。是舉後十八年為歲嘉靖甲午，予追序其事，俾後之觀者有所考焉。

跋居庸關集

大理卿龍湫王紀

張心齋守關之疏，爭日月之光，於先皇出狩之時，疇昔仰之，耀鍾鼎之懿，於今上垂拱之日，乃今見之於乎。方迅雷之擊，而為耳掩；偶崩山之壓，而為卯支，勢則岌岌，處之裕如，蓋有以也。曰：剛大有氣焉。曰：倉卒有才焉。曰：經略有謀焉。曰：斡運有機焉。猶曰：篤愛之情主之中，實用之學發之外焉。當時法駕回、橫邪斂，而心齋通顯迄于今，烈烈未艾，天地鑒臨、鬼神呵撝之矣。晉谿圖而表之，心齋之忠也。群公述而詞之，晉谿之義也。心齋梓而壽之，不忘初也。龍湫竊而附之，不知量也。請聊書之後，俟明眼者。

跋居庸關集後

河內
王暘

賢臣抗疏，返乘輿於既出之餘。聖君知悔，罷遊觀於已誡之後。蓋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心齋以之，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武宗以之然，而微此疏無以知忠貫金石之堅，惟此悔而後可見量包天地之外。率是道也，唐虞君臣何加焉。惜乎晚年車轍馬跡幾半天下，所幸此疏與此悔不泯也。

疊翠書館記

監察御史
泰和蕭祥曜

居庸舊有泰安寺，歲久圮壞弗葺，時餘姚貢士孫汝賢，字允功，領諸生習業其中。

予視事暇往課之，見無以蔽風雨，命分守張鎬，即僧室之空者，稍加葺理。凡十六間。中為聚樂堂，以為朝夕會講之所。餘則師生分布以居。繼發夫書籍五十四部，俾藏其中。以便誦覽。疊翠峰則屏峙其前，龍從葱鬱，望之若儼然不可及，挹之愈久而益可愛。乃因扁為疊翠書舘云。予聞之，傳曰：仁者樂山，夫疊翠為京都奇景。士生茲土，得於聞見舊矣，其果有能真知其勝而樂之者乎？如其未也，則固不得謂之仁矣。今人無故而加我以不仁之名，豈諸臣之所樂受哉。噫！此可以觀本心矣。今以往凡藏脩於斯者，苟能體予建舘之意。與其所以命名之義。久之，當自有觸類而長之者，若經歷徐沄、千户劉祚，咸與勞茲役，宜并記之。

重脩户曹行署記

户部郎中
魏廷楫

都城北百二十里，有關曰：居庸。居庸山自太行迤裡延袤而東，懸崖削壁，夾持爭峙跨南北，為寰宇九塞之一。扼衝據要，匹夫莫敵，誠天險以限華夷。太宗文皇帝龍潛燕邸，以燕古天府國，形勝甲天下。及正大統遂定鼎。居庸密邇畿甸，又為都會藩屏，戍守視諸鎮為要焉。良將精卒，堅甲利兵、草馬芻糧之峙無專職而有專理，

歲以司徒郎一員主之。於是有户曹行署之設。署在關隘西山之半，與疊翠峰對。志稱：重巒層嶂，吞奇吐秀，為京師八景。而署適會其勝，使軺驛騎絡繹邊陲者，罔不駐節，縱觀清心目而吾部使從事其間，則又意廣神怡超然物外，而莫知案牘之勞也。正德甲戌，夏雨連月，暑日就顯。前部使丁君厚德以葺理請於部，部牘下而師君汝明代。時邊鎮守臣以警聞，今皇帝奮揚武烈，命將徂征，師出居庸，汝明周旋饋餉無寧日。明年乙亥春，乃班師。汝明經制久且備群屬集而進曰：行署之葺，勞費無幾，但厄時艱，工興復止者屢。今獲暇敢請汝明曰：農作方殷，柰何？僉曰：木石有於山採，不煩費，力役有於場勞不煩民，於農何與？汝明許之。乃分官屬事，不日鳩工。中為廳，前為重門，後為寢室，左右為文移、吏胥、庖廐諸所，總若干楹。周繚以垣，規制宏麗，五閱月落成。汝明走幣丐言碑諸石，并識執事者名氏於陰以傳。廷楫固辭弗獲，乃記其顛末如右。汝明，名臯，關内長安人。登乙丑榜進士。嘗令固始，以循良著云。

餘姚進士
孫汝賢

聚樂堂別言堂即疊翠書館之堂也。

巡按侍御蕭鶴皐先生，扁其中堂曰：聚樂。諸生於石枰生之行也。相與請曰：願有

聞於聚樂之義，以為別石枰生。曰：性一而已，知一則知聚矣。性有同然之悅，知悅則知樂矣。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雖知覺有先後，而及其知之一也。此師友之所由起也。其聚不得不然者也。傳習經傳，辨析精微，惺迷啓悟，口誦心玩，身體力行，得意心象，相悅以解，乃知師友之聚為可樂也。其樂亦不得不然者也。雖然，自非變化氣質之功深切懇至。則或能捷於口耳而抵牾於心曲，雖富於見聞，而荒落於存省，雖埋沒於册本，而背馳於聖言，舊習仍錮成心，信已。於是，強者以博洽自多而為傲，弱者以近小自甘而為弛。傲者愈自引於高，弛者愈自阻於下。心志不同，形局各守。雖朝夕同堂，如隔胡越。豈惟不可為聚樂，亦為乖獨也，已不有負於斯堂哉！是故，未能者求益於已能者，而內不為已嫌，能者引掖其不能者，而外不為物忌，相與砥勵懲創匡邪，起需同期於高明豪儁之域。譬若一家之中，子與子相效為孝，弟與弟相效為悌，父與父相效為慈，兄與兄相效為友，取彼之長，攻我之短，懲彼之短，益我之長，志與共立，氣與共奮。凡一切計校嫌忌之私，視利錐芒刃之刺胸腹而拔去絕遠，不容不力。務俾和氣藹如，充盎盈溢，交暢發作。其在今日為同道同術，其在異時為同寅協恭。然則斯堂之培植吾

輩，不亦大哉，信乎得其為聚樂也。已是鶴皐先生之志也。賢不敏雖在數千里之外，而其志期於相照，則未嘗無一日不在諸子左右，而諸子之能事於自立，人奚以賢人之去止為進退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祭羅中丞文

監察御史
盧陵彭時濟

余自髫年知趨向時，即遍訪鄉先生行誼以為依歸。與我公之宅又相距甚邇，獨未能詳其履歷，疎怠當何如也。迨膺茲命，都公毛老先生東塘，年家曾子正，即存仁，槩言公之居庸異績，懼歲久湮沒，且以尋弔為屬。及至關咨諸耆舊，類能誦公之功，其仰藉持危，猶稱不絕口，廟食如故。可以見其功德之峻，入人之深，無間乎邊陲也。敢不登拜致奠，尚冀精爽不昧，庇此將士，此奠。此境土即所以輸公平生報國之真，或亦不負居庸士民歲時明祀也。尚饗。

又

監察御史
泰和嘉祥曜

在昔北虜猖獗，乘間內犯，迫近居庸，妄意窺伺。向非我公力為捍蔽，雄關亦幾於不守矣。仰賴祖宗在天之靈，國家養士之恩，使公堅持一念，遂爾貽安萬世。論功

行賞，豈曰汗馬之勞已耶。然公雖不世有其爵，而獲世享其祀，爵有盡，而祀無窮，則公忠義之報，亦未可謂不隆矣。曜辱與公同鄉土。幸奉巡禮之命叨有鎖鑰之守，瞻望高山，聿興仰止，公靈不磨，尚其永作茲關之保障哉。謹告。

重脩廟學記

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內閣辦事崇德張文憲

居庸關城南，西山之麓，廟學在焉。廟以崇孔子之祠，學以施孔子之教。因學尊廟，由廟表學，制也。其創建、重脩、前固有記，不復贅。嘉靖丁亥冬十日，監察御史沐陽胡公效才奉。

西關志居庸附録

顧存仁撰

居庸關志叙

叙曰：古者國有國史，鄉有野史，所以識也。今之志，史之遺也。居庸關也，何志焉？曰：國家建都，國為重，關次之，險夷要害，因革興衰，非志何徵。居庸形勝天設，古謂戎馬之區，百二之域，伯王不得不興。自軒轅造國，入我中土。秦漢以來非遠無取重則德不能當。龍虎踞蟠之形，佳翠欝葱之勝，山靈秘畜垂數千年。韙僅建鴻圖，昉我成祖於維茂創，可無志乎！今天子宵旰西北，垂靈户鑰，南負神京，僅不百里，異時方畧金城借箸，帷幄守險宗休俟，我燕翼於維丕承，可無志乎？人物古今又其餘矣。嘉靖戊戌冬，山人遷奉聖入軍都，披閲山川，諮詢輿志沉碑，用武杞宋莫徵，或成姑創，未謂全書，撫帙覽言翻遺勝槩。越明年己亥，侍御錢君觀風北朔，首念職方，爰以删次屬之山人。顧博探宏討，上媿司遷，小補蕪裁。前宗劉邵用成編畧，聊寄微踪，别為野評，庸候遠識。今書為卷凡九，創自翠山陳氏，

藏之馳山張氏。張名翱，翠山名澍。俱關人，致仕知縣。山人姓顧氏，名存仁，字伯剛，世吳籍，嘗居居庸，故稱居庸山人。錢居名嶸，字君望。俱壬辰進士，南直隸人。

讀居庸志書事

岳倫撰

上谷岳子曰：嗟乎悲哉！余讀顧大夫所為居庸志叙，未嘗不撫卷生吁，拊膺而長涕也。往弘治末季，余年十三四，往來京師間，吊土木之墟，履八達之險，問津桑乾，度茲關焉。鎖鑰重門，更籌虎柝，邏夫環戈，戍卒辟戟，守吏辨符，行者森立。余曰：雄哉茲關，豈非成祖之所創乎？歷正德迄於今，商者賄通，居者恣往。識名閱牌，無復符券；敝銓缺斤，環門左右。而昔防往禁放，廢無遺矣，嗟乎悲哉。茲元人北遁之路也，昔既可往今亦可來，柰何弛之！柰何弛之！既登進士、官行人，自以家本介胄，拜銜文階，少學劍術，自信萬人不足敵。卒未嘗試而就制科，又自以為非其所長。欲上書天子，起遼海、由上谷、雲中、遵、延、寧、甘、凉西迄於川蜀，修洪公舊業，以塞潮河之空；追王琬遺踪，以復興和之城。徙朵顏諸夷於開平廢城，以大寧地內屬，則戍衛悉省，計筭邊垣可三百里，撤其戍守以專城潮河，

兵粮咸足，無可創辦。俾宣遼復通，烽火相續。再計哈密孱微，勢不足立，擇近西諸夷之雄立之，以制土番，不必專主。哈密至大同又密邇神京，奴輩一嗾，善良群噪。豈非恃有名城利兵乎？古有銷兵墮城者，今當誰言之？又欲訪金元舊事，為鎮盧龍，以藩屏京師。諸凡既備，將西羌不敢窺甘、涼，而吉囊、也先無所用猾。然後退而脩先人廬墓，耕遺田，灌園種藥，以敦皇古之化。嘗以其言告浚川大夫，又嘗以其書獻西峯司空。二公曰嗟哉！舛乎！世方右文，子迺修武，世方榮名，子迺苦實。余曰：人之所榮，不可慕也。天之所與，不可負也。以鳳代鵰，不可逐也。以舟為車，不可陸也。倫也，擬之漢庭，文不如董賈，智不如良平，辭賦文章不如司馬相如，獨卑淮陰、羞絳灌，不能以一劍得志白登，而貽漢高以平城之憂也。今大夫衡量賢智，號稱人鑑。柰何信某所短，棄某所長？大夫欠而伸，囅然而笑曰：古有之，士貴立德不貴立顯；貴成能不貴成名。謹蓄之，世必有知子、後必有思子者。藏之二十年，今老無復用矣。東望神京，北瞰碣石，每秋高馬肥，覩虜騎之充斥，傷內郡之創殘，歸而解囊探匣，鳴弦再三，擊劍再四，卒乃弛弓按劍、周行庭宇而止。適懷東大夫，以居庸志序來觀，感昔悵然，述茲遺事。是在嘉靖庚子七月十日。

士翹將圖脩關志，獲居庸志草一帙於指揮張問政，為前庠生王俸所録者。其紀載頗悉，乃取而擇之，集衆見作居庸志。復采紫荆、倒馬、故關典實合為西關志。志成，而關役適竣。因檢舊牘，又得居庸志草二帙，乃舊臺長平厓錢君巡關時所脩，因代去而未及刻者。其書創於陳君，藏於張君，潤色於顧君。所以野評三十條，皆名言確論，切當關防。惜梓工已畢，不及纂收，然亦不敢没其善。故特録其叙文二篇，附于居庸志後。用見平厓諸君所嘗經畧而究心者。其志草則藏于疊翠書舘，以俟後之君子云。

西關志紫荊關目録

卷一
沿革　疆域　形勝　星野　山川
關隘　城池

卷二
軍馬　墩臺　邊情　擺撥

卷三
倉場　草場　庫房　教場　屯堡
征徭　歲用　公廨（山廠附）　學校

卷四
官司（忠義附）　人物（貞節附）　風俗　物産　祠廟（寺觀附）
壇壝　陵墓　驛傳　巡司　舖舍

橋梁　窯冶　牌坊　古蹟　礦洞
卷五　制勅
卷六　章疏
卷七　藝文
卷八　藝文

紫荊圖論

次村楊公嘗作紫荊考，極言紫荊之當慮，信□昔虜騎犯順，內猾畿甸，往往徑此，厥有明徵，而其故安在？余嘗閱視關阨，徧歷山谷，因以知之。紫荊負山臨河，勢非不險，而近在內地，不足以據一關之樞，所恃為固者群隘耳。西自白石口歷葫蒁、寧靜庵、浮圖峪、烏龍溝，西北則金水、馬水二口，北抵大龍門，沿河而止，層巒曲障，幾四百里風馬牛不相及，但得一道□入即可直達□完易涿□內外固不必犯關而□□高城深池，堅甲利兵，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白石平衍，堪馳十輛，北高垣墉增敵樓，南築關城修營房，以棲新調戍卒，弗可緩也。葫蒁口、寧靜庵兩隘並立，官軍寡少，此其最可慮者。論者徒見浮圖川廣多失事，遂謂難守，不知城池軍馬，視昔加數倍矣。虜若至廣昌，據三家村，見浮圖防禦之嚴，其勢必犯白石、葫蒁、寧靜庵，胡以待之。兵法曰：守其所不攻，況于必攻者乎。烏龍溝得人庶幾□城可守，金水雖云內口，險不足恃，沿河湍急，編筏非可載馬者，故慮在隘口不

在河也。大龍門，美哉山河之固，據山拒守，虜雖衆無所用之。其尤岌岌者馬水口乎。外臨廣谷，虜得馳驅，内無完城，人鮮固志，土瘠軍貧，米價騰貴，此則修城積粟咸弗可已也。統而言之，紫荆居中，群隘居外，自為犄角，尚藉聲援，重紫荆屯兵焉爾已，守群隘以却敵。杞人之憂尤有不能忘者。王士翹謹識。

西關志紫荆卷之一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士翹編校

沿革

紫荆關，前代建置莫考。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大舉伐偽燕，劉守光命周德威出蜚狐，與諸將會于易水。蜚狐，即今浮圖峪也。宋嘉定五年，蒙古主鐵木真攻金宣德府，克之。又敗金師於懷來，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自以大兵趨紫荆，敗金兵於五回嶺。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文宗既立，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將士皆潰，脱脱木兒將兵西援紫荆關。然則紫荆歷代以為要害重地，明矣。國朝永樂二年始設茂山衛百户一員，領軍守之。正統初年創建舊城。十四年設守備指揮。景泰二年復增城池，調保定右衛中千户所官軍守禦本關。景泰三年添設真定、神武二衛官軍，春秋兩班

輪流操守。成化十一年添設保定五衛、茂山、真定、神武、涿鹿等衛，并中所官舍餘一千八百七十七員名，領班指揮千百户七員，歲於本關備冬。弘治二年創設河北堡城敵臺。嗣是城垣日增，兵旅日衆，軍威以壯，關隘以固，非復疇昔之紫荆矣。

疆域

紫荆關東至易州九十里，西至廣昌縣七十五里，至大同府五百里，北至沿河口居庸關界三百里，至宣府四百五十里，西南至插箭嶺一百二十里，東南至保定府一百八十里，東北至京師三百里。

形勝

南阻盤道之峻，北負拒馬之淵，近以浮圖為門户，遠以宣大為藩籬。一關雄據于中，群隘翼庇乎外，規模壯麗，屹然畿輔保障云。

星野

詳見居庸關志。

山川

孤松山即東山，在關城內山之最高者。因其孤高而有松，故名。雙龕山在關城外東北二十里。孤秀山在關城外。茶山即茶窩口，在關城西南石門外九里。萬仞山即盤道，在關南石門外五里。因其高峻壁立，故云。同峯山在關城西。鴨嘴山在關城外西南十五里。芙蓉山在關城西北。屏山在關城北，夾河，以其環翠如屏，故云。栢山在關北沿河對敵山在關東北石港口，兩山對峙如臨敵，故云。東靈山在關東北天門關口。大金華山在關東北南將軍石口。鐵山在關西烏龍溝口。千峯百華山在關東北南將軍石口。鳳凰山在關西烏龍溝口。狼兒山在關北馬五峯山在關西小龍門口。神子庵山在關北馬水口。雲夢山在關南茶窩口。

搭天橋山在關北大峪口，以其高峻如步天橋，故云。攢石眼口在關北大峪口。支鍋石山在關北大峪口。花崖山在關東北黃土嶺口。井兒溝山在關北金水口。鐵貫山在關西門關口。麻地溝山在關北金水口。五峯寨山在關西水峪口。天盆山在關西小龍門口。九泉山上有八寶碧，在關東白馬灣口。風涼戰山在關東白馬灣口。栢梯嶺山在關東白馬灣口。百花山在關東烏龍潭口。鳳凰山在關東大峪口。茶羅頂山在關東黃山店口。銀山在關西銀木積山在關西寧靜庵口。帽兒山在關西浮圖城南。孤山在關西浮圖峪。石嘴山在關西寧靜庵口。糖塊山在關西浮圖峪。礦砂煎銀有如糖塊，故云。

安頭山在關北金水口。白石山在關西白石口。梨園山在關東北梨園嶺口。狼山即郎山，在關東南五十里。其山不與群山相接，巍然而高，峰巒森若劍戟，登覽者極目望遠，若憑虛御風而飛，清爽流遊宴之所。相傳張果老煉丹於此，丹竈石床，古蹟尚存，故八景有洪崖積雪云。洪崖山在關東北六十里，屬易州。山勢高峻，壁立萬仞，冰雪不消，四圍空谷懸崖可觀，誠羽

馬頭山舊名駕獨山，在關東北四十里，屬易州。昔秦拘燕太子丹，誓云：馬頭生角，放汝回還。及丹回，是山亦生小峯如角，迄今尚存。與秦人言馬生角事不律，舊志相傳，姑録之。接天嶺即盤道，在關南石門外五里。五虎嶺易州志名五回嶺，言其口北大嶺曲折五回，今名五虎，訛也。即五虎嶺口。元太祖遣明安接兵敗金師張柔之所。城子嶺在關北馬水口，轄大峪口。退魚嶺在關東烏龍潭，轄大峪口。黄土嶺在關西南九十里，山多黄土，因以為名。連泉嶺在關東烏龍潭口。栢梯嶺在關東白馬灣口。佛兒嶺在關東大峪口。拒虜嶺在關北大龍門口。大寒嶺在關東王平口。牴遲嶺在關北大龍門口。黄安嶺在關北赭羅溝口。鞍頭嶺在關北金水口。康胡嶺在關東黄山店口。箔兒嶺在關北金水口。八寨嶺在關東聖水峪口。駱駝嶺在關北金水口。薄兒嶺在關西檢昌寺。奇峯在關東，屬易州。峯巒奇偉，秀聳碧落，內有山口可通山西蔚州，實要害之地，乃設兵以備。孟良寨在關西浮圖峪。一堵墻山寨在關東峯門嶺口。焦贛寨在關西浮圖峪。水連洞水穿山地，流三十里至萬佛寺洞口流出，在關東烏龍潭口。青雲洞在關西白石口。神仙石洞在關西葫蘆口。白雲洞在關西白石口。古魚洞在關北大龍門口。紅石洞在關北門外河東山中，深邃，人不敢入。善子洞在關東官座嶺口。石龜洞在關東北涞水縣，即石龜山。其洞深，入走半日，有溪流本橋四百餘里，至山西廣昌出口，故老相傳罕有入者。乳水洞在關東北易州，洞豁而深，內生石鍾，四時凝滴，雖盛暑，

凉氣逼人。**鍾乳穴**在關東易州，山下有鍾乳穴，出鍾乳，又名乳山。**丹霞洞**在關東北易州，山水清幽，景物秀麗，古有道流脩煉之所。**抱陽洞**在關東南滿城縣，有山洞七十二處，每洞可容一二百人者，或三五十人者，廣狹不一。內有石床、石壁、間架如几，居以石壁石門限之，有石泉清冽。胡人入寇，居民入洞避之，蓋天造地設之佳境也。**連水洞**在關東官座嶺口，亦名雲朦山，鬼谷王纏在此脩行。**渾河**在關東北沿河口，發源蔚州川，過本口下通石港口，直抵蘆溝橋，通行筏木。**漿水河**在關東北天門關口。**拒馬河**在關北門外，發源山西代州，廣昌，歷浮圖、紫荊、涞水皆為拒馬河。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故名。或云：秦征遼至此，封為拒馬河，下通白溝河。**易水河**在關東安州，源自安肅縣之曹河、徐河，清苑縣之五橋河、一畝泉河，蠡縣之滋河、沙河，鴉兒河，唐縣之唐河，九河之水合而為一，至雄縣瓦濟河，抵直沽，入于海。**白溝河**在關東定興縣，宋與遼人分界於此。宋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建炎元年從淵聖北狩，上道不食粒，惟飲清湯。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毅然而起，仰天大呼，扼吭而死。其源發代州，經易州，過縣南入直沽，達於海。今置巡檢司，宋文山、劉靜脩俱有詩。**石洞湖**在關東北梨園嶺口。**三連石湖**在關西歪嘴兒口。**搭溝湖**在關東北梨園嶺口。**洒水湖**在關東沙峪口。**新龍潭**在關北石塘口城外。**天地潭**在關北大峪口。**聖水潭**在關北蔡家峪口。**黑龍潭**在關東北東小龍門口。**東龍潭**在關北龍王堂。**青龍潭**在關西烏龍溝口。**黑龍潭**在關西烏龍溝口。**石湖溝**在關西蘆子溝口。**鐵牛溝**在關城西。**鹿澗溝**在關北門外。**孫家溝**在關北門外。**烏龍溝**在關西有城。**陳家溝**在關北門外。**珠龍灣**在關西煙蘿崖口。**皂桶港**在關東聖水峪口。**獅子陀**在關西小龍門口。**煙窟子**在關東聖水峪口。**白雲陀**在關東聖水峪口。**黃石崖**上有古城一道，在關東北黃石崖口。**佛兒崖**在關東北沿河口。**黃麻澗**在關東王平口。**天堂砦**在關東白馬灣口。**黑石堂**在關東聖水峪口。**泉**

眼砦在關北道水口。沙澗砦在關北道水口。油甕石在關西煤窯溝口。

關隘

紫荊關所轄隘口：

金水口隘口七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金水口南至關七十里，易州地方，外口緊要。小將溝口南至關九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蕎麥石塘口南至關九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北齊仲口南至關一百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南齊仲口南至關一百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石塘口南至關七十五里，易州地方，外口緊要。赭羅溝口南至關七十里，易州地方，外口緊要。

盤石口隘口七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盤石口東至關二十里，易州地方，外口大路緊要。周二溝口南至關二十里，易州地方，外口稍緩。滉王堂口南至關二十里，易州地方，外口稍緩。蔡家峪口南至關二十里，易州地方，外口稍緩。瓦窑庵口東至關十三里，易州地方，裏口緊要。銀山口東至關五十里，廣昌縣地方，裏口緊要。墳營凹口東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裏口緊要。

黃土嶺隘口一十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黃土嶺口東北至關一百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聶門口東北至關九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門關口東至關九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五虎嶺口東至關九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緊要。鷹捕嶺口東北至關七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煙薰崖口東至關一百二十里，昌縣地方，外口緊要。常家溝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水峪口東至關七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黃沙口東至關七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小龍門口東至關三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

奇峯口隘口一十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奇峯口西至關四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茶窩口北至關九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斜峪庵口西至關二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官座嶺口西至關二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東峪口西至關二十五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峯門嶺口西至關六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沙峪口西至關七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東馬頭口西至關九十里，易州地方，裏口稍緩。白馬灣口西至關一百三十里，淶水縣地方，裏口稍緩。乾河口西至關一百八十里，淶水縣地方，裏口稍緩。

烏龍潭隘口五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烏龍潭口西至關二百八十里，涿州地方，裏口稍緩。大峪口西至關一百八十里，涿州地方，裏口稍緩。聖水峪口西至關二百里，涿州地方，裏口稍緩。黃山店口西至關二百二十里，涿州地方，裏口稍緩。王平口西至關三百二十里，宛平縣地方，裏口稍緩。

馬水口隘口九處，守備一員、把總一員統之。

馬水口南至關一百五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定樂庵口南至關一百五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獨石口南至關一百五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大峪口南至關一百四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道水口南至關一百三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小道水口南至關一百三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石羊港口南至關一百二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嚴崖寺口南至關一百三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栢連澗口南至關一百一十里，淶水縣地方，外口緊要。

大龍門隘口一十一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大龍門口南至關一百二十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莊窠澗口西南至關一百九十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鹿角口西南至關二百九十五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崖口西南至關二百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南將軍石口西南至關一百八十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老蒼溝口西南至關一百八十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北將軍石口西南至關一百九十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蘭芳口西南至關二百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石莪口西南至關二百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馬頭崖口西南至關二百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段口西南至關二百一十里，涿州地方，外口緊要。

沿河口隘口一十一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沿河口西南至關三百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石港口西南至關三百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東小龍門口西南至關二百九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天津關口西南至關二百八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東龍門口西南至關二百六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天橋關口西南至關二百六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梨園嶺口西南至關二百四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天門關口西南至關二百四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洪水口西南至關二百四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西小龍門口西南至關二百四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支鍋石口西南至關二百五十里，宛平縣地方，外口緊要。

浮圖峪隘口四處，守備一員、把總一員統之。

浮圖峪口東至關七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大路緊要。天橋溝口東至關七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獅子峪口東至關一百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蜚狐口東至關六十五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

烏龍溝隘口九處，把總一員統之。

烏龍溝口東至關六十八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主腰石口東至關六十九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虎張石口東至關七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砲架溝口東至關七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煤窯溝口東至關六十八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雙陀兒溝口東至關六十六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忙兒溝口東至

關六十六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長嶺兒口東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長橋溝口東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

白石口隘口一十三處，把總一員統之。

白石口東至關一百二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鶯歌峪口東至關一百二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羊圈子口東至關一百三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白馬庵口東至關一百二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葫蔗口東至關一百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歪嘴兒口東至關九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西窯峪口東至關九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蘆子溝口東至關九十五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寧靜庵口東至關八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箔頭庵口東至關八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黃草庵口東至關九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北崖溝口東至關九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吊驢崖口東至關九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

城池

按紫荊自正統初年設立舊城一座，長三百八十丈。夾城一道，長九十丈。南門樓二座，南水門三空，北門樓一座，圈城重門，東水門一空，城樓四座，城舖五間。景泰元年設立新城一座，長六百八丈五尺。夾城一道，長五十七丈。梢城一道，長八十丈。南門樓一座，圈城二十七丈。南水門一空，北水門一空，東門樓一座，角樓一座，敵樓一座，城舖八間。弘治二年添設本關河北迤西堡城一座，正城一道，長

一百一十丈。夾城一道，長一十丈。梢墻一帶長一百六十丈。梢城一道，長六百四十四丈。東西門樓二座，角樓一座，敵臺二座。成化十一年建立南石門一座。成化二十一年建立鐘鼓譙樓二座。嘉靖二十年建立麾虜臺一座。城西北夾江建立敵樓二座，俱有夾城，護城墩九座。易州地方。

金水口總洪武三十四年建立正城三道，水門三空。嘉靖二十四年口北山頂修長城一道。小將溝口正城一道。蕎麥石塘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北齊仲口正城二道，水門一空。南齊仲口正城一道，攔馬墻一道。石塘口正城二道。赭羅溝口正城一道。

盤石口總景泰二年建立圍城一座，東西門二座，西門外圍城一座，水道一空。周二溝口正城一道。龍王堂口正城一道。蔡家峪口正城三道，東西門二座。

瓦窯庵口圍城一座，南過門一座，北水門一空。銀山口正城二道。墳營臺口正城一道。

黃土嶺口總正統六年建立圍城一座，東西門二座，水門二空。聶門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門關口正城一道，水門二空。五虎嶺口正城二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

鷹捕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煙薰崖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常家溝口正城一道。水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黃沙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小龍門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奇峯口總洪武三十四年建立正城二道，南北門二座。茶窩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斜峪庵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官座嶺口正城三道，過門二座，水門一空。東峪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峯門嶺口正城二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沙峪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東馬頭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白馬灣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乾河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河口一空。烏龍潭總成化二十年建立南北城一道，過門二座。大峪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聖水峪口正城一道，南北城一道，西水門一空。黃山店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王平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馬水口總景泰二年建立正城五道，山頂圈城一座，水門六空。定樂庵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獨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大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道水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小道水口正城一道。石羊港口正城一道。巖崖寺口正城一道。栢連澗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大龍門總宣德二年建立設堡城一座，東西門二座。莊窠澗口正城一道，東西門一座。鹿角口正城二道，水門一空。黃石崖口正城二道，水門二空。中南將軍石口正城二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老蒼溝口正城二道，水門一空。中北將軍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蘭芳口正城二道，水門一空。石莪口正城三道，水門一空。馬頭崖口正城二道，水門二空。段口正城三道，水門三空。

沿河口總景泰二年建立正城二道，敵樓二座，水門二空。石港口正城一道，東西過門一座，水門一空。東小龍門口正城二道，東西過門二座。天津關口堡城一座，北過門二座。東龍門口正城一道，西北水門一空。天橋關口正城二道，西北過門二座。梨園嶺口正城一道，西北過門一座。天門關口正城一道，東西水門三空。洪水口正城二道，過門一座，南北水門二空。西小龍門口正城三道，東西水門三空。支鍋石口正城一道，東西過門一座，水門一空。

浮圖峪總景泰二年建立正城一座，嘉靖二十四年添設西夾城一道，東西門二座，水門一空，圈城重門三座。嘉靖二十五年南北東山修長城一道。天橋溝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獅子峪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蜚孤口正城二道，過門一座。

烏龍溝總成化十五年建立正城一道。嘉靖二十四年添修長城一道，二十五年創建堡城一座，東西門二座，圈城重門。主腰石口正城三道，長城一道。虎張石口正城二道，長城一道。砲架溝口正城二道，堡城一座，南門一座，西門一座，城樓三間，水門一空。煤窯溝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雙陀兒溝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忙兒溝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水門一空。長嶺兒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水門一空。長橋溝口正城二道，長城一道，水門一空。

白石口總正統十四年建立正城二道，過門二座，水門一空。正德二年添北門外正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嘉靖二十四年添邊城一道。鶯歌峪口正城一道，邊城一道。羊圈子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白馬庵口正城二道，長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葫蔕口正城三道，長城一道，北門一座，重門一座，水門三空。歪嘴兒口

正城一道，長城一道，水門一空。西窯峪口攔馬墻一道，邊城一道，水門一空。蘆子溝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水門一空。寧靜庵口正城一道，過門一座，水門一空。

箔頭庵口正城一道，長城一道。黃草庵口正城一道。北崖溝口正城一道。吊驢崖口正城一道。

西關志紫荆卷之二

軍馬

紫荆關官軍三千四百八十六員名。原額常守官軍一千一百九十五員名，景泰二年九月内新添真、神二衛春秋兩班備禦官軍八百員名，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内新添保定衛常守官軍八百五十二員名，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内新添茂山衛常守旗軍六百三十九名。金水口原額常守軍四十八名，新添保定等衛常守軍五十名。赭羅溝口新添保定等衛常守軍三十四名。石塘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九名。齊仲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三名。磐石口原額常守軍三十六名。周二溝口原額常守軍二名。瓦窑庵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六名。銀山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一名。墳營臺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九名。蔡家峪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五名。龍王堂口原額常守軍五名。

烏龍潭口原額軍五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七名。大峪口原額常守軍五名，新添保定

衛常守軍六名。聖水峪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六名。黃山店口軍一十四名，原額常守軍六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八名。王平口軍八名，原額常守軍四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四名。茶窩口原額常守軍五名。斜峪安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名。官座嶺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六名。東峪口原額常守軍四名。

奇峯口原額常守軍二十名。峯門嶺口原額常守軍七名。沙峪口原額常守軍九名。東馬頭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二名。白馬灣口原額常守軍九名。乾河口原額常守軍八名。馬水口原額常守軍五十三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六百五名，二十六年又添撥茂山衛軍二百名。定樂庵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二名。獨石口原額常守軍五名。大峪口原額常守軍八名。道水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三名　栢連澗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四名。

大龍門原額常守軍四十一名，新添保定衛春秋兩班備禦軍二百一十六名。莊窠澗口原額常守軍七名。鹿角口原額常守軍三名。黃石崖口原額常守軍四名。南將軍石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一名。老蒼溝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二名。蘭芳口原額常守軍二名。石莪口原額常守軍二名。馬頭崖口原額常守軍七名。段口原額常守軍五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四名。北將軍石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六十名。

沿河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八名。石港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五名。東小龍門口原額常守軍四名。天津關口原額常守軍二十四名。東龍門口原額常守軍四名。天橋關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一名。梨園嶺口原額常守軍六名。天門關口原額常守軍五名，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三十六名。洪水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名，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二十二名。西小龍門口原額常守軍一十三名。支鍋石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二十三名。浮圖峪原額常守軍二百三十八名，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六百一十二名，又添保定衛常守軍一百名。

烏龍溝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三百名。主腰石口原額常守軍二十名。虎張石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官軍五十四員名。砲架溝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人三十四名。煤窯溝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三十四名。雙陀兒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三十四名。忙兒溝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三十四名。長嶺兒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二十名。長橋溝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一十名。

白石口原額常守軍九十名，新添茂山衛常守軍四百二十四名。羊圈子口新添保定衛

常守軍一十名。白馬安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名。葫蔗口原額常守軍二十二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二十名，又添茂山衛常守軍一百七十五名。歪嘴兒口新添保定衛春秋二班備禦軍二十名。西窯峪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二十名。蘆子溝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二十名。寧靜庵口原額常守軍二十七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二十名，又添茂山衛常守軍一百二十三名。箔頭庵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名。北崖溝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名。吊驢崖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名。黃草庵口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名。黃土嶺口原額常守軍二十六名。常家溝口原額常守軍四名。煙薰崖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名。聶門口原額常守軍七名。門關口原額常守軍六名。五虎嶺口原額常守軍八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二十名。鷹捕嶺口原額常守軍六名。黃沙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名。水峪口原額常守軍六名，新添保定衛常守軍一十名。小龍門口原額常守軍一十名。

紫荊關原額騎操馬三百匹。景泰二年添設騎操馬一百匹，馱鎗馬二十匹。嘉靖二十一年添設騎操馬五百匹。除倒死外，見存不滿二百匹，由軍貧，朋銀難追，買補不及，馬日益少，當有處也。

馬水口騎操馬一百匹。

浮圖峪騎操馬三十匹，馱鎗馬一十五匹。
烏龍溝騎操馬三十匹。
白石口本關撥去騎操馬二十匹。

墩臺

紫荊關石門東山墩衝要，在關南門外東首，軍二名。石門西山墩衝要，在關南門外西首，軍二名。北山墩衝要，在關北門外，軍一名。
金水口十字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三名。牛家峪墩衝要，離關六十五里，軍三名。安頭嶺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三名。石碑墩衝要，離關五十五里，軍三名。末耳崖墩衝要，離關五十里，軍三名。駱駝嶺墩衝要，離關四十里，軍三名。檢昌寺墩衝要，離關三十里，軍七名。蔡家峪墩衝要，離關二十五里，軍三名。邢嶺安墩衝要，離關十八里，軍二名。白家峪墩衝要，離關八十里，軍三名。西寒山墩衝要，離關八十五里，軍三名。東寒山墩衝要，離關九十里，軍三名。鵝毛墩衝要，離關一百里，軍三名。
盤石口盤石墩衝要，離關一十里，軍三名。左三安墩僻靜，離關一十五里，軍三名。峪山墩衝要，離關二十里，軍三名。塔崖墩衝要，離關三十里，軍三名。

薄荷墩衝要，離關三十五里，軍三名。王安鎮墩衝要，離關四十里，軍三名。打鷹嶺墩僻靜，離關二十里，軍三名。張家陀墩僻靜，離關三十里，軍三名。

鼓路安墩僻靜，離關二十五里，軍三名。

奇峯口東山墩衝要，離關九十里，軍二名。峯涼墩衝要，離關三十五里，軍二名。斜峪墩衝要，離關四十五里，軍二名。火嶺墩衝要，離關五十一里，軍二名。

堵牆墩僻靜，離關七十里，軍二名。西砲墩衝要，離關十五里，軍二名。塔里墩衝要，離關三十里，軍二名。西馬頭墩僻靜，離關七十五里，軍二名。東馬頭墩僻靜，離關九十里，軍二名。窩弓陀墩僻靜，離關九十五里，軍二名。東流陀墩僻靜，離關一百里，軍二名。龍宮陀墩僻靜，離關一百五十里，軍二名。火聖安墩僻靜，離關一百七十里，軍二名。金字陀墩離關一百九十里，軍二名。

烏龍潭口呆漢山墩僻靜，離關二百十里，軍二名。阿羅陀墩僻靜，離關二百三十里，軍二名。上樂墩僻靜，離關二百六十里，軍二名。除山墩僻靜，離關一百七十里，軍二名。聖峪墩僻靜，離關一百八十里，軍二名。塔兒山墩僻靜，離關一百九十里，軍二名。砲架山墩僻靜，離關二百四十里，軍二名。馬鞍山墩僻靜，離關二百五十里，軍二名。

黃土嶺口東山墩僻靜，離關二百十里，軍二名。血山墩僻靜，離關二百五十里，軍二名。東陀山墩僻靜，離關二百六十里，軍二名。東山墩僻靜，離關二百

十里，軍一名。睒炭嶺墩（僻靜，離關一百里，軍一名。峯峪陀墩（僻靜，離關九十里，軍一名。小蘭南山墩（僻靜，離關八十里，軍一名。五峯南山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一名。葦場墩（僻靜，離關四十五里，軍二名。史家莊墩（僻靜，離關四十五里，軍二名。金坡墩（衝要，離關三十里，軍三名。馬水口龍王堂墩（衝要，離關一百八十里，軍二名。褶衣石墩（衝要，離關一百六十里，軍三名。狼兒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五十里，軍三名。獨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七十里，軍二名。峯陀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五十里，軍三名。青陽林墩（衝要，離關一百四十里，軍三名。良山墩（僻靜，離關一百四十里，軍二名。常峪庵墩（僻靜，離關一百三十里，軍三名。北峪墩（衝要，離關一百三十里，軍三名。泥海子墩（衝要，離關一百二十里，軍三名。劉家山墩（衝要，離關一百里，軍三名。白石羊墩（衝要，離關一百里，軍三名。大龍門南山墩（衝要，離關二百三十里，軍三名。獨山墩（衝要，離關一百四十里，軍三名。南山墩（僻靜，離關一百五十里，軍三名。西山墩（僻靜，離關一百六十里，軍二名。北山墩（僻靜，離關一百六十五里，軍二名。薄落陀墩（僻靜，離關一百七十里，軍二名。松陀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七十里，軍三名。西山墩（僻靜，離關二百八十里，軍一名。北山墩（僻靜，離關二百八十五里，軍一名。南山墩（僻靜，離關一百九十里，軍二名。大嶺墩（衝要，離關一百九十里，軍三名。沿河口唇頭山墩（衝要，離關二百里，軍三名。南山墩（衝要，離關二百里，軍二名。南山墩（僻靜，離關二百九十里，軍三名。南山墩（衝要，離關二百七十

里，軍名。駱駝嶺墩衝要，離關二百六十里，軍二名。東山墩僻靜，離關二百五十里，軍二名。南山墩衝要，離關二百四十里，軍二名。北山墩僻靜，離關二百二十里，軍二名。東山墩僻靜，離關二百里，軍二名。東靈山墩衝要，離關二百里，軍三名。西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九十里，軍二名。松陀墩衝要，離關一百八十里，軍三名。碾子陀墩衝要，離關一百七十里，軍二名。栢葉嘴墩衝要，離關一百七十里，軍三名。浮圖峪鉄嶺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五名。木積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五名。土溝山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五名。石尖陀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三名。石梯子墩衝要，離關八十里，軍三名。馬連山墩僻靜，離關七十里，無軍。

烏龍溝南山墩衝要，離關七十五里，軍三名。李家嶺墩衝要，離關八十里，軍三名。石梯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三名。童川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三名。灰山墩衝要，離關九十里，軍三名。桑胡墩僻靜，離關八十五里，軍三名。趙家莊墩僻靜，離關七十里，軍三名。南山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三名。方子溝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三名。攢羊陀墩僻靜，離關七十里，軍三名。南山墩僻靜，離關八十里，軍三名。蒸餅石墩衝要，離關九十里，軍三名。南山墩僻靜，離關八十里，軍三名。神樹墩僻靜，離關一百里，軍三名。白石口東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里，軍三名。西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二十里，軍三名。新墩衝要，離關一百二十五里，軍三名。黑山墩衝要，離關一百三十里，軍三名。尖山墩僻靜，離關九十里，軍三名。北山墩衝要，離關九十里，軍三名。北山墩衝要，離關八十里，軍三名。

邊情

本關西北，外通大同。虜騎犯大同地方，從渾源州靈丘縣進入，可犯浮圖峪、白石口、插箭嶺。倒馬、紫荊關東北，外通宣府。虜騎犯宣府地方，有兩路：一路從葛峪堡、龍門、永寧等處進入保安州，可犯馬水口、大鵰門至紫荊關。一路從洪州、蔚州、廣昌縣進入，可犯浮圖峪、白石口、插箭嶺。

大同大邊二十里至洪寺堡，又六十里至大同，又一百二十里至渾源州，又一百四十里至靈丘縣，又九十里至廣昌縣，又三十里至浮圖峪，又七十里至紫荊關。

偏頭關九十里至八角驛，又五十里至黃花嶺，又六十里至寧武關，又六十里至閙嶺驛，又一百二十里至代州，又六十里至繁峙縣，又七十里至平行關，又七十里至靈丘縣。

鴈門關六十里至代州，又六十里至繁峙縣，又七十里至平行關。

宣府大邊一百二十里至宣府右衛，又一百二十里至宣府中路，又六十里至深井，又一百四十里至蔚州，又一百四十里至廣昌縣，又三十里至浮圖峪，又七十里至紫荊

關。東路六十里至舊保安州，一百八十里至馬水口，又一百八十里至紫荆關。

擺撥

本關西北至大同鎮總兵衙門一十五撥，官一員，夜不收三十二名，馬一匹。
東北至宣府總兵衙門一十一撥，官一員，夜不收二十三名，馬一匹。
北至陽和城總督軍門一十七撥，官一員，夜不收三十四名，馬三十五匹。
東北至順天府夜不收一十二名，馬一十二匹。

西關志紫荊卷之三

倉場

紫荊關新城倉場一所在新城內西隅，朝東山坡。大龍門陸樊倉場一所，在城內西南隅，朝北平地。馬水口倉場一所，在城內北山上，圈城裏新建。金水口倉場一間，在本口迤東，平地。浮圖峪倉場一所，在城內東南角，平地。烏龍溝倉場一所，在城內新建。白石口倉場一所，在城內南隅，平地。葫蔴口倉場一所。在城內。

草場

紫荊關草場一所，在本關舊城東南山上，周圍城垣五百三十四丈，稍城一道長一百六十八丈，攔馬墻一帶長八十丈，水門一空。馬水口草場一所，在本城西門外，山坡。浮圖峪草場一所。在本城內東南山下，倉場之東。

庫房

本關中千户所庫樓一間，在所廳東，收貯贓罰徒工樁朋均徭等項銀兩，委千百户一員管理。神器庫九間，在舊城内西山坡上。軍器無庫。在各城樓寄放。馬水口神器庫一所三間，在城内南坡上。大龍門軍器無庫。在城樓收貯。浮圖峪軍器無庫。在城樓收貯。烏龍溝軍器無庫。在城樓收貯。白石口軍器無庫。在城樓收貯。

軍器盔二千五百八十二頂，甲二千五百六十二副，腰刀一千八百一十三把，弓一千四百九十張，絃一千四百九十條，撒袋一千四百九十副，箭四萬四千六百五十枝，長鎗二百四十六桿，斬馬刀六十九把，砍刀一百九十一把，圓牌一百七十七面，挨牌四十面，雙頭棍七十三副，骨朵一百九十四根，夜不收鎗四百五十桿。

神器本關神鎗四百把，哈喇椿袋俱全。銅匙四百把，剪兒一十三把，雨衣四百件，蘑菇三百箇，火鐮一十三把，別覆三百箇，火藥一百斤，神銃五十把，銃箭一千五百枝，木馬子一千五百箇，木送子五十根，木榔頭五十箇，火藥二十八斤二兩，佛朗機一十四座，鐵提砲六十五箇，鐵斧一十三把，鐵送子一十三根，鉛子一千四百四十箇，火藥三百斤，藥線三百條，皮褡連一十三條，木櫃九箇，鐵蒺藜一萬二千七百八十

箇，盞口砲三百二十箇，石子六千二百七十七箇，木榔頭三百四十八箇，木馬子七百三十箇，木送子二百四十根，小手把銅銃四百三十三把，銃箭二萬六百九十二根，木榔頭二百七十箇，木馬子八千九百箇，木送子二百二十根，蔴網包九百三十九箇，小將軍一位，九箭桶二百桶，五箭鎗二百根，火噴鎗四十根，鐵子三千七百五十五箇，鉛彈子一千四百二十四箇，起火四千四百七十枝，火箭一千四百七十枝，三眼銃八十四桿，飛火鬇大砲四十五箇，小砲三百九十五箇，火藥二千六百斤。

中所寄放神器五百九十五件：飛火鬇大砲六十箇，小砲五百三十五箇。

各口神器一千三百九十六件：鐵銃一百一十七把，鐵子四十箇，鉛子二十箇，信砲二百一十三箇，大鐵砲五十五箇，小鐵砲四百九十五箇，盞口砲六箇，石子三十箇，神鎗三十把，神箭一百六十枝，三眼銃三十六桿，鐵送子二根，火藥一百九十二斤。

教場

紫荆關大教場。在北門外演武廳，二層并廂房前耳房共一十四間，東把總廳三間。小教場。在北門外西城邊演武廳，一層房三間。浮圖峪教場。在西門外隔河演武廳，二層六間，東西廂房四間，東西廈四間。馬水口教場。在北門外演武廳，二層房六間，東面廂房四間。大龍門教場。在東門外演武廳，房三間。金水口

教場。在口西演武廳，一層房三間。栢連澗口教場。在口東演武廳，一層房三間，東西廂房四間。其餘口總俱有教場，係空地無房。

屯堡

按紫荆關隘之設未久，新調軍士俱係保定、茂山等衛原額，分屯於保定府各州縣，今尚仍舊，散居不一，難以盡紀。

征徭

屯地紫荆關止有保定右衛守禦本關中千户所，原額屯地俱坐落保定府蠡縣等處，南北二屯，該征米豆在本關新城倉上納，其新增銀徵完解保定府貯庫，本色草在本關草場交納。其餘隘口屯地錢糧，俱在各口軍士原衛所坐落上納。

本關中所原額屯地一百九十六頃七十三畝，該徵粟米五百三十三石九斗四升，黑豆五百三十三石九斗四升，新增銀一百五十五兩四錢九分，原額馬草折銀草一千六百

六十六束，每束折銀二分，共折銀三十三兩三錢二分，本色草三萬五千七百束，徵完本關草場堆積，給散本關騎操馬匹喂養。

余丁銀三年一次，於本關并各口餘丁名下審編，每一年徵銀三百四十二兩九錢九分。

均徭銀三年一次，於中所十百户下餘丁名下審編，每年徵銀一百一十九兩一錢五分。

地畝租銀每年徵銀六兩九錢八分五釐。

門稅銀每年徵銀一百八兩。

進香銀本關北門外泰山行宮，每年四月十八日四方進香者，收香火銀二十兩。

歲用

每年參將守備中千户所各衙門四次進表箋盤纏共銀一百一兩七錢二分，參將紙蠟銀七十二兩，浮圖峪守備紙劄銀六兩九錢二分，本峪把總紙劄銀四兩，馬水口守備紙劄銀六兩四錢，本口把總紙劄銀三兩二錢，烏龍溝把總紙劄銀三兩二錢，白石口把總紙劄銀三兩二錢，中千户所紙劄銀七兩二錢，本關中軍坐營指揮三員，各紙劄銀二兩，共六兩，管關通判紙劄銀八兩九錢六分，每年犒賞做工旗軍銀九十二兩此項冒破欠明

應革。教書生員二名，每年共銀十四兩四錢，三忠祠春秋祭祀共銀四兩，火藥圖册門神及爪探聲息等項盤纏每年共約用銀六十兩，吏目柴薪皂隸銀二十四兩，秋青馬草銀三十三兩三錢二分，聽差銀三十兩，擺撥傳報聲息銀一十三兩，霜降祭旗纛銀二兩五錢，旗役併鎗銀二兩五錢，造册對册完銷勘合貼黃各項盤纏共約銀一十五兩。以上共該用銀五百一十三兩六錢二分，以一年為則，餘丁均徭地畝斗稅進香等項共該徵銀五百九十七兩一錢二分，內除歲用五百一十三兩六錢二分外，餘銀八十三兩五錢，以充上司按臨及使客過往供億之需，俱本關中千户所庫收貯支用，循環稽查。

按斗稅者，賣米牙行量斗之稅也。關軍原無地畝，月糧俱給折色，日食之米咸仰給於近關州縣肩負至關而賣，價已貴矣，從而稅之，價益以增，是重困軍士，本非良法，乃又以充往來供億之需，軍之疲而政之弊也，豈得已哉！

公廨

本關新城東察院一所在街北，西察院一所在街北，通判公廨一所、守禦千户所公廨一所在街北，鎮撫公廨一所，吏目公廨一所，申明亭一所，倉官公廨一所。本關舊城總兵公廨一參將公廨一所在街北，小官廳一所。本關城外新堡城中官廳一所。沿河口守口官公廨一所。天津關口守口官公廨一所。天橋關口官廳一所。西小龍門

口察院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大龍門南北察院二所，守口官公廨一所，領班備禦官公廨一所。段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馬水口察院一所，守備公廨一所，把總公廨一所。定樂菴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道水口守口官公廨一所。栢連澗口察院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金水口東西察院二所，守口官公廨一所。赭羅溝口守口官公廨一所。盤石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銀山口守口官公廨一所。蔡家峪口守口官公廨一所。烏龍溝察院一所，把總官公廨一所，管總官公廨一所。虎張石口守口官公廨一所。忙兒溝口守口官公廨一所。浮圖峪察院一所，守備公廨一所，把總官公廨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白石口把總公廨一所，管總官公廨一所。葫蔴口守口官公廨一所。寧靜庵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黃土嶺口察院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五虎嶺口察院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煙薰崖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黃沙口守口官公廨一所。小龍門口守口官公廨一所。奇峰口察院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茶窩口接官廳一所。官座嶺口守口官公廨一所。沙峪口守口官公廨一所。東馬頭口守口官公廨一所。白馬灣口守口官公廨一所。乾河口守口官公廨一所。烏龍潭口守口官公廨一所。大峪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黃山店口守口官公廨一所。毛平口守口官公廨一所。

山廠附

按易州志：山廠之設，專以燒採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惟設部堂一所，周以垣墉，構以稠木，蓋以茅茨，僅蔽風雨而已。各府廠房未有定居，率於西山寨口置廠燒採，

地荒又徙他處，凡遇朔望及柴夫銷批倒解，俱赴部廠，習為例。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其廳堂官民廬舍，苟完而已。其後建部堂于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嚮。前有東西長衢，各屬州縣分治列焉。每門各設坊牌以記之，其部堂府治兩傍，各有隙地，為積放薪炭之所，併植蔬果，以供日用。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易州林木蓊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于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以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國用，而下能甦民困，仁人君子尚當悉心經畫，有以念之哉。

工部分治一所，居廠之中，真定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州五，縣二十七。保定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州三，縣二十七。山東兗州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州四，縣二十三。山東青州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州一，縣十三。山東東昌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州二，縣十六。山東濟南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州四，縣二十六。山西太原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州六，縣二十二。山西平陽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州六，縣二十九。山西直轄五州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縣二十七。

題准山廠事宜

工部為傳奉事屯田清吏司案呈：查得易州山廠原額惜薪司每年額該柴四千五十七萬八千一百六十斤，炭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五百二十斤，楊木五萬，荊條三萬斤，大裝炭五十五萬斤。該易州山廠起倩順天、真定、保定，山東濟南、兗州、東昌、青州，山西太原、平陽九府，并澤、潞、遼、汾、沁五州，砍柴夫每季共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五名，自行採燒柴炭，委官管押解赴各衙門交納。宣德四年各府州縣奏設同知等官九員，本部請命侍郎一員，在於易州山廠總理其事。天順二年添設縣丞等官共八員。至成化十年添設判官主簿共五十六員，通共七十三員。年久樹木砍伐殆盡，將柴夫每名收銀三兩，在官差委州縣領運，各官不能親自買納

交與，在京攬頭俱被侵費，貽累運官。嘉靖元年奏准召商，嘉靖六年又該本部題准將前銀解部庶便給商廠務簡署，奉旨裁革判官二員，縣丞主簿三十七員，尚存總理侍郎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五員，都事、經歷、知事、縣丞各一員，判官一十一員，主簿一十二員，共三十四員，隨該司禮監太監溫祥傳奉聖旨，諭內外衙門，條陳彌災救荒良策，以計安各處災傷地方。該本部尚書劉麟議照易州山廠自宣德年間起，倩柴夫俱係自行採燒柴炭，委官管押解赴各衙門交納，因此設有多官在彼分理其事，今柴炭既已召商，無前日運攬之累，價銀已赴該司支領，亦無往年管解之勞。若將前項柴夫照依本部近奏，置立循環文簿，責限倒換，頗為嚴切，柴價量無遲悞，以此計之，在廠委官似為過多，不惟虛費廩祿，抑且官多民擾，無益於事，大約惟有大炭一事，應合出關買辦，雖不可無官管理，而不必仍設多官，其理甚明。如蒙勑下廷臣，將易州山廠原設前項大小官員及今所理柴炭二事公同集議，如果所見不謬，將同知以下官員查理經管錢糧明白盡行裁革，起送吏部別用，其該廠衙門案卷簿籍，每年御用大炭，即於在京在部選設明敏開大才識過人郎中一員，請勑前去接管，徃來督理催併，專以御用大炭為正，并將一應拖欠夫價追併解部，鑄與關防，以防奸弊。其原設總理侍郎一員，行取回京改為提督修倉等。五廠如此，則官無濫設，政無廢弛，冗費既革，俸祿亦除，民力少紓。等因。題奉聖旨：這多餘官員都着裁革，其餘事宜俱依擬行，欽此。

山廠近紫荊關，舊有城池東西二門，歲久城圮。嘉靖二十三年冬，北虜入犯紫荊，至唐、完黃土嶺等處，二更傳報，廠內生靈徃奔易州，時州城已閉，哭聲震野。二十六年郎中丘甫至，令廠戶富者出錢，貧者出力，躬自督率修築城垣一千二百餘丈，遂為完成。居者攸賴。

御用紅羅太炭每歲五十萬斤，繼因進用不敷，加增八十五萬斤，皆本廠責令廠戶人役執批出關，採辦領價，徃年止憑各戶私家任意運赴借薪司交納，謾無稽考，甫乃於部南隙地另立一廠堆積查驗，責令次第運納，供應不誤。

廠內居民幾二千户，俱係各省取來，聚散無常，來去莫知，詐冒益多，甫令編為册籍，每十二户為一甲，甲有首，月一更換，潛逃影射之弊法革殆盡矣。

按關山樹木私擅砍伐偷盜者，俱問發南方煙瘴地面充軍，例禁甚嚴。山廠人户止令執批出關，採辦領價，其初立法甚善，奈何法久人玩，歲久弊滋，廠户乘機多結夥伴，名為出關採辦，實則取諸關内，公行砍伐，莫敢誰何，千里關山，若彼濯濯矣。夫三軍之勇猛不如一林之叢茂，禦狄却寇，莫此為上。善籌邊者當思所以處之，俾邊關有賴，國用不虧，庶幾兩全矣。故嘗謂關山林木之害有三：山廠也，抽分也，水磨也。水磨可禁，山廠、抽分，勢不可已。通變立法亦存乎其人哉！

學校

紫荆關原無儒學，止有社學一所，弘治四年建立。正殿三間，東西兩廡六間，大門三間，門扁曰：儲才。嘉靖四年重修，嘉靖十五年添設後堂書館三間，東西廂房六間，住房三間，大門外牌坊一座，扁曰：端肅社學。教書生員按月支給銀六錢，於本關千户所領。

浮圖峪社學一所，嘉靖六年三月内建立。文廟三間，書館八間，退房三間。教書生

員按月支給銀六錢，於紫荊千户所領。

烏龍溝社學一所，白石口社學一所，馬水口社學一所，金水口社學一所，大龍門社學一所，其餘各隘口俱無社學。

西關志紫荆卷之四

官司

巡撫都御史真定府駐劄。

鄒來學湖廣麻城人，正統十四年任。李賓直隸順義人。景泰五年任。閆本陝西邠州人，成化二年任。楊瑄直隸無錫人。成化七年任。葉冕直隸華亭人，成化九年任。張岐直隸興濟人，成化十年任。張鑒直隸華亭人，成化十一年任。侶鍾山東鄆城人，成化二十年任。李敏河南襄城人，成化二十三年任。張哲陝西西安人，弘治元年任。史琳浙江餘姚人，弘治元年任。高銓直隸江都人，弘治九年任。張縉山西陽曲人，弘治十三年任。王沂直隸武進人，弘治十五年任。王璟山東沂州人，弘治十八年任。韓福陝西西安前衛人，正德元年任。徐以貞山東長山人，正德五年任。蕭翀四川內江人，正德六年任。甯杲遼東海州衛人，正德七年任。林廷玉福建閩縣人，正德八年任。是年因北虜入寇，始兼提督紫荆等關之銜，前此未有也。張淳直隸合肥人，正德九年任。臧鳳山東曲阜人，正德十一年任。李贇錦衣衛籍，山東濮州人，正德十二年任。張嵓浙江蕭山人，正德十三年任。伍符江西安福人，

正德十四年任。周季鳳江西寧州人，正德十六年任。劉麟南京廣洋衛官籍，江西饒州安仁人，嘉靖一年任。何詔浙江山陰人，嘉靖四年任。林廷棉福建閩縣人，嘉靖六年任。王應鵬浙江鄞縣人，嘉靖七年任。錢如京直隸桐城人，嘉靖七年任。林有孚福建莆田人，嘉靖九年任。許宗魯陝西咸寧人，嘉靖十一年任。周金直隸武進人，嘉靖十二年任。劉夔山西襄垣人，嘉靖十四年任。陸釿浙江鄞縣人，嘉靖十七年任。劉隅山東東阿人，嘉靖十八年任。丁汝夔山東濮化人，嘉靖二十一年任。吳瀚河南衛人，嘉靖二十二年任。鄭重河南固始人，嘉靖二十三年任。蘇祐山東濮州人，嘉靖二十四年任。李仁山東東阿人，嘉靖二十六年任。

戶部督餉主事

按督糧衙門，往年或止于涿，或止于易，原無定在。嘉靖六年主事徐元祉酌地里遠近，即易州城內倉場改建分司，遂於易州駐劄。紫荊、倒馬併各隘口主客軍粮皆其調度，而倒馬軍士折色銀兩俱在唐縣官庫就便貯支。然考居庸軍七每歲月粮，本折相半，猶足以給，惟紫荊、倒馬軍粮俱無本色，止支折色銀兩，折價既輕，買米且難，此官軍所以益窮困也。嘗查近關真、保二府各州縣百姓，額徵粮料俱賣米易銀，解京上納，頗稱不便，而軍餉價銀又取給於太倉銀庫。為今之計，若令各取便益，扣數抵補，則民樂於就近納米，省費甚多，軍利於月粮本色，饑寒可免，太倉之銀，不必領取，絡繹督餉衙門亦無召商糴買之煩，倉霸積年不得包攬，一事而數利存焉。

此在司國計者深思遠慮，通變捄時，善為之處哉。

陸廣直隸無錫人，弘治十一年任。劉璣陝西長安人，弘治十二年任。王蓋順天府人，弘治十二年任。林夔福建莆田人，弘治十三年任。張文佐河南西平人，弘治十三年任。李誠湖廣黃陂人，弘治十四年任。胡文璧湖廣來陽人，弘治十五年任。朱本端錦衣衛人，弘治十六年任。鍾秉秀廣東番隅人，弘治十七年任。莊嶧直隸武進人，弘治十七年任。劉乾直隸江陰人，弘治十八年任。劉繹山西代州人，正德元年任。邊億直隸任丘人，正德元年任。張鳳翔四川涪江人，正德二年任。董旭湖廣沔陽人，正德三年任。萬斛四川崇慶人，正德四年任。朱智河南滎澤人，正德四年任。黃翱四川巫山人，正德五年任。張錦河南睢州人，正德五年任。林魁福建龍溪人，正德五年任。潘旦直隸婺源人，正德六年任。鄭選福建莆田人，正德六年任。余志武驤左衛人，正德六年任。陳欽福建莆田人，正德十年任。胡椿湖廣武昌人，正德十年任。馬馴山東益都人，正德十一年任。南大吉陝西渭南人，正德十二年任。唐浩陝西武功人，正德十三年任。陳悃河南陝州人，正德十四年任。范師曾河南汲縣人，正德十五年任。李蘭陝西華州人，正德十六年任。陳騰鸞福建莆田人，嘉靖元年任。于宗德直隸任丘人，嘉靖二年任。謝旻直隸任丘人，嘉靖三年任。牟盛湖廣江夏人，嘉靖四年任。程旦直隸歙縣人，嘉靖五年任。徐元祉陝西秦州人，嘉靖六年任。袁士奇山東肥城人，嘉靖七年任。丁守中陝西慶陽衛人，嘉靖八年任。李坦直隸任丘人，嘉靖十年任。張九叙山西石州人，嘉靖十一年任。紀資直隸任丘人，嘉靖十二年任。連鑌直隸永平人，嘉靖十三年任。陳澍直隸合肥人，嘉靖十四年任。林山福建長樂人，嘉靖十五年任。張志選福建晉江人，嘉靖

十六年任。李憲廣東南海人，嘉靖十七年任。柯喬直隸青陽人，嘉靖十八年任。葉國華湖廣興國人，嘉靖十九年任。饒相廣東大埔人，嘉靖二十年任。李琇錦衣衛人，嘉靖二十一年任。賈鶴年直隸平谷人，嘉靖二十二年任。王堯弼陝西華州人，嘉靖二十三年任。史鶚四川蒼溪人，嘉靖二十四年任。曾茂卿福建長樂人，嘉靖二十五年任。陳天祐山西澤州人，嘉靖二十六年任。周冉直隸灤州人，嘉靖二十七年任。

易州管廠

按宣德五年廠立於平山，始設工部侍郎郤御史相繼督理，後遷廠於沙峪口，專以侍郎董之，至嘉靖六年，工部尚書劉麟建議將侍郎取回別用，山廠專設郎中或主事員外一員管理。

張敏山東益郤人，工部侍郎，宣德間管平山廠。李濬山西襄垣人，郤御史，宣德間管平山廠。鄒幹浙江餘姚人，工部侍郎，景泰間管滿城廠。陳恭直隸常州府人，大理寺丞，景泰間管滿城廠。吳復福建閩縣人，工部侍郎，天順初管易州廠。蕭斌陝西朝邑人，通政使，天順間管廠。霍瑄陝西鳳翔人，由監生陞至工部侍郎，天順間管廠，逾月幼去。王詔湖廣衡陽人，通政司參議陞工部侍郎，成化初管廠。程萬里湖廣華容人，通政司右通政，成化九年管廠。萬琪江西南昌人，工部右侍郎，成化十年管廠。談倫直隸上海人，工部右侍郎，成化二十年管廠。潘禮直隸歸德衛人，工部右侍郎，成化二十一年管廠。曾鑑湖廣桂陽人，太僕寺卿，歷陞工部右侍郎，弘治九年管廠。彭禮江西安福人，太僕寺卿，陞工部左侍郎，弘治八年管廠。林鳳浙江樂清人，工部右侍郎，弘治十一年管廠。陳琬廣西金州人，工部右侍郎，弘治十一年管廠。張憲江西德興人，工部右侍郎，弘治十四年管廠。韓邵陝西合水人，通政司通政使。吳洪直隸吳江人，工部

右侍郎。胡諒河南靈寶人，工部右侍郎。王寅直隸容城人，工部右侍郎。張遇河南項城人，工部右侍郎。劉永順天固安人，工部右侍郎。廖紀直隸東光人，工部右侍郎。楊廷儀四川新都人，工部右侍郎。馮蘭直隸蠡縣人，工部右侍郎。沈冬魁直隸阜城人，工部右侍郎。姚鎮浙江慈谿人，工部右侍郎。何天衢湖廣道州人，工部右侍郎。徐蒿直隸泰州人，工部右侍郎。劉思賢湖廣石首人，工部右侍郎，自此收回。史立誠浙江鄞縣人，屯田司郎中，正德六年管廠，自此始設部屬。李坦直隸任丘人，屯田司郎中。王玫山西沂州人，虞衡司主事。邵經濟浙江仁和人，屯田司郎中。王傅宛平縣人，屯田司郎中。周復俊直隸崑山人，工部員外郎，嘉靖十六年管廠。王利山東陽信人，屯田司郎中。徐淮山東武定人，屯田司郎中。謝淮直隸任丘人，都水司主事。田大有山東東平人，屯田司郎中，嘉靖二十二年管廠。陳光哲浙江臨海人，都水司員外郎，嘉靖二十三年管廠。應鳴鳳浙江西安人，屯田司郎中。陳瑚直隸華亭人，屯田司郎中。侯鉞山東東阿人，都水司主事，嘉靖二十五年管廠。丘甫浙江烏程人，屯田司都中，嘉靖二十六年管廠。

保定府管關通判一員

按本關先年設管關通判一員，年月無考，後至通判董繡在任裁革，嘉靖七年內巡撫巡關衙門仍議添設，易州駐劄。

程伯祥直隸徽州人，嘉靖七年任。王九成山東人，嘉靖十一年任。唐堯臣陝西人，嘉靖十七年任。索繼河南靈寶人，嘉靖十九年任。張佑四川涪州人，嘉靖二十年任。王質山東汝上人，嘉靖二十四年任。李天賜山西沁州人，嘉靖二十七年任。

守關內臣

按本關設立內臣，始於景泰初年，因有頒降神器，名曰監鎗太監，更換不常。至嘉靖十年，真定巡撫都御史林有孚巡關，御史余鍧建議裁革。

鎮守副總兵

按弘治十六年議，將保定京操班軍掣回原衛防禦，紫荊等關添設守備一員，自此始。正德三年，因其事權不重，改為分守參將。正德九年，又改為分守副總兵，然於三關猶無統屬。至嘉靖二十年，虜犯山西，撫按會題紫荊、倒馬、故關各添設參將一員，議將保定分守副總兵改陞鎮守副總兵，統攝三關參將及大寧都司附近各衛所，俱聽節制。

戴儀 由京衛指揮，弘治十六年任守備。**韓玉** 由京衛指揮，正德三年任守備。**王欽** 由京衛指揮，正德五年任，改分守參將。**戴儀** 正德六年陞任參將。**莊鑑** 由京衛指揮歷陞，正德七年任。**王忠** 由大同蔚州衛指揮歷陞，正德七年任。**桂勇** 由京衛指揮歷陞，正德九年任改分守副總兵。**張勇** 由京衛指揮歷陞，正德十年任。**盧英** 由京衛指揮歷陞，正德十六年任。**申錫** 由京衛指揮歷陞，嘉靖元年。**楊銳** 由南京左府都督嘉靖四年任。**麻循** 由大同衛指揮歷陞，嘉靖六年任。**陳謹** 由京衛指揮歷陞，嘉靖七年任。**甯寶** 由遼東衛指揮歷陞，嘉靖七年任。**申錫** 嘉靖九年再任。**趙鎮** 由大同衛指揮歷陞，嘉靖十年任。**李鳳來** 由京衛指揮歷陞，嘉靖十四年任。**趙卿** 由山海衛指揮歷陞，嘉靖十七年任。**九聚** 由京衛指揮歷陞，嘉靖十八年任。**周徹**

由撫寧衛指揮歷陞，嘉靖二十年任，改鎮守副總兵。成勳由薊州衛納級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四年任。

本關守備指揮一員，正統十四年添設。

左能正統十四年任。張英景泰三年任。趙宣成化十三年任。李鱗成化十七年任。魯廣成化二十三年任。張禹成化二十三年任。左方弘治三年任。張原弘治九年任。王永弘治十六年任。杜雄弘治十八年任。崔浩正德三年任。劉淳正德八年任。高謙正德十四年任。李慶正德十六年任。李思明正德十六年任。唐時叙嘉靖元年任。趙剛嘉靖三年任。曹淳嘉靖六年任。杜鉄嘉靖八年任。茂鎮嘉靖十年任。陳策嘉靖十四年任。王陞嘉靖十六年任。程和嘉靖十九年任。田震嘉靖二十一年任，裁革設參將。

分守參將一員，嘉靖二十一年添設。

梁臣由興州前屯衛指揮僉事歷陞，嘉靖二十年任。程棋由興州右屯衛指揮僉事歷陞，嘉靖二十三年任。

本關把總指揮一員，成化十七年添設。

左方成化十七年任。李鋭成化二十三年任。杜雄弘治四年任。王京弘治九年任。劉憲弘治十四年任。左欒弘治十八年任。劉淳正德八年任。閆崇正德

十二年任。趙廉正德十三年任。胡璽正德十六年任。薛昂保定左衛指揮同知，嘉靖七年任。陳策嘉靖十二年任。唐大綱保定後衛署指揮使，嘉靖十四年任。杜鈇嘉靖十六年任。劉煥保定中衛指揮僉事，嘉靖十八年任。王芝保定前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一年任。閆銳嘉靖二十一年任。尹逵保定後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三年任。薛昂嘉靖二十四年再任，至二十五年裁革，改白石口把總。

馬水口守備指揮一員，嘉靖二十三年添設。

楊汝棟由直隸寧山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三年任。杜漸由保定右衛指揮同知，嘉靖二十四年任。何鎮由盧龍衛納級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六年任。

馬水口把總指揮一員，嘉靖二十三年添設。

張倫保定前衛指揮使，嘉靖二十三年任。劉宦茂山衛納級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四年任。張承恩河間衛指揮使，中式武舉，嘉靖二十四年任。

浮圖峪守備指揮一員，成化二十年添設。轄烏龍溝白石口把總。

左方成化二十年任。李銳弘治二年任。温和弘治五年任。杜雄弘治八年任。王京弘治十一年任。關廉弘治十六年任。王受正德三年任。劉憲正德八年任。趙綱嘉靖元年任。胡璽嘉靖二年任。蔡敖嘉靖四年任。郭舉嘉靖四年任。楊黼嘉靖七年任。曾仲良嘉靖八年任。徐珏嘉靖十四年任。唐儒由保定右衛指揮使，嘉

靖十四年任。周承業嘉靖十五年任。陳明嘉靖十八年任。李淶由保定左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一年任。高輅由茂山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四年任。唐大綱由保定後衛署指揮使，中式武舉，嘉靖二十六年任。

本峪把總指揮一員，嘉靖六年添設。此撫按會委非部推也。

唐大綱保定後衛署指揮使，嘉靖六年任。左灝保定衛指揮僉事，嘉靖七年任。茂鎮嘉靖九年任。劉翱涿鹿中衛指揮使，嘉靖十二年任。霍汝魯嘉靖十四年任。唐光啓嘉靖十五年任。李淶保定右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五年任。高騰嘉靖十七年任。李翱茂山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九年任。高騰嘉靖二十一年再任。唐大綱嘉靖二十四年再任。龔廉茂山衛指揮使，嘉靖二十六年任。

烏龍溝把總指揮一員，嘉靖二十三年添設。

劉煥保定中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三年任。董光祚瀋陽中屯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四年任。曹世德定州衛納級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五年任。

白石口把總指揮一員，嘉靖二十五年添設。

薛昂保定左衛指揮同知，嘉靖二十五年任。

大寧都司保定右衛守禦紫荆關中千户所，景泰二年添設。已往者不勝載，見任者書之。

千户一十九員

正千户三員：

陳佐　房禮　王潭

副千户一十六員：

江迪　張仲武　李珎　高憲　郭臣　王賞　宋禄　鄧勛　岳恩

李官　劉經　張璽　許鑾　三員缺

百户一十五員

見任百户八員：

李忠　李勛　劉繼賢　王孟春　王經　袁錦　吕賢　張寶　七員缺

所鎮撫一員

缺

吏目一員

缺

中軍坐營管隊及管總管口指揮千百户，原無額設，俱係巡撫巡關衙門委用。

陸樊倉大使一員

新城倉大使一員

忠義附

右副都御史孫祥、太監阮堯民、都指揮韓清，皆因正統十四年冬十月北虜犯邊，由廣昌縣至關西七里升兒石占據要地，阮堯民、韓清領兵馬出舊城北門，至盤石口截殺，孫祥守城，又分布軍士五百人，堵截瓦窯庵口。賊知即擁衆馳上南山，軍被殺死殆盡，堯民見賊勢衆，回取救兵，至三里舖為賊所殺，清盡力死戰，比晚，身被數十槍亦死於陣。達子頭目喜寧至關城下曰：我今送駕，何不開門？祥以虜情狡詐，堅壁拒之。至夕，賊縱火盡焚大木廠，（大木廠即今大新城是也。）斬關而入，祥被殺死。事寧之日，建祠于拒馬河北，春秋舉祭，曰三忠祠云。

人物

武舉 李慶 中所正千户，中式天順六年武舉，陞本衛指揮僉事，推陞五軍營號頭。

援例 李鋭 即慶男，援成化二十一年例，陞本衛指揮僉事，弘治三年陞浮圖峪守備署都指揮僉事，弘治九年陞守備山東德州，弘治十二年陞分守涼州。

貞節

劉氏 百户高昱之妻，年二十四夫亡，誓不再嫁。治家克勤，教子有方，清白無瑕，年八十七歲卒。

宋氏 高昱孫百户高儀之妻，年二十八喪夫，無子，矢志守節，年五十以疾卒。

王氏 百户張鐸之妻，今百户張寶之母。寶六歲失父，王氏年二十七喪夫，撫育孤子，始終一節，今年七十三矣。

風俗

紫荆關男子專務經營，婦女不識機杼。地狹土磽，尚氣輕生，有燕趙之風。沿河口男子剛毅不務生業，婦女朴陋專事耕樵。大龍門口生男不讀書，生女專務農。馬水口軍民雜處，婦女專事農業。金水口有軍無民，戍守者亦能經營。盤石口不尚華侈，

頗務商賈。烏龍溝地多肥饒，人罕生業。浮圖峪軍民各務農業，而俊秀子弟遊泮宮。俗之美者也白。

（以下原缺物產等十二題目之正文）

西關志紫荆卷之五

制勅

皇帝勅諭僉都御史李仁：今命爾巡撫保定等六府，兼提督紫荆等關操練軍馬，脩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其各衛府軍餘民壯，仍照原委責任提調操練，東西二路選委廉能官員，遇有强賊，設法擒捕，務令盡絶。一應税粮及屯種預備等倉，尤須加意積蓄。一帶關隘墩臺，如井陘、故關各該通賊道路，嚴督軍備等官，□削脩築俱要完固，毋□□役軍士缺□防守馬匹器械等事，悉在綜理，□□人砍伐山木，毋致道路疏通。倘關外有警，即分遣該管官員撫安居民，毋致驚疑。達官舍餘，尤宜責令本管官員安輯撫諭，毋令糾合為非。一切保障事宜，聽爾便宜處置。守備等官悉聽節制，所屬官員廉能幹濟者量加旌奬，貪酷不才者從公黜罰，軍民人等詞訟即與受理，軍職及文職五品以上者有犯，奏聞區處，其餘就便拏問，或發巡按御史

究治。權豪勢要之人侵占民田，兇攬粮草，沮撓軍務者，依法處治。事有應與巡關巡按及巡撫順天等府官計議者，公同計議而行。近年山西地方累被虜寇侵犯，大肆猖獗殺傷搶掠，慘不可言，皆因各該撫巡等官怯懦寡謀，坐貽患害，深為可惡，已各革職聽勘，以正國法。朝廷以爾素有風力，特茲簡命，爾須持廉秉公，振肅風紀，查照前項事宜，必使官吏畏威，軍民懷惠，關隘嚴固，威武振揚。遇有警急，相機行事，凡兵馬錢粮一時缺乏，即具奏區處，務俾□□寧靜，庶副委任，如違，責有所歸，□□勉之，慎之，故諭。

勅山西按察司副使艾希淳：紫荆關迤西，浮圖峪之外，地勢平曠，往年為胡寇出入之路，兼各關軍民私出口外樵採耕種，守把人員通同容縱，其弊多端，又各處時有礦賊，白晝行刼，固安縣迤北為通京要路，係宛平縣地方，比年賊騎縱横，夏秋尤甚，一切防範備禦，必須專官以任其責，今特命爾在易州住劄，提督紫荆及龍泉、倒馬、浮圖、居庸等關，并真、保定二府州縣，及順天府所屬通、涿、宛平、良鄉、房山，山西廣昌、靈丘等州縣軍衛，有司俱屬調度，仍於前項隣近州縣衛所內，揀選精壯軍餘民快，處給官馬器械，責令巡捕，軍民職官管領，就在本處如法操練，

遇有賊盜生發，量數調取選委巡捕官或謀勇指揮等官統領前去，併力剿捕，其閱視邊關，查點人馬，問理刑名，禁革奸弊，俱照原擬仍聽巡撫保定等府都御史節制，事有干涉巡撫順天等府及山西各都御史，一體呈請施行，爾為憲臣，受茲委任，尤須特兼秉公，正己率下，務使人民安妥，盜賊屏息，地方寧靜，斯稱任使，毋得因循怠惰，自貽罪戾，爾其勉之，慎之，故勅。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成勳：直隸保定地方，西隣各關，北拱京師，實為要害重地。先年存留本處五衛京操官軍在彼操守，及大寧都司并定州衛所管達官達舍數多，況見今北虜節有警報，沿邊紫荊、倒馬等關俱係緊要去處，統率防禦皆須得人。今特命爾充副總兵鎮守前項地方。爾須查照兵部奏准事理，將各衛春秋二班原額并原有軍士嚴加約束，常川操練，合用器械整治鮮明，該給馬匹，餧養膘壯，城池損壞，脩理完固，或京師有召，即時趨赴，各關有警，即時調發，毋得稽遲。其各路參將守備及大寧都司附近各該衛所官軍，悉聽爾節制。事關地方軍務盜情，仍與巡撫都御史協和計議而行。爾受茲委任，尤須正己率下，操持弗懈，務使武備脩舉，兵威振揚，足為都城羽翼，邊關應援，毋或因循怠忽，有負委任，自取罪愆，爾其欽承

之。故諭。

皇帝勑諭署都指揮僉事程棋：今特命爾充紫荆關參將，專管本關并沿河、馬水、盤石、奇峯，烏龍潭等口地方，操練軍馬，修固城垣，整飭器械，申嚴號令，晝夜用心守把，防禦賊寇，盤詰奸究，遇有警急，相機戰守。其倒馬關、浮圖峪守備官，俱隸爾統領，凡事與易州兵備官協同計議而行，一應軍中事宜，聽保定巡撫副總兵節制。爾須持廉秉公，撫恤軍士，不許役占剋剥，致生嗟怨。如違，依法重治，爾其慎之。故諭。

勑指揮使唐大綱：浮圖峪口外通宣府、大同、偏頭、鴈門等關要路，内連紫荆一帶地方，比先虜寇曾於此出没，係緊要之處。已因巡撫官奏，添京營班操保定左等衛官軍四百員名在彼操守。茲特命爾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前去守備，專在於本峪駐劄，仍往來提調原管關口，務要用心操練軍馬，整點器械，修理城堡、隘口、橋梁，挑掘壕塹，設置墩臺，嚴謹瞭望，以防賊寇，以障居民。如有邊報聲息，及地方盜賊，即便飛報紫荆關等口，互為隄備撲滅。凡事悉聽巡撫并紫荆關節制，不許偏執違拘。爾須持廉秉公，仁以撫下，勤以濟事，尤不許科擾害人，私役軍士。如違，罪不輕

恕，爾其勉之，慎之。故勑。

勑守備涿州等處地方指揮：涿州密邇京城，地當衝要，雖有四衛官員管操，然彼此相持，事體不一。今特命爾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涿州地方，提督涿鹿，并興州、中屯等四衛官員，操練軍馬，脩理城池，撫卹軍士，關防奸究，凡巡歷所屬地方，敢有輕視怠事者，聽爾量情處治。其捕盜一事，尤為重務。近來蘆溝橋以南，定興以北，往往有强盜截路，遠近商民人等經此地者，累被刼害，爾宜設法緝捕，挑選精熟武藝官軍，常川巡歷，挨查涿州，并良鄉、房山二縣，所在軍民，編定火甲，嚴督坐舖，一有强盜打刼，即便黏蹤追襲，務要擒拿得獲，毋貽地方患害。仍按季將已獲未獲賊人花名具奏，以憑稽考。其一應民事，不許干預。爾受茲委任，尤須持廉秉公，盡心職務，毋得貪黷剋削，及私役隱占，致生嗟怨。如違，罪不輕宥，其勉之。故勑。

西關志紫荊卷之六

章疏

緊急重大聲息議處添兵屬官違慢稽誤邊情疏 正德八年四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丁楷謹題：為緊急重大聲息，議處添兵屬官違慢稽誤邊情等事。據守備紫荊關指揮同知劉淳呈，為緊急重大聲息等事，正德八年三月初八日辰時，奉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林都御史劄付准欽差巡視西路居庸關等處地方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叢都御史咨前事劄，仰卑職即行守備内臣如遇各官至日，即便會同從長計議，何處城垣墩臺坍塌空閑，宜用脩砌增築，何處兵力寡少，宜用添撥防守，何處軍馬有未精鋭，何處器械有未鋒利，何處壕塹淤平宜從脩挑，何處山坡平漫宜加剗削，關隘有無守把盤詰姦細，烽堠有無脩築瞭望哨探，各要遂壹勘處停當，指實呈來施行，奉此，已經會同欽差守備本關御馬監太監

張鳳并各州縣委官知州劉燦等，派定各該隘口分投勘處明白，各另回報，去後續抄，蒙巡視西路居庸關等處地方叢都御史批，據委官完縣知縣杜翊呈，馬水口麻黃港嶺添攔馬牆壹道，長肆丈有餘，看得此口北接保峯，大川平漫數拾餘里，更無險可據，正北抵保安州貳百里，係通人馬去處，今守口官軍止有貳拾玖員名，委的兵力寡少，合再量添防守等因。蒙批據呈，除栢連澗定樂庵工程已行外，內稱馬水口應添軍人緣由，仰劉淳作急議處停當，呈來施行，呈繳，蒙此行間又抄蒙叢都御史批，據委官祁州知州李貫呈，看得白石口見在官軍貳拾捌員名，寧靜庵口見在官軍壹拾伍員名，葫蔗口見在軍人捌名，倘有警報浮圖峪不得進入，必徃白石等口，平川漫散賊可前進，雖有守把官軍，又分班看守磧洞，實為兵力寡少，相應添設官軍防守。西峪溝口外通宣大，內通塔崖，人馬皆可通行，亦係通賊要路，相應撥軍守把等因。蒙批仰守備官查撥回報呈繳。蒙此會同守備本關御馬監太監張鳳，議得馬水口平漫無險可據，白石等口平川漫散，賊可前進，各口最為緊要，守把官軍數少，委的兵力寡薄，再議黃土嶺口城堡空曠，防守缺人，俱應添軍防守，合無比照大龍門口添撥備禦官軍事，理乞行附近軍多衛所各摘撥官軍貳叁百員名，分為春秋兩班輪流

防守，庶使地方有備，遇警不致誤事。據奉委官勘處，何處兵力寡少，宜用添撥防守事理，擬合呈稟通行。為此，今將議處過添撥軍人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定奪，等因到臣，案查先為圖畫邊情事，正德八年三月初一日，臣自紫荊關起馬，本月初八日至倒馬關，該臣巡歷看得大龍門、馬水口壹帶，通接宣府等處地方，浮圖峪、寧靜庵、白石、葫蔗等口壹帶，通接大同等處地方，俱係平川漫散，萬壹外邊失利，則此地皆馳驟長驅之所。就其中較之大龍門、馬水口、浮圖峪官軍頗多，及有守備管總指揮等官在彼，庶幾聲援有備，惟獨寧靜庵、白石、葫蔗等口壹帶，乃西來路口，內通保定、易州通衢大道，最為緊要，況係礦洞所在，每將守口官軍兼理巡山，相應添兵重委守把，不知議者徃徃緩此而不之深圖，其故何耶？擬議間，隨據真定府定州同知謝蘭智等連名呈稱，奉巡視西路居庸關等處地方叢都御史行委，前來倒馬關查勘各該隘口事宜等因，已經批仰各將查勘過緣由呈來以憑參酌。去後比時，臣去紫荊關隔越叁百里，意度該關亦必各有巡視衙門委官查勘。臣照各官雖非臣委，然於事體實相關涉，正欲相資裨益，心頗竊喜，就經案仰保定右衛守禦紫荊關中千户所轉行各該委官，將前項各口添兵事理，多方審究從長議處，并將查過

壹應合行事宜，開具揭帖呈來，以憑參酌。仍仰將議處過緣由徑自具申撫視衙門，且有優遇獎勵之言備行去後。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據分管白石口委官保定府祁州知州李貫開送查勘過隘口工程揭帖前來，看得本官不將奉臣案驗添兵事理議處回報，又經批仰會同守備紫荊關指揮同知劉淳議處督催去後，臣從龍泉關壹帶地方巡歷。本年四月十四日又據知州李貫開送工完揭帖前來，臣又看得工程雖完，但議處添兵事理未據回報，仍行批督不報。本月十五日臣至真定府，十六日辰時方據守備指揮同知劉淳呈稱前因，臣隨會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廷玉，乃知各官已將各口添兵事情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臣聞知惶悚無地，臣惟朝廷重念邊關，既命都御史壹員提督，又命監察御史壹員巡歷，近因聲息又特簡命大臣壹員巡視整飭，無非欲控制胡虜，保安京畿，為屬官者當以朝廷命令為重，邊關事情為急，豈可因官職之崇卑而懷彼此之念，有緩急之分耶。照得臣原奉勅內亦有巡視邊關之責，況今傳報聲息緊要，亦當憂思過慮，竭心費神，思効犬馬之勞。臣竊觀之，居庸等關，紫荊為要。紫荊所轄隘口，要害之處雖多，而馬水口與白石等口乃先年經畧之所，未及深究者也。見今守把軍人數少，而白石口況止千戶壹員，

事權太輕，遇警誠難防禦，委的相應添設官軍，更須加重委任，方保無虞。前項事情既該撫視衙門具題，比照先年大龍門事例，乞要添設官軍，臣復何言！但臣壹得之愚，亦嘗及此，而各該官員乃敢故違，參照守備紫荊關指揮同知劉淳、委官保定府祁州知州李貫既不會同議處，又不速即呈詳，輕視憲臣，違誤邊事，推原其心，豈謂御史不必與聞邪？邊備不必深計邪？抑將謂虜寇無能為邪？執此之心，持此之論，則天下之事將至於因循廢馳不可救藥，萬惡之原皆肇於此，似此官員若不重加懲戒，誠恐他官倣効，將來不無沮礙行事，且恐致誤邊情。如蒙伏望聖明留意邊關重事，俯從諸臣所請，乞勅兵部計議，再於附近衛所摘撥官軍每口貳百員名，分班守把，其白石口原係千户壹員，更望許臣推選材幹指揮壹員守把，如此斯為計出萬全，邊關足恃，仍望俯從臣請。乞勅都察院行臣將劉淳、李貫提問如律，庶使庶官知警，邊務不隳。

陳愚悃以保固邊方疏　正德八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丁楷謹題：為陳愚悃以保固邊方事。臣聞天下之事每悞於為之

不力，天下之禍每伏於知之不蚤。此天下之常情，古今之通患也。近因大虜猖獗，深入腹裏，搶虜村堡，殺傷人民，臣嘗疏乞區畫，不知廟堂何以處之？惟聞簡命總兵官咸寧侯仇鉞領兵討賊，未見啓行，臣因感乎前日地方流賊之事，而竊為今日憂焉。何也？朝廷以安養之責付之省郡，而為有司者慮地方之責，及乎已也務蒙蔽而不以上聞於朝，不知今日邊鎮之官，其亦有如前日之蒙蔽否乎？朝廷以經理之責付之府部，而為大臣者限職掌之各有所司也，務推脫而不肯身任其責，不知今日廟堂之上，其亦有如前日之推脫否乎？蒙蔽推脫，此肆字者禍亂之源，悞事之本，聞之不蚤，為之不力，坐失事機，貽患無窮，皆職此之由耳。近於五月十九日，該臣在紫荊關詢據過路人田維辛稱，係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田天澤男，原籍大同府應州人，近自應州來，親見該州事，備云，五月初五日，達賊約有五萬餘騎，插至應州城二十里外劄營。比時鄉村居民俱因有司徵糧緊急，畏不入城，又因應州陳守備不知何故預先分付各墩不許傳砲，突然馳至。關廂之民奔入城中，僅以身免，村堡之民，痛被殘殺，不下二千。搶掠頭畜，資貨無數。賊退之際，有閑住都指揮楊金率其家僕奮勇追射殘賊，賊頗退避，但因守備官不肯策應，楊金勢孤力寡，追至地名李華

團堡山溝，伏賊四起，遂被射殺，然亦引弓射死二賊。鄉里之人皆恨守備官之怯懦，而悼楊金之死。此應州一處事，其餘州縣比日五路並進，其所殺掠又不知何如也。惟聞朔州今次殺傷亦又數多，蓋已二次被殘矣，此等之情臣誠慮守土之官，務蒙蔽而不以上聞於朝也。臣觀廷臣之中，老成如户部尚書孫交，前嘗累疏謝病，朝廷勉慰復出。重望如吏部尚書楊一清，又每懇乞退休，雖蒙温旨慰留，而本官尚堅求退。此大臣遊退之義，各有所見，然以臣觀之，今日國家多事之際，正大臣戮力効用同心共濟之秋，胡乃相繼求退，此非臣所謂務推脱而不肯身任其責之謂乎。伏望皇上鑒前事之悞，收方來之効，嚴飭邊關必據事實報，勿事蒙蔽，宣戒廷臣，必同心共濟，毋為推脱，期必安邊退虜，以收全功，斯無負於國家優禮大義，且同休戚之意也。且北虜目今雖云暫退邊牆，然非遭挫衂而去，非畏兵威而解，實以搶虜之多，意得志快而歸，安保其不再來乎。數州之民，殺掠之餘，亡業喪家，奔竄驚潰，靡所寧集，必得大虜起營遠遁，離去邊牆，人心始安。臣嘗求其故矣，雲代之間空間數百里，乃懷仁、朔、應、渾源、山陰、馬邑之地也，大同、鴈門相隔既遠，雖握重兵，各欲自衛，照應不及，所以虜賊一越邊牆，擁衆數萬，輒肆長驅。臣愚以為應、朔、渾源之間，宜屯重兵為之屏翰，障空補缺，與大同、宣府、鴈門參錯並峙，

數州之地，方保無虞，紫荊、倒馬貳關，又添一外護藩籬矣。若以為事體重大，難於卒舉，則天兵之來，宜出紫荊，於此駐劄，以為戰守之計，北合宣、大，南連鴈門，聲援相倚，脉絡相連，先聲所向，重勢所臨，必有以陰懾其心而絶遏其路，虜無從入，久當自退矣。事寧仍復掣回，他日有警援此以為故事，非惟目前可以安此數州之人心，或亦將來保固邊方之策也。若惟幸其暫退，慶其僅全，坐視人民之魚肉，隱忍地方之殘破，而漫不一為之處，聽賊自來自去，臣恐邊方有險之地，不足以當犬羊無厭之貪，即今萬騎壓邊，虜情未測，轉眼秋氣凉爽，弓勁馬肥，循故道而復東，一馳驟之間則關之西與山之後，無復有遺類矣。而邊關不亦岌岌乎哉，誠不可以不為之慮也。臣為朝廷耳目之官，事有所聞，不敢緘默，昔人有云：畜犬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犬。今乃實有盜矣，雖則未嘗目見，然吠聲之犬，亦自有所不容已也。伏望皇上不棄芻蕘之言，下之廷臣，會議斟酌，而施行之，未必無補於國家也。其被殘州縣，仍乞行令彼處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將怯懦誤事守備官員查參

究治，以為將來之戒，臣不勝惓惓。

戰守不敷照例調撥官軍疏正德九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朱昂謹題：為戰守不敷照例調撥官軍事。臣奉勅巡歷居庸等關，近於本年七月十一日復至紫荊關，於本月十三日據本關守備指揮同知劉淳呈稱：本年七月十一日，據守把北門千户任信稟報，有神總兵差百户騰霄赴京奏事隨審本官回稱，達賊分剳一十七營，約有二三十萬，侵入大同小邊以裏，直至偏頭關一帶，搶掠人畜，各有鉄掘，意欲攻挖城池等因。竊照今歲虜情譎詐，甚是猖獗，比之往年，尤加重大，已經行屬嚴加隄備，查得本關并各隘口常守并輪班及下班休息農種原額官軍舍餘五千二百八十三名，新添調取城操舍餘并民壯一千一百八十名，通共六千四百六十三員名，及查得本關所轄隘口共六十三處，地方寬闊平漫，俱係要害之處，遠者不止三二百里，近者八九十里，俱各聯絡宣大二邊，委的人力寡少，不敷防守，卑職欲便呈請將附近衛所官軍調取一二千員名前來，分布與原守并新調舍餘併力截殺，方克濟事，而地方可保無虞矣。卷查弘治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准大寧都指揮使司咨為更任將官以便調用事，奉分守保定地方署都督韓玉劄付欽奉勅諭，直隸保定地方西隣各關，北拱京師，實為要害重地。先該兵部奏，將本處京操官軍

存留在彼操守，京師有召，即便趨赴，各關有警，即時調發，務使武備脩舉，兵威振揚，足為都城羽翼，邊關應援，三關有事，仍呈巡撫官處定議調撥策應，欽此。欽遵。今照前賊擁衆，誠恐深入搶掠，貽累地方，深為未便，會同本關太監張鳳計議，合無將保定存操官軍調取，惟復另有處置，緣係動調官軍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呈請等因到臣，會同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淳，議得紫荊、倒馬等關委的隘口數多，俱係緊要，雖經添撥前項舍餘民壯，緣因撥派分散，或欲布陣截殺，似乎不敷，況今虜騎深入往來，肆無忌憚，攻掠城堡，勢異昔時，若非多人備禦，誠恐臨警難支。以今緊急之際，如蒙乞勅兵部，合無轉行巡撫都御史張淳，照例將京操下班官軍選撥保定等衛壹千名於紫荊關，五百名於浮圖峪；真定等衛五百名於倒馬關、五百名於龍泉關，五百名於插箭嶺。并揀驍勇指揮五員管領操練，一遇有警，聽臣等調遣截殺，如此庶併力齊心，勇氣自倍，邊關足恃，而臨警無虞矣。

給關防以杜欺詐疏正德十一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給關防以杜欺詐事。據總理紫荊等關兼巡視真保

定等處地方山西按察司副使舒晟呈，照得本職節該欽奉勅，今特命爾總理三關事宜，閱視邊隘，查點人馬，問理詞訟，禁革姦弊，欽此欽遵。勅內該載地方廣遠，文移浩繁，為是添設官員不曾給與關防行使，甚為不便，如近者曲陽等縣各鑰司兵，每以白頭公文不肯接受，及至稟報諭令知悉，遲延時日不知幾何，此猶為無事之時言也，一遇有警，傳報邊情催督軍務有如前頃失誤，又何如也。方今民偽日滋，無間中外，邊患夷情，機詐百出，今官以按察為名，職以兵備為務，至於微漸之當防，姦弊之當禁，尤不可不為之沉思而熟慮焉者。失今不計，後將噬臍，又何如也。查得各處兵備并管屯僉事等官，亦多有給與關防者視職總理邊關似乎尤不可缺。如蒙采納，特為奏請鑄造關防一顆，降給行使，又非特一人一身之私便也等因，具呈到臣，會同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臧鳳，議得國家慎重地方，既時以權宜而添設官職，貴立之徵信以嚴防範。況以按察執憲之官，受邊關總理之任，有如副使舒晟者，共上下相接之間，多軍衛邊防之務，公文之行無關防以為鈐記，以致有欺玩而無所顧忌，無以杜姦宄於漸萌，誠有如本官所慮者。無徵不信，不信不行，此關防有係於設官事體之重，而尤切於邊關兵備之責，誠不

可或缺焉者。如蒙乞勅該部查議，相應即以本官見任事銜，定立關防名號，奏請鑄造一顆，給與行使，庶於奉勅行事之臣，為不輕委用之體裁，而有執持之機要矣。

設軍衛以重邊防疏 正德十一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設軍衛以重邊防事。據總理紫荊等關兼巡視真保定等處地方山西按察司副使舒晟呈。照得紫荊關外連宣大，內拱京畿，誠國家之喉襟，北門之鎖鑰也。允宜載增式廓，庶可雄鎖邊疆，而守禦不過一所，官軍又復幾何。是以無事之時，則調真、神、保定、涿鹿等衛軍餘更番防守，少有警報旋議旋添，如某隘某口原守若干，今該添守若干，某衛某所原調若干，今該添調若干，而其所調之軍，因離家室，隨到隨逃，文移催發，日不暇給，縱使拘束嚴謹，不得擅離，彼皆視為非分，百不經心，緩急安足倚哉。此既不便於人情，又甚無補於邊務也。查得居庸關先設守禦所，後改設隆慶衛，至今稱便。本職一得之愚，欲將紫荊關比照居庸事體，革去守禦千户所，就於保定左等五衛中分撥一衛於斯，設立其官吏軍餘公私廨舍，徙彼就此，不甚勞費，以衛易所，則官軍户口必加數倍，在外防守之軍餘可以量省矣。添一衛之土著，省數衛之更番，將見小則人情稱便，大則關

鎮增雄，實兩得之舉也等因，具呈到臣，會同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臧鳳，議得居庸、紫荊、倒馬、龍泉諸關為京師右臂，險阻若均，而紫荊一關外衝宣大貳邊，要害為最。竊嘗見其兵疲而力薄，地重而勢單，有警則全賴調撥而舉措倉皇，無事則比較更番而催徵拘迫，甚非所以為備邊悠久之計，而處人情事體之安者也。今副使舒晟有此論列，亦誠有見，蓋當時始設一所，備禦之時，事勢亦重也。以今日視一所則如當時未有軍也，以故一所不足，而又有舍餘之操備，有正軍之輪戍，有調別衛之軍於各口，然人日以增，而事日益冗，備禦日益不給，此其患在於土著之不充於用，而客兵之勞憊於役也。於此改設一衛，使在關自有名伍之衆，而分布為各口之守，凡故事零碎番役調用之兵，悉以易去，惟遇有警則備為貼守。一主一客，居者以常而來者有時，井然不亂，事若果為相應者，但臣等驟新建議，有駭見聞，而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泛然旁觀或有阻礙，然要在於求國事之可行，不敢為姑息之苟安而已。如蒙皇上俯念邊隅拱護之重，深為宗社奠安之謀，特勑廷臣集議，可否援前日以觀今日，據今日以慮將來，如果勢漸就輕，事宜增廓，因時建置不為苦難，即於保定左等五衛定擬一衛或就調本關中所

原衛，奏請聖明裁決，候命下之日，再乞明旨頒諭，并量加恩賞於遷動官軍，以作人心

而就大事，則地方幸甚。

侵謀管轄邊關地方疏正德十一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侵謀管轄邊關地方事。據守備紫荊關指揮同知劉淳呈，准大寧都司谷奉分守保定參將盧英劄付備行本職，行取本關軍馬城池圖本等因，會同本關守備太監毛文計議，查得弘治十八年有都督僉事韓玉分守保定地方，批行各關查取地方關隘寨口官軍馬匹墩臺里至數目文册圖本。該守備倒馬關地方都知監察監丞徐賢查照韓玉，欽奉勑諭，內止許有警為邊關應援，不曾開載提督倒馬等關字樣，具本為乞恩分豁侵管邊關以蘇軍困事奏，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説，欽此。本部欽遵覆查，再無別議，合無仍行副總兵韓王遵照原奉勑諭內事理，專一操練保定等衛軍馬，督脩各衛城池。若是三關有警，與巡撫都御史議處，調發其餘，平時軍務不必干預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該前守備本關都指揮僉事杜雄承准巡撫王都御史照會前事在卷，又查得正德七年內新添鎮守大名等府總兵官卻永移文倒

馬等關，查取關隘地里圖本，并守把官軍須知數目，又該守備倒馬關指揮同知翟欽查照卻永原奉勅諭内止是鎮守大名、廣平、順德、保定、真定、河間等六府地方，不曾載有提督邊關字樣，具呈為分豁地方事備行兵部，本部議照總兵官卻永先該題奉欽依鎮守大名、廣平、順德、保定、真定、河間等六府腹裏地方，原無兼管邊關字樣緣由，况各關已設有巡撫巡關等官，俱各見在，若再令總兵官提督，不無官多事擾，若截然不令關會，又恐日後地方互相推調，或致失誤。合無本部移咨巡撫都御史轉行總兵官卻永，并守備紫荆等三關内外官員，今後若係本關尋常政務，不必關會，如有重大賊情，及事干地方城池關隘者，亦要明白約會計議施行等因，具題奉聖旨，是事干地方重務，還著會議施行，欽此，欽遵。又該本職奉有巡撫林都御史劄付前事在卷，切照前後事例，歸一通行，欽遵已久，今參將盧英奉有勅諭，分守保定地方，亦無兼管邊關字樣，却又不行遵照舊例，仍要侵謀管轄紫荆等關，况各關原設有巡撫巡按，上司又新設兵備副使管關通判等官在邇，若再添本官，不無官多事擾，往來支應，軍士未免受害，深為地方不便。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備開呈乞，照詳分豁施行等因，具呈到臣，看得官有法守，國有典常，為臣子者惟在安分

以求職業之無愧，不宜出位以干臨蒞之尊榮。參照參將盧英分守一方，統領軍馬，責守實重，若能竭忠報國，選將練兵，深惟翊衛之謀，以謹不虞之備，儘有政務，何暇他求。且奉有勅諭，惟為邊關有事之應援，自不必過為無事之自擾。今乃為此侵轄，意在得以相臨為尊顯，然私意之逞是不惟於明命事例之嚴重兩有越犯，而於將官老成持重之體裁亦甚虧欠矣。況政出多門，甚非事體，而官多事擾，軍士受累，此尤邊關所忌，誠有如守備劉淳所呈者，不可不深為慮也。如蒙皇上軫念重地，特勅該部查照舊例具奏，行令本官悉心遵依施行，以圖補報，仍乞著為定例，再有故違者，許撫按官舉劾治罪，則於地方事體庶有兼濟之益，而可絶紛更之端矣。

緊要邊隘疏正德十一年八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緊要邊隘事。據守備紫荊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劉淳呈，據守把西小龍門口千户王偉呈，切照卑職蒙調本口，依奉於正德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到任管理外，比時巡視，得本口迤西水樹峪原有小路一處，亦有攔馬牆一道，迤傍又被附近居民躧出小路一處。隨即督併本口軍餘新設攔馬牆一道，長三丈，脩完外切見彼處係通人馬處，所接通保安、宣府等處邊境要地，今雖撥有

防守軍餘二十名，在彼搭舖防截，不能常久濟事，況離本口爲遠，職等往來鈐束未便。且本口軍止十名，顧此失彼，誠恐誤事匪輕，為此具呈，乞要在彼立口添軍二十餘名，常川守把，則人知干係不致疎虞，呈乞轉達定奪等因到職，看得千户王偉呈稱，水樹峪係通人馬處所，雖撥有防守軍餘二十名在彼防截，不能常久濟事，要於水樹峪立口添撥常守軍人二十名，在此脩蓋營房瞭望一節，合無於附近衛所撥軍常守，惟復另有定奪。緣係設口添軍常守事理，未敢擅專，會同守備本關太監毛文計議，擬合通行呈稟，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臣，看得邊關重地，有路可通，必須垛塞，既設有口，必須有軍，今水樹峪口係該新設近雖有防守軍餘二十名在彼，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處置，況本口迤外果臨保安，接通宣府邊境，實為要害。及節該拏獲姦細，亦有聲言打探西小龍門去處進入者，守口千户王偉呈，欲添軍常守，誠不可緩。查得本口係是涿州地方，合無於涿鹿等衛所揀選精壯軍人二十名，帶領妻小前去本口，即與脩蓋營房居住防守，庶免事寧掣回前項防守軍餘，要地不虛。如蒙皇上軫念拱護之重，不忽一口之小，乞勅兵部，即便議處施行，地方幸甚。

議留兵備官員以安緊要地方疏 正德十三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張欽謹題：為議留兵備官員以安緊要地方事。臣見兵部查得正德十年內暫設紫荊等關兵備副使，見今事寧，尚未裁革，欲行吏部，將前項官員裁革，舒晟改調。奉聖旨是，紫荊等關兵備官，准裁革調用，欽此。臣竊惟君子安民，惟賴法司之存，小人違法，惟幸法司之去。紫荊等關雖有臣等巡歷，然地方廣闊，人馬數多，一時巡歷不能周遍，所幸兵備官員住劄易州，相離各關不遠，一應邊隘易以閱視。一應人馬易以查點。一應刑名易以整理，一應姦弊易以禁革，善人受福，姦猾斂迹，最有益於官府者也。今聞命下，欲行裁革，小人得志，以為自今有自便之機，良善吞聲，以為自今有受害之日。前項官員似非宜革，況昔因多事而設，今雖事寧，難保將來晏然無事，一有警急，無人調度。又真保定地方豪猾者多，往往侵欺錢糧，畧無忌憚，賴有此官陰消其邪，若以事寧裁革，恐遂豪猾之姦，自今以後公然肆志，則非地方之福也。如蒙皇上軫念邊關，勑下吏兵二部計議，仍將此官復留兵備，則邊關幸甚，地方幸甚。

議復兵備憲臣以重邊防疏嘉靖元年二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楊谷謹題：復兵備憲臣以重邊防事。臣奉陛下差命，巡視居庸等關，重惟國家建都極北，逼近胡虜，而東西關隘迺其藩籬也。東路垣墉之下，假息朶顏諸夷變雖速而患小，西路則北連宣大，遠直沙漠，達賊之來無時，控弦之强莫敵，無形之憂，不測之患，安可不深計而多方為之預防也哉。臣會同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議得西路諸隘山形陡峻，頗足防守，而紫荆關以西浮圖峪之外最號平曠，正統十四年胡虜逆天犯順，直薄京師，敗軍殺將，幾至不支，此其往來出入之路也。兼之各關內外，軍民私自樵採伐薪燒炭，出口墾田，而守把人員通同容縱，弊端深痼，山西廣昌等處礦徒强賊，動號數千，放火殺人，白晝行刼，或者統領賣放，民兵軍士冒支糧賞。前項地方廣闊，每聞監臨巡歷之際，則多方遮飾，而一過之後，百弊横生，若不專設一官，常川在關住劄，彼此相離不遠，不時堵塞隘口點閘軍士常為虜寇在近之謀而有不可犯之勢，是豈重里堂之戒，而為萬全之計者哉。臣等查得，正德十年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東西二路邊務，奏設按察副使一員，管關通判二員，其言西路要害比之東路為甚，累數

百言，最為詳悉。本部覆奏，以為計處周詳，准行添設。至正德十三年，尚書王瓊奏行革去副使，彼時巡關御史張欽亦曾建言議留，未蒙俞允。臣等以為東西二路皆為要害，而西路則大夥達賊之衝已已有已然覆敗之驗，今欲脩筋藩籬，預防虜患，設此一官不為大費，安可以邊塵稍靖，遂以為冗而亟去之也哉。臣等又聞，正統多事，紫荊關亦曾添設都御史防守，倉卒之際，事不預備，遂至敗死。則今日閒暇，正居安思危，預防早計之時也。近年保定府地方雖屬霸州兵備副使兼管，其於紫荊事宜終不能遥制，如蒙陛下軫念邊關，乞勑兵部從長計議，查照侍郎陳玉前奏，照舊添設副使一員，令其總理居庸、紫荊、倒馬三關事宜，在於紫荊關或易州住劄，專一堵塞隘口，點閘軍馬，兼問理刑名，禁革奸弊，仍照兵部原擬地方霸州、文安等一州六縣屬之霸州副使，其真、保定二府各屬州縣及順天府所屬宛平、涿州，山西廣昌、靈丘等州縣，俱屬紫荊副使提調。臣等往來巡視而督察之，如此則邊隘有專官，事機無遥度，文武相制，聲勢相連，各口不敢私開，軍士不敢遠離，礦徒有所顧忌，賊盜易於剿除，邊關鞏固，而地方寧謐，至於理刑革弊又其事之小小者耳。

比例添設衛分以重防守疏嘉靖元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楊谷謹題：為比例添設衛分以重防守事。臣近巡歷紫荊關，會同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議得，本關實為西南要地，舊止設有千户所，因防守不足，添取真定、神武二衛官軍，春秋輪班操備。春秋三月輪戍，九月放回，秋班亦以半年為期，又有備冬舍餘等項，各該官旗軍士，憧憧道路，遺棄家業，赤身而來，僦居而住，衣甲器械互相傳用，敝壞剜鈍不求精好。蓋彼當離家之時，皆指行糧以糊口，計來日而望歸，人各懸思，全無固志，逃歸首發文刺紛然，兼以該衛既有月糧，本關又給食米，軍丁家屬各有支費，若真使之憑城禦寇，外當鋒鏑之慘，內無懷繫之情，其亦何以得其死力也哉。比之土著，人自為戰，拚死拒禦，功相萬矣。臣等查得居庸關舊亦止設守禦千户所，後始開設衛分，至今防守壯固，紫荊比之居庸，要害亦畧相當，而本關備禦單弱，有事全賴客兵添助，臣等以為京師宗社至重，百萬生靈賴此右臂為之捍禦，正當不憚勞費，比照居庸事例，於保定伍衛或真定、神武中調撥一衛，或抽湊四所前來住劄，則輪戍之兵可以量省，而藩垣亦成雄固矣。但此國家重務，而臣等驟言之似覺率易，

然而一勞久逸，百年之大計，一方之永圖，省浪費而息虛勞，則此議亦似宜急而不可緩者也。如蒙陛下軫念邊防重務，乞勑兵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比照居庸事例，即於前項衛分調撥一衛，或抽湊四所前來常川防守，其有合行事宜，通乞以次查議上聞，則地方幸甚，宗社幸甚。

乞追恤被難邊民以廣仁恩疏 嘉靖十年十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徐汝圭謹奏：為乞追恤被難邊民以廣仁恩事。臣於嘉靖十年十月初十日欽蒙差往居庸關等處巡視地方，時適有大同邊報，臣奉命不遑寧處，查得紫荊關口與大同地勢相聯，隨即親詣本關各口修理備具，及差夜不收往來探聽消息，訪得達賊自本年九月二十日由黃木山、孤店兒、東堂坡一路直至大同教場，尚賴陛下威德普加，軍將鼓勇，又賴天心助順，而佛朗機、九龍鎗等項火具隨發隨中，故賊衆退回至大同迤南十里地名寺兒村安營。本月二十一、二、三、四等日，達賊向南由艾家莊、袁家莊、龍堂兒、大河等處，因見古定橋邊設有伏兵，隨即由應州迤西邊腰堡、流胡堡、張家堡、小石堡、東馬堡、西馬堡、朱家堡，又南過懷仁迤南振子上堡、灰泉堡、水口堡、東言莊、西言莊、石家莊堡、王家堡、毛家堡、小橋

堡、斯喇堡，又復徃北由大同迤西八里莊出大邊去訖，凡經過地方，皆被荼毒，除劫虜牛羊等物外，其前項等堡居民多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仰惟陛下體天地好生之德，推父母護愛之仁，凡此心一日周流於天下斯民者不知其幾，而於邊事尤切惓惓。近日達賊不能深入，在兵將之功固所當加，然各堡居民凡被殘虐而死者，尤所當恤。今賞榜之典既已行之，而垂恤之典臣不忍不一言，以白於堯舜之前也。臣又聞陝西及延綏等處地方，重被災傷，近蒙陛下急切民隱，大發賑給，俱漸獲生，然前此七八月間，張口待哺之時，多有展轉而死者，其與大同各堡遭酷於達賊者，雖若有間，然均之一死，皆可痛心。伏乞勑下各處撫按官員，每村各立義塚，以收埋屍骨於暴露之時。暫免差糧，以存恤孑遺於僅存之日。仍為祭章，俾各分祭死者使其遊魂有歸。又各張掛榜文，以慰安存者，俾其餘生有賴。則不惟生者淪浹浩蕩之恩，雖死者皆將為厲鬼殺賊，以為圖報之地矣。凡各邊軍士皆仰思聖天子俯念邊民，忽出曠典，誰不感激自奮，以為千萬年長城之計哉。斯民幸甚，中國幸甚。

地變疏　嘉靖十一年四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徐汝圭謹題：為地變事。據保定右衛守禦紫荊關中千户所申報，據本所陰陽生焦大呈稱，本關於本年三月十五日丑正三刻，自東南去西北地震有聲，良久方息，等因到臣。竊念變不虛生，各以類處，今照地道坤也，陰也，坤宜靜而不宜動，陰宜伏而不宜震。且由東南去西北有聲變之示人顯矣，此皆臣等奉職無狀，以致地道非常，罪當萬死。再照本關實要害喉嚥之地，且當邊報稍警之時，而兵尤陰類，意者上天以此垂戒，蓋欲先事預防，將以一掃腥膻，大張我聖天子殺伐之功於今日也。除臣等痛自脩省及親督各關選將練兵，分

布要害，以嚴隄備外（以下原脱）

荒旱重災乞憐貧軍增添月糧以救極苦疏嘉靖二十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蕭祥曜謹題：為荒旱重災乞憐貧軍增添月糧，以救極苦事。節據按屬保定左等衛操軍范廷玉等連名告稱，廷玉等操軍每名每月支糧一石，按月止給本色八斗，其折支二斗，自正德年間以來到今三十餘年，通無支給分毫。廷玉等雖在保定操軍，原籍多係河南、山東，竝無幫丁地土，止賴糧餉度日，置辦軍裝什物。況今荒旱，十分饑饉，米價一斗值銀一錢二分，柴草一束值銀三分，其月糧又

有大小月之分，上半年為大月，每月五錢二分，下半年為小月，每月止給銀三錢六分。養贍二軍，尚不足用，父母妻子，皆為餓莩。如遇有警，防守三關，應援宣、大，馬瘦人罷，何能濟事。伏乞憫念貧軍極苦，將本年下半年分小月糧銀量為增添，不致逃竄等情，具告到臣。又據守備紫荊、倒馬等關都指揮同知等官田震等各呈，為官軍月糧折色易米不足食用等事，據守禦本關中千户所拜本關各總旗軍邢敬，鮑節等各連名告稱：思得連年災傷，去歲至今絶無雪雨，二麥枯死，秋田未種，老小每日遍山採尋樹葉、草根、榆皮為末，以水調服，度日十分貧苦。思得本年正月起至六月終止，上半年為大月，每月折色銀六錢五分，尚不能度日，自七月起至十二月終止下半年為小月，每月止給折色銀四錢五分，即今災傷，米價騰貴，每米一斗用銀一錢五分，止買得米三斗，貧軍家口不敷食用，告乞可憐，軫念邊軍饑餒垂死，望轉達上司，照先年舊規量支在倉本色米二三箇月，及下半年量添糧銀，庶貧軍家口得生，亦免逃竄流離之苦，等因，又各備呈到臣，據此看得前項官軍在邊關者，相離城邑動數百里，防守無人之境，日夜不敢擅離，極為困苦。其在保定團操者，家無田産，人無幫貼，常川操演，聽候三關宣大防禦策應，委與他處軍士不同。況

地方連年水旱蝗蝻，今復赤地千里，老幼嗷嗷，抱戈忍餓，愁嘆之聲不忍耳聞。止靠月糧活生，見今柴米騰貴，若糧價照依徃年常例，大小月分支給，則保定左等衛操軍小月銀三錢六分，見今米每斗價銀一錢二分，僅易米三斗，各邊關軍士小月銀四錢五分，見今邊關米價尤貴，每斗值銀一錢五分，亦僅易米三斗。至於馬軍領馬一匹，全無分毫草料支給，亦靠月糧餧馬，以三斗之米且不足以自養，而復責之以養馬，其為不堪又甚矣。臣竊惟國家守邊禦侮，以軍馬為急，軍馬以糧餉為命，伏望皇上廣施再造之恩，憫念畿輔重地邊關防守軍士十分極苦，乞勑户部查議，不照常例，行令易州管糧主事，將保定左等衛操軍及兩關軍士下半年小月糧銀各照依大月折色銀兩分數，各支給二三箇月，其領馬者再與多支一二箇月，至若邊關軍士得米尤難，可將各關倉貯本色米暫給一箇月，以甦目前困極，後不為例。如此庶士心感悦，軍威振揚，而邊關有賴，不致他變矣。

亟議處畿輔軍民以蘇困苦疏 嘉靖二十年四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蕭祥曜謹題：為亟議處畿輔軍民以蘇困苦事。臣於本年四月初六日伏見邸報，奉聖諭：茲春過夏初，正屬農事之殷，非雨則麥禾何有。昨以如請

令所司禱之未應，取今月四日炷香西宮，上祈天鑒，凡四日齋戒，京城内外著禁屠宰，法司暫各停刑，欽此。臣捧誦再三，仰見我皇上勤恤民瘼，惻怛懇至，雖天地父母之仁，何以加諸。先該臣於本年三月二十日恭辭丹陛，前來巡視紫荊等關，行至涿州等處地方，據涿鹿等衛指揮張翔等稟稱：附近各衛軍士連月無糧關支，轉班差操俱各自備用費，況今一春無雨，麥苗盡枯，各軍艱苦萬狀，委難療生。續據易州兵備副使李文芝呈稱：據良鄉縣知縣雷世榮等，易州知州夏臣等先後呈到：易州、涿州等州，良鄉、淶水、房山等縣一帶居民，十室九空，朝夕之計，惟靠雨暘時若，庶幾收成有望。見今麥苗盡絶，民皆扶老携幼採柳為食，賣妻鬻子，所在成市，及今不為之處，必且流移四方，化為盜賊，將來之憂尤不可言。又況涿、通、良鄉三州縣，路當衝要，近以河路淤塞，供應益繁，民力十分狼狽，倉庫十分空虚，乞要速行賑貸。等因到臣，臣反覆籌度，無能自處，兼之旬日所至，備見其荒歉狼狽之狀，不覺寒心。竊惟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今大聖人在上，至仁如天，豈宜使一夫不得其所。而畿輔軍民尤王化之所必先者，顧可使之坐受困蹐，控籲無門若此也。推原其故，良由臣下不能仰體朝廷優恤軍士之恩惠，養元元

之意，而行之未得其方，處之未盡其心耳。夫今之户部即往日之户部也，天下之軍衛不加增而糧餉不加少，其在先朝則有餘，而在今日則不足，此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消息盈虛之故必有所在，司國計者獨可漫然不加之意耶。假令一年而缺三月之糧，積至三年則缺九月矣。況一年所缺者或五六月或七八月，大率因仍苟且曲處，僅存養軍之虛名而已。至有軍士半年而得糧數斗，則欣欣然有喜色者矣。又況内地之軍連歲出力以供工役，道途往來之費，公私輸饋之征，艱窘百遭，誠為難堪，若乘此時不一善處之，恐非聖世所以養軍蓄鋭振武揚烈之意也。至如順天等府諸郡之民，類多貧薄而鮮生理，加以困于往來之供應，苦于部使之催科，迫于勢豪之吮削，雖當禾麥豐登之年，猶不免於醫瘡剜肉之慘，使繼之以荒旱，因之以饑饉，誠有不知其所者矣。内如良、涿等處，委係衝要，近因河路淤塞，往來經過使客，月無虛日，日無虛刻，狼狽苦楚，誠不忍言。然當此人情洶洶之日，而未聞有為曲突徙薪之圖者，蓋緣順天巡撫住在遵化，保定巡撫住在真定，其距各荒旱地方無慮數百餘里，又迫近京師，巡歷少逮，文移往來，動經旬月。其餘民間疾苦，宜其不能周知而亟濟也。使臣非親歷地方，止據人言，亦未必真知危迫之狀有如此者。傳曰，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正其時也。伏望皇上軫念畿輔根本重地，軍民困苦首宜矜憐，勑下户部查照初年額定軍糧之數，邇年以來不敷之弊。其故安在，從今作何計處，庶使月糧有濟而軍士得實惠之沾。仍勑都察院咨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凡遇荒歉之處，速為議處之方，務在得人，舉事從長議處，至于無穀地方，極稱疲弊，如良鄉、涿州者，尤須酌量輸運，多方措置，庶幾緩急有備，官民兩便，管理得人，而姦弊可清，支領以時，而窮乏可賙。至其一應額辦之需，姑且暫為停免之計，通行所司務在節財省事，寬刑薄罰，與民休息，亦誠道和祈豐之要務也。臣待罪邊關，事干地方，休戚不敢隱默，伏惟聖明留神，不勝幸甚，臣無任悚懼，戰慄之至。

急缺管領達官軍舍官員疏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急缺管領達官軍舍官員事。照得保定達官自先年歸順以來，設有達官都指揮一員，欽降勑諭一道，令其統屬管領，如或本官陞遷被劾事故，就於達官指揮内另推選一員更代。查得原任管領達官軍舍都指揮僉事安淮管事年久，統馭無方，恣肆科取，軍士不服，緣爭未結，一向久無統領之官。嘉靖二十年八月以後，因虜犯山西，聲息緊急，該巡撫保定等府右副都御史劉隅調取保

定達官防禦征進，見得缺官，率領審據，衆達官軍衆口舉**保保定左衛達官指揮使**柴芝老成歷練，累經戰陣，遂暫行管領官軍，赴山西征進回還。及該都御史劉隅親歷保定團操人馬，亦據漢達官軍公舉得柴芝忠勇勤能，弓馬精熟，委管達官衆心畏服等因，已帖行本官暫管外。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又據保定左等五衛達官軍舍馬昇等連名告，為缺官管領兵馬事告稱原管都指揮安准於嘉靖二十年十二月內病故，保指揮柴芝相應管領，等因到臣，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劉隅查訪得指揮使柴芝性行**剛直，謀勇超群**，家世將領，軍士畏服，又訪得達官指揮同知劉淮謀勇亦著，騎射俱優，伏望皇上勅下兵部，再加**察訪**，如果臣言不謬，乞將柴芝、劉淮於內選擇一員，量陞職銜，將原奉先年不坐名勅諭一道行令交代到任管事，庶統馭有人，軍士有賴，而緩急不誤矣。

邊情緊急乞添設將官查處隘口以禦戎虜疏 嘉靖二十年十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邊情緊急乞添設將官查處隘口以禦戎虜事。據總理紫荊關等處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李文芝呈稱：查得紫荊關原額大九總曰浮圖峪、沿河口、大龍門口、馬水口、盤石口、白石口、黃土嶺口、奇峰口、烏龍潭口、

內小口、石港等口共七十餘口，其初俱隸紫荊關管轄，後因達虜充斥，侵犯本關，浮圖峪始設守備，而沿河口等八總仍隸紫荊關。其浮圖峪竝無管轄一總，竊以事少則易於營辦，地專則便於稽察，且浮圖峪既設專官則亦當分口轄管，況在今日官既相若，事當一致。查得沿河、馬水、盤石、奇峰、烏龍潭等口，俱與紫荊關相連，各口仍屬紫荊管理，大龍門、白石、黃土嶺等口與浮圖峪相近當分於浮圖峪管理，嗣後若果誤事，沿河等口則責在紫荊守備官，若大龍門等口則責在浮圖峪守備官，各有所司，則各效厥力。再照浮圖峪平曠空闊，無險可恃，萬一虜寇至此，原設防守軍止二百，必不能支。紫荊雖險，然皆望風而北矣。事勢至此，可慮也，今日之計合無將易州、茂山衛兩班軍士挑選精壯者存留五百名，就同各妻子移發在彼，糧餉隨本峪常守軍人支給，合新舊共計七百餘名，更將臨水城門再加繕砌，務令堅厚，可綿經久，及查紫荊、倒馬、浮圖、龍泉等關俱邊關重鎮所賴，以拱護京師，保安畿輔焉者，比之宣大尤為喫緊，今紫荊、倒馬關守備職官相等，雖各司所事而漫無統攝，合於紫荊關添設參將一員，總理二關軍務，設有邊報，必能號召諸部，調度兵馬，各緊要隘口亦能親歷區畫，守備各官必傾心取下臨事固無患於掣肘者。大抵法

一則行，法二則離，總統有人，則軍威自振，而邊關重地有攸賴矣。夫然則地因軍而險，軍因地而强，將有所統，卒有所恃，而邊關可保無虞等因到臣，卷查先為緊急聲息條陳備禦事宜，事先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劉隅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錢嶫等，查得先年浮圖峪原聽紫荊關管轄，後因本峪添設守備官，則與紫荊關守備位均勢敵，遂相爭講，每歲申擾，今若行令不相統屬，則有事之際遂分彼此通不傳報應援，若行令仍聽紫荊關提調，則官俱守備，勢自難行，昨達賊大舉入寇，密近隘口，尚且二處守備，或假傳報之遲而逞忿鎖打官軍，或講體統之差而具呈攻訐，私弊，嫌隙已深，非一旦之可解，萬一臨敵之際，豈不誤事。況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人心懈怠，其各關守備提調等官與屬官軍士，猫鼠同眠，威令不行，未有守備官敢行法於把總官，把總官未有敢行法於管口官，管口官未有敢行法於軍士者也。今一旦欲其整搠振揚，抗禦敵寇豈不難哉。為今之計惟有比照宣府葛峪堡、大同老營堡事例，於紫荊關改設參將一員，精選謀勇素著曾任邊方者充之，令三關地方通屬統馭，浮圖、倒馬守備官通聽提調，將見任守備田震取回本部別用。又查得易州兵備道原奉勅諭整飭紫荊關等處兵備，則三關地方官軍照舊聽兵備節制，其參將與兵備相處，查照

密雲兵備道事體施行，庶體統專一，號令可行，人心有警，軍威可振，緩急之間保其不誤，具本於嘉靖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奏行兵部未曾覆題卷查，又為急處緊要關隘及兵備守備官員以保安畿內事，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劉隅查得易州茂山衛切近紫荊關，其軍士乃赴京操，一遇有警，反勞禁兵遠來防禦，議得茂山衛兩班京操軍存留添守紫荊關一帶隘口，具本於嘉靖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奏行兵部看議外，今據前因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劉隅照得今秋達賊兩犯山西腹裏地方，雖曾將保定副總兵周徹京營參將任鳳在於紫荊、倒馬關等處防禦，但任鳳隨即掣去周徹不時調遣，至於各關隘口挑掘豪塹，剗削山坡，查選軍士，整搠器械，脩繕城垣，皆非客將所能管理，以致邊關武備事事廢弛，伏望皇上軫念邊關重地，乞勅兵部查議，添設分守參將一員，請給勅諭旗牌，申嚴號令，整肅軍務，將茂山衛兩班京操軍士仍量留添守紫荊關、浮圖峪一帶隘口，其紫荊關守備田震分管附近沿河、馬水、盤石、奇峰、烏龍潭等口，浮圖峪守備陳明分管附近大龍門、白石、黃土嶺等口，併倒馬關一帶隘口俱聽參將節制，庶將令嚴，責任專，邊關整飭，可保無虞矣。

照例均給軍士月糧以便防守邊關疏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照例均給軍士月糧以便防守邊關事。近該臣等巡歷紫荊等關，脩築隘口，查點軍士，據軍士邸莊兒、劉斌、丁益等具告前事，莊兒等俱係保定左等衛所食糧正軍，近奉欽依改撥戍守紫荊等關，比與分番操備官軍例給行糧四斗五升，及與在關常守官軍例給月糧一石，事體相同，今止月支糧八斗，又係折銀，見今邊山米價高貴，況新到關賃房栖止，無以養贍妻小，十分艱窘難過，告乞照例均給以便防守等情到臣，據此看得各軍既撥專守邊關，不當與分番操備官軍例論，似當與見在常守官軍同體，查得紫荊等關先年撥到保定等衛所官軍臨關住守，每月正軍一名支給本色月糧一石，近年户部題奉欽依改收折色，類發，分司主事臨關支散，上半年支給本色，下半年支給折色，年來米價通貴，俱給折色，雖有一石之名，不過得六七斗之數，軍士一家數口，未免食用不敷，邸莊兒等二千餘名改撥守關食糧，委有未便，緣各軍原隸保定府城，每名月糧止給八斗，上班做工半年仍每月給行糧四斗五升，雖亦給以折價，通計所給又有溢於一石之外，今使移家住守關隘，而月糧還給八斗，非惟仰食不足，自難於安插，亦且事體異齊，不便於支放，合無俯順下情，比照見在常守軍士，均給月糧一石，備查原支月糧八斗，係

保定府糧數，併支行糧四斗五升，係大倉銀數，類行分發，户部分司主事隨例一般關給一石，則戍守荷同仁之公，移家得就食之便，但事干錢糧，法有主守，伏乞勅下户部從長議給，以慰待哺之望，則軍士幸甚，邊關幸甚。

增脩緊要邊隘添設官軍防禦以保安畿輔疏嘉靖二十三年四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李秀春謹題：為增脩緊要邊隘添設官軍防禦以保安畿輔事。行據天津兵備帶管紫荆等關易州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王璣呈稱：勘得紫荆關所轄馬水口至大龍門口相去二十餘里，中間有一大河發源自宣大地方保豐川、蕎麥川、蔚州川，三川會作一大川，河水流入大龍門口東北涿州地界去訖，其地平漫無險可據，前任兵備副使郭宗臯議在馬水口三道城左右脩築城牆一道，長一千七百餘丈，雖為可守，但低薄不堪保障，合無自狼兒山起剗削兼脩垛口城牆各二千一百零五丈，每五十丈脩墩臺一座，至李家溝。本溝設敵臺二座，圈洞城一道，長十五丈，又脩土城一道，長一百零二丈至總婦崖。本崖應脩稍牆六十三丈，剗削三十五丈，隔河與獨山相對，彼此脩敵樓二座。又東北至寺溝脩攔馬牆一道長六十丈，又東北至張家溝紡車崖有河一道，應脩敵樓二座，正城一道，長五十五丈，剗削六十丈，稍牆

一百九十丈。中當設守備把總官二員，添軍一千名，如遇有警，併馬水口、大龍門口常守軍人協力共守，庶足為一勞永固防禦至計。又有李家嶺主腰石至蒸餅石，俱山勢險峻，樹木稠密，可以保障，但蒸餅石至神樹兒、馬連山一帶，原議脩城所，在本山低窪背面，兩山俱高，中隔大溝四處，難以接連脩城，況城長五千餘丈，石少工多，脩理數年固難完備，借使萬人亦難防守，此在口外散漫之地，議工徒勞無益，莫若進入裏口，遵照舊議自天橋兒口起至長橋兒、長嶺兒、芒兒溝、雙陀兒、煤窯溝等處應剗削三百餘丈，應脩城共二千七百餘丈，併應脩垛口、墩臺，斬塞小路，連綿一帶山勢頗峻，其工程易完，官軍易守，深合古人設口之意，應該添設把總官一員，在彼防禦，合無於紫荊關常守軍內摘撥一千名補馬水口，五百名補李家嶺，聽各官統領，該脩營房一千五百間以上，工程估用銀約五千九百餘兩，灰斤行令各該口軍士趁時採燒運用，但地界係山西北直隸邊鄙所在，小民頑野，最難統率，必須兩省民官會同各口委官兼督脩理，庶可速收成功等因到臣，據此案照，近該臣巡歷各關隘口，閱視紫荊關所轄地方，馬水口距宣府約二百里，至紫荊關一百五十里，李家嶺外接大同廣昌縣約七十里，內連紫荊關不過五十里，萬一宣大有警，則

馬水口不二日即至紫荊關，李家嶺不半日亦至紫荊關，以上二處委係要害，雖有上年議脩城牆，低薄不勘保障，已經行委保定府管關通判張佑會同參將程棋勘議申報，尤恐不的，又經備行本官再勘估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翰議照，連年北虜猖獗，侵犯山西，密邇畿輔，震動京師，去歲仰伏皇威赫著，廟略周詳，以致虜賊北遁，地方底寧，但虜情譎詐實不可測，而在我防範豈容少緩，故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也。所據兵備副使王璣勘議添設官軍脩理城垣，似應急處以備不虞為照，馬水口外通宣府，內抵蘆溝橋及紫荊關等處，誠為表裏咽喉，俱係平川闊漫，無險可恃，先年胡虜兩犯於此，在今日不可不預為之所，再照李家嶺等處，以形勢論之，有內外唇齒之分，東接截魚灣石等口，西接主腰石等口，謂之外層，是謂唇也，烏龍溝等八口，謂之內層，是謂齒也，其外層山勢平漫，地里廣闊，有警則各口有莫遏之勢，而患必遺于紫荊關，臣等除將勘議建築前項工程，盡將臣等衙門贓贖併無擬堪動銀兩批行照數支給，委官興工脩理外若不奏請添設官軍常川守把，雖前有險亦為無益如蒙伏宜皇上軫念畿輔近地，新設關隘要害，乞部查議，合無於馬水口照依浮圖峪事例添設守備把總

二員，李家嶺比照插箭嶺事例添設把總一員，推選素有謀勇才幹，以充茲任俱聽臣等與保定副總兵紫荊關參將節制，就將馬水口、大龍門口、沿河口三總地方，令其馬水口守備專管，其截魚灣、石夾子溝、蒸餅石、神圈兒、馬連山、烏龍溝、砲架溝、煤窯溝、雙陀兒、芒兒溝、長嶺口、長橋兒、天橋兒等口，令其李家嶺把總專管，仍於紫荊關防守軍內摘撥一千名發馬水口，五百名發李家嶺各官統領，在彼常川守禦，平居之日，盤詰姦細，斬脩隘口，有警之時，徃來應援截殺，以後把總員缺，容臣等照例會舉。如此庶邊關內外鞏固，唇齒相依，則紫荊關可保無虞，而畿甸亦得以妥安矣。

周邊防以禦虜患疏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黃洪毗謹題：為周邊防以禦虜患事。據總理紫荊等關易州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陳塏、整飭井陘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崇各呈稱，會同大名兵備副使喬瑞，保定副總兵周敞議，照得北虜乘虛深犯，實百餘年以來之大警，雖我軍力遏致彼失利遁去，然挫衂未甚深，則黠謀未便息真、保之垂涎，或堅固獲之願渠酋之授首或興必報之圖，顧我所以備禦之策宜益致其詳而講之於案前，此邊

防事宜不為不備，但今日事勢較前尤急，宜速為之斟酌損益以周其用，大為之經略制置以握其機，然後為得也。今將會議事宜開款具呈。等因到臣，據此卷查為廣集議以禦虜患事，該前巡撫右副都御史丁汝夔議成書册，中間所載似可常行，今年防虜大略准照量為增損設備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重議照，前因虜賊非時入寇，直犯浮圖峪等處，逼近畿內，仰賴聖敬格字上帝垂護，虜醜遠遁，地方底寧，然犬羊之性，出沒無常，今年之備尤宜加處，所據各官會議雖非經國之遠猷，亦或備邊之急務，臣等覆行酌議似可采擇，理合開具條陳於後，伏望皇上大奮乾剛，一整師律，勑下兵等部看詳，如臣言可采，早為定議，取自聖裁，不勝幸甚。

計開

一·各衛春秋兩班京操旗軍河間等三衛，茂山衛、定州衛、真神二衛、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內該前巡撫右副都御史丁汝夔題為備虜患以保畿輔事奉欽依將真神二衛班軍給故關參將統領二千名外，及其餘衛分盡數暫留本處操演，分撥關口防禦。至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內該成國公朱希忠題為玩法官軍慣猾

脫班，致虛營伍，乞恩查究，催取赴京，以壯國威，以隆軍務，事奉欽依，俱赴京操，以後雖有警急，不許奏留，備咨通行欽遵外，為照，前年虜犯山西，去畿輔尚遠，班軍之留似亦可緩，去年則直趨內地，幾破重關矣，夫留班軍以防禦隘口，正所以翼護京師，非以自衛也，況警急之際，不免奏發京營人馬，去年則並發數枝，與各衛班軍之數相當矣。事機既急，然後奏請，則每在事後，不如將前衛分班軍盡數在留，設將領常川操練，遇警調發可以朝呼夕至，與前日保定人馬無異。況各軍苦於守口而樂於京操，今日之機宜似不得不違其所樂，而就其所苦，誠非緣各官軍慣猾脫班以許其自便也，事莫要而於此矣。

一、兵將相得則如臂指之形，可以不勞而運，事柄有寄則如手足之任，可以不言而喻。保定奇正兩營俱以都指揮坐管，都指揮非戰將也，不如添設或改充遊擊將軍二員，各官領本營官軍三千員，各於定州衛及真神二衛班軍選三千名，領以一遊擊，在於定州駐劄，於河間等三衛班軍選三千名，領以一遊擊，在於河間府駐劄，無事各聽其隨宜訓練，有事各令其相機截殺，

俱聽臣併副總兵節制，則將官自知奮勵，士卒益就精强，而班軍之留不為徒矣。

一、紫荊關東至沿河口三百餘里，中間隘口五十餘處，西至吳王口三百餘里，中間隘口六十餘處，皆屬本關參將所轄。以一參將往來應援，勢有不及，力復不周，宜於大龍門、倒馬關各添設參將一員，大龍門參將以所留茂山等衛班軍二千名，倒馬關參將以所留定州真神三衛班軍二千名隨住，而以紫荊關參將移於浮圖峪駐劄，紫荊關以東大龍門參將主之，紫荊關以西浮圖峪參將主之，插箭嶺以西倒馬關參將主之，各相機趨赴應援。保定副總兵暫移住易州，有警徑上紫荊關，相機以為諸處督率。又將浮圖峪守備移於白石口駐劄，倒馬關守備移於插箭嶺駐劄，紫荊關添設守備一員，沿河口及吳王口、葫蓧口各添設把總一員，插箭嶺除原守官軍外應添軍七百餘名，沿河、吳王、葫蓧等三口各除原守官軍外，各應添軍四百餘名，俱於河間等三衛所班軍調發隨住，其添設官員俱聽臣併副總兵節制，各衛餘剩班軍分布各口防守，則聲勢聯絡而軍不疎矣。

一、我軍之用以神器為利，盔用為衛，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若添設參將遊擊，則為用益多矣。乞勅工部每參將一員降佛朗機五百座，神槍三百杆，虎尾砲二百座。每遊擊一員降佛朗機三百座，神槍二百杆，虎尾砲一百座，與各官收架應用。每參將各降盔甲二千頂副，遊擊下各降盔甲三千頂副，每三年各降胖襖袴鞋與各軍關領應用則攻守之器備，可以責其奮勇爭先矣。

一、兵馬糧草缺一不可，大龍門、倒馬關設有參將，乞勅兵部兌給馬各五百匹，遊擊將軍每員兌給馬一千五百匹，馬水口已設有守備，原議軍一千名，量兌給馬一百匹，白石口、插箭嶺添設守備，各兌給馬一百匹，大龍門舊有陸攀倉，有糧而無草，乞勅户部添設一場糴買草料，沿河口、馬水口、金水口、白石口、吳王口，各添設一倉，内馬水口、白石口各儲米豆草束，沿河口、金水口、吳王口各儲米石分派近口分關領，庶或有警不致坐困矣。

一、邊關一帶路徑甚多，防守不足，而虜之突入，多不於溝澗而於岡嶺，不於正口而於間道，故脩治之法有二：一曰剗削偏坡，一曰脩築墩牆。剗削舊

規俱於山脚施功，山脚多土，一時雖易為功，而水衝人踐，未幾即就平漫，須於山脊近頂處用石工鑿石，除原係峻壁不可攀援外，餘非壁立處俱鑿石，高一丈延袤一帶，皆成峻壁，則人馬自不可越此，惟居庸有此剏削，而紫荆迤西皆無之，固可按而為也。山脊既有偏坡，則山頂方可據守，除絶險天成處外，餘如上連岡阜，旁接隘口，下臨溝澗處，皆築稍牆一道，五十步設敵臺一座，稍牆上砌垛口，下剏平地，使人可住立以發矢石，墩臺上蓋小房三間，使人可依籍以避風雨以儲器械以謹瞭望，各隘口正城低薄者增高加厚，緊要隘口未有周垣者築城一周以居官軍於其中，懼賊之佚入而反攻也，然此所費當不貲，臣查所屬庫藏空虚無可動支，地方災傷勢難復派于民，乞勑該部議照宣大山西脩邊事例，多發銀數萬兩以齊此大工。其工匠量工雇募民匠起集民夫與常守調守軍民相兼興作仍要各州縣賢能正官計度督責，務要堅固用垂久遠，則金湯之勢成矣。

一傳報烽火最為緊要，沿途墩臺雖設，而烽火不明。其自保安以至馬水口等處，自蔚州以至浮圖峪等處，自山西以至故關等處，原無墩臺，聲息隔絶，

內地真保定等府州縣，雖亦設有墩臺，而未僉人瞭望傳報，去年賊已入境而內地尚未知，蓋可鑒也。乞勑兵部咨行宣大山西巡撫衙門委官相勘，各路建設墩臺連屬內地，使東西畢達。有軍處，每墩撥軍五名住居，其下架砲傳烽，無軍處僉居民五名，免其差役，有警時給以口糧，一體傳報，其墩須高廣其制，上蓋平房二間，周以女牆，置以軍器、砲藥，真保等府一體建設，僉撥施行，則有警必知，而防禦可預矣。

一、近山居民連千餘里，總萬餘家，中間多有精悍善鬬者。議者多以其為礦徒，欲驅逐之，夫使其盜礦為惡，固所當罪，不然則固納糧當差皆齊民也，且有世業，又焉得而驅逐之。不如委官親往近山村落，逐名選取，果武藝精強，氣力雄壯者，籍名在官，編為隊伍，即以其人才幹能服一鄉者一隊，立一隊頭，數隊立一總管，每州縣以一佐貳首領官領之。浮圖以東以保定管關通判提調，插箭嶺以西以真定管關通判提調，故關以南以真定巡捕同知提調，錦綉堂以南沙順德管山口通判提調，如共得五六千人，則可守可戰矣。蓋守關亦所以自守其家，不得不力也，然平時須優免其雜差，以便

操練，有事須例給以行糧，以資調遣，行之一二年，其用不讓於山東之長槍手矣。

一、居民之守以城堡為保障，查得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內奉欽依北直隸建設墩堡務要高厚堅實，奈軍民愛惜財力，多不依式脩築，中間有已築者，俱各低薄，猶有未全築者，萬一有警，雖欲堅壁清野，亦難為計，然堡多則力分而難守，堡少則民聚而難容，合無委官查勘地畝，每七八村擇一大村，家多地勝者築一堡城，餘村如隔一二十里不必另築，只併力一堡，有警時俱入附近堡城內，其應用木石，官為處置，其工匠雇募，其人夫各村盡數起發，俱限三月畢工，或有稱勞擾沮撓及築不如法者治罪，則收斂有地，可無意外之虞矣。

一、責憲臣分地方以保萬全，竊照紫荊一帶，如前所陳頗亦備矣，但查得北自沿河口起，南至天井坮十八盤止，延袤千有餘里，每遇有警則焰飛風迅，頃刻登關，去歲之事可明鑒也。雖有易州井陘兵備副使二員，一時提調未免不周，合候的有警報之時，易州兵備督管自居庸關起至浮圖峪止，天津

兵備暫管自插箭嶺起至吳王口總止，井陘兵備督管自龍泉關起至故關後溝口止，大名兵備暫管錦綉堂口起至天井坮十八盤止，無事之事，各照原奉勅諭事宜施行，有警之日，星馳趨赴。原擬地方提調防禦，視賊何徃，相機調遣策應，則責任專而遠近有備，事出萬全矣。

周邊防以禦虜患疏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袁鳳鳴謹題：為周邊防以禦虜患事。行據易州兵備副使陳俎、天津兵備副使朱鴻漸、井陘兵備副使王崇、大名兵備副使喬瑞各呈，將保定、河間、真定、大名、廣平、順德六府所屬州縣，共雇募民夫四萬六百八十九名，匠作四千九百三十七名，脩完紫荆等關沿邊一帶正城共長一萬二千七百五丈三尺，稍牆九千八百七十四丈二尺，女牆一百八十五丈，泥頭牆九百六丈，夾道雙城五十丈，垛口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九箇，剗削七千九百七十三丈八尺，壕塹一百九十七丈，攔馬牆八百八丈，攔水堤五丈七尺，垛塞一十四丈二尺，石牆二丈，敵臺一百九十座，墩臺一百六十五座，石臺三座，敵樓二座，窩鋪九百二十二箇，城門樓房六間，城門三座，水門一十四座，營房官廳一百九十間，水槽三百八十九箇，鐵裹門一座，攔馬鐵索

二條，城墩小房九十五間，郭頭十座。添脩長橋長嶺等處正城一千二百六十二丈，墩臺二座，敵臺一十四座，每座上蓋房三間，共用過工食等銀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六兩八錢八分五釐，粟米二千一百八十六石八斗三升，粟穀一千三百三石二斗二合，各數口併委官職名造册繳報到臣，據此，案照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巡撫都御史鄭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本深、胡汝輔、黃洪毗各會同條陳入事內一款，邊關一帶路徑甚多，防守不足，而虜之突入多不於溝澗而於岡嶺，不於正口而於間道，故修治之法有二：一曰剗削偏坡，一曰修築墩牆。剗削舊規俱於山脚施功山脚多土一時雖易為功，而水衝人踐未幾即就平漫，須於山脊近頂處用石工鑿石，除原係峻壁不可攀援外，除非壁立處俱鑿石高一丈，延袤一帶皆成峻壁，則人馬自不可越北，惟居庸有此剗削，而紫荆迤西皆無之，固可按而為也。山脊既有偏坡，則山頂方可據守，除絶險天成處外餘如上連岡阜傍接隘口下臨溝澗處，背築稍牆一道，五十步設敵臺一座，稍牆上砌垛口，下剗平地，使人可住立，以發矢石，敵臺上蓋小房三間，使人可依藉，以避風雨，以儲器械，以謹瞭望，各隘口正城低薄者增高加厚，緊要隘口未有周垣者築城一周，以居官軍於其中，懼

賊之佚入而反攻也，然此所費當不貲，臣查所屬庫藏空虛，無可動支，地方災傷，勢難復派於民，乞勅該部議照宣大山西修邊事例，多發銀數萬兩，以濟此大工，其工匠量工雇募，民匠起集民夫與常守調守，軍民相兼興作，仍委各州縣賢能正官計度督責，務要堅固，用垂久遠，則金湯之勢成矣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議移咨户部，題奉欽依於太倉銀庫量發銀二萬兩，備咨前巡撫都御史鄭重差官給文領回，酌量分發各府與州縣積貯，贓罰銀兩米穀相兼支用，雇募夫匠，選委各屬正佐等官，各照派定工程分投督併，及令防守軍夫採柴積石燒灰，協同修築，去後令據繳到除覆查相同該臣巡視一年滿日，例應一併造册奏繳外，今臣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蘇祐議得紫荆等關，内屏京師，外連宣大，延袤六七百里，緊要隘口亦百有餘處，但山形糾紛，頗難防禦，故黠虜窺伺，大肆憑陵。適今依形據勝，修築牆垣，剗削壕塹，堵塞間道，增蓋營房，官軍有所依憑，庶幾可備戰守。然甫及半載，工用報完，所據建議者始當籌畫之難，而督工者各著勤事之効，亦宜分別以示懲勸。除各州縣違慢等官隨時提問戒飭，及各掌印義散等官雖頗効勤，難以別處者，行□各該府州縣以禮獎勸，俱不開外，查得

易州兵備副使陳俎、井陘兵備副使王崇、天津兵備副使朱鴻漸、大名兵備副使喬瑞，分工畫制各符建築之宜，而王崇、喬瑞會議工程尤著賢勞之績，似宜各照年資量加擢用者也，廣平府通判張倌入事邊關，親履危險，總理諸關工作，終始不懈，稽查六府錢糧，出納詳慎，盡心王事，宜以優論，所當量加陞賞者也，保定府通判左翼、真定府通判武宣、廣平府通判田雲、真定府同知今丁憂孫璽，各照派定工程而督率爭先分攝一府事宜，而料理極當。保定府通判今致仕張佑、河間府通判今陞真定府同知畢鸞、順德府通判李天倫督未完之工，而勤苦亦瘁役久憊之民而駕馭尤難之數臣者，所當宜加賞賚，以酬其勞者，及照前巡撫今回籍聽調都御史鄭重分工創始區畫悉心勞亦難哉。如蒙乞勑兵部查議，上請施行，庶工程有稽，而臣工有勸矣。

急缺把總官員疏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徐祚謹題：為急缺把總官員事。照得紫荊關所屬李家嶺把總指揮僉事董光祚，近該兵部題奉欽依陞插箭嶺守備，除已行本官遵照到任管事外，所有員缺例應推補，隨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蘇祐，查訪得保定後衛署指揮使唐大綱體本魁梧，才藝已徵之武舉，操能抑損，閱歷實久於

邊關。定州衛指揮僉事曹世德，年力方强，而器識可取，心志向上而藝業亦通，俱堪任把總。再照李家嶺該前巡撫都御史吳瀚，看得前口散漫難以防守，其該嶺所轄烏龍溝，地切緊要，勢重周防。具題添設把總官員併常守軍士，俱於烏龍溝駐劄，則李家嶺乃其舊名，如蒙皇上俯念邊關重地，不可一日無官，乞勑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於內推用一員，即改駐烏龍溝把總，庶官守有專責之司，地方得緩急之備。

亟處守備官員以預防虜患疏 嘉靖二十六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王士翹謹題：為亟處守備官員以預防虜患事。臣聞有國者天險固不可升，地險尤不可忽。王公設險以核守之者人也，苟得其人，則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苟無其人，雖有金城湯池將焉用哉。臣近巡視諸關，沿山攀崖，徧歷窮谷，看得居庸、倒馬等處俱有險阻可依，惟獨紫荊一關平山漫坡，廣谷大川，難以據守，是故昔者虜騎衝突，侵我畿甸，必由紫荊而入，其明鑒也。然紫荊之所可恃為固者，以有浮圖峪之險為之外户，而浮圖峪者即古蜚狐故道，勢控諸隘，境屬大同，於此設立守備把總官各一員，把總者止總本峪城池軍馬墩臺之事者也，往年該都御史蘇

祐、御史徐祚等後先建議於浮圖之北曰烏龍溝、南曰白石口，各添把總一員，是三把總者，鼎之星羅以悍蔽紫荊，然皆統於浮圖守備，則是守備者調度三總，獨當一面，又紫荊官軍之所倚賴不可一日無者也。照得浮圖峪守備高輅，於嘉靖二十五年六七等月內為奸軍設計苦死良民辯明冤枉等事，該巡撫大同都御史詹榮題又該守備高輅及廣昌縣民婦趙氏各奏，前事俱奉都察院劄行順天、隆慶兩處巡按御史會問，迄今事情雖已勘明，高輅止坐公罪，但係干隔省互相牽制未能歸一，遽難完結。高輅離任聽勘已經一載，守備事宜暫行把總唐大綱署掌外，為照唐大綱發身本由武舉，戎務久諳邊關，顧其名位僅同乎衆僚，號令難行於三總，即今防秋在邇，朝不及夕，若待高輅事畢還任，則是今秋浮圖守備終於缺人矣。萬一胡馬縱橫，孰遏其鋒，生靈荼苦，誰執其咎哉，如蒙乞勑兵部，精選平素驍勇過人才猷出衆者二員，於內請命簡用一員，以充浮圖峪守備，令其作速到任，役撫戎兵，經營方略，早為防秋之先計，庶免臨事之倉惶。仍乞申

勑兵部，今後邊關大小官員，凡被參提聽勘者，即便作缺推補本官勘明，事完之日仍許赴部別用，不必懸缺久待。每年夏秋以來，總兵參遊分守守備把總等官，毋得

輕易陞遷，以致送故迎新，缺人廢事。果有勇略賢能屢經薦揚者，俱候防秋畢日，挨次擢用，庶幾當事者皆安於職守之供，畏難者自消其規避之念，躁進者無所用其術，敵愾者思欲壯其猷。由是戮力同心，鼓勇奮義於以攘却胡虜，特談笑而麾之爾，况于紫荆浮圖有不易守者哉。

拾分緊急聲息乞賜申飭中外臣工嚴加隄備以遏虜衝疏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陳學夔謹題：為拾分緊急聲息乞賜申飭中外臣工嚴加隄備以遏虜衝事。本年七月拾玖日辰時，據插箭嶺守備夏宗禹稟帖報稱：本月拾捌日酉時，據大同擺撥夜不收楊大臣口報，聲説達賊到古定橋，前哨馬到三嶺，急急飛報倒馬關，未時到磁窯口等因。隨據倒馬關參將高金，紫荆關參將祝福各稟報相同。本日未時又據浮圖峪把總指揮劉坤稟帖，有廣昌城參將馮登飛報，據廣靈城守備王良臣差土兵許俊稟報，本月拾柒日酉時蒙大同鎮巡差夜不收齎紅旗傳諭，拾陸日達賊柒萬從大小麟窪近弘賜牆入搶，拾分緊急等因，前後各報到臣。據此隨該臣巡至浮圖峪地方，除親督所在參將守備把總併防守各主客官軍比常加謹防禦外，臣惟兵貴以

逸而待勞，謀貴以全而取勝，夷狄之患雖虞夏商周所不能免，顧吾所以治之者，要在無時無處不為之防，而不可少有壹毫之懈弛耳。蓋聲東擊西，避實擊虛，資糧於敵，用間以誤，此兵家之權術也。虜壹向得勝箐焉，而我中外計事之臣往往墮其術中而莫之覺，即如往年侵犯隆永，先虜我之救援也，乃故為遼陽之駐牧，深入古北，先虜我之隄備也，乃佯為宣大之掃道。覆輒往鑒，具有明徵，當事者豈頓忘之耶。今虜糾聚大衆殆非壹日，套虜盡東，遠調咸集，氣志驕逞，不搶不止，縱無聲東擊西之謀，難免分鋒入犯之侮。況據各官傳報，磁窯口去紫荊、倒馬僅貳百里，古定橋三嶺亦止肆百餘里，是其擁衆長驅已越大同，直逼兩關，志不在小。臣查得紫荊關止有總兵徐珏標下官軍叁千員名，參將祝福部下官軍叁千員名，河間守備吳守直統領民兵叁千名，倒馬關參將高金併插箭嶺守備夏宗禹部下官軍共叁千員名，其餘常守備禦各口軍夫操餘民壯總計不過伍陸千名，率多老弱怯懦之徒，緩急實不足恃。兩關延袤將陸百里，川原平漫，萬騎可容，要害既多，兵力益寡。舊有保定、河間正奇遊兵，原擬信地，近奉兵部明文，又已盡掣而東矣，遂以為紫荊、倒馬可保無虞，雖欲調援，如風馬牛之不相及。關隘任其空虛，兵士疲於奔走，此豈以逸待勞，

以全取勝之道哉。即今聲息已迫，勢在燃眉，見在人馬數少，委難拒敵，而各該總督鎮守巡撫兵備等官，又復因循觀望，縱肆晏安，署無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意，將無鬬志，兵無固心，觸目激衷，言之悚慄，是誠不可不亟為之所也。伏乞勑下兵部，速為計畫，如果別路稍緩，亟行調發附近官軍，及原擬正奇遊兵，并量撥邊兵貳枝，不分雨夜，嚴限前來策應，以救目前之急。仍乞勑責總督大臣，毋得慮近忘遠，掩耳於榻外之鼾而佯若不聞，巡撫兵備毋得藉口入衛，坐視於門庭之寇而委之不顧，及行各該總兵參遊守備把總大小將領主客官軍務要審時度勢，相機籌變，期於併力堵截，互相應援，共圖血戰之功，以收萬全之勝，中間如有仍前抗延觀望畏縮逗遛壹切規避大小不忠人員，以致失悞軍機者，聽臣指實參劾，如此庶關隘有所倚仗，而畿輔不為之震驚，地方可保安全，而生民不為之荼毒矣。臣愚幸甚，邊關幸甚，宗社幸甚。緣係拾分緊急聲息，乞賜申飭中外臣工，嚴加隄備，以遏虜衝。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户房禮齎捧謹題請旨。

西關志紫荊卷之七

藝文

紫荊殘月 錢塘陳珂：雄關控西戎，天險不可越。戍夢刁斗回，朦朧見殘月。

易水送別 唐駱賓王：此地別燕丹，壯髮上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郭隗 唐陳子昂：逢時獨為貴，歷代豈無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

郎山馬耳峯 金滏陽人禮部尚書趙秉文：房駟落人間，入石露雙碧。月明聞夜嘶，驚落山頭石。

紫荊關閱武 御史近署桂榮：環遶山巒翠，濛回地脈長。登臺閱壯士，巧力貫穿楊。

燕昭王 陳子昂：南登碣石館，遥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燕太子 陳子昂：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匕首贈千金。其事雖不立，千載為傷心。

田光陳子昂：自古皆有死，徇義良獨稀。秦何燕太子，尚作田光疑。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易水懷古 唐人馬戴：荊軻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黃金臺 唐人胡曾：北乘羸馬到燕然，此地何人復禮賢。欲問昭王無處所，黃金臺上草連天。

易水 胡曾：一旦秦皇馬角生，燕丹歸此送荊卿。行人欲識無窮恨，聽取東流易水聲。

燕丹 錢塘 陳璟：小忿何輕犯逆鱗，祖龍旗鼓下西秦。君家自有貽謀在，高築黃金禮縉紳。

鞠武 陳璟：連齊約晉可翱翔，亡命西騶策亦良。只此儘為謀國計，何須多口薦田光。

田光 陳璟：老去龍駒欵段同，深藏智勇自甘窮。獨憐召

伯千年祀，落在先生一薦中。樊於期陳璟：血茜青鋒恨未平，旅魂隨月度秦京。將軍肯緩須臾死，山鬼啗魚渴已萌。秦舞陽陳璟：七六提戈殺氣橫，屠龍危計託荆卿。咸陽有志飛腥血，臨事何先戰怖生。徐夫人陳璟：虹亘長天秦日昏，督亢圖進決生存。百金誰購夫人鐵，斷斷甘棠老樹根。高漸離陳璟：丈夫交誼薄秋雲，操筑更衣暗入秦。借劍不忘酬舊主，許君青史步芳塵。宿浮圖峪桂榮：松聲一夜如風雨，夢覺西窓月十分。獨馬晚紫荆行役主事永石張毗：獨倚青山碧漢間，水雲烟柳鎖重關。呼朋盡采芳郊芷，行關上路，水花吹落滿河雲。了却浮生半日閒。層關絶塞故人稀，長夏空亭靜掩扉。閒中剩折芝蘭草，欲贈同心未得歸。邊城四月風凄凄，客子懷歸征馬嘶。事竣擬瞻丹闕近，愁來遥指白雲西。五月將臨四月殘，邊亭月下倚闌干。正須努力殉王事，莫恨天涯絆一官。千里關河遞急湍，平陽甲士簇征鞍。虞唐揖讓風猶在，苗格還須舞羽干。昔日田夫今日戎，乍投營伍失西東。尚嵐胡馬先馳地，早棄鋤犁學挽弓。保州文山：我行保州寒，御河直其東。山川猶有靈，佳氣何鬱葱。顧我巾車囚，隔風轉秋蓬。辦香欲件拜，惆悵臨長空。

元日二首文山：金蚪啣日出，鉄騎勒春回。天上青門隔，人間白髮催。雪寒欺舊草，山晩放新梅。環堵甘牢落，東風往却來。慚愧雲臺客，飄零雪滿毡。不圖朱鳥影，又見白蛇年。宮殿荒烟隔，門庭宿草連。乾坤自春色，回首一潸然。除夜文山：乾坤空落落，歲月去堂堂。末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無復屠蘇夢，挑燈夜未央。晚上易亭：元容城人右贊善大夫劉因：遺臺連廢圃，落日展遥岑。海嶽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迹，千年不易金。易水懷古唐人賈島：荆軻重虚死，烈節書前史。我歎方寸心，誰論一時事。至今易水橋，涼風兮瀟瀟。易水流得盡，荆卿名不泯。雨宿浮圖峪紀興二首御史雨山郭登庸：東出蜚狐道，秋雲黯黯生。盤風緣樹起，山雨逐人行。水長魚龍勢，林潜虎豹聲。吟餘懸劍解，坐待月華明。繫馬空庭下，霑衣雨未乾。清秋山氣肅，絶塞鴈聲寒。烽火因風滅，胡茄傍曉殘。重關今夜客，誰識路行難。中秋晚陰既而見月有作二首郡御史東郡蘇祐：今夕關城月，誰排閶闔雲。清光忽半墮，秋色正平

分。虛鑒河山影，寒侵星斗文。佇看丹桂樹，風送細香聞。徙倚瞻瑤闕，葳蕤風露微。氣涼螢自伏，輪滿鵲初飛。白帝遵商陸，青娥御羽衣。明河清更淺，携手可同歸。

巡關雜詠二首　蘇祐：靈曜西飛急，昔賢安在哉。水環燕社去，山對趙宮開。白玉增新市，黃金圮舊臺。悲歌問遺俗，頗牧倘歸來。

迢遞浮圖峪，蜚狐險至今。千嚴盤地軸，一徑入雲岑。石墮晴雷轉，林深午日陰。尚聞戎馬駐，比歲此侵尋。

荆蔓沿山僻，松花滿日鮮。當關嚴鎖鑰，曳履憤攀緣。日下東瞻近，雲中西望偏。鞬絃詣壯士，敵愾過他年。

按蜚狐次郭雨山韻二首　御史白坡何其高：春山寒欲暮，江草怯初生。聲柝何年戍，寨帷此日行。霓旌開鳥道，風樹落猿聲。愧乏籌邊策，雙松伴月明。

朔胡乘曉月，轉磬近桑乾。安得趙將軍，能令賊膽寒。狐口兵猶壯，旄頭氣欲殘。丈夫有龍劍，報國詎辭難。

過浮圖峪次郭雨山韻二首　仙洞浦鉉：險路縈迴遠，孤城暮靄生。人從山脊過，馬出塞垣行。雉堞連雲影，溪流落石聲。登高馳遠望，病眼豁雙明。

鼓吹迎秋肅，飛旌帶雨乾。雲藏山閣暮，風度客衣寒。為國心機拙，簪邊鬢色殘。經過多鳥道，何惜此行難。

過浮圖峪次韻　户部主事貴州蔣宗魯：入車慚碌碌，出塞又迢迢。險地投筆破天驕。何日邊塵靜，封書達帝堯。

幛嶂依流水。飛旌度野橋。提兵當路入，浮圖峪，巖城枕幛山。角聲鳴遠塞，鳥影下前灘。烽火年來警，樓蘭未斬還。

將軍思報主，仗劍鎮雄關。

盤道　松巖：小憩招提境，盤樓倚道傍。雲山橫翡翠，澗水奏笙簧。丘壑天涯闊，煙花畫景長。深慚名利客，何事往來忙。

紫荆關　丹徒：南郭子：落日萬岩陰，雄關紫氣深。蛇龍蟠徑户，虎豹控山襟。百二秦函谷，三千漢羽林。詎憑制驕虜，還可弭群心。

閱紫荆關次韻二首　王士翹：名關雄跨險，紫氣暗騰雲。短堞凌霄合，懸崖夾水分。明良遭舜禹，安攘陋桓文。千羽年來舞，風聲入表聞。

退坐虛堂寂，夜深爽氣微。狼烟千里静，山月一鈎飛。未勒燕然石，誰遺天下衣。簡書方在念，諸將莫懷歸。

次浮圖峪　王士翹：古道蜚狐險，青驄六月行。萬山回阨口，一水遶重城。虎豹威聲忙，仗劍復登山。新築孤城壯，遥臨朔胡心膽驚。皇明億萬載，外户擁神京。

宿烏龍溝　王士翹：使節間。月華添碧落，綵吹起潺湲。會見烏龍躍，甘霖

滿世間。（時微旱而上有龍潭故云。）次馬水口王士禛：攬勝窮高眺，孤城亦壯哉。山如奔壑馬，砲似震春雷。燕中懷古元人欲殄羌胡種，須求頗牧才。三軍咸用命，戰守更何猜。

李源道：荊卿墓上草離離，郭隗臺邊對落暉。戰國山川秋氣壯，中原豪傑曉星稀。乾坤納納無人識，南北年年有鴈飛。說似盧溝橋畔柳，安排青眼送將歸。遊太寧山太僕寺少卿儲巏：石澗縈緣路轉遲，白雲留客媚清姿。秋暄不似高寒地，山靜真如太古時。何處風迴微有籟，茲遊境勝却難詩。易臺劉因：望中孤鳥入消沉，雲帶離愁結暮陰。萬國山河有燕趙，百年風氣自遼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無限霜松動岩壑，天教搖落助悲吟。易水秋風山陰王縉：於期刎頸血模糊，可憐國事同槔滿。一劍之任豈乏恃，戲以社稷輸秦都。君臣同送易水上，壯士悲歌泣相向。漸離擊筑作商聲，猶似秋風激哀浪。狼山競秀王縉：三十六峯插天碧，四面森森如列戟。爭妍騁態鬬纖穠，吐霧吞霞朝夕。雲門天姥昔曾遊，上有五城十二樓。金聲不負興公賦，何日移來近金臺。夕照元陳孚：巍坡十二青雲梯，老樹偃伏猶躬圭。長裙已翳星辰去，殘陽空掛盧溝西。召南二百年宗社，一日黃金重天下。清纏賓氣夜不收，又見殘霞明朔野。

翰林侍講鄒緝：高臺百尺倚郛城，斜日齊茫弄晚晴。千里山川迴望迥，萬家樓閣入空明。黃金尚想招賢意，白髮難勝慨古情。看盡翩翩歸鳥沒，古原秋草暮雲平。大學士廬陵胡廣：數尺空臺低接城，千古夕陽送晚晴。青山半邊欲將掩，紅葉滿林相與明。迢迢烟景薊燕思，國子祭酒吉水胡儼：獨上高臺斜日紅，遙天極目思無窮。冉冉年華桃李情。黃金之名猶不泯，至今一統見昇平。迢迢關塞微茫外，簇簇山河錦繡中。鴻鴈數聲催暝色，牛羊幾處散秋風。黃金銷盡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榮：獨携尊酒上金臺，尚想當時國士來。落木千章寒日下，長空萬里暮雲開。春風寂寂飛桃李，夜雨蕭蕭瘞草萊。却笑當時空買骨，只今才俊總人何在，青史傳來事不空。右春坊右論德新淦金幼孜：迢遞高臺近日邊，偶來登覽尚依然。萬家禾黍秋風外，十里龍。旌旗落照前。遠郭砧聲來杳杳，平原歸騎去翩翩。黃金謾說能招士，千載猶傳郭隗賢。翰林侍講永豐曾棨：昭王此處有媒。

高臺，落日城邊霽景開。尚想百金求駿骨，終知千里得龍媒。樹連平　翰林侍講莆田林環：高臺曾此置黃金，人去臺空碧草深。落日未窮千里望，青山遥
野烟光合，鳥帶遥空暝色同。總謂招賢從隗始，只今惟數樂生才。　映半城陰。鴈將秋色來平野，鴉帶寒光過遠　翰林修撰梁潛：高臺一上思悠然，却望平原夕照邊。城繞玉泉明素
林。昭代賢才登用盡，不須懷古動長吟。　練，天低紫甸散青烟。奇才豈為黃金重，駿骨猶誇郭隗賢。治世明
良今拔萃，甌丞　翰林脩撰王洪：山色微茫映古臺，平原千里夕陽開。誰知碧草遺基在，曾見黃金國　翰林脩
不待訪岩泉。　士來。樹繞河流天外去，鳥翻雲影日邊迴。清時自重非熊叟，不獨奇謀得俊才。　撰金谿王
英：獨上高臺望古城，暮天風景尚含情。數峯殘照雲將掩，幾樹開花鳥自鳴。　翰林脩撰泰和王直：日晚登臨上
玉帛已看今日會，黃金空記舊時名。願歌周雅思皇咏，多士衣冠盛鎬京。　古臺，青山遥映夕陽開。寒鴉帶
影天邊去，野水浮光樹杪來。郭隗祇知收駿骨，樂生　中書舍人常州王孟端：黃金此地曾延士，極目平川夕照斜。
終愧濟時材。聖主好賢今獨盛，歌詩還咏北山萊。　水繞易城遺霸業，田連督亢屬農家。荇茫暝色烟中樹，縹
緲晴光雨外霞。千古高臺遺　中書舍人許鳴鶴：高臺迢遞帶平川，烟景荇茫夕照邊。芳草獨留人去後，青山曾見
舊址，西風殘柳集寒鴉。　客來年。築宮猶説昭王盛，下士先從郭隗賢。弔古莫勞嗟往事，只今褒鄂滿凌烟。

太寧曉翠　王綎：重岡青嶂參差出，抹黛塗螺同一律。平地誰開千丈屏，偉哉造物多神術。上有馮道吟詩臺，年年風雨生新苔。巨靈為我斧劈碎，勿使山靈洛月哀。

紫荆殘月　王綎：西北山行如削刃，一色紫荆無遠近。繩橋劍閣總尋常，設險開關作雄鎮。時清寒上　錢塘陳璟：重關掩閉紫荆山，面面屏畫裏看。
少烽烟，關前關後皆桑田。戍卒持更月將落，却枕寒柝貪朝眠。　曉色不通雲幙重，寒光初破月輪殘。常疑樹杪
蒙金鏡，那見空中碾玉盤。此景獨奇人未識，暫時留取倚欄干。

拒馬斷河　李卞：石勒長驅鐵騎過，劉琨曾此枕兵戈。要令鼙鼓歸青社，肯許輪蹄度碧波。幾陣曉風翻暖浪，一川烟雨漲晴莎。英雄祕計都無用，徒向河濱慷慨多。

燕昭干蜮　唐人羅隱：戰國齊楚離重尋，此中蹤跡想知音。強停別騎山花晚，欲吊遺魂野草深。浮世近來輕駿骨，高臺何處有黃金。因思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若負心。

卜巳　文山：昔日

長淮堅好帆，今從燕薊眺東南。泥沙一命九分九，風雨六年三月三。地白溝河劉因：寶符藏山自可攻，兒孫誰下故人那可作，天涯遊子竟何堪。便從餓死傷遲暮，面對西山已發慚。幽燕不照中天月，豎是出群雄。

沛空歌海內風。趙普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渡白溝劉因：薊門霜落水天愁，匹馬衝寒渡白溝。燕趙山河分上鎮，遼金風物異中州。黃雲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風一鴈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劍為誰投。易水秋風劉因：易水東流遶古城，眼前光景有餘清。半溝紅葉清霜早，四檐方舟夜月明。蕭瑟偏滲羈旅艱，汪洋多感故人情。荊軻祕計何其拙，徒恃英雄負此生。浮圖峪用壁間韻一律都御史林廷玉：雄關突崛插青雲，河畔關門掩夕曛。苑馬嘶風朝出塞，金茄吹月夜屯軍。濼洄一水中六界，高下諸峯兩面分。此險分明天造設，孤吟元節望烟熏。次浮圖都御史劉夔：聞道單于出上都，手提貔虎下浮圖。招搖中起催行陣，弓弩前驅列壯夫。疆域雪消停塞曲，轅門日暖看陰符。從軍漫道儒生慣，兵甲胸藏萬卷書。紫荊關都御史黃嶽劉夔：中丞四月臨邊城，節條和柔草木榮。水賦山光可入畫，耕牛戰馬殊不驚。沙場龍傳征虜檄，閭巷剩有讀書聲。更笑將軍棄金甲，年年青草營中生。秋日紫荊關閱城垣登麾虜亭因見達官營歌舞蘇祐：高崗宛轉勢崔巍，麾虜今登秋日亭。古戍入雲危塹合，重關盤地夾城開。棄繻好識終軍侶，談劍真看李牧才。胡舞羌歌亦應節，先皇遺化照尊罍。閱視城垣宴坐麾虜亭賦近體一律都御史吾西李仁：樓閣中天麾虜亭，登臨四望好山開。蒼溪抱石鯨波黑，粉蝶通天鳥道回。晴日雞豚忘紫塞，高秋戎馬見黃埃。未須闕外頻求士，自有尊前頗牧才。演武場校藝李仁：紫荊關下唐河外，小隊初開貔虎營。鵰羽紛紛能破的，龍韜簡簡早知兵。青天豹纛朱旗靜，碧水龍吟羌管清。一代深思惟養士，好將滅虜報承明。紫荊關閱師即事二首都御史桐谿錢如京：老我原無天下奇，強承恩命歷邊陲。行誇天設三關險，坐閱營開八陣師。按節有時喧鼓吹，傳聲無語動旌旗。轅門共樂朱干舞，杞國還思宴鷁危。坐望雀頭斥堠連，聊憑指點漫籌邊。甲兵已媿胸中少，鎖鑰還期闕外堅。水遶孤

祠傷往事，山圍故壘絶狼烟。禦戎未許誇長策，玄德應知仰帝天。

登五花臺次潘司空韻過燕城有懷一律　郝御史廣陵高銓：曉持憲節過燕城，為問遺踪百感生。霸業古今同寂寞，兵機前後任縱横。金臺高築求賢意，易水悲歌去國情。不盡英雄多少恨，一犁春雨付農耕。七國曾經幾變更，行人猶自説燕城。狼山爽薦秋風早，易水寒流夜月明。禾黍有時徒感慨，桑麻無處不耕耘。幸當堯舜朝元日，撫喻吾民樂太平。

遊恒山有作書于紫荆關　沛國朱治：畫戟朱旗鳥嶂間，千秋玄嶽得追攀。宋人空祭飛來石，漢使重經大茂山。樹裏河流迷九曲，霜前軍令肅三關。新詩自愛蒼苔好，不是燕然勒頌還。

紫荆關憶荆軻次韻　御史倪維：荆關鳥道倚天攢，易水虹芒照將壇。豫讓漆身知義許，子房椎浪值身殘。事傳勝日膺餘撫，淚洒西風背尚汗。狐口石盤猶自險，藩屏根底為誰看。

紫荆關閱兵次韻　御史閻中白坡何其高：路轉千峯紫翠連，戍樓縹緲入雲邊。自慚白面論兵拙，誰信丹心許國堅。易水沙寒霜夜雨，燕臺日落帶秋烟。萍蹤寂寞飛鴻杳，悵望江村何處天。

紫荆院中次韻二首　御史蕭祥曜：聞道漠南虜騎連，手提節鉞下疆邊。清宵坐聽胡笳静，白日行看玉壘堅。諸鎮但能嚴鎖鑰，三關應保静烽烟。深慙肉食成尸曠，未有涓埃報九天。

紫荆關上萬山攢，枯木寒泉護將壇。自有胡夷頻出没，不知征戰幾彫殘。角聲永夜空悲壯，戍色深冬尚血汗。秋暮登臨翻感慨，古今疑是夢中看。

發金水抵紫荆道中偶成　御史袁鳳鳴：磐，蒼莽紆途盡日穿。衣照暗香花不見，人追足跡馬難前。依依向露憐幽草，曲曲環山愛碧連。遥望紫荆在雲裏，豈知身亦近天邊。

候軍不至　太僕寺丞古櫝吴常：閩馬邊關值暮秋，戍人何事苦遲留。中原駿騏横雲錦，碧寨旌旗蔽斗牛。樹葉催時頻墮地，音書望遠數憑樓。聞道大軍新破虜，長驅胡騎未停休。

度紫荆關一首　朔野尹畊：漢家鑽鑰惟玄寒，隘地旌旗見紫荆。斥堠遠通沙磧外，戍樓高共朔雲平。峯巒百轉真無路，草木千盤盡作兵。誰識廟堂柔遠意，戟門調雨試春畊。

川回拒馬流偏急，嶺接浮圖勢愈椎。戰騎未肥春草緑，拮槔時送夕陽紅。憑高漫有燕然興，倚劍徒誇定遠功。自古治安先重地，干城誰是渭濱熊。

登

麾虜亭喜見山川雄壯用壁間韻王士禛：客繞萬巒起崔巍，斜倚重城又上臺。峽口溪聲銀漢落，雨餘山色畫屏開。耕犁野老皆成旅，推轂元戎豈借才。麾虜行看沙漠遠，不妨談笑靜雲埃。浮圖峪登城陟亭有感袁鳳鳴：千嚴繞入浮圖峪，澗回通苑轉城。挾策去年曾却虜，登臺今日又陳浮兵。長坡風吼馬聲壯，北地霜寒勁氣橫。莫為盡狐憐李廣，天朝將士更成名。浮圖面山□野魏顯：浮圖城築萬山中，突出群峯插半空。此日登臨乘我興，當年疏鑿賴神功。松楸倒影籠新月，野鳥調聲弄晚風。邊徼殊無烽火慮，開懷且盡酒杯紅。過盡狐口懷李廣將軍郎中萬安又明劉天祐：紫荊關外盡狐口，降虜曾驚李將謀。長劍獨隨悲寒閣，孤雲何處望鄉樓。隣雞野市幽燕絕，胡馬征旗日月愁。回首可憐英武地，將軍原不羨封侯。登木積山同錦衣開礦洞四首副使陝西巡撫於敎：金吾使節出邊城，萬壑千巖鼓吹聲。絕壁破筇誰是主，插天老樹不知名。十年曾作雲中守，此日真為寒士行。自古高山多寶藏，好將藪異効皇明。天涯草酒忻相依，日日旌旗繞翠微。五月石田初種罷，千家茅屋不開機。倒牙倚劍心還壯，丹鼎吸霞願不遺。但問王喬得真訣，未愁白日不急飛。路愁紫翠千峯轉，雲雨冥冥漢使行。轀度松巒遠忽掛，螢穿水竹鳥長鳴。從來止信蜀山險，今日方知木積名。願得礦黃光十丈，不勞百萬輸滄瀛。木積去天不咫尺，牟藤直上鳥飛迴。金花瑤草合騰世，獨鶴雙鳧却偶來。逸氣已看凌鸞鶱，撥雲應許到蓬萊。錦衣膠漆傳盃夕，山鬼趨蹌雜雨開。渡白溝河王士禛：望白溝千里長，來遼分土各為疆。當年自己殊風景，此地人猶泣戰場。叔夜冉冉孤松倚，文山感慨正堂堂。無情最是東流水，惟有燕山藏白蒼。冉渡白溝午憩禪林用前韻王士禛：關山道路正脩長，本為幾甸奠我疆。想見源流來塞北，喜看耕稼滿沙場。羌胡萬里通重譯，忠義千年共一堂。歇馬還來尋古刹，秋風野樹更蒼蒼。登大龍門王士禛：歷盡重山又上山，休誇萬里通重譯，忠義千年共一堂。歇馬還來尋古刹，秋風野樹更蒼蒼。登大龍門王士禛：歷盡重山又上山，休誇鹿角争看虎豹環。徙倚清宵瞻斗極，周回空谷答猿猱。一聲霜鴈界河遠，

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萊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使臣强解事，枉着渠頭汗我鼓。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略，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青鳥去。漁陽撾鼓鳴地中，鷓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北似秋岡更愁苦。天教遺老說向人，凍雨頑雲結凄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白溝河 文山：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龍馬遷龍荒。適過白溝河，裂眦髮欲張。絕粒逾不死，仰天扼其吭。群臣總奄奄，一十垂天光。讀史識其地，撫卷為凄凉。我生何不晨，異世忽相望。皇圖遺陽九，天軫漏飛艎。引軍指闕下，捧土漳瀾狂。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六飛狩南海，金鉞將煌煌。武侯空盛心，出師憾四方。吾屬竟為虜，世事吁彼蒼。思公有奇節，一死何慨慷。江淮我分地，我欲投滄浪。滄浪却不受，中原行路長。初登項籍宮，次覽劉季邦。涉足河與濟，同首嵩與恒。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桑。戴星渡易水，慘淡天微茫。行人為我言，宋遼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為公出涕傍。恨不持束芻，徘徊官道傍。我死還在燕，烈烈同肝腸。今我為公哀，後來誰我傷。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黃金臺 劉因：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無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為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纔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飢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捄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經古城 劉因：我行常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全燕。易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遐想豪傑場，撫己增慨然。新人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余，考古今幾年。沉思未及答，行歌入芥烟。

古風 唐翰林學士李白：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燕歌行 劉因：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礴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遥相連，風雨喧嵯峨。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中哀思多。

易州行 元人江復亨：

召南遺愛存甘棠，金臺崇崇耿餘光。孫謀足以紹前烈，城池不必如金湯。胡為太子丹，棄厥祖典常。欲雪一朝憤，捲土歸秦疆。匕首寸鉄爾，王者誰能傷。鞠武失初謀，導之以披猖。喜也君父尊，不能慎周防。區區剌客匹夫勇，況荊卿輩非才郎，智不如專諸剌王僚，忠不若豫讓圖趙襄。劫盟無曹沫之勇，剖腹無聶政之剛。世言馬生角，讖爾不自量。朔風蕭蕭兮，易水更湯湯，悲歌發祖道，慷慨淚沾裳。千里入秦廷，九賓肅皇皇。袞衣坐殿上，虎視雄四方。舞陽小豎子，膽落心悸慌。軻雖奉圖進，言貌已譸張。秦皇覽圖圖未竟，但見利匕脥脥凝秋霜。拱胸無及絶袖起，走環殿柱空踉蹌。吁嗟荊卿兮，兒戲傀儡場。秦兵赫斯怒，家國更兩亡。吁嗟燕丹兮，上累七廟殃，悉髮數其罪，授首豈足償。吁嗟爾喜兮，偷生竄遼海，薪可臥，膽可嘗，少江聲哀。人言此地荊軻舘，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開，誰信生兒為禍胎。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遷尚俠非史才，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盜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烟堆。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連同一杯。

九日登洪崖

劉因：卑居不見秋，登高自誰始。清狂未免俗，謹厚亦復爾。山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遊，茲山居食指。高絶讓龍門，平敞亦專美。群山眇波鱗，天開見洪水。列岳真情麾，遐瞰小千里，却恐行路人，視予旋磨蟻。解衣林表坐，爛摘蒲萄紫。甘漿來逡巡，毛骨脱泥滓。勝境得真賞，泉石洵如洗。況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相對已忘言，一笑雲林喜。回首暮煙深，高歌望吾子。

遊狼山（本集作郎山）

劉因：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臨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烟變化神已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來，雲物慘以凄，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蹄。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瑩瞞鵝。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提。詩家舊品嵩少同，藍圖省見巫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桂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驀騰誰避若飛崖，側瞰何屈如怒螭。千年落窮邊，烟草寒萋萋。若非酈亭書生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題。（酈道元註水經，説郎山形勢最真，今涿郡有

鄺亭，其先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頗聞山中入雲間，時聞犬與鷄。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遊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犁。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蓉

日觀倒捲青玻璃。風烟回首莫瀟灑，南遊準擬相招攜。**易水歌**楊維禎：風蕭蕭，易水波。高冠送客白峨峨。馬嘶燕郊夜生角，壯士悲歌力拔削。（吐百金買匕尺八銛，函中目光射匕尖。（樊於期首）先生老悖不足與，

灰面小兒年十三，事大謬無必取先，機一發，中銅柱，後客不來知奈何。狗屠之交誰比數，太傅言議謀中奇，奇謀拙速寧工遲。可憐朧目舊時客，擊筑又死高漸離。鎔池君璧在水，龍腥忽逐漁風起。滄海君猶祖逆笑，孰與千金買

方士。嗚呼荆卿荆卿雖俠才，俠節之死心無猜。**易水行**大學士李東陽：田光刎頭如拔毛，於期血射秦雲高。道君不見文籍先生賣君者，桐宮一泄曹作馬。傍灑淚沾白袍，易水日落風悲號。督亢圖窮見寶刀，秦

皇繞柱呼且逃。力脫虎口爭纖毫，荆卿倚柱笑不咷。身就斧鑕甘瞑目，報韓有客氣益豪。十日大索徒為勞，荆卿荆卿嗟爾曹。**觀雷溪**劉因：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五回，三江瀉天怒，合為一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

人愁，石門喜見□山開。未補青天裂，誰黎混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像旁邨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徘徊。荒祠下

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日乃得胸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酈元筆頭天下水，石門之奇猶見推。乃知絃遊亦奇絶，快弄素霓嘯瓊瑰。東崖一片石，坐撫千年

苔。為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為擂靈鼓催，赤**詠史**唐柳宗元：燕有黄金臺，遠致望諸君。嗛嗛事强怨，三鱣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聲哀。歲有奇勳。悠哉關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

穀坐槁焚。致令委金石，誰顧鼠蠕群。風波欲潛構，遺恨意紛紜。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子亦垂文。**望黄金臺有感**元人王惲：樂生與郭隗，儗德非同儕。九九乃小數，正可訓提孩。

樂生復國讎，强齊捲輕埃。燕昭師郭隗，竟築黄金臺。我思賢王心，要將初始懷。在昭固至德，賛襄誠衆才。卧龍以力食，躬耕亦堪哀。昭烈昧三顧，孔明甘草萊。一語萬代弊，正獨龐公開。鳳凰巢千仞，一舉出九垓。翱翔覽德

下，千年能幾來。救時不易得，況復管樂才。毅然好賢心，無為古所哈。燕平學仙臺 劉因：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為烟。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鰲背，仙人蟻蛭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宅中無笙鶴，落日下飢鳶。今古非一臺，浩歌秋風前。馮瀛王吟詩臺 劉因：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為問此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事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遊。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鳥為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泛泛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儒。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洒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剗禮嶂，一洗他山羞。詠荊軻 晉陶淵明：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樂毅吟 宋邵雍：樂毅事燕時，其心有深旨。破齊七十城，迎刃不遺矢。豈留即墨莒，却與燕有二。欲使燕遂王，天下自齊始。豈意志未伸，昭王已死。惠王固不知，使人代其位。强燕自此衰，何復能振起。自古君與臣，際會非容易。重惜千萬年，英雄為流涕。詠荊軻 柳宗元：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荊卿趨。窮年狗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間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同正夫。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趑趄。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汙。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効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大史微無旦。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唐人張武：燕昭王以齊秦鬬武，楚趙專征，地僻援寡，城孤勢輕。體未遑於安席，心每寄於懸旌。外矜嚴於示懼，中慷慨而不平。欲羅天下之彥，總海

內之英，爰築臺於國，以尊隗為名。知夫喬林之木可遷，他山之石可轉。將在物之非珍，請求賢之不顯。苟白駒之可縶，信黃金之可賤。且設而為己則以奢，設以為人則為善。炭然既就，赫矣斯存。衆徘徊於前殿，色晃朗於朝墩。人所貴惟金，我以為土；時以士為賤，我以為尊。誠列辟之未制，掩前經之所論。昔銅雀創於鄴都，陽臺起於荊國。聳高麗之殊觀，備珍奇而盡飾。徒竭立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迨乎遺情縗帳，徒愴遥心，結夢巫山，空資穢德。豈同夫慮成經始，所寶惟賢。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鳥將栖於茂樹，魚自躍於深淵。臣亦効誠於大國，人誰遠仕於弱燕。所謂興亡必繫於賢哲，勝敗寧由乎衆寡。庶斯焉而取斯，誠大者而遠者。及夫劇辛不召而至，樂毅無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長途而騁驥。然則賢為强國之器，臺實招賢之餌。空悲霸業之雄，不覩濫觴之自。異乎哉，歷萬古而共覩，信諸侯之一致。後之士寧無郭隗之才，後之君但守燕昭之位。是以千乘雖貴，一士雖微，必禮之而後為用，必求之而後能歸。不可誘之以利，不可劫之以威。因酌古以導意，惜臺平而事非。

黃金臺賦　楊維禎

懷美人兮天一方，曰燕然兮故邦。耿寒照兮析木，黯雲無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弔昭王，南山松柏兮度材孔良。載抶載椓兮厥土燥剛，上干頂洞兮下鎮鴻龐。出沒塵霧兮蔽虧景光，增黃金之改觀兮，聳具瞻乎四旁。無不知壯麗之所出兮，曰聘士之遑遑。嗟甘棠之子孫兮，胡崎嶇於蠻貊。鍾噲之之遺禍兮，受强齊之控扼。嗥若虓虎兮感若震霆。寔吾冲之嗣祚兮，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疾苦兮，銜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共脩兮，庶國恥其可雪。千金一擲兮聘席之珍，尺璧非寶兮寶于仁人。市遺骨以招駿兮，縋龍媒其奮趾。劇不召而自至兮，鄒聞風而亦起。毅委質以駿奔兮，争來輕於千里。蓋一誠之感激兮，固非誘金之所餌也。寶鼎九廟兮金城四壁，大邦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旅於臨淄兮，迫窮寇於莒墨。齊器設於寧臺兮，故鼎返於磨室。洒九京之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也。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瑶之臺以侈亡。雲夢盪乎游盤兮，姑蘇鞠乎内荒。戲馬鄙於刘印兮，銅雀泣乎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兮，踵神明與柏梁。編以金玉兮絡以綺組，羅列垂棘兮錯落玄圃。國士一空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古之慨慷。去千載如一日兮，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嗚呼噫嘻！望碣石兮山嵯峨，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故址兮何在，招望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移，高臺之儀兮不可磨。

金水口

山行見麥秋有感 王士翹：山谷麥苗少，田家薄有秋。遥憐關隘卒，終歲幾時休。伊胄隨征轡，星霜卧戍樓。餘工尚陶冶，徭役庶登脩。不見耕犁面，同懷俯仰憂。轉輸無擔石，給餉每遲留。得價還易粟，餧向家人謀。負載數百里，病其憂畦愁。朝焉不及夕，急也詎能周。所志學鄒孟，發棠獻此籌。甘作汲長孺，矯制亦何由。傷心教采薇，鄙事寔堪羞。念此軍中隱，惕然若推溝。媿我空肉食，未能攄遠猷。安得强兵力，威聲震虜酋。會須達明主，為爾造木牛。

黄金臺讀保州郡志有感 王士翹：憶昔燕昭王，寤寐先人耻。築臺置千金，致士從隗始。豪儁四聞風，辛毅咸趨止。毅也才無敵，用兵擅長技。將率五國衆，擐甲冒石矢。七十有餘城，下齊呼吸爾。抵掌臨淄間，列國成靡靡。笑彼海岱雄，餘烈空錫履。國士既有雙，黄金真若屣。功奏一朝成，談遺萬世美。惜哉無遠猷，徒甘肉食鄙。所志在侵疆，未能弘化理。詎料有田單，一鼓攘臂起。火牛旋踵來，破燕談笑裏。城降還復叛，威力安能恃。君子戒兵驕，倖勝非所喜。後賢貴及民，令圖弗可已。魯侯三築臺，舉贏無足齒。沛公效登壇，得士功堪比。大度且寬仁，統垂四百紀。昭王一失此，成敗相伏倚。燕齊胥以溺，何足論非是。假令無强秦，寧能免蕩毀。英雄今安在，煨燼同已矣。燕山西北聳，燕江東南逝。高岸終為谷，歲久亭應圮。千古興亡恨，一一付流水。空有金臺名，詠歌垂郡史。吁嗟臺與金，還為識者訾。

武慢次虞伯生韻 王士翹：一紀彈冠，百年遭際，自謂籌邊計拙。萬山鳥道，千里車轅，今夕梁門暫歇。四面開牕，孤懷對酒，玉露新凉透徹。正閒時，高捲珠簾，坐待江城明月。歎古人歌風易水，仰天白溝，多少轟轟烈烈。郎山西望，瀛海東連，只尺五雲宫闕。葛洪舊隱，恒陽古廟，何日杖藜還謁。却不見三伏炎蒸，幾處寒崖霜雪。

再渡白溝賦蘇武慢 王士翹：千家黍熟，兩岸柳青，風捲一溝沙白。臨流拒馬，寸土如金，此是遼南宋北。追憶前朝，倍傷往事，已矣其何能國。恨當時，朝野臣工，駢首甘心淪没。賴一士憤共吴天，耻蹋胡地，慷慨扼吭死節。君臣大義，夷夏大防，好似千鈞一髮。九鼎南來，二龍北去，杳杳竟無消息。幸今壺中天漫 王士翹：歷遍雄關，見千仞丹崖，萬重翠谷。炎威衝冒餘三月，偶爾日百戰沙場，還是中原舊物。停驂涿鹿。萬里勞師，頻年轉餉，多少民間粟。檢點將來，堪作賈誼

痛哭。伏鉞臨戎，眼底紛紛，介胄幾人，今力牧，何年重起軒轅族。把發檢昌寺御史翠巖黃洪毗：檢昌晨攬轡，寂寂書長陰。積雪留殘葉，貔雲雁斷林。攀蘿臨絕磵，撫劍望遙岑。慚近燕然石，空懷報主心。赭羅道中黃洪毗：林暗疑無路，纔容一馬行。迴谿沿樹出，斜照隔山明。徑仄偏縈蓋，雲流故抱營。邊愁殊未已，何日凱歌聲。李家嶺黃洪毗：立馬高原望遠陲，連山迢遞入雲危。去年誰放胡兒牧，此地經屯大將旗。尚憶戍樓傳鼓角，空聞障塞隱熊羆。築城近議三千丈，獨立莽茫有所思。士安嶺黃洪毗：極目士安嶺，胡雲萬里平。逝將修鷹塞，於此聚龍兵。外絕雙陀路，傍連新營。虎豹雲中肅，旌旗寒上明。龍門與金水，連絡跨長城。閱關城登飲麾虜亭次韻曾佩：雉堞連山曲，憑高百尺臺。滿前雲物煥，四顧戍營開。王化原無外，蠻髽未用麾。折衝對樽俎，諸將不須猜。雨中過烏龍溝曾佩：溪迴山徑窄，瘦馬怯征鞍。帶雨催行急，衝泥路險難。簡書臺使迫，茅屋野人閒。深居憐肉食，誰說路漫漫。由靈壽過井陘宿又頭寺午憩大寧寺曾佩：邊徑倭遲道路賒，每懷深自愧皇華。龍泉諸嗌空瘏卒，井陘三軍失將家。禾黍連田催節序，烽烟轉眼動胡笳。却嬴老衲僧無事，貝葉禪床卧日斜。閱武龍泉關曾佩：昨經倒馬險難度，天險名關度更難。石作樓臺晴亦雨，山排刀戟午生寒。龍濩漱玉飛千尺，豹尾奔雷灑八蠻。塞北經營天子使，告成何日珮珊珊。龍泉關閱邊城小憩邊外湧泉寺曾佩：夏日旌旗趨絕塞，捫蘿鳥道出幽林，奇峯遠嶂千山曉，老檜蒼松萬壑陰。野寺梵宮懸玉牒，石泉曇雨浸禪心。停驂坐轉鍾聲午，緩帶邊隅思一襟。井陘道中小雨曾佩：客路風塵亂拂衣，曉來飛雨為驅除。四天遼郭開雲漢，萬艸葱濛接帝畿。秋近郊原消暑氣，時和辨麥喜成畦。衝泥□□慘車馬，塞上王臣猶未歸。

阜平邑南四舍汴有温泉焉。予閱邊關過其側，蘇尹舉以告

予往臨之。少府王子從予，因憶家鄉事，謾成鄙句，志喜云。曾佩：昔浴温泉明水刹，今來絶域又温泉。地分南北符陽道，人在乾坤結善緣。一掬冰壺清到骨，數涓仙液妙通玄。湯盤願借泉來往，新又新之日灑然。

題劉蓉峯宅曾佩：宸翰清風月朗樓。曲徑朱甍結盡樓，四天開廠近層霄。聲從漢苑穿廉爽，光借秦宮入座饒。一榻羲黃驅俗夢，半生孔周照前修。揮聯奎璧吹噓早，奕世清明濟聖朝。

閱故關和壁間芹谷韻曾佩：日日關坡度，何如入定僧。睡穩，貝葉午經層。服馬終歸勒，冥鴻不及矰。丈夫勞宇　奔馳忙月日，笑我憶山僧。路轉山腰阨，關開石磴層。內，豈得問誰能。　冰從龍破石，雲送鳥迴矰。世黨多真幻，何售見一能。

西關志紫荊卷之八

滿城　孟銘撰

紫荊關新建城樓記

紫荊關形勝甲諸關。山河險固，盤道縈紆，誠雲并之都會，而京畿之扃鑰也。景泰初以迄於今，徃徃以為重地，命將鎮之，壯形勢固關要也。弘治三年春，適巡撫張公偕閱視左通政元公、巡按蔣公，按部之餘，咸謂守備紫荊關太監羅公、都閫左公、揮使李公曰：關城東北山形峭拔，於此建樓宜。羅公等惟命是聽，委把總指揮杜雄徃董其事。卜日鳩工伐材，構樓五間，規模宏壯輪奐，翬飛雄冠一方。與夫修教場以練戍卒，置將臺以觀軍容，築運道牌墻，建察院儀門牌樓兩座，馬廠一所，以至右門修飾之固，盤道削治之平，嚴條約，謹教閱，繕城堡，廣耕屯，確乎皆實政，前此未之有也。以是年庚戌三月始事，至次年辛亥六月訖功。是役也，羅公督之，左公實贊成之，蓋不忘巡撫諸公之初心也。始終竭慮而已，不憚其勞，經畫有方而人不知其費，制作壯麗而人不以為侈。壯武威，禦虜寇，脩廢舉墜，百度一新。君

子曰：政之先務匪直為觀美已也。樓成命予為記，故述其興作之由，俾誦而傳之，以垂永久焉。

弔樂毅文　柳宗元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蹇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西顧徬徨。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弔樂毅文　元諸暨縣人江陰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

吾觀戰國之相雄兮，曷有庶幾乎王者之師。惟夫子之出其時兮，而不軌於衆馳。當其合秦趙於齊西兮，拓汶篁以蔪植。下連城之破竹兮，曾何有乎莒墨。在兵法有脫

兎兮，胡三年之及拒。豈其力之不能兮，抑要功於弗舉。昔穆子之在鼓兮，城可獲而弗為。必食竭而力盡兮，然後取戴韄以歸。觀夫子之持重兮，方戒令於鈔掠。曰封墓以表閭兮，有孟津之遺略。新王不以間入兮，豈成名于小慧。托微罪以去國兮，遂免身於上計。後吾不可以逆慮兮，紛成敗而智愚。去千秋而尚友兮，曰有人乎草廬。誓之死以鞠躬兮，傷日中而濛汜。援夫人以徵昔兮，增長悲於不已。

劉因

弔荆軻文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定保將歸北雄，息肩于易水之上。草枯水落，寒風颼起，登高四望，慷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荆軻與太子瀝泣共訣，刎血相嚥，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滅國，奇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軻乎。吾想夫子之憤惋，千載不散，游魂于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弔焉。其辭曰：稷文祚絶兮天驕强嬴，六王猖狂兮繫首咸京。席捲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求死兮膏鑊鋸之餘腥。脱身于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為哉。此何時兮，不匿影而逃形。

慙一時之豢養兮，遺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傷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兮，豈燕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罷兮，素羅未游。子亦何人兮敢與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良謀，招賢養士兮信義是求。胡為嗾猲驕搏於菟兮，不顧吞噬之憂。召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燕士之奇節兮，吾為子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兮，寫我心之悠悠。

紫荊關社學紀事

御史桂榮

古者出師受成於學，皆釋奠於先師，示有本也。荊馬峪嶺屹乎嚴關，宿兵以守。在昔御史創疏社學，乃具師位，用柔頑鄙，俾將領朔望謁焉，擇童髦執其相禮，示有宗也。今年夏予至自龍泉乃問焉，視之祠宇具存，漫碑無刻。夫嚴扃固守備，自今茲盍附傳諸有紫荊、倒馬環拱畿輔，控壓雲代。景泰初隄備增嚴，率用都督重臣增戍防，秋時警備最密，山木成長，隘口阻塞，嗣之重臣不臨，鎮寺迭據，遂弛備不脩而法用隳矣。兩關既革，鎮寺與峪專有，守備將官及指揮把總習玩成廢，崄夷易

勢，間聞寇警，私道錯行，而守之難於力矣。嘉靖辛丑冬，予來代巡關事，度荆馬三關，將官鮮統，御卒無幾，率相玩寇，乃上疏紫荆關宜建分守參將而連制峪嶺三關，將即設而無兵與無將同，乃覈保定工暇官軍二千人宜益關守，尚增馬五百匹以壯騎操，其粮與草亦當與舊戍齊同，保定總院劉範東翁樂與同疏，遂奉詔可。明年春正月紫荆有參將兼制浮圖峪、插箭嶺、倒馬關與龍泉關，則自梁臣始。浮圖峪分制白石、黄土嶺、磐石等口，自守備陳明始。龍泉關注選把總，自戴隆始。娘子故關直隸真定督府注選把總，自丁時始。自今體統檢扼乃有相承云，而吾將士出徃則必謁告先師，以不悖昔人重本之意，合紀職銜俱勒之碑陰，以垂考於不朽。嘉靖壬寅中秋日廣信近

庵桂榮書。

新城烏龍溝記

監察御史
王士翹

烏龍溝舊為李家嶺，守以千百户，轄于浮圖峪，統于紫荆關。先是撫按諸公慮其要害，疏請添設把總指揮一員，徙於烏龍溝，然其稱衝猶曰李家嶺云。嘉靖丙午，舜澤蘇公祐一樓徐公祚復建議改曰烏龍溝把總，烏龍溝之下曰砲架溝，西北舊有墻一

帶，夾水敵樓二座，形勝雄壯，險阻可據，墻之東南為民地五十畝，乃畝易一金鳩工聚材，環三面而築。丁未夏，百雉始新，官軍尚投民舍。王子士翹按視之惕然，亟命築重門以禦暴客。行臺之南建公廨以居把總，分土列市，修營房以棲軍士。即高阜而為廐，相下地而鑿井，厥用維利，厥宅攸奠，而戍卒忘勞矣，戍卒忘勞夫然後官得而用之，以守以戰，以却胡焉，以羽翼紫荊，以環衛畿甸，城乃有裨經始者之志庶其不荒，而翹亦因以逭責也。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信哉。是為記。

都憲林公德政記

翰林侍講
四明吳惠

出內臣為鎮守，蓋昉於永樂以後，當時亦暫設以備天下非常，嗣是遂為定利，至正德間益增廣，凡要地巨藩財賦兵戎悉從主轄，而所在病矣。我皇上入纘大序，諸弊政以次剗除，罔俾虐民者得列在有位，國家元氣至是漸復，猗歟盛哉。紫荊關在王畿西北，東接居庸，西連倒馬、龍泉二關，舊常各設太監一員，與守備協同鎮防，迄于今未改。中丞林公抵任，廉知其黷貨作威，大刻于民，具實以聞，疏入，朝廷即命之還京，三關軍士歡呼踴躍，舉忻忻相告曰：今而後財不患於侵漁，力不疲于私

役，凡我同事始獲蘇，而可以專力保衛，無復他虞，伊誰之功也，合樹碑以昭乃績，因謀之守備指揮茂鎮，託保定別駕程君伯祥來謁予文記之。予惟成天下之事在機，赴天下之機在人，機弗際雖勞而無成，官弗良雖遇事機而弗克赴，古今恒弗相值，故有志者抱憤懣之歎，坐視者貽僨事之機，其所從來遠哉。我皇上銳意太平，諸病民者祛之惟恐弗速，往者聞亦嘗有建白欲去天下諸鎮守者，而根連蔓引牢不可拔。公為人篤志博聞，公忠端亮，平生於所當為者奮然必為，無少畏懾。甫下車搜剔蠹弊，地方輯寧，又深慮害本未除，乃首抗是疏，當我皇上大有作為之時，而公又克負荷如此，故能成是偉烈以綏靖邊方也。使公稍存顧忌，又弗遇我皇上精明仁勇，則餘百年之積弊，能一旦即去者哉？居庸隸順天時侍御余公以巡關至，并劾去其守，三關盛事同出一時，可不謂難矣哉。予故不敢以不腆辭，特為記之，以遺後之人，俾其知成之若是之不偶然也。公名有孚，字以吉，閩之莆田人，發身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董南北畿學政，進南京大理寺丞，尋轉北少卿，未幾遷今官，其治行可書者固不止此，不係於關，故不盡述云。

浮圖峪新建敵樓水口記

戶部主事
昆陵劉乾

弘治甲子秋，北虜闖竊，闔檄數至。天子若曰，嘻，予邊民宜恤，惟斥逐之餘，繕治疆圉，以守以攻，用成綏來，其在一二大臣祇若事，乃簡命通政參議叢公，璽書馳轂，歷紫荊、倒馬、龍泉三關，經畧形勝，兼視我師。公受命兢奮惕若巨盜臨其室家，踰越險阻當食屢妄，凡六旬徧閱關隊，視其頹遺，召州縣守令之能者，授以宿畫皆就堅壘，惟是浮圖峪實當我西户之北牖，東控紫荊，南扼倒馬，北拒宣府、大同，要害為最。其西北為拒馬河，當虜衝道，宜有以截禦之者，而水奔迅疾，比至城東以峻峽蕩口，號怒益猛。先是或堰石為橋，勢與水敵，盛秋積潦水負城冒堰，春地數里如震，橋遂不支，以就圮夷。又或列柵參差，加銕棘數千伏以木枿土石，水漲去如前，人無能策。公至，訊視其故，嘆曰：茲水之源，實受萬壑，兼沿原瀆渠淮，侵以東峽，射以城隅，其勢已欝抑驅勤矣，益之柵堰豈惟功徒費將，斯城實憂。古之善治水者以不與水争地為上，茲其然乎。乃悉命墮其遺址，以順水勢，即西峽東壁藉石為崇臺者二，高三丈，廣益其高二丈已上，構重樓，堞櫓衝竿擊礮百具皆備，水中列僇木拒馬雨匯鑿石鎮柱，鎖以銕纜，與水柔遂水不為害，而峪之捍禦益堅，工告落成，峪守備王君天府及蠡吾尹吳君子昇咸率從吏以伐石紀德告公，公謙

避不允，二君遑遑，既則私謀於乾，惟公表儀朝著遠猷大謨密勿於廟堂之上，不知其幾。而茲經畧特其一事，修築金湯千里若干所，而茲敵樓與水口，特其一處一事。一處以紀公德，於公何有，而公亦安用此耶。顧惟古者有功德於人，用圖永久弗忘，則斯舉也固吾曹弗能已者，不以瀆公可也。公又奏討帑銀，鬻地三十餘畝，以為演武之所，其保障邊方之心至矣。係之詩曰：天地無外，物乃有和。繄我皇明，守在四夷。犬羊貪黠，謂天益高。觸噬藩陲，居民以號。天子曰嘻，其斥而護。孰効厥成，以毗予度。時維叢公，既武既祇。走轂十城，設險視師。乃經乃畧，金湯崒崒。維茲浮圖，水暴而齒。不有鍵堰，孰遏敵衝。既鍵而堰，水怒則崩。卧橋列柵，歲無城勞。神憊慮殫，如彼滔滔。維公大智，行其無事。勢不與爭，水順而逝。層臺嵯嵯，樓櫓翬翬。拒馬鎮石，神呵鬼持。將閑決勝，士嬉待敵。利器具陳，孰敢予突。疆城安安，惟公之功。憑夷獻力，維公之庸。公歸廟堂，圭裘載錫。遺績斯石，永永無歎。

浮圖峪設教場記

經畧侍郎叢蘭

浮圖峪即古之蜚狐口，為緣邊要害最甚者。我朝建堡屯兵設官以守之，弘治甲子，

予以通政參議奉勅經畧，已增戍壘城築臺構樓矣，獨無地以教閱士卒焉，乃命蠡吾尹吳堂，偕守備王京、廣昌尹柴山以銀五十兩易鄰民左名地三十八畝，官廳將臺厨舍次第修舉，今正德癸酉，子又以户部侍郎兼都御史奉勅巡視，繼守備關濂白，以地屬直隸，恐年愈深官屢易人，啓事端，當勒石以識之，遂述其始末以告來者。

弔三忠祠文

御史陽屏
徐汝圭

竊惟天地高下，山岳流峙，人不虛生，功當濟世。若三公者，其可以成敗論乎。憶昔己巳，

皇天不弔，藩屏開延，犬羊載道。

王師既摧，邊關遂倒。惟靈倉卒莫支，以死自効。雖不能違天之怒，以碎斬胡虜於一戰之秋，然凜凜精英至今猶有生氣，而忠義之在人心，莫不忿忿自厲，必欲餐胡膏，飲胡血，以泄公不平之氣於數百年之後者，則前日之餘風有以激之也。然則論公濟世之功，獨可以敗少乎，且公雖往矣，時與睢陽諸君子執袂相遊，猶當為厲鬼以殺賊，則今之責望於諸公者猶在也，抑猶有大於此者，百餘年自廟堂以及邊士，凡内修外攘之舉，罔不精白乃心恪勤匪懈，則又遠鑒前轍，而為皇圖永固之計，未

必不自諸公發之，然則濟世之功獨可以一時論乎。嗚呼！非公也，天也。蓋將以鼓億萬人忠義之心，倡億萬年勇敢之氣，而一時之敗實以所為億萬世先事戒，固天有以為之，然天實假手於公，而所以濟斯世於無窮者，今固不敢少公而歸之天也。職仰承天命，代歷于茲，徃視爾師，用殄群醜，昭告公靈，尚祈默祐。

督脩官直隸隆慶衛掌印指揮張符
千户劉祚

西關志倒馬關目録

卷一

沿革　疆域　形勝　星野　山川

關隘　城池　軍馬　墩臺　邊情

擺撥

卷二

倉場　草場　庫房　教場　屯堡

征徭　歲用　公廨　學校　官司

卷三

人物　風俗　物産　祠廟寺觀附　壇壝

陵墓　驛傳　巡司　鋪舍　橋梁

窑冶　牌坊　古蹟　礦洞

卷四　制勅
卷五　章疏
卷六　藝文
卷七　藝文

倒馬圖論

曩余行關，由白石口西南入插箭嶺，登新城而望，見城西曰西峰峪者，郊原平衍，橫亘里餘，數萬騎可並馳騁，所限隔者一墻耳。墻卑薄不設敵樓，即虜至無敢登墻禦者，春秋譏失險若此，險安在哉！又六十里南下倒馬至上城，蓋舊關也。觀城池之固，覽山川之雄，則歎曰，賴有此爾。丹崖十仞，壁立峻絕，溪流汹湧，三面環遶。六郎之城如在雲中，我師臨城，矢石交流，虜固未能冒險策騎順流而不者，雖然守此以衛內郡可也。虜得至此，箭嶺以南，上城以北，無噍類矣。然則插箭嶺其外户也，禦寇不於外户而於寢門，縱令未能入室，所損不已多乎。倒馬關下城宿師為便，環城皆河，高山臨之，故慮不在河而在城也。關南二舍為軍城，宋王安撫經略之遺迹，積芻餉而屯援兵，有足恃者。又其南則落路、吴王二口，均當要害，而吴王口尤甚，商販往來，曾無寧息，踐踏積久，遂成坦道。利之所在，民日争趨，亦不能盡禁。然遠於倒馬而邇於龍泉，倉卒有虞，責援於龍泉把總，庶乎其可也。

要之插箭嶺為急，吳王口次焉。是故知險易之勢、知緩急之情者，可與語守矣。王士翹謹識。

西關志倒馬卷之一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士翹編校

沿革

倒馬關上城，古為青龍口，漢時戍兵於此，建置莫考。或謂宋太宗時，高陽關副都部楊延昭至此倒馬，本城南門外石上若有遺跡，因以名之。寰宇記云：滹水出倒馬關，經石臼子里，採筏者乘筏至此，失隄防，有停滯之患，出路險峻，馬為之倒，因以名之。二說未知孰是。

國朝洪武初，設保定府唐縣巡檢司官兵把截。正統改元，益以定州衛官軍協守。己巳，北虜入寇，由此出沒。景泰二年，內臣盧義、都督劉聚、參將顏彪統領五軍團子手官軍三千員名，戍守本關。後除都指揮戎亨充守備，改調真定衛中千户所官軍守禦於此。景泰三年，因上城狹小，官軍居處不便，乃於城南三里曰桑園，相度山

勢，復築城一座，三面瀕河，一面跨山，規制弘備，是謂下城，以迄于今，參將居之，統理諸隘口，仍稱倒馬關云。

疆域

倒馬關東至保定府完縣一百八十里，西至大同府五百里，南至真定府曲陽縣一百五十里，北至大同府蔚州廣昌縣九十里，東北至京師五百六十里。

形勝

絶壁崇崗，仰觀萬仞。巨川深匯，俯瞰無涯。上下兩城，相為表裏。南則軍城儲餉，北則箭嶺屯兵，戰守咸宜，視他關為尤險云。

星野

詳見居庸關志。

山川

白石山 在倒馬關城北八十里，高聳雲漠，山石俱白，故名白石山。**石門山** 在關南一十五里。**馬耳山** 在本關東南七十里，山峯並聳若馬耳然，故名。**狼牙山** 在本關西南六十里。尖峯擺列勢若狼牙，故名。**錦屏山** 在軍城東門外有高山一帶，如五彩錦屏，故云。**鷄冠山** 在插箭嶺南二十里，其山峯嵯峨若鷄冠然，故名。**大茂山** 在關東北石門村，屬唐縣。太平御覽云：本恒山也。又連曲陽縣北一百四十里，本屬中山府。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二山蓋連延至於碣石也。北都賦：茂山，恒岳之別名。**葛洪山** 在關東南，屬唐縣。晉葛洪字雅川，棄官脩煉于此，因以名山。山勢奇秀，四面環拱，松栢交翠，宮觀甚多，惟中岩清虛聳翠而宮曰上清，下有楊家峪，即葛洪隱處，宮觀多已毀壞。見存清虛宮，崇玄堂，北岳廟，崇寧真君廟。有碑記。**恒山** 在關西，亦曲陽縣西北，自渾源州由蜚狐口達曲陽，山脉不斷。地志云：恒水出常山郡曲陽縣恒山北谷，即其地也。世傳大舜北巡，有飛石殞于曲陽，因建祠柴望焉。**嘉山** 在關東南。曲陽縣北七里，唐郭子儀敗史思明地也，峻拔秀麗，其色蒼蒼，其勢巍岩，且產金出奇，故名。其峯畔有神祠，龍潭清冽，絶巔處有石寨，潭右有金石仙人洞、聖公祠、昭福庵，風景繁多，遊人騷客每登詠焉。**少容山** 即黃山。在關東南，曲陽縣南十八里，為殷女昌容隱居之所，以其年老而容尚少故名焉。相傳山阜產金礦，多美石，今石尚有而礦不復有也。後黃石公遊寓于此，又名黃山，中有寶刹，山陽寺古風洞相傳通連嘉山金石仙人洞，今已淤塞，無所考也。**香岩閣山** 在關東南曲陽縣北六十里。疊嶂參差，凝烟含翠，絶壁千尋，峯巒萬狀，有石碣及遊人題咏，元進士碑記存焉。**孤山** 在關東北屬唐縣。其山坦平不與諸峯相接，故曰孤山，亦名堯山，堯母登此山以望慶都縣，又曰望都山。**唐岩山** 在關東，屬唐縣。史記：堯始封於唐，便登眺，故名。今山勢不高，岩石無存。**堯山** 在關東，屬唐縣。昔堯帝行樂於此，用石疊岩以望都縣俗謂之都鄉，在望都疆界。**夾耳山** 在夾耳庵口，兩山夾小如耳，故

云。**曹鎚山**在黍查口。**鶩毛嶺**在黍查口。**艾葉嶺**即艾葉嶺口。**狼牙大嶺**在狼牙口。**張公寨**在軍城南二十里，有高山孤聳。正統己巳，北虜犯此，本地居民張公等於此避兵，至今號為張公寨云。**蓮花寨**在軍城西南二十里大山一帶，周圍九山突峙，狀如蓮花，其中空谷平曠，其下臨河，惟一路可通，可以避兵，號為九頂蓮花寨。**火頭寨**在艾葉嶺。**神臺寨**在吳王口迤北高山。**唐河**發源大同府蔚州靈丘縣戲風嶺下，入龍門，經本關，環遶上下二城，因陶唐所封之地得名，由定州入滾水，達河間。**狄水河**在關東南，曲陽縣東三里。發源于恒山北谷，順流至定州與滾水合，世傳宋狄青治中山時漕運于此，今已淤塞，尚有古石橋在焉。**湯河**在倒馬關上城迤西一里。**葫蘆潭**在魚兒創口。**曲逆溪**在縣治南，以水有挽流之狀，故名。秦因置曲逆縣，即曲陽也。**香爐石**在香爐石口，有石似香爐，故云。**南巖石**高十餘丈，臨河，在上城西南。**高石堂**在高石堂口，有大石二塊，故云。**養馬樓**在羊馬樓口，有南山、吳山，其高峻如樓，可以牧馬，名為養馬樓。今曰羊馬樓，音誤。**龍窩**在龍窩口，河溝有石堂，名為龍窩。**仙人洞**在搖箭嶺。**齊雲巖**在關東北，巖壑崒嵂，古木奇藤盤旋翳鬱其間，泉甘可以療疾。**東鹿巖**在關東，巖壑深邃，外隘內廣，可容千餘人，有源路通天透光，其勢三凸，故後人名為三丘古洞。**老姑峪捨身崖**在葛洪山西南隅，去關八十里，其峯險峻。宋時有老姑不知名氏，亦不知誨，嘗語人曰：貧道住世二百年矣。言畢投崖不墜，飛升而去矣。故名曰捨身崖。見一統志。**銀洞**在關東北，屬唐縣。有高尖峪、空閑窯四處，見一統志。昔有人取礦煉為銀，力多利少，後不復採。**桃花洞**在關東，屬唐縣。有馬耳峯，峯後有洞曰桃花，歲旱，四方人取洞中池泥置瓶中，比到下方泥已化水，屢禱屢應。元至元年間，自春徂夏，數千里不雨，保定路總管常通、唐縣知縣同日取水，甘雨達旦。洪武甲子夏大旱，知縣趙永昇跣足露頂，步至洞口，三日甘霖大作。**唐梅仙洞**在關東北，屬唐縣。古傳謂大唐梅仙於此脩真，故云。其村亦以此名。

關隘

倒馬關所轄隘口

倒馬關上城隘口三處，管總官一員管之。

上城東南至下城三里，唐縣地方，裏口緊要，有險可據。夾馬石口東南至關一十里，唐縣地方，裏口緊要。孟良臼口東南至關一十五里，唐縣地方，裏口緊要。

柳角庵隘口四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柳角庵口南至關一十五里，唐縣地方，裏口稍緩。柳角口南至關一十里，唐縣地方，裏口稍緩。嵩地庵口南至關二十五里，唐縣地方，裏口稍緩。吊驢崖口南至關四十里，廣昌縣地方，裏口稍緩。

插箭嶺隘口一十三處，守備一員統之。

插箭嶺口南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東峯峪南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西峯峪南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黑石溝南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石城溝南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虎伏溝口南至關五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牛班溝口東南至關五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東窯峪口東南至關五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西窯峪口東南至關五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中窯峪口在東西窯峪之間。跌馬崖口東南至關六十里，廣昌縣地方，外

口緊要。六嶺口東南至關七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白道庵口東南至關五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

軍城隘口八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軍城北至關六十里，唐縣地方，裏口緊要。此城道理適均，屯兵積粮軍民兩便，緩急可倚。周家堡口西至關六十里，唐縣地方，裏口緊要。玉河安口西至關七十里，唐縣地方，裏口稍緩。

營溝口西南至關四十里，唐縣地方，裏口稍緩。岳嶺口東北至關六十里，唐縣地方，裏口稍緩。夾耳庵口北至關四十五里，唐縣地方，裏口稍緩。大嶺口東北至關五十里，唐縣地方，裏口稍緩。小關城口東北至關四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

落路口隘口一十三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落路口東北至關九十里，阜平縣地方，裏口稍緩。蒸餅石口東北至關一百五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夾折腰口東北至關一百二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鐵嶺口東北至關一百三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銅録崖口東北至關一百四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漆林溝口東北至關一百三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狼牙口東至關七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狼牙大嶺口東至關七十里，廣昌縣地方，外口緊要。新古道口東北至關七十里，廣昌縣地方，裏口稍緩。羊攔城口東至關八十五里，靈丘縣地方，外口緊要。柴皮嶺口東北至關八十里，阜平縣地方，裏口稍緩。六嶺兒口東北至關一百四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黑鷹陀東北至關一百四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

吳王口隘口一十九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吳王口東北至關三百二十里，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阜過道溝口東北至關三百一十里，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阜陡嶺兒口東北至關三百四十里，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阜魚兒創口東北至關一百四十里，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阜夾耳庵口東北至關三百四十里，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阜龍窩溝口東北至關三百五十里，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阜高石堂口東北至關三百三十里，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阜養馬樓口東北至關三百三十里，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阜鎗峯石口東北至關三百五十里，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阜黍查口東北至關一百五十里，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阜火炭溝口東北至關二百里，縣地方，外口緊要。阜平門罕嶺口東北至關二百里，縣地方，裏口緊要。阜平香爐石口東北至關二百一十里，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阜艾葉嶺口東北至關一百六十五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古道溝口東北至關二百一十里，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阜上罕嶺口東北至關一百八十里，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阜楊洪口東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縣地方，裏口緊要。阜下罕嶺口東北至關一百八十里，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阜青羊溝口東北至關二百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

城池

按倒馬關下城，自景泰初年相地于關南三里，曰桑園。天順末年，脩築正城一座，

南跨崇岡，北臨巨川，即唐河城。周圍七百四十一丈，高厚不等，四面包砌以磚。成化弘治年間，相繼添設月城、敵臺、樓舖而規制益備，東、西、北門三座，水門一空，月城三座，敵樓二座，城樓七座，舖舍三間，護城墩八座，唐縣地方。

倒馬關上城洪武初年建立。正城一座，磚石修砌，周圍七百六十四丈，東、西門二座，圈城二座，水門一空。嘉靖二十四年，於水關增修正城一道，長七十一丈，東山坡增修月城一道，長一十二丈，東山頂添修月城一道，長六十丈，東、西門二座，大墩一座，護城墩六座。

夾馬石口堡城一道，南北門二座。

孟良臼口堡城一座，南北門二座。

柳角庵口總弘治十四年建立。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柳角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蒿地庵口正城一道。

吊驢崖口正城一道。

插箭嶺原係廣昌守禦千戶所烽燧之處，弘治三年勘係本關要害地，創建城垣。弘治十七年，城漸增廣，後又展修圈城。重門堡城一座，周圍五百八十丈，東西樓二座，南北樓二座，門二座。嘉靖七年建立正城一道，十三年又設正城一道，與堡城相接，名曰西峯峪，舖樓東西各三楹，鐘鼓樓一座，新城門外壕二道，浮橋一座，垛牆一道。二十四年新設正城三道，共長六百二十三丈四尺，北城外城一道，門一座，東西峯峪相接，護城墩六座。

東峯峪新城北門外，迤峪東，正城一道。

西峯峪新城北門外迤西，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樓舖一座，鐘鼓樓一座。

黑石溝正城一道。

石城溝正城一道。

虎伏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牛班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東窯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中窯峪口在東西窯峪之間。

跌馬崖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六

嶺口正城二道，過門一空。白道庵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軍城總始自宋太宗雍熙改元，甲申創立為寨。神宗熙寧乙卯改寨為邑，後未考何代而廢。正統己巳醜虜經此入寇，景泰三年增修堡城一座，周圍六百五十丈，垛口九百一十箇，敵樓一座，東北門二座，俱有圈城重門，南水門一空。周家堡口正城二道，過門二空，水門二空。玉河庵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營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岳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夾耳庵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大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小關城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水門一空。

落路口總正統四年建立。正城九道，長五十九丈五尺，過門七空，水門一空。蒸餅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夾折腰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鐵嶺口正城四道，水門四空。銅録崖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漆林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狼牙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狼牙大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新古道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羊攔城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柴皮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六嶺兒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黑鷹陀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吳王口總弘治十年建立。正城二道，水門二空。過道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陡嶺兒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魚兒創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夾耳庵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龍窩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高石堂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養馬樓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鎗峯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黍查口正城二道，水門一空。火炭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門罕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香爐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艾葉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古道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上竿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楊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下竿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青羊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軍馬

倒馬關下城軍二千一百一十七名，原額軍九百三十七名。嘉靖二十五年題准，添設揀選真定衛採草余丁一千一百八十名以充正軍，修理營房一千一百八十間以居之。

倒馬關上城原額軍四十六名，嘉靖十五等年，陸續添設軍一百三名。夾馬石口原額軍一十五名。孟良臼口原額軍一十四名。

柳角庵口原額軍一十九名。柳角口原額軍五十四名。蒿地庵口原額軍一十名。吊驢崖口原額軍一十名。

插箭嶺原額軍三百名，嘉靖二十五年添設真定定州二衛余丁改充正軍八百名。虎伏溝口原額軍二十二名。牛班溝口原額軍二十名。東窯峪口原額軍一十名。西窯峪口原額軍一十名。跌馬崖口原額軍三十六名。六嶺口原額軍二十名。白道庵口原額軍四十二名。

軍城原額軍一百三名。周家堡口原額軍二十一名。玉河庵口原額軍五名。營溝口原

額軍一十五名。岳嶺口原額軍二十九名。夾耳庵口原額軍二十名。大嶺口原額軍一十二名。小關城口原額軍一十八名。

落路口原額軍一十五名，添設軍一十五名，民壯一百四名。蒸餅石口原額軍一十五名。夾折腰口原額軍二十名。鐵嶺口原額軍一十名，添設軍一十五名，民壯四十三名。銅録崖口原額軍一十五名。漆林溝口原額軍一十五名。六嶺兒口原額軍一十一名。狼牙口原額軍三十四名。狼牙大嶺口原額軍一十七名。新古道口原額軍一十名。

羊攔城口原額軍一十八名。柴皮嶺口原額軍一十名。

吴王口原額軍四十六名，民壯一百三十六名，添設軍一十五名。過道溝口原額軍三名。陡嶺兒口原額軍三名。魚兒創口原額軍四名。夾耳庵口原額軍一十五名。龍窩溝口原額軍一十三名。高石堂口原額軍一十六名。養馬樓口原額軍一十六名。鎗峯石口原額軍三名。黍查口原額軍一十名，添設軍六名，民壯二十七名。火炭溝口原額軍九名。門罕嶺口原額軍七名。香爐石口原額軍一十名。艾葉嶺口原額軍一十九名。古道溝口原額軍一十一名。上竿嶺口原額軍七名。楊洪口原額軍二十一名。下竿嶺口原額軍七名。青羊溝口原額軍一十名。

倒馬關原額馬一百一十匹，嘉靖二十五年添設馬三百九十匹。

插箭嶺原額馬三十匹，嘉靖二十五年添設馬七十匹。

墩臺

倒馬關下城順城墩衝要，離關一里，軍三名。鎮朔墩衝要，離關一里，軍五名。鎮虜墩衝要，離關一里，軍五名。鎮靖墩衝要，離關一里，軍五名。鎮安墩衝要，離關一里，軍五名。永康墩衝要，離關二里，軍五名。落鴉陀墩僻靜，離關七里，軍五名。北嶺子墩衝要，離關十里，軍十名。柳角東墩僻靜，離關五里，離關十里，軍十名。柳角西墩僻靜，離關五里，軍十名。蒿地庵墩僻靜，離關三十里，軍五名。吊驢崖墩僻靜，離關四十里，軍五名。

倒馬關上城大墩衝要，離關三里，軍三名。六郎城墩衝要，離關五里，軍三名。東佛兒崖墩衝要，離關十里，軍三名。西佛兒崖墩衝要，離關十一里，軍三名。小水峪墩僻靜，離關十五里，軍三名。摘星嶺墩僻靜，離關二十里，軍三名。瞭高石墩即松樹駝墩，僻靜，離關三十里，軍三名。夾馬石墩衝要，離關八里，軍十三名。孟良臼墩衝要，離關十五里，軍四名。擂鼓駝墩衝要，離關二十里，軍十名。五門子墩衝要，離關二十五里，軍八名。岳武山墩衝要，離關四十里，軍五名。

南嶺子南嶺子墩衝要，離關十五里，餘丁五名。白石嘴墩衝要，離關三十里，係新添墩，餘未撥。上葦子墩衝要，離關四十里，餘丁五名。獅子駝墩衝要，離關五十里，係新添墩，餘未撥。軍城墩衝要，離關六十里，餘丁五名。乾河墩衝要，離關七十五里，餘丁五名。宋家莊墩衝要，離關八十五里，餘丁五名。鎮里墩衝要，離關九十里，餘丁五名。上河墩衝要，離關一百五里，餘丁五名。下河墩衝要，離關一百十五里，餘丁五名。曲陽五里崗墩衝要，離關一百二十五里，係新添，餘未撥。曲陽墩衝要，離關一百四十五里，餘丁五名。曲陽吊魚臺墩衝要，離關一百五十里，係新添，餘未撥。王孤莊墩衝要，離關一百五十五里，餘丁五名。夾山墩衝要，離關一百六十里，係新添，餘未撥。兎兒山墩衝要，離關一百六十里，餘丁五名。高門墩衝要，離關一百七十里，餘丁五名。趙村墩衝要，離關一百八十里，餘丁五名。

插箭嶺東峯峪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五名。北門外大敵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四名。新設大敵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五名。西峯峪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二名。捧槌崖墩衝要，離關六十二里，軍五名。西北護城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四名。西南護城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五名。新砌礦洞墩衝要，離關五十九里，軍五名。石城墩衝要，離關五十五里，軍五名。祭刀嶺墩衝要，離關五十里，軍五名。五嶺子墩衝要，離關四十里，軍五名。柳河水墩衝要，離關八十里，軍六名。虎伏大嶺墩僻靜，離關八十二里，軍六名。水盆兒墩僻靜，離關六十五里，係新添墩，軍未撥。馬連墩僻靜，離關六

十六里，係新添墩，軍未撥。虎伏護城墩僻靜，離關五十里，軍五名。泥孤駝墩僻靜，離關五十里，軍五名。跌馬崖口太平墩衝要，離關五十里，軍三名。護城墩衝要，離關五十里，軍三名。鎮遠墩衝要，離關五十里，軍五名。支鍋石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三名。龍門駝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三名。龍家莊墩衝要，離關八十里，軍三名。松樹駝墩衝要，離關九十里，軍三名。東窯峪大嶺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三名。石堂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三名。西窯峪護城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二名。北里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二名。牛道庵墩僻靜，離關六十五里，軍二名。白道庵口大嶺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五名。喬兒山墩僻靜，離關五十里，軍五名。青靈駝墩僻靜，離關四十五里，軍五名。軍城周家堡護城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二名。營溝口紫荊墩僻靜，離關四十里，軍二名。岳嶺口護城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二名。大嶺口小歡喜臺墩僻靜，離關六十里，軍二名。小關城東護城墩僻靜，離關四十里，軍二名。西護城墩僻靜，離關四十里，軍二名。落路口梯子山墩僻靜，離關九十二里，軍二名。羅圈駝墩僻靜，離關九十八里，軍二名。上崖駝墩僻靜，離關九十一里，軍二名。山湖峪墩僻靜，離關九十五里，軍二名。霸王駝墩僻靜，離關六十二里，軍二名。磨兒臺墩衝要，離關九十三里，軍二名。六嶺兒墩衝要，離關一百十里，軍二名。狼牙口狼牙大嶺墩衝要，離關八十里，軍五名。寺兒溝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四名。狼牙寨墩衝要，離關六十五里，軍四名。栢樹駝墩衝要

離關五十五里，軍四名。

鐵嶺口山河峪墩衝要，離關一百二十里，軍二名。營房墩衝要，離關一百二十五里，軍二名。大桑嶺墩衝要，離關一百二十五里，軍二名。銅録崖墩衝要，離關一百三十里，軍二名。

吴王口湯山墩衝要，離關一百四十里，軍二名。黑崖背墩僻静，離關一百四十里，軍三名。華樹庵墩僻静，離關二百三十五里，軍三名。鄆郴嶺墩僻静，離關二百四十里，軍三名。麻黄駝墩僻静，離關二百五十里，軍三名。魚兒創墩僻静，離關二百四十里，軍三名。陡嶺兒墩僻静，離關二百四十里，軍三名。

夾耳庵墩衝要，離關二百六十里，軍三名。大峪口墩衝要，離關二百五十里，軍三名。

黍查口東灰窯墩衝要，離關二百六十里，軍二名。艾葉嶺墩僻静，離關二百九十里，軍三名。梨樹嶺墩僻静，離關二百十里，軍三名。楊洪口墩僻静，離關二百十里，軍三名。下竿嶺墩衝要，離關二百三十里，軍三名。狗僕嶺墩僻静，離關二百三十里，軍三名。西曹口墩衝要，離關二百七十里，軍三名。

尚書莊桃園平墩衝要，離關二百九十里，餘丁二名。沙穴墩衝要，離關二百七十里，餘丁二名。龍王莊墩衝要，離關二百七十里，餘丁二名。沙嶺兒墩衝要，離關二百六十里，餘丁二名。栢木臺墩衝要，離關二百五十五里，餘丁二名。神嶺兒墩衝要，離關二百五十里，餘丁二名。西曹口墩衝要，離關二百四十五里，餘丁

三。大柳樹墩衝要，離關二百四十里，餘丁三名。東曹口墩衝要，離關二百三十五里，餘丁三名。桑嶺會墩衝要，離關二百三十里，餘丁三名。

邊情

虜自宣府善房堡、東西馬營堡、洗馬林堡入掠，由渡口堡左右衛洪州，順聖川東西城，蔚州至廣昌縣，共四百一十里，東可犯浮圖峪，南可犯插箭嶺，入倒馬關。

虜自大同西洋河、洪四堡、鐵裏門入，由陽和、天城長安堡、二嶺口、磁窰、龍嘴、東河南、招伯石福至廣昌縣共三百九十里。

虜自偏頭關、平行關入，由東河南糟里舖至靈丘縣八百里，可犯本關所屬跌馬崖等處。

虜自鴈門關、五臺縣入，九百里至龍泉關地方。按紫荊關以浮圖峪為外户，倒馬關以插箭嶺為外户，浮圖峪南至插箭嶺六十里，故其邊情大畧相同。

擺撥

自本關至宣府一路，每五十里一撥，共一十四撥。官一員，軍二十八名，馬二十九

匹。又至陽和城一路，每五十里一撥，接大同共二撥，官一員，軍五名，馬六匹。

西關志倒馬卷之二

倉場

倒馬關下城新興倉一所在城內北平地。孟良臼倉場一所在城內西。軍城倉場一所在城內西山坡。狼牙口倉場一所在城內北。插箭嶺倉場一所在城內西山上。吳王口倉場一所在城內西。

草場

倒馬關下城草場一所在城內東南平地。軍城草場一所在城內西崗倉場後。插箭嶺草場一所在城內西山上，倉場同所。

庫房

本關下城中千户所庫房一間在所堂正廳東，收貯贓罰徒工均徭子粒商稅等銀，該所掌印官帶管。神器庫二間在千户所正廳西。軍器庫一間

在千户所正廳西。插箭嶺神軍器無庫在本城北門樓收貯。軍城神軍器無庫在本城東門樓收貯。

軍器盔四千八百七十一頂。甲四千零五副。弓二千七百二十八張。弦二千七百二十八條。撒袋二千七百二十八副。箭八萬一千六百六十枝。腰刀四千三十三把。滾刀二百九十把。圓牌二百四十五面。骨朵二百三十五根。長鎗一百七十七桿。叉一百七十六桿。弩弓一百六張。弩箭二千四百五十枝。鉞斧二十四把。鈎鎗四十九桿。

神器神鎗三百七十三桿。哈喇膳袋俱全。佛朗機三百九十四座。信砲五十四箇。碗口銃二百五十五箇。提砲一千五百七十八箇。虎尾銃四十九箇。石彈子一千四百七十箇。鉛彈子二萬八百四十四箇。鐵彈子四百六十二箇。火蠭砲二十二座。大將軍一座。二將軍一座。三將軍一座。火藥四十三簍。火箭三百六十枝。神箭一千八百四十枝。藥線三百六十四條。鐵送子二十根。窩弓二十八張。皮褡連一百九十七條。鐵蒺藜二千五百箇。

教場

倒馬關下城教場在東門外迤南三里，演武廳房前後二層六間倒馬關上城教場在西門外，演武廳房一層三間。軍城教

場在東門外，演武廳房一層三間。插箭嶺教場在北門外，演武廳房一層三間。

屯堡

按倒馬關軍俱真定、神武、定州三衛分撥調來，原額屯堡俱坐在真定府所屬各州縣，村落散布難以紀載。

征徭

屯田倒馬關中千户所軍屯地土俱屬在真定衛，本衛另委軍政管屯官管理。原額屯地一百九十七頃六十八畝六分，共秋糧二千三百七十二石二斗三升二合。新增地三百一十三頃一十九畝八分六釐一毫三絲，共該銀四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七釐九毫二絲，俱在本衛徵收上納，糧米轉發真定府豐盈倉收貯，新增銀兩解真定府官庫收貯。

地畝倒關下城聽繼軍丁住種，臨關無礙，山場地土遞年徵納子粒糧米七石八斗六升。

倒馬關上城屯地一頃三十九畝，該納子粒米一石三斗九升。

大水峪溝續報出官地三頃三十畝，該納子粒米三石三斗。

小水峪溝官地三十畝，該納子粒米三斗。
軍城官地一十六畝，該納子粒米一斗六升。
岳嶺口官地七頃六十畝，該納子粒米七石六斗。
鐵嶺口官地一頃五十六畝，該納子粒米二石八斗六升。
周家堡口官地九頃七十六畝，該納子粒米九石二斗三升。
玉河庵口官地四頃一十畝，該納子粒米四石六斗二升，山坡地三十頃，該納子粒米三十三石六斗七升二合四勺。
營溝口官地七頃五十九畝，該納子粒米九石四斗二升三合八勺。
以上共該子粒米七十二石五斗五升六合二勺，隨時貴賤易價貯庫。栗樹銀五兩五錢。
均徭銀倒馬關中千户所係隸真定衛，遞年本衛管屯官徵收均徭銀一百九兩，解納本關中所貯庫應用。
商稅銀以一年為則，抽過銀錢米豆貨物等項，變價共約銀二百餘兩。

歲用

參將併插箭嶺守備及中千户所三衙門進表箋銀四十八兩。參將四季造册送後府投下銀八兩。夜不收爪探傳報擺撥銀共約計四十六兩八錢。舊開一百四十六兩，似大冒破，今以紫荆例之，減去一百兩。本關霜降後一日祭楊六郎廟銀二兩五錢。插箭嶺祭楊六郎廟銀一兩。本關驚蟄祭旗纛銀二兩五錢。本關併插箭嶺軍城教書束脩銀一年共用銀二十一兩六錢。本關中所會計軍士布花銀二兩。參將紙蠟銀七十二兩。把總紙劄銀六兩。插箭嶺守備紙劄銀十兩。中千户所紙劄銀一十兩。十百户紙劄銀八兩。上城管總官紙劄銀一兩二錢。中所合造火藥銀一十兩。中所吏目祗候銀二十四兩。中所奏冬衣布花銀三兩。本關年終會奏圖册銀四兩。參將奏繳晏樂銀六兩。本關霜降祭旗纛銀三兩。中所答應使客接遞銀二十五兩。

以上共該用銀三百一十四兩六錢，以一年為則，均徭銀一百九兩，商税銀約二百兩，不足則補以贓罰銀兩，俱係本關中千户所收貯，支用有餘，作正支銷，其子粒變價及栗樹銀，俱備脩理之用，別項不得動支，循環稽查。

公廨

倒馬關下城察院一所，按察分司一所，參將公廨一所，管關通判公廨一所，把總公廨一所，中下戶所一所，中軍官公廨一所。倒馬關上城管總官公廨一所。柳角庵口守口官公廨一所。軍城察院一所，參將公廨一所，管總官公廨一所。周家堡官廳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營溝口官廳一所。岳嶺口守口官公廨一所。狼牙口官廳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落路口管總官公廨一所。鐵嶺口官廳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黍查口守口官公廨一所。上竿嶺口官廳一所。吳王口管總官公廨一所。插箭嶺察院一所，分司一所，社學一所，守備公廨一所。管總官公廨一所，守口官公廨一所。跌馬崖口守口官公廨一所。白道庵口守口官公廨一所。

學校

本關原無儒學，止有社學一所，弘治初年拋立，年久圮廢，正德十六年重立文廟併書舘，共一十八間，選軍士子弟入學，讀書習禮，延師訓教，月給束脩銀六錢。軍城社學。嘉靖六年將空閑公舘改為養正書院，嘉靖十四年裁革，學舘廢弛。嘉靖二十六年重建社學一所，延師教訓軍士子弟，讀書習禮，每月量給束脩銀四錢。插箭嶺社學一所。嘉靖六年，拋立社學併書舘，共五間，選軍士子弟入學，讀書習禮，延師訓教，月給束脩銀六錢。

官司

真定府管關通判一員。

按本關自正德九年巡撫巡關衙門建議添設管關通判一員。至正德十六年，因邊關寧謐，復議裁革。嘉靖六年，又因北虜犯邊，仍議復設前官，曲陽縣駐劄。

王隆陝西扶風人，正德九年任。李壽昌山西太原人，正德十一年任。楊琳直隸寧國人，正德十三年任，十六年裁革。田良陝西興平人，嘉靖八年任。馬雲程山西代州人，嘉靖九年任。劉紹宗山東恩縣人，嘉靖十一年任。王儀鳳山東章丘人，嘉靖十七年任。姜泗陝西蒲城人，嘉靖二十一年任。翁學淵浙江遂昌人，嘉靖二十三年任。武宣河南信陽人，嘉靖二十四年任。

內守備太監一員。

景泰二年，易州都督劉聚奏設內外守備，至嘉靖十年，巡撫巡關衙門建議內守備裁革，止留外守備。

外守備指揮一員，景泰二年添設。

戎亨景泰二年任。趙瑄天順二年任。王信天順八年任。左能成化二年任。李武成化八年任。薛英成化十二年任。蕭英成化十四年任。章敬弘治三年任。王

佐弘治十七年任。盧英正德七年任。翟欽正德八年任。何珉正德十一年任。閻崇正德十三年任。顧聰嘉靖元年任。馬雄嘉靖七年任。李泰嘉靖十年任。崔環嘉靖十三年任。翟文由大興左衛指揮使，嘉靖十八年任。錢濟民由永寧衛指揮，嘉靖二十年任。葉滋嘉靖二十一年任。趙承懋由保定左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年任，至二十四年改調插箭嶺守備，本關設參將。

分守參將一員，嘉靖二十四年添設。

盧鉞由武功右衛指揮使中式武舉歷陞，嘉靖二十四年任。

本關把總指揮一員，成化二十年添設。

施龍成化二十年任。陳欽弘治七年任。袁彪弘治十五年任。孫懷弘治十八年任。張齡春正德五年任。鄭仁正德六年任。何珉正德九年任。霍汝愚正德十一年任。白珩正德十五年任。劉璉保定左衛指揮僉事，嘉靖五年任。劉煥保定中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二年任。薛昂保定左衛指揮同知，嘉靖十六年任。崔高真定衛指揮僉事，嘉靖十八年任。趙承懋保定左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一年任。高輅茂山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三年任。蔣譚保定後衛指揮同知，嘉靖二十四年任。

插箭嶺把總指揮一員，嘉靖元年添設。

王機保定衛指揮，嘉靖元年任。高輅茂山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年任。李淶保定左衛指揮僉事，嘉靖十八年任。薛昂保定左衛指揮同知，嘉靖二十年任，二十四年裁革，設守備。守備指揮一員，嘉靖二十四年添設。趙承懋由保定左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四年任。董光祚由瀋陽中屯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五年任。夏時由定州衛指揮同知，嘉靖二十六年任。

真定衛守禦倒馬關中千户所，景泰二年添設。止書見任者。

千户十員

正千户三員

傅錦　從周　一員缺

副千户七員

王守正　史應元　章寔　鄭蘭　黄欽　羅坤　王用臣

百户十一員

見任百户七員

徐澤　眷世勛　張臣　鮑節　陳淶　陳策　馬永昌

四員缺

所鎮撫一員

趙鼎

吏目一員

缺

中軍坐營管隊及管總管口指揮千百户原無額設，俱係巡撫巡關衙門委用。

本關新興倉大使一員

軍城倉大使一員

軍城驛驛丞一員

西關志倒馬卷之三

人物

按倒馬關僻在萬山之中，本非賢哲所産，建立未久，亦無武舉將選，忠臣、烈婦、孝子、義士咸無可録者，姑虚左以俟。

風俗

按倒馬關山猛氣欝，水急石粗，鍾而生人，類多不清。然性喜朴實，不事浮華，猶有古之風焉。插箭嶺地近口外，風氣剛勁，人性勇敢，習戰鬬而不知禮文，敬鬼神而專事祈禱。軍城習尚朴野而不識詩書，軍擐干戈而亦務農業。其他隘口，風俗可以類推，無太相遠也。

物產

穀類 穀　粟各種。黍各種。稷　麥有大小二種。豆有黑、黃、紅、綠各色，豇豌小匾各種。蕎麥有甜、苦二種。菊秫

蔬類 芹　韭　葱　蒜　芥　白菜　苔蓬菜　蘿蔔有紅白。茄　菠薐　芫荽　萵苣　胡蘿蔔　壯菜　木耳　蘑菇　葫蘆　黃精　藤蒿　管仲　苦苣菜　蕨菜採蕨根洗淨舂爛，仍用水洗去渣留水盛以木盆，澄粉晒乾如麵，食之可以充飢。關山多蕨，軍士知食苗菜不知食根，士魁始教之，此天地自然之利，用力而不用錢，隨取隨足，貧軍賴焉。

瓜類 王瓜　西瓜　冬瓜　絲瓜　苦瓜

果類 杏　桃　梨　李　栗　柿　榛　紅棗　黑棗　石榴　核桃　葡萄

花類 芍藥　薔薇　菊花　鷄冠　萱花　金盞　十樣錦　山丹　千頭金　滴滴金　轉枝蓮　玉簪　石竹　葵花　珍珠　梅桂　米殼花

草類 萱草　鹿門　蒲草　苜蓿　黃白草　穀草　葛條　黃背　監山草

木類 松　栢　椿　楸　槐　榆　柳　楊　杜桑　椵　樺　檀　黃栢　苦蓮　蔡　竹

藥類 蒼木　麻黃　遠志　柴胡　荆芥　防風　桔梗　知母　黃精　地黃　大黃　黃栢　草烏　牽牛　葛根　五味子　升麻　細辛　栢子仁　木賊　天南星　枸杞　艾　菖蒲　紫蘇　人參　香附子　天仙子　烏頭　甘草　半夏　黃芹　茯苓　川芎

禽類　鶩　鴨　鷄　鴿　鳥　鵲　雀　燕　鴈　鸛　鶯　鷁　黃鸝　班鳩　鷓鴣　鷺鷥
鵪鶉　畫眉　青翠　恨虎　鬬鷄　野鷄　雉鷄　石鷄　黎鷄　鴛鴦　紅鴉　鵰　鵠
鷹　慈烏　半趐　黃雀　麻雀　黃鴉
獸類　馬　騾　驢　牛　羊　猪　犬　猫　豹　虎　熊　鹿　麞　麅　獺　狼　鼠
狐　獾　青羊　野猪　猴　兎
鱗類　鯉　鮎　鯽　鱔　鰕
蟲類　蛇　蝦蟇　蚰蜒　蝙蝠　螳螂　蟬　青蜓　蝶　蜂　蜘蛛
貨類　銀　鉛　絲　黃蠟　白蠟　靛　蘇　油　蜜　花椒　紬　布　綿　絹

祠廟寺觀附。

倒馬關下城真武廟　觀音堂　梓童廟俱在城中。城隍廟　關王廟俱在甕城內。馬神廟　關王廟
三官廟　觀音堂　五道廟二所　泰山娘娘廟俱在城外關廂。旗纛廟在城外正南三里教場內。
倒馬關上城宋將楊六郎廟　真武廟　關王廟　城隍廟俱在城中。水月寺在城外迤西三里。
軍城三官廟　真武廟　觀音堂　關王廟　法雲寺　普淨寺俱在城中。金牛院在城外東南。狼牙口

龍王廟　**落路口**觀音堂　**鐵嶺口**龍王廟　關王廟

吳王口真武廟　龍王廟

插箭　三官廟　關王廟　馬神廟　山神廟俱在舊城北門外新城內。楊六郎廟在南門外，有祭。北嶽廟在曲陽縣城內，有北嶽之編。

壇壝

所屬壇一所在本關土城外西北二里。

陵墓

倒馬關隘俱窮谷中，山陡水急，原無古人陵墓。茲所紀者多曲陽境內，因其近關，故特志之。

戰國藺相如墓在曲陽縣西北二十里，相如村前。**李左車墓**在曲陽縣南三十里，牧山之陽，高七尺，圍五十步，有石衛尉存焉。世傳左車瘞衣冠于此。**三國邸稱墓**在曲陽縣東二里，高二丈，周二畝，石作文武衛尉，獅、虎、羊、馬，石刻二通存焉。**邸順墓**在曲陽縣東南三里，甃以石，內竪以四衛、四虎、獅羊，真原石刻在焉。**邸浹墓**順之子，在順墓前左。**唐甄**

果毅墓在黃山後，被人發開，見志石始知。元關玉墓在曲陽縣西南四里，張鏞撰碑存焉。關思義墓在玉墓後，乃承德郎僉江東道肅政廉訪。關鏞墓在玉墓前。弘農伯楊瓊墓在曲陽縣西南二十里，有石儀衛在焉。楊祥墓在少容山之東南，有石坊、儀衛、碑刻在焉。翰林學士楊謙墓在瓊墓前。內宰司空楊諶墓在瓊墓前右。

驛傳

香山驛在插箭嶺北，廣昌縣，驛丞一員。倒馬驛在關北三十里，屬廣昌縣，驛丞一員。軍城驛在關南六十里軍城內，屬唐縣，驛丞一員。

巡司

洪河口巡檢司原係倒馬關上城巡司，嘉靖六年內漫石道盜賊生發，改於洪河口，巡檢一員，弓兵六十名。原額三十名，唐縣編僉續添三十名，曲陽縣編僉。軍城鎮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唐縣編僉。周家堡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唐縣編僉。岳嶺口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唐縣編僉。

舖舍

龍拔舖在關南三十里。石舊舖在關南四十里。令公舖在關南三十里。青陽舖在關南四十五里。軍城舖在關南六十里。干河舖在關南七十里。宋家

莊舖在關南八十里。鎮里舖在關南九十里。上河舖在關南一百里。下河舖在關南一百二十里。倒馬驛舖在關北二十里。祭刀嶺舖在關北四十五里。

橋梁

新石橋在關上城迤西一里。晒甲石橋在新石橋之西。鎮虜橋在倒馬關城東門外迤南軍城，餘丁宋源脩。軍城石橋在軍城北門外，宋源脩。

窯冶

磚瓦窯一所在本關下城東門外三里。灰窯一所與磚瓦窯同處。

以上各窯委千百户一員管理，摘撥軍士，採取柴石燒造，以備脩理城垣公廨之用。

插箭嶺磚灰窯共一處在新城北門內山坡上，守口官管理。

其各隘口軍士，多處俱有窯座，燒積磚灰，循環稽查。

牌坊

貞度坊在關城內察院東。籌邊坊在關城內察院西。肅僚坊在關城內千户所西。東育賢坊在關城內社學東。西育賢坊在關城內社學西。激揚坊在關

城內十字街。**萬載金湯坊**又扁安邊重鎮，在關城東門外。**肅僚貞度坊**在插箭嶺察院西。

古蹟

倒馬石在關上城南門外河岸盤石上，有痕狀如馬倒所壓，故云倒馬石，後人因以名關。**六郎盔印**在上城北三十里，相傳六郎岸西路傍。**晒甲石**在上城北三十里，相傳六郎晒甲于此，石上甲痕猶在。**六郎城**在上城東山之巔，相傳為宋將楊延昭拒守之處，遺址尚存。嘉靖二十四年新脩城一座。**吳王口**相傳曾有吳王嘗到此地，因兩山相夾，稱為吳王峽，迤西南三里有吳王沐浴温泉一處，流出極熱，一方勝景。**插箭石**在插箭嶺城南門外，相傳為楊六郎插箭石竪于祠內，插箭嶺以此得名。**祭刃石**在插箭嶺南二十里，石上有刀柄痕。**梳洗樓**在跌馬崖上，相傳為遼蕭后遊幸於此，梳洗石上，梳匣鏡痕尚存。**孟良臼**在關北十里唐河岸，巖下石上有孔如臼，相傳孟良屯兵於此，鑿臼以舂。**賈島洞**在本關西南七十里，相傳賈島曾隱於此，石刻賈島哭栢嚴禪師曰：苔覆石幢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開松雪，經房鎖隙塵，自慚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軍城**在關南六十里，宋太宗時建立，乃古城也。**醞酒井**在軍城內北隅，其水洌而重，相傳醞酒為佳，乃古井也。**五花營**在軍城北門外，相傳漢李廣宿師于此，城北有龍泉，號飲馬池，池多蓮花，時兵屯五處，號曰五花營。遺址舊房五間，後改為五嶽廟，尚存。**晒書臺**在軍城東門外山上，石嵓坦平，相傳楊六郎於此晒書，今書痕尚存，故云。**繫馬樁**在軍城外東南山上，有石孑立如樁，相傳六郎繫馬於此，此亦後世好事者之言也。**鷄鳴城**即軍城北向一處，人以磚石擊之，內若有小鷄鳴然，號曰鷄鳴城。**飛來石**在關東南曲陽縣嶽廟內，世傳以為大舜十有一月北巡狩至大茂山谷，阻雪不前，因遥祀之，而大石飛墜帝側，名安王石。又五載，石飛于曲陽，遂建祠焉。然有磨磐形狀，又云與恒山石窟大小尺寸不同，或者五代而下，既失河

北，姑以藉口。**岳廟鬼**在廟東門內，唐劉伯榮畫二鬼于壁，其神采飛動，人不能擬圖，蓋名筆也。諺云北嶽廟鬼，中山毘盧寺水，皆極古今之妙。**孟良寨**在嘉山絶頂，石於飛石云。登嶢岩，攀緣乃到，世傳宋將孟良避兵之處，當時石磴井臼猶有存者。

礦洞

插箭嶺礦洞在嶺迤南一處，新砌礦洞墩坐落，洞口封閉，廣昌縣地方。**狼牙口礦洞**在口迤東一處，廣昌縣地方。**連子崖礦洞**在吳王口迤西六十里，廣洞千餘處，阜平縣地方。**次溝村礦洞**在夾耳庵迤北二十里，礦洞千餘處，阜平縣地方。**扒背石龍兒青礦洞**在閑驢嶺迤南十里，礦洞千餘處，阜平縣地方。**銀河村礦洞**在羊馬樓迤西五十里，礦洞千餘處，阜平縣地方。**黍查口礦洞**在本城內一處，阜平縣地方。**軍城礦洞**在本城外東北一處，唐縣地方。

西關志倒馬卷之四

制勅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盧鉞：近該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御史鄭重等奏稱，倒馬關地方欲要添設參將一員，已下該部議，謂宜如所請。今特命爾充參將，分守前項，操練軍馬，修理關堡，提督插箭嶺守備，併所轄本關吳王等口地方，遇有警報相機戰守，凡軍中一應合行事宜，仍聽鎮巡官節制。爾受茲委任，尤須持廉秉公，撫恤軍士，如或貪黷害人，廢弛武備，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諭。

勅指揮使崔官：真定定州二處，北近倒馬龍泉邊關，西隣井陘獲鹿隘口，誠為緊要之處。雖有神武、右真定、定州三衛官軍及武功、騰驤二衛下屯軍餘，凡修城、操練等項，事不歸一。今特命爾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前項地方，提督各衛所官員併下屯軍餘，操練軍馬，脩理城池，緝捕盜賊，關防姦宄，遇有截路及鄉村打劫强盜，

爾即督率精熟武藝官軍，併力黏蹤緝捕，務要得獲，不許怠玩坐視，凡軍中重大事情，須與巡撫巡按官計議而行，仍聽撫巡官節制，有司民事不許一毫干預。爾須廉以律己，仁以撫下，用期武備振脩，事體歸一，斯副委任，毋得貪黷貨利，剝削下人及私役隱占，致生嗟怨，如違，罪不輕宥。爾其勉之，慎之。故勑。

西關志倒馬卷之五

章疏

守臣嫌私不職乞恩亟行更替以保重地疏 正德十二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屠僑謹題：為守臣嫌私不職乞恩亟行更替，以保重地事。據守備倒馬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翟欽呈：據定州衛申據經歷司呈，蒙總理紫荊等關兼巡視真保定等處地方山西按察司副使舒晟案驗，據易州申蒙臣案驗，為緊急聲息事，仰衛即將原調下班官舍餘不拘班次，差委的當官員整點齊備，押至該關，分布原定隘口，協同原守官軍守把，事寧之日，放回休息。依蒙行據左等陸千戶所各申將原守倒馬關下班不拘班次舍餘王景仁等四百二名，差委百戶周鐸管押到職會同欽差守備本關都知監太監李貴點驗外，卑職將前舍餘查照分布原守狼牙等口與同原守官軍民壯一併防守，寫就會稿劄付差寫字軍人文增，齎赴太監李貴處會行僉

押，致被本官聽信寫字周玠、白金撥置，嗔怪卑職不稱寫伊提督官軍字樣，當時暴怒將文增責打二十棍，不能動履。竊思本關太監官銜，凡軍情重務，止寫會同守備本關太監官銜，行之已久。今本官驟然將該發緊要防守舍餘公文阻滯不行，要添提督官軍字樣，意欲將舍餘不行，原口防守留在本關聽伊占用，見今聲息緊急，誠恐有失事機，其罪難免。今照太監李貴橫行害人，狠如狼虎，似此欺辱，不止一端。凡該操練點閱人馬，阻滯不行，實難管理。卑職係外官，難與分辯，乞將卑職取回原衛，另題官員，前來守備，庶不誤事等因。據此已經批行，太監守備官銜，行之已久，如何要擅添提督官軍字樣，防守舍餘係軍機重務，如何阻留在關，全不知有國法，仰守備官仍會同本官即將前項舍餘分撥防守，如若設計阻留一人在關，仍前罔法瀆亂邊務，指實呈來施行仍備行該所轉行本官知會遵守，并查拘撥置軍人周玠、白金，火速解院以憑審問，施行去後，續據真定衛守禦倒馬關中千户所申為傳報聲息事，蒙欽差守備倒馬關地方提督官軍都知監太監李貴案驗，於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據插箭嶺口百户陳經稟稱，口外陽和等處，達賊搶掠，疑有奸細侵境，行人不許放入等因到職。隨與守備翟欽計議，其本官坐視不行施行當職，見得

傳遞稽遲，又兼將定州衛操習餘丁丘愷等四百名，聽信積年寫字文增、馬忠等主謀，貪圖賄賂，將各餘因倚上司明文發口意，要賣放回家，見有挑文善擺設酒席，存在及將當職原奉勅諭內「地方提督官軍」六字，擅自裁減，將伊寫字文增責怪本官，覩面毀罵「老畜生」等語，再思守備翟欽嗜酒怠惰等因亦申到臣。竊惟臣子之共事者，所貴於同心戮力以趨事功，每忌於處不相能而隳職守。況相臨於拱護重要之地，而均受一方軍旅之托，又可無和衷之義，生互持之嫌乎。今照李貴、翟欽所同守者，正重地也，所同處者，正軍務也，乃皆不顧夫委任之機宜，而相持於私隙以爭長，甚非邊關之利，亦焉用為國家之倚賴也邪！除翟欽柔昧貪鄙不職犯罪過革未正，已經臣奏行提問，及該部推舉本關把總指揮何珉替任外，所據太監李貴，剛愎之粗氣不移，貪暴之過惡素著，近者假借查點隘口，恣意科害軍士，該臣參奏罷革，尚蒙聖恩，姑宥未究，今又挾私陵人，輕忽邊務職守，何如罪過難掩，且其原奉勅內提督官軍字樣，乃聖諭委托管理之詞，原非職銜，必爭何據，及查居庸關分守太監李嵩，紫荊關守備太監毛文各官欽奉勅內俱有提督軍務官軍字樣，亦未嘗載之文移，此明驗也，何有無之足為輕重邪。然獨不思提督官軍吾職業也，能提督而不致剋害，

雖無此字樣其名自在，不然則此字樣雖存，亦何足重。今李貴不能鑒前之愆，重修省於內，而妄欲張己之威，爭虛名於外，果何為者。彼其剛暴執拗如此，又見夫翟欽犯罪自敗，謂可以肆其憑陵而無所忌憚，及以何珉先屬後僚亦私幸其惟吾指使而不敢抗逆，必將大作威福而愈自張皇。同僚之間，決無協和之美績，軍旅之衆，難免逼害之深毒。況今北虜方熾，正係守臣一心謀議之際，尤不宜於此任剛自用之人，此其前後所為情犯，深有誤於上命付托，而當去也明甚矣。伏望皇上軫念邊關重地，休戚係於守臣，亟將李貴取回。特乞簡命素行廉靜內臣一員，前去守備，則地方幸甚，宗社幸甚，臣愚不勝懇悃，激切待命之至。

邊關久缺糧料疏 嘉靖元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楊谷謹題：為邊關久缺糧料事。據守備倒馬關指揮僉事閻崇呈，前事開稱本職查得倒馬關官軍月糧及馬匹料豆，俱該户部坐派河南、山東等處，夏秋稅糧解發軍城并倒馬關新興二倉，其龍泉關該本府分派所屬州縣稅糧解發阜平縣官倉各收貯，官軍按月赴彼關支。自正德十五年六月以來，各處稅糧並無運到升合，以此關隘官軍久缺本色糧米，每月止支銀四錢五分。近蒙户部李主事呈准，間月加

銀二錢每石之價糴米多不過六斗，誠然不能糊口。及照本關騎操官馬一百一十匹，自正德十六年十月起，到今六箇月，並無關支升合料豆，致將馬匹瘦損倒死。見今聲息緊急，倉廩空虛，軍士無糧，馬匹無料，理合呈乞照詳施行等因。臣先巡歷居庸關，據隆慶衛經歷司呈奉分守居庸關等處指揮僉事申大節劄付，據軍人王濟陽等連名告稱，米價高貴，所關折色銀兩買米不穀五斗，各軍貧困，日不聊生，告乞憐憫備由轉呈照詳等因。又據守備紫荊關指揮同知唐時敘亦開前因。各呈到臣，看得居庸、紫荊、倒馬三關俱為切近要地，禦侮宣力全賴各軍，必須平居使之飽暖豐裕，有生生之樂，然後臨事遇難可以得其死力。古人視軍中超距投石相嬉戲，然後用之。今各該軍士饑羸愁苦，嗷嗷告哺，早將已見不堪倚仗，臣每按歷一處，坐則擁衆塞門，出則攔街遮告，官府亦自不勝其擾。見今羽書騰沓，正係用軍之際，前項糧料相應暫為處給，以繫人心。臣查得各倉原派本色支給，各軍頗沾實惠。後開折色，每月止得銀四錢五分，近又開月如與二錢，名為一石，實則不過五六斗，各軍往返道途支領，回關整飭器械，衣甲之外，養贍妻孥何以充給。其倒馬關馬匹料豆，六箇月之上，顆粒無支，亦恐馬匹漸成倒損，不堪騎坐。如蒙陛下軫念邊軍困苦，見今

聲息緊急，乞勅户部從宜議處，將各關軍士月糧，仍各派與本色，照舊關支，若或坐派地方，輸運不及，亦乞照依原來折納價值，暫各給與銀八錢，不為常例，待後事寧或秋成米賤之日，再為議處。其倒馬關料豆，作速量支太倉銀兩，委官召商糴買支給，餧養馬匹，庶幾邊關充實，而人心稍安，軍士感恩圖報，而防守亦增壯固矣。

預防虜患疏 嘉靖六年十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胡效才謹題：為預防虜患事。行據直隸真定府呈准保定府關備，本府知府屠僑關會同本府知府喻茂堅，行據保定右衛守禦紫荊關中千户所牒呈奉，守備紫荊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杜鉞劄付據本所，申承准直隸保定、真定二府，故牒前事等因備奉轉申到職，查得本關馬水口山勢平漫，外接宣大二鎮，内連保定等府，原設官軍五十七員名，委的數少，應添調官軍，輪班協守，及查乾澗口、齊仲口、羊港口各有舊城一座，原無防守官軍，應合設軍守把。已經備呈巡按直隸監察穆御史處，具題外卷查備冬舍餘一千八百七十七名，係成化年間，蒙巡按魏御史題准調來本關，每年十月初一日赴關操守，次年二月初一日下班休息，及照協守民壯。嘉靖五年七月内，該巡按直隸監察浦御史題准，調到保定府清苑等州縣民壯，

來關分撥緊要隘口，與同常守官軍守把，事寧放回農種，不為常例，遇有緊急一面申請督發，一面徑自行文各處調取，星火赴關，照舊原撥隘口防守，庶使邊隘有備等因。及據真定衛守禦倒馬關中千户所牒呈，奉守備倒馬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顧聰劄付，據本所申承准直隸真定、保定二府，故牒前事轉申到職，查得落路等三十二口先年設有軍人守把，正德十四年北虜犯邊，軍少不敷把截，該指揮王洪，奏准真定府阜平、靈壽、贊皇、井陘、平山、元氏等六縣民壯共一千二百九十七名，每名僉與三丁幫貼各免雜差，分撥前項隘口，遞年捌月初一日赴班，禦冬防守至次年二月初一日下班農種。景泰二年，將真定衛中所官軍調來守禦。正德十一年為邊情緊急，將真定府所屬晉州、定州、趙州、無極等州縣城操民壯并下班官軍調取來關，協同防守，事寧放回。其靈壽等六縣民壯係先年奏准，分撥防守，難以裁革，及照柳角等四十二口，止有柳角本口地方散漫，已於嘉靖五年十一月內該去任閻守備具呈巡按直隸監察穆御史處准，令於中千户所撥軍一十名，見今在彼守把不缺，其餘四十一口俱係險阻垛塞，不通人馬處所，亦不係私通便道，不用添軍等因各牒到府，據此卷查先奉巡撫何都御史案驗前事仰抄案，回府著落，當該

官吏照依咨案、內事理即便會同真定府各將奏內等項事情，逐一詳議明白，務於邊方有益，軍民兩便，用垂經久。查議會處停當，作急申來以憑施行，仍備呈巡關衙門知會施行，俱毋違錯，抄案依准申來奉此行間，准真定府關前事，據本府經歷司呈抄蒙巡按直隸監察穆御史案驗，奉都察院巡按直隸庸字一千二百六十四號，勘合劄付前事仰司抄案呈堂著落，當該官吏即行本府掌印官會同真定府知府，遵照案驗備奉勘劄內事理逐一詳議明白，務於邊方有益，軍民兩便，用垂經久，查議停當，會同前來以憑具奏。仍行巡撫衙門知會施行抄案官吏具不違依准呈來等因備蒙案呈到府，據此備關到職。已經會同通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會看得紫荊、倒馬二關，為宣府、大同二邊之界限，而紫荊有警，則以保定左等併茂山六衛為之應援，倒馬有警，則以真定、神武、定州等衛為之應援。先年行之，已有成案，今邊報未見寧息，所據保定分守總兵真定守備等官各宜將所屬官軍各照原額員名數目，選拔精銳，日逐操練，以備防禦，此誠不可不預為之籌畫者也。及照紫荊關守備官杜鉄等議，要於馬水口添軍三百名，乾澗口、石龍安口、石羊港口、南齊仲口原無撥軍守把，欲於每口撥軍二十名，俱行保定總兵官處量撥撥之，事體亦為相應，但起撥官軍必用

攜家而行，到關又要增置營房廨舍，且動以百計，人數不少，在此既有失離家業之繫，在彼又有處分安插之擾，不無於人情事勢兩有未便。又稱要於保定總兵官所領軍內量撥，且保定之兵既定以為有事之應援，則遇有警報馬水等口亦與在分撥防守之內，而又欲於平時分此軍以增彼守，不無事分甲乙，可否靡定。且馬水口既有官軍五十七員名，其於平時無事，勤於剗削偏坡，多為挑掘賺坑，堅固城垣，謹守烽瞭，亦足為備，而有事又有應兵之助，自可保於無虞。而乾澗、石龍安、石羊港、南齊仲四口既無原設戍守，相應量為處補。倒馬關守備官顧聰等議稱，柳角等四十二口止有柳角口地方散漫，已經巡關衙門摘撥該所軍十名，見今在彼守把，其餘四十一口俱係險阻垛塞，不通人馬，不係私通便道，不應添軍。既已處查明白，必有可據，但恐柳角口地方散漫，應該增築城垣，其餘四十一口雖係險阻垛塞，不通人馬，亦恐歷年既久，垛者或有倒塌，塞者難保不通，應該查理脩築，其民壯在倒馬關、落路等三十二口者，原係奏准分撥防守，事規已定，歷年已久，委難裁革。但其既受免差之優典，加以幫貼之利益，若果有名無實，徒滋弊端，亦宜查處。在兩關新設備冬民壯，不論有事無事亦無升合官餉，一槩責其贏糧廢業而赴關，則於人

情事體頗有不便。惟照舊各州縣守城操練，遇有警急，即行起取赴關，分撥隘口協助守把，方為定論。合無今後凡遇宣大二邊有警，即行保定總兵、真定守備等官選軍操練，量其事情緩急，以為防禦行止。其馬水口照舊免行添軍，責成內外守備官員嚴督，不時剷削，多為賺道堅城，謹瞭常如有警之時用心防備，遇有警急分撥應兵，則比常年與其他隘口加倍添設協守。乾澗、石龍安、石羊港、南齊仲四口，就於本關每口量撥軍十名住劄守把。倒馬關、柳角等四十二口，仍責令守備官顧聰等親詣各口查理。如柳角口地方散漫，或應增築城垣，其餘四十一口險阻垛塞，或有倒塌應該修築，即便行移巡撫巡關衙門撥軍增脩，或應動支錢糧，亦併議行處，給其民壯。舊設在倒馬關、落路等三十二口者，既難裁革，該府督令清軍官按月一次親詣各口查點操練，或有脫班影射作弊者，輕則量行究治，重則革其幫丁以示懲戒。在兩關新設備冬者，通行放免照舊，止於本州縣輪班操守，便其農種，遇有警急照例起取赴關分撥協守，如此庶事免紛更，而於邊方有益，軍民兩便，而可以垂之永久矣。緣蒙仰會同逐一查議，明白停當，申呈定奪，具奏事理未敢擅專，疑合會案通行為此合行移關本府煩為轉達，詳奪施行等因，備關到府准此擬合通行申呈，為此

今將會關前項緣由合行具呈，伏乞照詳明示施行等因，具呈到臣。據此案照先奉都察院巡按直隸庸字一千二百六十四號勘合劄付，准兵部咨，前事內開看得御史穆相題稱，達賊犯邊紫荊、倒馬二關先年調撥保定右衛官軍應援，合無速行保定總兵等官選拔一萬或數千員名，日逐操練防禦。又稱真、保定二府所屬民壯先因緊急借用片時，非比官軍俱有糧餉，可以常守，要令輪班操守，遇警調用。及稱倒馬關迤南落路等口三十二口，共編民壯一千二百九十七名，各口既有軍人又有民壯，似乎重冗但係舊規，難以輕議，乞要通融議處以立經久之規一節，為照前項事情係干軍政民隱急切要務，但事在彼中，先年調撥添守必有舊規，本部遽難遥度，擬合查勘，為此，除外合咨前去煩為轉行巡關御史，會同巡撫都御史，將奏內各項事情逐一詳議明白，務於邊方有益，軍民兩便，用垂經久，查議停當，徑自具奏，以憑上請定奪施行等因，備劄前來，已經案行各府查勘議處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何詔議，照紫荊、倒馬二關，內輔京畿，外鎮邊境，誠北門之鎖鑰。茲者宣大有警，御史穆相身當其事，故有此論，誠思患預防至計，既經保定等府知府屠僑等會議，前來相應依議，合無候命下，除馬水口官軍不必添設，及落路等三

十二口，原奉欽定民壯不必裁革外，備行各關內外守備把總等官悉遵舊規，加謹隄備，將各見在官旗人等，時常點視，不許賣放買閒，以致虜賊乘虛突入，中間隘口城垣等處查有應該增築加脩等項，聽呈巡關御史隨宜調度，合用錢糧工料量於各屬無礙贓銀處給，如果宣大聲息緊急，通行飛報巡撫巡關衙門，即將茂山、神武等九衛官軍，真、保定二府民壯調發，分布防禦，事寧之日，照舊掣回。其新設兩關，備冬民壯盡數省放，各回原籍農種。城操仍行保定總兵、真定守備、大寧都司及各該府州縣衛所掌印巡捕等官，各將所轄軍壯挑選精銳，衣甲器械俱要鮮明鋒利，委官管領常川操演，聽候臣等不時調撥，臨期敢有阻礙遲違及名數不足、老弱不堪等項，一聽臣等指實指名參奏，從重究罪，如此庶乎邊關有益，軍民兩便而經久可行矣。

請軍器以震兵威肅武備以嚴防禦疏 嘉靖十年十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徐汝圭謹題為請軍器以震兵威肅武備以嚴防禦事，臣於嘉靖十年十月十七日據守備倒馬關署都指揮僉事馬雄、守備浮圖峪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使曾仲良各呈，為爪探聲息事，據爪探夜不收孫梅、張九兒、楊昇、趙存兒回還

報稱，抄蒙鎮守大同地方彭總兵官印信批迴，查得本鎮大勢達賊於九月二十四、五等日，從大同前等衛大小二邊墩空出邊北去，住牧不遠，除整兵以防復寇外，本月初七日批迴，蒙此已經批差各役爪探去後今報，前因除行把總管總等官嚴加提備外，擬合就行呈報等因。又於本月十九日，據守備紫荆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茂鎮稟稱，據原差夜不收張千加兒報稱爪探大同聲息，前賊由天城、應州、陽和一帶出二邊迤外，大邊迤裏住牧等因，各報到臣，據此切照大邊至二邊墻止，九十餘里，二邊至鎮城亦九十餘里，今其住牧不遠，豈無故哉。蓋初以大舉而來，今以失利而返，且賊印既失，未敢寧歸，故住牧邊境，以為徘徊窺伺之計耳。雖此時水凍草枯，人畜收入堡塞，野無所掠，進無可乘。然虜性無常，狙詐莫測，今既失利而退，然其貪忿之心未嘗一日肯忘於懷，況防寇之要，在乎以逸待勞，禦敵之方在乎以靜制動，誠不可不先事而預防之也。今照西關一帶，如倒馬、紫荆等處，與大同相為表裏，臣奉命巡歷地方，俱已分布險要，選將練兵，以嚴防守外，然在關守城軍士不過各一千餘名，浮圖峪止有軍五百餘名，其餘各口多者不過百名，少者僅三、二十名，甚至三、五名者亦有之，若止以數軍為防守之具，而不添火器以助之，誠恐口多兵

少，似非所以為一時應變之備也。查得軍器有名佛郎機銃者，嘉靖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欽蒙頒給各邊，近聞緊急備用，所向無前。今照居庸、紫荊、倒馬等關隘口，外援諸邊，內連京輔，其佛郎機之在今日尤不可無。再照各關神鎗仍少二百把，盞口砲仍少一百箇，若待緊急之際然後奏請，則將緩不及事，此臣所以言及之，而不敢少有所待也。伏望勅行工部，將佛郎機分給三關各三十把，其神鎗、盞口砲俱乞速賜頒給，庶軍威益震，防守益堅，不惟可以應目前緩急之備，而靜逸之勢已成於無事之時矣。天下幸甚，中
國幸甚。

改派起運倉糧以便催督以濟貧軍困苦疏 嘉靖十九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錢業謹題：為改派起運倉糧以便催督以濟貧軍困苦事節，據真定、神武等衛旗軍夏二等告稱二等見在紫荊關操備，多係隻身單丁，日每在關操練做工不得空閑，原衛久缺。嘉靖十九年分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月糧合無，行真定府解送貯庫銀兩救濟生命。又倒馬等關旗軍陶原等亦告稱，原等自祖於景泰二年調關守禦，月糧俱在本關倉支，原坐派河南、山東等處州縣各處，每年上

納夏秋稅糧俱是本色米麥支給不缺。正德十四年以來，各處州縣不知作何不行運納，屢至拖欠。嘉靖年來，蒙將前項本色折銀於唐縣庫關支，仍又不足。自本年正月起至五月通無支給，原等家口在關，又無農業，以致忍餓萬端，艱苦無伸等因到職，看得職所屬各衛所邊關乃京師邊防，拱護要地，而各關僻在山谷，原無可耕地土以資種藝，官軍所靠惟茲月糧，年久不得關支，委的窮困至極，況係隔省錢糧兼無坐派各處數目，其或完或欠，無憑查考催督，今會同巡撫右僉都御史劉隅查得按屬諸府夏稅秋糧原派各衛及邊關者，俱每年徵完，其各衛屯糧，因有屯田御史催督，亦各及時完報。二項子粒稅糧，一年之間徵收入倉者，稍足二三箇月支用爾，其二省所解不及三分之一，通難仰靠，但二省節年拖欠之數，既係起運，則非是小民不納，多係排年里老或經收大户任意侵費，年復一年，致使埋没。官軍坐此，貧敝日甚，逃亡不支。今查得河南、山東原坐起運保定、河間、真定等衛所官旗月糧，姑以十七年一年計之，二省夏稅共六萬六千二百石有零，秋糧共一十八萬七百六十石有零，花絨七萬四千三百七十餘斤。其派保定一帶邊倉者，有十分之八，其折色價銀與京倉一例，却又先解户部，然後轉發易州管糧主事衙門查給，方纔轉發各倉庫上納，

往返之間，甚稱不便，及照倒馬等關所歷，又皆危峰疊嶂，森若劍戟，而中間鳥道崎嶇，隔省車騾委係不便。及查永平府所屬灤州并盧龍等五縣，先年起運之糧原坐京倉及宣大上納，後因本處併鄰近薊州等處邊倉缺糧，催徵不便，奏改本處上納，至今民無拖欠，軍士月糧不缺，官民稱便。合無將職等所轄保定諸府起運京邊倉夏稅八萬九千一百石有零，秋糧二十二萬七千八百石有零，花絨七萬九千三百七十餘斤，於內照數改派保定、易州等邊倉，及河間、真定、定州府州各倉上納，抵補河南山東之數，其餘剩者仍派京邊各倉，庶職等便於查催，月糧不至久缺，軍伍不至逃亡。將河南、山東二省原坐起運保定、河間、真定等倉庫夏秋稅糧花絨，俱係在京及別邊倉上納，則二省大户亦免涉歷險阻，實為兩便。職等竊思法久未有不敝，敝極未有不變者也。若坐視其弊，守常襲舊，不求所以便通濟事，則隔省錢糧竟遂欺隱拖延之計，而按屬軍士常受飢餓流亡之苦，錢糧無時可完，而貧軍無計可生矣。乞勅户部查照永平府先年該派起運倉糧事體，俯從改派，則錢糧不致欺隱，貧軍霑惠，地方無虞矣。

乞定廟謨專節制以固邊防疏 嘉靖二十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蕭祥曜謹題：為乞定廟謨專節制以固邊防事。頃者虜賊入寇，道路之人妄生疑懼，流傳不一，以至上廣九重宵旰之憂，下啓諸臣紛紛之議。時臣奉命閱視各關，除額設常守備禦防守官軍及調到附近府州縣民壯隨宜查處，畧有次第外，近據各處報到，虜賊雖已漸退，但豺狼之性吞噬無厭，而今年之變從前無有聞之。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則豈可不為之長慮哉。先該十分緊急聲息節奉聖旨，是這虜衆竟趨西南，定犯山西地方，依擬行保定副總兵周徹帶領所部人馬前往紫荆、倒馬等關防禦追剿。糧料軍器賞賜等項，照京營出征例，着都御史劉隅徑自處給，不許遲悞，仍將原選京營人馬摘撥三千員名，着參將任鳳統領前去會同周徹一體防禦，俱聽總督官節制。欽此。續該十分重大緊急聲息復節奉聖旨，是這虜賊長驅深入腹裏地方，大肆猖獗，依擬着趙卿帶領東官廳人馬二千員名，前去北直隸山西、河南地方相機截殺防禦，目下啓行。任鳳、周徹人馬俱聽趙卿，至保定地方應留防禦及帶領截殺等項，各分布但以固守井陘為主，如賊不至真定，亦要前去山西地方，相機戰守。調到陝西延綏、固原等處人馬，併周徹、任鳳俱聽節制。欽此。夫初奉明旨則周徹、任鳳俱聽樊繼祖節制，

以固守紫荊、倒馬為主者也。續奉明旨則周徹、任鳳又聽趙卿節制，以固守井陘反應援山西為主者也。仰窺廟堂之上，臨機應變無非為地方至意，緣周徹初至紫荊，隨即調往井陘，見領人馬住劄獲鹿縣地方。任鳳初至紫荊一日，亦即赴井陘之調，至保定則聞賊退而還至安肅，則奉部檄而去，其時進退無據，依違兩難，不得已還至紫荊，未幾又以趙卿調往真定去訖，且計程五六百里，往來一二十日，數過州縣，處辦糧草，所在騷然，是未及對敵而軍馬已疲于奔走，小民頻困于供億，萬一虜寇聲東擊西，未免彼此失利，此臣之所親見而竊懼焉者也。臣以為嚮者事起倉卒一時應酬之策，或未能盡如條理者，正以講之無素而謀之未預也。今虜勢既退，人心既定，則其利害得失之故，宛然在目，失今不熟審而亟圖之，第恐將來之憂尤有不可測者。臣聞舉事有要，用兵有機，竊按各關去宣大尚遠，今雖聽樊繼祖節制，緩急不能卒達□矣。臣請宣大一帶總制之權則專責之繼祖，自居庸以至偏頭、寧武等關，則另設總制大臣一員專一往來提督軍務，或就令翟鵬為之，兼理如舊。至如周徹所領人馬，或專於紫荊住劄，而凡附近紫荊地方有警，則調之策應，任鳳所領人馬或專於倒馬住劄，而凡附近倒馬地方有警，則調之策應。又不然京軍姑且掣回，專於

紫荊改設參將一員，將保定營內常操七千之數摘撥二千員名，赴關防守，周徹仍還保定住劄操練，聽候調用，俱受總督各關節制。如此則宣大者諸關之藩屏，諸關者京師之門户。宣大有警，外之總制任之，而諸關足以阨其吭。諸關有警，內之總制任之，而宣大足以尾其後。其督理糧餉，則專責之巡撫，其操練軍馬，則專責之總兵。庶幾攻守聯屬，內外嚮應，人有固志，事有責成。兵雖用而常逸，民有恃而不擾，是或安攘之一道也。臣見繼祖亦嘗議，欲各關添設提督大臣，似不可謂無見也。夫天下本無難為之事，而難于有為之人。今談及邊事者率委之，兵弱財匱，不知兵貴精不貴多，今各邊屯聚之兵不下數百萬，若使操練有方，不可驅之，以從事乎。又百七十餘年天下財賦多入軍餉，間或缺少隨亦補給，是兵食實未嘗盡乏也。但得忠誠有知慮者一二人，以經畧之，假以數年，未必無可觀者。若徒曰執戈應點，計月支糧，一旦有警，望風奔潰，則雖盡驅天下之人，盡糜天下之財，以從事于邊方，抑何益之有哉。此臣之所未喻也。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所奏從長議處，如臣一人之見有所未盡，亦須多方參酌，早見施行，則中外幸甚。且事幾之來，應之以從容閒暇，則雖常人而有餘，應之以倉皇危急，則雖知者而不足。就如宣大總制之設，彼中撫

按久已有請該部有何意見，廢閣不行及至酋虜遣使入貢，聲言南掠，然後張皇為不得已之舉，不知我無備而彼突至，固已無及于事之悔矣。即今可以成功，亦正所謂無恩澤于曲突徙薪之時，而受上賞于焦頭爛額之日，所傷不已多乎。萬一奸細在境，豈不窺我淺深哉。有識之士未嘗不痛惜于此也。臣待罪邊關，頃見醜虜為患，聖心獨勞，而究竟地方事宜又多，牽制未便，不足以仰稱德意，故敢昧死僭言及此，伏惟聖明留神省覽，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無任懇切為國，悚息俟命之至。

懇乞天恩查處月糧布花以濟邊關防守官軍疏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懇乞天恩查處月糧布花以濟邊關防守官軍事。該巡撫衙門准兵部咨為虜中走回人口傳說緊急賊情事，該部議擬內開一欵，居庸、白羊、紫荊、倒馬、龍泉、故關，俱為要害，俱當隄備，本處雖各設有官軍，數亦不多，此須添兵相兼防守，合無將原調遼東遊兵二枝，薊州遊兵一枝，本部差官星夜調來遼東傅翰一枝，駐劄紫荊，楊惟大一枝，駐劄居庸，薊州毛紹忠一枝，駐劄白羊，其倒馬、龍泉、故關、聽都御史劉隅、副總兵周徹將保定官軍定擬分發，具由回奏。又一欵原議調來官軍每員名各賞銀二兩五錢，合無咨行户部，將陝西四枝該賞銀兩

差官解送山西都御史劉臬處，令其給散。其遼薊三枝該賞銀兩，本部選差能□屬官一員前去各關給散議處等因題奉欽依，近日各處官軍調取到關，該都御史劉隅欽遵明旨，已會同副總兵周徹，將保定奇正二營併定州、河間、真定、神武右衛漢達官軍城操軍餘民兵義勇分發紫荊、倒馬、浮圖峪、龍泉、故關、娘子等關，黃沙嶺、蒿都、馬嶺各緊要隘口防守具奏外，案照嘉靖二十年八月內准兵部咨為十分緊急聲息事，該部覆題奉欽依，這虜衆徑趨西南，定犯山西地方，依擬行保定副總兵周徹帶領所部人馬前往紫荊、倒馬等關防禦追剿，糧料軍器賞賜等項，照京營出征例，着都御史劉隅徑自處給，不許遲悞。備咨巡撫衙門查得彼時調發各關隘防守保定奇正二營，定州、河間、真定、神武、右茂山等衛所漢達官軍二萬餘員名，俱係在關防守之人，難以分別彼此，止賞周徹軍士彼時援比告討，紛紛不已，恐致軍心離怨，致失大計。該都御史劉隅百計措處，并動支各寄庫錢糧兵部募軍銀兩等項，各給賞不等，通共用銀二萬五千餘兩。況臣按屬地方連年勞役，錢糧耗盡，倉庫空虛，俱無積蓄，節因旱潦蝗蝻災傷，軍民十分困苦，今年聲息緊急，調發各衛官軍操餘，除民兵義勇外，止計軍餘又不下二萬餘員名，各督發前去各關隘防禦截殺。

今兵部議處調來遼薊官軍，每員名賞賜銀二兩五錢，軍士愚頑，豈不比照，上年紛紛乞賞，欲照上年給賞，實是無從措處，欲要徵派於民，民不堪命，欲要漠然不處，又恐軍心離怨，何以責其効力血戰，輾轉思推，惟有少加糧銀及查補布花，庶足少慰軍心，以濟目前之急。臣會同巡撫都御史劉隅議處，合無查照嘉靖二十年七月內為荒旱重大乞憐貧軍增添月糧以救極苦事，該巡撫衙門具本户部覆題奉欽依紫荊、倒馬等關防守軍俱照上半年本色，每軍加增二箇月，每石給銀陸錢五分，領馬者加一月，保定五衛每軍加增二箇月，每石給銀五錢二分，又查得本年十一月□為賞賜冬衣布花事，該户部委官主事李琇將保定五衛併倒馬關、涿鹿、興州、中屯等各衛所嘉靖二十年分冬衣布花缺銀數多乞借動支太倉庫貯銀兩支給等因，具呈本部准發銀一萬五千三百兩，劄行本官放給，前項各衛所官軍布花之用，使各軍均受其惠。今查河南拖欠真、神、定州等衛布花銀兩未曾解到，雖經處給些須，不及十分之一二，年復一年，拖欠數多，即今軍士告討置備衣鞋無從支給伏望皇上軫念邊關重地官軍貧苦，緊急用人之際，乞勑户部議處，將保定并紫荊、倒馬等關各官軍月糧，暫照上半年在關者每月給銀六錢五分，及在營者每月給銀五錢二分，暫加二三箇月，

其真、神、定州等衛各軍布花，乞照主事李琇呈請事例，借發太倉銀補給二十年分冬衣布花，待河南解到，拖欠之數照數補還。户部如此，則在衛在關軍士均霑實惠，而人心知所奮勵，虜患不足憂矣。

防虜舊路以杜深入疏嘉靖二十二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芸謹題：為防虜舊路以杜深入事。臣奉命巡視居庸等關，於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前往各該地方，周歷沿邊外口，六月初七日至倒馬關吳王口所轄夾耳庵地方，據該軍人陳佐等口稱：本口地方至次溝以北甎門兒阜平縣界而止，自界以西至山西雁門關所轄平行嶺八十餘里。本嶺地方甚為要害，嘉靖二十年達虜從此進入，一股東行搶至跌馬崖地方，二十一年亦由此路而進，一股搶至本總下鄆郁嶺外，一股由西南直趨山西搶掠，此處應合嚴備等情到臣，行據總理紫荊等關保定等府地方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郭宗皐呈開：平行嶺係山西繁峙縣東界，西至代州一百五六十里俱平原，東至靈丘縣六七十里亦無大山，中有蔡家峪，往東則該縣，往北則通磁窯口，往東北則通蔚州地方。去年有零賊百餘騎，在五臺縣搶掠

牛羊北歸，因大營已過鴈門，遂東出平行嶺至蔡家峪，往東北蔚州地方，出至宣府地方回邊去訖。先年曾由鴈門迤東北樓口等處進入，東出平行嶺往南，搶至倒馬關、跌馬崖、落路、吳王等口外，上關下關等村本嶺地方，委係緊要等因。又據分守紫荊等關地方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梁臣呈，為爪探聲息事。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午時，據原差去宣府爪探夜不收劉奉先、林友齋執獲奉鎮守宣府等處地方卻總兵印信批回內開：迤據降人供報，酋首小王子率衆在於獨石邊外雙海子等處住牧，聲言要搶等語，本日未時據原差去大同爪探夜不收寇興、霍成中齋執獲奉鎮守大同等處地方周總兵印信批迴內開：本鎮東路走回人口楊住兒等供報，賊營大舉住牧青山之後，陸續挨次起往南行，聽得衆達子說道，這箇月兒盡了，那箇月兒上來，要從山西舊路去搶大南邊地方等因，具揭呈報各到臣看得前項平行嶺地方實達虜越關之舊路也，節年走回人口所報類皆不虛。今既報稱欲從舊路而南，則當於舊路地方預設險隘，添撥官兵，為堵截隄防之計，務使先聲所至足以奪敵人之膽，有所畏而不敢深入可也，峪係山西所轄，非臣該管地方難便施行，既據前因，應合題請，如蒙乞勅兵部速行總督大臣及山西巡撫巡按衙門早行議處，多撥軍兵分布各該地方，且脩

且守該挑壕挖坑者即便挑挖，該剗削者即便剗削，該設城者即便設城，山嶺徑路該斬斷者即便斬斷，不令人行，其原有口隘固宜守把，其各山脊之上及溝川通外原無隘城去處，尤宜分布官兵多方設備，其舊由去處固宜嚴加隄防，其未曾經由旁近地方但有空缺可通者，俱宜設法經理，仍於嶺南一路直至代州，裏面各山口多開壕塹等項，及調附近參將守備官員，預先在彼駐劄，無待賊近而後集兵，或添設參將或守備一員，專在彼處統領提調，庶達虜舊路難以長驅，而山西畿輔可以無虞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周邊防以禦虜患疏嘉靖二十四年四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袁鳳鳴謹題：為周邊防以禦虜患事，據總理紫荊等關易州兵備副使陳俎整飭井陘等處兵備副使王崇各呈稱：會查得倒馬關守備原管領真定衛守禦中千户所馬步旗軍八百三十五名，騎操馬一百一十匹，插箭嶺把總指揮原管領真定、定州二衛旗軍共三百名，騎征馬三十匹，俱各在彼常守，及查紫荊故關參將統領該前巡撫都御史劉隅、丁汝夔各奏留保定真神等衛京操班軍各二千名，兑給馬各五百匹，浮圖峪守備管領本峪常守軍三百名，騎操馬一百匹，保定等衛守禦班軍六百名等因。

為照倒馬關改設參將，比與紫荊等關參將事體相同，亦應統領軍二千名，馬五百匹，除本關軍馬外，尚少軍一千一百六十五名，馬三百九十匹，本關守備移於插箭嶺駐劄，比照浮圖峪守備事體，亦該領常守軍三百名，馬一百匹，輪班守禦軍六百名，除本嶺軍馬外，尚少軍六百名，馬七十匹。合無將附近居民或本關千户所操餘揀選年力精壯者雇募一千七百六十五名，乞為奏請發銀照依先年欽奉聖諭事例每名給銀五兩置辦軍裝，共該銀八千八百二十五兩，每軍月粮一石，每年給粮二萬一千一百八十石，給馬四百六十匹，俱應題請行移户部，坐派徵運該關倉收貯，按月關支。馬匹行移兵部，就於真定府各州縣該解嘉靖二十四年秋季備用馬内，照數兑給騎征料草，自十月起至次年三月止，每匹日支料三升、草一束，俱於易州管粮主事處支領餧養，其四月至九月下場牧放，惟復將定州衛或真、神二衛京操班軍内存留撥凑各官統領常守，以免召募銀兩之費，亦免加派月粮之需，尤為便當等因到臣，據此卷查得先該臣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前巡撫都御史鄭重會題前事兵部覆議倒馬關該設參將，而守備移於插箭嶺，但設參將必須增添兵馬前項議留班軍擅難輕議，查將二處守備把總原額官軍若干，不足若干，或於各千户所選用，或將附近居民召募務足

二千名數，合用馬匹并募軍銀兩計算停當，具奏再行酌處，等因題奉聖旨准議行，欽此欽遵，備劄到臣，已經通行各兵備道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蘇祐議，照倒馬關所轄廣闊，隘口不一，其插箭嶺、吳王等口，外鄰宣大，去冬虜寇突入侵犯，寔為要害，所以議設參將，正以守護京畿。夫將之所需在兵，而兵之所恃在馬，糧料草束又兵馬之所甚急，議處給發誠不可緩，所據兵備副使陳俎等查過倒馬關插箭嶺二處將領，共該增添軍一千七百六十五名，每名召募銀五兩，共銀八千八百二十五兩，月糧每年計二萬一千一百八十石，馬四百六十匹，并餧養料草，似應急處統領操練，以防不虞。伏望皇上軫念畿輔邊關重地，乞勑户兵二部速為議處，早發銀兩，召募近關居民壯丁或本關千户所操餘以充行五，合用月糧料草坐派徵運該倉收貯，按月關支，仍於真定府屬備用馬匹兑給騎征，使將有所統，卒有所恃，而緩急有賴矣。惟復或照紫荊故關參將事例於定州、真、神等衛京班軍内照數存留，與見在人馬湊足統領，非惟省費召募之銀，抑且免增月糧之額，如此庶軍馬足數，糧料有備，將領可以展布，關隘可以保障矣。

查給馬匹以備追剿疏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袁鳳鳴謹題：為查給馬匹以備追剿事。據紫荊關參將程棋呈前事，據馬水口守備楊汝棟呈稱：本口所轄地方係紫荊關迤北一帶咽喉，密邇宣大，既蒙添設守備把總等官防禦，區畫精詳，今古無逾。但原議摘發步軍一千名，止堪步戰，並無馬匹，查得倒馬關、浮圖峪、插箭嶺守備把總俱有聽用戰馬，本職所管三總尤為緊要，乞為議處照例施行等因到臣，行間又據倒馬關參將盧鉞呈為請討暫發遊兵騎征馬匹事，准紫荊關參將程棋手本內稱：本關參將下官軍二千員名，馬五百匹，比前撫按因本關軍士貧難，草料不及，恐致瘦損，是以票行參將梁臣撥與浮圖峪守備陳明馬三十匹，插箭嶺把總李淶馬二十匹，暫給各軍寄養，乃一時之權也。今以近秋，兵當預備，前項馬匹送回騎征等因准此，行據原任倒馬關守備，今移插箭嶺駐劄趙承懋稟稱：本關中千户所，景泰二年發下太僕寺官馬一百三十匹，至正德年間撥去龍泉關、插箭嶺把總各馬一十匹，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內蒙將龍泉關撥與故關參將所轄，已經陞任守備葉滋要行掣回前馬，呈蒙撫按衙門批行井陘兵備道議報，各關騎征俱係官馬，原無彼此之分，相應照舊給軍騎征免其掣回，今本職

改移插箭嶺駐劄，隨將倒馬關原額前馬一百一十匹，遵照周邊防以禦虜患事，交與添設參將下官軍，并續議添馬三百九十匹，共足五百匹之數，統領騎征訖，本嶺除寄養紫荊關馬二十匹，并倒馬關原發馬一十匹外，亦續蒙議添馬七十匹，共一百匹，則紫荊關又將前馬掣回，尚少二十匹，其原發龍泉關馬一十匹亦應掣回等因到臣，據此卷查，先為增修緊要邊隘添設官軍防禦，以保安畿輔事，嘉靖二十三年六月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秀春題奉欽依添設馬水口守備把總各一員，李家嶺把總一員，摘發紫荊關官軍一千五百名，分給統領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除批行各官照舊騎征，其不敷之數，聽候奏請兌給外，臣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蘇祐議照，關隘雖險，非添設兵將不足以重周防，兵將雖設，非給領馬匹不足以備馳突，是皆勢所相需而議不容已者也。所據馬水口李家嶺添設守備把總俱無騎征馬匹，而紫荊關、插箭嶺又復具呈掣取，況近報虜賊窺伺而乘機入寇難保必無，若夫賴以追逐，而遲速緩急之分，則馬為緊要。又查得摘撥借發馬數，以各關勢分彼此，固應給還，在禦虜皆為地方，似為一體，蓋近因添設兵將大約馬匹俱缺，若取回浮圖、插箭二處以還紫荊，而龍泉

以還插箭，則浮圖、插箭、龍泉又當請給，是自紛紛也。隨查倒馬關守備原額馬一百匹，插箭嶺把總馬三十匹，今馬水口既設守備則馬數當照倒馬關守備之額，給領馬一百匹，李家嶺把總當照插箭嶺把總之額，給領馬三十匹，其紫荊關欠馬五十匹，龍泉關欠馬二十匹，通共欠馬二百匹，俱應請給，分發守備把總等官，督令各該官軍用心餧養，以便征戰，其原借撥馬匹不必告掣，以滋紛擾。合用料草行易州管糧主事照例支給施行伏望皇上軫念地當門户，時近防秋，乞勑兵部查照，守備把總各官額數，議發太僕寺寄養馬匹或保定府所屬備用馬匹照數兑給，官軍騎征，倘有倒死，追納椿朋銀兩收庫買補料草乞勑户部查處，庶將有所統，兵有所恃，而緩急有賴矣。

乞憐邊關貧軍借支增添月糧急救群生以蘇困苦疏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袁鳳鳴謹題：為乞憐邊關貧軍借支增添月糧急救群生以蘇困苦事。照得近該臣巡歷保定等府，紫荊、倒馬等關，節據各衛各關防守團操軍人李來住等連名狀告前事。來往等在關守禦，上半年月支折色銀六錢五分，下半年月支銀四錢五分，在衛上半年月支折色銀四錢五分，下半年月支銀三錢四分，豐稔之年糴米

度用尚且不敷，今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以來，米價騰貴，每米一斗值銀一錢五分，雜豆一斗值銀一錢二分，來住等所支糧價六錢五分，買米不過四斗二三升，支銀三錢四分，買米不及二斗三升，貧軍家口不敷食用，如蒙准告，乞照上年事例增糧養贍或將在倉粟米借支一二月，接待秋成扣價還官，以存軍命等情到臣。行間又據倒馬關參將盧鉞呈，同前事，內稱：各軍專靠月糧，即今粟米時價高貴，實難度日，合無比照嘉靖二十年題准事例，將七月八月每軍增添糧價銀二錢，以蘇軍困，等因具呈到臣。據此看得前項官軍在邊關者，日夜防守，不敢擅離，在各衛者，常川操練，聽調策應。況兼修築之役，夫匠日費數多，節遇地方災傷，米價加倍騰踊，適當責其効力之時，豈忍聽其待哺之訴，欲借支在倉預備客兵粟米以濟其急，又恐遇警缺乏致誤軍機，若興歲不為之所，不惟無以効責驅馳，抑恐患生窮困查得嘉靖二十年七月內，該前巡撫都御史劉隅為荒旱災傷乞憐貧軍增添月糧以救極苦事，題奉欽依行易州管糧主事，將保定等衛官軍下半年七月八月分照上半年事例，每月給銀五錢二分，紫荊等關官軍下半年七月八月分亦照上半年事例每月給銀六錢五分，其領馬官軍再與多支一箇月。其各關倉若積有本色糧米數多者，內將一箇月暫支給本色，

以後俱不為常例等因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蘇祐議照防守以軍馬為急，鼓舞以糧餉為先，相應速處，以慰其心，合無比照前例，將七月八月糧價防守官軍每名加增給銀六錢五分，團操官軍每名亦增給銀五錢二分，領馬者加一月，時歉可少被體恤之仁，時豐不得援以為例。伏望皇上軫念畿輔重地，官軍貧苦，乞勑户部早為查議奏行易州管糧主事，照例增加糧銀施行，軍士幸甚，臣愚幸甚。

乞念邊關重地亟議處兵馬統領并地方事宜以豫防守以便策應疏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曾佩謹題：為乞念邊關重地，亟議處兵馬統領并地方事宜，以豫防守以便策應事。臣切惟軍馬必得人統領，而後操練調發方有紀不亂，地方必得人聯束，而後事體機宜始相責有成。查得原添故關參將，本為防禦龍泉故關與順德所屬錦繡堂等隘而設，備載勑諭甚明。往年達賊屢犯山西，去故關為近，故以故關為急，而有駐劄井陘之議。若近年不犯山西而犯紫荊、倒馬，則與龍泉為近。又見常以龍泉為急，故復建議改掣故關參將駐劄真定，蓋以真定之地，四達之區，於二關為適中，倘有警報，策應俱利，如虜犯五臺、繁峙，即赴龍泉關截殺，如虜犯太原、

榆次，即赴故關防守，西可以援廣昌一帶，南可以趨順德諸路，於地方事宜亦甚穩便。近該臣奉命巡視諸關，比至倒馬關，據分守倒馬關地方參將胡潭呈稱：原係故關參將駐劄真定統領真神二衛官軍二千員名馬五百匹策應龍故二關，近於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內蒙兵部范侍郎經理邊關，議將故關參將裁革，本年五月內奉欽依該部復將胡潭改推分守倒馬關地方參將，所有原統真定軍馬未奉議處劄到當呈巡撫商都御史暫令中軍千户王正言約束壯衛聽候裁處等因。及臣又巡歷至龍泉、故關二關地方，各止愚一把總指揮布置統率所有軍馬及把守口隘各官渙散支吾漫無統紀，臣切憂之。除故關參將既已裁革，據今故關、龍泉無警似為冗員，廟堂之計處置已定，臣無容再議外，但以參將胡潭原領真神官軍二千員名，馬五百匹，本專為策應二關警急之兵，議者或欲使之分派各口，萬一有警難以復集，且臣徧歷諸口隘地方，原俱係酌議緩急，而為派兵多寡，縱不加益未見其少耳，倘又或別有所處那借統領以為策應他用，臣亦甚為非宜。何也，蓋二關之地界在山西太原，地方曠漠，載在井陘兵備勅諭內，備可考見，況以變無常形，兵有定數，倘或奸細窺探，參將既革，軍馬又移，率致二關空虛，如往年山西太原故事，則故關可憂，如往年五臺、繁峙及紫荊、

倒馬故事，則龍泉可憂。臣待罪該關，仰見我朝廷之上於此等地方既設有重關，又添一參將，屢經多官料理，豈盡輕謀，必灼知事勢機宜，決有不能已者。今臣巡歷二關，突見參將既去，原防禦二關軍馬更無專領赴臣操演，諸事懈弛闃其無人，惟屹然一關而已。倘或有警又將何恃，如是而欲僥倖二關之無事，臣必知其萬萬無是理也。臣愚欲乞請以胡潭原領官軍二千員名，其一百名固已在故關常守，餘一千九百名仍留備二關應援，照舊駐劄真定，勿使分布各口及那借他用，策應合無另立把總指揮一員，即就於真定府領之或即以真定守備單輔管理，以聽二關有警調發。仍乞以倒馬關參將胡潭帶轄龍故二關地方，鈐束各把守口隘官員提調操練，亦兼查練前項真神二衛原所統軍馬，如無事則把總或守備約束操練，有警則參將胡潭仍聽調遣截殺，如此則官雖去而地方無恙，事有紀而彼此相聯，小則軍馬稽查各有統會，大則邊關警急立有應援。以臣計之，必如是而後庶幾耳。況所謂參將者，以其為聽調截殺計也。若今以參將胡潭止分守倒馬一關，萬一倒馬無事，他方有警，欲應則無兵可提，坐視則徒擁虛秩，進退無據雖有此一參將，使之亦何施哉。且照居庸關設有分守都指揮一員管轄地方，如白羊口、長峪城、橫嶺城、鎮邊城、灰嶺口，及

本關陸處所屬守備二員，把總四員，紫荆關設參將一員，管轄地方，如沿河口、馬水口、大龍門口、金水口、烏龍溝口、浮圖峪、白石口及本關八處所屬守備二員，把總四員，是雖地方各相去延袤數百里，該臣巡歷其地，備見事有紀統自有相維之意，惟倒馬關參將一員止管轄插箭嶺一堡及本關地方，據所屬止一守備一把總而已，而龍泉一關并各口隘鷄子崖等六十四處，以一把總當之，故關一關并各口隘達滴崖等三十三處，亦以一把總當之，則又使之自為一家。凡守口官員之調布，軍馬之那移，問之，則浪曰已申請兵備道也。凡軍士之逃故，凡月粮椿朋之開除收納漫無稽查，詰之，則又浪曰已申報巡撫衙門也。臣以十室之邑，既有令而又守以統之，而入設監司以臨之，乃能上下相維始相成而弗亂也。今以龍故二關處置如此，似太疎虞。該臣等雖奉命巡視，一歲止一二行，駐劄料理，每行不三二日，其隄防弛弊豈能周知，其稔蠹深奸豈能盡革，必得如參將者，仍一統領提轄之，方有聯束，否則龍泉自為龍泉，故關自為故關，臣未知其可也。隨該臣查得龍泉關把總成化二十年添設，自戴隆始原亦屬倒馬關提調，至嘉靖二十二年故關設有參將并兼制龍泉二關，始不屬倒馬矣。今以倒馬參將仍統轄二關，此亦舊例之可據者耳。再照龍泉關之北，

吳王口之外，如地名茨溝村迤南扒背石、銀河村、胡家莊、柳樹溝、天橋兒、蓮子崖等處，山內俱各産有礦砂，招聚山西汾州、孝義、孟縣四外流民，時常盜挖礦洞，動至千萬餘人，或鬬毆殺人或殺傷應捕，告訐日至。臣又以參將既革，把總之官位秩既卑，二關之地俱深入僻隘，夫官卑則事勢難行，地僻則奸詭易作，即雖以二把總之官改為守備名色，以畧鎮重其地亦未為不可。蓋把總守備亦無甚增損，不過借虛名於彼而取實益於我者也，亦何靳不為哉。若復不以倒馬參將少加聯束管轄之，則他日地方之患決有不可言者矣。臣職司巡視，觸目警心，萬一地方有事，此而不言，罪將安諉，此臣日夕惶惶，不敢隱亦不敢欺也。況今虜患未寧，往來莫測，防備難擬何方。近於本月二十三日接到浮圖峪守備孫獻策等報，俱稱宣府報到各路邊方俱有輕騎猾虜，不時近邊往來窺伺，其北路獨石馬營等處，大虜營帳仍各在彼聯絡駐牧，時或從西南行，往來不定，凡在邊關俱為要重，不可不速處以為先事之防，伏乞皇上深惟邊計，俯察臣言，更乞亟勑下兵部從長計議，相應一一准行，不以葑蕘之見委之寢格，則事體聯屬，地方成相維之勢，策應有恃軍馬無難集之憂矣。邊關幸甚，臣愚幸甚。臣干瀆天威，無任戰慄，懇命之至，緣係乞念邊關重地，亟議

處兵馬統領并地方事宜，以豫防守，以便策應，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義官安彪齎捧謹題請旨。

西關志倒馬卷之六

藝文

軍城外五花營相傳以為李廣出師嘗次于此。安福王士魁：漢將今何在，封侯苦未成。獨憐荒草外，猶有五花營。葛洪山禪林 禮部尚書 清苑北潭傳珪：門外孱孱澗水流，四圍山色鬱青幽。我來猶有黃花在，誰道禪林幾暮秋。寶壤禪林次北潭韻 工部侍郎 蓋吾馮蘭：新動光搖山欲流，昔年曾許葛仙遊。西巖試問源頭水，照人容鬢幾當秋。葛稚川廟次天風臺韻 傳珪：木石同居鹿豕遊，壺中日月自春秋。紫鸞何處朝元去，一榻清風為我留。天風臺 珪之子 禮部主事□泉傳榮：奉使湖南過此遊，時逢九月一天秋。山光澗色無窮趣，欲結茅庵與世留。天風臺次韻 西屏：南風初夏此山遊，四月清涼欲報秋。燕趙本來名勝處，雲霞泉石為人留。秋日次韻 西屏：倫閒載酒仍追遊，紅樹黃花事事秋。吟倚西風渾不倦，為貪清景故停留。葛洪山 天陽子：昔年曾到葛洪遊，回首西風二十秋。今日唐川再經過，野心又被白雲留。題葛洪山寶壤庵 傳榮：媛谷泉旋沃壤流，雨晴風定葛洪幽。紅葉黃花對尊酒，只感先人 戶部主事西澗楊濂：群山浮翠水環流，草色花香清更幽。借問禪林經何日，山僧報道已多秋。滹沱河 元靜脩先生劉因：過了長江與大河，橫流數丈獨愛秋。絕滹沱。蕭王麥飯曾倉卒，回首中天感慨多。天風臺 西澗：天風臺上此經遊，雨霽涼生似早秋，翠色層層觀不盡，金烏西墜恨難留。宿葛洪山最高峰 僉事古歙方宜遠：足下青雲千萬里，乘風到此卧層霄。晚來獨放乾坤眼，笑看金烏駕海

鶩。**天風臺**錫山茹鑒：葛洪本是神仙境，直到山峯最上頭。一陣天風吹透骨，恍疑身在廣寒遊。**冷空臺**茹鑒：長空六月豈如暑，傳響由來不着音。試向冷空臺上立，任他人世自浮沉。**謁楊六郎祠**御史近菴桂榮：插箭將軍山有祠，英雄可歎不同時，夕陽荒草黃雲起，猶見靈風捲鉄旗。御史岐山袁鳳鳴：祭刀石上光猶射，插箭峯頭氣尚豪。胡虜至今心膽落，寒松夜夜共猿號。**過楊六郎祭刀石見石上遺迹**王士魁：撥劍當年膽氣雄，力穿磐石笑談中。我來未識將軍面，猶似光鋩映碧空。**孟良臼**王士魁：三軍背水倚河屯，鑿石于今臼尚存。莫問當年征戰事，空留血淚滿春痕。**滹沱冰合**劉因：河水正流澌，無舟可濟時。詭言冰已合，隨使渡無危。自是繇天助，真非假力為。昭昭明史册，千載慰人思。**過曲陽謁恒山**汝南樊鵬：石徑隨樵入，丹梯下下，山欲過溪來。旗影三家市，香烟翠尺臺。布袍羸馬客，詩思亦崔嵬。**登恒山**郎中畢孝：山自雲中發，恒山高可知。神靈扶國祚，祈禱遂民私。翠柏章章好，青峰面面奇。登臨忘力倦，日莫醉瓊巵。**插箭嶺二首**都御史劉夔：霄漢登危嶺，荆棨宿敝廬。何人曾插箭，今日此停車。柳色春仍凍，花光捲未舒。巡行無別事，猶得看詩書。戎馬交馳地，居民樂歲豐。絃歌聞士卒，詩禮見兒童。帝德敷無外，王臣樂有雍。太平一尊酒，聊對野花紅。**葛洪山**周志瑞：虛境，遥通小洞天。隨岩皆有水，是處可居仙。一逕青霄去，千峯碧樹連。迴眸望塵世，燕趙總茫然。**過桃園**西屏：烟茫入林麓，旋曲度崗陵。野菊陰岩茂，溪泉止岸澄。露珠枝點綴，蒼玉壁崚嶒。巉峻踏危磴，扶藜笑力。**唐河落鴈**嘹唳背殘陽，南來向野塘。穩棲蘋藻月，叙立水雲鄉。占斷波千頃，排成字一行。明朝風力順，相喚度衡陽。**重渡滹沱**劉因：遥臨滹水岸，回望土門關。秋色巉巖上，川形拱抱間。分疆人自隘，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鷗故意閑。**再過桃園**西屏：天台仙阮肇，今跡我桃源。幽僻鐘聲細，陰森樹影昏。鳥來因梵語，僧定掩禪門。松徑高山險，扶藜過短垣。**關巡雜**

詠五首 都御史舜澤蘇祐：攬轡沿邊郡，川原暑氣深。前驅分負弩，諸將總如林。斜日招搖麗，高雲巘嶼陰。出車聞六月，賦詠豈于今。

團扇搖輕羽，綸巾岸帛紗。人非諸葛侶，鄉是子龍家。車賦催頻劇，關河度轉賒。雙旌報飛將，馳騎背人斜。

倒馬關逾峻，盤紆度險艱。諸峯迴巘業，亂水瀉潺湲。戍古憑巖立，垣長接塞還。宋臣遺跡在，插石箭痕斑。

玉帛趨群望，冠儀儼上公。地形幽薊迥，祀典岱嵩同。飛石誣虞制，崇壇表宋功。肅瞻憶雲朔，氣勢本來通。

升日四山暝，奔雲萬馬過。雷聲咤鼙鼓，雨勢走江河。懸壁飛濤下，連峯亂纛多。將軍依大樹，沾灑把稠戈。

倒馬關 河洲：地迥青雲上，城孤紫塞隣。萬山迴倒馬，一逕僅通人。棧閣虛傳蜀，潼關不羨秦。極知形勝好，獨苦戍軍貧。

北巡雜詠五首 御史近山傅鎮：按部偶無事，孤城坐晝深。相看臺上栢，獨抱歲寒心。稼穡憂偏切，河梁信易沉。旅羈未可遣，關隘日風陰。

祠殿古城隅，岳靈護帝樞，曉臨烟樹冷，雲裏露盤孤。飛石何年應，望覽待爾蘇。還知鳶蘋意，辛苦為民無。

漸歷嚴關地，前旌出定州。山空同鳥度，河澁鑿冰浮。古樹迴村店，寒烟隱馹樓。所經風景異，靡監亂鄉愁。

未識諸關險，來舒千里眸，西原當魏晉，北極控燕幽。天迥黃河戍，沙寒白草溝。將軍誰繫虜，我土本金甌。

睥睨近登臺，荒烟曉望開。河分滹水斷，山接太行迴。虎豹當關出，風塵攬轡來。亦知蒲柳質，不道棄繻才。

次插箭嶺 河洲：插箭痕猶在，楊郎藝絕倫。由來忠貫石，不但勇兼人。父老傳遺事，英雄仰後塵。

至今倒馬處，有廟祀明神。

謁宋將楊六郎祠觀插箭石 王士翹：宋室方艱步，雄當第一關。祭刀空有石，插箭尚名山。胡馬年來擾，兵戈日未閒。將軍遺愛處，勇士更桓桓。

九日登寨北樓 沿邊安撫都監王臨：雲山萬簇繞孤城，乍此登臨興最清。對菊滿傾千日酒，（葛洪山在軍城之傍，城中有醞酒井。）憑闌靜看五花營。（此兩漢祁連之路，李廣出師常次于此，城北有五花營在焉。）水連拒馬遮胡騎，（諸山之水流而為易水，易水即拒馬河也。）地接蜚狐宿漢兵。（漢飛狐口正直城北。）按部自慙尸素甚，未知何術報昇平。（治平丁未季秋月題天府進士郭希亮奉命書。）

次王安撫韻 都御史關西張鼎：南來持節過軍城，城外河流鎮日清。雲鎖荒墓迷故砦，山圍石堞遶孤營。路當倒馬傳烽火，地接蜚狐有戍兵。萬里封疆民自樂，愧無奇策翊承

平。　都御史史琳：萬壑崎嶇此見城，停驂偏喜塞風清。落梅謾對今宵月，衰柳空圍舊日營。山拱皇都誇虎踞，氣吞朔漠絶胡兵。禦邊有道民生遂，處處桑麻樂太平。　都御史江都高銓：曉持節鉞下邊城，萬疊雲山入望清。老我只今承簡命，昔人曾此建屯營。伊周事業兼師旅，韓范胸襟有甲兵，因讀殘碑懷祖烈，漫廢前韻孝思平。

過軍城次壁間韻

都御史閩人林廷玉：金鐙輕敲曉出城，旌旗分得露華清。關山千載祁連路，漢塞諸軍李廣營。自古禦戎無上策，屈人不戰是奇兵。憑誰試我雙龍劍，祇恐酋胡不足平。

倒馬關次馬少卿韻二首

高銓：層巒疊嶂勢何雄，天塹迂迴萬曲東。規畫獨超形勝外，折衝常在笑談中。行營陣壘時時變，守戍更籌夜夜通。邊警清寧民樂業，樵歌牧唱夕陽紅。　不讓秦關百二雄，周回那復辨西東。龍蛇影擊旌旗外，虎豹威揚鼓吹中。薄海更無烽火報，極天惟有陣雲通。唫鞭笑指崎嶇路，控騎塵飛一道紅。

又二首

林廷玉：名關形勢自天雄，曲澗西來一逕東。黑虎踞蹲平地上，白龍盤折兩岩中。城頭嗚咽笳三疊，樓上龜銅鼓一通。長劍倚天胡膽墮，旌旂飛映曉霞紅。　保障誰為萬里城，轅門威重塞風清。班生欲繫單于頸，懿黠曾驚萬亮營。天險巉巖雖捍敵，人和　劉夔：上下關連亂石中，一河旋遶路因通。層層斷岸豈容馬，固結不論兵。幾時掃得槐槍靜，坐見蒼生享太平。　隱隱崇岡無過鴻。舉手可摩青海月，開襟隨受雪山風。龍泉箭鎖還相接，劍閣旌旗春色裏，戍樓鼓角夕陽中。波聲月殼函真是空。

倒馬關

東田：山上重關結構雄，戍樓相對隔西東。將軍戰馬斜陽外，老子青牛紫氣中。恒嶽烟嵐春可望，朔方烽火夜曾通。我來恰限逢三月，花逐吟鞍日日紅。

孟良道中

御史賓葵丁楷：遠道驅馳未息轅，眼看春色上吟鞍。連天芳草偏多意，近水花枝益可憐。亡屋有基虛隴稅，小畦無雨引山泉。孤城寂寞風烟暝，欲吊遺蹤已悵然。

行臺次壁間韻

丁楷：登臨橫槊慨前雄，極目長安東復東。帥閫旌旗春色裏，戍樓鼓角夕陽中。波聲月冷龍吟小，嶽頂雲開鳥道通。為問當年爭戰事，六郎墩畔野花紅。

和王安撫韻

丁楷：幾日行蹤滯此城，小亭幽景似秋清。春風一枕邯鄲夢，夜月千家驟騎營。客子丹心頻戀闕，書生白面敢論兵。庭花吝發無緣賞，惆悵西征恨未平。

嶽廟代祀有感

甘棠張九功：崔嵬古殿禮山神，登降堂階儼草裀。畫壁經塵昏鬼面，枯松帶雨濕龍鱗。摩碑細讀千年

字，守廟希聞百歲人。更有一般疑惑處，飛來怪石不知春。

登恒山六首

尚書白巖喬宇：岱華嵩衡一覽中，天從西北紀元功。九霄香火來人境，千里雲霞擁帝宮。玉笈文隨金蓮遠，寶符名與石函通。東封秦漢成何事，聖代山川禮典同。

直上三千九百丈，萬峯下視皆青螺。粤初天地既開闢，應有鬼神長護呵。松杉滿澗樵採絶，蘋藻載路祈禳多。華夷限隔此為最，大石刻頌當如何。

岳勢巍巍俯北陲，曲陽飛石事應奇，百王封禮班群后，萬古神功配雨儀。壇下樹靈森虎豹，巖陰之老雜蛟螭。邊州兵歉無寧歲，願乞甘霖列郡施。

兩巖蒼翠殿當中，親上蓬萊第一宮。澗底流泉奔渴蝀，雲邊飛砌繞層空。時巡禮廢鑾迴迥，象設功新廟貌崇。敢謂吾身有仙骨，名山未到夢先通。

曾聞恒岳有仙臺，翠壁丹峯絶點埃。通客豈招玄鶴下，祠臣非為碧雞來。石枰人去餘秋響，嶺樹猿歸起暮哀。洞口桃花春正好，采真何必羨天台。

丹梯千丈瞰巖幽，石棧鈎連最上頭。可是神剜兼鬼鑿，也應天巧代人謀。中原望秩恒陽近，太古登封朔地優。我欲磨崖記顛末，山經茫昧尚須求。

謁恒岳一首

餘干蘇章：恒岳昭靈妥八荒，古今祠宇合煇煌。龜文裂石經千祀，牲酒祈神走四方。殊號尊崇唐制度，斷碑削落漢文章。登壇默祝吾君壽，精意潛通一瓣香。

恒岳送青一首

大學士熊峰石珠：半世尋山破幾錢，恒山剛在北窗前。飛來翠色多隨蓋，吐出青烟半是蓮。隔水數峰醒病眼，出林孤鳥下長川。遥看一線明如雪，認得西巖瀑布泉。

北岳四首

提學副使空同李夢陽：北岳元來當北極，五臺常自五雲生。金銀氣湧青蓮頂，宮闕星連黑帝京。一覽乍□燕代小，徐看真覺華嵩平。天門獨卧千巖月，風度嘈嘈廣樂鳴。

巍巍一片飛來石，黑帝行宮起曲陽。北仰明堂虞典禮，西京穹石漢文章。功深雲雨龍蛇會，勢限華夷虎豹藏。今代朝廷開北極，恒山千古是金湯。

天高西北還喬岳，下視東南盡大洋。玄武蒼蒼氣□黑，扶桑滾滾濤浮黃。回巖日射千松暗，絶頂風來六月霜。安得移將萬人石，頓令炎海坐清涼。

我所仰兮在恒山，側身北望阻燕關。飛石岑嶔不可攀，仙人贈我點瓊丹。帶星辰兮佩鳴環，我欲從之途路艱，北望鴈門涕潺湲。

恒山次韻

大學士□□楊一清：歷歷邊城愧激揚，雨餘烏府發秋光。山高直聳三千丈，郡小才分十四鄉。歲月有窮憐鬢髮，功名無用是文章。苦吟生惱江東客，到處令人詠和忙。

覽恒岳詩

提學僉事沈鍾：嶙峋萬古逼天穹，代北千峯首盡低。霖雨降時雲出岫，

松蘿深處石為梯。仙源窈窕知難見，嶽色蒼蒼望轉迷。鎮壓坤隅千萬世，皇明褒祀錫金泥。

覽恒岳詩 參政陳清：古廟平臨北斗齊，登來俯瞰衆山低。萬重檜影羅為障，一道虹光巧作梯。黃鶴青鸞林外立，碧桃瑤草洞中迷。紅塵隔斷三千丈，只有雲生舍北泥。

覽恒岳 御史劉翔：峙形直與泰華齊，那更無辭土壤低。幾夜嵐光遮斗柄，有時雲影鎖天梯。仙遊洞口春常在，神去岩前草自迷。遥想聖朝封禪日，褒章猶粲紫金泥。

謁岳廟二首 郎中畢孝：業栽恒岳鎮雲中，望秩何年有閟宮。片石飛來明月冷，六龍歸去碧山空。松杉曉挹浮嵐翠，殿閣晴搖旭日紅。敬謁瓣香脩歲事，滿庭霜葉起秋風。

渾源南去是恒山，路阻千岩萬壑艱。一自重華移望後，便傳飛石落人間。綵雲縹緲龍旌遠，紫蓋籠葱鶴馭還。時雨時暘惟帝念，願分和氣散塵寰。

嶽廟八景 東萊崔恭：水寶泉流振古春，嘉山疊翠鎖青冥。荷花色靜瀟溪趣，脩竹圍欒彩鳳形。寶剎燕南遺勝跡，龍湫洽北隱神靈。秋波蕩漾環恒邑，瑞石飛來啓嶽庭。

東山東紀：水寶流春去不迴，嘉山疊翠巧雲堆。少容寶剎巔峯麗，龍沼荷花錦繡開。文水秋波晴泛浪，靈湫神隱夜聞哀。安王瑞石生來異，翠竹凌霜總不衰。

再遊葛洪山 工部侍郎蠡吾馮蘭：重山路迥清虛地，五月□寒草閣秋。蓊鬱浮嵐林色暝，潺湲碧澗水光幽。閑隨丹井尋仙去，為愛禪房越宿留。

蒲黍會 隣別二日，野雲猶帶梵天愁。

謁六郎神祠一首 尚書桐城錢如京：楊郎插箭是何年，英槩于今亦可憐。山石不隨陳跡腐，溪流猶帶殺聲傳。當時已有斯人將，江左安容宋室偏。為問興亡眼底事，野花無語自嫣然。

御史白坡 何其高：都部將軍膽氣雄，百年遺像玉門東，營圖寂寞空山裏，石障縱横落照中。塞北烽烟渾未靜，劍南歧路渺難通。自憐蓬鬢今摇落，慚對江花隔岸紅。

同原道遊桃園庵 龍陽梅雪山人王溥：乘閒偶到下清虛，撫景吟行思有餘。知己留人辭懇切，老僧愛客意勤渠。幽香花鳥詩難盡，奇怪山川畫不如。我欲與君同結社，承恩未敢賦歸歟。

再巡倒馬關道中 御史倪組：曉烟暝雨水溪流，風撼松磯景最幽。南嶺盤雲真倒馬，遠峰飛布若沉牛。烟花旅況當年意，湖海鄉心此日愁。勝地登臨多感寓，春光為許卜重遊。

倒馬懷古 倪組：春石空聞説孟良，祭刀猶自憶楊郎。燕雲獻虜無中國，盪夏歸戎先洛陽。漢勒□私誇蹕譯，覘師苔古暗蒼岡。秦關百

二山河勝，寔是文皇荒甸長。次林中丞韻倪組：函關為道萬夫雄，劍閣遥看一逕通。餉饋祇將箕吸北，室廬誰惜磬懸東。夜坐用倪臺丈韻御史鶴皐蕭祥曜：重門共説紫荆險，一逕何如倒馬幽。秋塞寒砧通白帝，夜灘客夢入黄牛。千崖雨舞星河近，歲墅風生虎豹愁。回首乾坤成浪跡，觀兵且復當山遊。次倒馬關用壁間韻二首王士翹：插箭嶺南倒馬城，萬山長抱一泓清。巖邊浪説千年臼，野外新開十里營。陰雨未來先結户，門庭無事且談兵。憑誰力挽天河下，為洗戈矛庸自平。柏府公餘成地僻，松陰砌滿入懷幽。座中古戍依雲漢，雨後荒村見馬牛。范老何心偏後樂，杜陵此境不須愁。關前却有山河壯，慷慨登臨是勝遊。次軍城宋王安撫韻劉夔：憑高飛跨此孤城，萬里風烟一望清。澗底水聲穿戍屋，林間花氣入軍營。川明組練三千騎，地擁貔貅數萬兵。昨夜旌旂天外落，羽書傳報海西平。軍城驛用王安撫韻蕭祥曜：半倚荒臺半築城，秋宵兀坐有餘清。黄花久負山中約，白草遥憐塞外營。對井有懷堪結社，（城中有醞酒井）籌邊無技漫提兵。寄言諸將須乘勝，沙漠曾經一戰平。次軍城用王安撫韻王士翹：鼓角蕭蕭古寨城，征衣冷卧月華清。當年空數嫖姚勇，此日還看細柳營。翠壁錦屏添遠帳，南郊北畝隱强兵。關山到處看山一色青，懸崖老幹自亭亭。谷含禽語成音律。馬度雲霄入畫屏。挾策有時攀鳥道，採芝無處覓仙靈。幾回歌馬尋幽事，為愛六郎更上背行樂，世路無心自坦平。閱上城王士翹：隨處看山一色青，懸崖老幹自亭亭。谷含禽語成音律。馬度雲霄入城。謁恒嶽廟四首王士翹：嶽勢盤亘接太行，東連瀛海正茫茫。紫芝峪僻迷玄谷，白虎峯高俯夕陽。北狩當年逢朔雪，重華何處建明堂。獨憐後代輕河北，錯認天風啓棟梁。渺渺朔方黑帝宫，醫閭遥與渾源通。星辰象在山河外，雲雨權歸掌握中。地向清朝六合混，天高北極五臺空。庭前若辨安王石，千載傳疑到海東。憶昔神堯有異方，遠稽虞典更章章。琴臺久矣空蕪没，鬼壁傳來似杳茫。正號萬年還舊制，登封千古陋前王。周回老樹凌霄漢，早晚雲騰鶴馭翔。嶽鎮恒陽聳碧台，不知幽徑幾年開。山靈近褚皇都勝，雲氣遥從太茂來。祀典昭明垂宇宙，碑陰森列照蒼苔。關山願借綱維力，化作金湯奠九垓。宿葛洪山三峯下

桃園庵傅珪：奇峯似郎山，環抱更委曲。壁立插層雲，蕭散不拘束。仰瞻遠若近，勢已斷復續。有徑還有門，顧一園玉。上下清虛宮，桃園右暖谷。仙子裝傳名，樂土今天竺。花木辨四時，晨興視朝旭。有田却無租，耕鑿自豐足。何必問飛昇，但來能避俗。**祭刀晒甲石銘**劉一修：楊郎能用武，廟貌起崇關。名遠垂流水，功高若此山。祭刀狼藉暗，晒甲虎牙閑。胡虜當年敗，應無匹馬還。英爽千秋在，令人骨自寒。遺踪知壯節，高義媿材官。山靜金衣冷，苔侵玉座潛。耿子多將畧，芳躅許登壇。**謁北岳偶題**兵部侍郎東沂陳玉：恒山一脉來雲中，限遮險阨盤鴻蒙。奠茲異服勢以雄，奇峯疊嶂摩蒼穹。重華北狩望禮躬，何年此土開幽宮。下及異代祠祀隆，淄封浮號差神聰。聖皇再造車書同，河岳效職裨全功。洗除弊陋神因恫，秩班岱華齊衡嵩。肅共遣告歲益崇，鳥犍綺鹿釧房充。玄琮雪練邸篚豐，于時奔走嚴臣工。前殿有石卧其東，形方面潔如磨礱。人言來自寧武礮，凌空有隕回重瞳。補天填海驅煉功，毋乃幻說愚盲聾。苔痕綉隙出雨冢，世遠祇可供談叢。東門畫壁塗青紅，兩尉相對橫刀弓。崢嶸鬼物毛髮蓬，筆意灑灑生陰風。長松古柏磴路通，似有芝羽乘靈驄，瓣香載謁殫我衷。願言景貺流龐洪，發祥散采祛沴。**恒山行**給事中王綸：渾源自古雄方朔。突兀岩峯尖似削。箇中高大者恒山，插破雲霄無地着。碧潭春泛龍泉湧，瑶草香迷望仙嶺。紫芝峪冷霧。篤生申甫攄貞忠，維持國脉垂無窮。九天霜，琴棋臺聚三山景。步雲路轉數百折，通玄谷高數百疊。夕陽岩畔色蒼茫，白虎峯前光皎潔。四時噫氣林梢吼，翠藹蒼霜封洞口。我來振衣千仞岡，依稀踏遍無何有。顧瞻雲外伊吾北，夷夏分明兩地隔。虎豹深藏風自生，遠驚胡馬潛踪跡。俯視群山勢拱聳，保障雲中千萬井。月明拍落胡笳聲，春老人勛桑柘影。古來隨表名山鎮，經國分疆説虞舜，來遊來祭察民風。非若穆王誇八駿，當年石飛到曲陽。風隨石去吹天香，皇明土宇追陶唐。至今玄岳祀冀方，兩地光。**壁立萬仞亭**御史近庵桂榮：關上崇山插天起，斥堠森羅亘千里。澗谷盤旋鳥道長，風□萬竅如人語。霜氣稜稜石争怒，鐵旗不動金戈止。馬頭一劍横寒空，狡兎妖狼耻何許。但見英草木沾餘。巢土隩烟，火稀蟻攢蝟縮拳。鶉衣可堪年餼缶，何有給粟官倉那。拯飢欲扶枯荄吞，草實撲面驚沙蝨，凍梨偪側龜腸終夜結，伶俜鶴骨何年肥。我傷此情三太息，耿耿悲思暗横臆。毛髮直竦黄雲高，老志嵯峩生羽翼。寧挽天河作

風雨，京梯崇墉宣地力。戎□滋澤潤脂膏，應有遺波及捐瘠。都似楊郎健鬪流英聲，奇蹤千載開山靈。萬馬不須長出塞，層峯翠列芙蓉屏。坐令邊鄙耕獵長，兒孫卒歲相看生計温。號令莫憂嚴到骨，膚功新擬奏轅門。

軍城內有醞酒井 王士魁：貳師雄拔劍，刺山泉湧盈。耿恭整冠拜，揚水虜人驚。由來忠義貫，金石造化分明顯至精，何如此井之泉重且冽，定知呵護有山靈。年年秫熟堪釀酒，家家歡樂醉屯兵。醉來飲水還如酒，夜靜時聞轆轤聲。但願邊報不沁園春 王士魁：秋日郊行，雲陰融霽，山色含光，喜帝德格天，功侔造化，星纏順度，時若雨暘，緑野平鋪，高岡凝眄，金風兩袖動微來烽火息，坐看將士陶然解甲卧城闉。涼，看旌旗，翻飛日月，馳騁康莊。山川原是帝鄉，問風俗還彷彿陶唐，且士業詩書，衣冠楚楚，農勤耕稼，黍稷穰穰，國紀有年，人歌上瑞，海不揚波庶事康，邊關内有千群虎豹，萬里風霜。**桂枝香** 王士魁：關行三月，正跋履山溪，衝冒炎熱。想倒馬龍泉，崇崗絶壁，直比居庸、連紫荆，欲據守，好憑兵力。井陘舊道固關，新城車騎難列。論險阻，備嘗畢閱。每登高眺遠，清興遄發。竣事歸來，攬轡徐行，花色幾番時雨回枯槁，燄火旗盡消滅。遥望青山，如天上芙蓉，雲中劍戟。

西關志倒馬卷之七

建倒馬關城記

監察御史
澶淵侯英

倒馬北連飛狐、南擁鎮陽、控扼華夷，誠中原雄關也。國初惟設巡儉司未遑命將守之，正統己巳北虜犯邊。朝廷憂之，乃命內臣盧公義、都督劉公聚、參將顏公彪、都指揮陳公友握兵來戍，咸謂關城狹隘難以屯軍，將謀徙，乃隨山相宅，抵關東南三里奇，名曰桑園，地形高平，山阜漸遠，遂卜焉。既而都憲彭公誼、都閫戎公亨、趙公瑄後先區畫，板築土垣。天順丁丑歲，彭、戎、趙俱回京，厥後守備紫荊關都指揮左公能，相代兼督，因土城圮於風雨，非經久計，謀諸阮公，會監察御史張公海欲環砌以磚，由是揣高低，度厚薄，議遠邇，量事期，慮材用，輸糗糧，督工趨事，工未畢，亦各回。天順甲申歲，以斯關為王畿右掖，故俾都帥王公信來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毅然以建斯城為己任，親董其役，人踴躍自效，若子弟趨父兄事然。成化紀元春三月落成，建城門有三，東西北各一焉。門上有樓，如其門之數，

南則門與樓俱缺焉。城中通衢凡坊牌四：東曰居仁，西曰由義，宣威其北，振武其南也。衢之北凡，政府以出，今府之左則察院，以實按邊，憲臣也。衢之西北凡祠以奉神，祠之西則公館，以延往來賢士也。是以公宇翬飛，照耀丹碧，雉堞環繚，隱約敞虧。既補弩藏廩庾之類，靡不以次告完，公乃捐俸鼎石請予記之。予自按邊，行部所過，關城勝槩，覽其一二。若茲城之西，有水曰唐河，自關迤邐而來，環繞城北，復轉而南向，則城之東也。南則隨山峯巔剗削為城，三面距河，有碧流清湍，映帶左右，南面對山，多浮嵐飄翠，布列上下，其氣象萬千，不可名狀。真能捍禦胡騎，而屏翰王室矣。諸葛武侯有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斯城之建，其可謂上昭聖天子威德，下為斯人，立命者乎。威振遠人，功垂社稷，迨與斯城咸休於無窮矣。是為記。

重脩倒馬關演武場旗纛廟記

知州滋陽鍾英

仰惟我國朝明興以來，稽古建制，文武並用，乂安常治之道，故文有文廟，武有旗纛廟，以時致祭，春秋匪懈。蓋兩京文自國學，武自五府，崇德報功，咸有儀則，頒告天下，永為定武。但道有夷隆，禮有興替，且地有廣狹，制有大小，因時而建

者不以遠近易，則其義一也。倒馬關下城外舊有演武亭，東南有旗纛廟，皆欹圮頹壞，風雨不蔽，積久而罔知其作矣。沙石沮洳卒伍不範，因習而視以為常矣，祭祀雖有祠而未稱典禮，訓練雖有地而難讚武功，君子不無歉抱。迨于敬齋盧君抱文武之才，負遠大之器參守本關，下車之初，既肅謁有廟矣。復躋彼公亭矣。遂狹小其制度，將圖改作，乃謀及諸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制小何以禮神，度狹何以觀兵，得無缺典乎。於是把總指揮同知蔣譚，暨指揮張倫、朱振、張英，千户從周、周尚賢、俞慶等僉曰：禮有當隆，待人後興，崇而新之，誠盛舉也。未幾卜吉命工，相地料用，遂撤其舊物，易以美材，大其制度，華其棟宇，為廟為亭，煒然改觀，誠足以妥神威衆。自是而後薦牲效醴，設甲冑，陳弓矢，昭義彰度禮無不成矣。陳師鞠旅戎無不戒矣。夫禮成則神歆其祭，運潛扶默佑之功。戎戒則人安其業，遂投戈息馬之樂。遠懾邇懷，盧君功德與斯廟同久遠矣。董斯役者，譚與倫與慶，起於三月十有五日，成於五月十日，財出於衆官，人不知費。役乘於務閒，士不知勞。易曰：已日乃革。又曰：説以先民。其是役乎。落成之日，譚等徵予為文，圖垂不朽。余作而言曰：盧君當軍旅之任，而不忘俎豆之事，非有

大振作者，不能繼是。後者覩洛思禹，舍棄懷召，慎無忘今日之事之舉也。盧君名鉞字虔甫。順天府昌平州籍，武功右衛人也。是為記。

時雨堂記

監察御史
王士翹

嘉靖丁未夏六月己丑，王子士翹按倒馬關。越癸巳，陳兵于轅門而觀之，比午，雲陰四合，祁祁興雨，不可以列，迺捲甲休旅，宴息退居。因訊諸將士，雨宜稼乎？咸曰旱茲太甚矣，微雨將不能有秋，農弗遘歉，卒弗匱餉，繄雨之利博也。王子作而喜曰：時哉雨乎。因名其堂曰時雨堂。諸將士曰何其曰？余聞之三代之兵若時雨，昔人以況孔明，蓋言孔明之屯五丈原也，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仁義之師炳焉，與三代同風。我國家當天眷方殷之日，倒馬據山河表裏之險，虎豹熊羆之士，勇氣百倍，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備矣。其所遭際與孔明之在蜀漢異也，諸將士而能志孔明之志，甘苦同於士卒，恩信孚於平時，俾執戈行伍者咸知有子弟父兄之義，然後驅而用之以却虜，虜不敢窺，以衛民民不復擾，雲霓來蘇之望，三代時雨之兵，固有似異而實同者。謂古今人不相及，惑也甚矣。言未已霖雨適霈，諸

將士咸歡忻鼓舞，洗盞更酌，余亦陶然。嗟乎，山川降靈，造物何心，雲行雨施，無往非樂。昔蘇子瞻之治扶風雨而名其亭曰喜雨亭。茲堂而謂之時雨堂，非固侈焉。曰喜雨，雨之時也，曰時雨，喜在其中矣。吾將因雨之時而學子瞻之喜，不亦可乎。俛仰今古，旦夕千載，雖時異事殊，而所以善萬物，感行休固有曠世相契者。即其所居之位，嘉其會，逢之適，天理流行，真機活潑，隨處充滿，初非有待於外，是其所遇所樂殆不必一一皆合，而後謂之同也。在漢南郡獲白虎之祥，論者以為偃武興文之應，故當其時北狄賓洽，邊不恤寇，氣召類從，理有然者。況今觀兵而雨，雨而且時，所謂憂者喜病者愈涔然而興者，以秀以實其為有年之瑞，却外安內之占，又奚誣哉。春秋書六月雨，傳曰喜雨，與民同其樂，蓋志喜也。終僖之世，卒獲殷富之効，喜可徵已。卿士喜於朝，農夫喜於野，而戍卒喜於屯營，非此時耶，因時而宣布德澤以樂其樂吾斯之未能。孔明也，子瞻也，皆古賢人，乃所志則願學焉。茲時

雨堂所由名也，遂記之。

新建宋將楊公業楊延昭父子忠節廟碑記

編脩安福劉泉

忠節有廟，所以祀宋贈大尉代州刺史楊業、高陽關副都部署加團練使楊延昭父子者也。祠之者誰？御馬監太監趙公昇、楊公金、守備閆公崇、用所治地而建廟焉。忠臣義士照耀史册者豈必楊氏父子，而關之得名，倒馬實自延昭敗契丹始，是烏得弗祠祀之，天理之在人心，隨感而見也。宋家三百年基業實天啓之，有如業本北漢舊臣，而竭忠宣力，卒破遼人。副潘美拔四州，其駿功之足尚也。真宗時，契丹猖獗，延昭當之而有餘，楊氏一家兩朝賴之，而況於當時世德之臣與守文太平之或共天下之福者哉。嗟乎！夷狄之為中國患久矣，朝廷有道四境寧謐，楊氏父子皆足以應時變，及其後世罔德卒困於外夷，遼破而金興，禍作矣。當是時也，武夫健將不少於天下，兵革財用不困於曩時，忠義之氣不損於人心，而獨無楊氏父子出於其間者何哉？是故祀楊氏父子使人入其境而思追蹤其美，是有益於邊防也甚大。昔表忠觀宇，蘇子瞻為之，楊氏之忠節與錢氏同在一時，何其盛哉。顧予菲薄，不足以彰厥美，姑為之紀歲月云。

祭楊六郎祠文

監察御史
蕭祥曜

人臣有不易之志，而後能垂不朽之功。將軍當宋室多故胡騎充斥，憑高負險，矢不

可奪，雖長驅之志未酣，而自全之策已周，至今祭刀有石，插箭有嶺，倒馬有痕，六郎有城，將軍之功顧不與天地而咸休邪。今我國家奄有四海，威振萬方，蠢茲小戎，時一出沒，至廑我明主西顧之念，嗚呼！安得起將軍于九原，而與之運籌決計，盡繫犯順者之頭而致之闕下也哉。雖然古今人不甚相遠也，惟神有靈尚陰相之。

軍城寨主題名記

東魯姜知彰

軍城建邑，正當敵衝，南北之吭頸也。其地左北平，右銀冶，常山阻其北，葛洪障其東，控扼蜚狐，襟帶定武，因山據險，四不承敵。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在兵家為必爭之地，自古城壘未始完具，逮我祖宗方萃聚之時，存不虞之戒，居安之日有慮危之心，深思却顧，至於無窮，築斯□也，始自雍熙改元，迺今一百一十九歲，烽燧不驚於邊城，胡虜不窺於寨上，戍庭卧鼓，戍士橐弓，彼雖感吾君德化而然，蓋襟帶之要殆非小補。熙寧乙卯，□屬以編民無慮千户，用是吾民日益，城隘莫能□，元祐丙寅歲，走馬承受陳侯請增城隍以為民□，朝廷可其奏，遂興版築今謂下城者是已，既而□者沓市，耕者滿野，軍旅益加，倉廩益儲，凡所臨訟不

減一大縣，然則當是寄者，不特以武略捍邊，要當以文治撫民，二者缺焉，非所以制治□民綏懷敵境也，文武全才難其人矣。簡請朝廷方應斯選。建中靖國改元，八月崇班慕侯來宰是邑，下車之明年興完補敝，政成事簡，思得前政治迹，欲廣其傳，求諸廳壁，討之版籍，其詳不可得，而考博訪耆老，始得禮賓曹侯之招益居民供備臧侯之公清廉直，民間稱誦以為口實，慕侯曰斯固可記，使無聞於後，深可惜也。懼異日泯絶，乃鐫諸石，因述二侯之德，以為題名之倡，將書來者云。知彰觀慕侯之推是心也，其景慕前賢，有志於民，槩可見矣。其勒姓氏於石，無愧後人褒貶，則所操守槩可見矣。故為之記。崇寧改元十二月旦日，東魯姜知彰記。內殿崇班慕衮臣建

中靖國元年八月刻。

重脩軍城碑記

保定府學教授會稽鄭寘

守邊之策固莫先乎設險，尤必在乎得人。得其人設險以守之，斯無外侮之患，此軍城之所以必脩而不可緩也。先是正統己巳秋，虜騎深入擾攘畿甸，震警中外，今上即位乃簡拔宏才大節，文事武備重臣為邊關管鑰，持賜勑許以便宜行事。於是都憲

武陽陳公指示□□今都督顏彪都指揮戎亨若曰、軍城控龍泉□□兩關，聯絡葛洪周家等堡，而傾圮年久，今于□□非脩築此城，則未易為守。乃俾圖畫形勢，具□□聞上即可其奏，爰摘調真定、保定、定州各衛□軍□□仍選委指揮僉事龍浩董之，經營於景泰□□□月初十日，奏功於次年九月二日，欲勒□□□□垂不朽，用是白於都憲而來徵予為記□□□□百五十丈，高三丈四尺，而雉堞堅嚴鋪□□□□寬二丈，基則倍寬於頂券，東北裏外二門□□□並有樓，樓之左右相去二百丈許，復建□□□□角規模傑特，簷阿翬飛，丹碧照耀，而傾□□□□然一新，城之外設敵臺，城之內蓋倉廒，□□□□以練甲兵，儲糧糗，設關外有警則以是□援□□是粟濟之，必使守無不固，戰無不勝，□上不□□宵肝之憂，蓋其籌慮也遠，故其布置也詳，其提□□勤故其完固也亟。昔者民運萬山之上，而多□□每病推輓之勞，今則納粟于茲而黎庶息，昔者□仰千里之饋而常空乏，每興飢餓之嘆，今則給□于茲而士卒悅，長治久安之計無能過此。果歸於揮使與揮使曰不然，承都憲策以効其勞也。然則歸於都憲，與都憲曰不然，奉天子命以築斯城也。是下不有其力以歸于上，臣不有其力以歸于君，誠盛世太平之氣象，彼逆虜聞此將必心膽寒而賓服不暇，豈

復有外侮之患哉，特書以為記。

督脩官直隸隆慶衛掌印指揮張符
千户劉祚

西關志故關目録

卷一
沿革　疆域　形勝　星野　山川
關隘
卷二
城池　軍馬　墩臺　邊情　擺撥
卷三
倉場　草場　庫房　教場　屯堡
征徭　歲用　公廨　學校　官司
人物　風俗　物産　祠廟　壇壝
陵墓　驛傳　巡司　舖舍　橋梁
窯冶　牌坊　古蹟　礦洞

卷四　制勅
卷五　章疏
卷六　藝文
卷七　藝文

故關圖論

故關所轄，北起龍泉，南盡沙河，相去幾六百里，地更遼遠，而其關隘大者有二：曰龍泉、曰故關新城口。余嘗自阜平西上龍泉，愛其山川雄壯，翠帳錦屏，峰巒疊出，行雲傞聚，變態萬狀，不可勝玩。明日觀兵于東門，又明日，西閱邊墻。陟峻嶺，穿林梢，雲氣如奮，霧霙橫吹，咫尺滃懵，不辨馬首。且線路傾欹，斷崗峭壁。至用板棧，行者斜倚側步，無駐足地。虎豹麋鹿又從而出沒其間。于時，銳意前進，以為可作雨中一遊，既而狂風陣至，雲霧透隙，遥見郊原，朗然晴明，乃知山在雲中。窮崖幽谷，別一境界，非真天雨也。乃觀邊墻高厚，喜而歎曰：龍泉之險有四：林木蓊鬱也，道路阻艱也，五臺峙其西，滹沱遶其南也。據墻而守，虜必不能越，重險以肆其憑陵。所可慮者，五臺多寺，遊僧往來，奸細莫辨，譏察之令，不可不嚴，此其為害者一也。未築邊墻之先，四望山林，悉屬關隘，砍伐有禁。今則墻以內官軍守之，墻以外僧商合黨旦旦而伐之，無所畏憚，是以若彼濯濯，此其為害者

二也。去此二害，以據我四險，何虜之足畏哉。乃若新城口無險可依，幸其猶在腹裏，虜若敢侵太原，斯故關戒嚴矣。今套虜日衆，渡黃河而東掠，即犯偏頭，此太原之未可高枕而故關之不容晏然無備也。馬嶺諸隘，西南直接太行，固宜城而守之。惜守之者，不以軍而以民壯，猶有所未盡也。蓋嘗通論四關之險，則龍泉為上，倒馬次之，居庸又次之，紫荊又次之。新城口斯為下矣。至論四關之勢，則紫荊為急，居庸次之，倒馬又次之，新城口又次之，龍泉斯為緩矣。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上將之道也。是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觀險察勢，預為之所。此又今日所當講求，亦作志之微意而不覺其僭也。吾厓山人王士翹謹識。

西關志故關卷之一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士翹編校

沿革

故關，古井陘口。按史：韓信、張耳下井陘，出背水陣破趙，斬成安君，即此地也。戰國策云：趙北有常山，南有繁陽，東有鉅鹿，西有太原。然則井陘在昔稱險，此英雄用武必爭之地。前代建置莫考。國朝正統二年，於井陘南界平定州地方，創築城垣。防守官軍，隸于真定。因其舊為關隘，名曰故關。嘉靖二十一年虜寇太原密邇故關，地當衝要，而舊城險不足，乃北築於隘口。去井陘四十里，即今新城，添設把總一員統之。舊城惟巡檢司存龍泉關。下城亦自正統二年建立，景泰六年城廢，北徙一舍，築今上城。成化二十年設把總一員，嘉靖二十一年，紫荊關初設參將，兼制倒馬、龍泉諸關。然道里遼遠，有鞭長不及之患。至二十二年，故關亦設

參將，自此龍、故兩關及順德所屬隘口，咸聽節制於故關參將矣。參將駐劄井陘，所統真、神二衛官軍輪班操守。至二十五年，復議改於真定府城駐劄，遥制龍泉、故關云。

疆域

故關新城，東至井陘縣四十里，西至平定州八十里，南至泉水頭口六十里，北至娘子關二十里，東北至京師八百里。

龍泉關，東至阜平縣七十里，西至湧泉寺二十五里，南至白草駝三十里，北至銀河村四十里，東北至京師七百里。

形勝

故關新城，井陘舊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陘山環峙，綿水旋流，龍泉險絶，林木叢茂，盤礴五臺，襟帶滹沱。合而言之，當秦、晉、燕、趙之衝，有金湯磐石之固云。

星野

詳見居庸關志。

山川

南綿山在娘子關南。廣陽山盤環高聳，諸峯拱列，下有寺曰漆泉。赫山有潭，潭前有龍神祠。湯山下有湯泉，洗可愈疾，岩壁陡上，有石堂。絶無塵穢，世號為聖人石。黑山石多黑色。磬口山盧毓曰：綦陽磬口，冶鑄利器，即漢魏時□。豹溝山在鵲子崖口。蓬鵲山峰巒峭拔層巖聳翠，高二百餘丈，其形如蓬，初名蓬山，昔趙簡子封扁鵲田四萬畝於此山。時扁鵲常與虢太子往來遊此，採藥山下，龍騰山與蓬鵲山相近上有虢太子石龕及靈母靈泉，又傳云時歲旱佛圖澄至此山，掘得死龍，濡以水，咒之，即騰空去，遂大雨，故名。今有扁鵲廟。十八盤山山高道路紆回十八盤而上，故名。白銀山與黑壁山近，遥望山色如銀，故名。天臺山東連黑壁山，上有九仙洞。上凌霄山其峯峭拔插空故名。望軍樓山與鵲山近，上有石，色白如玉。仙翁山在故關東北，唐時仙翁張果老嘗止息其上，玄宗因封其山曰：仙翁山。東英詩云：數朵芙蓉聳翠峯，白雲深處有仙翁。停驂坐覺松風冷，不似人間酷暑中。雷公山雷公神，乃董永之子。本邢臺縣地名。清楊峪人，山上有井泉，每祈禱雨澤取水，水未至甘霖先降。馬鞍山狀如馬鞍，故名。風門山以冬夏多風，故名。百花山其山崇峻，石色青白如花，故云。玉泉

山下有泉如噴玉，故云。百巖山峻極多巖，故名。三尖五平山各有名。紫荊山劉秉忠讀書于此。夷儀山春秋邢遷于夷儀，即此。石梯山路險絕，如梯然。石門山石勒遣石季龍據石門，即此。天紅山壁立聳絕，石色多紅。老翁山山峯高聳，狀如老翁。子母山狀如婦抱小兒者，亦名孩兒山。八盤山自麓至山顛，旋繞八級而上。鹿馱山在龍泉關東，狀如鹿，故以鹿馱名。上可避兵。俗又呼為王槐寨。錦屏山在龍泉關城北青山外，獻巧呈奇，如五彩錦屏然，故云。石屏山在龍泉關東北二里，高山石頂，山腰有青石，高廣各數丈，厚五六尺，削出如屏，自然之巧也。富豪寨山在龍泉關東南，邑民嘗避兵於此，薪水自足，故誇曰富豪。無柰寨山在龍泉關西南，峰巒劍拔，絕頂寬平，以賊莫能入，故曰無柰。楸山在龍泉關東南，岩壑多產楸樹，故名。山半頂有白石一方，寬平可卧百羊。下峭拔，牧人守其上口，則群羊如閉，莫可上下，故其石謂之卧羊石。下即禪定寺。有石一方，可晒穀一石，謂之晒穀石。鳳凰石山在楸山東夾，兩山有口，通叉頭，謂之龍門口。其山峭壁萬仞，絕頂有石嵯峨，屹如飛鳳，能登者少。文山在龍泉關東南，山形如文字，上有文王廟，俗傳文王曾經此山，因名。前有龍池，山南子弟多文，代有科第。朱山在龍泉關東，上有寨場，可種綿花，俗傳朱買臣賣柴於此。陘山在故關東北，漢人置縣取此。蒼巖山在故關東南，相傳隋妙陽公主有疾，來浴此泉遂愈，因建寺曰福壽，以為修行之所。其山峯巒叠翠，特出青霄，上有烟霞，中有石泉清流，林麓茂盛，石磴峭奇，秀出人間，四時蒼翠，故曰蒼巖。詞人墨客多遊詠其中焉。西屏山又名方嶺寨，在故關東六十里。高數百丈，峯巒連繞，宛若列屏。每冬雪霽，望之如冰封玉削，一方之勝槩也。百華山在故關西北，林壑幽邃，石磴崎嶇。下有唐仙張果老祠。尚書喬宇嘗遊此，篆文於石。封龍山原名飛龍山，唐天寶六載始易今名。上有獅子、花盆、螺峯、玉石諸峯。峯西有蝦蟆石，北有古石堂，中有石佛，又名佛洞。洞之北谷，有泉水，俗呼龍王池。其水南出螺峯之下，上又有南北二天井。脩真觀，觀前有金榆、科障二山，左右對峙。郡志云嵬然掘起於太行之東，迴還望之，四面如一，背倚滹沱，

襟帶井陘，山有井泉。禱雨多應。詩見文集。**光禄山**在龍泉關南，上建金紫光禄大夫祠，**林山**在龍泉關南。雙峯對秀東峯有萬壽寺，西峯有玉皇閣、千佛堂、萬佛堂、長老洞。**毘山**在龍泉關東北。峯巒若列屏障，相傳毘盧佛化身之所。上今有禪刹。**箕山**在龍泉關東北，其峯若箕形。相傳許由隱此山上。**五馬山**在贊皇東，上有五石馬，故名。宋建炎初，和州防禦使馬擴奔此聚兵，得徽宗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忠義聞風響應，即此。上有白馬泉及五馬山神廟。**壇山**在贊皇東北，周穆王嘗駐蹕於此，刻吉日癸巳四字。**磨盤山**即葦箔嶺口，連接太行山頂，平圓如磨，故名。**黄山**在隘口東。與封龍隔溪對峙，山色黄，故名。巔有北嶽神祠。**長山**與黄山相連，上有龍王廟及井，遇旱，禱雨輒應。**九女山**在隘口東南。山有九峯排列，故俗呼磨兒寨。名。**無極山**在隘口東。上有無極神祠。遺址。漢立無極縣於此。**割髭嶺**即孤撮嶺口。中有徑，通井陘。漢光武北擊駐蹕元氏，由來大搶之徒，悉割髭變貌遁去，故名。昔李左車欲於此謀斃韓信，蓋險地也。**鶴度嶺**峯高惟鶴可度，故名。**漫天嶺**與聖佛岩近。**馬嶺**有川即龐涓夜度馬陵處。**清風嶺**山勢高聳，雖盛夏無炎氣。**界牌嶺**在鷄子崖口。**熊耳峯**與龍首峯相對，安熙詩：窮探不憚遠，行登最高峯。頓覺天宇近，洗群山空。奇哉此絶景，造化顯天功。神襟日以曠，寫我浩蕩胸。**一老人峯**尖峯突起，如人立然，昔傳老人化此石。與鶴度嶺卧羊山相對峙。**聖佛巖**舊傳有聖佛出此山。**滴水巖**有泉滴巖下不竭。**夫子巖**可避風雨，相傳孔子周流至此，故名。**仙人寨**在桑園溝口。**段樹寨**在白羊口城西山。**韓信寨**在馬嶺口城北，相傳韓信屯兵於此，故云。**五方寨**在故關東北，山有五峯，故名。**陳山寨**在故關北，高峻崎嶇，險不可攀。元末民多避亂於此，全活甚多。**牛山寨**在關東南，上有城垣，清泉飛瀑，鳴於澗底。昔竇建德兵敗避此。聞謠云：豆入牛口，勢不長久。卒死此地。**青峰寨**山形如畫，上有聖泉，即聖水峪也。**腰水寨**上峻高平闊，止一徑可通。腰半有水，即黄榆嶺之口也。**香爐**

寨絶高峻，惟一徑至其上，狀如香爐。**四相公寨**在段里口城外。**護城寨**在井陘西南，宋置天威軍於此護城，故名。**鹿城崗**相傳邢侯欲築城于此，立標已定，夜有鹿啣標於今城。**龍崗**一名十井崗。崗上有井大如車輪，光武營軍所造。**邢侯行臺**在槃水之陽，纍纍相屬，俗傳韓信出井陘攻趙時虛村。**韓臺**在隘口東南泜水之陽，纍纍相屬，俗傳韓信出井陘攻趙時虛塚。近時臺下有穿發得墓甓者，蓋趙時公族大夫之遺塚，韓信建幕於其上，因以名臺。**晒書石**在泥凳子城外迤東。相傳孔子晒書于此，未可盡信。**高巖石**在龍泉關城東。下有觀音堂。**潭湖巖石**在印鈔石口。**腰疼石**在龍泉關東五里。路傍有石，側立似人腰疼狀。相傳以為行者腰疼用小柴棍支于其下，可以止疼，往來人相效為之。**菩薩巖石**在十八盤口迤西。**錦綉堂巖石**有紋其形如龜背錦，故名。**龍巖石**在故關新城水門迤西。**白龍硤**水衝溝道有白石，遥望如白龍然，故云。**寒山磴**昔傳仙人寒山至此，北隣青沙岩。**石佛仙翁洞**內有石人，肖佛肖仙者。有二洞。**千佛巖洞**在故關東南，山洞內藏石佛千數，洞頭泉流如琴音。**龍駒洞**在故關東北，洞傍有龍神祠，歲時天旱鄉民禱雨於此，多應。**老君洞**在娘子關城外迤西。**張果老洞**在娘子關城外迤北。**綿蔓河**故關西北，發源平定州綿山下。過娘子關流入井陘縣南，與甘淘水合流北至平山境入于滹沱。**滹沱河**在關東南六十里，由惡石口過東鹿縣南流，自晉州達于深州。昔漢光武偶得冰合以渡，遂免王郎之難。今危渡口即是。**白脂河**在內丘縣地方。昔傳號太子剖腹刳腸於此，遺黑石上堆粉紅，儼腹脂形。**洞湧河**在內丘縣地方，自洞中湧出。**故關河**在新城中。**孔子河**在磨口城中過。**黃沙嶺河**在本嶺城中過。**鷄子崖口河**在本口，大小城內俱有河。**白草溝河**在本溝。**車孤駝口河**在本口。**孤榆樹口河**在本口。**陡嶺口河**在本口。**方西溝河**在本溝。**桑園溝口河**在本口。**牛圈口河**在本口。**賀驢溝口河**在本口。**北黑山口河**在本口。

口。黃土磕口河在本口。白羊平口河在本口。石盆溝口河在本口。白羊口河在本口。確窩口河在本口。十八盤口河在本口營房

槐水在隘口東南，下流至元氏縣西南六里紙屯村前，與泜水合流上下二三里。泉常温，冬不冰。過東則否。居民至今賴之造紙，獲利甚厚。下流為韓台河，抵於寧晉入葫蘆河。史記：韓信斬成安君於泜水上，即此。

温泉在靈壽縣東北，俗呼為泥河。水冬不凍，遶明靈王廟前，南入嵩陽河。泉傍水稻田俱賴灌溉。

温泉在阜平縣南三十里温泉社。山下崇聖寺內左右兩廂，各有石池，泉流池中如沸。左池男浴，右池女浴，浴者能愈疥疾，四方趨之。

馬跑泉在龍泉關盤道嶺口。

瑞蓮池在龍泉關東靈壽地方王覺村。自古乾沙灘。知縣張敞到任後，忽山水衝一小池，約有五畝。蓮不種而花。鄉民歌誦以為德政所。

海子在娘子關城外。平地清泉，冬夏長流

聖井在仙翁山下，相傳張果老指此為井，掘之，果得水。

萬年村在隘口東，縣正北三十里。漢建武四年，光武征彭、隋皇后殷氏尚為貴人，從駕，生明帝於此，故名。今有梳粧臺址。

白鹿泉在井陘南故關舊城北。相傳韓信用兵時飲此，有白鹿瑞，故名。

關隘

故關所轄隘口

故關新城隘口三十三處。把總一員，管總官一員統之。

故關舊城南至故關新城十里，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地方。裏口稍緩，無軍守把，止有巡檢司弓兵三十名。

達滴崖口南至關六十里，井陘縣地方。外口緊要。

牛道嶺口南至關五十五里，井陘縣地方。外口緊要。

武功口南至關五十里，井陘縣地方。外口緊要。

橫河槽口南至關五十里，井陘縣地方。外口緊要。

險巖崖口南至關五十里，井陘縣地方。外口緊要。

娘子關南至關二十里山西平定州地方。外口緊要。嘉峪溝口南至關十五里，山西平定州地方。外口緊要。黃龍溝口南至關三十五里，山西平定州地方。外口緊要。驢橋嶺口南至關三十五里，井陘縣地方。外口緊要。醉漢峪口南至關四十里，山西平定州地方。外口緊要。猢猻窩口南至關四十里，井陘縣地方。外口緊要。泉水頭口北至關六十里，井陘縣地方。裏口稍緩。殺羊磴口北至關六十里，山西平定州地方。裏口稍緩。磨石崖口北至關六十里，井陘縣地方。裏口稍緩。朱會溝口北至關六十里，井陘縣地方，裏口稍緩。大石板口北至關七十里，井陘縣地方。裏口稍緩。葦箔嶺口北至關六十里，元氏縣地方。外口緊要。白城口北至關八十里，贊皇縣地方。外口緊要。青草峪口北至關七十里，元氏縣地方。外口緊要。孤撮嶺口北至關七十五里，元氏縣地方。外口緊要。蒼巖嶺口北至關八十里，元氏縣地方。外口緊要。短嶺兒口北至關七十五里，元氏縣地方。裏口稍緩。黃沙嶺口北至關一百里，贊皇縣地方。外口緊要。皂里口北至關一百二十里，贊皇縣地方。外口緊要。廟兒崖口北至關一百一十里，贊皇縣地方。外口緊要。老婆窯口北至關一百里，贊皇縣地方，外口緊要。泥凳子口北至關一百四十里，山西樂平縣地方。外口緊要。虎寨溝口北至關一百三十里，山西樂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松樹磴口北至關一百四十五里，山西樂平縣地方。外口緊要。不禿嶺口北至關一百四十五里，山西平定州地方。外口緊要。後溝口北至關一百二十里，山西樂平縣地方。外口緊要。石榴嘴口北至關一百五十里，山西平定州地方。外口緊要。

龍泉關隘口二十一處，把總一員，管總官一員統之。

龍泉關上城南至故關三百二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下龍泉關東至龍泉上關二十里，阜平縣地方。裏口稍緩。後改移上城，今下城無軍守把，遺址尚存。陡撞溝口西南至關三百二十里，阜平縣地方。裏口稍緩。炕兒溝口西南至關三百三十里，阜平縣地方。裏口稍緩。胡家莊口西南至關三百二十五里，阜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龍八溝口南至關三百三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稍緩。石胡溝口南至關三百三十六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稍緩。八荅庵口南至關三百三十六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稍緩。黑崖溝口西南至關三百三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稍緩。旛杆嶺口南至關三百二十五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舊路嶺口南至關三百二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盤道嶺口南至關三百三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印鈔石口南至關三百三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黃土坡口南至關三百二十五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胡八溝口南至關三百三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新路溝口南至關三百一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竄道溝口西南至關三百里，阜平縣地方。裏口稍緩。各署溝口西南至關二百九十里，阜平縣地方。裏口稍緩。青羊嶺口西南至關二百八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楊和門口西南至關二百七十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三關子口西南至關二百七十五里，阜平縣地方。外口緊要。

鷄子崖隘口二十四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鷄子崖口南至關二百四十五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白草溝口南至關二百六十里，靈壽縣地方。外口緊要。古道溝口南至關二百四十里，靈壽縣地方。裏口稍緩。道安嶺口西南至關二百六十五里，靈壽縣地方。外口緊要。車孤駝口西南至關二百五十里，靈壽縣地方。外口緊要。沙門嶺口南至關二百五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孤榆樹

口南至關三百三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陡嶺口南至關二百二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方西溝口南至關二百一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桑園溝口南至關二百一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牛圈溝口南至關二百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神堂嶺口南至關二百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柴樹園口南至關二百一十五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賀驢溝口南至關二百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石槽溝口南至關二百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北黑山口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腦口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石盆溝口南至關一百八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白羊平口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鮑子溝口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白羊口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津水崖口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確窩口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紅沙崖口南至關一百九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

十八盤隘口二十一處，管總官一員統之。

十八盤口南至關一百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瓦岔溝口南至關一百六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各料溝口南至關一百四十五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米業溝口南至關一百三十五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南黑山口南至關一百三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菩薩崖口南至關一百二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趙家寨口南至關一百一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小黃安口南至關九十五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青陽溝口南至關八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惡石口南至關一百八十里，平山縣

地方。外口緊要。宋家峪口南至關一百八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寨門口南至關一百八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馬圈口南至關一百七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六嶺口南至關一百六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井子峪口南至關七十五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平闖溝口南至關八十里，平山縣地方。外口緊要。黃安嶺口南至關七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溦溦水口南至關七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清風嶺口南至關六十五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摘水口南至關六十五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油瓮溝口南至關六十里，平山縣地方。裏口稍緩。

順德府地方隘口二十四處，馬嶺口管總千户一員統之。

馬嶺口北至關二百一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錦綉堂口北至關一百五十五里，內丘縣地方，外口緊要。龍講溝口北至關一百五十里，內丘縣地方。外口緊要。青沙崖口北至關一百五十六里，內丘縣地方，外口緊要。邢家峪口北至關一百五十五里，內丘縣地方。外口緊要。鶴度嶺口北至關一百七十里，內丘縣地方。外口緊要。七里會口北至關一百七十五里，內丘縣地方。外口緊要。愛子崖口北至關一百八十五里，內丘縣地方。外口緊要。黃榆嶺口北至關二百二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明難溝口北至關二百三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風門嶺口北至關二百六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清風嶺口北至關二百六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際道兒口北至關二百三十里，邢臺縣地方。外中口稍緩。猪道闖口北至關二百四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支鍋石口北至關二百五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路羅嶺口北至關二百六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

青陽溝口北至關二百六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王三舖口北至關二百五十五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鹿路嶺口北至關二百八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夫子巖口北至關二百六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主兒角口北至關二百七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貨郎神口北至關二百五十里，邢臺縣地方，外口緊要。黃背巖口北至關二百里，沙河縣地方。外口緊要。數道巖口北至關二百一十里，沙河縣地方。外口緊要。牛心山、大亂溝、小亂溝、花石墻坪、桃樹坪、寒闖巖。以上八處俱係小口。堵塞。

西關志故關卷之二

城池

按故關新城，嘉靖二十一年建立。正城一座，周圍二十三丈五尺，高厚不等。北門一座，重門一座，水門一空。瓮城墻一道，長十五丈；東梢墻一道，長一千一百五十七丈，西梢墻一道，長一百二十八丈五尺。石梯子溝口新添西梢墻一道，長五百零一丈一尺。護城墩六座，山西平定州地方。

故關舊城正統一年設立。碑城一座，城門二座。達滴崖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牛道嶺口正城一道。武功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橫河槽口正城一道。險巖崖口正城一道。娘子關堡城一座，北門二座。南嘉峪溝口正城一道，邊墻二道，一座，梨園坪城墻一道，南西門二座，南門西城門一座。龍黃溝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驢橋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醉漢峪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猢猻窩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泉水頭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殺羊磕口

正城一道。磨石崖口乾石砌河兩岸墻二道。朱會溝口正城一道。大石板口正城一道。葦箔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白城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青草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孤撮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蒼巖嶺口正城一道。短嶺兒口正城一道，鴿子嶺、谷家岩各城墻一道。黃沙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段里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廟兒崖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小十八盤口正城一道。老婆窟口正城一道。泥凳子口堡城一座，東西門二座。虎寨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松樹磕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不禿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後溝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石榴嘴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

龍泉關上城景泰六年設立。正城一座，周圍四百七十丈，高厚不等。東門城樓一座，北門城樓一座，水門一空。西北城角樓一座，圈門一座，門樓一座，城鋪六間。梢城一道，長七十丈。關外攔馬石墻一道，長十一丈。北門外護城井城一道，長九十八丈。井樓二座，井一眼。南崖東梢城一道，長四十五丈。西梢城一道長二十二丈，北崖東梢城一道，長十一丈。西梢城一道，長三十三丈。河內新添城一道，長六丈三尺。敵樓二座，梢城小鋪二間，南敵臺一座，樓一座。北敵臺一座，樓一座護城墩二座。

下龍泉關正統年間設立。東西正城一座。陡撞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炕兒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胡家莊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龍八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石胡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八荅庵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黑崖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旛竿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舊路

嶺口正城二道，水門二空。盤道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印鈔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黃土坡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胡八溝口正城二道，水門二空。新路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竄道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各署溝口正城一道。青竿嶺口正城二道，過門一空，水門一空。陽和門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三關子口正城二道，過門一空。

鵲子崖口總正統九年設立。正城一座，東西過門二空。嘉靖二十一年新添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白草溝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古道溝口正城一道。道庵嶺口正城一道。車孤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沙門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孤榆樹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陡嶺口正城二道，水門二空。方西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桑園溝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牛圈溝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神堂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柴樹園口正城一道。賀驢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石槽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北黑山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黃土腦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石盆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白羊平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津水崖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白羊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鮑子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碓窩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紅沙崖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

十八盤口總正統二年設立。正城二道，過門二空。瓦岔溝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各料溝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米業溝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南黑

山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菩薩崖口正城一道。趙家寨口正城一道。小黃庵口正城一道。青陽溝口正城一道。惡石口正城一道，過道。宋家峪口正城一道。寨門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馬圈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六嶺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井子峪口正城一道，水門一空。平閭溝口正城一道。黃庵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溶溶水口正城一道。清風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摘水口正城一道。油瓮溝口正城一道。

順德府地方隘口

馬嶺口總嘉靖二十年設立。正城一道，東西門二座，西重門一座，敵樓三間，城角箭樓三間。錦綉堂口邊墻一道。龍講溝口石墻一堵。青沙崖口正城一道。邢家峪口正城一道。鶴度嶺口月牙石城一座，過門一空。七里會口石墻一堵。愛子崖口石墻一堵。黃榆嶺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明難溝口石墻一堵。風門嶺口正城一道。清風嶺口正城二道，水門一空。際道兒口邊墻一道。猪道閭口邊墻一道。支鍋石口邊墻一道。路羅嶺口邊墻一道。青陽溝口石墻一堵。王三舖口石墻一堵。鹿路嶺口石城一道。夫子巖口石墻一道。莊兒角口石墻一堵。貨郎神口正城一道。黃背巖口正城一道，過門一空。數道巖口正城二道，過門一空。

軍馬

故關參將所統軍一千九百名。

故關新城常守軍一百名。達滴崖口常守軍二十二名，民壯二十名。牛道嶺常守軍十二名，民壯二十名。武功口常守軍十名。橫河槽口常守軍五名，民壯二十名。險巖崖口常守軍十名。娘子關常守軍二十名。嘉峪溝常守民壯五名。龍黃溝口常守民壯十名。驢橋嶺口常守軍五名，民壯五名。醉漢峪口常守民壯十名。猢猻窯口常守民壯五名。泉水頭口新設常守軍五名。磨石崖口新設常守軍五名。朱會溝口常守軍五名，民壯三十名。葦箔嶺口常守軍五名，民壯十一名。大石板口常守民壯十名。短嶺口常守民壯十名。蒼巖嶺口常守民壯十名。青草峪口常守軍五名，民壯十名。孤撮嶺口常守軍五名，民壯十名。白城口常守軍十名，民壯十名。黃沙嶺口常守軍十名，民壯二十一名。段里口常守軍五名，民壯十一名，廟兒崖口常守民壯十名。泥凳子口常守軍十名，民壯十名。松樹磕口常守民壯七名。不禿嶺口常守民壯七名。石榴嘴口常守民壯七名。後溝口常守軍六名。虎塞溝原設常守民壯十名。

龍泉關原設常守軍一百九名。真神二衛備冬官操餘八百四十一員名，春秋兩班防守民壯一百三十八名。陡撞溝口原設常守軍十名。炕兒溝口原設常守軍十名。胡家莊口原設常守軍十名。黑崖溝口原設常守軍十名。旛竿嶺口原設常守軍十名。盤道嶺口原設常守軍十名。舊路嶺口常守軍十名。胡八溝口常守軍十五名。新路溝口常守軍十五名。竄道溝口常守軍七名。各略溝口常守軍六名。青竿嶺口常守軍十五名。陽和門口常守軍十名。三關子口原設常守軍十五名。

鷂子崖口原設常守軍二十名，民壯五十三名。白草溝口原設常守軍二十名，民壯五十名。道庵溝口原設常守民壯十名。車孤駝口原設常守軍五名，民壯二十名。沙嶺口原設常守軍八名，民壯二十八名。孤榆樹口原設常守軍十名，民壯二十三名。陡嶺口原設常守軍十二名，民壯二十五名。方西溝口原設常守軍十名。桑園溝口原設常守軍十五名。民壯二十八名。牛圈溝口原設常守軍十五名，民壯十九名。賀驢溝口原設常守軍五名。石槽溝口原設常守軍十名。北黑山口原設常守軍十六名，民壯四十八名。黃土磕口原設常守軍七名。石盆溝口原設常守軍五名。白羊平口原設常守軍五名。民壯二十名。津水崖口原設常守軍五名。鮑子溝口原設常守軍二名。白

羊口原設常守軍五名，民壯二十名。碓窩口原設常守軍五名，民壯二十名。紅沙崖口原設常守軍七名。

十八盤口原設常守軍二十名，民壯五十一名。瓦岔溝口原設常守軍八名。各料溝口原設常守軍十五名。米業溝口原設常守軍十八名，民壯二十二名。南黑山口原設常守軍二十名，民壯四十八名。菩薩崖口原設常守軍二十一名。趙家寨原設常守軍五名。小黃庵口原設常守軍十四名。青陽溝口原設常守軍十名。惡石口原設常守軍十五名，民壯二十四名。宋家峪口原設常守軍五名。寨門口原設常守軍五名。馬圈口原設常守軍九名，民壯二十二名。陡嶺口原設常守軍七名。井子峪口原設常守軍十五名，民壯三十六名。平闖溝口原設常守軍六名。黃庵嶺口原設常守軍十七名，民壯二十八名。溷溷水口原設常守軍七名。摘水口原設常守軍十一名。清風嶺口原設常守軍十六名。油瓮溝口原設常守軍八名。

內丘縣地方錦綉堂守口委官一員，防守民壯七十名。邢家峪係錦綉堂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青沙巖守口委官一員，防守民壯四十名。龍港溝係青沙岩守口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鶴度嶺守口委官二員防守，民壯五十名。七里會係鶴度嶺委

官帶管，防守民壯一十五名。愛子巖係鶴度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一十五名。邢臺縣地方馬嶺口總常守千户一員，委官二員，軍三十一名，防守民壯四百五十名。惟此口委千户總管三縣各隘口、義民等官。黃榆嶺守口委官三員，防守民壯四百名。明難溝係黃榆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清風嶺守口委官二員，防守民壯四十名。封門嶺係清風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際道兒係清風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猪道闖係清風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支鍋石係清風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路羅嶺守口委官二員，防守民壯三十名。青陽溝係路羅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王三舖係路羅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鹿路嶺係路羅嶺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三十名。夫子巖守口委官一員，防守民壯四十名。莊兒角係夫子巖委官帶管，防守民壯二十名。貨郎神守口委官二員，防守民壯一百名。沙河縣地方黃背巖守口委官三員，防守民壯四百名。數道巖守口委官一員，防守民壯五十名。故關參將馬五百匹。

龍泉關原額馬一十匹，嘉靖二十四年添設馬二十匹。

墩臺

故關新城曰大石板墩衝要，離關八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新城口北山墩衝要，在關北，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新城口南山墩衝要，在關南，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雙線磴墩衝要，離關五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窯頭磴墩衝要，離關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扒頭磴墩衝要，離關十五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達滴崖墩衝要，離關七十五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紅庵磴墩衝要，離關七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牛道嶺墩僻靜，離關六十五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花塔崖墩僻靜，離關六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掛溝磴墩僻靜，離關六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梁溝磴墩僻靜，離關五十五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兩嶺墩僻靜，離關五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嘉峪溝墩衝要，離關十五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綿山磴墩衝要，離關二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佛頭磴墩衝要，離關三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桃紅磴墩僻靜，離關五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賈谷墩僻靜，離關六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石墻寨墩僻靜，離關八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馬頭山墩衝要，離關一百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葦箔嶺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青草峪墩僻靜，離關一百二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鹿腿寨墩僻靜，離關一百三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于心寨墩衝要，離關一百六十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黃沙嶺墩衝要，離關七十五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四相公墩僻靜，離關二百里，防秋窯夫五名，軍一名。護城墩衝要，離關二百三十里，防秋窯夫無，軍一名。定花山墩僻靜，離關二百二十里，防秋窯夫四

名，軍一名。

龍泉關舊路嶺口等處舊路嶺墩衝要，離關二十里，軍二名。印鈔石墩衝要，離關十里，軍三名。黃土坡墩衝要，離關五里，軍三名。觀音堂墩衝要，離關五里，軍三名。寨溝墩衝要，離關十五里，軍三名。下關墩衝要，離關二十里，軍三名。

青竿嶺口分水嶺墩僻靜，離關六十五里，軍三名。鉅齒墩僻靜，離關五十里，軍三名。下莊墩僻靜，離關五十五里，軍三名。東胭脂墩僻靜，離關七十里，軍三名。中庵兒墩僻靜，離關七十五里，軍三名。

陽和門口北古道墩僻靜，離關八十里，軍三名。南古道墩僻靜，離關八十里，軍三名。

三關子口麻地墩僻靜，離關九十里，軍三名。道巴嶺墩僻靜，離關九十五里，軍三名。撾孤山墩僻靜，離關八十里，軍三名。匙房墩衝要，離關二十五里，軍三名。集嶺墩衝要，離關二十五里，軍三名。栗園墩衝要，離關三十五里，軍三名。安子嶺墩衝要，離關四十里，軍三名。黃土嶺墩衝要，離關四十五里，軍三名。

勝水墩衝要，離關五十里，軍三名。塔子舖墩衝要，離關五十五里，軍三名。羊馬口墩衝要，離關六十里，軍三名。花法墩衝要，離關六十五里，軍三名。迷解寺墩衝要，離關七十里，軍三名。青葉兒墩衝要，離關七十五里，軍三名。方太口墩衝要，離關八十里，軍三名。尚書莊墩衝要，離關八十五里，軍三名。王靈

口墩衝要，離關九十五里，餘丁三名。廟南墩衝要，離關一百一十里，餘丁三名。王槐墩衝要，離關一百二十里，餘丁三名。泥河墩衝要，離關一百三十里，餘丁三名。齊村墩衝要，離關二百四十里，餘丁三名。黃臺墩衝要，離關一百五十里，餘丁三名。北川墩衝要，離關一百六十里，餘丁三名。石城墩衝要，離關一百七十里，餘丁三名。龍崗墩衝要，離關一百八十里，餘丁三名。曲河墩衝要，離關一百九十里，餘丁三名。賈木墩衝要，離關二百十里，餘丁三名。行唐墩衝要，離關二百一十里，餘丁三名。北邑墩衝要，離關二百二十里，餘丁三名。褚丘墩衝要，離關二百三十里，餘丁三名。化皮墩衝要，離關二百四十里，餘丁三名。南樓墩衝要，離關二百五十里，餘丁三名。秦家莊墩衝要，離關二百五十里，餘丁三名。

中路鷄子崖口界牌嶺墩衝要，離總三里，軍三名。沙嶺口東山墩衝要，離總十里，軍三名。車孤駝口鎗杆嶺墩僻靜，離總三十里，軍三名。孤榆樹口扯鋸溝墩僻靜，離總五十五里，軍三名。盤松村墩衝要，離總六十里，軍三名。陡嶺口東山墩衝要，離總六十里，軍三名。西山墩衝要，離總六十三里，軍三名。翻眼嶺墩衝要，離總六十五里，軍三名。白草溝口東山護城墩衝要，離總六十五里，軍二名。西山墩衝要，離總七十里，軍三名。油盆墩僻靜，離總七十三里，軍三名。黃土臺墩僻靜，離總七十里，軍三名。南營北山墩衝要，離總七十里，軍三名。古道溝口愁泥口墩衝要，離總八十里，軍三名。桑園溝口東山墩僻靜，離總八十里，軍三名。龍扒溝墩僻靜，離總八十里，軍三名。牛圈溝口直峪墩僻靜，離總八十里　五

軍三名。東殺虎村墩僻靜，離總八十八里，軍二名。賀驢溝口南山墩僻靜，離總七十里，軍二名。北黑山口城北護城墩衝要，離總九十里，軍三名。南山墩衝要，離總九十三里，民壯三名。攔馬墻東山墩衝要，離總九十五里，民壯三名。水磨頭墩衝要，離總九十二里，民壯三名。岔口墩衝要，離總九十五里，民壯三名。白羊平口北山墩衝要，離總九十里，民壯三名。北山墩衝要，離總一百里，民壯三名。確窩口西山墩衝要，離總一百里，民壯三名。營房南山墩衝要，離總九十里，民壯三名。宋家峪口宋家峪墩僻靜，離總一百里，軍三名。康家莊墩衝要，離總一百里，民壯四名。惡石口北山墩衝要，離總一百里，軍四名。南山墩衝要，離總一百里，軍四名。寨兒磕墩衝要，離總九十五里，軍四名。孤山墩衝要，離總九十里，軍四名。寨門口寨門護城墩僻靜，離總九十里，軍四名。皮箱墩衝要，離總八十五里，民壯四名。龍王墩僻靜，離總八十里，民壯四名。馬圈口化坡墩僻靜，離總八十里，民壯四名。舊城墩僻靜，離總八十五里，軍四名。新城墩僻靜，離總八十五里，軍四名。六嶺口城山墩僻靜，離總八十里，軍四名。三河舖墩僻靜，離總八十五里，軍四名。瓦岔口瓦岔墩僻靜，離總四十里，軍四名。各料溝口各料墩僻靜，離總五十里，軍四名。米業溝口米業墩僻靜，離總四十里，軍四名。南黑山口南山墩衝要，離總三十里，軍四名。車輪墩僻靜，離總三十五里，軍四名。菩薩崖口菩薩墩僻靜，離總三十里，軍四名。趙家寨口趙家墩僻靜，離總四十里，軍四名。

十八盤口十八盤墩衝要，離總三里，軍四名。小黃庵口小黃庵墩衝要，離總五里，軍四名。青陽溝口青陽溝墩衝要，離總十里，軍四名。張家莊墩衝要，離總十五里，軍四名。黃庵嶺口黃庵嶺護城墩衝要，離總五十五里，軍四名。井子峪口井子峪墩衝要，離總五十里，軍四名。平闖溝口柳河水墩衝要，離總五十八里，軍四名。黃庵嶺墩衝要，離總六十里，軍四名。摘水口獅子平墩衝要，離總六十五里，軍四名。清風嶺口清風嶺墩衝要，離總一百里，軍四名。莊頭墩衝要，離總一百里，軍四名。

邊情

虜自大同入犯寧武關，至故關六百里。

虜自大同入犯偏頭關，至故關七百里。

虜自大同入犯代州鴈門關，過郭縣、忻州、太原府、壽陽縣、平定州、至故關，六百五十里。

虜自大同、天城、陽和界入犯蔚州，過靈丘、廣昌、平行關、繁峙縣、至龍泉關，三百五十里。

虜自朔州馬邑縣入犯鴈門，過代州、五臺縣、至龍泉關，三百三十里。

擺撥

龍泉關迤東，至真定府止，二十三撥，每撥軍二名，共四十六名，馬四十六匹。

龍泉關迤西，至代州止，一十七撥，每撥步軍三名，共五十一名。管撥吏一名。

故關迤東，自真定府都察院前起，至山西太原府止，一十五撥，共軍二十六名，馬二十六匹，管撥吏一名。

西關志故關卷之三

倉場

故關新城倉場一所在城內迤東山坡。橫河槽倉場一所在城內東平地。娘子關倉場一所在城內南平地。龍泉關倉場一所在城西南山坡。白草溝口倉場一所在城內南平地。惡石口倉場一所在城內平地。十八盤口倉場一所在城內西山坡。

草場

故關新城草場一所在城內山上。龍泉關草場一所在城內西南山坡倉場之後。惡石口草場一所在城內平地。

庫房

井陘縣近故關，阜平縣近龍泉關，一應贓罰銀兩俱於二縣貯庫。

故關軍器庫一所，三間，在新城內。龍泉關軍器無庫，在城角樓內收貯。本關參將所領軍士、神器、軍器。真神兩衛庫內收貯。

故關軍器盔一百頂。甲一百副。長鎗四十桿。排鎗七十六根。鐵斧四十二把。鈎鎗四十根。弓三十張。弩弓三十張。弓絃三十條，弩箭三十把。鐵鐮刀四十七把。挨牌二百三十五面。骨朶扛子一百二十根。遮陽荆傍牌十五面。

神器神鎗五百五十九桿。火藥四簍，五千九百七十斤。神銃一百零一桿。銃箭二百八十三根。木馬子四千九百五十箇。鐵送子四十二箇。佛朗機三百五十九座。鉛子七千九百四十七箇。皮褡褳四百二十三條。鐵蒺藜一萬箇。飛火毒砲一百座。小砲一千一百零四箇。提砲四百七十七箇。信砲三十二箇。

龍泉關軍器盔六百三十一頂。甲六百三十一副。弓六百七十二張。絃五百三十七條。撒袋五百四十三副。箭八千三百四十九枝。腰刀五百二十五把。砍刀七十一把。長鎗一百五十九桿。鈀鈎二十把。圓牌六面。旗鎗六桿。弩弓六十張。弩箭八十把。挨牌五十面。

神器神鎗二百八十八桿。京鎗三十五桿，哈喇膂袋全。衛鎗二十五桿哈喇膂袋全。火藥連蓑共二千

二百零一斤。神銃一百四十五桿。火煙硝黃連櫃一百四十五斤。銃箭三百三十二根。木馬子一萬一千三百二十箇。佛朗機一百八十二座。鉛子五千一百五十九箇。皮褡褳一百四十七條。鐵蒺藜六百七十箇。飛火毒砲一百座。小砲一千箇。提砲一千二百三十一箇。座砲九箇。信砲一百五十八箇。碗口砲四箇。中砲二箇。起火五百枝。藥線五百條。

教場

故關新城原無教場，參將舊在井陘縣駐劄，每遇防秋及上司按臨本關，軍士俱於該縣西門外教場內操練。

龍泉關城東門外教場一所，（演武廳二層，共房二十一間。）娘子關城外教場一所。達滴崖口教場一所。北黑山城外教場一所。

屯堡

按故關所統軍士及故關、新城、龍泉關各隘口軍，俱係真神二衛原額屯田，分坐真

定府各州縣村落散布，難以紀載。

征徭

按各關隘口俱無屯地，各衛原額屯糧該徵銀米，每年點僉軍户，餘丁徵完赴真定府倉庫上納，均徭等銀亦於原衛編僉征收，本關無與。

歲用

以一年為則。

故關參將每年春秋教場開操祭旗，共銀二兩五錢，四次進。

表箋共銀三十一兩，紙劄銀三十六兩，柴燭銀三十六兩，通計共用銀一百六兩五錢，俱於真、神二衛均徭册造銀兩内支用。故關把總指揮，紙劄銀八兩。管總指揮，紙劄銀三兩。達滴崖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娘子關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泉水頭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以上四口俱在井陘縣動支，無礙官銀買辦領用。葦箔嶺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黄沙嶺口守口官，紙劄

銀一兩四錢四分。泥凳子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以上二口俱在贊皇縣動支，無礙官銀買辦領用。龍泉關把總指揮，紙劄銀八兩。管總官，紙劄銀三兩。青竿嶺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以上二口俱在阜平縣動支，無礙官銀買辦領用。鷄子崖口管總官，紙劄銀三兩。白草溝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以上二口俱在平山縣動支，無礙官銀買辦領用。北黑山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桑園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以上二口俱在靈壽縣動支，無礙官銀買辦領用。十八盤口管總官，紙劄銀三兩。惡石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黃安嶺口守口官，紙劄銀一兩四錢四分。以上三口俱在平山縣動支，無礙官銀買辦領用。

公廨

故關舊城城中察院二所，把總官公廨一所，巡檢司公廨一所。新城口察院一所，管總官公廨一所。龍泉關城中察院一所，把總官公廨一所，管總官公廨一所，領操官公廨二所。鷄子崖管總官公廨一所。十八盤口管總官公廨一所。惡石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黃安嶺守口官公廨一所。青竿嶺守口官公廨一所。桑園口守口官公廨一所。白草溝守口官公廨一所。達滴崖口守口官公廨一所。娘子關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黃沙嶺口守口官公廨一所。泥凳子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馬嶺口守口

官公廨一所。綿繡堂守口官公廨一所。青沙岩守口官公廨一所。鶴度嶺守口官公廨一所。馬嶺口守口官公廨一所。黃榆嶺守口官公廨一所。清風嶺守口官公廨一所。路羅嶺守口官公廨一所。夫子岩守口官公廨一所。黃背岩守口官公廨一所。

學校

本關原無儒學

故關新城社學一所。

龍泉關社學一所。

官司

井陘兵備道副使。

按井陘兵備，自嘉靖二十年十月内添設，二十一年二月内裁革，本年七月内復設至今，提督故關等處獲鹿縣駐劄。

孫錦陝西綏德人，嘉靖二十一年任。王崇浙江永康人，嘉靖二十三年任。王汝楫山東德州人，嘉靖二十六年任。

順德府管山通判一員。

按順德地方隘口，舊時止委府佐貳官一員帶管。嘉靖二十一年添設管山通判，內丘縣駐劄。

白鎮山西平定州人，嘉靖二十一年任。戴楩河南汧池人，嘉靖二十三年任。李天倫河南洛陽人，嘉靖二十四年任。王民牧陝西安定人，嘉靖二十六年任。

分守參將一員

按故關原無參將。嘉靖二十二年，因太原邊患逼近故關，始添設參將。統領真神二衛官軍一千九十餘員名，於井陘縣駐劄。嘉靖二十五年，御史袁鳳鳴建議改於真定府城駐劄。

錢濟民由永寧衛指揮歷陞，嘉靖二十二年任。胡潭由定州衛指揮僉事歷陞，嘉靖二十七年任。

故關把總指揮一員，嘉靖二十一年添設。

按故關，因山西多虜患，改移新城口，把總設焉。

丁時嘉靖二十一年任。汪大川嘉靖二十三年任。陳機定州衛指揮使，嘉靖二十六年任。

龍泉關把總指揮一員，成化二十年添設。

按龍泉把總，自成化年間添設以來，俱係撫按衙門。五年一次考選軍政，於各衛指

揮員內定委。正德十六年，巡關御史孫元題請添設把總官員，以重邊隘，未行。至嘉靖二十一年，巡關御史桂榮會同巡撫衙門復題為緊要隘口，乞欽定把總官員以重防守事，兵部議覆，始設欽依把總。自戴隆始，原屬倒馬關守備提調。嘉靖二十一年，紫荊關設參將，寔兼統之。嘉靖二十二年，故關亦設參將，節制龍泉，始不屬紫荊倒馬矣。

石堅成化二十年任。王璋弘治元年任。汪清弘治四年任。郭榮弘治六年任。朱忠弘治十年任。陳節弘治十八年任。閆憲正德九年任。白玉正德十年任。王爵正德十一年任。孫愚正德十二年任。賈忠神武右衛指揮，正德十六年任。曹勳真定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年任。郭忠嘉靖四年任。張國賢嘉靖七年任。徐漢神武右衛指揮僉事，嘉靖九年任。趙吉保定後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一年任。左灝保定衛指揮僉事，嘉靖十三年任。劉春保定右衛指揮同知，嘉靖十五年任。唐光啓嘉靖十六年任。朱錦嘉靖十八年任。戴隆嘉靖二十年任。施義嘉靖二十三年任。胡宗舜神武右衛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四年任。吳淵定州衛納級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六年任。

中軍坐營管隊及管總管口指揮千百戶，原無額設，俱係巡撫巡關衙門委用。

人物

按龍泉關故關城俱僻在深山，戍軍各僅一百餘名，無可錄者，姑虛左以俟。

風俗

龍泉多煙嵐之氣，故關皆新徙之衆，初無風俗可言，惟軍少而貧耳。故關新城尤坐在高山，汲水三里之外，軍士苦之。

物產

穀類　穀　黍　稷　稻　麥（二種）蕎麥　豆（八種）蕪菁　芝蘇　酥子　粱

蔬類　葱　芥　蒜　韭　蕨葱　茄子　黃花　天花　羊肚　木耳　玉環菜　莞荽　芹　茼蒿　萵苣　赤根菜　胡蘿蔔　紫花　猴頭　碁蓬　薊棘菜　甘蘆　蔓青　眉豆　蕨菜（採蕨根洗淨，舂爛，仍用水洗，去渣留水，盛以木盆，澄粉晒乾如麵。食之可以充飢，關山多蕨，軍士知食苗菜，不知食根，士魁始教之，此天地自然之利，用力而不用錢，隨取隨足，貧軍賴焉。）

瓜類　西瓜　冬瓜　葫蘆　王瓜　甜瓜　絲瓜　瓠子　菜瓜　梢瓜

果類　桃　李　棗（二種）梨　杏　柿　栗　蓁　石榴　白果　葡萄　梅　花紅　蘋婆

花類　山丹　芍藥　捲丹　牡丹　石州　米殼　板竹　鷄冠（紅白）水紅花　葵花（黃、黑、紅、白。）

菊花　鳳仙　薔薇　木槿　刺梅　玉簪　金盞　金雀　疊落金錢　望江南　蛺蝶花

馬纓花　剪紅羅

草類　萱草　刷箭草　鎗桿草　黃背草　蘆山草　白草　蒲草　如意草

木類　榆　槐　柳　松　栢　楊　㮈菜　桑色　檜　椿　柘　梧桐　楮　杜　楸

荊　竹（鳳尾竹）　青楊　白楊

藥類（多係順德隘口地方所產者。）　荊芥　黃精　葛根　松孕　茯苓　南星　地黃　蒼术　草烏　瓜蔞

薄荷　益母草　牽牛　車前子　乳香　扁竹　茯神　黃芩　黃連　半夏　杜仲　紫

地丁　旋復花　防風　沙參　甘草　細辛　遠志　天麻　藁本　苦參　大戟　知母

黃檗　紫胡　狗脊　莞花　百倍　黃耆　管仲　地榆　川芎　皂角　何首烏　無名

義　兎絲子　紅藥子　山茱萸　馬兜苓　山芍藥　鼠粘子　山大黃　白附子　木頭

灰　枸杞子　威靈仙　旱蓮花　欵冬花　自然銅　苦丁香　葫蘆芭　銀精石　王不

留行　棠毬子　金銀花　菖蒲

禽類　鷄　鵲　鴉　鶖　鷹　雉鷄　野鷄　鴨　鷺　鶴　鳩　黃鸝　鷃雞　鷦鷯　石鷄

紅鶴

獸類　狼　兎　虎　鹿　狐　麝　野猪　野羊　熊　豹　豺狗　麂　牛　羊　馬　猪

麂　猴

鱗類　魴　鯉　鮎　鱉　鯽　蝦　螃蟹

蟲類　蠶　蠍　蜘蛛　蠶　蚰蜒　蛇

貨類　絹　布　絲　花　黃絲　白麻　紬　綿　毡毯　羊毛　綾　鹽　黃蠟　解玉沙

絮　紅花　磁器

祠廟

故關新城內　玄帝廟在西山上。龍王廟在城外迤東氷門邊。武功口　欠頭寺　橫河槽口　關王廟　娘子關　關王廟　鐵佛寺　大王廟　龍王廟以上二廟在子路村傍。朱會口　蒼巖山福慶寺　志公岩　天仙廟　黃沙嶺　玄帝廟　玉泉寺

龍泉關　真武廟在東門圈城內。關王廟在北門圈城內。城隍廟在城中。龍王廟　觀音廟俱在北城外。孫公廟　觀音堂俱在東城外。佛庵在南城外。

鷂子崖口　關王廟　趙王廟　龍王廟　沙嶺口　龍王廟　陡嶺口　龍王廟　牛圈口　龍王廟

北黑山　真武廟　龍王廟　寶峯寺　龍王廟　觀音堂

十八盤口天仙廟　觀音堂　馬嶺等口觀音堂　扁鵲廟在內丘縣西六十里蓬山下，每年三月朔至十八日止，有會。燕、趙、齊、魯、三晉、河南之人皆至，三月十五日有司致祭。梵雲寺　興化寺　崇教寺　崇勝寺　聖佛岩寺　龍興寺　清泉寺　蓮禪寺以上俱坐內丘地方。皇寺　福延寺　凌霄寺　洪羅寺　古定光佛寺　龍華寺　靜峪寺　板鋪寺　石蘭寺　靈巖寺　聖覺寺　温泉寺　玄慶觀以上俱坐邢臺地方。温川寺寺有温泉。漆泉寺　峯巒寺以上俱坐沙河地方。

壇壝

按故關參將改居真定矣，龍泉諸關又皆僻陋窮谷，是以禮文不備，壇壝未立云。

陵墓

鎬厲王陵在故關東北井陘地方，有太和七年墓碑，題開府儀同三司鎬厲王之墓。竇王墓在故關東北井陘地方，唐竇建德兵敗入牛口谷卒，葬卜村山下。卜后墓在故關東北井陘地方，建德之后也。卒葬卜村，後人因以名鄉。賈丞相墓在故關東北井陘地方，元學士王思廉題神道碑。焦忠肅公墓在故關東井陘地方，元牛山村，有神道碑。王總管墓在故關東井陘地方，元揭傒斯書神道碑。韓府君墓在故關南贊皇地方，太平鄉北馬村。諱昌辭，五代時任鼓城令，卒葬於此。即韓魏公琦之高祖，琦撰墓志。李嶠墓在故關南贊皇地方西北社。許由墓在龍

泉關東行唐地方箕山上。又河南平郤穀墓在龍泉關東行唐地方城寨村前。有石刻李左車墓在龍泉關東史家莊。邱氏墓陽二府皆有箕山，山上亦有由墓。晉大夫郤氏之塋。

即元昭勇大將軍真定河上萬户輕車都尉中山郡侯邱亨之墓。在龍泉關東行唐縣西。蒲氏墓在龍泉關東行唐地方高陵社，楊家莊西玉女山。孟嘗君墓在隘口東元氏縣西蘇陽村東北山脊上。乃戰國時齊

公子田文也。因葬于此，俗呼其山為孟嘗崗。

驛傳

陘山驛在井陘縣東門內，驛丞一員。

巡司

故關舊城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五十名　內三十名平定州編僉，二十名樂平縣編僉。黃沙嶺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贊皇縣編僉。十八盤下口村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平山縣編僉。鵲子崖口叉頭鎮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靈壽縣編僉。馬嶺口西王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邢臺縣編僉。

舖舍

栗園舖在龍泉關東三十里。段家舖在故關東十里。龍窩舖在故關東十五里。板橋舖在故關東二十里。甘桃舖在故關西四里。槐樹舖在故關西十八里。

橋梁

九龍橋在蓬山扁鵲祠前。下口村橋在十八盤地方。大木橋凡七座，俱在龍泉關及各隘口。

故關山溪疊石為橋而已。

窯冶

故關磚窯一所在新城口南門外西南半里。灰窯一所在新城口城內。龍泉關磚窯一所在關城東門外教場內迤東。灰窯一所在關城外東南，近城墻。

以上各窯俱兩關管總官管理，摘撥軍士採取柴石燒造，以備修理城垣公廨之用。其各隘口，軍士多處俱有窯座，燒積磚灰，循環稽查。

牌坊

晉陽第一程坊在故關舊城北門外。西門鎖鑰坊在龍泉關東門外。

古蹟

太子岩與龍騰山近，號太子從扁鵲至此，棄國脩真，鑿石為龕。昔時狹淺，僅容太子坐身。今邑人喬其鑿之，深且廣焉。知府高濚有詩，刻其上。見後。**太子卧石**在號太子殿內。石蹟長六尺，身體、手、足、肩、背俱宛然存。**試劍石**在封龍山獅子峯前，砉然高聳。唐龍元振遊學此山，一日聞霹靂聲，其石中裂，出五色雲氣，因得石罅中寶劍。左丞史彬書試劍石三大字於上，此為槐陽八景之一。**驢橋嶺**在故關西。相傳張果老乘驢過此，石上驢跡尚存。**水簾洞**在娘子關城外迤東綿山。以其泉飛如珠簾，故云。士大夫多遊詠其中，有詩見後。**鑾駕臺**在蒼巖山南，相傳隋文帝邀其女妙陽公主賞駐蹕于此，故名。詳見**鵲山廟**即扁鵲廟。相傳趙簡子重其醫，賜田蓬山之麓，鵲居之。後世多其醫能活人，建廟以祀，詳見蓬鵲山。**劍眼穴**在滋滋水口城中，黃龍洞前石上有劍眼二穴。**甘泉**蒼巖山。**井洗墨池**俱在龍泉關東行唐地方滋羊村。晉王羲之兄弟三人讀書處，鑿水為井，洗墨有池，井池俱存。今名其鄉曰：甘泉鄉。**許由隱所**在龍泉關東行唐縣西，有許由疃棄瓢巖、洗耳溪、巢父答問碑，俱在箕山。**飲馬池**在關東莊頭村，相傳唐尉遲敬德留守時開鑿飲馬處。今池上有鄂國公廟。**靈蛇泉**在黃安嶺口迤東覺山寺，寺東側有泉，泉有二靈蛇，宋封為福應侯，利澤侯，遇旱禱雨輒應。**趙王臺**在龍泉關東南靈壽縣西一十五里。俗傳高祖拜封西，上有趙王廟，今廢。**韓信臺**在龍泉關東南靈壽縣西，上有趙王廟，今廢。按高祖拜將在蜀，此恐韓信行兵時宿師臺也。**紀信臺**在龍泉關南靈壽地方，上有紀信廟。**無影山**在龍泉關東行唐縣西南。其山伏地中，惟露石頂。舊傳有仙人洞，通唐縣。後有恒山廟，石版即洞門，謂之無影山。俗呼行唐為山後以此。**吉日癸巳碑**世傳周穆王所刻。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舊在壇山石上，後移於贊皇儒學儀門內西壁。**李左車城**在故關南贊皇地方，相傳以為李左車所築，遺址尚存。**仙碁盤**在龍泉關東平山地方。西林山頂有一巨石，高竦數丈，碁迹

存焉，故名。千佛堂、百佛堂俱在西林山頂。有石室，刻千佛、百佛於內。試心石在西林山。有石橫出丈許，下視百餘丈。俗云：相傳有善心者，可緣至巔處。不善者，自退避，或强登輒墜。故因以名焉。

礦洞

按龍泉故關二處，俱無礦洞。是故地方免礦徒之患，官軍無防守之累矣。

西關志故關卷之四

制勅

勅山西按察司副使王汝楫：近者虜賊屢犯山西地方，逼臨畿輔。井陘、故關等處，地方廣闊，隘口平漫，易於度越，先事預防不可不嚴為之備。今特命爾整飭故關等處兵備，專管真定府以南井陘等處二十八州縣地方，常在井陘住劄。故關等處至順德府一帶，邊山隘口邢臺等九縣、真神二衛，平定順德二守禦千户所，山西平定、樂平、五臺、繁峙、孟縣俱聽節制，及將真神二衛兩班官軍存留各一千名，常川分布故關一帶隘口防守，俱聽爾提調。教閱操練軍民兵馬，防禦虜寇，巡捕盜賊。仍兼理山西直隸詞訟。軍衛有司官員有貪殘不職，玩寇殃民，應提問者，徑自提問，應參奏者，奏來處治。爾為憲臣，受茲兵寄，須持廉秉公，脩舉武備，綏輯人民，不許虐人生事，貽害地方。爾其慎之，故勅。

皇帝勑諭署都指揮僉事錢濟民：今特命爾充右參將，分守北直隸故關等處，管理龍泉關迤南并順廣二府地方，將先次奏留真定神武右二衛官軍二千員名，令爾統領。專在故關聽總督鎮巡官節制，兵部原撥馬匹給軍騎征，爾須用心操練軍馬，護守關隘，遇警相機戰守，凡事與故關兵備官協同計議而行。尤須持廉秉公，撫恤士卒，用副委任。如或怠忽偷安，貪黷虐下，致悞邊防，憲典具存，必不輕貸，爾其慎之，故諭。

西關志故關卷之五

章疏

添設把總官員以重邊隘疏 正德十六年三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孫元謹題：為添設把總官員，以重邊隘事。臣奉命巡視邊關，於正德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至龍泉關，遵奉勑諭，公同倒馬關守備指揮僉事閻崇，踏看大小關隘。臣看得龍泉關西接山西繁峙、五臺二縣，山勢險峻。南歷真定府阜平、元氏、平山、靈壽、井陘、贊黃六縣，地方廣闊，亦要害地也。本關防守官軍一百二員名，備冬真定神武二衛舍餘八百三十八名，併阜平等六縣民壯一百三十八名，及所轄大小隘口三十九處。守把官千户百户十員，旗軍四百二十名，民壯八百五十餘名，通共官軍民壯二千三百六十餘員名。因隸倒馬關，原無額設官員，止是臣等巡歷委指揮一員總領，且更調不常，又以地僻山深，率不願處。各口官軍，甚無紀

律，徃徃私自返回，倒馬關相去既遠，守備官顧此失彼，不能以時稽查。臣近巡歷，見其官軍不齊，城堡器械事多廢墜，委官止在本關防守，各口徒有總領空名，責任不專，不便行事。臣查得居庸、紫荆、倒馬等關，分守守備官外，各有把總指揮一員，大小相維，故事有統紀。龍泉雖隸倒馬，然以地里形勢論之別是一關。必須添設把總官一員，凡所屬隘口官軍、城堡、器械等事，皆委任責成，時常令其徃來督率，將來庶不廢事。臣看得本關委官神武右衛指揮僉事賈忠，年力精壯，體貌魁偉，先在倒馬關軍城插箭嶺二處管總，頗能訓練軍士，堪以任用。如蒙伏望皇上軫念邊關乞勑兵部議處，添設把總一員。將賈忠再加訪察，如臣言不謬，特賜允從，則地方有賴，而邊務亦不廢矣。

緊要隘口乞欽定把總官員以重防守疏 嘉靖二十一年五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桂榮謹題：為緊要隘口乞欽定把總官員以重防守事。據倒馬關守備錢濟民呈稱：龍泉關把總指揮僉事朱錦，於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内告稱，患病沉重，已成痼疾，查勘是實，准放回衛。除委官暫行署管外，為照本關北接倒馬關，南抵順德府地方段里後溝等口，相去數百餘里，其間緊要隘口二百餘處，徃年各山口林

木茂盛，難通車馬，稱為腹裏。前項把總官員俱是撫按衙門五年一次考選，軍政定擬。今照前項地方，近年以來，林木被人砍伐，道路大通車馬，難比平居無事之時，正係緊急用人之際，今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劉隅，訪得保定前衛指揮同知戴隆，志銳力勤，藝不徒於弓馬，職脩才敏，任足勝乎干城，茂山衛指揮僉事高輅，才堪守禦而騎射俱優，志切勛名，而邊情頗熟，以上各官該臣節次親自校閱，俱堪任本關把總。伏望皇上憫念邊關要地，用人匪輕，如蒙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指揮戴隆、高輅於內乞欽定一員，前去龍泉關管理把總事務，今後本總員缺，許令臣等會推，具奏兵部查覆請旨簡用，庶委任稍重而軍令可行，邊關有賴矣。

廣集議以禦虜患疏　嘉靖二十二年正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芸謹題：為廣集議以禦虜患事。據總理紫荊關等處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郭宗皐、整飭井陘等處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孫錦會呈前事，准整飭大名等處兵備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喬瑞手本前事，議得禦虜至要，防守為急。各處險隘之地，尤今日所當預圖而不可緩者。查得醜虜東犯之路，紫荊關、故關等處亦既有備矣。止有河南彰德府涉縣地方，逼近山西黎城等處，山坡平漫，虜可上下。

近日山西拏獲姦細聲言，今歲東侵，多由黎城，蓋即涉縣一路也。釋此不守，縱之過山，欲以決戰于平原曠野之地，豈計之得耶？說者以為，河南地方不必過為干預。然醜虜踰山而東，直衝廣、大、真、順等府，其禍不在河南而在畿輔，雖山東臨清諸處，亦有所不免，此殆三省門户不可不慎。合無題請或先會同河南、山東併三省之力，共守此險。每省可得四千餘人，各選相應軍職統領，或添設參將一員，總領把截，使之必不可過，即內地雖不設備可也。為此合用手本前去，煩為轉議施行等因，准此。看得本官所議，係防禦地方緊要事理，擬合呈奪，等因到臣，看得前項地方，雖屬於河南，萬一失守，貽患於內地，但非臣該管，難便施行，既據會議，合便題請如蒙乞勅兵部議行。河南、山東、保定等處，各該巡撫計議，如果緊要即便集兵防守，合用行糧，或即於各省庫貯官錢處給，不必徒行文移，以致延時而誤事也，則有備無患，畿輔幸甚，山東河南之民亦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乞恩議定地方載入勅諭以便行事以防虜患疏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芸謹題，為乞恩議定地方載入勅諭，以便行事，以防虜患事。照得臣原奉勅諭事理該管地方，自居庸關至龍泉關而止，而故關一帶，後溝等口，

則龍泉關所轄也。節年巡關御史欽遵施行，凡稽查官軍，脩理工程，亦俱至後溝口而止。近年以來自後溝口而南，順德等府及大名兵備道所轄地方，該巡撫衙門脩設隘口數多，每每移文會查工程等項，蓋以關隘之事，臣所宜管也。及照井陘兵備道及故關參將俱係新設衙門，真定順德二府地方俱屬管轄。臣於井陘故關等處，原係行事地方，故於該道該參將俱為按屬官員。凡有文移之行各官俱行所屬，其有關隘事務，通行呈請，亦以臣奉命巡關，不可不呈，臣亦不可不行也。但未奉明旨有礙施行，人心恐亦不服。如蒙乞勅兵部查議，前項地方關隘，應否通行，巡視查理，如果相應明載勅諭，行令接管，御史欽遵施行，則事體一而責任有歸，保障周而畿輔永賴矣。

乞恩議定地方載入勅諭以便行事以**防**虜患疏　嘉靖二十三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李秀春謹題為乞恩議定地方載入勅諭，以便行事，以防虜患事。行據整飭井陘等處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孫錦呈，據順德府呈，查得本府所屬內丘、邢臺、沙河三縣邊山一帶地方隘口，北自錦繡堂口起，迤南至數道嶺有名大口共十處，近來因達賊聲息，蒙撫按衙門脩築，併真定府隘口俱蒙載入井陘兵備道，

勑諭內通行查理與巡關察院似亦有干，本府未敢擅議，今將查過緣由合行呈乞施行，等因具呈到道，案照先蒙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丁汝夔案驗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會同大名兵備道查議前項地方關隘，應否通行巡視查理，載入勑諭於例有無別礙，作速會勘明白，具由會呈詳奪，以憑會奏施行。蒙此行間，又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胡汝輔、李秀春案驗，亦各為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會同大名兵備道查議前項地方關隘，應否通行巡視查理，載入勑諭於例有無別礙，作速會勘明白具由會呈詳奪，以憑會奏施行。蒙此依蒙備行大名兵備道會議，及行順德府勘明白具由會呈詳奪，以憑會奏施行。蒙此依蒙備行大名兵備道會議，及行順德府查勘去後。今據前因隨准大名兵備道關稱，所屬地方竝無關隘，隣境雖有天井峧隘口一處，原係河南地方所管，無憑議報前來，及看得順德府呈稱，查得所屬內丘、邢臺、沙河三縣邊山一帶地方隘口，北自錦繡堂口起，迤南至數道嶺有名大口共十處。近來因達賊聲息，蒙撫按衙門脩築，併真定府隘口俱蒙載入，井陘兵備道勑諭內通行查理，與巡關察院似亦有干，相應載入本院勑諭內，通行巡視查理等因到臣，會奏間隨。據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兼管河道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喬瑞呈，亦為前事。據大名府呈，查議勘得，該府所屬竝無隣境關隘，止有天井峧隘口一處，原屬河南

所管，無憑議報等因到臣，據此案查前事。先，該臣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鄭芸題，照得臣原奉勅諭事理，該管地方自居庸關至龍泉關而止，而故關一帶，後溝等口，則龍泉關所轄也，節年巡關御史欽遵施行，凡稽查官軍，脩理工程，亦俱至後溝口而止。近年以來自後溝口而南，順德等府及大名兵備道所轄地方，該巡撫衙門脩設隘口數多，每每移文會查工程等項。蓋以關隘之事，臣所宜管也，及照井陘兵備道及故關參將俱係新設衙門，真定、順德二府地方俱屬管轄。臣於井陘、故關等處原係行事地方，故於該道該參將俱為按屬官員，凡有文移之行各官俱行所屬，其有關隘事務，通行呈請，亦以臣奉命巡關，不可不呈，臣亦不可不行也。但未奉明旨有礙施行，人心恐亦不服。如蒙乞勅兵部查議，前項地方關隘應否通行巡視查理，如果相應明載勅諭行令接管御史欽遵施行，則事體一而責任有歸，保障周而畿輔永賴矣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鄭芸題稱：該管地方自居庸關起，至龍泉關後溝口止，其後溝口而南順德等府地方，該巡撫衙門脩設隘口數多，每每文移會查。及井陘兵備故關參將真定、順德二府地方關隘事務，

俱有文移之，行乞要查議，通令巡視，明載勅諭一節。為照前項地方欲要載入勅諭事體，干係重大，合咨前去煩為轉行巡按、巡關御史再行查議應否，有無別礙，作速會奏，以憑施行等因，咨院備劄到臣奉此，依奉已經臣備奉轉行各該兵備道會查勘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重、巡按監察御史胡汝輔議，看得前項地方隘口，除大名府所屬天井峧隘口一處，徑隸河南官司管轄，似與巡關御史事無干涉，難以議奏外。其順德府所屬北自錦繡堂口起，南至數道嶺止，與真定府所屬龍泉、故關等口俱係直隸地方。今既一體脩築，則其關隘事務相應一體巡視查理，委無別礙，應合載入巡關監察御史勅諭內，責令通行巡視查理，庶於事體歸一，而關隘攸賴矣。

懇乞查録拒敵邊臣以廣聖恩以勵人心疏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袁鳳鳴謹題：為懇乞查録拒敵邊臣，以廣聖恩，以勵人心事。仰惟我皇上威德遠布，四夷咸賓，今雖蠢茲醜虜，不時侵犯，然力拒而退，未敢深入者，蓋以神謀英斷，信賞必罰，既曾罪及寡謀弛事之臣，又赦張達等使之戴罪殺賊，以責後効。是以一時人心感激思奮，誓不與虜俱生，以圖報聖恩萬分之一也。臣初

據紫荊關參將程棋報稱：達賊前到鐵裏門與張達對敵，堵住。又據故關參將錢濟民報稱：原任參將張鳳等帶領各處義勇家丁二千餘人，於鵝鴿峪堵截對敵，被賊將張鳳、李指揮、王千斤、陳秀才等二百餘人盡數殺壞，虜賊亦被殺傷不知其數等因。臣切以寡不敵衆，兵之常談，而奮不顧身，人之難事。張鳳等豈不知黠虜數萬之衆，非千百人之所能當，但自以荷蒙皇上赦過宥罪之恩正乃立功報主之日，而王千斤等，或以協謀，或以召募，又皆平日之同心戮力，勇於克敵者也。是以方虜騎之突遇，冒鋒鏑而不辭，徑逐窮追，身圍矢盡，勢必不免於死，況報稱虜之殺傷頗衆，則鳳等之力戰而死可知。議者多以為不宜輕敵，自罹其患，不知死生利害之所關，人情罔不惕然而畏懼，而張鳳等乃能臨不虞之時，向不測之虜，其激烈不可奪之志，誠足以懾服黠虜之心矣。視數年逗遛，觀望退縮僨事之臣，相去不亦遠乎。伏乞皇上俯念臨難不避之臣，勑下兵部查訪的實，詳具奏請將各有職人員厚加贈蔭，以酬其效死之難。其王千斤等之仗義不群，果敢從事者，出格褒録，以激勵將來有志之士。至於家丁人等，亦各量給殮具，存恤妻孥，使不至於失所，則諸臣之忠僨不泯，士卒之勇敢以倡，虜患不足憂，而邊境亦有賴矣。臣無任惓惓懇祈隕越待罪之至。

改設將官以戒不虞以安地方疏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袁鳳鳴謹題：為改設將官，以戒不虞，以安地方事。據井陘兵備副使王崇呈，據真定府管關通判武宣呈稱：倒馬關之西，龍泉關之北，吳王口之外，地名次溝村。原係阜平縣地方，相離該縣一百二十餘里。本村迤南，地名扒背石、銀河村、胡家莊、柳樹溝、天橋兒、蓮子崖等處，山內俱各產有礦砂，招聚山西汾州、孝義、孟縣四外流民，開打礦洞，名曰礦徒。衆至千萬餘人，俱在次溝村交居雜處其間，或因鬬毆打傷人命，或因强賊歇案脫逃，或因追捕反獄，名目甚多，氣勢可畏。晝則掘穴礦砂，夜則嘯聚山谷，乞於次溝村，總截要害處所，奏請添設守備官一員，授以統攝之權，貴以經畫之略。仍於真神二衛，調發精銳班軍一千員名，則足以震懾礦徒而居民亦安土矣。又據阜平縣申稱：該縣民賈寬告，為礦犯宋廷貴等聚衆殺人情由。蒙巡撫衙門批行兵備道，將違法巨惡首從，問擬明白等因，各緣由到臣。臣惟地勢自有緩急之異，設兵當酌輕重之宜。除將故關參將改駐真定，已經具題外，如真定既有參將備禦，則原設守備似為冗員。次溝村等處，既係要害地方，不若即以真定守備改鎮次溝。蓋思患預防，時不可緩，禁亂止暴，機有可乘。

近日礦徒殺人事發，追捕嚴急，人人自危，若以為禍將及已，奔逸渙散，莫知所之。今之次溝，蓋已闃其無人而黨類且掃迹矣，況見今有入官房屋千百餘間，誠於此時立一守備，領以千人，住劄其地，即以前項入官空閒房屋改建守備衙門一所，其餘悉作官軍營房，則彼虛我入，必無梗阻之虞。及至事體已定，衙門既成，又無難制之患，其守備官員如見任指揮崔官，不堪任事，必慎選各衛廉能才幹，有駕馭鼓舞之術者為之。不必便塞銀洞，窮捕礦徒，以致生患。惟先撫土著居民，諭以本分生理，與之相安，隨將本溝各處外來小道所通米麪布鐵之類，凡供礦徒衣服飲食之用者，悉皆斷絶，不許往來，則衣食既缺，自難久存。彼聚雖多，可坐而散矣。蓋烏合之黨，素無統紀，情易乖離，利在則爭，利盡則去。其强易弱也，失此不為勢必復集，待其集而圖之，事必不可為矣。臣非不知添設官員事體重大，錢糧兵馬處置甚難，但礦徒擅殺居民，勾引黠虜，實地方必不可弭之憂，而因事設官，攘外安內，尤地方必不能已之策。且以故關參將移之真定，真定守備移之次溝，仍將真神二衛班軍挑選一千名聽其統領。及真定守備衙門原有馬一百匹，亦聽騎用，則班軍舊有月糧馬匹舊有草料轉移之間，俱不費處，亦何憚而不為哉。又照本官職掌專在次溝

住劄，并銀河、扒背石、大柳樹溝、小柳樹溝、黃土梁、黃石堂、天橋兒、蓮子崖等，凡有礦洞地方，俱屬管理。而吳王口、吳王峽迤裏迤外附近地方，如龍窩溝口、煖窟兒養馬樓、高石塘、艾葉嶺、上竿下竿嶺、楊洪城、陡撞兒、炕兒溝，胡家莊、寨溝兒等口，凡可以通虜騎及姦細往來之處，悉聽盤詰調度。如此則外可以細遮間道，重周關口之防，內可以坐制礦徒，永無地方之害。臣巡歷以來，體訪的實，并行井陘兵備道覆查相同。伏乞皇上勅下兵部轉行撫按等官再加詳議。其原設真定守備管理一應事務，或俱屬參將，或真神等衛應帶管理，務在處置得宜，官民不費。則上下俱安，而地方有賴矣。

改掣參將住劄以便防守以利策應疏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袁鳳鳴謹題：為改掣參將住劄，以便防守，以利策應事。臣聞用兵之法，以得地形為上，而戰守之利，以得士心為宜。查得原添故關參將，本為防禦龍泉故關，與順德所屬錦繡堂而設，載在勅諭，明白可徵。往年達賊屢犯山西，去故關為近，故以故關為急，而有住劄井陘之議。若上年不犯山西而犯紫荊、倒馬，則與龍泉為近，而又當以龍泉為急。今照參將住劄井陘，甚非原題因地設官之意，

不惟有違勑諭抑且未諳事情，蓋因故關地勢狹窄，井泉枯涸，暫改井陘縣住劄。臣巡歷之日，切見該縣僻在故關一隅，而與龍泉錦繡堂相去四百餘里。又皆山地險阻，奔走甚艱，跋涉險阻之山谿，而策應四五百里之警，疲勞饑窘，欲進不前，何以收克敵之効，此井陘地勢之不便於防禦者也。又且僻居邊鄙，土瘠人稠，四境重山，尺地無隙，既無養馬之草地，又無採草之徭丁，通班防軍二十名數。止是原衛折色月糧八斗，此外更無升合之加。米價高貴，糊口不敷，因而脫逃及自盡者不知其幾，尚可責以奮身赴敵之事乎。此井陘戍卒之不便於防禦者也。為今之計，莫若改掣故關參將住劄真定，人情地勢兩得其宜。蓋真定四達之區，於各口為適中襟喉之地，一有警報，策應無難。如虜犯五臺、繁峙，即赴龍泉關截殺，不過二百餘里。虜犯太原、榆次，即赴故關防守，亦不過百有餘里。西可以援廣昌，南可以趨順德，且與副總兵官住劄保定，備禦紫荊、倒馬事體相同。而真定之去故關、龍泉，較之保定之去紫荊、倒馬地里尤近。又各軍月糧便於支給，各軍馬匹便於餧養。平時則聲勢聯絡，足以護衛。京師有事，則鎖鑰上遊，可以邀擊窮寇。臣審時度勢，莫便於此。又據真、神二衛軍人盧名善等連名告稱：願回衛以便團練等因，備行井陘兵備

副使王崇奎議明白，委當改掣，伏乞皇上勑下兵部，轉行撫按等官，再加詳議。及今防秋尚遠，即將參將改掣真定住劄，其原設真定守備改鎮次溝村等處地方。庶乎訓練團操，不失其時，而相機策應，可收其効矣。

西關志故關卷之六

藝文

太子岩　知府江都高澄：五雲連石閣，萬象俯平川。羽翰青霄上，凌風馭列仙。

漆泉寺　知縣方豪：天近雲長住，山深雪未消。殘更寒月上，自起踏瓊瑤。

蓬鵲山泉　元人不忽木：相彼山泉源本清，太平君子濯塵纓。泠泠似與遊人說，說盡今來古往情。

蓬鵲山　太僕卿吳忱：蓬山山上立多時，太子岩前詠舊詩。借問鵲王如有藥，世間白髮也能醫。

又用前韻　知縣孔彥雍：景仰名山已有時，未曾謁覽且題詩。問渠若得靈如許，民瘼先當為我醫。

又用前韻　知縣夏勛：露冕循行三月時，山禽笑我不題詩。却憂民病知多少，有藥而今尚可醫。

又二首　御史劉郁：路入荒山百里長，川原平望鬱蒼蒼。倚天翠壁三千仞，只欠新詩為發揚。

鵲山高與碧雲齊，渡水沿崗路欲迷。日暮羸騎鞭不動，綠雲深處亂蟬嘶。

題鵲山　御史內丘蓬巖吳相：巍巍棟宇鎖雲烟，溪水無聲漱玉絃。勝地幾番新廟貌，豐碑不朽對長天。

夫子岩　東英：人去西山望眼迷，山橫薄暮有輪蹄。回琴點瑟知何在，一片殘碑為品題。

仙翁山　通判東英：數朵芙蓉聳翠岑，白雲深處有仙翁。停驂坐賞松風冷，不似人間酷暑中。

温陽寺　即温川寺二首　方豪：一灣水繞萬重崖，澗底温泉一鑑開。浴罷殘軀閑坐後，眼前有景勝蓬萊。

漆泉寺　東英：丹巍巍樓閣半山崖，水色山光四面開。浴罷温泉危骨健，恍然身世到蓬萊。

崖翠壁小

禪林，石磴稜層古木陰。鐘磬數聲烟火寂，滿廊風過落花深。

關巡二首 郡御史舜澤蘇祐：晚叱龍泉馭，宵期鷲嶺棲。徑真穿虎豹，旌忽裊雲霓。燈火燃愁爐，風雷去不迷。誰憐習池侶，醉唱白銅鞮。黍稌連阡陌，古年慰此遊。

麥風迎蓋拂，槐雨抱蒼流。夜氣消殘暑，邊聲靜早秋。論功應有日，先拜富民侯。

蓬鵲山 知府孫錦：春深花始見，水落地仍沙。鷄報荒村午，山行一逕斜。石梯樵夫路，上穴野人家。民瘼關心切，空警兩髦華。

信宿龍泉 御史王士翹：我持雙斗劍，西上龍泉關。龍在雲騰戶，泉飛珠滿山。獨柯擬擁蒿，遠岫似憑闌。耿耿清宵望，凌空一往還。

次阜平 王士翹：蕞爾彈丸地，孤城枕水濱。空山烟火少，瘠土野人貧。用二猶徵一，觀兵貴及民。年來慙肉食，蹇蹇為誰陳。

皇寺 孫錦：十載曾遊寺，重來感慨中。棠陰春日細，旗指太行雄。斥堠丹霄上，樓臺碧樹東。如何畿甸內，邊計苦匆匆。

同知郭從道：再入招提境，林深鳥鵲喧。風鈴鳴碧殿，古塔似頹垣。點石能談道，吞針已化言。如何縈此慮，自揣媿沙門。

洪羅寺 郭從道：空山圍野寺，老衲伴孤松。鐵塔傳千古，雲峯護萬重。叢林隨鳥寂，斜徑自人通。有客來登覽，幽懷誰與同。

阜平東境崇聖寺觀温泉東西二池 王士翹：問水何由熱，云分太一壺。陰陽為烈火，天地作紅爐。寒燠原同性，冰霜自異途。不知末流處，亦有此温無。

遊蒼巖 右副都御史劉君元瑞，既得告將還湖州，乃約予同遊蒼巖。前四首為聯句，後四首則予別元瑞者。尚書大原白巖喬宇：角巾危坐兩峰巔，面面僧居出紫烟。南國更誰逢盛事，東鄰應我續新篇。丁丁伐木風前度，杳杳疎鐘天際傳。寶地定應留玉尺，咲將禪學比坡仙。

誰施神手斷雙巖，天畔飛虹勢轉嶮。畿輔自宜收勝槩，山林如待勒高銜。壯同劍閣居堪卜，秀並龍門句屢芟。此地有誰曾此別，人間應訝隔仙凡。

直窮幽勝幾人來，兩壁齊雲繡若堆。丹堅橫空飛閣起，蝸龍拏日梵宮回。僧樓石罅頭顱異，花散珠林眼界開。方外巖居應第一，掃烟時卧説經臺。

巖陰鐵篆度行雲，天樂真從上界聞。絶澗俯看雲起處，危梁倒跨石中分。醉摩蒼蘚留題遍，靜倚青松弭蓋勤。五十年來方一到，可教三宿又離群。

東巖千仞絶紛囂，屢為懷人折簡招。枉駕可能凌翠嶂，題名先擬勒青瑤。閒尋丘壑辭臺省，靜識雲林遠市朝。珍謝中丞能好我，越箋重

灩吳亳。兩峰相望陟崔嵬，鳥道盤盤去復迴。萬劫禪房森上列，千尋鬼斧劃中開。同心肯惜辭群醉，勝地飜驚冒險來。遥想金陵舊遊處，夢君多在雨花臺。翠巖排闥峙東西，巨壁巉巉所見稀。夜壑風迴龍啓蟄，春山花發鳥爭啼。歌同芝嶺辭高蓋，隱愛蓮峰拂賜衣。惆悵親知南國去，勝遊三宿未能歸。

復道飛橋百丈懸，花宮高下翠微連。林疎旌蓋披層靄，岩迥笙簫出半天。遍倚危欄情久注，遠馳華札句先傳。歸來旅宿空山夜，東望星軺若箇邊。

遊綿山觀水廉洞詩四首　喬宇：西嶺寒流遶澗斜，離離石子帶晴沙。窮源不覺緣溪遠，覽勝何妨問路差。松塢盡時還列栅，桃源深處可移家。臨風翻出清商調，謾托湘絃聽伯牙。

石圍沙堰緑渠開，萬斛泉源出地來。引岸園田資灌溉，傍山林壑映縈迴。蘭亭暫擬流觴去，汾水還思鼓棹回。共説仙蹤多古洞，猶聞夜夜響風雷。

繞洞飛泉數丈餘，長鯨風雨落空虚。水中龍伯携難去，海底鮫人織未如。避世幾家來此地，采真何代得奇書。順流細詠瑶華句，頓訝塵襟已盡除。

水簾洞口風漠漠，水簾仙人今有無。巖竇衝回碧沉瀣，雲根斷出青珊瑚。寰區異境頗親涉，化工奇形難具圖。把酒浩然發高興，放歌環坐聲鳴鳴。

閱龍泉關邊城小憩湧泉寺　王士翹：長城鎖斷萬峯嵐，斜倚禪林積翠間。雲氣每來三島雨，鐘聲遥接五臺山。

碑殘荒草迷幽徑，泉湧岑樓遶畫闌。對酒捲簾清入座，恍疑飛錫出塵寰。

固關舊以故名今改固云　王士翹：萬山深鎖固關城，雲遶岑樓景更清。玉甃臨堤開兩鑑，旌旗斜日照孤營。

井陘猶自誇天險，背水還堪擁漢兵。秋到人間空抒袖，坐看沙漠一犁平。

蓬鵲山二首　高濬：玄房遥構鵲山巔，霄漢神醫廟古青松下，太子岩高碧落懸。對坐已忘蕉鹿夢，遲歸應遇爛柯仙。

蓬鵲山二首　通判王琎：足躡蓬山萬仞巔，恍疑身世五雲連。山扉氣暖鶯聲巧，樵徑風和草色姸。

石澗玫漿江漢遠，丹崖仙籙日星懸。夜歸及月精神爽，憂裡分明遇列仙。

泰笙簫。謫官尊酒常開日，又復春光與柳條。

壽域天開百丈閎，萬家工力極經營。遥連北極分丹拱，直削西山作畫屏。知府張元孝：千尋峭壁聳青蓮，一派伏流鳴玉泉。幽鳥迎人啼更切，好花調劑當時真國手，追崇異代見民情。空庭鵲噪梧桐冷，靈藥滿山雲自横。趁蝶舞爭妍。飄飄鶴鶴懷真侶，片片雲霞鎖洞天。老我空隨勿漏令，丹砂何處覓靈筌。**鵲王廟**不忽木：一勺神漿浩滿襟，天開明哲豈難諶。齊侯無幸留殘遠，號子有緣惠澤深。磊磊山形千古秀，巍巍廟貌四方欽。惟王授我刳腸術，換盡人間巧偽心。**馬嶺口**孫錦：太行排闥倚雲層，俯視中原跨岱恒。撙俎折衝慚我未，文章華國許誰能。題橋壯志歸司馬，揚斧先聲媿李膺。見説軍中有韓范，胡兒從此莫憑陵。**徐兒岩**晉人：聞道羊腸路不險，最愛此嶺漫尤長。如人恠石衝霄立，戀我奇花滿澗香。**凌霄寺**宋人惟白：峻崖新鑿徑新通，直透凌霄古道路翻回千萬折，雲山深黑虎龍藏。可憐冬夏行人苦，垂首身流汗似漿。梵宫。縱步不勞攀石上，騰身便覺到天中。井泉流出千溪異，凡聖行來一路同。今日龍域重話此，菊花金蕊滿秋叢。**用韻**宋人丁權：千層石磴與天通，寶構峨峨二佛宫。曉見黄河青境外，暮棲峭壁白雲中。一心險易分高下，萬法圓融絶異同。翠竹黄花何處是，休將蠡管訴禪叢。**凌霄寺聽琴**丁權：潺潺石澗路盤回，寶梵深藏曲阜隈。峭拔峯巒攢碧玉，清涼世界隱仙才。暫捐塵累尋真賞，却恨多生乏道胎。一聽牙弦清不寐，高山流水思悠哉。**玄慶觀**郭從道：兩山排闥倚雲隈，翠壁琳宫次第開。福地種靈聯遠岫，道人説法坐高臺。青牛紫氣何年返，黄鶴清風有日來。須悟五千真妙訣，莫教一念墮塵埃。**温陽寺二首**方豪：廣陽山上碧嶙峋，下有温泉萬古新。應謝巨靈供爨火，也容俗吏滌風塵。因憐昔日何多病，更惜兹辰非莫春。薄晚振衣歸埜寺，似將仙骨換凡身。梵玉宫殿接雲間，坐倚南山對北山。繞檻幾株松翁鬱，迎門一帶水灣環。路通仙島紅塵斷，雲鎖僧房白晝閒。記得當年王太守，幾回飲後到禪關。**漆泉寺二首**方豪：奇泉如漆黑，古寺若雲垂。踏雪登危塔，燃新打凍碑。僧忙翻愛客，山好欲謀基。石几爐薰燼，開簾恨月遲。山北温泉浴，南山看漆泉。人多如赴市，路峻似登天。笙管雲中落，樓臺樹頂懸。誰知沙土客，不斷舊時緣。**漆泉寺**太學生元桐：步入雲山絶頂西，漆泉宫殿勢嵬嵬。烟籠檜栢迷禪洞，露滴莓苔長石梯。猶掛

老松窺客嘯，鳥驚春夢隔花啼。登臨每發遄飛興，歌舞尊前醉不知。**漆泉寺**知府張時：五馬驅馳到漆泉，巍巍宮殿上齊天。寺邊老樹無今古，洞口閑雲任往還。護法青龍當牖見，忘機白鹿向窗眠。吾今已被功名絆，不暇從容問老禪。**過滹沱河往反二首**王士翹：斜橋通柳徑，晴日濟滹沱。麥飯成英主，堅冰渡漢戈。乾坤移世變，風景自江河。惟有東都史，到今尚未磨。往返滹沱道，輕騎列水濱。小橋雙使節，大地一陽春。野鳥頻穿柳，沙鷗慣狎人。閒行無隱見，隨處是天真。**宋家莊**通判戴棅：宋莊西去入邊山，長夏登臨指顧間。曲徑水穿聲瀑突，高峯雲鎖勢連環。千盤不說羊腸險，一纜猶疑鳥道艱。覽勝且休詩地利，胡兒曾將迎憐凍僧，發興剋折桂。話長燼佛燈，吟渴索茶具。忽聞夜半笙，或有真仙遇。**井陘道中遇雨暮抵平山**王士翹：陘道回車馬，長風吹雨泥。山溪鋪晚漲，鳩鳥喚溟凄。野市雲烟合，荒村稼穡宜。振衣沾濡後，燒蠟宴閒遲。漫興歌鞅掌，孤懷撫陸離。願言何所託，期以報明時。**蓬鵲山**元遺山好問：去時唐山道，望望鵲山背。今朝西北看，奇峯益可愛。蒼茫失層巒，解駿見縈帶。浮雲自來去，盡巧寧變壞，吳粧入小筆，隱隱拂殘黛。城隅靜女人不知，擁髻佇顰如有待。太行橫截九州半，一掩一重俱有態，只知天平六峯天下稀，此山東來亦閑在。烟埋雨沒今幾時，殆天所藏予發之。郭熙未足語平遠，摹寫誰有章郎詩。**歸自固關至固節賦漢宮春詞**王士翹：關路迢迢，每適懷佳境，任意逍遙。却念風塵滿地，笳鼓中宵，西望五臺天壤間，別是雲霄，有幾人尋山問水，快活漁樵。仗天威，却胡虜，把邊陲寧息，戍士歌謠。漸喜行來固節，坐反星軺。瞻大北，見五雲深處飄飄。又明發金門待漏，牙珮趨朝。

西關志故關卷之七

妬神頌并序

大唐大曆十三年判官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府率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譚撰

粵若稽古，徵諸陳迹，雖年移代謝而損益昭然。是以宋玉高唐之辭，盛傳於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播於東周，莫不事載圖畫，名標史籍。東之美者，有妬水之祠焉。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從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命，肯願微軀儀形飄殞於烟，名跡庶幾於不朽。後縱深悔，前路難追，因為滅焰之辰，更號清明之節。妹以兄涉要主，身非令終，遂於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其易俗諺云：百日斫柴一日燒，此之謂也。闔境之內，疇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期，違之，則雷雹傷物。兄則運心以求合，我則處室以全真，兄則禁火以示誠，我則焚柴以見志。於戲！及妹，與世殊倫。傳曰：介之推終不言祿，祿亦不及。渾天記曰：着寒食者，為助陽氣，用厭火星。所說不同互有得失，其來遠矣，安可闕如。縱因事之，宜亦自我作。古祭法曰：其有廢之，莫敢舉也，其有舉之，莫

敢廢也。東北至土門之口，西南距盤石之山，方圓百里，別成一境。天寶中，以賊臣背化，國步猶艱，塗炭生靈，焚燒甲第，伊我遺廟山巋然獨存。簪裾遠葉於當時，庭宇更新於往日。性惟孤直，虛見擾於妬名，行本堅貞，實堪垂於令範。今幸邊塵不動，海水無波。蕞爾小戎，曷足為患。昔虞舜至聖，尚有苗人之誅，殷湯至明，豈無葛伯之伐。蓋以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飄飄轅門，藩屏王室。乃命河東節度副大使兼工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薩公諱兼訓警此禁闈。公掌握衡鏡，心韞韜鈐，勢若轉規，謀如泉湧。運籌帷幄，孫吳詎可比其能。料敵戎旃，衛霍不足方其妙。浙江遺愛但美，還珠汾浦來蘇。惟欣去獸申命，我承天軍使，節度副使、前永平軍節度右廂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同山南東道節度經畧副使、上柱國党公諱昇鎮，茲巨防公天子忠臣元戎外聳，志惟清而惟謹，行不諂而不驕，往住滑臺，職居揔統，近歸本道位處專城，投醪之義遠聞，挾纊之情久著。爰自至止星管再周，路不拾遺，人皆樂業。長筵繼日，士忘其勞，細柳垂陰，衆歌其美。水碾成而永逸，聚米難傳，軍井達而常閑，伏波不竭。君依神以徼福，神依君以庇躬。事勢相因，理亦條貫。固宜書其已往，播於將來。貞石既磨，厥文可作。時其泉湧祠下，蓄為

碧潭，飛入大河噴成瀑布。湖渚環灣，雜雷霆之聲，盪雲潑日，類風水之會。經冴寒而氣蒸萬象，處炎燠而清潤一川。灌木扶疎，引柔條而接影，纖苗靡靡，夾高岸而隨風。自古及今，非軍則縣，未嘗不撰月撰日，備其享禮。春祈秋賽，庶乎年登。巫覡進而神之聽之，官寮拜而或俯或仰。既而坎坎伐鼓，五音於是克諧。戛戛側弁，三軍以之相悅。公之德也如此，神之應也如彼。且河北數州，山西一道，或衣以錦繡，或奠以珍羞，無晝夜而息焉。豈翰墨之能諭，咸以商者求之而獲利，任者禱之而緊遷，蠶者請之而廣收，農者祈之而多稔。不然則奚能遐邇奔湊，奉其如在。蓋聞有而不言謂之隱，無而言之謂之諂。又聞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承命，述事敢不勉旃，謹因退食之餘，竊比陳其梗槩也。銘曰：凡有異行，宗之曰神。匪害於物，寔利於人。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共為佳節，在乎芳春。今古千齡，方圓百里。德音無斁，蒸嘗不已。祭具珍羞，服先錦綺。所求必應，高山仰止。將軍塞下，細柳營邊。晴開朝鏡，霧雜鑪烟。神理昭昭，靈草芊芊。紀諸令範，光我承天。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姤祠之水，澹為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古往今來，源流不或。興雲致雨，侔造化力。顯顯昂昂，象君之德。或祈或禱，永無

休息。神之歆之，福善寧極。

廣平路威州井陘縣蒼巖福慶禪寺碑

元皇慶元年正奉大夫太子賓客王思廉撰

蒼巖，舊無蘭若。隋文帝女嘗患厲風，聞此中石井旱不涸，水不溢，給用不竭，可已此疾。遂舍其側以供飲食湯沐，久之病良愈，因棄家為佛子。文帝不能强，乃為建寺。比丘尼從者如雲。寺有萬佛殿、十王堂、廊廡厨庫，公主真容堂，東北鑾臺、宴臺，云是文帝駐蹕之地。土人相傳，弗克考究，或名興善，或呼山院，亦不知何代石刻，所書如此。大中祥符七年，勑賜今額，從孤臺僧銓悦、智贇之請也。悦鑿崖壁以棲衆，芟榛棘以通路。丹青簷宇，雕鏤像設，其功為多。大觀三年，縣之南障城村賈已無子，以己業田三頃五十畝有奇施為常住，夫婦終老焉。大定間，跨澗構石梁，實平定之天寧衍公倡之，寺僧知建，平定縣鄉豪陳宗助之也。國朝甲辰歲，僧普儀來居二十餘年。佛殿、文殊殿、公主堂、橋樓、雲堂、方丈、僧寮、香積、庫庾、閑廐燦然一新。儀潘其姓，邛州人，幼而厭俗，年十七禮陳州大通寺福公而得名。繼參臨濟之慵庵而得法。朝旨命住元氏縣三聖院，儀不喜廛市，故挂錫于此。後以慵庵洎總統所，真定路僧俗官禪教諸師德，疏開普化。堂主臨濟席所至，四衆

欽仰，門資百餘人。常以營繕為己事，晚歸普化，不疾而逝，壽八十有二。實至元丁亥二月十一日也。荼毗火滅，獲舍利數百粒，其從塔而藏之。至大戊申夏六月，住持行歡介臨濟，退堂深公録祖師行實寺之始末，謁文以謹歲月。曩予以事至北障城村，父老盛談此寺之勝，恨不一到。忽承茲屬，即為紀之。若夫山水之峻潔，境趣之幽邃，樓殿之宏敞，林木之薈蔚，則前碑載之詳矣，可得而畧云。

蒼巖重修福慶寺記

吏部尚書太原喬宇撰

井陘東南六十里，有山崛拔而起伏者，曰蒼巖。東則鑾駕，西則朱會，南則天臺諸峯環列左右。石壁削嶄，林木蓊蔚，風樓跨澗谷而突出于雲霄之表。朝暉晚靄，紫翠千變，望之若天上然，禪林一佳處也。嘉靖乙酉歲四月一日，予與劉中丞元瑞遊而樂之曰：世界如許大，若茲巖距敝邑祇百里餘，今六十年方一到，則天壤間名勝，足跡所弗能至者豈有紀極邪。翼旦偕中丞自巖西福慶寺歷東巖登説經臺達觀諸蘭若，結構峻整，磴堦反崎足縮縮以行。轉北，地勢稍軒豁，有殿巍然，規制甚新，一老衲名續來踧而言曰：此隋公主真容之殿，寺之盛，寔公主肇之。問何以故，曰：公

主幼患風癬，聞巖上有石井能已此，遂湯沐其側。未幾疾愈，乃捨身事佛，比丘尼從者云集。金大定中始改為僧寺，而公主之香火益崇。歲久殿漸壞，續來矢奮重修，躬操畚鍤，親負瓦石，又募于衆，得隆平縣義民侯瓚損貲，協力共舉此役。遠近聞者，感樂為助。經始于正德丙子正月十五日，落成于正德庚辰十月十五日，金碧輝映，棟楝完美，煥然視昔有加。上為皇家祝億萬壽，下為百姓祈福，庶以畢吾志而已。幸值杖履來臨，願賜一言紀之金石，以為茲山重。予諾之未暇也。別巖以來，忽兩閱歲。而續來之請益勤，曰：礱石以待久矣。予因憶隋唐之際佛法為盛，巖之建寺像設鼻祖於公主事或有，然多歷年所殿之圮而復振，舊而復新，焚修供奉，綿綿不絕者，得非其山之靈有以陰相之歟。若其教法別為一端，與療疾創建之顛末，姑未深詰，特以續來之服茹粗淡，知守僧規，又能修飭增拓其殿宇，以祝上釐，讚民祉為第一事，其心有可取者。故備書之而并記予與中丞元瑞同遊之歲月云。

鵲山神應王廟碑

元學士
王鶚

臣聞醫之有益于世尚矣，自神農氏嘗百草以救民疾苦，由是本草之學興焉。軒轅氏與岐伯問答至道而後，內經素問出焉，唐虞三代靡不由之。為人臣，為人子者，皆

通醫術。一有差設則為不忠不孝，下至列國以醫名世者浸多。蓋奇傑之士遇時平主聖，則坐於廟朝，為卿為相以福天下，其或生也不偶材無所施，徃徃隱于醫流，蠲疴起廢，極贏救劣，獲安全康濟之域，顯晦雖殊，原其用心之仁則一也。考之信史，今鵲山王是也。王姓秦，諱越人，渤海郡人也。少為舍長，一日舍長桑君知其賢，常傳諸禁方，使勿泄。既而取懷中藥，飲于上池之水，自是外以診脉為名，而內見病者五臟癥結，煎湯滌垢，其效如神。乃遊四方，隨俗應變，在渤海為小兒醫，過邯鄲為帶下醫，為耳目痺醫。之齊，知桓侯必死，去，不治。過虢，太子死，謂為尸蹷，能復生之。過趙，自稱扁鵲，適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告以秦穆公事，簡子病愈。即中丘之蓬山賜地四萬畝，時徃來居之。後同虢太子來遊，採藥于是山，因易名蓬鵲山。王夢數有靈應，或入霄寢，或降藥餌，皆能愈人疴疾。漢唐以來，像而祠之者舊矣。五季之末，數經殘圮，周顯德中，安國軍節度使陳思讓為重脩之。是時碑刻已有王稱，未知封自何代。宋嘉祐初，仁宗不豫，遣使詣廟求醫，使未至而疾瘳，始降璽書賜號神應。神宗熙寧二年，有光祿者知邢州，歲數不登，禱之，即應，命以歲時醫流民庶所獻，不歸公帑，專以奉神。委內丘令張仲孫、龍崗令楊守

道董其役，曾不十旬，厥功告畢，重簷密廡，儼然可觀。金明昌元年，內丘令趙寔亦嘗修之，而皆非朝命，一經刼火焚蕩無餘。國朝龍興，百廢具舉。歲癸未，節度副使蘇仲，毅然倡率重葺舊基，以官事牽掣，殿未瓦而止。四方祈禱者，但為位以祭。今上皇帝之在潛也，知州民久困，自職綏撫，以廟在境內，嘗遣使致祭祠所，使還，乘閒言其廢狀。時上默有崇起之意，及故提點太醫院顏公天翼，乞致仕，遂令主其事而脩焉。凡歲收香火之資，半以脩廟，餘令贍其家。天翼良醫也，徵赴闕庭一十餘載，診治調護宣力為多。既受命鳩材募工，從事匪懈，無何，志願未遂而遽爾云亡。夫人張氏、子伯祿繼志述事，克成厥終。次伯祥承奉御側，奏乞勒貞石貽後世。制可。以付臣鶚，臣昔兄事天翼，義均同氣，濫膺寵委，謹追録遺事，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蓬山蒼蒼，襄水洋洋。彼有人焉非常，儼立祠于其傍。厥初禁方，得之長桑，滌垢煎腸，病常愈於膏肓。邦人不亡，祀事孔彰，披衮而裳，垂旒而王。廟經兵荒，廢為荆棘瓦礫之場。崇起有時，侍我聖皇。厥初顏尹，寵命是將。志願未畢，遽爾云亡。繼志有人，乃配阿張。二子皆賢，伯祿伯祥。落成之日，歸功廟堂。勒為豐碑，令聞載揚。王其有靈，降福穰穰。風雨和時，年迄用康。躋

斯民于仁壽之
域，而衍聖祚于無疆。

重脩鵲山廟記

大學士
謝遷

鵲山廟者，祀扁鵲也。山在順德府内丘縣西之六十里許，廟在其山之麓。山舊名曰蓬，世傳鵲既甦虢太子，嘗採藥是山，後人立祠於此，因名。其山曰蓬鵲，今惟曰鵲山者，省文也。按史遷傳，本出渤海，姓秦，名越人。其為醫，或在齊、在趙。在趙者，名扁鵲。順德，古趙地也。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鵲知不死，以語董安于簡子寤，賜鵲田四萬畝，或謂賜田在中丘之蓬山是也。採藥事有無未可知。意其因田而居。在趙日必久，居之久，則其活人也必衆，所活衆，故其人感之也獨深，感之深，則廟而祀之也亦宜。世乃謂神有靈應，或兆夢降餌率能愈人奇疾則誣矣。豈其人信嚮之篤，故歸功之。至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歟。廟額曰：神應王廟，神應之號，宋嘉祐中所加。元史臣王鶚碑可考。王爵之封，碑志未詳要之，所由來者遠矣。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一正祀典。凡山川神祇繆妄之號率加釐革，而是廟如故，豈因以其活人之功有不可泯者耶。迄今季春三月，有司歲以典禮從事，遠近

士女執香幣，奉牲醴以致誠悃者，爭先而趨。香幣牲醴之餘，為錢者常以千百緡計。成化丙午三月癸亥，知府林公恭來舉歲事，見其廟貌歲久，日就傾敝，非順民妥靈之意，慨然思一新之。迺即其廟中所收餘貲以付。知縣夏君勛俾加釐葺，而府中僚佐，如同知張君暐、通判張君越、孔君鑑、來君英、推官周君睿皆協贊之。不踰月，工即告成。廟宇神像皆煥然矣。郡民瞻仰，忻忻相告。于是夏君走書告予，請記其歲月。粵自古聖有作，而醫之為利也博矣。既廢而起之，濱危而安之，幾死而生之，使慈父孝子無遺恨於迫切之際者，醫之功也。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參互擬議之間，一失而不可救者多矣。名曰生之而實死之，名曰安之而實危之，名曰起之而實廢之。考之傳記所載，求其神功精妙，真足以濟民生如扁鵲者，幾何人哉。宜乎人之思之愈久而不忘也。嗚呼！以藝術濟人者尚爾。又況以德惠政術康濟斯民者乎。林公治郡多善政而虔于事神如此，其風厲之意深矣。夏君勇於立事，克承其志，皆可尚也。故記之，以俟後之為政於是邦者。

重脩鵲山廟記

順德府知府
王朝賢

嘉靖辛丑，餘為順德府守，屬邑內丘有鵲山廟，蓋山為扁鵲得名也。廟勑封時適重修落成，士大夫僉請余文以記。余惟廟祀之建，恒以義起，亦以愛遺。但澤之淺者，歲永則湮，而左道之淫，又往往見毀於識者。雖欲血食弗獲矣，況董釐之重云。惟茲扁鵲，古之神醫也。其人出自渤海，姓秦名越人，鵲或擬令之別號焉。趙簡子重其醫，賜田蓬山之麓，鵲居之，今即其地。後世多其活人之功，遂倡廟祀，謂其愛遺而義起之。惟術之精，故傳之遠，澤之溥，故感之深，思之久，故其祀之也無窮。歷考宋嘉祐既已賜額神應，我太祖高皇帝明正祀典，削奪謬妄，而鵲廟亦與咸秩，是其重修之義其所由來者漸矣。成化丙午，知府林公恭舉其歲事，覩其廟貌摧傾，無以妥靈，嘗慨然新之。嘉靖戊戌，廟被回祿。適知府月崖孫公往謁，將整飭之，度其工費鉅萬未可易舉，姑少俟焉。頃之，有山人李梅、邢珠自彼而來告，願以身任其事，公曰可矣。遂許之，且捐其俸資屬之鄉民喬廷曰，汝其董之哉。未既事，公以陞去。後汝陽張公廣陵、高公相繼為之修葺，迨今廢者興，缺者完，隘者闢，幽者煥，丹雘馨香，蒼株鼎森，規模嚴，氣象麗，煒然壯觀。而人之尊信者益崇。每歲季春有司以典禮從事，士女無遠近，咸爭先以納香幣。耿耿英名千載不泯，是

豈偶然之故耶。竊見世之談醫者，悉以小技目之，殊不知至理潛乎天地，偉烈濟乎古今。神農開其源，鵲蓋衍其流者耳。要之，不可以淺淺視，故因記而贊之，以揚重脩之休。

鵲山鼎建九龍橋記

太學生 王交

鵲山吾郡之名山，古神應王之祠在焉。廟貌門觀各有故址，祠下有橋，初名回生，以王神於醫術故也。後名曰龍登，其南有亭曰早參，以王王也。龍衮之章，朝見之儀，率由制爾。嘉靖乙亥歲，我郡守南衮高公，謁王弔古，乃名曰九龍橋。蓋鵲山之西，其澗有九，若霖雨大作，九源之水鳴瀑揚波，會流於茲，昔稱為九龍口，故易厥名。斯時，廟貌橋亭敝圮，公議新之，未果而遷。憲副以去，逮辛丑歲，我三陵王公，繼而為守，欲易朽興頹，究其未備。二守省亭郭公，別駕南山白公，亦協心贊畫。前我郡守月崖孫公，以今憲副兵備茲境，出戒於民，願新者聽於是。王白二公增以俸餘，益以香幣，資以工役，以為衆倡。中丘邑人邢珠、李梅者，應命効誠，躬任其事。同邑葛瑞等從而輔之，遠近施助者欣然而集。閱歲而廟貌成，數月而橋亭畢，其神乎。橋亭故址規制狹小，今大改作之。其橋高二丈七尺，闊二丈六

尺，長二丈八尺。其亭繪以丹漆，飾以金碧，華踰於昔亭。至祠門十丈餘，皆大石鋪砌，增置石欄若干楹，數十年之廢墜，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厥功懋哉。邢珠輩因偕府吏李景稠將敘諸公之績，走予請紀其事，讀若狀作而嘆曰：嗚呼！今何時，今何時，北虜猖獗深入山右，內外戒嚴，民窮財盡，征役不息，胡可當也。斯民不忘神應之功，乃劇貲數萬，克修廟貌，兼成橋梁。有非刑驅勢迫所能致。諸公且身率之，不以為異，而勸其成，非以人心之良，趨之善也邪！語有之曰：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茲舉也，蓋得之矣，烏可以不志。按孫公諱錦，綏德人。高公諱潛，江都人。王公諱朝賢，太康人。郭公諱從道，徽州人。白公諱鎮，平定人。故記於石，以垂永久云。

順德府知府
王朝賢

邢州西山關隘建修碑記

古邢州，今為順德府。城西百里崇山，即太行之支。巒嶂起伏蟠擁，削壁插空，龍從峯徘，北拱燕雲，南連關陝，違沙漠之窟千里强半，隱然為畿甸巨障。嘉靖辛丑，狄人入寇，陵轢山右，至圍太原，逼井陘，恒襄震動，謂其與接壤也。無何，虜還，雖邊關險塞，兵帥忠勇可恃，然而醜虜無厭，是故履霜之戒，桑土之徹，譬諸門墻。

堂寢扃户，鍵鑰内外，遠近當無弗備。維時都憲東阿劉公，經畧三關六郡，相度山麓承平歲久，關隘漸為通衢。其谿徑又為樵牧商旅所開，皆納夷之間道也。迺鋭意建修，協諸巡察侍御殷公仰遵明旨，分檄府屬各理屬地，謂朝賢曰：中丘以南洺河以北，維邢藩籬，汝計材徵役、遴官，汝惟勤。謂同知曰：汝專厥務。謂通判、推官曰：汝諧其猷。於是通府張君秉義節，推周君怡、姚君汝耔先後贊襄，同府郭君從道尤殫心力，親歷險阻，得屬吏勤慎者若干人，分統九邑夫匠。廬居野處，隨山刊木，灰石甃礪取足於山，記公帑之費，僅十之一二。其規模控制崇卑疎密之宜，悉郭君圖授指示。戾役者罰，勞力者犒。每隘築城，每城建樓，中設重門，以嚴啓閉。傍列營房，以便直宿。樹墩堡以備瞭望。繚垣墉以防越度。為關通行者六，為垣塞隘者二十有二，扁於關額曰：邢州外翰。馬嶺重關曰：鶴度仙踪，曰：黄榆古道，曰：大嶺連雲，曰：黄背蒼巖，曰：神開地險，聖作風清。事竣，屬朝賢為文以記。余惟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又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人和地利，實難偏廢。是故簡驍捷時練習，除戎器峙糗糧，積芻茭，在郡國弗可少。弛五者備，先之以教養之德，隱瘼之恤，以作其忠勇之氣而後克濟。昔者，越圖吴，令

於國中，婚嫁喪葬，耕維孳牧，綏愛誨利周至，然後一鼓而舉全吳。否則，其誰與共功。諸君幸相與勗之，以不負九重守土之責，監使督委之勤受若，直無怠若事之理。僉曰：罔弗允迪。茲役也，險要之甚，工費之殷，無踰馬嶺，因勒石於斯，使續官者有取焉。覽而相與永圖之，損者葺，缺者補，庶幾靖共之意可期於無窮也。

鶴度嶺邊城記

進士內丘吳相

距邑百七十里，崇巒挺嵘，嶺名鶴度。蓬山故郡，險要也。古未以城聞。自嘉靖辛丑秋，虜賊深入山右，為害甚酷。兵憲張公恐，肇倡茲議，豫險以障東方，致允當道。壬寅暮春候，遂征役於茲，鳩工飭材，經始詰洽。長可五十丈許，厚可二丈許，高可二丈五尺許，更約以垛口五尺，計三丈也。維時挈綱維以觀厥成者，郡太守太康王公也。躬督理播民和者，二守關中郭公也。中丘令尹杜公亦咸勤濟若事之官。其初也，厥民以蹊徑崛崎，若水、若土、若瓦木皆懸負數里，寔苦焉，不樂於趨，若莫終事。郭公因涕泣徧諭云：當道蓋為衆藩垣謀，故峻此要害耳。豈於汝畜毒乃多，庶漸自領解始畫一，丕作盡力以從詰治，夏五月告厥成功。城有樓，樓下有門，

門有勒石曰鶴度仙踪，蓋謂巖巖巉聳，上干翠霞，下籠丹壑，蒼然一鶴馭冲舉仙落也。夫此亦人跡罕到險莫踰矣。復增是建立以威此險，更僉以守卒，則崔嵬千仞之上，隱然虎豹據之險。匪謂徒且南抵夫子岩，北際沙烟里，量工命日山蹊俱塞，是雖韃虜善馬，虜馬能山，鮮不自此還，部將飛度吾東方耶。用民力少，為民計長，紀成若微，垂祐可大，廢時無多，備禦可久。所謂險其走集，捍城其民，而恒寧諒底之矣。王公設險守國之遺意，時諸公有焉，因合記之碑，以傳不朽。

大嶺口設險記

教諭姚守誠

天下雖安，忘備必危。是以明哲防患於未形，聖人履平而思陂。易言守國，詩戒不虞，良有以也。嘉靖庚子，北虜大舉寇雲中，越年則抵太原，剽掠益甚，民人患苦。雖主上命將出師驅逐境外，然豺狼無厭，覬覦叵測。時都憲東阿劉公，深為此懼。以畿內距太原伊邇，中據太行為之藩籬，而山麓關隘所當設險者無慮百數。其在順德屬邑沙河，有若黃背諸岩曲徑微竇，不豫為備，如虜騎潛入將曷禦諸。迺協謀大巡殷公計畫周悉，上其事於天子，下令郡守王侯主其事。二守郭侯督其役，聚材鳩

工次第而舉，繚垣墉，建箭樓，設門鍵，樹墩臺，其輸工食監夫匠則照磨曹永和、知縣王進祿、典史高文咸有勞焉，而文為最。經始於嘉靖辛丑之冬，落成於明年壬寅之夏，金石土木之制秩如也。夫墩臺樹，則烽燧可以招救援，門鍵設，則奸宄無以投其隙，箭樓建，則威武可以伏莽戎，垣墉繚，則黎庶得以奠厥居。矧保甲之法，忠勇之選，器械之利，凡中國之所謂長技者，罔不纖悉備具。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彼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矣。蠢爾醜虜，詎敢仇大邦哉。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因記之以彰國威，以先聲於北虜云。

督修直隸隆慶衛掌印指揮張符
千户劉祚

西關志附録、

按屬府州縣衛所、

宛平縣
良鄉縣

興州中屯衛

昌平州

涿州

涿鹿衛　涿鹿左衛　涿鹿中衛　房山縣

保定府

清苑縣　滿城縣　安肅縣　定興縣　新城縣　唐縣　博野縣　慶都縣　容城縣　完縣　蠡縣　雄縣

祁州

深澤縣　束鹿縣

安州

高陽縣　新安縣

易州

淶水縣

大寧都司

保定左衛　保定右衛　保定中衛　保定前衛　保定後衛　茂山衛

保定右衛守禦紫荊關中千户所

河間府

河間縣　獻縣　阜城縣　肅寧縣　任丘縣　交河縣　青縣　興濟縣　靜海縣　寧津縣

景州

吳橋縣　東光縣　故城縣

滄州
南皮縣　監山縣　慶雲縣　河間衛　瀋陽中屯衛　大同中屯衛
天津衛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
滄州守禦千户所

真定府
真定縣　井陘縣　獲鹿縣　元氏縣　靈壽縣　藁城縣　欒城縣
縣　無極縣　平山縣　阜平縣

定州
新樂縣　曲陽縣　行唐縣

冀州
南宮縣　新河縣　棗强縣　武邑縣

晋州
安平縣　饒陽縣　武强縣

趙州

柏鄉縣　隆平縣　高邑縣　臨城縣　贊皇縣　寧晉縣

深州

衡水縣

定州衛

倒馬關守禦千户所

神武右衛

順德府

邢臺縣　沙河縣　南河縣　平鄉縣　廣宗縣　鉅鹿縣　唐山縣　内丘縣

順德守禦百户所

大寧都司

定州衛

河間三衛

俱有達官管領達舍達軍多寡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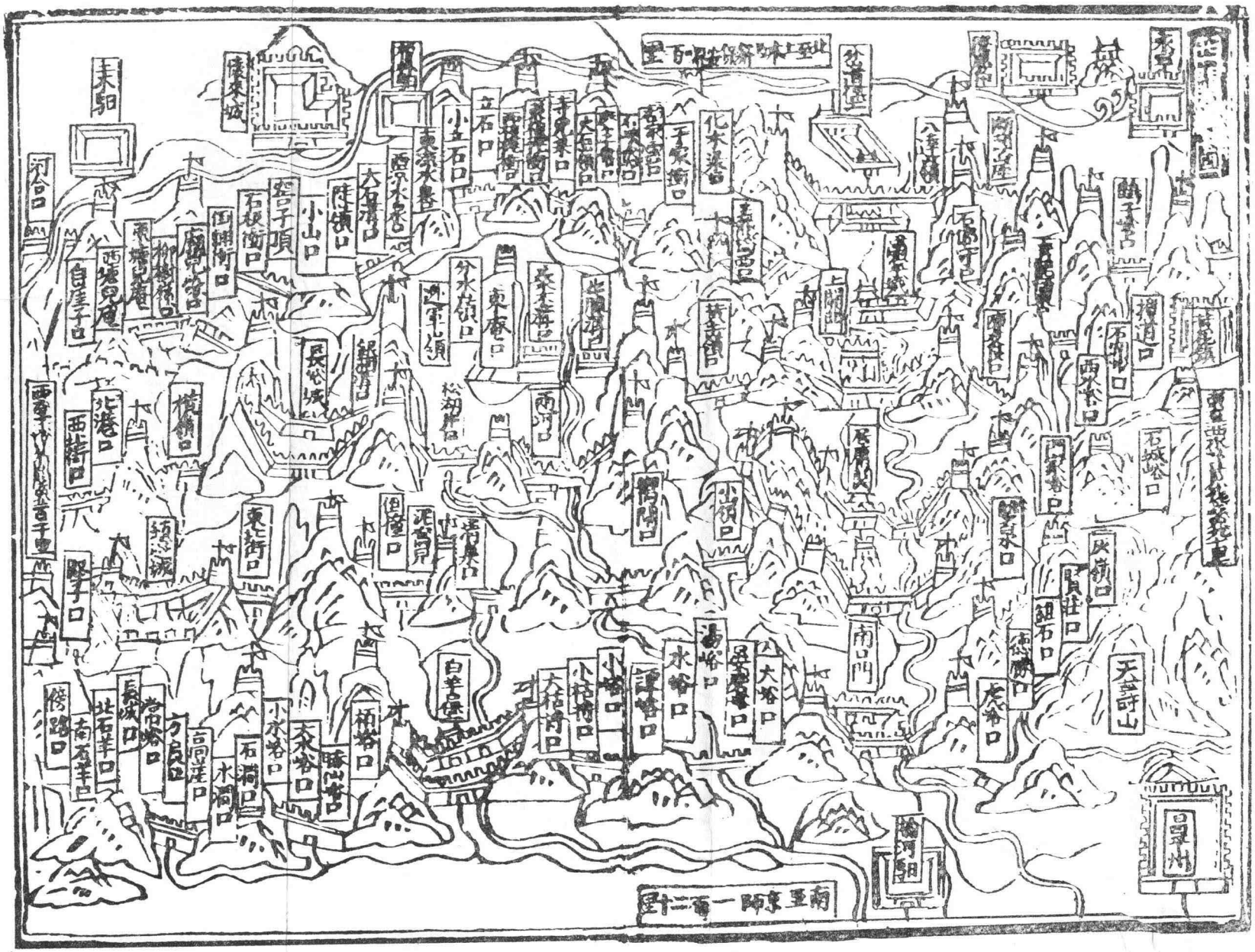
西關志後序

西關在邃古時為冀幽營諸州。星官萃淑，地險效順，人文垂化，代稱甸服。協氣橫流，漢唐猶為重鎮。藉以宏亮洪業，自石晉行賂，割我巨坊，受兵無寧歲矣。西關者，天下安危之幾也。我朝定命，金臺鎖鑰，密邇天壽，鼎湖游神陟降。雖東西分置，識者以西為要樞。其塞曰居庸、曰紫荊、曰倒馬、曰故關，皆屯集重兵，轉輸大漠，兼二撫臣之封，備總兵參遊之選。户曹督餉，兵憲分猷長慮者，猶以為未也。蓄極則氛垢易萌，官分而機牙難握。先登原於賈勇，石畫取於衆思，弗有專職以扞患陳功，非根深理節之化矣。先皇帝初命經略大臣或九年一遣，或三年一遣，巡靖黎蒸，式資康濟。厥後以御史專之，歲一告竣，人用攸勸，故攬轡于茲者，雖壤以圖分，官以郎秩，上助經綸，旁施渥惠，其效不止於請纓也。丈夫遇休明之會，欲垂竹帛之勳，靡不銳情敵愾，叱馭圖庸。然積弱之弊，漸於承平，張功之僞，成於交隱，繩法之趨，密於洗索，設險之貴，棄於陵夷。不遏其端而昭其景，君子患夫

樹表之疎矣。同年吾厓王君慨然曰，易契而備物，眡令以效動，自結繩以來未之有改也。西關志吾闕也與哉，遂範之前政，擇之茂典，稽之几閣，酌之故實，四關既分，各帙類聚，紀實編年，效法綱目。居庸之卷十，紫荊之卷八，倒馬、故關之卷七。昭章帝制，暉麗訂謨。故於沿革疆域惕先民矣，形勝星野觀俯仰矣，山川關隘察奥區矣，城池軍馬儆居重矣。墩臺峻峻以知防，邊情深深以知敵，倉庫明明以知賈，場堡聯聯以知習。征徭歲用尊節焉，忠義人物景行焉，章疏藝文酌損焉，學校風俗敷賁焉。古蹟物產之良，祠壝陵墓之守，驛舍橋梁之脩，窑冶礦洞之備。牢籠揔制，章程明密，是以閱圖開其遠祥，入竟發其長策，師貞固其壯懷，蓋臣助其顯範，非徒一方之史，一人之書也。吾厓兩令吳越，砥厲化光，流勿剪之歡，允克施之譽。故臺端邊徼稱忠焉。洪毗承乏吾厓之先，時值有戎之後。竊志經營，奔星百廢，戚戚然望後來繼今者為烈也。是以喜而僭序之。

嘉靖戊申孟夏月吉旦賜進士第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莆田翠巖黃洪毗書

北至居庸關界三百里
廣昌縣
西至廣昌縣界一十五里
東至易州九十里
涿州
易州
淶水縣
南至保定府一百八十里


南至永明一百二十里
昌平州
天台山
南門
東門
西門
小山口
大石口
立石口
小石口
石城峪口
石城口
東溪口
西溪口
分水嶺口
東泰口
西泰口
長安城
北港口
西港口
橫鋪口
東北街口
西北街口
北門
白羊堡
小峪口
大峪口
水峪口
湯峪口
譚峪口
桶峪口
常峪口
方良口
高崗崖口
水洞口
小水峪口
大水峪口
石洞口
南石羊口
北石羊口
長城口
傍路口
大石河口
小石河口
寺兒峪口
石板衙口
小山口
陡嶺口
東泰水口
西泰水口
化木峪口
千家衙

南至泉林頭口八十里
東至井陘縣四十里
北至娘子關二十里
西至平定州八十里
龍泉閣
真定府

北至大同府陽門山廣昌縣九十里
神前嶺
石城口
牛駝溝口
虎伏溝口
東寨峪口
中寨峪口
西寨峪口
陳屋口
玉河安口
東至保安府完縣三百八十里
周家堡口
管溝口
柳角口
鴈門上城
孟良白口
倒馬關下城
倒馬石口
黃草安口
夾耳安口
小關城口
鐵嶺口
柴查口
下笔山嶺口
楊洪口
青羊溝口
西至大同府四百里
龍崗口
羊馬援口
高石崖口
軍城
廬